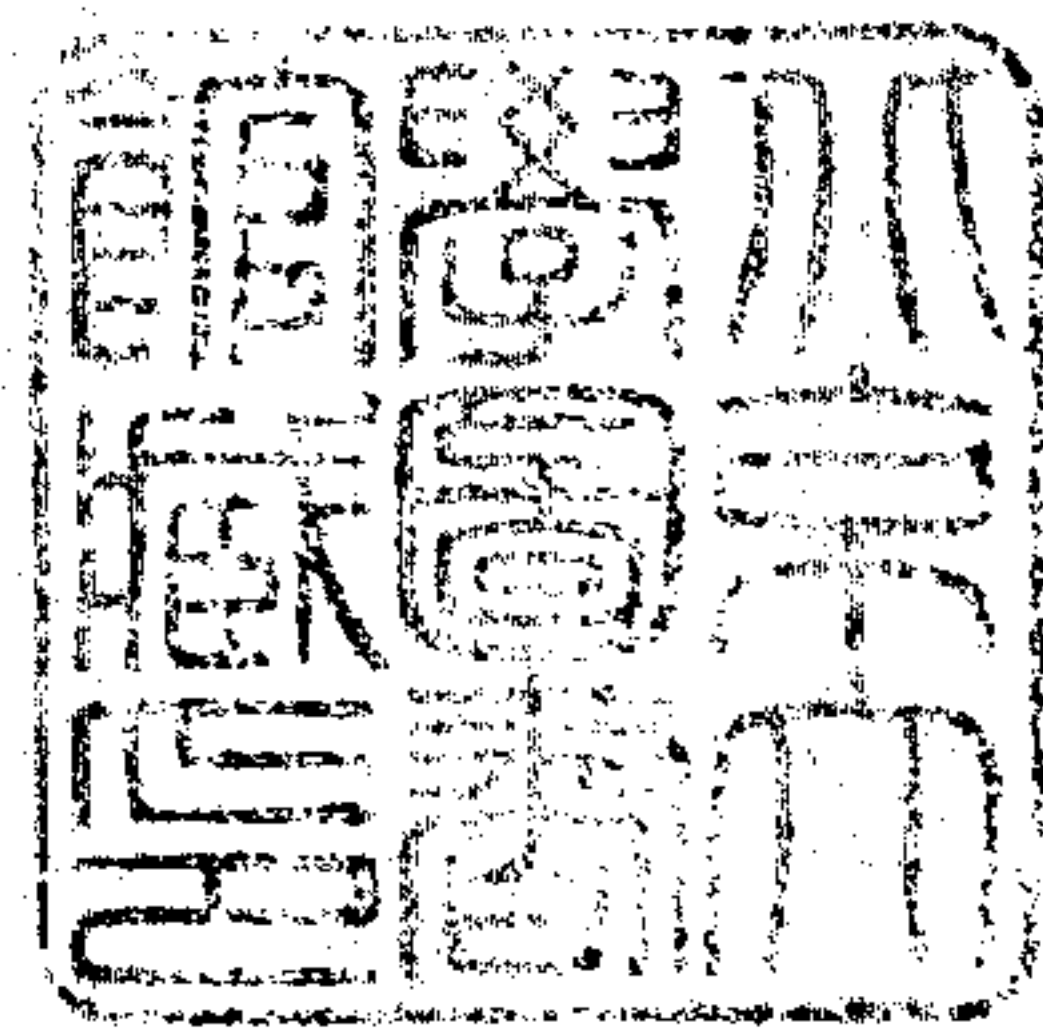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三八・子部・類書類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三十卷（卷十四至卷三十）〔明〕徐炬輯……………一

劉氏鴻書一百八卷（卷一至卷四十）〔明〕劉仲達輯……………一四七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十四

明臨安徐炬明夫采輯

仁和張楨仲明校正

巾

說文云古以皂羅裹頭名曰頭巾蔡邕獨斷曰古者有幘無巾王莽始設以巾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武后內宴賜百僚絲葛巾筆談曰今人所戴頭巾不同唐之巾四脚二繫腦後二繫領下服勞不脫今人不繫領下而兩帶遂為虛設今時之唐巾後有兩帶者乃宋制也今之方巾乃我

服御卷十四

乙

朝楊維禎戴方巾見

太祖問其中名禎曰四方平定巾上喜令庶人皆得戴之謂其中名之美也

帽

通典曰上古衣毛帽及成王問周公曰舜何冠周公曰古之人右帽而領取其覆首之義即今小兒所戴之頭衣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纒以繒為之後世因施帽于冠自乘輿燕居下至士庶無爵者皆戴之唐李晟與朱泚戰戴綉帽鄒通戴黃帽唐初以殼為帽炙穀子曰席帽也本羗胡以羊毛為之秦漢時

以故席女人亦服之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翠名曰章帽吳處厚青箱雜記宋仁宗天聖以前用光紗天聖以後用南紗五代明宗時吐蕃披虎皮以拜落其穗帽其白帽名白接羅晉山簡醉倒着之注云取白鷺翅背長翰毛為之

大帽

本野老巖叟之服唐時以皂殼為之以隔風塵談苑曰後魏孝文帝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寮五代以來惟御史服之宋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北省尚書省五品以上皆令服之其制自後魏始

服御卷十四

二

帷帽

唐車服制曰帷帽創于隋代永徽中施裙及頸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紗全幅綴于油帽或氈笠之前以障風塵為遠行之服蓋本于此又有面衣前後全用紫羅為幅下垂雜以他色為四帶垂于背為女子遠行乘馬之用亦曰面帽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女弟昭儀上襖三十五條有金花紫羅面衣則漢時已有面衣矣

幅巾

古庶人服之士則冠矣漢末王公多委士服以幅巾

為雅素則幅巾古賤者服也漢末始為士人之服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是也

幘頭

二儀實錄曰古以皂帛三尺裹頭名曰幘頭黔首以皂絹裹髮至南北朝周武帝始用紗唐時惟人主用硬脚趙宋有直脚曲脚五等一云梁高祖始布漆于紗施鉄為脚

帔

實錄曰三代無帔秦時有披白以縑帛為之漢以羅晉永嘉中制絳暈帔子唐開元令三妃以下通服之

服御卷九

是披帛始于秦制帔始于晉矣今代帔有二等霞帔非恩賜不得服為婦人之命婦而直帔則通用于民間也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搭披帛出嫁披帔子以別出處之義今仕族亦有循用者

弄絲

禮記皇妃祭先蚕黃帝元妃西陵氏養蚕之始書曰厥貢漆絲月令云分繭稱絲杜陽編云唐代宗時殊羅國貢碧金絲其國大桑連數十頃蚕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表裏通瑩搜神記上古時有人遠征家惟一女與馬女思其父戲馬曰汝能迎得吾父吾將嫁

與汝馬乃絕韉而去得父還後馬見女輒怒父恠之女以實答父大怒殺馬曝皮於庭女至皮所忽歷然卷女而行後於大樹枝上得女及皮盡化為蚕既死因名其樹曰桑桑喪也此蚕桑之始也今馬頭娘是其故事

袞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會宗彝藻火黼黻絺綉以五色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事始曰黃帝作畫像于衣上以似天故有袞龍之頌至舜始

服御卷九

備十二章按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綉以五色施于五色服是上衣下裳之制始于黃帝而成于舜注云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虫取其文也宗彝者乃虎雌也取其孝也藻乃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乃白米也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若亦綉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虫六者會之于衣會繪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綉之于裳所謂十二章也華虫雉也黼者白與黑相次文也其畚形作斧取其威

斷也以絳帛為質白黑為文家語云黃帝始作衣裳世本曰黃臣之臣伯余作淮南子曰伯余作說文云皆黃帝臣也

錦繡

拾遺曰員嶠山環丘有水蚕以霜雪覆之成蠶其色五采堯時海人織錦以獻后世效之染成五采以織成錦古錦有博山茱萸交龍蒲菼之名漢宋有螭虎灵芝界地八室之類舊規十月賜孝士以錦長祿事始曰繡乃西施所造非也按虞書舜命禹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繪宗彞藻火粉米

縵

五

縵縵綺綉五采然則始于黃帝而備于舜時明矣織曰錦刺曰綉漢武帝賜范昆張德等綉衣持節今稱御史為繡衣始此

縵

實錄曰秦漢以來皆有不知何人造始梁陳間貴賤通服之唐玄宗時柳婕妤造趙氏性巧使雕工錢板為雜蒼打為夾襖初獻皇后一死代宗賞之初官人依樣制造甚秘漸出徧天下矣夾縵之制疑自此始

朝服

晉與服志曰漢志三郊天子賜各執事服各如其方

色百官不執事服常服絳衣以從

鞞

明堂位曰鞞舜所作以尊祭服三代增以畫文蓋冕服之鞞也春秋正義云戰國以鞞非兵設則去之蓋太古鞞膝之法象也冕服謂之鞞朝服謂之鞞

袍

周公燕居袍成王而施袍始戰國須賈贈范雎以綈袍唐時服袍者下始加欄袍色用緋紫綠皆視其品之高下庶人以白陳慶之攻魏麾下悉着白袍所向披靡諺曰千軍萬里避白袍李白夜月乘舟于采石

江衣官錦袍

六

武后賜狄仁傑紫袍又自制金字袍十二領以旌其忠狄仁傑自制紫駝袍以舊絮兼集麻為之者名曰縵袍

公服

筆談曰中國衣冠自北朝以來全用胡服窄袖大抵緋綠唐武德貞觀中猶爾至開元後稍博矣通典曰周宇文護于袍下始加欄遂為後制

裘

黃帝出軍訣曰帝代豈尤未克夢西王母始遺以道服并玄狐之裘蓋上古衣帽皮之遺象也孟嘗君有

狐白裘李代遺蘇秦黑貂裘以游秦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為裘有子曰晏子一貂裘衣三十年嚴子陵披羊裘王恭雪中披鶴氅裘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貧以鷓鴣裘貫酒晉時有雉頭裘武帝焚之李白衣紫綺裘宋時有氈裘坡詩提戈入市畏氈裘武則天賜張昌宗以集翠裘武后令狄仁傑與賭此裘狄以所衣紫駝袍為敵后曰不等價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褻裘謝恩而出董威得殘繒敗帛結以為裘名百結裘魏文侯見負芻者反衣裘問其故曰惜其毛也文侯曰汝不知裏壞而表何存淮南子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諸衆白也

服御卷九

七

綾

唐褚遂良九世孫造綾之始今杭州褚家堂立祠名通聖祠至今祀之炬按漢官典則云漢尚書入直供青綾白綾之被則漢時有綾矣疑褚公所造乃今之

茶綾耳

紗

漢時馬融設絳紗帳以授生徒宋天聖以前用光紗天聖已後方用南紗縐紗名曰縠坡詩世味薄如縠

布帛

禮運曰昔先王之世未有絲麻衣鳥獸之羽皮至黃帝堯舜乃垂衣裳而治天下以絲麻布帛為長大之衣始漢梁冀嘗會客佯爭酒失盃而汗之偽怒而燒之布得火燃如灰垢尽火滅燦然潔白即今之火浣布出魏志說文云帛繒也書曰五玉三帛諸侯庶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漢文帝存問長老年九十以上賜以絮帛

綾文布

服御卷九

周制五十方衣帛范氏曰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梟而已隋文帝焚綾文布即今之花雲布也鄧陽王焚筒布即今之細布飛卷之類

縵

晉武帝選士庶女子以緋縵繫其臂今定親亦有用縵縵者杜牧之詩云絳縵猶封縵縵

克絲

事始曰起于宋其樓閣百花龍鳳等樣極其工巧今時頗尚之

帳

周官幕人掌帷幄幕帟之事注云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沂居帳也說文云帳張也一曰幬漢融施絳紗帳

以授生徒今稱教學者為何處設帳其義本此唐全
 昌公主有珠帳漢武帝雜天下珍室為甲帳乙帳漢
 時尚書郎起艸更直用青縑帳范文正公延賢士胡
 璩孫復之徒晝夜讀書于帳中帳頂如墨黑色後示
 子孫曰尔父少年勤學灯烟迹也謂之黑色帳其流
 蘇帳按漢禮樂志云古用于宮簾今用于帷帳蘇者
 紫蘇即水蘇取其芬香也以五綵盤線錯為同心而
 下垂如水之流下故曰流蘇詩餘云流蘇帳煖金雞
 曉琵琶記流蘇帳煖報金雞即此一義杜陽編唐元
 載得紫綃帳于南洞即鮫綃之類冬月寒不能入暑
 則涼生臥內不知為帳但見紫氣而已吳越錢王瑾
 三十無子納妾生弘倣十餘子夫人慈愛如山一置
 銀鹿帳前坐諸兒于上弄之內傳曰王母為帝設九
 真十絕妙帳此其始也

幕

說文曰帷在上曰幕韓詩黃簾綠幕朱戶閉唐懿宗
 賜公主以瑟瑟紋如碧絲貫以真珠蚩雨不濡天室
 遺事云唐時長安士女遊春解裙四圍如幕謂之裙
 帷過雨則張油幕

帷

說文云帷帳屬一曰幌史記孔子見衛夫人在絺幩
 中拜之范仲淹娶婦或傳女家以羅綺為帷幔公曰
 當火于庭單帳謂之禕山谷詩風流付枕禕

幔

六韜曰天將雨不張幔蓋拾遺錄曰周穆王有鸞章
 錦幔蓋周始有其物也說文云幔乃帳屬吳趙夫人
 指間織錦號機絕方寸帛上綉五岳四海號針絕神
 膠績髮織成為幔仍將一髮拆為數縷號絲絕韋逞
 母宋氏得周官之旨隔絳紗幔授生徒百餘出晉史

氈

事始曰三代時王大旅則張氈案設皇邸注云以氈
 為床于幄下周官掌皮供毳毛為氈則周制也或曰
 黃帝作旃古氈字

毯

說文云始于周晉張軌傳云毯布三萬疋毛席織五
 彩唐白樂天紅錦毯歌揀絲練線紅藍染織作披香
 殿上毯

茵褥

說文云茵者車之重席也虎皮謂之文茵事始曰褥
 者席下襯也唐元載妾薛瑤英有却塵褥言是却塵

獸毛所為齊褚澄有白貂坐褥漢王暢為南陽太守時尚奢侈暢獨用皮褥布被以矯俗黃帝內傳曰王母為帝設七室登真之床敷華葺淨光之褥蓋褥是黃帝時始至后漢時趙飛燕女弟昭儀上皇后以駕

衾

召南小星詩云抱衾與裯注云衾火被也裯單被也三代時所制即孔子所謂長一身有半可以覆足其驚奮被乃趙皇后趙飛燕女弟趙昭儀所制始出西京雜記所謂驚奮者即今之被橫頭用以異色名曰

服衾卷九

十一

當頭于其橫幅分缺二穴如月以叩頭此古之驚衾也古詩云文彩雙鸞裁為合歡被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臥庶得聞君子之言梁時裴之橫不事由產其兄之尚作狹被蔬食以激之橫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後得功果作百幅被漢官典則云漢尚書入直供青綾白綾被或錦被

大袖衣

商周時宮內世婦服之至唐武后襦裙大袖為行禮之始開元中婦見舅姑戴步搖插翠釵今大袖之制蓋起于此

襖子

唐輿服志襖子燕服也即古之襲服亦謂之常服江南以巾褐裙襦北朝雜夷狄之制乃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之類朱紫玄黃雜色各從所好若非元旦大會一切通用蓋取其便于作事今時襖子自北齊始

背子

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加背子其制袖短于衫身與衫齊而大袖今又長與裙齊而袖寬於衫蓋自秦始皇

衫

輿服志曰唐馬周上儀禮無服衫之文三代有深衣

服衾卷九

十二

請欄袖標為士人之上服開袴者名鞮袴衫庶人服之即今四袴衫也蓋自馬周始實錄曰汗衫即古之中單也古者朝宴之服必有中單郊饗之服必有明衣至漢高祖與項羽戰汗透中單遂名汗衫之始唐志曰馬周以三代布深衣因於其下著欄及裙名欄衫以為士服今舉子所衣者即欄衫之始也

裙

梁簡文詩羅裙宜細欄先是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簡多而細名曰馬牙簡或古之遺制也與漢文帝后宮衣不曳地者不同韻

書曰襜褕幅相攝也。今北方尚有貼地者，蓋謂不纏足之故。歆裙長以掩之也。杜牧詠襪詩云：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蒼前出畫裙。蓋唐時裙長亦可以掩足也。畫裙今俗盛行。

衫子

三代女之衣與裳連如披襖，短長與裙相似。秦始皇方令短作衫子，長袖猶至于膝。宜衫裙之分自秦始也。又云陳宮中尚窄衫子，終用八尺，當是今制也。

半臂

寶錄曰：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臂。餘皆長袖。唐高祖

抹膏

減其袖謂之半臂。一名背子。宋子琦《遊擊將軍服》
錦半臂，今士人競服之。隋始制之也。

抹膏

一名襜褕，或曰即合歡帶也。隋楊帝詩：錦袖淮南舞，空抹楚宮腰。謝偃詩：細風吹空抹，輕露濕紅紗。盧照鄰詩：娼家空抹，蛟龍被然則抹者，女人之脇衣也。崔豹謂之腰綵，引左傳以為相服。陳靈公相服而戲于朝，蓋相者近身衣也。疑即唐時訶子之類。空抹在外，以束裙腰者，視畫圖古美人之收，可見矣。古詩所謂楚宮腰抹，細風吹是也。若以為貼身之相衣，則風不

能吹矣。其制自後而圖向前，今時之合歡帶，明矣。沈約詩：領上蒲菴綉，腰中合歡綺。是也。

訶子

貴妃私祿山，祿山狂悖以爪傷妃，曾乳間遂作訶子之飾，以蔽之。今婦人用以蔽乳，方言名曰襜褕，乃其遺事也。事見唐宋遺史。

襟裙

說文云：襟，交衽也。或作衿。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襟，喉裙衣，褒也。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裙。

衽袂

說文云：兩襟交接之處。張良傳：楚必斂衽而朝。其左衽乃夷俗也。袂者，袖屬。蕭鳳使玉門，關其弟頻頻勸酒，謂兄曰：醉中分袂不悲，今朋友相別曰分袂。

紳

大帶也。古者搢笏于紳，謂之縉紳。紳謂搢笏于帶也。其制始于周。

帶

易曰：或錫之鞶帶。注云：鞶，大也。即今之寬帶之屬。劉馮事始曰：帶所以結束衣服者，古有腰帶，以革為之，以縵為帶，自秦二世始。

靴一作鞞

事始云釋名本胡履始于趙武灵王好胡服乃始作短靴以黃皮為之後漸為長靴軍民通服之梁蕭琛著虎皮靴其女靴亦趙武灵王所制初用以黃皮短靴後漸以長靴唐馬周殺其靴加以靴穗裴叔以羊皮為之隱麕加以帶子裝束今遼東軍人着之名曰護臘而并州婦人臨水洗衣亦着此靴古時有舞靴太白詩青黛畫眉紅錦靴楊蕙夫詩綉靴蹴鞠勾驪樣羅帕垂收女直腰

襪

服御卷一四

十五

實錄曰三代時有之謂之角襪前後兩相承中心繫之以帶至魏文帝吳妃乃始裁縫以綾羅為之即今之襪也炙穀子曰足衣也文王伐崇而襪繫帶已見于商時馬嵬姬得貴妃錦襪一隻每遇過客一翫出百錢獲錢數萬出太真外傳

袴

和室搜神記晉時始有袴按漢外戚傳霍后令宮人皆為窮袴注云即今之裊袴多用帶有前襠不得交通齊魯謂之襠闊西謂之袴唐姜師德為豐州都督以足為袴率軍屯田積谷百萬又按史記屠岸賈

滅趙氏趙朔之妻有遺腹生男賈索之夫人置之漆中置自此始也今時武士大口袴是魏文止馬袴也

禪

禪藝衣也漢司馬相如著犢鼻禪晉阮咸七夕晒犢鼻禪以三尺布為之前後各一幅中裁兩尖襠交委之今之牛頭子禪乃農衣也始于西戎以牛皮為之今之皮褲亦然夏時用絹長至膝周文王制禪長于膝今吳中婦女多穿大脚開襠禪獨浦城婦人不穿褲廣西土官婦女亦不穿禪著裙五六層其後曳地四五尺蓋夷俗也唐人以荅上晒禪為殺風景

服御卷十四

十六

女襪

炙穀子曰三代謂之角襪今名膝襪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楊貴妃錦砌襪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玉筍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嘆把荅前出畫裙今婦人不著女襪者李白詩云履上足如霜不著鷓頭襪唐時亦然

脚帶

古無此物群書無載或云妲己乃雉精足猶未變故裂帛以裹之後習俗既久以為女子足小而美也

鞋

實錄曰古云鞵以艸為之謂之屨以皮為之謂之履
夏時以草周時以麻晉永嘉中以絲唐時馬周始以
布為之乃名曰鞋注云鞵古鞋字杜詩黃帽青鞋歸
去來注云即芒鞋也山谷詩桐帽棕鞋稱老夫然則
芒鞋見于唐而棕鞋見於宋矣

屨

事始曰步屨一曰舞屨吳王宮中有響屨廊以板梓
板鋪于地上西施行則有聲故名響屨廊婦人通服
之唐韓偓屨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綴上唐尺雖短言
六寸想亦不纏足也梁簡文詩畫屨重高牆注云畫

服御卷五

十七

者繪以五彩高牆者潤頰也今之高底鞋類之屨即
屨之類

屨

釋名曰鞞乃小兒履也一曰舞履也爾雅云單底曰
履三代以皮為之亦有以葛為之詩云糾糾葛履是
也始皇時以蒲為之名鞞鞋二世加以鳳頭即今無
後跟之涼鞞也晉永嘉時用黃艸宮中妃御皆著之
即今黃草鞋也梁武帝易以絲名曰解脫履至陳隋
間吳越大行而樣差多詩云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
雙子提履霜唐書東女國名曰鞞鞞履今鞞鞋不纏

足者曳之今纏足者以絲為鞋乃梁制也以羊皮鋪
金箔為之極其奢巧是三代之遺意也以蒲葛麻草
為之則古今之通用也鞋頭上用以鳳頭伏鳩則仿
于秦漢綉以雲露花草則昉于唐大曆間五朵百合
及高底鞋即古之重臺鞋也琴面鞋即笏頭履也婦
人之鞋底以二色帛前後二節合成則元時名曰錯
到底但不知始于何代爾革履謂之鞞即今皮鞋之
類禮記向長者履則跪而迁履跪而納履侍坐于長
者履不上于堂解履不敢當階

屨

服御卷五

十八

實錄曰單底曰履復底曰烏三代皆以皮為之崔豹
古今注曰烏者以木置履下水温不畏古者祭服則
用之故朝服謂之履燕服謂之屨也

手巾

禮曰浴用二巾上絺下絺雖上下異用而無異名此
宜三代時有之王莽篡漢漢王闕伏地而泣元后親
以手巾拭其淚巾雖始于三代而手巾之名實始于
漢今稱曰悅是也禮內則云生男則設孤于門左生
女則設帨于門右取事人佩巾之義

襪

史記成王幼在襁褓之中程嬰以襁褓匿孤兒安祿山生日後三日召入禁中以錦綉為襁褓裹之使宮人以絲與昇之

帕

實錄曰禹會塗山步卒始以紅綃帕抹額為軍容之盛飾唐高宗募士討吐蕃俱戴紅抹額白樂天詩五陵年少來應詔樂天詩云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賈知微遇魯城夫人杜若蘭以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與之曰此羅帕是織女採玉壘織成後大雷雨失帕所在今時婦人用御羅帕及皂包頭亦

服御卷九

十九

習俗之移人耳

蓋頭

起于戎狄用以障身南宋以前以皂羅五尺為之裹頭今人家婚娶以方巾蓋頭羅扇障面王公之家亦用之遇喪事則用麻名曰孝變其事始于南宋前

纓

說文云冠絲也即兩邊垂下而結于領下者淮南子曰唐虞以上布冠無纓堯舜之世始加以纓仲叔于奚請曲懸繫纓以朝許之而孔子惜之纓一曰即紘也管仲鑊簋朱紘君子以為濫矣周時新參舅姑手

持五彩香纓今時新婦手持綵帕此周時之遺事也

褚

顏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史記漢賜南粵上中下三褚古詩著以長相思亦為著絮也李主國用不足民間驚生双子柳條結絮皆稅之出劄訥聞見錄

錦纏頭

唐王元寶富而無學常會客明日人問必多佳話元注云錦纏頭乃歌舞者之利市物也楊妃外傳云謝阿蛮善舞明皇按樂於清元殿寧王吹玉笛上持羯

鼓貴妃琵琶秦國夫人端坐視之上戲曰樂籍今日

二十一

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對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

幘

與服志曰幘者用之以覆髮凡救護日蝕著絳幘者所以助陽也武士著絳幘所以成威也

幘

說文云幘者婦人之喪冠也孔明遺司馬懿巾幘之辱即此

香囊

唐時公主下降乘七寶步輦四邊綴以香囊內貯辟邪瑞麟異香皆異國所獻

素

召公美公劉厚於民也其詩曰乃裹糗糧于橐于橐毛傳曰大曰橐小曰囊朱子曰有底曰橐無底曰囊太平御覽曰古行者之食以布囊貯糧則是布囊為裹糧之用自公劉之世已然矣始於夏時

旃旆

說文云旃者曲柄旗也禮云通帛為旃孟子曰招虞人以旃其旃者乃幡幔之屬詩曰白旃央央今酒家人以旃其旃者乃幡幔之屬詩曰白旃央央今酒家人

縣旗竿

竿上名曰酒旆是也

繩

史記燧人氏立傳教之薑作結繩之政易係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黃帝也

百索

魏書云宋齊以魏為索虜蓋用索辨髮也今人父母亡用麻皮以緜髮俗云披麻帶孝即此

長命縷

小兒項下以五色綵線為索繫之名曰長命縷一曰百索風俗通曰漢時五月五日以紅線繫臂令人不

病瘟一名長命縷一名五色縷以示婦人蚕功成也

雨衣

事始云凡雨衣大抵始于周左傳陳成衣製杜預注曰製者雨衣也冬穀子曰以油絹製之及油帽後世易之油紙乃春秋陳所製始

拂廬

唐書云吐蕃獻於大種帳中名曰拂廬高宗末徽五年吐蕃獻之高五丈廣袤二十七步其後豪貴稍以青絹布為之其始以拂于穹廬故名宋朝每大宴犒亦設於庭名曰拂廬其

瞑帽

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之諫後越伐吳吳王將死曰吾何面目于地下見子胥乃為瞑帽而死注云瞑帽即面帛也今人死或以帛或以被掩面即其故事

呂恩

風俗通曰北狄之婦冠也或皮或紙以朱漆為之俗云漆光頭是也

偏衫

史記云後魏宮中常作佛事見僧尼自恣偏袒右肩乃賜一邊衣與之名曰偏衫全其兩肩也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十五

臨安徐炬明夫著

仁和張煥仲明校

佛

漢明帝永平八年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
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
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
時所作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資脩煉精神以至為佛
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
沙門于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
楚王英最先好之注云天竺者西域國名沙門即桑
門也僧精于其道號沙門唐言勤息善覺謂之沙門
菩薩

華言云善者普也薩者濟也言能普濟眾生也

僧

漢明帝遣蔡愔等往天竺訪僧法見摩騰乃要還漢
地以中國有僧之始漢時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以
中國之人為僧之始也新唐書傳奕上疏曰浮屠法
漢明始立胡祠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已上不
許中國削髮胡石符亂華乃弛其禁中國削髮為僧

自此滋甚始入中國之僧名迦釋摩騰竺法蘭

浮屠經

漢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始傳浮屠經此佛書行世
之始至晉安帝時姚興命鳩摩羅什翻譯佛書中國
梵夾書始盛于此

佛像

漢書云霍去病遇馬者山得浮屠王祭天金神為天
神之主今佛像是其遺法炬按鄴城舊亭云永平十
年經像初來中國也

佛塔

高僧傳云唐僧會于吳赤烏十年至建鄴孫權使人
求舍利子既得之權乃造塔藏之此中國造塔之始

戒壇

唐懿宗時置戒壇度僧尼後世戒壇始此今杭州錢
唐門外有昭慶寺內有萬善戒壇每年三月初三日
開戒壇遠近僧皆至焉禪家五戒一曰不殺生命二
曰不偷盜財物三曰不聽淫聲四曰不飲酒茹葷五
曰不妄言戲語

法門

文殊問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默不應

文殊曰善哉善哉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

方丈

唐高宗使王玄策之西域至毗耶城有維摩居士室以手板縱橫量之遂得十笏故云方丈

蘭若

梵言阿蘭若人皆曰寺也或曰無諍也或曰空靜處也殊不知蘭香草也若乾草也所謂清淨草菴之意

佛經

漢明帝永平中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東都即四十二章中之經也中國之有佛經蓋其始也

釋道卷三

譯經

漢自永平後摩騰首譯四十二章佛經歷魏晉南北朝皆有翻經館唐置譯經潤文之官元和間廢之宋太宗興國中復興其事置譯經院也

談玄

寶林曰佛涅槃時告迦葉曰吾清淨法服以付汝迦葉傳阿難二十八代至達磨果普通中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後止崇山住少林寺傳惠可中國談禪自此始也

稱釋

高僧傳曰出家從師命氏晉道安受業于佛圖澄澄姓帛氏安以師莫過于佛遂以釋為姓僧之稱釋自道安始

喫長齋

梁武帝用釋氏法喫長齋斷魚肉一日惟菜羹糲飯而已孟子註云梁武帝宗廟以麩為犧牲今人獻神佛以粉麵為素三牲此其遺事

脩醮

唐肅宗時置道場于三殿飾宮人以為神帝命人臣膜拜后世宮殿脩醮始此

釋道卷三

寺觀賜額

事物紀原云先自迦釋摩騰竺法蘭從西域以白馬馱經來漢明帝于東都城外立精舍以處之初止鳩臚寺因創白馬寺以僧寺之始至隋煬帝改曰道場後復曰寺是則僧寺之名始于漢而道場之名始于隋其西廂記云相國行祠寄居蕭寺凡僧寺稱蕭寺者其事始于梁武帝凡造佛寺即命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

度牒

唐會要云武后延載六年敕天下僧尼隸于祠部

此轄僧之始明皇天寶六年楊國忠制僧尼於祠部給度牒此僧尼給度牒之始宋神宗時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飢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神宗曰程顯言不可賣度牒為常平本何如王安石曰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貧三石可全十五萬人之性命所剃者三千人頭耳高宗曰一度牒不過三百文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之利劄住數年其徒自當少矣

淨水供佛

東坡于齊安江上得黃石二百九十八枚精明可愛以古銅盆貯遺佛印自後山僧效之皆以淨水注石為供自東坡始也

大千世界

維摩詰曰一千世界謂之小千而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而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

三塗六道

張九韶曰三塗即三慾也一曰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曰受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三曰貪慾門下尸道地塗界六道者曰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

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稅偽起三塗謬張六道

沙汰僧道

唐高宗武德九年傅奕請帝除佛法帝下詔沙汰天下僧道尼士之始南北朝魏崔浩勸魏主焘盡誅天下沙門毀諸佛像徙之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誅沙門僅見此

火宅火居

唐鄭熊番易雜記云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陶穀清異錄云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娒亦曰房老而道士有妻亦當曰道娒今日火居道士

僧謚

洪明集曰後魏太祖時僧法果卒賜謚趙胡靈公之始

僧封

洪明集曰後魏太祖封僧法果輔國宜城子加忠信侯安城公唐封僧不空為肅國公僧之得封始此

晉時洛陽阿潘出家為尼姑之始晉何充捨宅此捨

地為尼姑菴之始薩婆多師資傳曰宗元嘉十一年
師子國尼鉢索羅等於建康南林寺與尼惠果淨音
等受戒法事此尼受戒自惠果等始

道

按金闕玄元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圖說第一化云太
上老君生乎無始起手無因為萬道之先元氣之祖
無光象聲色微妙之中自然而生又按道可道章云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以兩
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天下

釋道卷三十一

七

皆知章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
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
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
處無為之人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持盈章云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其間多寓至理故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七年冬序老子道德貞經云斯
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

之術也

道士

黃帝內傳有道士行禮之文宜為有道之士也周穆
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幽逸人居之謂之道士是
則周時始有道士之名也孫晟少為廬山道士徒被
師逐出乃易儒服此道士還俗之始也廬山記云南
唐道士譚紫霄賜號金門羽客之始唐代宗時李泌
乞為道士賜以紫衣之始南北朝魏立天師道場受
加士冠謙之之符錄道家之法始盛於此

道紀司

釋道卷三十一

八

宗哲宗時立道士學後世立道紀司始此

三清

至清宮元始天尊居之上清宮多寶天尊居之太清
宮混元老君居之即道德天尊故曰三清唐高宗乾
封元年進號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天寶二年加號
太聖祖六月又加號大道玄元皇帝二十年又加號
太聖祖金闕玄元天皇帝宋大中祥符六年制謹
奉上真元皇帝至號曰太上老軍混元上德皇帝老
子字伯陽謚曰聃指李為姓名耳周時為守藏室史
漢桓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用郊天樂

符水

龍魚河圖曰天遣玄女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黃帝出年訣曰蚩尤無道帝討之夢西王母遣人以
符授之帝悟立壇有玄龜從水中出始傳符錄也漢
獻帝時張角奉事黃老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衆
共神之角弟子周流四方轉相誑誘十年間徒衆十
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莫不畢應皆著黃巾
以為標幟時稱黃巾賊今瑞公假以符錄燒酒中以
療人疾以其遺事

道官

唐高宗時葉靜能入直翰林為國子祭酒姪孫法善
玄宗時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道士之命官自高
宗始也

道號

元魏世祖賜寇謙之天師之號後漢張道陵亦天師
之稱唐玄宗賜李含光曰玄靜先生此賜號先生之
始也宋朝緣唐事亦有賜號先生處士真宋賜陳搏
號希夷先生神宗時張噩賜號冲靖處士

道贈

唐王知遠贈昇玄先生葉法善贈金紫光祿大夫越

州都督道士之褒贈自王知遠始而道謚始于梁陶
弘死賜謚正白先生

道封

後周武帝時衛元嵩封蜀郡公蓋道士受封之始玄
宗時封葉法善為越國公

紫衣

唐中宗神龍初葉靜能雖加金紫之階而未頒紫衣
至代宗時李泌立大功李輔國將不利之必乞為道
士許之帝賜紫衣其後道士賜紫自李泌始

金寶牌

宋會要曰天禧元年四月詔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
分給在京宮觀及外州名山聖跡之處面文曰玉清
昭應宮成天尊萬壽背文曰永鎮福地今寺觀金字
牌自此始也

封晏公

太祖渡江取張士誠舟將覆有衣紅袍者救上且指
之以舟上問何神則曰晏公也後褚婆攻崩江岸神
復化為老漁翁示以殺鼉之法問何神則又曰晏姓
也

太祖感之封為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師 二十二卷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百巧技能卷之十六

明臨安徐炬明夫采輯

技術

黃帝內傳曰帝既為天子命勾芒等司五行於是針灸脈訣天文地理卜法算術吉凶喪葬無不備焉

醫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主典醫藥以療眾疾許慎說文曰巫彭始作醫呂氏春秋亦云巫彭初作醫漢霍光之夫人欲貴其少女成君因許后常患娠病有

伏牛六卷

女醫淳于衍乃霍氏所愛常入宮侍疾光之妻使衍投毒藥以飲后有頃后崩此女醫之始

醫書

帝王世紀黃帝命雷公岐伯教製九針著內外經素問之書後之金匱甲乙之類皆祖黃帝高氏小史云炎帝作藥方以救時疾之始如脈訣出于晉之王叔和病源出于隋之巢元方湯液經出于商之伊尹傷寒論出于漢之張機青蘘散麻沸散出于三國之華佗一名青囊神機散出于李少君千金備急方出于孫思邈外臺秘要出于唐珪宋太宗搆天下名方集

太平聖惠其餘紛紛代出大抵皆祖述軒轅

難經

帝王世紀黃帝令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一章為難經楊元操難經序曰黃帝八十一難經乃秦越人所作其黃帝之難經二帙其義難究秦越人乃操精要著八十一章按秦越人即扁鵲姓秦名越人渤海人秦君以禁方傳扁鵲號太子死扁鵲生之

本草

帝王世紀曰炎帝嘗百草置藥廖疾著本草四卷至陶景弘李世績等序為二十卷宋太祖開寶中重校

伏牛十六卷

定按唐書于志寧云漢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而齊七錄世謂神農嘗百草黃帝以前未有文字但以知識相傳至桐雷方載方冊然所載郡縣皆漢時事疑張仲景華陀記其語也

九鍼

帝王世紀曰太昊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六氣六腑五臟五行陰陽四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故設九刺九鍼又曰黃帝命雷公岐伯訓九鍼之始

明堂

醫家記云針灸之穴為之偶人點誌其處名曰明堂
按銅人踰穴圖序曰黃帝問岐伯曰人之經絡窮妙
乎血脉參變乎陰陽盡書其言藏於金蘭之室及岐
伯請問乃坐明堂以授之

小兒科

孫思邈千登方曰小兒之方乃中古之時巫坊所撰
名曰顛顛經以占壽夭始有小兒方傳世

獸醫

續事始曰黃帝時有馬師皇者善醫馬通神明故周
禮天官有獸醫夏官有巫馬之職又有醫師上士下

儀衛十六卷

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其瘍醫凡療瘍以
五毒攻之周之醫師即今之太醫院疾醫今之內科
也瘍醫今之外科也

歷代名醫

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天師岐伯太
乙雷公神聖王扁鵲醫聖張仲景國醫王叔和皇甫
仕安抱璞子葛洪良醫華陀生真人孫思邈藥王俞
慈藏

日者

古之通卜筮者謂之日者其義謂其能占候時日也

即周時太卜之職

卜

周禮卜人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首良商曰歸藏首
坤周曰周易八卦龜曰卜續事始曰庖犧氏始有卜
太史公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鬼谷子夜靜洒
掃爨室置香燈祝之手撥鍋水置杓水上自旋隨柄
所指抱鏡出門密聽聞第一句即是名曰嚮卜漢郊
祀志云越人用鷄卜漢武帝用鼠卜漢書倭人灼骨
以卜夫餘國殺牛以蹄占吉凶蹄合吉蹄解凶按番
禺記有雞卵卜有田螺卜有竹筴卜圖經云池陽風

儀衛十六卷

俗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成龍鳳
花卉之狀則吉名曰油花卜西京雜記八月四日竹
下圍棋卜勝者終年有福不勝者疾唐西域東女國
以歲初入山中剖鳥腹有穀則歲豐無則灾名曰鳥
卜契丹行軍用艾和馬糞以白羊琵琶骨炙之炙得
破便出行不破即止唐時有瓦卜元微詩曰病賽烏
稱鬼巫占瓦代龜巫俗擊瓦現其文理分拚以定吉
凶名曰瓦卜今杭人亦有用瓦卜者竹枝詞云幾度
疑郎去不歸為郎打瓦復鑽龜則瓦卜其來久矣

筮

著曰筮世本曰巫咸商時人作筮之始古史考曰伏羲氏始有筮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虎不顧名曰虎筮秦始皇焚書惟卜筮之書免焉註云男曰覡女曰巫鄭之神巫季巫

雜占

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盡天下之塵又夢人執千斤之弩驅羊萬群帝寤於是依二占而求之乃得風后力牧以為將相帝遂著為夢經周禮胙祫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吉凶隋志有建書有耳鳴書漢東方朔有占鴉鳴書

依術十六卷

五

圓光

晉時佛圖澄取麻油同臘脂同研掌中灑然有光童子見甲馬甚衆而劉曜被縛此圓光之始

相

宋陳搏受麻衣道人相法今云麻衣相有金鎖賦銀匙歌唐時彭釘勛善相有准人號為彭釘勛

地仙

風水之說上古無聞晉郭璞始有其說及璞死葬之晉明帝微服往觀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當族滅主人曰璞曰此葬龍耳正當致天子之問帝甚異之

規矩百巧

黃帝使倕始作規矩準繩使天下倣之然後官室器用得方圓之至焉山海經云帝俊生身生身生義均義均始為百巧

射

山堂考索云射肇於黃帝見於係辭明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見於堯舜之時夏商無文至周始有五射之名而射禮具矣

御

杜佑通典云黃帝作車少昊始駕牛陶唐氏制形車乘白馬此駕馬之初也然未有御之名至周大司徒主御其調習之法驅馳之正蓋射御之法雖肇於軒轅而制度之詳則是周也

畫

竊聞繪畫之原其未尚矣古先聖王受命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瑞巢燧已來伏羲氏發於滎河軒轅氏得於溫洛史皇詹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体而未分象形肇制而猶畧其伏羲之龍書神農之穗書少昊之鳳書顓頊之蝌蚪黃帝之慶雲蒼頡之鳥跡堯之龜書史游之鳥雀篆蔡邕之飛帛子常之星宿篆秦

文之符篆游造至之剪刀其畫意俱默寓於中至有
愛氏制袞服上衣下裳十二章有山龍華虫日月星
辰粉米水藻虎雉黼黻而繪畫之事明矣是書與畫
異名而同體也然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
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
置六曰傳彩傳移上古之畫迹簡意淳而雅正顧陸
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展鄭之流是也近
代之畫煥爛而求備錯亂而無措顧愷之曰畫人最
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韓子曰狗馬難
鬼神易夫狗馬人所易見而鬼神妖怪之狀可得而

信術上六卷

七

誣自唐會昌元年至宋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
七十四人若論古今優劣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
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今且顧愷之陸探
微張僧繇吳道玄閻立本立德皆淳重雅正惟出天
然吳生之法為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助韓幹戴
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莫能及故曰近
不及古如李成閔同范寬徐熙黃筌前不藉師資後
無復繼踵假使二李三王復起何以措手於其間乎

畫雲圖

張華博物志云後漢劉褒始畫雲漢圖見者皆熱畫

北風圖見者皆寒

山水

唐王維畫山水平遠雲勢山石以為天機所到鄭虔
畫山水寫許於上以獻帝帝即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唐志和亦善山水唐宗室李思訓善山水世稱李將
軍山水唐玄宗天寶中吳道玄畫嘉陵山水於大同
殿一日而就李思訓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
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工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妙

傳神

晉顧愷之字長康善畫人此傳神之始周昉亦善馬

信術上六卷

七

信術上六卷

八

畫佛像

建康實錄云興寧中建瓦棺寺僧置募化疏簿施錢
無有至一萬者顧長康貧注疏上施錢一百萬眾皆
笑其大言後寺成長康曰宜備一粉壁遂閉戶往來
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將欲點眸子謂眾僧曰第一日
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門果有百萬

畫松竹

畫斷云張早畫松應手生春東坡云文與可有四絕
一詩二楚詞三草書四畫竹按李息齋竹譜凡寫葉

須要墨飽一筆便過不許凝滯其葉自然尖利不挑
不柳一不孤生二不並立三不書今四不寫并五不
手掌六不蜻蜓切忌節眼葉不蓋節但九結頂九葉
分三枝攢鳳尾布葉回向左右顧盼齊對均平枝枝
着節葉葉着枝又忌踴踵邊枯邊濃風晴雨露各有
態度翻正背面各有志氣節太遠不相連顧太近則
節不明竹之題名曰風晴雨露曰渭水晚風日一友
爭年曰湘江滴翠曰二孫扶老曰鳳尾朝陽曰老節
化龍曰風月雙清曰一竿瀟灑曰煙林寒稍曰金鸞
曼玉曰楚江晚翠

依衍一六卷

古今畫梅

宋廣平林和靖范至能廣宣平王元章九寫梅之訣
有正背背陰向陽左顧右視斜窺側藏迎風浥露照
水飄香雙燕並語蝴蝶尋忙迸珠疊雙古老錢串蚌
珠放光狀元及第鮑老頭昂花如人面判官唇長孩
兒頭樣帶子眠娘三星攢斗五子非常虎蹄大足聯
珠鴛鴦梅之題名曰大地春回曰一枝橫出曰暗香
浮月曰疎影橫斜曰晴岫醮水曰五子聯芳曰水菟
浥露曰疎影懸崖

畫花

唐張早善畫花以手握雙筆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
枝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沐人尹白亦
善畫花黃筌畫花木謂之寫生亦工墨竹

畫龍虎

葉公善畫龍張僧繇畫龍于大皇寺點睛風雨大作
龍失所在善畫龍者劉同微吳道子游子明善畫虎

畫獅

窮惟錄云陸漑患瘡顧光實畫一獅子令虔心禱之
夜半聞戶外有聲天明視之見獅口血淋其瘡愈

畫驢

盧氏雜記吳道子訪僧僧不禮即於壁上畫驢一頭
至夜僧家聞踏破之聲不絕僧懼求道子塗抹乃安

畫馬牛

酉陽雜俎云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蹄疾醫曰似韓
幹所畫否適幹至曰此真是吾畫歸視所畫馬脚有
一點缺墨唐寧王明皇弟也善畫馬於花萼樓上畫
六馬滾塵圖而戴善畫牛有肥瘦方圓世傳芳草渡
頭韓幹馬綠楊堤上戴松牛

畫翎毛

馮紹善畫鷹僧惠崇善畫鶉鷺及寒汀煙渚而崔白

善於敗荷鳧鴈猶精花竹翎毛

蛺蝶

滕王湛然善畫蝴蝶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蛺蝶圖

葡萄

徐秀夫畫葡萄四幅曰風晴煙月一曰風翻曉障二曰晴麗秋棚三曰煙籠馬乳四曰月晃驪珠得風晴煙月之儼然古今畫葡萄者品當第一

秋江獨釣圖

本朝畫手當以錢唐戴文進為第一

宣廟喜繪事當時文進入京衆畫工妬之文進以得

伎術十六卷

十一

意之筆上進第一幅是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極妙宣廟閱之有謝廷循亦善畫者忌文進從旁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耳大紅乃品官服色却穿此去釣魚甚失大體

宣廟頷之遂揮去其餘幅不視古今忌才雖曲藝亦然况高才直道不為人忌世疎者乎可為浩嘆宋王士元畫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識者以為精慮入神古今名畫多矣姑錄數家以備

繪畫總論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夫山尺樹寸馬豆人此其格也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高與雲齊遠水無波隱隱似有此其式也少腰雲塞道路人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石分三面樹別兩岐樹看頂願水看岸基此其訣也峻拔者峯平夷曰岑峭壁曰崖通穴曰岫兩山夾路曰壑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溪泉通川曰谷路下平土曰坡似土而高曰坂若能別辨如此則知山水之彷彿矣山要迴抱水要索迴茂林古木寺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絕處古渡山絕處荒村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

伎術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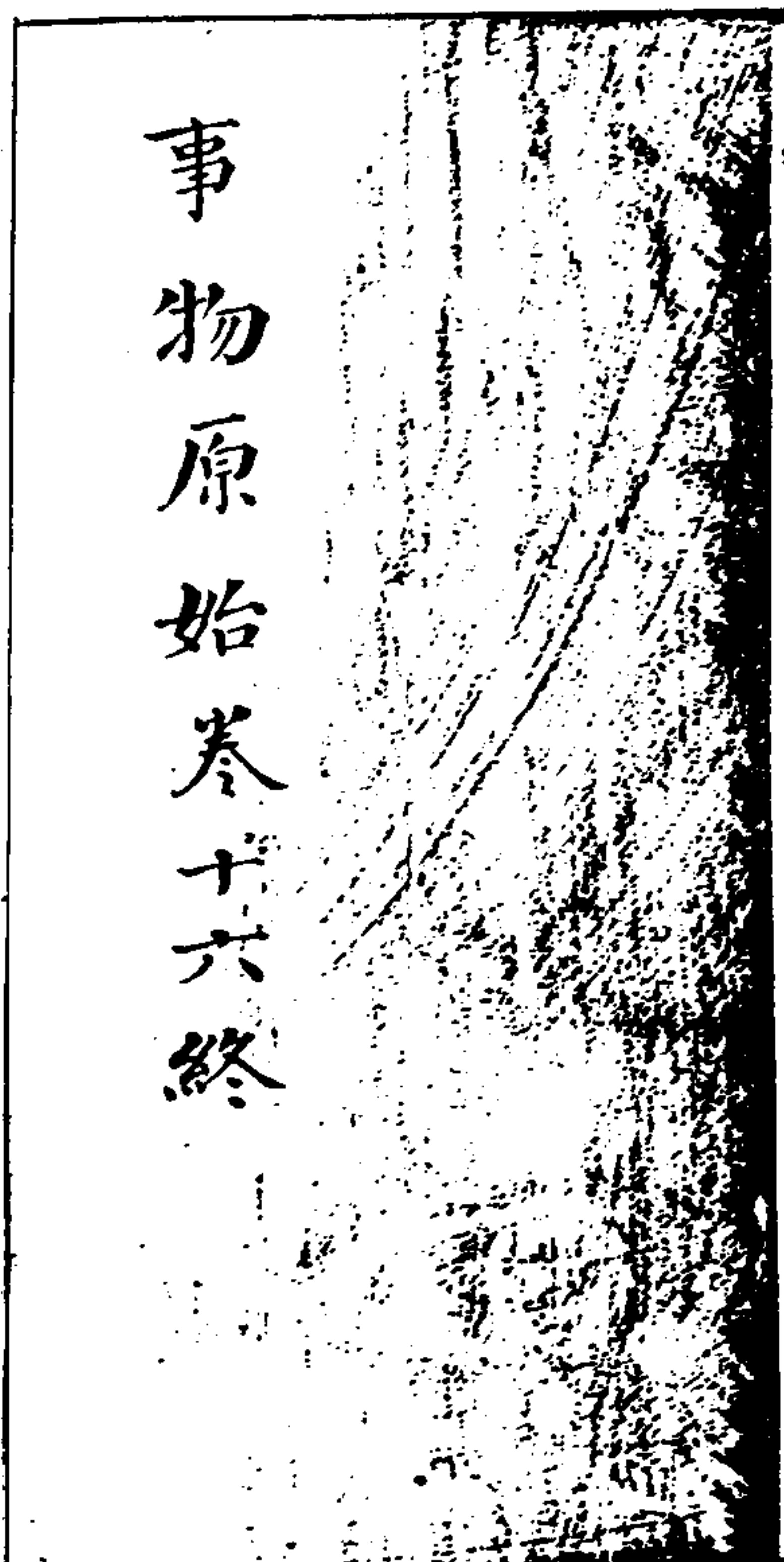
十二

懸崖古木根露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浪九畫林木水遠則疎平近則高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生於土者脩長而勁直生於石者拳曲而伶介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滿森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春則霧鎖煙橫樹木隱隱遠水拖藍山色漸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坂山陰蒼翠綠水平波倚雲瀑布近水松亭秋景則水天一色霞鷺齊飛雁橫烟寒蓼渚蘆汀冬景則積地為雪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旗孤村客舟倚岸樵者負薪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披有

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依稀山光
淺翠網晒斜暉曉景則千門啟曙輕霧霏霏朦朧殘
月暮景則山嶽落日犬吠疎籬僧投遠寺帆卸江湄
行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
江古渡或荒塚斷碑或洞庭春色或瀟湘霧迷如此
之類謂之畫題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休得整齊樹藉
山為骨山頽樹為衣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
可亂要見樹之光輝若能留心於此無幾可造畫之
神機

事物原始卷十六終
十三

事物原始卷十六終



新鑄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十七

明臨安徐炬明夫采輯
仁和張楨仲明校正

五兵

五兵者戈戟矛劍之總名也太白陰經注云五兵者
弓矢戈矛戟是也太白陰經曰神農以石為兵黃
帝以玉為兵蚩尤鑠金為兵呂氏春秋曰蚩尤之五
兵戈戈戟矛夷矛則兵器始於神農而鑄金為兵
則始於蚩尤

仗

仗者兵器五刀之總名唐制兵衛稱曰仗

干戈

干盾也戈戟也王子年拾遺記庖犧氏造干戈飾武
之始說文云戈平頭戟也又小枝而上為戟長六尺
四寸廣二寸

戈

許慎說文云戈者以木為身旁皆鐵

戟

管子曰黃帝問于伯高伯高曰雍狐之山澗水出金
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此戟之始也龍魚河

圖亦云蚩尤造戟續事曰二儀實錄曰雙枝為戟獨
枝為戈蚩尤造始長一丈六尺廣一寸五分典畧云
天子諸侯皆十二戟唐制三品始立戟崔琳與弟珪
俱太子詹事三弟瑤光祿卿具列祭戟號三戟崔家
魏典韋持雙戟重八十觔

戚

周書曰小斧謂之戚大斧謂之鉞禮記朱干玉戚一
作鉞

鈇鉞

說文云鈇者斧也董巴輿服志曰黃帝始制黃鈇內
傳云帝伐蚩尤玄女授帝金鈇以主煞此其始也說
文云鈇大斧也重八觔

刀

魚龍河圖曰蚩尤始造刀戟郭憲洞冥記云黃帝採
首山之銅以鑄刀始以木為質以革為飾謂之刀室
即今之刀鞘也漢成帝時朱雲請上方斬馬劍斷張
禹頭以厲其餘則斬馬之名始見於漢矣宋神宗熙
寧中又制斬馬刀其利莫比

劍

管子曰葛天廬之山出金蚩尤燦金以為劍鎧矛戟

之始世稱鑊邪乃干將評之妻金鉄未流干將夫婦
斷髮剪爪投爐中乃濡為劍陽干將作龍文陰鑊邪
作縵理匿其陽以陰獻吳王按子虛賦注干將乃吳
王之劍師賈誼傳注鑊邪乃吳大夫越時歐冶子造
劍時赤廬山破出錫若耶溪出銅鑄名劍二曰純鈞
曰湛廬雖城量金珠尤不可得又云歐冶子鑄名劍
五曰純鈞湛廬豪曹魚腸巨闕周穆王得昆吾劍切
玉如泥楚有三劍曰龍泉大阿上市

槍

實錄云黃帝與蚩尤戰時已有槍矣孔明以木作槍
長一丈二尺以鉄為頭續事始曰孔明造楛竹槍長
二丈五尺

槊

詩注云矛長一丈二尺曰槊曹操父子橫槊賦詩是
也魏人破南亮將嬰兒貫于槊上以為戲北齊文宣
諸元氏將嬰兒皆殺之投于空承之以槊出史記

稍

劉馮亭始云矛長丈八曰稍唐尉遲敬德善避稍嘗
單騎入城群賊刺之不能傷又能奪賊稍還刺之

弓矢

世本曰牟夷作矢揮作弓皆黃帝臣也孫子曰倮作
弓墨子曰羿作弓荀子曰倮作矢山海經曰少皞生
般始作弓易繫辭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弦木
為弓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史考亦云揮
作弓諸書所載言作弓矢者不一按司馬遷著史記
曰黃帝之弓曰烏號張毅吳錄曰揮觀弧星始作弧
當以繫辭曰為是注云弧者木弓也

弩

古史考曰黃帝始作弩多轂子云黃帝之臣夷牟始
制角弩馬上用之筆談曰宋熙寧中學定敵偏架弩

揚師武備武倫卷十七

四

似弓而施幹鏗以鏗拒地而張之狀三百步能洞札
謂之神臂弓最為利器吳越春秋云陳音對越王曰
楚琴氏以弓矢不足以威天下乃橫弓着臂施機設
郭加之以力是弩之制始于楚琴氏也按周官司弓
矢掌六弓六弩其名有唐大來瘦之別則弩之起遠
矣崔豹古今注曰漢京兆河南尹執金吾及司隸校
尉乘馬導引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幟弩前行有
乘高窺望者射之至後魏時設而不用今亦不用注
云幟音顯弩即角弓也

弓袋箭筒

實錄曰弓袋箭筒皆是有虞氏所置周禮有矢箠

射的

虞書曰侯以明之注云作射侯之禮以明善惡則射
侯始見于堯舜時矣至周有熊虎麋豕三五正侯後
世就簡但為射的蓋侯之遺意也

矛

管子曰蚩尤為劍鎧矛戟之始說文云矛似鎗建于
兵車長二丈博物志云屈盧之矛繁弱之弓皆古異
宝矛有三角名曰吞睛

看

武倫卷十七

五

山海經曰羿與習鑿齒戰于華疇之野羿持弓矢鑿
齒持盾王嘉拾遺記曰伏羲氏造盾之始

介

說文云護身衣也顏師古曰介者甲也黃帝內傳曰
玄女請帝制甲冑以備身之始太白陰經曰蚩尤割
革為甲之始楚子重伐吳組甲三百注云漆甲成組
也吳王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三千出國語楚人衣甲
于內衣衣于外名曰裏甲出春秋

鐵

說文云鐵兵也周禮侍執鐵立于東垂書注云戟屬

祭

說文云有衣之戟曰祭又有傳信之祭形如戟王勃
滕王閣記云祭戟遙臨

釐

唐南詔敵鐔鞘浪劍釐又史記釐又凡十年事成傷
人則死浪人所鑄故又名浪劍

七首

古考記曰堯舜時已有之史記云王莽避火坐宣室
前持虞帝之七首燕太子丹得利七首以毒草淬之
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注云七首短劍也

武備卷十七
援去声注
卷切

古史考曰戈廣二寸胡三之援四之注云胡三之者
謂三倍于戈之廣則胡六寸援廣八寸也

旗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鵠鷓鷹隼為旗幟故今旗
上或綵錯為鵠鷓等像取此象也黃帝內傳曰玄女
請帝制旗幟以象雲物此蓋旗幟之始也黃帝內傳
曰帝製五綵旗用以指頤向背五彩者東青南赤西
白冬黑中黃是也

牙旗

黃帝出軍訣云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
一軍之形候也即知牙旗之置宜有征伐則置之也
吳孫權因之作黃龍大牙又作青龍牙旗續世說云
軍前聽令則至牙旗之下

纛

實錄云商有阜纛以絲為之似蚩尤之首按黃帝內
傳玄女請帝制玄纛十二幅以主兵則纛自黃帝始
纛音以櫻尾為之置馬首大如斗亦名羽葆及軍中
大阜旗名阜纛軍旗祭之柳子祭纛之文即旄頭神
也秦時有梓樹化為牛人擊之不勝

罕

說文云罕大旗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前驅有旒旒雲
罕

旂

說文云有鈴曰旂周禮交龍為旂注云畫兩龍相倚
乃諸侯所建

旌

說文云析羽也注云旌之首也一曰析羽為羽為之
竿頭則綴以旒牛尾也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大夫
五士三書云旌別淑慝

旌

說文云幢也以雉尾著竿上孟子曰羽毛之美詩云建旄設旌

五兩

說文云五兩一名竿羽凡候以雞羽五兩繫于五丈旗之顛立于軍營中坡詩拖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是也

鞞

唐韻云鞞馬上鼓也今軍行馬上所擊者是也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觀鼓鞞以當雷霆是則黃帝始置之

武備卷十七

鼓吹

黃帝命揮作弓夷牟作矢成伯作鼓吹鏡角靈駟神鉦以揚威武史記云桓玄作鼓吹曲

角

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書記之所不載或云本出羗胡一云出于越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一十四以警蚩尤之衆禮義纂曰蚩尤帥蚩蚩與黃帝戰帝命始吹角作龍鳴以禦之蓋角肇於黃帝氏也谷儉角賦云黃帝會群臣于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限

度也軍中置之以司昏曉故角為軍容也

析

易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今時柝子是其遺法始于三代時

鉦鏡

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鑄鉦鏡以擬電擊之聲今銅鑪其遺事也

彈

上古人死無棺為人子者不忍禽獸食親屍肉作彈以彈之長安五陵人以柘木為彈真珠為丸以彈鳥

鵲西京雜記云柘彈落金丸

礮石

漢時甘延壽投石絕于等倫張宴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可擊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擲之今邊城有礮蓋出于范蠡飛石之制始也諸葛亮圍

車即礮石之制也

車即礮石之制也

鐵蒺藜

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于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長史楊儀多布鐵蒺藜則三國之時已有其物矣

漢文帝時晁錯言守邊謀云具簡石布渠谷注云渠谷鐵蒺藜也此又漢初事耳然非三代仁義之守也

盔

內傳云玄女請帝制兜鍪以衛身之始今之頭盔是也

抹額

二儀實錄曰禹娶塗山氏之夕大風雷電中有甲卒千人其不披甲者紅綃帕抹其額海神來朝禹聞之對曰此武士之首服也秦始皇至海上有神來朝皆抹額緋衫大口袴侍衛以後遂為軍容之設

武備卷十七

雲梯

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左傳曰楚子使解揚登樓車文王之雅曰臨衝閑注云臨車即左氏所謂樓車也蓋雲梯矣當是三代之制而公輸加機巧耳續事始曰魯人公輸般造以攻宋城可以凌空立之太白陰經謂之飛梯

戎車

古司馬法曰戎車夏曰鈞車商曰寅車周曰元戎則戎車出于夏后之前至夏始名之也

戰舟 戰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至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鈞拒此戰舟之始也太白陰經曰水戰之具始于伍員獻之以船為車以檣為馬

鞍轡

桓寬益鉄論曰古者繩鞅草鞵皮韉而已後代以革鞅而不飾六韜曰車騎之將車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推此當是三代時始詩云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鞭

說文所謂驅遲者古用革以驅馬者左傳曰鞭之長不及馬腹是也後世代之以竹故謂之箠蓋策之以

武備卷十七

箠馬太王杖馬箠去那是也虞書曰鞭作官刑其名始于堯舜之時矣

營壘

古史考曰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兵師為營衛此營壘之始也其後兵之所居因曰軍營

戲 戲

漢書云大將軍之旗曰戲戲與麾同韓信傳云可致戲下謂麾節之下也後世稱麾下而武職有指麾本此

傍排

實錄曰傍排自年夷始也傍排近世兵仗中有驃牌蓋出溪洞之蠻宋神宗時王師征交趾其法乃盛傳于中國至神宗設于行陣令軍士習之也

陣圖

孔明作八陣圖蓋出于黃帝兵并之法晉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後之列陣者多倣此八陣者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蛇翼蟠八勢也宋神宗曰唐李靖造六花陣大抵八陣即九軍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圓陣也明皇酒酣使妮子統宮使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目為風流陣巧擊相觸敗者罰臣能出天宮遺事

烽燧

黃帝出軍訣曰有望見烽火之文蓋烽火已見于黃帝時矣後周幽王舉烽火以戲諸侯

軍令

大禹謨曰有苗弗率禹乃會群臣誓于師曰咸聽朕命此傳令之始劉向封事云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今令出而反之是反汗也

水攻

國語云智伯攻趙襄子決汾水以攻晉陽城不浸者三板此水攻之始

火攻

孫子之書有火攻之法齊田單為火牛之陣左傳桓公七年二月焚咸丘公羊曰樵之樵之者謂以火攻也六帖云此火攻之始殷浩北伐江適以雞百餘隻長繩連之脚繫以火驅放過塹飛集羗營盡燒之

事物原始卷十七終

新編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十八

臨安徐炬明夫采

仁和張楨仲明校正

酒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及考上古未有火化醴酪何由得成至燧皇時方有火然醴酪非蒸釀不成至禹時儀狄作酒近似呂氏春秋亦曰儀狄作酒古史考亦曰儀狄作酒戰國策曰儀狄禹王女也造酒進禹禹飲而甘之後世必以酒亡國者逐疎儀狄而絕旨酒黃帝內傳云王母會帝于嵩山飲帝以護神養氣金

饌食卷之八

波派輝之酒又有延洪壽光之酒然黃帝時已有其物世傳杜康作酒博物志亦曰杜康作酒但不知杜康何世人或曰杜康即夏之少康按陶潛集而酒序曰儀狄造酒杜康潤色之而已一曰少康作秫酒酒好者謂之青州從事漢書云造酒糯為尊稷為中粟為下王晉卿酒名碧香坡詩云碧香近出帝子家漢武帝有旨酒名蘭生梁州劉孝標送酒于東坡啓云松子玉漿衛卿雲液坡謝詩云揚雲液而如酥又云花前白酒傾雲液世傳杜康酉日死故世人酉日不飲酒會客唐人飲多者為大戶飲少者為小戶故樂

天詩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漿

番禺雜錄云魏時頻斯國來朝壺中有漿如脂云是桂漿飲則長壽拾遺記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是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過藍橋渴甚至一舍有老嫗揖之求漿嫗令雲英以漿水一甌飲之航欲娶雲英嫗曰得玉杵曰當與航得玉杵白遂娶而仙去出太平廣記

椒酒菊酒

饌食卷之八

史記云王奔臘日令進椒酒西京雜記云戚夫人侍兒名賈佩蘭後出為段儒之妻說在宮內時九月九日佩茱萸而飲菊酒

荔枝綠

唐王績酒譜云王公權家有荔枝綠廖致平家有綠荔枝此二酒為戎州第一

桑落

河南桑落坊有一井于桑落時取其水釀酒甚佳虞信詩云滿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

醴酒

其酒也楚元王為穆生設醴酒後醴酒不設穆生去而其醴名九醞西京雜記云宗廟八月飲耐用太半正月造酒八月成名曰酎

魯酒

楚會諸侯魯與趙俱獻酒楚吏怒趙乃以魯之薄酒易趙之厚酒以奏楚王以趙酒薄怒遂圍邯鄲淮南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擒奸

五斗先生傳云河東士名劉白墮善釀酒飲之醉而不醒如有盜過以酒飲之盜醉被擒故名擒奸酒時語曰不怕張子挾矢惟怕白墮春醪

甜酒善酒

唐白樂天詩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杜子美詩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韓退之詩一尊春酒其如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劉禹錫詩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錫皆云甜酒也東坡詩云白酒微帶荷心苦韓子蒼詩云飲慣毛柴苦硬不知如蜜有香醪桓溫問孟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也宋真宗問唐時酒價丁謂曰杜詩云速來相就飲一斗十有三百青銅錢是一升值價三十錢也

出玉壺清話

毛柴酒

宋韓琦詩云三年逐客卧江臯自謂田工壓小糟飲慣毛柴苦硬不知如蜜有香醪

淡酒

小說補遺曰淡酒一名水綿襖北方呼裏牽綿諺云一尺布不遮風一碗酒煖烘烘半夜便做號寒虫言易醉易醒也

醪

楚將子發丹曰昔越王伐吳有客獻醪王使人注之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其味如酒

麴

說文云酒母也與麴同五代時有麴禁其時孔循為東都留守民犯麴者循族誅之明宗知之詔除麴禁坡詩從今要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

糟

王績酒譜云糟酒之母紂時糟堤可望十里温糟曰柏齊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曰君之所讀古人之糟粕乎

穀食

負誼雜說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民食穀藝文類聚曰神農時民始食穀加于燒石之上而食

熟食

古史考曰古初之人未有火化飲血茹毛有聖人以火德王鑽燧取火教人熟食號曰燧人高氏小史亦曰燧人氏時茹生人多疾乃鑽燧改火化生為熟

粥

周書曰黃帝始烹穀為粥漢光武在軍中時馮異進苳粥秦少游云日典春衣非為酒舉家食粥已多時一名曰糜說文云糜者粥也黃帝始教人作糜高昌

饘食卷十八

郡人呼粥曰羅閣唐白居易在翰林帝賜防風粥食之口香七日金門歲節云寒食裝萬花輿煮桃花粥

飯

周書云黃帝始蒸穀為飯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玄山之米南海之耗天台賦曰胡麻飯山羊脯勸君飽

粢盛

事林廣記云粢祭飯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庶羞

裴榮期語林云羞大也凡牛羊豕肉調以五米盛于豆曰庶羞盛于斝曰斝羹盛于豆曰豆羹

脂膏

說文云戴角曰脂無角曰膏

腊

資暇錄云以鷄鴨等肉醃乾曰腊

炙

帝王世紀曰黃帝燔肉為炙之始顏氏家訓云人不可見役于勳貴之下座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

饘食卷十八

尚遭之况爾曹乎

膾

說文云以牛羊鷄魚等肉而切之曰膾論語云膾不厭細隋煬帝以東南之長腰粳米縮頸鮪魚謂之

金齏玉膾

鮓

孟仁仕吳為鹽池司馬作魚鮓以寄母之始東坡云蜀人呼魚鮓為苞蘆

躡躡

說文云獸掌也晉靈公使宰夫胹熊躡不熟殺之見

左傳

羹

說文云用五味和羹漢武本紀云五月五日為臯羹以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明皇雜錄云唐李林甫子婿鄭平鬢髮斑白上賜甘露羹食之一夕髮黑遊歷記間云以芝蔴屑糝芋頭之上名曰芋魁羹陸龜蒙詩莫將南海金盞膾輕比東坡玉糝羹顧協鑠話云骨董羹乃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即今之賣雜玩寶貨店曰骨董舖義同陸道士詩云投醕骨董羹鍋內掘罌盤游飯盆中是也杜詩云滑憶

饌食卷一八

雕胡飯香間錦帶羹注云雕胡即今之茭白錦帶即今時吐綬鷄一名真珠鷄羽毛有白圓點味藏內綬紅碧相間遇晴先出其角然後徐舒其綬殺此鷄為羹故名錦帶羹

脩

燕址雜記云凡牛羊犬豕之肉止以鹽乾之曰脯加姜桂鍛治曰脩日以晒之曰腊

餼

說文云熟曰饗腥曰餼生曰宰禮記云致饗餼之禮于賓館殺曰饗生曰餼

牛乳

北戶錄云後魏王琚常飲牛乳年九十餘色如處子王荆公詩荻笋肥甘勝牛乳

酥

諸家必用云酥者酪屬安祿山云潤滑新來塞上酥楊妃云信是胡兒只識酥佛經言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是醍醐乃酪酥之精液

油

黃帝內傳云王母授帝以九華燈檠注膏油于卮以燃燈之始史記云五代時占城國進猛火油洒物得水則出火

饌食卷一八

八

鹽

世本曰夙沙氏始煮海水為鹽史記云夙沙氏衛靈公之臣誤矣按合璧大成曰炎帝時之諸侯也王彞詔云鹽乃食殺之將黃帝之臣夙沙氏煮海為鹽之始益鹽莢之制興于管仲鹽鉄之制備于孫僅鹽有青白紅紫黑之五色今福州出紅鹽車師赤鹽廣東黑鹽西戎黃鹽甘肅一統皆青鹽其鹽地名曰斥鹵注云斥大也書曰海濱廣斥坡詩云應教斥鹵變桑田東方曰斥西方曰鹵

醬

白虎通云榆莢之醬香而美漢武帝有連珠醬唐時有葫蘆醬宋時有紅螺醬東坡詩云脆醃紅螺醬廣人有螻子醬今富家有枸杞醬漢紀天子執醬而饋三老五更

醋

按醋一作酢禮記注酢歲今用米如造酒法上者色紅名珠兒滴醋唐時有臘醋桃花醋武后時來俊臣以醋灌囚鼻中

茶

饌食卷十八

九

本草云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藥不飲茶恐解藥也唐仁宗以上品龍茶使宮人剪金為龍鳳餅餅輔相未常輕賜得之者藏以為室出歐公茶錄坡詩云待賜頭綱八餅茶又茶經湯沸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中飲世稱建溪茶葉家白為上坡詩云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茶宋人造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成片者散茶則既蒸而研合諸香以為餅所謂大小龍團是也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于丁謂成于蔡襄歐陽

脩嘆曰謂小人不足道也君謨蔡襄士人也何至作此事天茶稅者三代時未聞也至漢張滂請初稅茶之始每十稅一宋神宗時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熙河以博馬王韶曰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後世以茶易馬始此蓋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則西址之虜嗜茶有自來矣宋人始置茶馬司元世祖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荆南福建湖廣之稅有末茶有葉茶茶之名始見于王褒僮約盛著于陸羽茶經本

饌食卷十八

十

皆無之惟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間于閩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而已每年遣行人齎榜于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按茶經云早取曰茶晚取曰茗土產建州有龍焙廣州白露雙井有白茅鵝頂安吉州有顧渚紫笋常州義興紫笋陽羨陸州有鳩坑宣州陽坑南劍有蒙頂石花南康雲居峽州碧澗福州有方山露芽壽州有霍山黃芽仙家有雷鳴茶荊州玉泉寺有仙掌茶葉大如手

蠟茶

楊文公談苑云蠟茶出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

言福建等州未詳其味甚佳丁謂北苑茶錄曰劫造
鬻茶之始莫有知者質之三館檢討杜鎬亦曰在江
左日始記有研膏歐陽脩歸田錄亦云出福建不言
所起按唐氏諸家說往往有蠟面茶之語則是自唐
有之也

龍茶

談苑曰龍鳳石乳茶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
之規取像類以別庶飲也

小團

歐陽脩歸田錄曰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慶

龍食卷十八

十一

曆中蔡襄為福建曹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
謂之小團按龍茶錄後序曰團茶為茶之至精而小
團又團茶之精者蔡君謨始造歲貢之

京錠

談苑曰江左李氏別令取茶之乳作片或號京錠的
乳及骨子等名是則京錠之品自南唐始也

石乳

北苑茶錄曰石乳茶宋太宗至道二年詔始造之

春餅

閩中記云唐人于立春日作春餅以青蒿黃韭蓼芽

包之坡詩云青蒿黃韭簇春盤

粉團

玉壺清話曰唐時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釘于盤中
以小角弓射之中得食

饅頭

稗官小說云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殺人首祭
神則出兵利孔明雜以羊豕之肉以麵包之以像人
頭後人由此為饅頭之始至晉盧諶祭法用饅頭列
于祭祀之品而東晉餅賦亦有其說

湯

饅食卷十八

十二

說文云熱水也陸機洛陽記云元日服桃湯可辟邪
氣荆楚歲時記云華清宮有蓮花湯乃楊妃沐浴之
所趙后浴五蘊七香湯婕妤浴萱冠湯佛家以酒名
為般若湯

荳腐 豆腐

謝綽拾遺云荳腐之術三代前後未聞此物至漢淮
南王安始傳其術于世朱晦菴荳腐詩曰種荳荳苗
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坡詩云煮
荳為乳脂為酥

糕

俗作糕又作餽

周禮道人脩造之食糗餌粉飡鄭康成云二物皆米粉黍米所造合蒸曰餌為餅曰飡即糕也自周始之劉夢得九日詩五經無糕字遂輟宋子京詩云飡館輕霜拂曙袍糗之以食聞分曹劉即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注云糗餌者米屑蒸之或以棗栗肉之中方言餌曰糕即今之雪糕栗糕獸糕之類許慎曰飡者稻餅也炊米搗爛為粉以豈為粉糝于飡上也

餅

晉束皙餅賦曰周禮仲春天子食糕而朝士之適養

麥為餅周之中葉始有餅焉又餅一名餠饌出青箱雜記侯思為侍郎止食龍餅必令縮葱加肉人號縮葱侍郎疑即今之饅頭之類漢靈帝好食胡餅京師皆食之後趙石勒諱胡改為麻餅之始出續事始注云漢時之胡餅即今之芝麻餅也郭林宗家有友人冒雨夜來剪韭作炊餅食之即今之麵餅以韭為餡也晉何曾蒸肉餅上不圻十字不食東坡詩云吹裂十字瓊肌香唐僖宗賜新進士紅綾餅各一枚徐寅詩云莫欺老缺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餡來

牢九

劉馮事始曰牢九即饅頭之類按束皙餅賦云終歲飽施惟牢九又云春饅頭夏餠飡秋起漉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九乎或云牢九即今之餛飩也東坡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仙漿注云真一酒也又云起漉十裂照坐光坡注云蒸餅不裂十字不食出何曾傳

不托

束皙餅賦曰魏世凡麥麵入湯煮者皆曰湯餅晉時未有不托之號意不托之作綠湯餅而務簡矣今訛為餠飡亦直曰麵也

麵

束皙賦云朝之適養麥為麵唐以前謂之湯餅唐時呼為餠飡詳見歐陽公歸田錄青箱雜記謂之濕麵

粽

風土記曰端午以菰葉裹粘米煮之一名角黍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死土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後人端午以米作粽此遺風也歲時雜記云京師以端午為解粽節以粽葉長者勝短者翰明皇時宮中五月五日造粉團角黍粽子其制不一有粒粽菱粽平進粽筒粽九子粽秤錘粽宋時

有楊梅粽歐詩綵素盤中結楊梅粽裏紅文昌雜記
云唐時有百索粽宋時有九子粽王荆公詩爭傳九
子粽盧循遺劉裕以益智粽異死曰粽屈原之婦所
作

枚音米

宋王招菟詩云秬枚蜜餌有餈餈注云秬音即環餅
也唐時重九作糙枚蜜餌者皆用蜜和米麵為之餈
餈者即今之餈糖出王韶安陸記一曰餈餈即今之
油熬饊也

黃兒

饊食卷十八

十五

唐五行志曰黃巢未入京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同
屑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唐都長安今自陝而西
以黃米為米團棗蒸之名曰黃兒其喬麥麵者名黑
兒蓋出于此也

餈

說文云餈飴用以和饊方言謂之餈餈又云滑糖寒
食之日都城賣稠餈之糕

糖獅子

唐時張子路誣李泌受嚴震金獅子百枚德宗料是
糖獅子果然遂殺子路今之糖象糖獅禽馬之類此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十九

明 臨安徐炬明夫采輯

仁和張煥仲明校正

什物

上古汗樽而杯飲至黃帝始命甯封為陶正而始者
土斲土簋韓子曰舜作食器禹作祭器其來尚矣

鍾

左傳云六斗四升為釜十釜為鍾

鼎

白氏六帖云黃帝始鑄三鼎以象天地人史記云黃

帝株首山之銅鑄于北荆山禹收九州之金以鑄九

鼎以象九州其形三足兩耳黃帝調五味之器也五

鼎者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大夫三大鼎謂之鼎

瑚璉

孔子謂子貢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朱子曰

瑚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禮記云夏之四璉商之六

瑚周之八簋皆宗廟中之祭器也

俎

禮記云有虞氏燒俎斷木為四俎夏后氏彫其俎

豆

豆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尾豆謂之登蓋二物取法於豆而制之也說文云籩竹器豆木器籩以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盛俎醢亦容四升皆始於夏后氏

籩

墨子曰堯飯土簋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氏之四璉商之六瑚周之八簋皆盛黍稷之器也按詩傳籩籩尾器盛斗二升方曰籩圓曰簋籩外員內方徑八寸深七寸二分底徑五寸二分厚八分有蓋上刻龜形籩內員外方高一尺厚半寸徑五寸二分蓋上刻龜形管仲鑊籩朱紘君子以為濫矣

璚

璚宗廟之裸器也形如槃諸侯用之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以灌鬯詩云釐爾圭璚

簋

簋屬乃竹木之素器禮記云食於簋者不盥明堂位云玉豆雕簋

罍

罍者雷也取雲雷施而不窮之象受一石小罍謂之坎爾雅云酒罇也

爵

爵古雀字

古者刻木為之其軀赤中外俱赤雲之象後世以銀今以金銀其形似爵故名爵受一升禮明堂位曰夏后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此三爵之始

斝

說文云酒器也魏后多奇室有瑪璃斝容三升

樽

禮通曰禮之初始諸飲食汗樽而杯飲注云鑿池為樽此樽名始也韓子曰禮記明堂曰有虞氏之樽謂之泰夏后氏之樽謂之山墨商之樽謂之著周之樽謂之犧象此四代之制周禮有六樽一曰犧樽刻牛

罍

形二曰象樽刻象形三曰著樽底著地四曰壺樽五曰山罇六曰大罇俱刻山雲形以待祭祀賓客之禮

觥

觥巨盃也毛詩注大七升以兕牛角為之無兕以木刻兕形詩卷耳篇酌彼兕觥但為爵之大者或用以罰非專為罰器也周官甸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

觶

禮記注云觶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四升曰觶三代時有觶之始禮記云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鐘

鐘

說文云酒器也左傳六斗四升為釜十釜為鍾晉顧
洪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以琉璃鍾行酒顧亦不執

觚

觚者鄉飲酒爵也受二升韓詩外傳云受三升

玷

事始曰木器也似豆而卑口員徑一尺二寸厚八分
中央直與周通齋稷王素造容一升

斗

取象於北斗受十升李白斗酒詩百篇八仙歌云焦
遂五斗方卓然孟郊云銅斗飲江酒手拍銅斗歌儂

器用卷九

四

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脚踏小船頭獨速舞短莎

卮

說文云圓器也一名觥所以節飲食古者以角作之
御宴之酒孟名金屈卮其形如菜椀而有手把子漢
高祖奉玉卮為壽唐昭宗酌酒用灘瀉卮又用金卷
荷樊噲曰臣死尚不避卮酒安足辭

盎烏浪切

小孟也與椀同隋文帝時突厥獻七寶盞韓退之詩
云靈液屢進玻璃盎

罍

亦作罍

六作罍

說文云盛酒器即缶屬唐左相有酒名曰醴醪翠澆
貯以金罍十年不敗

罍

說文曰畫禾稼之象于上受六升商時用罍

瓠

陸佃曰長而瘦口曰瓠短頸大腹曰匏然匏苦而瓠
甘詩云匏有苦菜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馬能繫而
不食所言佩匏也然飲酌酒冬盛則煖夏盛則寒世
多用之詩云酌之用匏昭其質也

酉籍

器用卷九

五

尊有三品上曰彝受三斗中曰卣受五斗下曰壺受
六斗

觴

其形似爵而兩足嵇叔夜以鸞觴酌醴

角

以角為之受四升宋時酒戶賣酒論角今時論壺

椀 與碗盃同

事始曰小孟也又曰盎堯時造始晉王敦遺周訪以
玉椀崔少府女亡後盧肇與之幽婚女贈以金椀晉
王導奉琉璃椀謂周伯仁曰此椀腹中空謂之寶器

何耶隋文帝時突厥獻七寶椀

盃

盃者破瓢為杯也昏禮壻揖婦入共牢而食合盃而酌昏禮用匏有二義味若固不可食用之以飲喻夫婦當同辛苦也匏者八音之一笙竽用之喻音韻之調和即琴瑟之調和也

杯

古史考曰紂為瓊杯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常滿杯漢文帝時方士新垣平使人持玉盃詣闕下獻之唐時高麗國獻紫霞盃蜀窟獻水晶盃唐武德二

皇用卷十九

六

年西域獻玻璃盃按李白後序云貴妃持玻璃盃飲葡萄酒內庫一盃青色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盃足有鏤金字曰自暖盃上命取酒置之温温然有氣相吹如沸湯王永年與友人實下楊繪飲於私室出其妻趙氏間坐令妻以左右杓酒飲下繪謂之白玉蓮花盃

雙鳧盃

一名金蓮盃即今之鞋盃也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潑灑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兒點春愁淺醮葡萄暖和笑勸人教飲滿洛塵忽泥不

勝嬌刻瑯金蓮行款款可知昔日狂客亦以此行酒也鄭魏公慙三伏時會賓僚避暑取荷葉以簪刺柄與葉通屈莖如象鼻手持吸之名曰碧筒盃出文帝紀琵琶記碧筒勸是也

琰

亦作盞又作箴

韻會云夏后氏以琰商以尊周以爵始謂之三爵唐明皇時有紫金琰又有玻璃七寶琰以酌李白

雅

事始曰狀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常視之劉表之子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

器用卷十九

七

曰仲雅受五升次季雅受三升

勺

亦非勺又作杓

事始曰三代之制祭祀曰勺民用曰杓酒器有鸛鷓杓諸阮飲酒不用常盃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杓取之出世說按夏后氏以龍勺商人以疏勺周以蒲勺然則勺之始於有虞氏而無飾至夏商周始以龍疏為飾也

金叵羅金鑿落

俱酒器也仰勺李白詩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客寤夜話云金叵羅梨花竹葉香味更配翰詩

澤髮解塊整醜顏傾鑿落姜白石云剪燭屢呼金鑿落倚闌開品玉參差注云金鑿落酒器也玉參差蕭也

壺

說文云圓器也受十斗重一百二十斤

唾壺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塚得玉唾壺蓋此物在戰國時已有其制矣言玉壺者本此

注子偏提

事始曰唐元和初酌酒用樽杓雖十數人一樽一杓挹酒了無遺滴無免改用注子雖起自元和時而輒失其所造之人唐太和初仇士良惡注子之名乃立柄安系若茶瓶而小異改名曰偏提

胡瓶

唐太宗賜李太亮胡餅曰雖無千鎰乃朕自御者鄭子瑣曰即今之壺餅

服匿

漢書注如罌小口大腹方底受酒酪二斗此匈奴之器河東北界人亦呼服匿按蘇武傳於斬王賜蘇武服匿穹廬齊陸遜博覽群書竟陵王得古罌小口方

腹平底容七八升陸日此名服匿昔時單于以與蘇武者王視罌底有字驗之果然

餅與瓶同

南唐以銅為之高三尺上下直如桶樣有小竅可傾酒春時郊行家有之名曰五位瓶今之羊腸壺近似其小罌名曰甌即今盛醢醬之小瓶也楊雄作太玄經劉頴曰後人覆醬甌爾

甌

甌甌也南蠻驃國以為甌陶侃為廣州刺史朝暮運甌以勵志

罌

漢書注長頸甕也韓詩傾樽與酌酒四壁堆銀缸唐詩花撲春缸春酒香按史記黃帝命甗封為陶正則陶器始於此黃帝有瑪璃甕中有寶露堯時猶存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

研

堯時設土研飯土簋即今之土碗也而土簋土罐等器皆始於堯之前

厄

說文云厄園器也一名觥所以節飲食古者以角作

之御宴之酒孟名曰金屈卮其形如菜碗而有手托者漢高帝捧玉卮為壽唐高宗酌酒用鸚鵡卮皆金屈卮之類也樊噲曰臣死尚不避卮酒安足辭即此

卮

上古汙樽而杯飲鑿地為甌三代時始制木甌許慎說文曰盃猶小甌也楊雄方言曰甌甌許楊皆漢人凡所記非戰國即秦漢制度蓋三代飲燕之具

盆

盆缶屬也呂氏春秋堯使質終作缶則盆缶已見於堯時周官牛人祭祀共其盆簋禮器孔子曰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莊子妻死彭盆而歌

盤

湯之盤銘曰如沐浴其盤以去垢是夏世已有盤制而湯始銘之或曰盤孟黃帝之臣孔甲造

盤盞

周官司尊彝之職曰六彝下皆有舟鄭司農云舟乃樽下臺若今之承盤蓋今世所用臺盞之象其物已見於漢世其法亦周人舟彝之制也

托子

事始曰唐建中初崔寧女以金盞啜茶患其熨指取

樛子承既啜而傾乃以蠟環樛子中坐盃遂定即遣匠以漆環易蠟寧奇之製名托子遂行於世

醜

說文云壓酒具也儀狄造旨酒用此以漉糟粕

飲器

單于以月氏之頭為飲器李費歌曰血函模糊截仇首半斃刻作玻璃盃目毗生紅微酒顯戎王胸膺沃焦熱元僧以宋理宗之頂骨為飲器我太祖瘞之季迪云王顧深注屠蘇酒誤比戎王月氏首

漆器

韓子曰舜始作食器黑漆其內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中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

几

漢李尤几銘叙曰黃帝仁智恐事有闕作輿几之法則創几自黃帝始周禮用几筵掌五几說文云几者案也几長五尺二寸廣二尺兩端黑中央赤坐必設几所以為依憑也其几有五曰玉雕彤漆素

杖

皇王大紀云黃帝崩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立廟祀之此後世立廟之始也按莊子有神農瞍然放

杖之文則炎帝時已有杖矣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
膝叩之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
內登危涉險未常有失山海經云邛峽山出邛竹節
高而內實可作杖張騫使西域至月氏得邛竹杖漢
民年七十以上賜以玉杖以鳩鳥為飾款老人如鳩
不噎李德裕問僧曰前所奉竹杖無恙否僧曰已規
圓之矣裕嘆曰規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又劉向校
書天祿閣夜暗獨坐一老人黃衣手執青藜杖叩閣
而進吹杖端烟燃與向說開關以前授五行洪範之
文至曙而去曰吾乃太乙之精也出劉向別錄

器用卷十九

一三

筵

說文云竹席也又鋪陳曰筵籍之曰席禮記在地一
重曰筵重在上曰席禮記春官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案

几屬也有虞氏及三代有俎無案至戰國時始有之
燕丹與荆軻並案而食是也禮記孤卿有邦事則設
案張慕曹操作歌案卧視書今之嬾架即其制也

屏

說文云蕭牆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
帟康誥曰建侯樹屏語曰樹塞門曾子固詩云物色

當前若圍屏揚子法言屏風者即周時宸之遺像也
三代圖曰屏風之名始於漢世唐太宗命書各州都
督刺史姓名於屏風之上紀其善惡後世書政事於
屏上此唐太宗始也零陽白鶴山有石屏其紋有雲
月波瀾龍鳳之狀有士人朱貞白常謁貴人不禮題
格子屏風詩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摠是
眼還是識人無出談藪

簾

一曰箔一曰笛

禮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莊子曰有教者
高明懸箔箔即簾也荀子曰有局室簾簾之文則三

器用卷十九

十三

代已有簾矣漢武帝以珠為簾箔以玳瑁壓之招賢
閣以翠羽麟毫為簾張說用鷄林夜明為簾

筭

今車上及轎上之竹簾用以障面塵者俗呼為轎簾
始於周時

罽毼

博雅云罽毼屏也爾雅亦謂之屏漢未央宮東闕罽
毼災注云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唐蘇鷄
曰罽毼也罽絲也謂織絲之紋輕踈浮虛之貌蓋宮
殿簾戶之間也又按唐文宗實錄云甘露之變出殿

北門裂斷罽罽而去温庭筠補武帝書云罽罽畫捲
閭闔晨開皆非曲閣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云罽罽
彌山則罽罽為羅鳥之網明矣

紙

後漢書云蔡倫傳古人多編竹簡或用繒帛但繒嫵
貴竹嫩重皆不便於人蔡倫字敬仲為上方令用楮
樹皮及麻頭魚網故帛以為紙元興元年獻於和帝
帝善之令天下皆造用咸稱為蔡倫紙盛洪之荊州
記曰漢順帝蔡倫始以魚網造紙毛穎與會稽楮先
生友善故稱紙為楮先生薛稷封紙為楮國公漢章

器月卷一九

十四

帝時日本之使名興能善書紙似重而澤而重紙始
於漢章帝時齊高帝造銀光紙賜王僧虔出丹陽紀
坡詩麦光鋪几淨無瑕即今吳中竹紙也成都以麻
屑為紙南越以海苔為紙名側理紙桓玄偽事曰桓
玄為平淮令造青赤嫵姚花紙石季龍偽詔用五
色紙之始今吳中之蠟箋畫箋猶妙唐時蜀妓薛濤
好製小詩惜紙幅乃狹小之號薛濤箋韓浦詩十樣
寫箋出益州是也

墨

後漢李元墨硯銘曰書契既造墨硯乃陳則二物皆

黃帝時始文房四寶稱墨為松滋侯又名黑松使者
又名玄香太守明皇時見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
帝叱之即呼萬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

硯

文房四寶云黃帝得玉一紐治為硯篆曰帝鴻氏之
硯此制硯之始後南越人石虛中為硯精巧拜即墨
侯後人呼硯為即墨侯乃此義也唐明皇有七寶硯
鑪盡其巧冬寒硯凍置於鑪上不勞置火硯凍自消
肇慶府端溪水中石色青山半之石紫山頂之石皆
肝色者佳其深綠圓小有鵝鵠眼者乃岩石也歙縣

器月卷十九

十五

有龍尾溪之硯石金星者貴曹操銅雀臺里人掘土
得瓦為硯貯水數日不滲五代晉桑維翰舉進士主
司惡桑與喪同音或有勸其不舉進士維翰乃著日
出扶桑賦又鑄鉄硯示人曰鉄弊則改姓卒舉進士
及第後青州大抵以熟鉄為硯廣南以竹為硯

筆

說文云楚稱筆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
之筆張華博物志云秦蒙恬造筆千字文亦云恬筆
倫紙古今注曰牛亨問於顏師古曰古有書契即當
有筆皆稱蒙恬造筆而恬乃秦人耳其故何也師古

曰蒙恬但能為秦筆爾古筆以枯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非兔毛竹管也由此觀之蒙恬所造者今之羊毛筆耳蒙恬載毛穎以歸始皇封諸管城累拜中書後人呼筆為管城子為中書君即此因筆頭之尖又呼為尖頭奴按毛穎傳或謂古無筆以鉛畫木記字故曰鉛槧至楚以芒梗為之蒙恬以竹為管以毛為毫王右軍曰紙者陣也筆者刀楯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

床 與牀榻通用

內傳云黃帝有七寶登真之床梁魚容性侈靡以象

器用卷十九

十六

齒沉檀造牀周匝用銀鏤金花寶鈿金蓮花又用琥珀龜負牀脚其謂之銀床者非卧床也唐人謂之井欄杜詩露井凍銀牀謂之井欄明矣

胡床

搜神記云胡牀乃戎狄器也風俗通云漢靈帝好胡服使景師作胡牀之姑隋時避謝有胡之諱改名交牀唐穆改為繩床李白詩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床而今高士交椅即古之繩牀今為燕居之具

竹夫人

說文云竹器也山谷云懋脩休息非夫人之職改名

青奴

錫奴

說文云温足瓶也俗名湯婆子一名脚婆山谷詩千金買脚婆夜夜睡天明

枕

西京雜記李廣獵一小虎斷其臂為枕事始以為造虎枕之始按魏熙寧中得梁冀虎枕腹下有題云帝辛九年帝幸者紂也商時已有之開元遺事云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製作甚朴人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唐元宗名為遊仙枕後

器用卷十九

十七

賜楊國忠其號國夫人乃貴妃之姊也有夜明枕設於堂中不假燈燭唐玄宗為長枕大衾與諸王同寢司馬温公以負木為枕覺則起讀書錢武肅王在軍時未嘗寢用圓木作枕熟睡則歌號圻中不睡龍出吳越倫史墨莊冗錄云郭翰乘月卧庭空中一少女冉冉下曰吾天上織女也上帝命遊人間願乞神契乃升堂共枕曉則辭去後夜復來翰曰牽牛即何在耶敢獨行女曰陰陽變化開渠何事至七夕忽不來越數夜方至一夜凄惻流涕曰上帝有命便當求別以七寶枕留贈而去史記云宋武帝碎琥珀枕與

將士瘡金瘡杜楊編云大軫國貢重明枕潔白如水
晶中有樓臺之狀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不已

簾

詩云下莞上簾簾竹器也成王顧命曰敷重茂席又
云敷重筍席周初以竹為席簾之名出於周之中葉
亦名蘧篲侯君集破高呂得金簾甚精出隋詩話北
戶錄云瓊州有紅藤簾尚書令王儉門下多名士隸
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為勝乃賞五花簾白團扇坐簾
自得有王摘後至操筆便成舉坐稱賞抽簾取扇竟
去今鄞州出蘧葉簾

器用卷十九

十八

席

事始曰黃帝之臣劉圭王作蘭蒲之席始韓子曰禹
之席飾以純綠此稱侈矣周禮司几筵掌五席乃有
莞蒲蒲茨熊之名周成王之篋席西王母有碧蒲席
老萊子之著艾席漢文帝之白菅席六采綺席鄭敬
之薰葭席漢文帝之麟文席晉時有龍鬚席魏有葦
席宋武帝之菰席朝鮮國出蒲花席衛靈公之熊席
藤席雲母席仲尼之三經席新臺編云蘧篲不鮮注
云蘧篲粗竹席也而三代時已有之

簾

說文云薰衣之竹籠也一曰薰籠玉環記云斜倚薰
籠坐到明即此方言謂之焙籠

香

香品云香之品類最多出交廣海南諸國秦漢以前
惟稱蕙蘭椒桂至隋唐海南諸品畢至有以火山燒
沉香者有用沉檀腦麝為亭閣者雜俎云一木四香
根曰旃檀節曰沉香花曰鷄舌膠曰薰陸漢時有司
奏事口含鷄舌香婆律國樹脂名婆律膏為諸香之
首洪芻香譜云徐肇遇蘇哥自言有返魂香香烟直
可見先靈外國進避寒香漢趙后外傳后洛五蘊七

器用卷十九

十九

香湯唐元載寵姬薛嬖英母以香啖英故肌肉皆香
出杜陽編唐志云都梁香出交廣迷迭香出西域俱
香之美者昔防風氏作香毬後長安巧藝人丁緩作
其法不傳今嘉興府人巧以雜香或做香珠香串香
毬懸於房室晝夜香氣不散其甚香草出於闐國索
白如玉為屑塗壁極妙

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自云得自西
域用以洒衣衣雖敝而香不滅出野人閑語

博山

內傳王母遺言帝以博山爐漢晉時盛用之

爐

周禮天官冢宰之屬宮人凡寢中共爐炭則爐乃三代之制也

鵲尾爐

坡六卷云夾道青烟鵲尾爐即今之長柄香爐也

水火爐

漢食貨志云累土為盧以置酒器似鍛爐之類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賣酒文君當盧相如與傭保條器而風爐則始於唐陸羽煮茶

冶金

古史考曰燧人氏鑄合作刀此有冶之始也周書曰神農作冶尸子云蚩尤作九冶之始鑄五金曰冶從火中取五金曰鉗五金者金銀銅錫鉛是也按禮曰昔先王未有火化後聖備火之利範金合土此冶之始也當始於鑽木取火之後

燈

黃帝內傳王母授帝九華燈蔡又授帝洞霄盤雲燈蔡然則燈與燈蔡皆黃帝時始而燭臺則始於隋唐時唐詩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周穆王

集云方士於春宵宮設鳳腦之燈螭膏之燭西王母

來進洞淵紅蕩嶸山紅雪萬歲冰堯千年碧藕出王子年拾遺記西京雜記云長安巧人丁綬作恒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高邁作長明燈頌云

一籠而四時長花滿室而終歲不夜名曰長明燈秦有青玉五枝燈下作璫璫東京記云趙宋冬至後開

封府縛山棚對宣德樓山上金壁錦綉交輝結綵山上畫神仙故事橫列山門各用彩結金書大牌曰都

門道左右曰禁衛之門汲水上燈山放水下如瀑布又縛草成龍置燈數萬望之若雙龍飛走朝野簞載

器用卷十九

廿一

云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望日夜於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丈衣以錦繡燃燈五萬盞堅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擢珠翠長安少婦千餘人於燈下踏歌天子在御樓上觀之詩云大樹銀花合星橋

鐵鎖開

燭

周穆王集方士於春宵宮有螭膏之燭淮南王招致天下方術之士撰鴻寶萬里方燭其一也淮南王漢之劉安也按周禮曰凡邦國大事司烜氏共貢燭祭祀共明燭儀禮曰宴則庶子執燭於阼階司宮執燭

於西階向人執大燭於庭間人為燭於門外則古已有之五代時淮南王屋居喪晝夜酣飲然十圍之燭以擊毬而花蠟燭自宋冠某公製始公自少不點油燈雖廁閤間燭淚成堆

燭奴

唐明皇時申王以檀木刻童子執燭謂之燭奴今謂之線香童子出談賓錄

燈籠

徐廣曰燈籠一名篝燭燃於內光映於外以引人步始於夏時趙宋劉隨馬通判明遠人號水晶燈籠坡

詩蠟紙燈籠挑雲母

庭燎

事始云庭燎之伯自齊桓公始注云公五十侯伯三十凡人當作相者紗籠其名在冥司間必以紗籠護之李藩有僧相之曰君是紗籠中人藩後果至相

機杼

董巴輿服志曰上古衣毛帽皮未有衣帛至黃帝始造機杼而織布帛機之持緯曰杼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絲麻索緯手經指縫後世為之機杼注云伯余黃帝臣也一曰伯余即黃帝也

耒耜

易係辭云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揅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說文云耒耜鋤田器也今以竹木為柄以鉄為耒白虎通曰古者食禽獸之肉神農時人多禽獸不足神農乃因天時地利制耒耜教人農作

鍤 與耒同

說文云鍤也晉王談父被竇度所殺談年十八密布利鍤若耕鋤者伺度過以利鍤斬之有司宥之

犁

齊民要術曰趙過始為牛犁實勝耒耜之利崔寔正論云漢武帝使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植其法

十三

三犁共一牛以一人將之下種挽樓皆取備焉魏畧曰皇甫隆為燉煌太守民不曉耕隆乃教民作樓犁省力過半

杷

說文云田器也自漢趙過為牛犁牛杷之始

耨

事始曰鋤田器也以木為之木下用釘磨田以去草論語云耨而不耨是也

篠

說文云耘田器也以竹為之苗盛之時繫於頸以壓苗尖恐害眼也今吳人呼為苗叉論語云遇丈人以杖荷篠即以耨篠俱后稷之孫叔向所作

耨

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帝種之作鋤耨以墾草莽則鋤耨蓋神農造也說文云耨形如鍤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草又云頭長六寸柄長六尺孟子云深耕易耨是也今人呼為鋤頭孟子雖有耨基不如此待時而耨基即鋤之別名也廣雅曰鋤謂之耨然則

晉月卷十九

廿四

耨即鋤矣耨與耨同

蓑笠

古史考云三代時已有之鼓吹云自剪青蓑織雨衣故一名雨衣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有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之句管子首戴襜褕茅蒲注云襜褕雨衣也

鑷

說苑曰孔門吾丘子振鑷帶而哭然則三代之田器也說文云鑷鑷也用以鑷稻麥者神農氏種五穀時宜有是物

杓

鑿屬或以鉄或以木為之用以取沙土方言鉄者名跳杓木者名杓部

渴兔

漢靈帝作番車渴兔注云番車者設機車上以引水渴兔者為曲筒以氣引水而上今方言謂之過山龍

車

以木為小桶桶旁繫以繩兩人用以取水名曰車桶

水車

魏畧曰魏馬鈞居京中有地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使

晉月卷十九

十五

兒童轉之引水灌園或曰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引水南北郊路未知孰是翻車即今之水車也

桔槔

世說云子貢過漢陰見丈人抱甕負水灌園子貢曰不亦勞乎何不鑿木架梁前輕後重以汲水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丈人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子貢慚而去劉向說苑云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田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謂曰何不為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又按莊子曰不見桔槔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俯而不得罪於人注云汲水器也

碓

桓譚新論曰宓犧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而借身踏碓其利十倍今之水碓又利於踏碓百倍亦杵臼之遺法也黃帝則掘地為臼今人以木石為臼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斷木掘地遠矣晉杜預教民作連珠碓王戎好利田園水碓周天下石崇水碓三千餘所而金谷園內亦有水碓魚池

磨磴

世本曰公輸般作磨磴之始編竹附泥破穀出米曰磴磴石上下合研米變為粉曰磨二物皆始於周晉

晉月卷十九

廿六

郭璞云蟻飛磴則天風飛春則天雨磴音類公輸般即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呼為魯班而水磨則始於後魏崔亮自山而東謂之磴江浙之間或曰磴

箕

箕者即今時破穀出米之木磨也世本曰始於三代時論語云有荷箕而過孔氏之門者即此

杵臼

說文云杵臼搗米器也桓譚新論曰宓犧制杵臼世本曰黃帝之臣雍父作春杵臼呂氏春秋曰赤冀作杵臼皆非也按易繫辭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

碾

後漢書云後魏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嘉其為人磨有濟於時用遂教民為水碾水磨四十處國用便之

輓轆

井上汲水盤車是也古時未見所出至唐殷仲堪與崔浩有井上輓轆卧嬰兒之句琵琶記有輓轆聲已斷金井之曲

榦

說文云築牆兩旁之木也用以制板以春牆者今之

春牆柱也

廿七

柱下橫木名曰地尺

灶

後漢李元龜曰遠人氏始作火灶續事始曰黃帝作灶以為飲食之始淮南子曰炎帝王於火死而為灶

炭

禮記月令季秋乃命伐薪為炭自三代時始語林云晉羊琇以小炭擗作細屑和作獸形此獸炭之始揚國忠以炭屑塑成雙鳳西涼國進炭百條名曰瑞炭燒之無燄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已上出天寶遺事

金龍

言史考曰黃帝始造釜既火食之道成矣釜容六斗四升有耳有足曰鑄有耳無足曰釜有柄曰銚有口無耳無足曰鍋有耳三足曰鑪亦釜屬也

鑪

事始云鼎屬也青州南城佛寺有二大鑪一容四石一容三十石舊傳寺基即孟嘗君宅也其鑪乃造食供客者出封氏見聞錄

鬲

音格或音立

說文云鼎屬也盛穀六斗其形似斛

銅

器用卷十九

廿八

盛羹器也禮有銅鼎司馬遷云堯舜吸土研注云瓦器也即今磁碗之類

箸

或作櫛又作筴

軒黃以竹木為箸之始韓子曰紂為象箸箕子以為必不加於土研必將犀玉之皿象箸玉皿必不美藜藿則必薦以豹胎

匙

易之震卦云不喪匕鬯說文云匕所以取飯大東之詩曰有捩棘匕方言曰匕匙也乃三王之制今之茶匙用以銀銅藤角即其遺法

筴籬

黃帝始命元妃西陵氏養蚕制絲車以縲絲制筴籬以撈蚕蛹唐明皇賜祿山什物有銀絲筴籬古以竹為之今亦以竹出五運曆年記

篩

桓譚親論曰伏羲制杵臼之利而米篩簸箕是時有之說文云竹器也可以留穀出米

箕

事始曰漉飯器也秦以民頭數斂穀以箕受之故云頭會箕歛去穀之糠粃者名曰簸箕自神農氏始詩

器用卷十九

廿九

云或簸或揚是也

帚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以掃塵穢之始

斗籍

籍與筭同陳留人呼為飲帚宋魏謂之筭筭一曰飯器以竹為之吳人呼為筭筭即簞食之類孔子曰斗筭之器何足筭也按漢書律歷志曰筭筭也數也筭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以為筭法之用即黃帝時隸首作筭數得下筭之法是也夫子言斗筭之器何足筭者言盛斗米之

筭不滿竹二百七十一枚之筭數今之淘籬亦筭之類也

筭

甑底蔽也以竹為之用以障米使米不下水而氣得

桶 上声

木罌受六升今時用以挑水二程入蜀至大慈寺有

剪

罌用卷十九

三十

古史考曰鉄罌也用以裁布帛始於黃帝時

針

內傳云大昊制九鍼之始禮記內則有紉針請縫之事

斤

周書曰神農作斧斤斤者斫木斧也荀子曰木茂而

鋸

般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公輸船作鏟說文云鏟平鉄也乃平木之罌

白削

其寧傳寧引白削置於膝上稱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是也禮考上記築氏為削即今之書刀也古用竹簡筆誤則以刀削之故名刀曰削

錐

說文云銳也形如鑽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說苑云干將斬羽截鉄此至利也使之補履不如兩錢之錐

椎

罌用卷十九

廿一

說文云椎擊也秦圍趙之邯鄲魏公子無忌竊符矯魏王令代晉鄙鄙疑之使朱亥袖出鉄椎四十斤椎鄙又張良得力士持錐椎一百二十斤擊始皇晉梅陶鍾雅對祖訥說事訥困之曰君利如錐我鈍如椎持成鈍椎捶君利錐何如陶雅二人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捶訥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椎出墨客揮犀

鑿

鉄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鑿大學注云琢以錐鑿是也說文云以鉄二股兩頭交錯用以持冶罌以鑄鑄金鉄之類即鉗也

鑷

說文云箝也以鉄為之用以拔鬚髮者今篋頭者手持之作聲名曰喚頭

鈎

說文云曲鈎也引來曰鈎推去曰鑊晏嬰曰曲兵將鈎之周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盃而歌

烙鉄熨斗

春秋五霸七雄傳云紂用炮烙之刑則二物自三代有之帝王世紀云紂作大熨斗內盛以火以熨罪人皮肉焦爛紂與妲己大笑以為樂

鏡

內傳云帝與王母會於屋山乃始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乃龍鏡也在揚子江中鑄之大旱禱雨即降秦始皇有方鏡能照人心肺女子有邪心照之心驚膽怖乃殺之出西京雜記葉法善有一鉄鏡覽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所積之物以藥瘳之即痊七國傳云武王伐紂時有一妖名順風耳更偽名曰高明一妖名千里眼更偽名曰高覽兄弟二人提兵以抗王師姜太公使大將雷震為先鋒所作所言彼則先知之而雷震敗

北太公驚異曰此必妖魔也取照魔鏡照之乃知是軒轅時一名順風耳雖遠言亦聞一名千里眼雖遠作亦見翌日出戰亂敵金鼓則順風耳無以聽其真大張旗幟則千里眼無以見其實衆軍復洒狗血以厭之其二妖即化為清風太公擲飛劍斬妖之一耳墜地即詣軒轅廟見前有二偶人一偶人缺一耳太公書符錄斬而痊之二妖自此除矣

鏡臺

玄中記曰堯之臣尹壽作鏡臺之始魏武雜物疏曰魏時宮人嬪妃皆作參差鏡臺以承鏡而鏡匣自无

和初始

鑑

說文云鏡也太宗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常寶此三鑑趙太祖得四鑑有乾德四年鑄於鑑背大驚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宰相竇儀曰昔偽蜀衍有此年號上乃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驚閨

用鉄數片長五寸許濶二寸五分如拍板樣磨鏡匠手持作聲使閨閣之名曰驚閨出齊東野語

扇

古今注曰扇一名蓬黃帝內傳有五明扇天子用雉尾扇即掌扇也舜廣開視聽以求賢人作五明扇又云武王使玄覽作之漢名為障翳今之招涼扇始於北宋時今之摺疊扇始於東夷所貢永樂間始盛于中國倭人亦制為泥金扇面晉謝安鄉人有作蒲葵扇五萬安執一把用之士庶增數倍王嘉拾遺記周昭王時備塗國獻丹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為扇一名條融一名及影此作羽扇之始王羲之在叢山時一老媪持六角竹扇以賣羲之書五字於扇上媪

器用卷十九

三四

初有温色羲之曰但云右軍書求百金人競買之西京雜記云時長安巧工丁綬作七輪扇大徑丈餘使一人運之滿堂皆寒今禁中泊宗戚貴戚亦多為此初晉王珉與嫂婢通嫂知捷之珉好持白團扇婢製白團扇歌贈珉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即相見今女子新婚用羅扇遮面乃其遺事王元寶有一皮扇子制作甚質暑月燕客置扇於坐前用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明皇使中使取而視之愛而不受曰乃龍皮扇子也宋朝會要曰漢世之長柄扇即團扇漢武帝時王侯

不得用雉扇公以下用團扇

益

許慎說文云益小孟也與碗碗益同堯時始造之隋文帝時突厥進七寶益韓退之詩靈液屢進玻璃益

哥窑

宋時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皆處州人主龍泉之硤田窰生二所陶者青器純粹如美玉為時所貴即官窰之類生一所陶者色淡白故名哥窑而淺白斷文號曰圾碎

缸

器用卷十九

三五

說文云缸燈也唐人用銀缸字以為銀燈王環記把銀缸別盡渾忘寐公餘慢興云把銀缸別盡忘眠昭君怨云別盡銀缸夜不眠則銀缸為燈明矣

權衡度量

呂氏春秋曰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以為黃鍾之律而造權衡度量蓋因其所生輕重之數而生權以為兩兩銖石是秤之始也因其所積長短之數而生度以為分寸尺丈是尺之始也因其所受多寡之數而生量以為合釜升斗是斗之始也註云衡秤也禾方微而有準曰黍十黍曰稭十稭曰銖二十四銖為

一兩十六兩為一觔二十五觔為一鈞四鈞為一秤
四鈞八秤一百二十觔一千九百二十兩四萬六千
八十銖也度即尺也蚕口初出曰絲十忽為絲十絲
為毫十毫為厘十厘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
為丈曰丈曰疋或四丈二尺或三丈二尺亦為疋五
丈曰端量即斗也六粟為圭十圭曰撮十撮曰抄十
抄曰勺十勺曰合十合曰升十升曰斗斗斗曰石按
劉馮事始曰黃帝使隸首作算數得下籌之法周公
作九章詳明算法而制算盤之始又按魏劉徽曰九
章算經乃漢張蒼等刪補周公之遺書也及後周甄

器用卷十九

三六

竊作草創而唐李淳風重註宋楊輝以為黃帝之書
九章名算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
交易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貢賦廩稅四曰少廣以御
積學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
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
錯柔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今九章算法我
朝金陵許崇孟仁重編

樂一作概

說文云斗斛量器周禮老人用樂淫云黑漆為尊以
朱帶絡其腹今律納戶聽令親自行樂是也

網罟
史記云伏羲作網罟以佃以漁而兔網謂之罟罟鹿
網謂之罟罟捕鳥之網謂之罟罟取魚之罟謂之罟罟
云魚麗于罟是也罟者曲筴為籠魚易入而難出罟
罟

罟

說文云捕魚罟也詩云丞丞罩罩南有嘉魚淮南子
曰罩者抑之罟者揚之為之難易得魚一也

鉤筭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為鉤筭使吏民投書自相訐告

器用卷十九

三七

尤善為鉤距注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
問而自知也

籠

事始曰籠畜鳥罟也伏羲時有之齊使淳于髡獻鵠
于楚飛其鵠揭空籠而見王曰飲鵠飛亡吾欲刺腹
恐人謀王令士自殺買鵠代之是欺王也歐奔亡痛
兩國王使不通故特來伏過王曰信士如此倍鵠在
也厚賜之出史記

筥

鄭康成曰竹罟也用以盛飲食者方曰筥即今之方

食箱也圓曰簞即今之圓食籬也周時稱為簞閑西人稱為籬條

籬 蓋今之竹箱也

說文云箱籠之屬漢常賢曰遺子黃滿籬即此

筐筥

詩云于以承之惟筐惟筥方曰筐圓曰筥又曰筐皆竹器也今之竹籃竹籬之類詩云幣帛筐筥是也

聖恩 即今之朽羅也

以竹為筐以絹為幔以篩米麥之粉留粗以出細者

杆

器用卷十九

三八

說文云浴器也荀子曰杆圓則水圓杆方則水方俗為浴桶

筴

說文云截竹為筒用長鉄以通竹節火之未燃吹之

鑠與鑠同

漢制給事黃門侍郎掌內外及諸王朝見其門俱用青鑠論府名談云唐僖宗宮中出袍賜塞外吏士於絮袍中得一金鑠詩云鑠寄千里遠鑠心終不開主將聞奏以宮人賜得鑠者篋箱前鑠處為之鑠

鈕

印鼻也又鏡鼻弩鼻黃帝六璽皆玉螭虎鈕漢僖儀列侯之印黃金龜鈕文曰印丞相亦然文曰章

鑲

鑲匣也一曰匱俗作櫃書云金藤之匱韓文云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韓子云楚人買珠盛以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可謂善買櫃不可謂善鬻珠也

碑

說文云用以紀功蹟者晉杜預好為後世名刻碑紀事以一立峴山以一沉水中曰安知後世不為陵谷

器用卷十九

三九

乎羊祐守襄陽卒百姓為建碑望者莫不流涕踰墮淚碑盧真累任大郡凡治惡以所犯刻石再犯必致之死謂之紀惡碑古者無懷氏刻石封太山之始

扁

扁署也署門戶之文曰扁今時獎勸之扁即此

銅表

事始曰古時用以紀里數者魏文帝一里置一銅表長二尺以志里數之始今時用石刻字于上某州往東南某州向西北即銅表之義也

版

今時之戶籍謂之文版周時之槩版長三尺說文云籍以竹為之長二尺即簿書也漢書云蕭何收關中

繩綆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其來尚矣始于燧人氏綆汲水

候竿

王堂閑話云上元日豎一丈之竿候日午影至七尺

其年大稔九尺或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

泉

詩云揆之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影以定東西又參之日官之影以正南北

刻漏

黃帝制器漏水分晝夜至周用挈壺氏掌之以百刻分晝夜梁刻漏經曰刻漏之作肇于黃帝

渾儀

劉氏曆曰高陽氏始造渾儀至舜始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

金屈戌

梁簡文詩云縱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一作屈膝盧照鄰詩娼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鋪銅鎖阿甄漢書云宮門銅鉸也鉸與環同

宸

禮記云天子負斧宸其制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堂戶牖之間綉為斧象

容

禮記注容如床頭小曲屏風用以自防蔽司馬法其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

料絲

雲南金齒衛出料絲燈及屏風上以青紅綠白等色其字或司馬溫公家訓或視聽言動四箴其方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為屑煑爛為粉用北方天花菜點凝成膏縱橫織絲如絹勻薄上施繪畫也其事始于王莽時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名曰威斗如北斗長二尺五寸三公亡者莽賜威斗

屐

事始曰以木為之上用韋周時始有之晉武時庫火得漢高帝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等物盡焚之謝安

着履登東山宋高祖好着連齒木屐即今之拖屐也而齒屐則始于梁時

杵

說文云斫木為之夜行所擊者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春秋云魯之擊柝聞于邾其物始于三代時

木魚

劉斧拾遺云僧家用木魚者謂魚晝夜不合眼脩行者得道取魚可化龍凡可入聖之意

如意

吳時秣陵有屈得銅匣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

器用卷十九

四二

刻螭虎等形胡綜曰此始皇出遊埋寶以壓王氣晉

王愷以珊瑚示石崇崇以鉄如意碎之後魏宣武文

帝有國如意後周唐永有角如意梁常獻有竹如意

玉枝

洞冥記云東方朔得西越玉枝以進漢武帝帝賜近

臣年高者人病則枝汗死則枝折老聃得之七百年

不汗偃佺得之三千年不折

泥車

今小兒初學行或以竹木為小推車是也始于漢時

木牛

諸葛亮作木牛流馬以運米即今之獨推車也木牛人行六尺牛行四步受米二斛

石獅

劉馮事始云漢霍去病門前始置石人馬及石獅等今世盖有用銅鉄以鑄獅象者

事物原始卷十九終

器用卷十九

四二

事物原始卷十九終

器用卷之終

事物原始卷十九終

新鑄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

臨安徐炬明夫著

仁和張橫仲明校

律令刑罰

風信通曰臯陶謨曰虞帝始造律漢張敞曰臯陶造法律急就章曰臯陶造獄法晉刑法志曰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李悝撰次諸國法經唐書曰時所用律起自魏文侯師李悝通典商君受之以相秦至漢天下大定命蕭何次律令孫奭曰名例者漢九章散而未統至魏始集罪例號為刑名晉賈充以刑名法例

律令卷二十

為篇北齊高叡并曰名例衛禁者晉始有衛宮之名北齊附以閑禁文勅蘇威更新律名曰衛禁職制晉本名遠制隋更曰職制戶婚者漢九章專為戶律北齊附以婚事故名婚戶隋更曰戶婚其廩庫者漢律也北齊名曰牧產隋益以庫事名曰廩庫擅與漢名與律魏陳群定法名曰與擅北齊改曰從繕隋定曰擅與其盜賊者魏李悝首制賊盜二法後魏曰盜律賊律北齊合而為一周分為劫盜賊叛隋更名曰賊盜律其開訟者後漢始析前世繫訊律為鬪律北齊何以訟律後周改曰鬪競隋及後齊名曰詐偽魏世

始分賊律創名之後無改其禠律者李悝首曰雜法後周更為雜犯隋去犯字還為舊名其捕亡者李悝首制捕法後魏益曰捕亡北齊改曰捕斷後周又易曰捕逃隋世復曰捕亡其斷獄者李悝始造因法魏世分出此篇北齊合于捕斷後周復曰斷獄陳彭年唐紀曰太宗正觀二年房玄齡與法官刪定律十二卷五百條令二十卷比隋律減死入流九十二條減流入徒七十二條

律疏

唐刑法志曰自房玄齡更定律令訖太宗世無所更改高宗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之始宣帝時以刑律分類為大中刑律統類故五代以來又有刑統

律令卷二十

刑

尚書呂刑曰蚩尤作五虐之刑曰法至舜乃命臯陶明五刑也呂氏春秋亦曰臯陶作刑

獄

急就章曰臯陶造獄風信通曰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商曰羨里周曰囹圄博物志曰夏曰念室商曰動止周曰稽留

臺獄

唐書崔隱甫傳曰隱甫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正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隱甫執故事罷之後患囚往來漏泄復繫除院則臺之置獄自李乾祐始也

囚

有罪而繫獄者曰囚疑古有之故泮水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斷屠

唐刑法志曰武德二年詔斷屠日不行刑會要曰武德二年詔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

律令卷三十一

三

屠然則斷屠之制起自唐高祖也

五刑

唐刑法志曰隋以前死罪有五徒流之刑鞭笞兼用隋始定之為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五自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與斬並用為五刑今世循用者蓋自隋始也三代以劓刑剕宮為大辟五刑

絞

古者有棄市按周禮有磔于甸人之說秦曰磔漢文帝二年改曰棄市取刑人于市與衆弃之之義隋謂

之絞蓋絞興于周時矣

斬

尸子曰黃帝斬蚩尤于中冀黃帝內傳曰擒蚩尤于阪泉之上帝以金鉞斬之則斬始于黃帝時矣

配

舊云刺面而配起于周太祖世宗之代按王溥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三年左街從人韓延嗣徒二年半劓面配華州發運務蓋唐雖有配流嶺南之文此始有配法而刺面當起于是也

加役流

律令卷三十一

四

唐刑法志曰太宗即位長孫無忌議絞刑二十皆免死而斷右趾裴洪獻以謂五刑而刑足是六也于是除斷趾法為加役流蓋自唐太宗始也

流

黃帝內傳曰帝斬蚩尤懸首軍門以威天下其衆流于八荒之外即流刑之始也舜去四兇族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禹山又其事也故舜典曰流宥五刑五流有宅

徒

周禮凡民有罪役諸司空即徒之始也

笞杖

書曰鞭作官刑即笞之始也朴作教刑即杖之始也唐虞之盛與肉刑並用及漢時有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文帝怜其意為除肉刑始專用笞杖也

杖制

宋會要曰舊制杖皆削去節目常行之杖大頭二分七厘小頭一分七厘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皆長三尺五寸建隆四年張昭等定常行杖官杖長三尺五寸大頭濶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過九分小

律令卷二十一

五

杖長四尺五寸大頭徑六分小頭徑五分今官府常用者以此蓋其始也

桎梏

危

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歛窳窳帝乃桎之于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又曰大荒有宋山其中有木名曰楓蚩尤所棄桎梏也蓋此械已出于黃帝時桎者木械在手即今之手肘枷梏者木械在足今以鉄為之名曰脚鐐

枷

舊制枷有長短而無斤重按宋朝會要云淳化二年

勅所置枷犯流徒者枷重二十斤死罪重二十五斤漢蕭望之被三木囊梟首之刑即枷頸肘手鐐足也唐來俊臣作大枷名曰喘不得昔黃帝斬蚩尤懸首軍門以梟首之始也

贖

世本曰夏作贖刑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舜典曰金作贖刑註云誤而犯刑出金以贖則贖罪蓋始于有虞之世

錮身

春秋左傳曰會于商任錮樂氏也則禁錮之事已見

律令卷二十一

六

于春秋時故漢末有黨錮之禁

除名

除名一事史書不多見按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胡毋崇為永康令多受貨賄除名為民其事疑始于此

免官

後漢梁崧為太僕作私書請托郡縣事發免官按漢世三公有冊免則免官自漢始也

事物原始卷二十一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一

臨安徐炬明夫采輯

仁和張模仲明校

冠子

古者衣毛帽皮黃帝制為冠冕而婦人首飾無文至周時不過副笄而已漢時宮掖承恩者始賜以或碧或緋芙蓉冠子按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有絕寵四人莫瑋樹制蟬髮縹紗如蟬翼段巧笑始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陳尚衣能歌舞薛夜來善為衣裳一時冠絕

首飾

實錄曰越人氏嬪人始束髮為髻舜加以首飾文王又加翠翹步搖也

釵

二儀寶錄曰越人氏制釵之始堯時以銅舜時雜以象牙玳瑁為之郭憲洞真記曰漢武帝元景元年有神女留玉釵與帝以賜後宮皆倣其像此玉釵之始

釧

風信通曰釧臂環也漢孫程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釧指環則釧始于漢即今嬪女之臂鐲一名睡

脫齊東昏潘妃有琥珀釧值價十萬宋王元象好護塚有一塚每遇日初出見一女子立塚上近視則亡發之見一女年可二十卧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慎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斷而取之女復死

簪

古今注曰女媧氏之女始以荆及竹作簪以貫髮堯以銅舜以象牙及玳瑁為之西京雜記云漢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是後宮皆用玉搔頭焉

梳篦

實錄曰赫胥氏造梳以木為之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說文云櫛梳枇總名也釋文曰梳言其齒疏也枇言其細相比也禮男女不同巾櫛是枇因梳而制也今作篦

指環

春秋繁露曰紂刑鬼侯取其指環五經要曰古者右妃群妾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婚則以金環退之進者右手著之退者左手著之今女子之戒指是也

纓絡

說文云嬪女頸飾也觀世音普門品經曰無盡意菩薩

薩即解頸象宝珠纓絡價值百千兩金而以與之

鉛粉

墨子曰禹作粉張華博物志曰紂燒鉛作粉謂之胡粉趙后外傳漢婕妤好有露華百英之粉

輕粉

實錄曰蕭史與秦穆鍊飛雲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此其始也

燕脂

古今注曰燕脂之草出自西方葉似紫蘇花如茜土人染粉以為嬾人面色故名燕脂後人效之以紅花

閨飾卷十三

三

染絳為之非彼之草染者始皇宮中悉用紅妝疑曼

粧靨

晉世嬾人喜作粧靨如月形如錢樣唐時亦尚之近代嬾人亦喜作粧靨或以朱及胭脂點者

花鈿

酉陽雜俎曰吳孫和舞鉄如意為戲傷鄧夫人之頰醫人以白獺髓合琥珀為膏傳之后有一痕如紫痣愈加妍美官人作金錢或翠鈿自鬢上下垂至頰以效鄧夫人紫痕之妍鈿又去声或作瑱山谷鷄冠花

詩紫冠黃鈿網絲窠

紅妝

周文王時女人始傳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用紅妝周時禁天下婦人不得用粉黛皆黃眉墨妝梁冀傳孫壽美而善為疾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鸚鵡笑號啼妝天宝遺事云嬾妃施粉于兩頰號淡妝趙飛燕之妹趙合德略施小脂號慵來粧蜀後主宮女酣則同輦免冠而坐號醉妝美人面既傳粉復以胭脂調均施之兩頰濃者號酒暈妝淺者為桃花妝薄薄捺脂後以粉罩之號飛霞妝梁簡文詩分粧間淺

閨飾卷十三

四

靨統臉傳斜紅蓋斜紅統臉乃古妝也宋武帝宮人效壽陽公主之梅花妝隋文帝宮中紅妝謂之桃花面白樂天時世歌云時世妝出自宮中傳四方

黛眉

漢時給宮人螺子黛畫翠眉隋煬帝宮女爭畫長蛾眉司官日給螺子黛五斛號蛾子綠眉楚辭云蛾眉曼綠曹元寵夜歸曲云吳妝秀色橫眉綠則隋時之綠眉乃效古耳周禁天下皆不得粉黛皆黃眉墨妝曹子建賦云玄眉弛兮鉛華落即墨眉也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妝疑即今以杉木炭研末抹額乃其遺

倍也盧照鄰詩云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
 車中出司馬樵詩梅粉粧成半額黃蓋黃眉始于周
 漢仍之而周靜帝時亦仿之也然眉之名不一有開
 元御愛眉遠山眉小山眉五岳眉新月眉垂珠眉分
 指眉涵烟眉即今八字眉楊柳眉又有眉間俏即古
 之面花也蓋起于上官照容飾之以掩黥迹者或曰
 壽陽公主落梅花之事或曰孫和鄧夫人粧懶髓之
 遺或貼花或點朱今時以翠羽為珠鳳梅花樓臺之
 狀小巧精妙間于眉心益加妍麗故謂之眉間俏王
 京記云卓文君眉不加黛望如遠山趙合德為薄眉
 號遠山黛注云黛者乃畫眉墨也似空青粉白而黛
 綠今廣東始興縣出石墨嬾人取以畫眉名曰畫眉
 石詩云螭首蛾眉注云螭乃螭螭之小而綠色者則
 周時亦有綠眉矣

髻

燧人氏始為髻但以髮相纏而無物纏繫至女媧氏
 始作簪以貫髮以羊毛為繩以繫之名曰頭繩後世
 以五綵色絲易之炙轂子曰周文王時名鳳髻始皇
 名望仙髻漢時有迎春髻芙蓉髻隋名九真髻唐名
 平蕃髻長樂髻又作偏髻子俱出炙轂子孫壽為墮

馬髻疑即今名懶梳妝梁周弘為錦絞髻趙合德乃
 飛燕姊妹皆絕色召入宮新沐沉水香為卷髮號
 新與髻出趙后外傳唐制云唐末嬾人作尢家髻出
 唐志孟光為椎髻

假髮

婦人寡髮假人之髮以為已髮名曰假髮詩云鬢髮
 如雲不鬢也朱子註云鬢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
 鬢紫也鬢者髮鬢也人少髮則以鬢蓋之言髮自美
 則不必假人之髮而為鬢也然則三代時已有之晉
 大和中陶侃母截髮得雙髮易饌以延客後世愈多
 今婦女悉戴之

髮飾卷十二

六

事物原始卷二十一終

事物原始卷二十一終

新鐫儒林博采梨軒曼行卷之二十二

臨安徐炬明夫采輯

圍棋本作碁

博物志曰堯作圍棋以教丹朱之始皮日休曰圍棋初非人間之事始出于已邛之橘周穆王之墓繼出于石室又見于商山乃仙家養性樂道之具造端始于戰國之時若孫武鬼谷孫龐蘇張之輩各因戰國之法顯名當時是其模範想像而記興于此云爾漢班固有圍棋論張擬有棋經十三篇而爛柯經玄玄經及近世奕譜選要其有大鉄網小捲簾平閑斜飛大遊擊大壓梁鉄重閑及侵分十八變其勢則有五老棋太極十王走馬等勢不可勝紀其籌着之神妙非淺見薄識者所可窺測

象棋

太平御覽曰象棋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與今象棋不同按牛僧孺撰元怪錄云唐肅宗寶曆元年民人岑順于陝州呂氏故宅夜聞鼙鼓之聲介冑人報曰金象將夜警也寤見鉄騎長數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強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直入無迴轉

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又有一步卒橫出一尺後車乃進已而於見處掘之乃古塚也前有金象局列馬滿枰其辭與勢即今世之象棋於周武帝所造不同而同名象戲又按劉向說苑云燕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聞象棋亦戰門之事乎然則象棋戰國時已有之矣又漢元帝為彈棋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今世無傳

牙牌

宋宣和二年置其疏奏曰謂觀民風而面治故設牙牌三十有二扇共計二百二十七以按星宿布列之

戲具卷二十二

位譬如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夫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天地之東南西北人牌二扇一十六點象夫仁義禮智人性之剛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夫太和元氣流行于八節之間其他牌名數合倫理廢物器用因此表上屹然貯于御庫疑繁未行及至高宗仁明納諫聖意如式頒行天下凶人士子樂聞智輸贏無非忠君孝親之稱以習綱常倫理之正勸善懲惡類族辨物繼世傳播其美

投壺

禮記投壺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頭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一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或棘毋去其皮而鼓節有櫓葬之異蓋自周始也左傳晉侯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之禮是也晉郭舍人以竹為矢始

鞦韆

古今藝術云鞦韆乃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按荆楚時記云春時懸長繩於高木士女衣綵服坐於其上而推引之名曰鞦韆漢武帝後庭有秋千之戲

傀儡

世傳傀儡起於漢高祖平城之圍冒頓之妻關氏妬忌陳平計用刻木為美人立於城上關氏恐冒頓納之遂退兵炬按漢高紀七年應邵曰平使畫工圖美人遣遺關氏而無刻木事又按列子記云周穆王時有巧人名偃師能為木人作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罷木人瞬目以手招王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師懼

毀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此宜傀儡之始或曰今時脚底抽綿俗名無綿傀儡是也秦漢時又有魚龍曼衍之戲其事亦粗見唐李商隱宮詞曰不須看畫魚龍戲終使君王怒偃師又按杜祐通典曰窟礪子亦曰魁礪作偶人以戲善歌舞風俗通曰漢靈帝時京師婚葬及嘉會皆作魁礪之戲梁敬樂亦有之齊後主高緯尤甚好顏氏家訓曰古有禿人名郭好恢諧戲諺今云傀儡郭郎有詩云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遊舞舞更郎當袖轉長

蹴鞠

劉向別錄云黃帝軍中之樂所以練武事也或曰起於戰國時蹋鞠兵勢也炬按唐歸日安朝皮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裘火中燻了水中揉一包閉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此可見其制矣日休亦嘲日安云硬骨殘形知兇秋屍骸終是不風派頑皮死后鑽拚遍都為平生不出頭二人皆朝其姓也宋柳三復云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蹠後立多時此可見其法矣今時小兒以鉛錫為錢裝以鷄羽呼為箭子三四成群走踢有裏外廉拖鎗簪膝突吐佛頂珠剪刀拐之名色亦蹴鞠之遺事也

呼盧

古者烏曹氏作博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晉劉毅樗蒲大擲數百萬餘人並黑犢惟毅得雉大喜繞床叫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劉裕因援五木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殊不快宋武帝與侍中顏師伯樗蒲帝得雉大悅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適飲手曰幾得盧慕容寶與韓黃等燕因舉樗蒲誓曰若富貴可期須得三盧三擲俱盧寶拜而受賜出雞跖集陶侃鎮荊州有談戲廢事者取樗博之具投之江

博陸

劉存馮鑑事始曰博陸乃三國時曹植所製按孔子不有博奕者乎莊子博塞以游考之北史博陸出天竺國名為波羅塞戲然外國有戲久矣其流入中國自曹植始耳又按說文事知曰夏后氏之臣烏曹氏作博陸注云采名也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

負之采後曹植製雙陸局置骰子二杜詩云憑陵大叫呼五白即博塞五木也

投子

續事始曰曹子建製雙陸置投子二枚唐末有葉子之戲不知是誰遂加至六按烏曹製陸博老子置樗蒲投子乃曹植所造從公至六謂之投子取投擲之義古今藝術云投子乃博陸采具也明皇與貴妃采戰將北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而成重四上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之始

舞戲

趙飛燕身輕能為掌上舞李夫人本以娼進凡延年侍上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帝曰世豈有其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召見實妙麗善舞筆談云寇萊公好柘枝舞必盡日時一云柘枝本柘拔訛作柘枝錦城官妓名灼灼善舞柘拔論語八佾舞八人為列是八八六十四人也炬按詩云躡躡舞我書云舜干羽論語云樂則韶舞三代之前已有之夫古之名娼善舞者名陽阿淮南子云足蹀陽阿之舞楊再思為相阿合取容按紫袍為高麗之舞舉動合節滿座鄙笑

影戲

談藪曰漢武帝夫人李氏死帝思之有齊人名少翁能致之夜設帳張燈燭帝坐他帳望之彷彿是夫人之像由是後世有影戲然漢武以下無聞宋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又加緣飾作影人始為蜀魏吳三國戰爭之像傳至今焉

跳鬼

西京賦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簾注云皆為虎豹之假頭也即今之鬼面其事始於周穆王時亦偃師制始也

梨軒曼衍戲具卷二十二

鬪鷄鬪本作鬪

左傳述李邱之鷄鬪季氏芥其羽邱氏為之金距列子曰紀省子為周宣養鬪雞之戲始漢食貨志云富人鬪雞走馬弋獵博戲犯法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即王燭寶典曰鄴中寒食城市各為鬪雞之戲

塞戲

烏曹氏作博謂博畫閑塞之道得周通之路行棊相塞曰塞即格五棊也塞有四來塞內四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故曰中心不下馬即今之扶三頂五擦七駭八之棊也

彈碁 彈碁

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蹴鞠群臣曰此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捧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傳玄彈碁賦序曰漢成帝好蹴鞠勞躰非至尊所宜劉向因而作彈碁之戲則起自漢代美臨川王義慶著世說以為彈碁始於魏宮裝奩之戲文帝於此伎特妙用手巾角以拂碁客又能低頭以葛冠巾角拂碁妙逾於帝今世尚或有其法而為之者必爾

賈鬼

世傳唐武后初有諫議大夫明崇儼能役鬼物其微時人常與博凡擲投子必使鬼物持其彩應呼而成隨其所欲也後人因此為賈鬼之戲就中彩名其通天火通之類亦當時所役之物名也

合生

唐書武一平傳曰中宗宴兩儀殿胡人襪子何懿倡合生而歌言淺穢平一上書曰比來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如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歌詠舞蹈號曰合生始自王公稍及閭巷是合生之原起自唐中宗時也今人謂之唱題目

併優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而求倡優侏儒而奇偉之戲其事已見於夏后之末世晉獻公時有優施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宮中有俳優戲於前此蓋優戲之始也

院本雜劇

一名合生其事始於唐中宗而梨園之樂則始於唐玄宗

都盧

漢時有都盧巴俞角觝之戲西域傳云巴俞二州名都盧乃戲妓之名躡輕善緣高有跟挂騰旋之名

舞輪

通典曰梁有舞輪之伎今之舞車輪者則是此戲自梁始也

高緝

通典梁有高緝之技即今之走索也按古今藝術云後漢時賀正旦以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使兩伎女舞行繩上相逢比肩不墜今之走軟索當自漢始非自梁始也

蝶戲

唐明皇春時宴於宮中使嬪妃各插艷花帝親提粉

蝶放之隨蝶所止幸馬惟楊妃專寵不復此戲

水戲

通典曰魏明帝時使博士馬鈞作水轉百戲有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列騎俗如漢西京故事今世皆傳其法蓋起自馬鈞也今時走馬燈鰲山即此遺事

紙鳶

古傳籍信所作漢高祖征陳稀信謀從中起乃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之遠近欲穿地入宮中蓋昔傳如此理或然也炬按白帖云五代漢李業與隱帝為紙鳶於宮門外放之今春時小兒放紙鷂是也

攤錢

後漢梁冀有意錢蹴鞠之戲即今之攤錢也

生花

今京城有生花種植以戲者按前漢張騫傳漢武帝破車師大宛以梨軒眩人獻之顏師古注曰眩與幻同即今之吞刀履炭種瓜植花屠人戮馬之術各色驚弄之戲今俗呼為障眼法自漢武帝時大宛所獻眩人始也

噴拳

江淮之俗有噴拳笑面諸戲大抵村夫所制不知其

所作何謂也按荆楚歲時記有諺語云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邪今南方為此戲者必帶假面如胡人狀作勇力之勢謂之嗔拳則知其為荆楚之故俗矣

闢百草

宗懔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採百草謂百草以蠲除毒氣後世效之春時乃有闢百草之戲

藏鉤

京師入臘日後為藏鉤之戲分二曹闢勝負李白詩云更怜花月下宮女笑藏鉤

荆楚歲時記卷二十一

催花擊鼓猜拳

東皐雜記曰催花擊鼓及猜拳事俱始見於唐時詩曰城頭催鼓傳花板廊上搏拳握松子

泥菩薩

孟嘗君欲入秦蘇代止之曰臣來淄上見桃梗謂土偶曰子西岸之土也梃子以為人洛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孟嘗君曰不然子東園之桃梗耳刻削為人洛雨下淄水至則子漂而去今秦若虎口而君入之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出戰國策又按邵氏錄云古時蓋塑一法楊惠之見吳道子畫筆已工乃

去學塑古今補第一

泥車

今小兒初學行或以竹木為小推車是也後潛夫論曰今人作瓦狗泥車諸般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亦無益矣按泥車始於漢

射木兔戲

燕北雜記云三月三日以木為兔分兩邊朋射之負者跪勝者酒

打彈

藝文類聚曰古者人死無棺槨死則以白茅裹之投於郊野孝子不忍為鳥獸所食作彈以守之自三皇時始

杵歌

左傳曰襄公十七年十一月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農功子罕請俟農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杜預注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澤門宋城門宋國父哲居近澤門子罕黑色而居邑中今版築役夫歌以應杵此蓋其始也其歌往往叙苦樂之意者由此耳呂氏春秋云翟煎對魏惠王曰舉大木者前唱與樗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

之歌也今人舉重出力者一人倡則為號頭衆皆和之曰打號此蓋其始也七國之時已云然矣與標淮南子道應訓作和許

打麥

唐書武元衡之將遇害也京師童謠曰打麥三三三今俗兒戲有鼓掌打麥作打麥聲後必三拍手蓋原此也

反腰

梁羊侃妾孫荆玉能反腰貼地街席上之珍

筋斗

教坊記云漢武帝時一小兒翻筋斗絕倫能緣長竿倒立今時謂之篤叉子

跳走

後魏楊大眼驍捷跳走如飛以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出李暉見聞錄

篤叉子

漢時謂之逆行連倒即古時豉行驚食之技晉咸康中侍郎顧臻曰此戲乃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者即此陳時有擲倒獼猴幢之流

拔河

今小兒兩頭拽索而對較之力強者牽弱者而仆則以為勝負此唐時清明節拔河之戲也當時君臣亦以此為樂出金波遺事

角觥

今小兒兩手據地以頭相觸作牛鬪狀即漢武帝角觥之戲也或曰戰國時之戲兩兩相當角力角技秦二世作角觥俳優之觀後魏道武帝詔脩角觥百戲是也或曰本六國之戲而漢武復用之或曰黃帝時蚩尤有角以角觥人而後人作角觥之戲而宋時冀州有蚩尤之戲其民兩兩戴牛角相觥按白居易六帖曰角觥之戲漢武始作

潑寒胡戲

唐中宗登御樓觀潑寒胡戲今不知何戲按張說傳中宗時四夷來朝為潑寒胡之戲張悅奏云裸躄跳足泥插水何觀焉

走馬

江北佳人多能騎馬今走驃婦人雙乘落解謂之雙飛燕李太白詩云自有兩少妾雙乘駿馬行東坡詞云細馬遠馳雙侍女是唐時亦有走馬之戲矣

遊水

列子曰習於水勇於泗史記曰吳人善泗泗者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派二千人水滸傳有張順夜伏金山寺素善泗水人稱浪裏白跳

百舌人

今人謀諸夷之語者有人能為百鳥語者其音酷相似可謂之百舌人矣

鬪牛

成都記曰李冰為蜀郡太守有蛟暴入水戮之已而為牛形約曰江神亦必牛形白帶者我也湏更有二

牛鬪武士射其神斃蜀不復患水然鬪牛之戲今世或有之自秦世始之也

戲場

通典曰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自是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門外列為戲場百官綵棚夾道從昏達旦以縱觀之宋朝至上元開端門起山樓露臺棘園列鈞容教坊樂及綵棚夾道令都人縱觀

百戲

漢元帝慕要曰百戲起於秦漢曼衍之戲後乃有高

緇吞刀履火尋撞等戲一名都盧尋撞山名其人善緣竿百戲

禽戲

鳥有臘嘴畫眉之戲獸有猢猻狗馬之戲虫有螻蛄蝦蟇烏龜之戲其事未遠蓋宸濠在江西倡亂招集奸徒後敗而流落逃食山林故也若蝟戲則始於唐時三國時華佗曉養性之術名五禽之戲軀有不快起作五禽之戲出李翰蒙求五禽者虎鹿熊猿鳥也

猴戲

按樂記云優雜子女注云舞者如猴詩云母教孫升木陸機云爾猴也一曰母猴一曰猢猻詩疏曰侯獨猴也楚人謂之沐猴今娼婦謂之猴兒者蓋猴乃禽獸也古人有沐猴鬪狗之戲少府禮長卿能為沐猴舞唐昭時有弄猴者隨班起居賜緋號孫供奉

弄蛇

西京賦云水人弄蛇注云水人俚兒也能禁錮弄蛇其事始於漢時

放爆竹

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小人長尺餘名曰山臊人見之則病寒熱往來今名瘡疾俗呼打鼓病古人以竹

置火中燒之竹爆有焠焠之聲山臊聞聲則驚走今除夜放爆竹以代爆竹此其遺事

掛鍾馗

唐明皇晝寢夢一小鬼盜上玉笛吹之上叱之鬼曰臣虛耗也上怒欲呼武士見一大鬼頂破帽著藍袍束角帶徑捉小鬼先剗其目啖之上問為誰對曰臣乃中南進士鍾馗也因應舉不捷觸階而死奉旨賜綠袍而葬誓除天下虛耗妖孽言訖夢覺乃召吳道子圖之上賞其神妙今人畫其形像以辟邪乃其遺事

梨新曼衍戲具卷二二

十七

畫雞

拾遺記云堯時祗及國獻重明鳥形似雞或一月數來或數歲一來國人掃門戶以待或刻金塗為其形像置於門上則邪鬼畏服今人畫雞帖門上乃其遺事

畫虎頭書灑字

酉陽雜俎云時俗於門上畫虎頭書灑字者何也謂陰府鬼神之名可以消瘡癘也祛穢逐疫立桃人蒼耳虎頭皆漢時事張續宣室志裴漸隱居伊上有道士李君曰當今除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書灑字

於門上乃其遺事

帶鬼臉臉

漢時季冬先臘一日大儺選中黃子第十歲以上十
二以下衣赤幘皂衣以逐惡鬼於禁中出後漢禮樂志周時鄉人儺逐疫披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祛室中疫鬼今時小兒帶鬼臉跳舞乃周漢時之遺事

事物原始卷二十二終

戲具卷二十三

十八

事物原始 卷之三三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三

明臨安徐炬明夫著

仁和張栻仲明校

稻 麥 稻 麥

東郡稻曾生九穗漁陽麥見秀雙岐

物理論曰稻者灌溉之總名漢光武時有嘉禾一莖

九穗廣雅云末小麦也麩大麦也末通作秣麩通作

牟詩云貽我來牟漢張堪為漁陽守百姓歌曰麥穗

兩岐

秣 麩 粳

百穀卷十三

好飲但云多種秣愛粳固請廣栽秣

按米之黏者曰秣一曰糯陶淵明為彭澤令示公田

悉令種秣其妻固請種粳乃使二百五十畝種秣五

十畝種粳詳見宋書按世說云孔祥好飲與親舊書

曰今年得七百斛秣可了麩葉事矣秣者粳也

早禾種自占城出首着苗從大宛來

唐真宗聞占城稻耐旱遣使以珍貨求其種播植後

苑即今之尖頭黃粳米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五年

遣使至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江淮兩浙漢武

帝使張騫至大宛得首着種以歸植離宮極茂今陝

西其多以解牛馬嫩時人兼食之其味甘淡故詩云

朝日上團圓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着長鬮干

李白詩云天馬常啣首着花

稷 稗 彫 胡

莫嫌稷稗烏如添謾道彫胡黑似雲

按稷稗似苦但其莖有毛北人呼為烏禾有二種一

黃白一紫黑今人不甚重惟祠事用之農家種之以

防五穀之不然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稷稗按禮記

百穀卷十三

云彫胡即今之茭白也一名溝必中有黑點者名烏

麥 麩 粳 粳 粳

如拳如芡西番麥五穗單莖東郡麩

西番有麥舊名番麥亦曾進貢故名御麥其幹葉類

絲其苞如拳而大其鬚如絨而紅其粒如芡而瑩白

花開於頂實結於節乃異種也齊孟嘗守東郡有仁

政麥一莖五穗

巨粒香珠 長腰粳米

巨粒香珠稱異稻長腰粳米號金登

摩揭它國出異稻巨粒號曰供大人米即今江南之

香珠稻也隋煬帝曰江南有長腰粳米縮頭鱖魚號曰金盞玉膾

稌 廩

飯如白玉山陽稌子似青葵河內廩

按稌即稷也稌為五穀之長呂氏春秋白飯之美者山陽之稌按廩稻屬也其子似葵青色并涼間有之河西人語曰貸我東廩償尔田梁

嘉禾 來麥

青皇攝政嘉禾植赤帝司權來麥枯

嘉禾穀也木旺而生故至月播種金旺而死故八月

百穀卷二十三

漸收來麥小麦也說文云麦主於金故八月播種死於火故月令四月麥秋至東方青帝句芒司春南方赤帝祝融司火

菽 禾

隕霜殺菽知時變時雨滋禾竟歲豐

格物論云菽大豆也詩云七月烹葵及菽左傳云隕霜殺菽夫菽最難殺者殺菽知草皆死也菽之小者名蘆又曰蘆者菽之葉也子路食蘆負米

蕎麥

豆梁

蕎麥

梁

中秋無月少蕎麥九十多晴有豆梁

蕎麥白露前下種青枝綠葉紅梗白花結黑子磨麵占書云中秋無月蕎麥不實兔不孕蚌不胎東方曰七人八穀九豆十粟是日晴則是物盛謂之青粟黃粟白粟皆粟類青梁穀穗有毛黃粟大毛長殼

五穀總要

穀總

朱子曰五穀者稻黍稷麥菽鄭氏曰麻黍稷麥豆六穀者稻黍稷麥菽九穀者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是也黍者其苗如蘆而異於粟其粒亦大於粟其糝米於粟米相似而粒殊大有二種粘者為秫可釀酒不粘者為黍可食如稻之有粳糯耳又有所

百穀卷二十三

四

謂八穀者按詩云黍稷稻粟禾麻菽麥即八種也禾之秀實曰稂後種先熟曰種詩云黍稷種種是也米之不粘者曰秠種之曰秠歛之曰秠孔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黍之黑者曰秠曰秠詩云維秠維秠按穀梁傳曰一穀不秠曰歉二曰饑三曰饑四曰康五曰大侵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謂之不稂不莠

金線菜 水晶葱

江浙最多金線菜吉州曾見水晶葱金線菜即今之金線白頭菜也倍云金線白頭腦裏生油吉州有水晶葱一種樓角葱其苗有八角一種

夏枯葱至夏即枯

瓠音 尊又作純 瓠

蜀郡詩人偏厭瓠吳中墨客獨思尊

按瓠即葫蘆也詩云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一名木瓜

書於瓠蘆中則瓠當為葫蘆益明是木瓜不能藏漢

書也漢劉昆教授子弟以素淨瓠葉為茹坡詩云厭

伴老儒烹瓠葉按尊水葵也浮冰上莖甚淡三月至

八月細如釵服名懸葵九月至十月漸粗在泥中者

名曰龜葵春末夏初有莖未葉名雉尊一名茹詩云

百菜卷之三

言采其茹張翰吳人愛尊而思之也

首菹 胡麻 首菹

冷館稀羹供首菹仙家香飯進胡麻

首菹本胡種漢張騫使西域得其種以歸興葡萄酒並

植離宮極茂李白詩云天馬嘗銜首菹花詩云朝日

上團圓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首菹長闌干飯蔬

是難進羹稀筋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保歲寒按胡

麻一名巨勝蘇恭曰八稜者名巨勝四稜六稜者曰

胡麻廣雅謂之狗虱八穀中最高大勝故名巨勝劉

阮入天台山仙女進胡麻飯孫綽天台賦云胡麻飯

山羊脯勸君飽食心莫苦胡麻即今之芝麻漢武帝時張騫使西域至大宛得其種植于中國故向名胡麻石勒之時諱言胡字改曰芝麻

茶 薺 椒 薑本作薑 薺

誰言茶若甘如薺蓋道椒辛辣勝薑

茶者若菜也又薺屬詩云誰謂茶若其甘如薺按薺

冬至春開白花一名甘草其草先生則歲豐按椒外

夷來者曰胡產蜀地者曰川越地產者名檳名為三

香了

百菜卷之三

多栽蒸菜夏朝食廣種襄荷冬月藏

按蒸菜似升麻蒸食之大香美苗高三四尺莖如

藿萌有細稜夏盛冬枯按襄荷荆襄江湖間多種之

春初生苗似甘蕉根似薑而肥堪為菹荆楚歲時記

仲冬以鹽藏襄荷以備冬儲

薑 巢

呂氏獨稱雲夢薑東坡專美蜀鄉巢

按薑似蒿而香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雲夢之薑按

巢一名漂搖草一名野蚕東坡曰菜之美者吾鄉之

巢

波稜 大蒜 波稜又作菠稜

波稜種自頗能出大蒜苗從大宛來

劉公嘉話錄波稜菜乃西域僧將其子來中國常綯

云其種乃頗能固出後人訛呼為波稜也今方言云

波稜通志云漢張騫帶來又按唐會要曰尼婆羅國

獻波稜菜按大蒜亦張騫大宛得來

薑本 楚葵 薑本作豐

禮儀自古崇薑本祠事從來用楚葵

禮記謂韭曰薑本呂氏春秋曰堯時天降精為韭七

月詩云七月獻糝祭韭按楚葵即借呼為水芹菜一

名水莢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大祭亦用芹

合歡菜 牛尾蒿 款

番禺遺落合歡菜漢世流來牛尾蒿

番禺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曰合歡漢高帝兒

時牧牛田野與群童戲殺牛以烹之埋其尾偽報其

家云牛忽陷地家人共引之其皮骨愈深入於地後

其處生蒿作牛尾形故名之

諸葛菜 苻公鬚 苻又作蒼鬚本作須

蜀地菜名諸葛菜池州苻喚苻公鬚

劉禹錫嘉話曰諸葛孔明出師處必令軍士種此菜

故名諸葛菜此菜有五美初出可生啖葉大可煮食

久居隨以滋長其根甘美堪以充饒猶可消食化氣

多食無厭此五美也常綯曰取其總出可生啖一也

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

也回則易尋而採五也冬則有根可剝食六也此蔬

其利甚博三蜀江陵人呼蔓菁為諸葛菜劉禹錫曰

諸葛菜與蘆菔相似詩谷風曰采葍采菲禮坊記云

葍蔓菁也爾雅云突蘆肥釋名曰紫花菘似蕪菁之

大根倍呼為雹莢一名蘆菔今訛呼為蘿菔韻府亦

云蔓菁即蘿菔一名土酥杜詩云金城土酥潤如玉

黃山谷云雪白蘆菔喫來自是甜底玉花葉蔓菁非

蔓菁喫來自是甜底水若如劉禹錫所言諸葛菜與

蘆菔相似則諸葛與蘆菔是二物矣若如谷風所言

葍者即蔓菁也蜀人呼蔓菁為諸葛菜則三名是一

物也若如爾雅所言紫花菘即蘆菔訛呼為蘿菔韻

府云蔓菁即蘿菔然則葍也蔓菁也諸葛菜也蘆菔

也蘿菔也五名而一物矣今並錄以俟識者正之

葛菜

歲歉若食燕地當饑時須采北山來

葛惡菜也倍名老鴉蒜昔生於燕地今隨處有之幽

州謂之燕蓄凶歲可以禦饑按萊即黎也一名落昂
初生葉可食大則為樹可為杖詩云北山有萊是也

狗蚤 胡荽

狗蚤蘇恭更巨勝胡荽石勒改香荽

狗蚤即油麻也蘇恭更名巨勝博物志云張騫使大

宛得胡荽種以歸鄴中記曰石勒改胡荽為香荽今

呼為鹽荽葱韭蒜薤鹽荽謂之五葷

瓠 薇

保名僻地還食瓠重義南山但采薇

瓠葫蘆也唐柳玭家戒云先君弟兄夕餐瓠而已

百菜卷廿二

皆保重名按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若夷齊首陽
山食之詩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莧 蕨

莧同驚食愁生驚蕨若生食慮化蛇

莧有六種曰人莧馬莧赤莧白莧五色莧今時惟五

色莧稀而易曰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本草云莧驚

不可同食食則生驚有人以莧菜裹驚甲以土覆之

一宿變為驚按蕨初生如小兒拳展開如鳳尾齊魯

呼為驚初其根吳中為粉其粉黑色可以充饑搜神

記云有人拆一枝食之心中怏怏成疾後吐一小蛇

懸於屋前漸乾成蕨遂知此物不可生食

落蘇 菘菜

落蘇蓋道新羅出菘菜原來北土稀

落蘇茄也其先出於新羅國隋煬帝名曰崑崙紫瓜

茄樹開花耿葉布於行路以灰圍之則多生子按菘

菜與蕪菁相似梗長葉不光者為蕪菁大根名為蘆

蕪短梗葉潤厚而肥痺者為菘不生北土或將其子

種於北土初一年半為蕪菁二年菘子俱絕

彫胡 蘭香

彫胡烏薺皆名蔣羅勒蘭香一種蔬

百菜卷廿三

按禮記注彫胡一名蔣俗名茭白心中有黑點者名

烏薺杜詩云波瓢菘米沉雲黑乃飯菘也按蘭香菜

郭璞云葉似葵而花如槿醫家謂之冬葵子本名羅

勒石勒以為犯已名改名蘭香

懸葵 紅芥

紫蘇葉梗俱紫其氣甚香爾雅謂之桂荏背而皆紫

為上嚴州一種紅芥根葉俱紅

土瓜 水藻

齊楚土瓜皆喚非江東水藻不稱蘋

按土瓜一名蓄莖莖麤葉重而長有毛齊楚之間謂之非詩云采葑采菲詩註又謂之蔓菁按藻有二種其一葉如鷄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大如釵股葉似蓬蒿詩云薄菜其藻是也詩注云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藻

葵 藜 藿 莫 遂 蕘 莪 葦

葵藜藿莫皆成味遂蕘莪葦尺載詩

按葵有數種一種龍葵近處亦少北方有之謂之若葵葉圓花白實如牛李子生青熟黑其莖菜一名懸葵一名龜葵其片菜一名楚葵詩云七月烹葵及菽

百菜卷十五

十一

按藜一名萊詩云北山有萊按藿香草也一云藜之小者可作蔬詩云食我場藿按莫陸悅云董菜也大如箸一節三葉如柳厚而長有毛刺味酸而滑謂之酸迷子如猪實而紅詩云言采其莫按遂即馬尾草也亦可作蔬詩云言采其遂按蕘即水芣菜也詩云言采其蕘按莪者蒿屬科生田澤中三月莖可食似蓬蒿或云即葵也始生曰莪詩云青者莪按葦爾雅云藟蒿也葉香白色莖似箸而輕服始生者香可生食蒸熟為蔬香美鹿亦食之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葦

事物原始卷二十三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四

明臨安徐炬明夫著

仁和張樞仲明校

牡丹花丹

笑看國色朝酣酒長得天香夜染衣

牡丹不載文字前賢文集詩賦雖沈宋元白之流吟咏花草甚多而此花無作惟晉時謝靈運言永康中竹間水除多牡丹劉夢得詩但云一叢千萬朵亦不言其貴且異也而段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並無牡丹記說則知隋時亦未貴此花矣至唐時名為木芍藥

百花草卷十四

乙

唐元宗問程脩已曰京師有傳唱牡丹者誰為首對曰惟李正封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之句玄宗時沉香亭前一枝二頭朝深碧暮紫紅夜粉白其香艷亦各異帝曰此花月之妖也命李白為詩云名花國色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光無限恨沉香亭北凭欄干有人獻牡丹適貴妃口脂在手印花上詔裁仙春館來歲花開名曰一捻紅開元中宮中民間競尚之又按胡元質云蜀自李唐後未有此花凡圖畫者皆名洛陽花至偽蜀宣華苑中牡丹雙開者十黃者白者俱三而黃白相間者四後主宴苑

中賞之花至盛矣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鉅黃潔白正暈倒暈金含稜銀含稜合歡重臺面徑七八寸葉至五十者有檀心如墨者香聞五十步及蜀平花散落民間小東門外有張百花李百花之號皆培子分根每一本獲數萬錢其千葉花來自洛京土人號洛花單葉號川花近歲尤賤川花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左花之前惟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皆單葉當時為第一從多葉千葉出後此數花歟矣按歐公洛陽風土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無貴賤皆種

百花卷廿四

花雖肩擔者亦插之士庶競為遨遊宴賞於月波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李相迪留守時始進御歲差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三四朶用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得數日不落其姚黃一接頭直五千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種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醮殺與之魏紫初出時接頭亦直五千今尚直一千洛人宋單父善種植之術能交易牡丹色樣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

兩內人皆呼為花神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大抵洛中舊品以魏紫為冠天彭紅花以狀元紅為第一紫花以紫繡毬為第一黃花以禁花黃為第一白花以玉樓子為第一夫牡丹品類甚多其埤雅釋名天彭花釋名及古毫牡丹名品俱載之詳矣余不復瑣瑣姑錄其始植之由以備類考云

芍藥花

翠幄紅藥和金鼎拆浩態狂香供玉盤

韓詩曰芍藥離草也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詩云伊其相譖贈之以芍藥其華有至千葉者倍呼小牡丹

百花卷廿四

今群芳中牡丹品第一芍藥品第二故世謂牡丹為花王芍藥為花相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安期生云有金芍藥金者色白多脂有木芍藥木者色紫多脉此則驗其根也然芍藥著於三代之際風雅之所吟咏牡丹初無聞亦有名木芍藥者唐始有聞芍藥花譜總別四十二種其色則世傳以黃者為貴餘皆下品也宋劉攽揚州芍藥譜凡三十一種孔仲武揚州芍藥譜凡三十三種廣陵志芍藥譜凡三十二種

瓊花

一名五葉花生揚州蕃釐觀或云唐所植三月開花
隋煬帝移栽金陵枝葉俱瘁帝怒杖八十發回復活
一年而死今栽八仙花代之瓊花絕類聚八仙但瓊
花大而瓣厚色淡黃而不結子味香葉柔而莖澤八
仙花花小而瓣薄色微青結子而不香今西湖山中
在在有之每枝開花七八朵做一叢故名聚八仙每
一小朵五瓣如梅花今取其根以接粉團

菊花

不羞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脫節香

爾雅名菊曰萑藎一名曰精一名周盈或問菊奚先

百花卷廿四

四

曰先色與香而後態然色奚先曰黃者中色土旺秋
季菊以九月開金土相生相得其次白西方金氣之
應菊以秋開金氣鍾焉陳藏器曰菊生平澤花紫者
白之變紅者紫之變也紫為白之次而紅又為紫之
次若有色而重有香有香矣而後有態此花之尤者
也菊有名龍腦者其香與色而態不足名都勝者具
色與態而香不足其雜羅香毬玉鈴之類則以壞異
而升焉若順聖楊妃之類轉紅受色不正雖有芬香
態度不得與諸花並也其鳳鸞交無心對有心金鎖
口劈破玉金邊紫鈴金邊銀鈴鴛鴦菊楊妃裙一捻

紅錦西施此數種乃花中奇品奪盡天工之巧雖良
工描畫不及也夫菊之名不啻百種其菊品花經載
之詳矣余不復錄

蘭花

已知孕秀隣芝室都道芳名擅國香

蘭香草也叢生山谷紫莖赤節綠葉一幹一花有雙
頭者或白或紫或淺碧孔子聘諸侯莫能見任自衛
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
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
不逢託辭於荷蘭操云蘭之荷也揚揚其香不採而

百花卷廿四

五

佩於蘭何傷其蕙似蘭一葉五花香不及蘭也先開
而蕙繼之

蓮花

綽約向人如欲語輕盈照水不勝嬌

爾雅及陸機疏以荷為芙蓉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
芙蓉其莖茄其葉葭其本密其花莖香其實蓮其根
藕其中節節中蕙滇池有衣鉢蓮花盤千葉蓋分三
色其金地方數十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
足魚金蓮花州人研之如泥施之彩繪光輝燦爛與
真金無異其釣仙池有一種蓮一歲兩結實有一種

分枝荷芬芳之氣徹十餘里食之曰氣常香言人貴之出入多含咀漢靈帝時有荷其葉畫卷夜舒有睡蓮浮於水面其色五種當夏晝開水上夜則縮入水底晝則復出儋州城南池中荷花四季長開不絕臘月尤盛李及之知潤州見蓮花有佛坐花中形如雕刻種盆荷法將蓮實裝入鷄卵殼中與鷄母伏候鷄雖出日取出用天門冬為末和肥泥安盆底種蓮實

紫薇花 紫薇

月冷花磚徐就影風微虛白暗傳香

百花卷廿四

紫薇花倍名怕痒花樹身高滑花辦紫皺其葉對生蠟耐葺草赤莖四五月始華開謝可接六七月省中多植此花取其耐久爛熳可愛坡詩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客日照橫斜李義山詩一樹濃姿獨看來秋庭暮雨洗塵埃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

茉莉花 茉莉

香魂斷續埋荒塚異種歲蕤植海洲

茉莉似素馨但素馨單辦茉莉雙辦其色有白有淡黃龜山志云素馨四辦佛書名曰悉那若昔有劉王女名素馨其塚伴荒城香魂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

獨擅名

合歡花

霧籠葉密煙蒙火風動枝低繡拂墻
合歡一名合昏一名夜合枝柔葉密至暮而合五月花開紅白色辦上若綵葺至秋而實作莢子崔豹古今注曰欲蠲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即萱草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棠青棠乃合歡也故嵇康種之庭前本草云和五臟心志令人歡樂人若心胃煩瑣取夜合皮掌大一枝水煮服之陳無已詩云探囊一試合歡湯是也

瑞香花

柔枝綺旆成春睡異萼娉娉逞晚粧
瑞香花樹高三四尺枝幹娉娉香清可愛花開極多其種始出廬山有楊梅葉者有枇杷葉者有柯葉者有毬子者楊萬里詩外著明霞綺中裁淡玉紗森森千萬筍旋旋兩三花小霽迎風喜輕寒索幕透香中真上瑞蘭麝散名家

水仙花

不許淤泥侵皓素全憑風露發幽妍
楊誠齋云世以水仙為金盞銀臺乃單葉者其一酒

葉者當命以舊名千葉者乃真水仙也黃山谷詩凌
坡仙子生羅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是誰招得斷腸真
種作寒花寄愁絕華陰人憑夷服花八石得為水仙
其名河伯

玉簪花

色初分處渾如玉心未開時正似簪

黃山谷詩宴罷瑤池阿母家嫩瓊飛上紫雲車玉簪
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飯牛翁詩主色瓷盆

綠柄深夜涼移向小窓陰兒童真訝心難展未展心
時正似簪

金錢花

厚重圓殊秦半兩輕飄薄似漢三分

百陽雜俎云金錢花本出外國名曰毗戶沙一名日
中金錢俗名剪金花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也綠葉
青梗花圓如錢四圍如剪碎其色紅其蒂青四月開
花不結子薛原詩犯銅觸禁前無限液鉄生姦後益
多若使此錢真可用不知浮世柰君何又云名貴已
唐三品上價高仍在五銖先又云采采若堪沽酒飲

世間添幾種花人並佳句也

玉葉花

額瓊映日明姑射肌粉含風冷太真

玉葉一名鄭花條蔓如茶蘼冬凋春茂花鬚出如水
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箭鬚鬚膽瓶其中別抽一
莢出衆鬚上散為十餘葉儼如荆王故名玉葉蓋群
芳所未有但此花所傳不一曾端白以為楊花李衛
公以為瓊花黃山谷以為山礬十卉圖以為梔子花
皆非也唐人甚重此花故唐昌觀集賢院翰林院皆
有之並非凡境也而楊花山礬梔子等花夫豈唐人
所重而得植於唐昌觀及集賢院乎

鷄冠花

雨過似垂金鳳頂風來如鬪紫絲頭

蘇子由云矮鷄冠即玉樹后庭花也有紫白二種

鳳仙花

開來朵朵瓊肌瘦染就纖纖指甲紅

鳳仙花有紅紫白莖紅數色莖青葉綠根紅結子如
鳳頭夏開花色燦爛亦為可愛

芙蓉花

猩羅露曜千圓錦蜀錦風翻萬疊霞

芙蓉有二種出于水者謂之草芙蓉荷花是也出于陸者名木芙蓉又名木蓮八九月開花故名拒霜白樂天詩晚涼思飲兩三盃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王介甫詩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滴胭脂色未濃正是美人初醉着強擡青鏡照粧慵

葵花

恐是牡丹重換紫又疑芍藥兩翻紅

葵有黃白紅紫數種其來自蜀故名蜀葵然能自衛其足又名衛足蜀葵為百菜之王花之小者名錦葵

百花草卷十四

一種名錢葵其叢低千葉可愛一種秋葵葉如鷄足其色黃開於秋檀蒂白心黃花綠葉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葵不識因問國人詒之曰一丈紅倭人以紙狀其花題云花於木槿花相侶葉與芙蓉葉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人看異國亦有此能詩者

粉團花

難同謝絮因風起不奈江梅犯雪飄
粉團花或云即王藥花唐昌宮主愛植之王建詩云女冠夜齋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劉禹錫題長安

觀玉藥花詩玉女來觀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即今之粉團花無疑也

含笑花

笑含

寧將艷質欺炎日不逐妖紅競早春

含笑花出大食國花不解語惟笑而已頻笑則謝施

宜生詩云百步清香透玉肌滿堂和氣自心知寒惟

跛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

山丹花

蒙叢瀼繡群芳綻爛熳堆霞四季開

山丹花一葉百莖狀如繡毬深紅色一花四莖四月

百花草卷十四

開花至八月尚爛熳又有四時開花名曰四季山丹

鹿蔥花

葱古作蔥

古道合昏能釋怨詩言諼草最忘憂

鹿蔥花一名萱草聶夷中詩云萱草生堂階遊子行

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一名宜男草草木記

婦人有娠佩此花宜男交廣信之極有驗一名諼草

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背者北堂也

珍珠花

珍

玉容浥露啼痕濕素顏籠烟睡眼朦

此花經史無考張舜民詩云千幾萬琲照庭除細雨

斜風拂坐隅莫道長官貧似磬綠堦遶砌盡珠璣

錦被花

韓琦詩不啻鶯聲向曉催錦衾春晚尚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

麗春花

不與蕙蘭爭素艷却同桃李競芳妍

麗春花乃鶯粟之別種也叢生柔幹多葉多刺有紅紫白三種今江浙間頗多惟金陵獨勝

玫瑰花

柔枝無力春烟裏妖艷多情暮雨中

百花卷十四

十二

玫瑰花細葉低叢紅葩粉萼細艷微香亦為可愛詩云不隨芍藥繁華飾肯學醜醜淡泊粧

杜鵑花

紅臉淡粧憑曉日絳唇輕點倩晴霞

杜鵑花青幹綠葉紅花清明時盛開一名山躑躅一名山石榴

石竹花

層層密葉裁青玉簇簇繁英鏤紫檀

石竹花青節絳花枝柔葉細王荆公詩退居詩酒樂華年欲取出芳近綺筵種玉亂抽青節瘦刻緝輕點

絳花圓風霜不放飄零早雨露應從愛惜偏已向美人衣上綉更留佳客賦嬋娟

莎羅花

翠萼丹華多向背疎葉自依稀

莎羅木大小不常與凡木異或七葉九葉叢生苞如人面眉目宛然花似牡丹相倚而開其香如菖菑其色如拒霜甚紅

桂花

月中有女曾分種世上無花敢聞香

桂樹木也一名木犀有黃紅白紫其黃者能結子不

百花卷十四

十三

如紅紫者佳古詞云狀元紅是黃為榜眼白探花即晉史却說對策及第武帝問之對曰臣今為天下第一猶桂却林一枝有一種四季開花又一種每月開

花又一種春時開花其香不減於秋

梅花

信知天上無雙品獨占人間第一春

杜詩注江邊曰江梅在嶺曰嶺梅在野曰野梅宮中所種曰宮梅按梅譜蠟梅本非梅類温州舊郡治宋時建紅雲閣簷外有紅梅二株紅梅詩似嫌雪白欺幽艷故作霞紅逞異香又云初疑樊素櫻初染却訝

楊妃酒半酣此佳句也曲盡紅意

桃花

依依妖艷能銷恨灼灼穠華果助嬌

唐明皇禁苑中有千葉桃花盛開帝與貴妃日夕宴花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帝折一枝挿於貴妃室髻曰此花立能助嬌

杏花

偎柳倚桃斜欹墜等鶯期燕猛成團

據言云神龍以來唐進士初會杏花園謂之探花宴以少俊者為探花使徐州古豐縣朱陳村有杏花百

百花卷廿四

十四

二十里坡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如今風物那堪話縣吏催錢夜打門

李花

素雲低亞欺梨雪淑態輕盈散紫綃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李青綺李青房李王侍郎家鼠穴生李樹花實並美名鼠精李好事集云崔奉園家有無核李東都嘉慶坊有李其實其鮮為京都之美故稱嘉慶子李樹皮煎湯含之療牙疼如神

山茶花

春早更招桃李妬歲寒不受雪霜侵

南方草木記山茶花乃南國佳樹高者丈餘低者五六尺有寶珠茶雲茶石榴茶海榴茶躡躡茶茉莉茶真珠茶串珠茶正官粉寨官粉一捻紅照殿紅千葉紅千葉白葉各不同李太白詩注有一種從海外新羅國來名海紅其花雖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又名茶梅劉仕亨詩小院微寒未煖時海紅花發畫遲遲一種花極紅而瓣極厚名曰都勝即今之寶珠也其心紅簇如鶴頂故名鶴頂色淡無心者名曰玉茗即今之粉紅山茶古詩云淺為玉茗深都勝大白山茶小海紅是也

百花卷廿四

十五

棠棣花

摘來蓮妬黃金葉挿上梅羞白玉枝

棠棣花一名移葉綠花黃爾雅云凡木之華先合後開此華先開後合詩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榴花

猩憐淺淡應分血麝妬妖嬈不與香

石榴種從安石國來者名石榴從新羅國來者名海榴丹瓣黃色花鬚亦黃其葉密名千葉石榴花有黃紅白三種石榴狂花多而不結子實者以石塊安樹

豕間或堆積其根頭則實結不落王安石作相翰苑
有石榴一叢甚茂止發一花荆公詩云濃綠萬枝一
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海棠花

若教解語能傾國莫恨無香不可人

凡花木以海名者悉從海上來沈立海棠記云江浙
間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垂花向下謂之垂絲海
棠彭淵材三恨鱗魚多骨金橘多酸海棠無香惟蜀
中昌州海棠有色有香賈耽云是花中神仙詩云艷
麗最宜新着雨妖嬌全在欲開時鄭谷詩朱唇得酒

百花卷廿四

十六

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收遲日煖風
和春睡足昔羅江東隱手植海棠於錢塘王元之詩
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院香若使當年居
顯位海棠今日是其棠觀此則海棠亦有香者不特
昌州然也

醴醴花

茶蘼本此

月冷素姿偏有態夜寒青被不禁香
醴醴藤身青莖青跗紅萼及開變白其香微而清一
種黃色故加酉字山谷詩漢宮嬌額半塗黃入骨濃
薰賈女香日色漸遲風力細倚欄偷舞白霓裳

薔薇花

曉啼珠露渾無力晚過微風暗有香

薔薇一名牛勒一名牛棘一名刺紅藤身青莖多刺
花色有紅白紫黃連春接夏芬芳可人杜牧之詩及
采精神葉葉柔雨晴香拂醉人頭石家錦障依然在
閑倚東風夜不收

梔子花

梔子 梔子

豈茸未結黃金子朵朵爭開白玉花

梔子花樹身綠葉白花三四月開甚香至九月間其
實黃一名鮮枝一名簷匐一名木丹一名越桃草木

百花卷廿四

十七

之花大抵五尺惟梔六出有單葉有千葉蜀孟昶召
百官宴賞紅梔花

木蘭花

蘭

七里洲中香菴菴潯陽江上影參差
木蘭樹高數丈葉似蘭桂葉有三道縱文皮如板桂
其木公輸般用以造船今稱蘭橈畫本此潯陽江
上有木蘭川又有七里洲

木筆花

細萼初攀如握管芳苞未折似含鋒
木筆辛夷也高數尺葉似柿而長初出如筆二月花

開無子夏秋再開如蓮花而小紫苞紅皎一名侯桃
一名房木歐陽炯詩安鋒新吐嫩紅芽勢欲書空映
早霞應是玉皇曾擲筆落來地上長成花

凌霄花

不是黃緣倚高樹豈能容易入青雲
凌霄一名紫葳初作藤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
花有黃赤夏中乃盛白樂天詩有木名凌霄擢秀非
孤標憑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梅聖俞凌霄賦嗟乎
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
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艾慕高艷而翹翹也

百花卷廿四

十八

槐花

月明古寺樹凝雪風入長衢天雨金
槐木乃虛星之精也廣志云槐木有青黃白黑四色
魏曹植槐賦云暖良木之華麗愛獲貴於至尊

木槿花

綠葉碎揉能去垢黃心斜吐喜朝陽
木槿花花色微淡紫心黃其葉可沐髮去垢一名日
及陸士衡賦云則言日及之在條是也

柳花

散亂劈綿飛不定輕盈碎粉落無香

柳花一名柳絮神農本草云柳絮入水經宿化為浮
萍

蘆花

臨江漠漠花翻雪夾岸蕭蕭葉捲風
格物論云蘆者葦之未秀者楊誠齋詩避世水雲國
卜隣鷗露家風前揮玉塵霜後撲楊花

蓼花

江天葉落霜風勁水國花繁月露寒
鄭谷詩八月悲風九月霜蓼花紅淡葦條黃王湏詩
霞穗低垂照淺流紅樓濃欲滴清秋王孫醉起應深

百花卷廿四

十九

惟堆着紅絲毯不收

梨花

黃鸝飛入分明見粉蝶飛來無處尋
唐餘錄洛陽梨花開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為梨花洗
粧韓詩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東坡詩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
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七里香花

香慣襲人依石室氣能辟蠹種蘭臺
七里香今山中春時開細白花香氣襲人或云即芸

也可以辟蠹去蚤漢時種於石室蘭臺藏書之府
說文云芸草似首霜禮圖云葉似蒿香美可食

桃

仙姑獻七疑虛語方朔三偷恐浪傳

兩京雜記漢初脩上林苑遠方各獻名果有湘核桃
紫文桃霜桃漢武帝內傳七夕王母降帝命侍女索
桃須臾以玉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王母以五與帝
東郡獻短人武帝呼東方朔短人指朔謂上曰王母
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子已三偷之笑

梅

百菓卷廿四

二十

纍纍黃似經霜熟顆顆紅由得雨肥

西京雜記漢上林苑有朱梅有紫花梅紫蒂梅同心
梅荔枝梅後漢長沙王始為梅乾名曰蓀

杏

上苑繁英鮮錦艷董林香實淡霞紅

梅杏實小而酸桃杏實大而甜廣志云滎陽有白杏
鄴郡有赤杏南郡分流山杏大如梨黃而圓者名金
杏扁而青黃者名木杏漢武帝上林苑有文杏董奉
居廬山為人治病重者種五株輕者種一株號董仙
杏

李

杏

李

摘來碧實沉寒水嚼處瓊漿濺瓠犀

上林苑有紫李青綺李青房杜陵有金李東都嘉慶
坊有李其實其鮮為京都之美故稱嘉慶子王侍郎
家鼠穴生李樹花實俱美名鼠精李崔奉國家有無
核李晉王戎有好李恐人得種鑽其核東坡詩東坡
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王右軍帖云青李來
禽吾甚喜之速為致子則大惠也來禽即林擒也柰
者亦李屬也涼州白柰大如兔頭上林有紫柰白馬
寺柰重十斤

荔枝

荔枝

唐美諫疏蠲遙貢妃子烟塵啓笑顏

白樂天荔枝圖說葉如冬青花如橘花春榮夏熟實
如丹柰朵如葡萄核似枇杷壳如紅繒膜如紫綃肉
白如冰雪液甘似醴酪摘下一日色變二日香遍三
日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樹五六丈圍圍如
帷蓋冬夏榮茂名曰十八娘坡詞云恰似當年十八
娘漢永元間獻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
送唐美上書諫曰伏見交趾七郡獻生荔枝南州土
地炎熱惡虫猛獸不絕於道多至觸犯死亡之患上

嘉其言罷貢揚妃嗜荔枝必欲生置之乃置驛傳送
數千里味色未變已至京師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

龍眼 眼

朱實剖流甘露液皺皮圓累絳紗丸

樹如荔枝枝葉畧小形如彈丸肉白漿甘如蜜五六
十顆作一穗荔枝過則龍眼熟號荔枝奴魏文帝詔
曰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北方葡萄石蜜

梨 本作梨

漢苑含消其似蜜青田美實脆如冰

百菓卷苗

廿二

梨為百果之宗上林苑有紫梨青梨大谷梨標梨漢
武帝園梨大五升落地即笑號含消梨青田村有梨
大一圍五寸恒以供獻山東出水梨宣州產雪梨江
浙產酥梨近京出鴉梨紫煤梨其棠梨唐武宗患赤
目青城山邢道人以紫花梨絞汁服之愈耶律楚材
詩石門九月西風高綿梨萬樹金垂稍清谿千里携
贈我藤筐初發香盈包

棗 棗

紅皺鷄心安邑廣赤酣羊角石園多

廣志云棗有雞心牛頭羊角細腰猪牙之名魏文帝

曰凡棗之美者莫如安邑之御棗安邑千樹棗其人
與千戶侯等鄴中記石季倫園有羊角棗三枚長一
尺其酸棗似棗木而皮細其木心赤花亦似棗八月
結實一名撼孟子曰養其棘槭是也

柿 本作柿

蠟蒂經霜千顆熟絳囊映日幾枝紅

格物論柿未果也一名鹿心小者名猴柿梁侯園有
烏柝柿八稜酉陽雜俎云柿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
無鳥巢四無虫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尖鄭
虔好書貧若無紙取柿葉貯屋歲久殆遍

百菓卷苗

十三

栗

蝟苞裂日徂公守拳實凝漿蘇子冷

詩義疏云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栗甜美
地理志諸暨產拳之栗豫州獻栗徑一寸半列子曰
宋有狙公養狙成群狙公曰與若芋朝三暮四足乎
衆狙皆怒曰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喜芋者栗也蘇
穎濱詩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客來為
說朝和晚三咽徐收白玉漿

榴

房開淺露水晶粒皮裂微呈紅玉珠

石榴本出塗林安石國故名安石榴漢武使博望侯張騫至西域得其種也廣雅謂之若榴又云從海外新羅國來名海榴有數種單葉紅者甚多千葉深紅結實者名寶珠榴一種千葉深紅者不結實一種樹小長不過尺許名火石榴有一種白花曰白石榴黃花曰黃石榴藍花曰青石榴炎州有凌霜榴十月花劉後村云炎州氣序異十月榴始花晉安帝時武陵獻安石榴一蒂六實想張騫時止有紅色一種今有五色

橄欖本心欖

百菓卷十四

十四

不惜新香投異茗坐看青子落紅鹽
橄欖大如棗兩頭尖青色三月花八九月熟味酢其核有稜內三竅有仁可生噉煮食解酒毒野生樹高不可梯但刻根方寸許以紅鹽放其中一夕子皆落坡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氣味森若且嚴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銀杏

藻葉輕翻青燦爛柔枝搖動玉玲瓏
銀杏樹高大葉薄有刻缺如鴨脚故一名鴨脚無花實如枇杷稍大八九月熟外黃壳皮氣臭而脆去之

取内核為果今浙西多有之

楊梅

玉肌半醉生紅粟黑量微深染紫囊

楊梅出梅山包山等處有紅紫白三種白者號聖僧梅其木若荔枝其實生青熟紅肉在核上無皮壳

胡桃

外呈剛烈形雖撲內蘊柔其性本仁

張騫使西域得胡桃種本草云陳倉者皮薄多肌陰平者大而皮脆實亦有房瓠白味甘今陝洛江浙亦有

百菓卷十四

十五

枇杷

實大似梅嫌見核味其如味少加酸

枇杷樹長丈餘枝肥葉大有毛冬華夏實黃熟味甜謝瞻枇杷賦云稟全秋之青條抱東陽之和氣肇寒葩之結霜成炎果于纖露

橘

穎穎垂金雲夢北枝枝綴蠟洞庭南

禹貢云淮海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孔安國疏云大白橘小曰柚白華赤實香皮樹高丈餘葉與枳無辨刺出于莖間夏初生白花至冬初黃熟江陵種橘千樹

與千戶侯等號千頭木奴一種小如彈黃如今多酸
名曰金橘五恨金橘多酸是也橘安某豈中多時不
變蓋橘熟豈涼也坡詞云雪霧噴人驚半破清泉溜
齒怯初嘗吳姬三日手猶香一種盧橘或云即枇杷
按東坡枇杷詩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則非枇杷
矣今武林出小橘名曰棗今江南產大橘名曰柚倍
呼蜜園

柑

纍垂珠寶傳新宴磊落金衣賜近臣

柑橘屬也經霜味香美出宜都洞近來出佛手柑形

百菓卷廿四

廿六

如佛手其皮點茶甚香唐時上元夜以黃羅包柑二
枚以賜近臣謂之傳柑宴

橙

圓實劈時香壓橘清香分處味同柑

橙似橘多刺大若杯皮厚臉感味香其葉可以薰衣
可以清蜜

枳

纖手劈時香甚美銀穰分處味多酸

枳似橘而大小者名枳實大者名枳壳葉如橙春華
秋實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周禮云橘踰淮為

枳

榛

堅壳不輸黃栗硬素肌猶勝杏仁香

榛樹高一二丈葉幹同白栗冬華春實秋熟外壳堅
內肉香大如指頭詩云樹之榛栗今臨安天目山頗
多土人多種之

林檎

圓如朱柰紅生臉實似綿桃碧綴枝

林檎一名來禽以味甘故來衆禽也宋王謹為曹州
刺史土人進林檎於謹謹貢於高宗形如朱柰又名

百菓卷廿四

廿七

五色林檎上大重之賜謹文林即更名文林果有二
種長大者為柰圓者為林檎夏熟小者味澁為柰秋
熟

木瓜

切玉療人輕脚膝傳脂與我報瓊瑤

木瓜爾雅名曰楨本草云味甘酸花如海棠生于春
末而深紅色大實如瓜小者如拳詩云投我以木瓜
報之以瓊瑤

西瓜

時誇北塚新孫氏世美東陵古邵家

五代史胡嶠為蕭翰掌書隨輸入虜中契丹破回紇得西瓜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因名西瓜遼東盧江燉煌之種為美江西之瓜不佳土人惟利其子其龍蹄獸掌羊駝兔頭桂髓蜜筒大斑小青皆瓜之別名也幽真錄孫鍾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設瓜及飲人曰蒙君厚惠示子蕪地鍾生摧摧生亮亮生休皆頭漢書云邵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號東陵瓜從邵平始也青門即東陵也

鷄頭

百菓卷十四

十八

紅冠水漾形如鬪嘴風搖勢欲啼

鷄頭生水中一名芘一名芘實北燕謂之葎淮泗謂之芘本草名馬頭葉大如荷皺而有刺花下結實以形類雞頭故名雞頭詩云吳雞鬪羅絳憤碎海蚌快出真珠明

蓮子

暑退香遺水蘊瘦寒來蜂老露房空

白蓮花結蓮子有房名曰的一名蓮心一名蓮肉吳人呼為蓮蓬一山歌云西湖中間十把蓮如共情郎分兩邊姐的心多郎的少郎的心兒在姐邊又云灼

灼花開是紅蓮紅蓮出水朵朵鮮即做子紅蓮奴做子藕藕在紅蓮底下眠雖曰俚歌意亦含蓄宛轉

藕 又作藕

玉井剖嘗其比蜜華池出泚大如船

藕荷根也詩云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冷比霜雪其比蜜一片入口沉疴痊又詩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曾豈無有絲毫上禪天子聰而不自薦拔胡為淤泥中

菱 本作菱

菱長水中寒蘊玉葉浮水上冷懷珠

百菓卷十四

十九

菱生水中葉浮水上三角四角為菱兩角為菱花紫晝合宵恍隨月轉移玄都觀池中有菱如飛雞名曰翻鷄菱

荸薺

荸薺

荸薺

即見此也

實如烏芋圓還黑苗似龍鬚細且長

荸薺生田澤中一名地栗一名芡菰爾雅謂之芡

甘蔗

好把金盆盛石蜜還須玉盤貯糖霜

甘蔗叢生身如竹而內實高五六尺八九月去皮斷而食之味甘以榨取其汁過槓木槽煎之即成白糖

佛家楞嚴經謂之黑石蜜白色者名荻蔗唐僧鄒和尚用之以前糖霜之始世說云扶風之蔗一丈三節見月即消見風即拆宋神宗問呂惠卿曰何草不糜出獨蔗蔗出何也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獨蔗出也

事物原始卷二十四終

百集卷十四

事物原始卷二十四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五

明臨安徐炬明夫著

仁和張樸仲明校

荻蔗 蔗藜

道傍偏好生 荻蔗藜何為 婦蔗藜

按荻蔗即車前草也好生道傍詩云采采荻蔗是也

按詩云墻有茨不可埽也注云茨蔗藜也

荀推

美類多食青要聲草易產頃食中谷推

按山海經云青要之山有荀草似茅方莖黃華赤實

人食之極美顏色按推即今益母草也葉似萑方莖

白華華生節間詩云中谷有推曷其乾矣是也

羊負 牽牛 牽

博物志曰昔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而胡泉子看於羊

毛之中蜀人得其種植之名曰羊負來即今之象耳

也一名卷耳詩云采采卷耳是也按牽牛本草補注

曰始于田野之人牽牛易藥故因名之即今之黑牽

牛也

何首烏 劉寄奴 寄

何首烏能醫白髮劉寄奴善療金瘡

按何首烏本名夜合藤昔有姓何者見其葉交異
餘草意其有靈採服其根老而不衰髮鬚愈黑因名
何首烏按劉寄奴乃武帝劉裕之小字也帝微時伐
狄新洲射傷大蛇明日復往聞杵臼声見數青衣童
子搗藥問之答曰我主被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傳之
帝曰主何神叱之皆散遂收此藥時人因名此草曰
劉寄奴

威靈仙 史君子

按威靈仙神農圖中不載唐會要曰德宗正元二年
節思齊獻威靈仙能愈衆疾止於禁中有驗於編附

百草卷十五

本草唐時潘州郭史君多以此草療小兒得效因其
刺史所用故名史君子今醫家因稱史君子焉

植楮 南藤 藤

竊聞植楮能明目誰識南藤善療風

山海經曰脫扈之山有草名曰植楮葉而赤華實
如棗葉食不昧而目明按南藤即丁公藤也南史云
解叔蕪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告天聞空中云得丁
公藤服之愈訪醫問本草俱無至宜都山中見一老
翁伐木云是丁公藤善治癩乃拜求得之及漬酒之
法忽失翁所在回醫母疾即愈自是始名丁公藤

文無 芍藥

相逢幸有文無贈送別應須芍藥將
文無一名當歸又云即藤蕪詩云上山采藤蕪下山
逢故夫牛亨問董仲舒曰相離贈之以芍藥者何也
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贈以
文無也以夫當歸故下山逢之耳然今之當歸自是
一種又非藤蕪也

燕脂草 欵凍花

助嬌須得烟支草冒雪何如欵凍花

燕支草本非中國所出一名紅藍蓋西土染粉爲婦

百草卷十五

人顏色之物匈奴有烟支山按西河舊事歌曰失我
初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烟支山使我婦女無
顏色蓋匈奴之妻名閼氏而美言可愛如烟支也物
志曰燕支即燕脂張騫使大宛得其種閼氏婦欵
凍花即今之欵冬花也葉似葵而大叢生水中花出
根下十一月開花萬物麗於土而欵冬獨生於凍
下百草榮於春而欵冬獨榮於雪中賞其稟精純粹
不變於寒暑為可貴也

薛荔 荔

薛荔實緣依古木綠蘿蔓引上長松

薜荔生在屋曰名昔卯生在石上名垣衣寅緣上木者名薜荔葉厚而圓開花結實其實上銳下平外青中皺經霜則實裂為鳥啄食兒童亦食之名木饅頭又名木蓮苞按兔絲女蘿實二物也然皆附木上又按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郭璞曰別四名則是一物廣雅云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則是兩物陸機云今兔絲蔓連草上正黃赤如金粟中兔絲子是也固非松蘿然松蘿蔓延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以予考之誠然今女蘿正青而細長無雜蔓故山鬼章云被薜荔兮而帶女蘿蘿青而長如帶也是與

百草卷五 四

菟絲無干然二者皆附木或當有時雜蔓古樂府云南山薰蕕兔絲花北陵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同一根今日枝條兩分處唐樂府亦云兔絲故無情隨風任顛倒誰使女蘿枝而來強索抱兩草猶一心人心不如草則古人多知其為二物博物志云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於兔絲兔絲寄生於木上其根不着地然則女蘿有寄生在兔絲上者琵琶記云豈料絲蘿在喬木亦此義也或謂兔絲無根非無根也根雖不屬地下有茯苓是也然則兔絲受氣于茯苓而生耳故曰茯苓掘兔絲死

菴竹 蛇牀 菴竹 蛇牀 蛇牀 蛇牀

菴竹誰知名蓋草蛇牀不許亂菴蕪

毛詩菴竹作綠竹一名蓋草詩云菴竹猗猗是也又名菴竹淡竹菴與綠同所謂終朝采菴不盈一劑古今皆云蛇牀亂菴蕪陶隱居云蛇牀葉似菴蕪本草云菴蕪一名江離博物志云芎藭苗曰江離根曰菴蕪本草云芎藭苗曰菴蕪然芎藭有兩種一種似芹葉一種似蛇牀香氣亦相似本草謂菴蕪一名江離按上林賦云被以江離揉以菴蕪又不應是一物

百草卷五 五

菴施 地鞭

菴心不死真奇草斷本更生是惡苗

菴施草楚人名曰宿莽遇冬不凋郭璞云菴施之草菴心不死屈原嘉之地鞭草葉細而長其梗長二三尺其節長三寸許如鞭故名地鞭草其草斷其節埋土中就節上生梗上生葉節下生根一時不能盡除亦惡草也

菴香 昌歎

古道菴香能辟蠹莊云昌歎可網魚

菴香草也一名菴蒿其莖幹婀娜可愛其葉極芳秋後葉間微白似粉南人採置席下可除蚤虱又名七

里香古者秘書閣藏書之所置芸香以辟蠹焉昌歎
一名荃即昌蒲也又名蓀其味芳而辛切之為菹名
曰昌歎文王好食之又可以餌魚莊子曰荃者所以
在魚得魚而忘荃非也今大抵書得魚忘荃得兔忘
蹄恐非當以荃為是

芳芷 杜蘅 芳芷

香躰可煎芳芷蒂已癭頰覓杜蘅根

芳芷即今之香白芷也一物而多名曰葍曰芷曰芳
楚謂之薜晉謂之薺齊謂之菴離騷謂之辟芷又云
芳芷煎湯沐浴極香謂之蘭湯故曰浴蘭湯兮小芳

百草卷五

六

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如葵名曰杜蘅可以已癭其
氣如蘼蕪馬食之而健走今杜蘅生近地諸山之陰
下濕之處根葉都似細辛無二惟氣小異以其形似
馬蹄故又名馬蹄香戴之能香人之衣躰

蒺藜 庶草 蒺

蒺藜蚤苗年荒兆庶草先生歲瘦多

蒺藜釋前爾雅云旱草也歲欲旱則蒺藜先生按庶
草艾也艾為病草若歲多瘦則艾先生詩云彼采艾
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蓋艾以久畜為善至三年亦久故采者如三歲也

竹 松

勁節虚心君子竹蒼髯黛色大夫松

蕭穎士竹篇云君子秉心惟其正直故稱君子竹譜
曰竹之品類六十有一種竹以五月十三日為上遇
雨尤佳齊民要術云五月十三謂之竹醉日岳州風
土記謂之龍生日一云辰日宜種竹山谷詩根須辰
日劇笋看上番成又云宜用臘日杜少陵詩東林竹
影薄臘月更宜栽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勁挺堪為
杖亦不讓張襄節竹杖也其隔州亦出大者數丈斬
竹黃州府蘄州出以色瑩者為簞節疎者為笛帶鬚
者為杖唐韓愈詩蘄州竹笛天下知鄭君所室尤瓌
奇携來當晝不得卧一府爭看黃琉璃秦始皇上泰
山風雨暴至休於松下因封松為大夫

槐 柳

大而黑者名曰椶槐書合夜開者名守官槐葉細而

青綠者但曰槐聞見錄云王晉公祐手植三槐于庭
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位三公世稱三
槐王氏周禮朝士面槐三公位焉晏子春秋云齊景
公爰槐使人守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醉而
傷槐者且加刑焉犯者之女說晏子曰妾聞明君不

為禽獸以殺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妻父孤妾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早朝而復其言于公公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者因按柳一名檉檉者何柳也溫叟詩話云漢苑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三峯集李固自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因問之對曰吾柳神九烈君也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未幾及第

桐 檉

焦桐尚作瑤琴尾老檉堪充大厦材

爾雅云觀桐也華陽國志益州有梧桐沐其華采如

百木卷十五

絲人績以為布衛詩晚云桂實桐皮曰椅周書云清明之日桐若不華歲大寒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聞其暴聲曰良桐也因削為琴尾尚焦故號焦尾琴說文云栢葉松身曰檜后山云寧頃大厦材坐待刀斧至郭功父詩云周遭松檜慢為隣翠碧婆娑未出群但願盤根堅似石不憂枝幹不凌雲

栢 棠

巴東政美萊公栢燕北民歌召伯棠

史記云松栢為百木長而守宮闕田禽入華山遇黃冠師語曰栢葉長生藥也教以服食之法後得道上

昇冠萊公知巴東縣寧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以比其棠謂之萊公栢武王封召公奭於燕每聽政於棠樹下詩云召伯其棠勿剪勿代

棗 榆

棗幹可為三伏火榆英難當五銖錢

按棗杏之色赤夏時赤帝司權故夏取棗杏之火按榆一名白粉先生葉有莢皮色俱白三月落英如小錢爾雅謂之榆白粉又名樞唐風云山有樞是也詩云厚稇圓如素半兩輕飄薄似漢三分半兩秦錢名三分漢錢名榆之實即今之燕莢

百木卷十五

方竹 扁桃

昔傳定海有方竹曾見蕭山出扁桃

寧波志葛仙翁煉丹於定海靈峯插竹節於地化為竹而方一種桃竹葉如棕身如竹節密而中實蓋天成拄杖也古語有規方節竹杖漆却斷紋琴則節竹方矣猶竹本大節堅可為簾栝竹節長幹直可為槍淡竹之漚可消痰翁竹之葉可包粽斑竹為簾為扇紫竹為管為篴又有籬竹簞竹花竹孝順竹焉謂之孝順竹者冬笋出於外夏笋出於內蕭山越地出扁桃大如蔬碟

楸

枳刺 梧桐

枳刺固非鸞鳳止梧桐不許鶉鵠棲

按枳棘小木也叢生多刺詩云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王與美仇香云枳棘非鸞鳳所棲詩疏云實桐皮

即梧桐也竹枝詞云桐樹原栽金井西井中照見影

離離不比六條橋上柳烏鴉飛去鶉鵠棲

梓搜 栲栳 栲栳

木王即是北山搜隔栲休看古道栲

按梓似桐葉小花紫為百木之王無子者為楸楸之

白色而生子者謂之梓梓實桐皮曰椅大同而小異

百木卷五 十

也又一種鼠梓名曰搜亦楸之屬也詩云北山有搜

是也郭璞云栲似栲而葉小白生於山亦類漆唐風

云山有栲是也栲不材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木人謂

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立於

途匠者不顧樁與樗形相似但樁木實而葉香可噉

標木疎而氣臭 相思樹 蘇合香

嶺南誰植相思樹化外何生蘇合香

相思樹一名紅豆漢文選注云赤似珊瑚詩云紅豆

生南谷秋來發幾枝贈君頻摘采此物最相思此樹

如

大而白秋開花三月莢枯子落斜砵有文理可為棋

枰及琵琶槽蘇合香出安南有蘇合油樹膏可為藥

吳少微詩北林朝日明光景南國風微蘇合香

不堪作器榕材惡最好為弓糜性良

榕初生如葛藤始緣木後乃成樹枝葉着地則生根

根上復生枝閩人云幹濶三四丈然中通不圓實木

理倉惡不堪作器按糜即山桑也可為孤詩云其糜

其柘周時謠曰糜孤箕服實亡周國

柘 樞 樞

樞皮善治牛皮癬樞子能消寸白虫

樞皮出川中者佳善治癬得其真者立效爾雅云樞

者被杉也東陽臨安最多木大連抱高數仞葉似杉

實大如微攬外有殼內有衣肉黃白色味香美能治

寸白虫日食七顆越七日其虫皆化為水

風流樹 雞舌香

傳言水寨風流樹難得崑崙雞舌香

施州慢水寨有木名普舍樹普舍者華言風流也昔

覃氏祖居東閩伐一異木隨流至地名那車復生根

取而簪之若他姓人往歌花不復落尤為大異出湖廣通志鷄舌香齊即要術曰即丁香也日華子曰鷄舌香治口氣故三省故事即官口含雞舌晉泰事對吞其氣芬芳又云出崑崙以南枝葉及皮並似栗花如梅子子似棗核此雌者也雄者花不實采花釀之以成香或云是沉香木花刁侍中年老口臭漢桓帝出鷄舌香舍之或曰即母丁香也

柏 桑

西川古柏數圍大碧海扶桑千丈高

杜吉柏行云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桐根如石霜

百木卷三五

十二

皮溜兩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按扶桑生碧海中樹高數千丈兩幹同根更相依倚乃日出處

椽 楓

椽椽廣生京洛界香楓多植漢宮前

按椽實即椽木子也爾雅云椽杼郭璞云柞樹也唐

風云集於椽椽陸機云今柞椽也樹高二三丈三四

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以為皂斗榭椽爾雅云椽其

實椽釋云椽似樗之木也椽盛實之房也其實謂之

椽秦風云山有椽椽陸機云秦人謂柞為椽唐風謂

之椽椽即柞椽也徐州人謂椽為杼今京洛及河內

皆以椽為杼乃五方之通語然則椽柞也杼也椽也皆椽椽之通名也格物論云楓香樹也有指而香秋末其葉盡赤漢宮前多植之故曰楓宸杜詩云停車坐看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兵法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

事物原始卷二十五終

百木卷三五

十三

事物原始

事物原始卷二十五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六

明臨安徐炬明夫著

仁和張煥仲明校

鳳 鵬 鳳

鳳之出也應昌期而備五珍鵬之舉也振羽翰而搏九萬

鳳瑞鳥也雞頭蛇頸燕頤龜背魚尾色備五采高六尺許棲梧桐食竹實凡所棲止衆鳥從之羽垂三百六十鳳為之長一名聖禽一名丹山隱者鵬大鳥也

莊子逍遙篇北溟有魚其名曰鯤鯨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南溟者天池也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百鳥卷廿六

鶴 鶴 鶴

白鶴飛鳴九臯其聲非鳶鳥所及黃鶴橫絕四海其志豈燕雀所知

鶴之上者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長頸踈身

鸞翼雀毛龜背鰲眼軒前垂後軀尚索故其色白聲

聞於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趾短棲

於陰故足高而尾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

於陰故足高而尾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

於陰故足高而尾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

於陰故足高而尾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

於陰故足高而尾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

於陰故足高而尾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

於陰故足高而尾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

洲渚止必林木蓋明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七年小

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六百年飲而不食雌

雄相視而孕胎化而產鸞鳳按鵠水鳥也有黃有白

五鳳之一也漢高紀楚歌云鳴鵠高飛兮一舉千里

羽翼已成兮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兮將柰何雖有矰

繳兮何所施史記云鳴鵠之志非燕雀所知陳勝傳

燕雀安知鳴鵠之志

孔雀 山雞

孔雀遇雨而高棲惜其尾也山雞照水而自溺矜其

彩乎

百鳥卷廿六

孔雀產益州高三四尺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五年

成尾初春生四月凋與花同榮謝惜其尾欲棲先覓

置尾處遇雨則高棲土人欲取其尾潛形於叢篁之

間伺過速以刀斷之若斷之不速回頭一顧無光彩

笑一名文禽一名鳳友曰越鳥曰都護蒙古人呼為

倒虎按山雞雉也爾雅云雉有數種青質五色曰鷄

雉長尾走且鳴曰鷄雉黃色自鳴曰鳴雉似小雞而

小冠曰鷄雉五色備而成章曰翬雉左傳所謂五雉

是也尚書名曰華虫左傳曰丹鳥曲禮云疏趾漢史

曰野雞潘岳賦曰良游格物論曰錦圭又名鷄鷄其

毛光彩鮮明煇耀終日影水月眩自溺雉性介交友
詩別有倫其交不再儀禮士相見執雉取其守介不
失節之義周成王時越裳氏獻白雉漢高帝呂后名
雉避后諱改曰山雞

雉鳩 黃鳥雖又作鴟

雉鳩在于河洲黃鳥集于灌木

詩云關關雉鳩在河之洲雉鳩水鳥也狀類鳥鸞生
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匹遊而不相押而詩首關雉
按黃鳥鶯也月令謂之倉庚東坡謂之黃公齊人謂
之搏黍詩疏謂之鷓鴣幽州謂之黃鶯爾雅云黃鳥

百鳥卷其六

鳴而蚕生曰商庚曰鸚黃曰楚雀曰黃栗鴝曰金衣
公子皆鶯之別名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雪衣娘 赤鯉公

雪衣娘被樊籠之羈縻而尾雀笑之赤鯉公暫濠梁
之失勢而望潮侮焉

雪衣娘鸚鵡也格物論云能言之慧鳥朱嘴鈎吻人
舌翠頭金眼玄頭碧羽赤足翠尾兩指向前兩指向前
後出嶺南明皇雜錄天寶中鸚鵡養宮中號雪衣娘
後封綠衣使者後漢書謂之馴禽山海經曰慧鳥異
域志謂之靈禽曰武仙即戴蟬兒武遊即鳳花臺多

花子遊露桂家娘子皆鸚鵡之別名雀小鳥也巢
於尾隙故名尾雀唐順宗時拘弭國進却火雀置于
火中其火自散孔氏六帖云季秋雀入水化為蛤月
令云九月雀入大水為蛤又按廣東惠州志云海中
有黃雀魚八月化為黃雀十月後入海復化為魚此
乃黃雀非尾雀也其味極佳故崔豹古今注曰佳賈
按赤鯉公鯉也唐朝姓李故諱之號鯉為赤鯉公為
百魚之王望潮小魚也長寸餘色黑無鱗而口闊潮
來則跳於潮面潮退穴居泥中

燕 鴈又作雁

百鳥卷其六

燕稱天女青海遠傳王榭東鴈名朱鳥真州曾寄却
經書

按燕有二種紫曾輕小者越燕也斑曾聲大者胡燕
也作巢喜長白色者數百歲燕也生胡鬚者數千歲
燕也京房謂之天女莊子謂之鷦鷯層書謂之玄鳥
月令云二月玄鳥至崔豹謂之杜公又名鳥衣即齊
人曰燕梁人曰紀小說據遺云唐王榭航海舟破附
一板至一州見皂服人曰此吾主人也引見王王坐
大殿左右皆婦人王烏袍烏冠金花閃閃王以女妻
榭王曰入吾國者漢有梅城今有足下命作詩詩末

云恨不此身生羽翼女曰何相譏也王不悅榭問女曰此何國也女曰烏衣國後榭思歸命榭入飛雲軒閉目少息已至家笑視之乃烏檀堯子也梁間雙燕呢喃下視榭方悟所至乃燕子國也及秋燕歸榭附書於燕尾曰悞到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獨憐才雲軒脫去無消息淚灑東風幾百回明年春燕復來女附詩於榭云昔日相逢真數合如今隔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雁飛按雁泊江湖間動計千百大者居中令雁奴圍而警察飛有先後行列秋南而春北雁之大者謂之鴻羽毛純白小雅謂之陽鳥言隨陽而至也關東謂之駕一名鶴鳴一名羽書使者其白雁河北人呼為霜信故杜詩有故國霜前白雁來之句雁性惡熱故秋南而冬北衡陽有回雁峯而雁飛不過蓋南地極燠而雁畏熱之故唐詩云三洲水淺魚來少五嶺峯高雁過稀雁與燕相反燕以春分來雁以春分去月令云八月鴻雁來九月鳴雁來賓蓋八月白露節雁先到者為主而九月寒露此時來者皆後至矣故為賓漢武帝幸東海獲赤雁故雁名朱鳥世言雁足繫書是蘇武事按蘇武傳漢遣使求武等匈奴說言武死漢使復至有常惠請

百鳥卷廿六

五

其守者俱得夜見漢使備陳其故教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因歸武故曰此偽事也惟元時郝經因元世祖欲定和議於宋以郝經為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經在拘所十五載用帛書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以蠟丸帛繫雁足祝北飛十二月伯顏師渡江十二年二月似道懼送經歸國三月虜人獲雁於汴梁金明池四月經至燕七月卒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

百鳥卷廿六

六

鴉 鷹

鴉迅馳而屬霜殺鷹搏兔而截鵠鴛

鴉大鵠也李華作鴉執狐記擊豐狐於中野雙雁宿六翮垂雲迅若電馳屬若霜殺吻啄肝腦爪鉤腎腸昂藏自雄倏然而逝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鴉也鷹函雅謂之爽鳩金眼鉤嘴鉄爪劍翼百陽雜俎曰有鷹名漁陽大重五斤六帖云楚文王好獵天下名

鷹聚焉有人戲一鷹俄而雲際有一物翔翔鮮白不辨其形鷹見竦然而升若電頃更羽墜如雪血灑如兩良久有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里喙邊有黃人莫識之有一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截鸞鵠於河渚樂天詩云十月鷹出籠草枯雉兔肥下講隨指顧百擲無一遺鷹翅疾如風鷹瓜利於錐本為鳥所設今為人所資柳子厚詩凄風浙瀝飛嚴霜蒼鷹上擊翻曙光雲披霧裂紅蛻斷霹靂掣電峭平崗善能勁翼剪荆棘下櫻狐兔騰蒼茫瓜毛吻血百鳥逝獨立四顧時激昂

白鵬 華虫 七

白鵬可以易壁犀豕得以餘袞
白鵬形類雞白質黑章尾長四五尺身備冠距嘴純丹最為可翫有黑白二種一名越鳥李白聞胡公有兩白鵬求贈以詩云請以雙白壁置君雙白鵬白如錦白雪恥容顏我願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輟息籠寄野人還按華虫雉也黃帝制袞衣而成於舜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虫六者繪之於衣許表民詩云作禽莫作鳴鳩婦一生別離隨風雨不如錦雞田野中朝朝暮暮飛相從畦中紅豆半垂角雉有不來雌

不啄水邊老人拾穗歸遲獨行雉不飛

鬼雀 喜即

鬼雀鳴則凶設在積善之家亦有餘慶喜即噪則吉在積不善之家亦有餘殃

鬼雀事林謂之老鴟而卑居譽斯楚烏雅烏皆鴟之別名白頭者名燕烏鳴則有凶按喜即乃鵲也碎事云名曰神女傳燈錄謂之芻尼一名喜即一名飛駭說文云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云鵲巢開口皆太歲此非才智任自然也月令云季冬鵲始巢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知來歲之風巢於下枝不知童子探其卵梁蕭紀詩云欲避新枝滑還向故巢飛

今朝聽聲喜家信必應歸古云鵲噪非為吉鴟鳴豈是凶吉凶人自召不在鳥聲中

鵲 隼音笋

鵲有義夕煥鳥而朝見釋隼有準憫懷胎而慈不戮張九齡鷹鵲圖序云鳥之驚者曰鷹曰鵲鷹也者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鵲也者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識物者亦有所遺耶然羽族之中絕有豪氣剛悍顧視之間偉如也坪雅云鵲擒盈握之鳥夜以燠其爪且即縱之鳥往東去是日不東向其義性如

此莊子曰營全鳩以自煖乃詰朝而見釋是也

按隼乃鷂屬一名擊征鷹之搏物不能無失獨隼百發百中遇懷胎之鳥釋之故曰隼有準憫胎而不戮

碧繼翁 時樂了 繼

碧繼翁立當青草人先見時樂了語藏綠柳語方知碧繼翁鷺鷥也賈博於鏡湖見二叟一呼碧繼翁一呼篁樓叟望見賈博至遷揖之化為鷺去東坡詩稱雪衣兒杜牧賦稱風標公子廣記云荻塘女子而屬王春鋤絲禽皆鷺之別名杜牧詩霜衣雪髮青玉簪群指魚兒溪影中驚飛低映碧山去一任梨花落晚

百鳥卷廿六

九

風又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道人未知此戶錄云時樂了大略如鸚鵡純綠色雜翅云唐明皇時有五色鸚鵡能言帝令左右試牽帝衣鳥即瞑目叱咤熊延京獻鸚鵡篇張燕公表賀稱為時樂鳥

雞渠 鷓鴣

雞渠有友悌之義鷓鴣有庠序之儀

按雞渠鷓鴣也一名精列一名錢母謂項下有連錢之文也格物論云水鳥也大如雀鷓尾長嘴尖背青股白頭黑飛則鳴行則搖尾如有急難之意如兄弟在急難之中故今特以鷓鴣比兄弟謂此按鷓鴣鷹

也昏禮納採用鴈者謂其有序也

鴛鴦 青蚨

鴛鴦雌雄相匹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青蚨子母相隨藏其一則其一飛而還

崔豹古今注鴛鴦似鳧毛有文彩頭白如鷓鴣之有五彩雌雄未常相離一名文禽一名珍禽養子於土窟破塚之間能使狐衛其子搜神記云大夫韓朋名憑妻美康王奪之朋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而死遺書於帶曰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塚

百鳥卷廿六

十

之上根交於下枝連於上世俗所謂在地願為連理根即此故事有鳥如鴛鴦常棲其上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乃韓朋夫婦精魄曹諱詩云江上相隨不暫離藏頭花渚睡多時泥融沙煖俱春思只許風流燕子知李白白頭吟云錦水東北流波蕩雙鴛鴦雄巢薄宮樹雌弄秦草芳寧同萬死碎不忍雙分張古師老詩云江島茫茫煙靄微綠蕪深處刷毛衣渡頭鷺起一雙去飛上文君舊錦機按廣雅云青蚨失南海如蟬其子著木一名蟪蝸搜神記南方有虫名曰蠲蠲其形如蟬辛美可食其子如蟬種取其子歸則其

母飛來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貫自還

魚虎 鵝鵲 虎

魚虎護雛而徙巢鵝鵲教子以啣翼

魚虎翡翠也曰翠雀曰魚狗曰碧衣女子皆翡翠之

別名格物論翡翠一種而二色赤羽曰翡翠也大如

鳩其毛赤紫羽青不深而無光林棲而不食魚青羽

曰翠雌也形大如燕青黑色翎深青而有光入水食

魚坪雅謂之鵝爾雅謂之翠鵝曹組詩云江上小堂

巢未空新雛紺羽一重重有時死結鴛鴦伴同作春

禽繡帳中劉王孟詩避人忽起鳴衣港掠水飛來至

釣磯靜處款看留不得翠光點破夕陽歸曹緯詩云

錦里江頭春水生舍邊來為竹高鳴羽殘毛鍛堪憐

爾長有人間彈射驚其鳥各據溪曲猶雉之分界莊

子曰翡翠各據溪曲雉飛不越分域是也每生雛則

易高巢按鵝鵲一名鵝鵲雅謂之鵝其形如鳧高

脚翠羽毛冠巢於蘆葦能辟火災雌雄交以晴其子

啣母翼而李飛淮賦云鵝鵲啣翼而低昂是也

斥鷃 科斗

斥鷃騰躍於蓬蒿自以為飛之高矣摩漢之鵬語以

巍巍之昊天而弗信也科斗拘隘於坳井彼以為居

之廣矣橫海之鯤告以浩浩之滄海以為誣也

按斥鷃一名鴛內則謂之鴛鴦月令云三月鼠化為

鴛是鷃也鴛也鴛也一物三名鴛一名鷃似鷹而大

其飛上薄雲漢翱翔水上翮魚出水則沸波攫而食

之故又名沸河按科斗即蝦蟇子也月大則先生前

兩足月小則先生後兩足聞雷則尾脫而脚生其聲

哇淫故名蛙又名活東又名款東一種長脚蝦蟇眼

目如怒有一種形大名蟾蜍背多痲磊行甚遲緩不

善跳躍亦不解鳴生人家濕處腹下有丹書八字及

頭有角者真蟾蜍也子從口吐糞從口出最大者名

田父能食蛇蛇行而田父逐之蛇不能去田父啣蛇

尾父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而肉已盡

鸚鵡 鷦鳥 慧 鷓

鸚鵡足交剪其舌而能言鷦鳥性靈摩其背而即啞

按鸚鵡似鴉而頭有幘色黑金眼而穴居一名寒臯

俗名八哥亦鷦鳥也養之易馴考工記云鸚鵡不踰

齊昭公二年鸚鵡來巢書所誣也山谷詩云風晴日

煖搖雙竹竹間相語兩鸚鵡鸚鵡之肉不可殺人

不材果為福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大機未

知筆下鸚鵡語何似夢中蝴蝶飛按鷦鳥鷽鷽也

反舌 杜鵑

君則有讒反舌過時發口洛陽將亂杜鵑得氣先鳴
黃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反舌無聲讒人在側乃始
解杜詩有過時重發口君側有讒言之句按反舌蒼
毛小嘴小於鸚鵡能反覆其舌故名反舌能隨百鳥
聲故又名百舌二三月鳴至五月反舌無聲張舜民
詩學盡百禽語終無自己聲深山喬木裏絨口過平
生劉禹錫百舌吟曉星零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
啼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枝墮紅雨笙簧百轉音
聲多黃鸝吞聲燕無語按杜鵑一名杜宇一名子規

百鳥卷十六

十三

又名鷓鴣楚詞云慮鷓鴣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
解者以鷓鴣為杜鵑也杜鵑形大於鷓鴣而鳥羽三四
月間夜啼達旦其聲哀吻血漬草木自呼謝豹思歸
樂其音不如歸去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以山而
言自南而北曰杜鵑許慎說文謂之王雉鷓鴣關東
曰寧鵠關西曰巧婦曰子雋曰催歸曰雋周曰蜀帝
曰蜀魄皆杜鵑之別名寄巢生子百鳥哺其雛尚如
君臣之禮寰宇記云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黃帝之
子昌意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名蚕叢氏後王曰
杜宇號望帝立荆人鰲靈為相自以為德不如靈遂

禪位亡去化為子規蜀人聽其鳴曰我帝魂也又按

盧永成都記曰蜀王杜宇稱望帝好稼穡治郫城死
化為鳥名曰杜鵑故詩云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
心托杜鵑杜荀鶴詩云楚天宮闕月成輪蜀魄聲聲
似告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羅鄴詩
蜀魄千年尚怨誰聲聲啼血滿花枝滿山明月東風
夜正是愁人不寐時常應物詩高林滴露夏夜清南
山子規啼一聲隣家婦抱兒泣我獨展轉何為情
聞見錄云邵康節至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聲曰北
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江南有以文亂天下者客

百鳥卷十六

十四

曰聽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
南天下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非類
得氣之先也

爽鳩 鳥鬼 爽

爽鳩以搏兔卷鳥鬼以捕魚
爽鳩鷹也少昊以鳥紀官有爽鳩氏司寇也孫楚賦
云擒狡兔於中原鳥鬼鷓鴣也一名鳥鬼杜甫詩家
家養鳥鬼頓頓食黃魚一名鷓鴣吳俗呼為摸魚公
其骨能治哽咽喉熱如湯魚到喉即爛水食而木巢
雛不卵生而口吐多則八九少則五六相連而出若

絲緒然杜臺卿淮賦云鷓鴣吐雛於八九或曰知生

鷓鴣

鷓鴣性拙而居鳩巢

鷓鴣啄木也雷公採藥吏所化有大小斑褐雌褐而雄

斑剛瓜利嘴長舌有刺穿木食蠹淮南子曰鷓鴣印

開穴出蠹而鼠竊之左傳有五鳩曰祝鳩雉鳩鳴鳩

鷓鴣鷓鴣一名鷓鴣其鷓鴣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

其匹晴即呼之常應物詩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

鳩陰怒啼無好音天雨止鳩喚婦歸鳴且喜婦不嗔

還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不肯來時固其理謂之

班鳩者何班者次也哺子朝從上而下暮自下而上

言次序故曰班行則雌前雄後其祝鳩性噎而孝周

官羅氏仲春獻鳩以養國老蓋以鳩性不噎之故其

性拙不能為巢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信天翁 穿山甲

信天翁開口以俟魚而內黃舍人笑之穿山甲浮水

以出螻而曲身小子竊焉

信天翁似鷗居水濱食魚不捕魚俟鷹所得之魚偶

然墜地拾而食之內黃舍人蟬也穿山甲一名鮫鯉

甲似鼉而短小黑甲而四足能陸能水日中出岸放

開鱗甲如死其氣味腥蝻大蟻也蟻慕腥入其甲內
候蟻滿閉甲入水既而開甲蟻皆浮出接而食之按
曲身小子蝦也一名虛頭公

雞 鷓鴣

雞有五德之美朝以趨夜暮以羈稗人賤之而烹之

以其出近而多也鷓鴣無九苞之文貯以雕籠餌以玉

粒人貴之而愛之以其來遠而少焉

按雞有數種越小蜀大而魯雞又其大者越雞不能

伏鷓鴣魯雞固能矣康居之雞尾長五尺重翼而四

距為雞之龍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野雞屬陰先

鳴而後鼓翼五德者首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

前敢鬪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韓詩

外傳云田饒事哀公而不見察告哀公曰臣將去君

黃鵠舉矣雞有五德君烹食之以其從來近也鷓鴣

此五德而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鷓鴣有黃有白

畢鷺 鷓鴣 鷓鴣 鷓鴣

畢鷺獨足而立鷓鴣比翼而飛

按爾雅云畢鷺獨足鶴也尚書故實云漢武時有獻

獨足鶴者東方朔曰此山海經所謂畢鷺也按鷓鴣

比翼鳥也一目一翼必得二鳥相兼乃飛故名鷓鴣

山海經云崇丘之山有鳥一目一翼相並而飛即此

鷗 鳧本作鳧

鷗三月而集洲島鳧經年而泊江湖

按鷗水鳥也數百為群三月風至乃集洲島按鳧野鴨也色白而頸有毛泊於江湖每百為群食沙石皆消惟食海蛤則不消隨其糞出有人得海鳧毛長三丈以示晉張華華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爰居 辟邪 爰

鄭子產祀爰鷗於魯門漢宗賢鑄辟邪於墓道

按爰鷗海鳥也似鷗而大史記云子產祀爰鷗於魯

百鳥卷廿六

十七

門漢宗賢墓前兩石獸似鹿長尾一角者名曰天禄兩角者名曰辟邪漢之天禄閣名本此

蒼鷗 卑居

蒼鷗之色純而黃明皇亦愛之賜號金衣公子卑居之聲躁而惡夷人亦惡之呼為秃列老瘟

倉庚鶯也開元遺事云唐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鶯呼為金衣公子梅聖俞詩最好音聲最好聽似調歌舌

更叮嚀高枝拋過低枝去金羽脩眉墨染翎鄒谷詩云春雲薄薄日暉暉宮樹煙深隔水飛應為能歌繫一藉麻姑乞與女真衣蘇州詩東方欲曉花冥冥

鶯啼相呼亦可聽歌轉不轉意自嬌羞兒弄笛亦

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笙柱猶遊卑居老鷗也

夷人惡老鷗之聲而呼為秃列老瘟秃列者惡物也

老瘟者言其當瘟而不瘟也

鷓鴣巢林鷓鴣足鼯鼠鼠飲河滿腹不勝

爾雅云鷓鴣似黃雀而小巢於荇若其巢甚密荀子

曰訪蒙鳩婦人或吞其卵或取其巢燒以薰手即巧

又名巧婦曰桃虫曰桃雀曰女匠曰女工曰襍雀皆

鷓鴣之别名鼯鼠生滄海中首似鼠足黑無尾常伏

水中大者千斤莊子曰鼯鼠飲河不過滿腹

百鳥卷廿六

十八

秦吉了 海東青

秦吉了能笑而能言海東青善攫而善搏

按秦吉了生秦中頗類鸚鵡腦有肉冠亦能言笑按

揚文公談苑登州海岸有鷗自高麗飛來似鷹而大

名海東青草虫經云有鳥有鳥海東青雙眼耿耿如

日明善搏駕鴉駕鴉即天鵝也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夜飛嚼葉以覆背鷓鴣夜出附草以隱身

鷓鴣小野雉也大瞻前有白點背毛紫赤相間雌呼

曰鈞軻格傑雄呼曰行不動奇奇比竹雞畧小又呼

泥滑滑音安謂之懷角江右謂之逐隱莊子曰鷓鴣
夜飛啣葉覆背劉王孟詩冥冥花絮隔遙山漢漢風
煙暗百蠻曾向王陵啼竹裏羽毛猶帶血痕斑李白
詩若竹嶺頭秋月暉若竹枝南鷓鴣飛嫁得燕山胡
馬婿欲啣我向馬門歸山雞翟雉來相勸南禽多被
北禽欺紫塞嚴霜如劍戟蒼梧故巢難背遠我心誓
死不能去哀鳴驚叫淚沾衣杜詩山鷓鴣朝朝暮暮
啼復啼啼時霜白風淒淒黃茅岡頭秋日晚若竹嶺
下寒月低畚田有粟何不食石楠有枝何不棲迢迢
不緩後不急棲上舟中聲暗入夢鄉賈客展轉卧抱

百鳥集十六

十九

兒寡婦傍徨立山鷓鴣你本他鄉鳥不辭巢不別群
何若雙雙啼到曉啼到曉誰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
不聞按鷓鴣有丹白二種初生曰羅鷓初秋時名曰
早秋中秋已後名曰白唐夏出秋歲飛則附草乃火
類也無常居有常匹性淳不越橫草恐觸其嗉也如
遇橫草則旋行轉避亦性淳之故也列子天瑞篇蛙
變為鷓月令三月田鼠化為鴛素問云鴛即鷓也

戴勝 布穀

穀

戴勝降而蚕事舉布穀鳴而農功興
按戴勝一名鷺月令三月戴勝降於桑按禮記注戴

勝布穀也或曰乃織社之鳥頭上花毛成方勝者江
南蚕生之時有白頭黑衣之鳥集於桑以食其理或
也按布穀一名鷓鴣江東呼為郭公爾雅謂之鳴
鳩禮記謂之鳴鳩月令 鳴鳩拂其羽倍名脫布
褲黃山谷詩着新替舊亦不惡去年租重無褲著不
辭脫褲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癡

朱鴈 赤鷺

漢闕作朱鴈之歌楚庭見赤鷺之舞
史記漢武帝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埤雅云楚
威王時有赤鷺合奮而舞作鼓吹朱鷺曲

百鳥集十五

二十

鷓鴣 鷓鴣本作鷓

鷓鴣之膏可塗刺鷓鴣之彩可飾衣
鷓鴣水鳥也形如鴨其脚連尾不能陸行常在水人
至則沉擊之則起其膏塗刺如霜異物志云鷓鴣水
鳥也小於鴨其毛五色在溪中能勃邪逐害今文取
六品七品服色用鷓鴣鷓鴣

鷓鴣 鳥

鷓影接而懷卵鳥涎傳而成孕

鷓水鳥也似鷓脚長影接而懷卵伏卵時數入水浴
則卵不煨仰鳴則晴是有見於上也俯鳴則陰是有

見於下也其鳴也以喙一名負金背龜鳥孝鳥也小而群飛能反哺其母故名慈鳥大嘴鳥唇鳥向啼而背棲燕背飛而向宿鴛鴦交頸而感慈鳥傳涎而孕莊子曰烏鵲孺是也此鳥雄者右翼左雌者左翼掩右俱無肺胃李白作棲烏啼云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兩文鑑云烏啼東南枝危巢離五六心在安巢枝一日千往復脫網得群食入口不入腹窮生俾反哺豈能報成育

鶴

百鳥卷二十六

廿一

鶴清禽也衛懿乘軒而失國雞鬪玩也吳王累土以

左傳閔公二年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大明一統志鬪雞陂在吳縣境吳王養雞之所又有魚城豨巷鹿洲

駕鷹

仲秋駕化為鼠而反始仲春鷹化為鳩而復仁按駕即鷓鴣也月令三月鼠化為鴽至仲秋而鴽化為鼠故曰反始月令云七月鳩化鷹而不仁二月而鷹化為鳩是復仁也

鵝

鵝鵝鼻賦

鵝伏隨日朝東首而暮西鴈性隨陽秋宿南而冬北按鵝有蒼白二種蒼食虫而白者不食其性頑而傲其額如瘤長頸善鳴能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王羲之愛鵝為此

伯勞 老鳥

夏至鳴冬至止伯勞也春分來秋分去玄鳥乎按伯勞一名鴟一名博勞一名百勞離騷謂之鴟鴞又曰寧鴟曹植惡鳥論尹吉甫信後妻諛殺孝子伯奇吉甫後見伯勞其音若切吉甫曰是吾子棲吾與

百鳥卷二十六

廿二

尋飛棲其蓋歸飛入門集于井榦之上向室而號吉甫遂射殺其妻時俗以伯勞鳴有凶謂此玄鳥燕也

飛奴 青鳥

張九齡使飛奴以傳信不必長鬚西王母有青鳥以侍傍何須赤脚

飛奴鵲也開元遺事張九齡養群鵲與親識書繫於鵲足依所教飛生投之號飛奴梅聖俞詩孤來有野鵲嘴眼宵春鳩一日偶出群盤空恣嬉遊誰借風鈴響朝朝聲不休名畫錄蜀人黃筌畫金盆鵲圖世稱絕筆漢武帝時有青鳥飛集殿前東方朔曰西王

母將至有頃王母至三青鳥夾侍王母之傍故青鳥稱為王母使者其長鬚赤脚乃奴婢名也盧仝詩云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雀語 羊舌

公冶長解雀語而被拘寧叔向母埋羊舌遂為姓氏世傳公冶長解鳥語有雀飛鳴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勿徬徨子長如其言入山果得大羊食之有餘及亡羊者跡之得其角訟之繫之獄孔子嘆曰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呼之曰

百鳥卷廿六

廿三

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傍當亟禦勿徬徨子長告獄吏白於魯君亦不信也姑如其言而往探之齊師果將及發兵擊齊獲勝而釋子長欲辭之子長耻因禽獸得祿不受沈佺期燕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子長災按家語有攘羊者以羊頭遺叔向母埋之三年事發追捕向家頭肉俱盡惟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氏

羗鷲 畢方 羗

羗鷲見年稔而民安畢方出人災而邑火按師曠禽經曰南方有鳥名曰羗鷲赤身赤首五色

皆備而冠亦五色一名世樂此鳥見年豐而民安西域有靈鷲山按山海經章義山有鳥如鶴而一足赤文而白喙名曰畢方出則人有災而邑有譌火

鷲 鳩 鷲

鷲朝鳴而大風鳩暮喚而微雨鷲似鷓善飛騰故曰鷲飛戾天江湖間捕魚而食劉禹錫鷲操云鷲飛杳杳青雲裏鷲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若割聲相似長空悠悠霽日懸六翻不動疑飛煙遊鷲翔鴈出其下慶雲清景相迴旋忽聞飢鳥噪相聚警著雲中爭腐鼠騰音厲吻相

百鳥卷廿六

廿四

喧呼仰天大嚇疑鷲離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啄無聲猶屢顧鷹隼儀形蛟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鳩釋前

游波 鷲膠

涸海焦川投游波而即汎斷絃折劍塗鷲膠而復連游波類海蛤能致雨化水鷲雞身赤尾而五彩鳴中五音似鳳多青取血為膠可續斷絃折劍陶穀風光好詞云斷絃何日續鷲膠今人娶後妻曰續絃此義

鷲 鷲

鷲乘逆氣而退飛鷲左順風而東向按鷲水鳥也有彩色今船頭所畫者是其遺像浣紗

記有彩鷓波心泛之句鷓義釋前

鷓鴣 馬蜩

鷓鴣飲水數斗而不足馬蜩飲露一勺而有餘

山海經云鷓鴣似鴉而人足頷下大如囊因以盛水

貯魚性好群飛遇小澤有魚各以囊取水水竭魚露

而食之一名淘河一名逃河然此鳥胃中有肉二塊

其大如拳世傳昔日有人盜肉逐至河邊溺河而化

此鳥肉尚存也曰溱澤曰護田曰鷓鴣乃鷓鴣之別

名此鳥專以智力取魚馬蜩蟬也

鬼車 商羊 高

百鳥卷廿六

廿五

鬼車九首而夜飛商羊一足而兩舞

鬼車一名逆鷓俗名九頭鳥夜飛昔有十頭為犬所

噬今止九頭其一頭常下血滴於人屋則凶昔孔子

子夏見之圖其九首而歌之此鳥產婦死而變之能

取人之子以為己子曾前有兩乳玄中記云一名天

帝少女一名隱飛一名夜行遊女能收人之魂魄好

取人家小兒養之養小兒之家則以血滴為誌今時

小兒之衣不敢夜露者為此周禮以救月之弓矢射

之亦即此義此鳥衣毛則為鳥著衣則為婦人

鷓鴣 鷓鴣

帝鷓鴣

鷓之蛙蚊也有草鳥之異鴨之出雛也有湯少之珠

按鷓乃蚊母也巢於江河之間黃白雜紋每叫則吐

蚊二三升雛云惡水中羽虫所化如塞北有蚊母草

江東有蚊母鳥嶺南燕母草不獨惡水中產蚊也埤

雅云野鴨為鳧家鴨為鶩余按許慎說文云鳧鶩也

則家鴨不當為鶩又按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

則家鴨非鶩益明雛伏卵二十日而化鴨伏卵三十

日而化今廣東用湯燻鴨卵則出雛浙江用火焙則

出雛

流離 重明

百鳥卷廿六

廿六

斬流離之首以掛木惡其不孝也畫重明之形以貼

門以其辟邪焉

按流離梟鳥也不孝長而食母一名栗留又名掛首

冬至斬其首掛於木上故名閩東呼為流離又名夜

行遊女謂其日中不見丘山夜則蚤察毫末桂林取

養以捕鼠漢時午日賜梟羹與群臣惡其惡也王嘉

拾遺記堯時祗及國獻重明鳥形似雞或一月數來

或數歲一來國人掃門以待或刻金寶為其形像置

於門上則邪鬼畏服今人畫雞貼於門上即此意也

鷓鴣 鷓鴣

鳩食蝮蛇鳩而毒鳩私群鳥而淫

按鳩大如鴉紫綠色頸長七八寸食蝮蛇以其毛雜

飲食殺人鳩與鴛同按鴛似鴈而大無後趾而虎文

陸佃云鴛性群居如鴈而有行列鴛連蹄不喜樹止

若樹止則為若矣詩云肅肅鴛羽註云肅肅羽聲也

又按嫖經云老鴛愛錢威逼佳人生巧計註云鴛似

鴈居山中其性最淫逢鳥即與之交今之妓母取名

老鴛者以其淫也其字畫七十鳥為鴛字取義謂其

與多鳥相交之故也此鳥按詩註似鴈無後趾不喜

樹止陸佃則曰鴛性群居如鴈而有行列嫖經又云

最淫故妓名取為老鴛三說不同俟博雅正之

事物原始卷二十六終

事物原始卷之二十六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七

明臨安徐炬明夫著

仁和張楨仲明校

麒麟 白澤

周道不興而麒麟獲聖德及遠而白澤來

按禮記毛虫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麋身馬足牛尾

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高一丈二尺合仁抱義行

步中規拆旋中矩音中鍾呂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

群居不旅行不犯陷穿不懼網罟中國有聖人出則

至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麟為之首白澤獅子也一

名後狻一名虺一名鉄額將軍形似虎正黃色有鬚

尾端茸毛大於斗銅頭鉄額鈎爪鋸牙珥蹄足目如

電吼如雷能食虎豹為毛虫之長日行五百里生西

域西國能馴養獅子故有獅子國瑞應圖云黃帝生

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此賢君德及幽遠而出也我

朝成化戊戌西夷貢獅九虎食有毛之物必用舌銜

毛而食惟獅則舒前足而擊物吹氣一口則毛自落

虎豹 鳳鵠

虎豹之子雖未成文而氣已吞牛鳳凰之雛雖未奮

翼而色殊九鳥

虎乃牛哀所化黑章鈎爪鋸牙生倒刺無小腸腎懸於腹而畏羅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食物遇耳即止食犬則醉虎之白者為魁黑者為魑青者為羅楚人名虎曰於菟為山獸之君故名山君曰金波羅曰白額將軍曰嘯風子皆虎之別名胡人謂之巴而思豹毛赤黃其文黑而中空猛捷於虎易曰君子豹變大人虎變非虎變豹非豹變虎假喻而已

象 龜又作龜

象以齒笑而見焚龜以壳靈而見灼

象之鼻牙俱長三年一乳頭不可俯頸不可回運用

百獸考廿三

以鼻將死以牙觸石以牙為身害也其口隱於頤一身之力皆在鼻過食以鼻捲之其足有爪無指登山涉水甚捷畏鼠入鼻膽不在腹淳化間上苑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問徐鉉曰在前左足既而剖之果得又問其故鉉曰象膽隨四時死在春故知前左足象產於夏趾白象出而世弗林大食諸國龜甲虫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王者之嘉瑞也爾雅云一神龜二靈龜本草云即秦龜也其甲有文似璆瑁而薄能鳴其甲可以十三攝龜乃小龜也一名蠶龜一名來蛇此龜好食蛇其腹甲曲折能自解張閉四室龜傳

國者所寶五文龜甲有文彩河圖曰靈龜負書出於洛丹甲青文六筮龜常在著叢之下七火龜生於火猶火山之生火鼠記曰人得龜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九八名龜各有文在腹下不必滿一尺二寸長七八寸者亦可寶也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注曰大寶也龜之中一行五方勝以應五行左右各四方勝以應八節周外左右各一十二方勝以按二十四氣通共三十七數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大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為地左右各六共十二方勝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數共計四十九數即合太極虛一之數抱朴子云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孟郊詩呼龜曰玄夫史記曰玉靈夫子古今注云玄衣背卸宣室志云洞玄先生莊子曰清江使者

駟虞 角端

駟虞仁而不害戲於湯時角端立而能言見於元世按駟虞白質黑文貌首虎軀聖王在上則出不踐草木食自死之肉其身五彩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即白虎也河圖括地象曰玉虎也春秋演義圖曰仁

而不害湯時戲於朝格物叢話云角端一角鹿形馬尾人立而言好生惡殺解西夷語元太祖至東印度國見之日行一萬八千里一富家吝常以薄肉款客客戲之曰老官的刀剛且鋒阿媽的手輕且鬆切起肉兒像捲筒窓前忽起微微風忽然吹入半空中忙騎角端追其踪又過巫山十二峯雖俚語亦發一笑

犀 鯨

通天之角戴於犀首明月之珠出於鯨目

爾雅犀狀如水牛猪頭大腹卑脚三蹄皮黑額上二角長鼻上一角短一孔三毛海竹水開故名利涉候

百獸卷廿七

角退埋之人作木角以易再三不易舊處一種二角

又有一角者名曰山犀犀之美者可以破水駭雞能

解鴆毒抱朴子曰通天之犀有白理如線盛於水中

雖見而駭嶺表錄異云犀有二角在額上者名兕犀

在鼻上者名胡蝟犀牯犀亦有二角其角重七八觔

者名墮羅犀敬宗時南昌進夜明犀光照百步開元

中交趾進碎寒犀冬月煖氣襲人按鯨海之大魚也

本作鱧今作鯨一說推曰鯨雌曰鯨爾雅云鯨目如

日月鼓浪成雷吐沫成雨其珠在目大者長數十里

驥

千金之驥追風逐電裕如也使之捉鼠無跛猫之能九萬之鵬圖南簸海綽然也使之毆雀無晨風之技驥良馬也如周穆王之八龍曰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漢文帝之九逸曰浮雲赤電絕群逸驃紫燕綠離驄龍子驂駒絕塵秦始皇之七馬曰追風白兔躡景追電飛翾銅爵晨鳧唐太宗取回紇得十駿有皎雪驄飛霞驃翔麟紫奔虹赤之類世言馬捉老鼠蓋譏其粗撞不識事體也唐昭鄰云命寫鳳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馬異詩云將吾劍兮切游泥使良驥子捕老鼠莊子曰騏驎驥騮一日而馳

百獸卷廿七

千里捕鼠不如狸往言殊技也按莊子逍遙篇鵬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鵬之徙於南溟

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以六月息也

按晨風鷓也一名鷓孟子曰謂叢毆雀者鷓也又名

瞭謂其目明而遠視也爾雅謂之鷓廣雅謂之籠

脫齊人謂之題肩莊子曰鷓為鷓鷓為布穀久復為

鷓夫驥不能捉鼠鵬不能毆雀何也猶士君子含章

韞美遠而振綱肅記匡時政以濟蒼生能事也若使

之為雞鳴為狗盜難之

鹿 牛

鹿比其類而環角外向以自防牛衛其犢而環角外
向以角虎

按鹿性多警善決驟食必分背走必成群居則環角
外向恐人物之相害也黃山谷曰伊尼虞世南賦云
華山道士事林云鉅鹿侯按牛有數種蒼色大目曰
犖牛赤尾豎頭曰領胡赤曰驛黃曰驛白曰惟黑曰
犖純色曰犧其子曰犢牛羊之齒有下無上故曰戴
其角者少其齒兩其足者忝其翼

蒲牢 饕餮

蒲牢好音鑄於鍾鈕饕餮好水鑄於橋磯

百獸卷廿七

六

按九種龍一曰朝風好險殿角之獸二曰囚牛好音
樂器之獸三曰蒲牢好鳴鍾鈕之獸四曰睚眦好殺
刀頭之獸五曰負蝸好文碑旁之獸六曰霸下好負
碑座之獸七曰蚩吻好望殿脊之獸八曰狻猊好坐
佛座之獸九曰狴犴好訟獄門之獸又一說九種龍
一曰尾猫好陰屋脊之獸二曰饕餮好水橋下之獸
三曰蜻蛉好慵門前之獸四曰憲章好囚獄門之獸
五曰蜥蜴好程刀頭之獸而蒲牢霸下負蝸按江東
賦云蒲牢海獸也聲如鍾性畏鯨鯨躍則鳴故鑄鍾
作蒲牢形於鍾上斷桐為鯨形撞之則鍾大鳴

羊 狐

羊負臯比見青葛而心悅過於菟則戰也狐假虎威
詐百獸而皆走逢韓盧則遁也

按羊有白黑褐三色禮記曰柔毛胡羊曰羴羴小者
為羔毛長尺餘者為羴羴河東陝西出者曰青羴一
角一自在耳後者曰羴羴而羔有三德有角而不用
類好仁執之不鳴類好義飲母乳必跪類知禮諸羊
之性淫而狠其腸九迴詩云江流曲似九迴腸按皇
皮虎皮也左傳莊十年齊宋師次於即公子偃自雲
門竊出蒙臯皮而先犯之大敗宋師按於菟虎也楚

百獸卷廿七

七

人稱虎曰於菟左傳令尹子文初生棄於夢澤虎乳
之楚人謂乳曰穀謂虎曰於菟其姓闔氏名曰闔穀
於菟菟者草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葛楊子曰羊質
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則戰按戰國策江乙對宣王
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天帝令我長百獸今
子食我是逆天命也子不以我為信吾為子先行子
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者乎虎以為然遂
與之行獸見皆走故曰狐假虎威按韓盧名犬也淳
于髡曰韓盧者天下之俊犬也東郭斲者海內之狡
兔也犬逐兔勝山者五環山者三兔極於前犬疲於

後曰父見而獲之今齊魏相持恐強秦大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按狗有瓌瓜曰犬長喙曰獐短喙曰獨皆田犬也龍犬高四尺曰獒晉人呼為獒獒逐虎之犬曰狎地中得犬謂之地狼搜神記謂之烏龍宋人謂之宋狝何遜曰蟻蝸杜庭曰吠雲東坡烏喙陸機曰黃耳能寄書後犬死葬之名黃耳塚蒙古人呼為內和仲尼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弊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母使其首陷焉侯鯖錄云滕元發在僧寺脩業烹寺中犬食之僧笑曰先生能作偷狗賦即不申理破題云

百獸卷廿七

僧惟不浮狗也宜偷既欲思於食腹遂乃設於空喉餅餌引來猶擺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免之眸

巴西侯 孫供奉

居相愛而食相讓巴西侯之仁也朝而三暮而四孫供奉之仁乎

巴西侯猿也宣室志云吳郡張鯁行次巴西有人於道左出拜曰吾主君奉邀乃巴西侯耳既見飲酒命樂將半鯁亦假寐將曉悸而寤見身卧石龕中有一巨猿狀如人醉卧於地鯁潛出猿似猴而大或黃或黑通臂輕身故善緣能行氣故得壽其類仁讓居相

愛食相讓行有列飲有序有難則內其柔弱者在中不踐蔬稼木實未熟則相與謹守既熟嘯呼成群妨食其臂通肩刺之可以為笛性極畏鼠繫鼠於頸獒不敢動王裕仁名曰野賓宣室志曰黑衣即巴西侯曰山公曰林泉逸士曰閑雲處士皆猿之別名按孫供奉猴性不仁與猿相反雖群不善倉相噬行無列飲無序有難則推其柔弱者以自免好踐蔬稼木實未熟則竊食之其性動每至林木皆振響列子曰宋有狙公愛畜狙而家廬將限其食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何如眾狙皆悅

百獸卷廿七

的顯 獒 獒

的顯脫檀溪之厄獒為南海之殃

三國志劉備初奔劉表屯樊城左右欲害備覺如廁便出所乘之馬走墮襄陽之西檀溪中備急謂的顯曰今日急不可不努力一躍三丈得過免難獒生南海龍瓜似虎而黑迅走食人為民大害堯使羿上射十日下殺獒長楊賦云秦封豕其士窳窳其民窳窳本作獒獒封豕者按左傳有仍氏生女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謂之封豕

黔駒 舞馬 駘 黔音乾

穿牛鼻而使之耕，絡驢首而使之乘，人制之也。衣馬繡而使之舞，戴猴冠而使之戲，食教之也。

牛釋義見前，驢似馬長耳生子曰驢。柳文云：黔之驢有好事者，船載之以入市，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

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

愁々然莫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以為噬已也，甚恐。

然往來視之，竟無異能者，稍近，益押蕩，倚衝，冒驢不。

勝，怒蹄之，虎因喜曰：技止此耳。跳踉大噉其肉而去。

投筆記鼯鼠黔驢技未精此也。按明皇雜錄：唐玄宗

教舞馬四百蹄，分為左右，都俱有名稱，曰某家驕，其

曲曰：傾家樂，背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

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足歸范陽，及祿山敗，後為

田承嗣所得，不知馬有此技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

樂而舞，廐人以為妖，擊之而斃。按樂記云：獲雜子女

注云：乃猴戲也。言舞者如猴。詩云：毋教猱升木，陸機

云：獼猴也。一曰：母猴。一曰：猢猻。詩疏云：獼猴也。楚

人謂之沐猴。古時有沐猴鬪狗之戲。少府禮長卿能

為沐猴舞。唐昭宗時有弄猴者，隨班起居，賜緋時號

孫供奉。社

豹 矜 矜

豹齒至堅，可假佛牙。以誑俗，矜羊多，感可碎金剛而

破幻。

豹齒骨極堅，以刀斧鎚鍛，鉄皆碎，落火亦不能燒。詐

為佛牙，佛骨以誑愚俗。惟矜羊角擊之，則碎。矜羊角

出西域，諸蠻有兩角者，有一角者，極佳，極多節。

象 麝 麝 豹

象以牙觸石，麝以瓜出香，知為身害也。麝以尾辟塵

豹以形辟邪，皆出性成也。

象稱長鼻，將軍將死，以牙觸石，埤雅云：麝形似麝，性

好啖蛇，夏時食蛇，既多，至天寒時，香滿，即以瓜出香。

于屎溺中人，若迫逐，即投高岩，舉爪出香，至死猶拱

四足而保臍，按鹿大而色白者為麝，出則群鹿隨之。

視塵所往為準，其尾善能辟塵。唐白居易云：麝象鼻

犀目，牛尾，虎足，南中志云：麝大如駟，形頗似熊，多力

食鉄，廣志云：麝色蒼白，其皮溫暖，寢其皮可以辟瘟

圖其形可以辟邪。邪

索 駝 阿紫 阿紫

索駝，匈奴之寄畜也。知水脉而善行流沙。阿紫，古先

之淫婦也。為火災而變美女。

按廣志：天竺以北出索駝，大於水牯，紫色，背有肉鞍。

力能負重知水脉識泉源博物志燉煌西度流沙外國千餘里無水有伏流處人不能知馳輒不行以足踏地掘之得水山海經馳足四節善行流沙負千筋日行三百里四夷傳云流沙數百里夏多熱風馳則頽知有風則鳴驟埋口於流沙中人則以氈擁鼻否則危殆笑于闐國有風脚馳日行七百里按阿紫狐也形似黃狗鼻尖尾大性多疑今人議事不決謂之狐疑名山記云狐者古先之淫婦也其名紫化而為狐汶中記千歲之狐為淫婦百歲之狐為美女說文云狐妖獸也善聽水下無水聲然後渡河白虎通

百獸卷廿七

十二

云禹娶塗山氏有九尾白狐之瑞抱朴子曰狐壽八百歲能變為人管輅傳有一物如獸手持穴以口吹之一書生舉刀斷其腰視之乃狐也曰成陽侯曰田叅軍曰玄丘校尉皆狐之別名也

熊 獺

獺

熊死於鹽獺斃於酒

熊大於豕而性輕捷山居能緣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不行數十里悉有陸蹄之狀冬入穴而藏蟄春始出掌為珍味食鹽則死左傳云堯殛鯀于禹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齊借

記云獺似狐而小青黑色水居食魚月令正月獺祭魚謂取魚祭天乃敢自食報本也西戎以獺皮飾羃服領袖以其不染塵垢也若灌之以酒則死

羊 豕

江南以東羊白而豕黑江南以西羊黑而豕白禮記謂羊曰柔毛曰少牢類說云氈根裴曜卿曰髯即曰餽宰崔豹古今注曰長髯公又曰長鬚主簿黃初平叱石成羊故曰白石道人蒙古人曰忽你呼羯羊曰一兒哥呼小羊曰忽魯罕按豕豨豚彘皆猪之總名也在山曰野猪形類家猪但腹小而脚長色褐

百獸卷廿七

十三

而肉赤三歲膽中有黃其老猪曰伏小猪曰純野猪曰獐祭祀之禮豕曰剛鬣宋人呼老母猪曰艾豨衛靈公之夫人南子與宋朝私通衛太子使齊至宋野宋人刺而歌之曰既定爾騏猪盍歸吾艾豨其義詳詩經美乎青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功論於朝廷則遼東豕也洞微志謂猪曰勃賀古今注云烏將軍長喙將軍拱洲人畜猪致富號猪曰烏金蒙古曰唐無四

麀鹿 河豚

麋鹿無魄道家許食河豚有毒吳儂所珍

麋似鹿而小性多驚道書言麋鹿無魄陶隱居云麋

鹿無魄非支辰所屬又八卦無主即生死無由故道

家許聽其麋鹿為脯而食之一名麋詩云野有死麋

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按河豚之性多怒觸

之則怒氣滿腹翻浮水上其味雖珍治不如法食則

殺人惟椒攪及蘆根之汁可解其毒一名鮭其眼能

閉無膽無腮無鱗其味極美號西施乳吳人極尚

兔

狡兔三窟僅免死鼯鼠五技而尚窮

百獸卷十七

十四

埤雅云兔口有缺吐而生子凡咀嚼者皆九竅而胎

生惟兔雌雄皆八竅雌雄尾而孕子從口出生子

曰媿其狡者名曰兔又其大者前足寸餘後足數尺

行則後足躍數尺止則朴地謂之蹶兔亦曰蹶蹶

鹿魚

鹿戴玉而角斑魚懷珠而鱗紫

抱朴子曰鹿六十年必懷玉於角下其角有斑痕紫

點魚之鱗紫者截珠於目

鼠

鼠見人而拱立不識者以為禮而敬也實乃是穿窬

小人蟬見人而橫行不知者以為躁且暴也豈識是無腸公子

按鼠有數種在人家者晝伏而夜出總名老鼠冬夏

水居名曰水鼠居田野間其色黃噬雞鴨名曰黃鼠

其鼯鼠首似鼠無尾而黑足伏滄海中大者千觔莊

子曰鼯鼠飲河不過滿腹曆書云田鼠化為鴽者此

鼠肥而多膏口鼻尖大而黑色常穿地行歲旱則為

田害郭璞謂之鼯鼠地中行是也南越志云鼯鼠緣

於木上鼯鼠行於地中有鼯鼠形大如拳豹首而虎

文有隱鼠赤白毛大如牛黔州之鼯鼠狀如蝙蝠

百獸卷十七

十五

大如鳶其毛紫而黑夜行飛生人見之多以為怪河

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足於頸跳舞善鳴西番有土

撥鼠能穴土為巢形如獺有禮鼠見人則拱而立魏

後苑有白鼠有火鼠毛長丈許入火不焚可為火浣

布北方有冰鼠冰厚百尺有鼠在下食冰毛長百尺

亦可為布曰社君曰家兔曰白衣曰穿窬小人皆鼠

之別名也抱朴子曰山中無腸公子者蟬也蟬橫行

詩云但見橫行疑是躁不知公子實無腸

獮

獮避害營穴以深藏猴好動至林木而振響

按籬色黃而微黑尾短毛臭而肉羶山陝遼東皆謂之狗籬吳越皆呼刁黃善為曲穴而避藏防人害也

獨 鼯 鼯

獨一鳴而後散鼯一鳴而鼯伏

獨形似猿而大能食猿一叫而猿散鼯似魚有足長尾黑鱗畧似蜥蜴長丈餘甲如鎧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其皮堅厚可以冒鼓李白云吹龍笛擊鼯鼓又善夜鳴而應更初更一鳴二更最鳴性好睡常閉目能吐霧致兩力健而能頽岸其肉十二肖具焉 鼯性畏鼯聽其鳴故伏

百獸卷廿七

十六

虎 貉

虎之所在鹿必鳴以告籬之所穴貉必同以居

鹿似鹿而小一名麝旌毛狗足皮可為靴襪大者為麝鬻子云鹿知虎之所在必鳴貉似狐善睡其頭尖銳與籬同穴皮可為裘語云狐貉之厚以居行數十步輒睡以物警之乃起既行復睡貉不踰汶

狼 狽

狼狽相 狼倚狼足而行蠅附驥尾而至

狽乃狼屬無前足附狼而行失狼則不能動漢紀云周勃狼狽失據謂此其性貪爭食以養口鮒孟子曰

養其一指而失肩背則為狼疾人矣一名滄浪君其形似犬銳頭白頰性怯走極善顧其後用糞以燒烽火雖風不斜謂之狼煙者此也其鳴諸孔皆涕列子曰狼作聲而諸竅皆涕狐若鳴而後竅應之周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伏漢光武與隗囂書云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托於騏驎之尾乃騰千里之路

白老 神女

白老夏至而鼻煖神女七夕而毛脫

按白老猫也唐刺史家七夕月下見七八白衣語曰白老將至奈何白衣乃鼠也猫鼻常冷惟夏至氣煖

百獸卷廿七

十七

其眼旦暮睛圓子午一線卯酉正圓辰戌丑未棗核尖寅申巳亥銀杏樣按神女鵲也謂之鵲橋者七夕歌云神官召集役靈鵲直渡銀河橫作橋七夕毛脫

蝟 猬

蝟遇鵲則仰腹而受啄燕逢塵則落羽而潛形

蝟狀如鼠而大棘端分兩岐者曰蝟如棘針者曰蝟其性極鈍有物少犯則毛刺攢起如矢性極畏鵲能制虎其膽耳

熊 鷹

熊鷹 熊本作然 鷹又作豸

熊性仁生相序而死相赴鷹性直罪必識而邪必觸

按獒似猿而身青鬣頰俱黑性好理鬣其皮五色可為裯毯人以葉矢射之其偶謂之按矢因以自刺與之俱死按薦一角能觸邪一作多

風母 吳牛 風母又作瘋母

風母已死得風而復活吳牛畏日見月而猶喘風母似猿見人若慚出頭打殺得風還活出劉欣交州記吳牛水牛也滿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黃耳 白犢

黃耳附陸機之書白犢免宋人之死

述異記陸機好獵在吳有豪客獻快犬名黃犬機後仕洛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馳往否犬搖尾作

聲應之機為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頭犬出驛路走向吳饑入草噬肉取飽每經大水輒依渡者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則騰上速去及到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書內筒復繫犬頭仍馳還洛後犬死殯之去機家二百步呼為黃耳塚陸機宅在 府城中南門外有黃耳塚在陸機宅村南梅堯臣詩晴雲唳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宅而今何處不荒蕪宋人有行義者三世黑牛生白犢孔子曰此吉祥也

居一年其父育牛復生白犢其子又有後楚攻宋此丁死者大半惟父子替疾皆免

夔 狼

夔皮冒鼓雖輕擊而遠聞狼糞燒烽雖風吹而直上夔似牛一足而蒼色無角而聲如雷以皮為鼓聲聞三百里狼義釋前

萬 猩猩

萬萬笑而被格猩猩醉而被擒萬萬產西南夷似猴人面而赤色其髮極長可為頭髮高脚長頭猛而有力宋孝建中注簿常文禮進

百獸卷廿二

十九

惟二頭帝曰朕聞萬萬力負千鈞既力如此何由致之土人丁荃曰萬萬見人則執手而笑笑則上脣掩其目人以釘釘其額任其奔馳死而取之猩猩能言似猿人面聲如小兒一云人面豕身出交趾數百為群人以酒併糟設於路側重結草履猩猩視之則知張者祖考姓名呼云奴欲張我捨去復自謂曰試共嘗之及醉取履著之為人所擒里人索肥者乃自推肥者泣而遣之西國取其血染毛刺其血問之與我幾許若加鞭箠問之隨所加可得一斗山谷詩云愛酒醉竟能言機事淮南子曰猩猩知人姓字此知

往也醉被人擒不知來也乾鵠知歲多風巢於下枝此知來也而不知童子探其卵此不知往

大貊 猛豹

大貊溺能消鐵猛豹舌能舐銅

白樂天題屏上貊像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溺能消鉄為水猛豹即猎猎也似熊而小其黃毛者名曰雕而猛豹形亦似熊而毛光澤不黃能舐食銅鉄

兕 蛙

兕善觸制為罰爵蛙性孝繡飾衮衣

百獸卷廿二

二十

兕野牛也青色一角善抵觸制為罰爵名曰兕觥白兕謂之上瑞五代時占城國進水犀按蛙似猴鼻孔向天尾長過頭白質黑文如遇天雨以尾塞鼻孔温而細其性孝一名膺胸膺爾雅云蛙仰鼻而長尾一云出西戎而東海傍皆有之似狐而大尾長皮白毛黃三莖共一次或云新羅國之海狗也山海經云蛙似猴鼻孔上向尾長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而則懸樹以尾塞鼻孔衮衣上之宗彝即虎蛙也取其孝

羊

羊有頭而率群厲有奴以警夜

羊性淫而狠其出入園中有一羊為首以率群羊王荆公馬奴詩鳴馬無定棲隨陽以南北嗟嘆以為奴至性能懇惻人將俟其怠奴輒告之急舉群寤而飛雖巧無所得夜或以火取奴驚火因匿頻驚莫我捕顧謂奴不直嗷嗷身其憂民民衆衆息相隨入增繳豈不聽者惑偷安與受給自古有七國君看馬奴篇禍福甚明白

旱魃 商羊

旱魃見而亢陽肆酷商羊舞而涿水為災

百獸卷廿七

卅一

走如風名曰旱魃見則大旱赤地千里見者投之溷中乃死而旱災則消按家語云齊有一鳥鳥跳躍於庭群臣莫識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兒童有屈其一足而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而齊有之將有水災

豺 獍

豺又作材

豺祭獸獍祭魚知報本也獍食父梟食母夫不孝豺豺狼屬也形似狗而聲亦如狗長尾而頰色黃舛細瘦季秋之月以獸祭天亦猶鷹獍之祭鳥祭魚皆知報本也按獍似狸而虎眼勇而食父梟大則食母漢時冬至斬梟首掛於木上以警不孝故又名掛首午

日作梟羹以賜群臣惡其害母明其不孝之故也

德 蟻

德以氣吹人則死蟻以沙射人則瘡

北方有獸其形如獅勇能食虎口氣吹人則死黃帝殺之由此人無憂疾說文云蟻短狐也似蟹三足能以氣射故一名射工詩云射工巧伺遊人影是也柳文云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瘡在傳云蟻含沙以射人影博物志云射工虫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之影能殺人其居水旁山林之間含沙射人者名曰沙蟲

泥

竊聞苛政猛於虎笑殺山翁醉似泥

家語云孔子過泰山聞婦人哭孔子問之婦曰吾舅與夫及子俱死於虎子曰何為不去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按泥出東海純肉無骨在水則活失水則似醉如泥今人云濫醉如泥是也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八

明臨安徐炬明著

仁和張橫仲明校

龍 鵬

神龍失水而陸居螻蟻得以戲之及變化也騰雲路而躍天池彌六合而澤萬物焉義鵬附人而羈鞶燕雀得以啗之及奮迅也展健翼而翹清風挾脩翎而凌瀨氣焉

龍陽物也靈變莫測八十鱗春分登天秋分入淵其聽也以角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

百魚卷廿八

無角曰螭龍頭有一物如博山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三秦記曰大鯉登龍門化為龍不登者點額李肇國史補曰魚登龍門蛻其骨今人所謂龍骨者疑即此也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晉人曹寬見一龍闕死取其雙角文如亂錦而藍色楚王對楚王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宛轉四瀆之裏夫尺澤之魚豈能料江海之深哉柳文云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雜尺水義鵬詳見羽類夫士懷瑜抱瑾困處蓬衡寧竹月之蕭疎其蕉窻之索寞若訥若愚也而薄夫有獻朝

騰笑者及其連也篇連月露咳唾琳琅為縉紳所知
膺大君之錫命慰蒼生之素望其與沒世無聞人號
酒囊飯袋者不可以同日語矣余以龍之況士何殊

鯤魚

北溟之鯨一身而橫千里武陽之魚千頭而重一斤
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鯨其大不知幾千里也武
陽之魚即歐公所言毛魚與鹿角一禽數千百是也

鰲 鰲本鰲 鰲

鰲華首以戴五山登嘘氣以成海市
許慎說文鰲海中大鰲也列子曰女媧氏斷鰲足以

百魚卷廿八

二

立四極海東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根無
所連隨波上下帝命策彊使巨鰲十五舉首戴之而
五山乃峙按鰲似蛇腰下鱗盡逆生雉與蛇交而生
鰲食燕子一曰狀如螭龍有耳有角髯與背俱紅噓
氣成樓臺將雨則見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煙霧中登
州海中時常雲氣如宮室樓臺人物車馬冠蓋之狀
謂之海市乃蛟蜃之氣所成瓊言云蜃大蛤也月令
月雀入大水為蜃又云雀入水為蛤雉入水為蜃

鯉 雉

唐時鯉號赤鯉同國姓也漢朝雉改山雉避后名子

鯉有黃白赤數種其類甚多大者為鯨鯢小者為鯢
鯢鯢鯢魴鯢之類唐律取鯉則放之號曰赤鯉公以
其與國姓同也鯉為魚之王鯉之脊鱗無大小皆三
十六鱗按陰數也

蛟 鰲 鰲

蛟名河伯之健兒鰲稱跛足之從事
蛟龍屬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上有白嬰夫者數圍
亦卵生虫經云蛟龍水居而卵剖于陵其老蛟名曰
蠓能害人今蕪湖縣西南七里江中有蠓磯樓鰲一
名甲魚隔津而望卵王十朋賦云鰲稱跛足從士

百魚卷廿八

三

文鯉 玄駒

文鯉夜飛而觸網玄駒時躍而麗留
文鯉魚生南海大者長尺許翅與尾齊一名飛魚若
群飛水上海人候之嘗有大風吳都賦文鯉夜飛而
觸網玄駒鯉也詩小雅云魚麗于鬯鯉鯉

梅魚 鯢魚

三月來八月去梅魚也端陽出小暑歸鯢魚乎
梅魚色似金狀如石首頭大尾細俗呼梅大頭三月
來八月隱于海鯢魚色白帶蒼狀如白扁魚味美大
者十數斤常居温州遂安端午出小暑復歸遂安

鱒魚 鮒魚

鱒魚懼網而不動護其鱗也鮒魚緣木而不墜賴其足乎

鱒魚出富春江中味美在鱗食莫去之若入網中則不動恐傷鱗也鮒魚出蜀中東齊記云蜀有鮒魚性善緣木聲如兒啼孟子曰緣木求魚不得未聞此也

望潮 紅裳

望潮跳於潮面紅裳陷於沙中

望潮色黑無鱗口闊長寸餘潮來則跳於潮面潮退穴居淤泥紅裳乃人魚也但異記云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髻髮紛亂腋後微有紅髯查道識之命從者扶於水中拜手感戀而汲乃人魚也稽神錄謝仲玉見婦人出沒波中腰以下皆魚也

鮑魚 人膏

沙丘之臭載鮑魚以亂之驪山之塚置人膏以燃之鮑魚似鱗魚而小生海中氣最臭秦始皇崩於沙丘李斯秘不發喪車中載鮑魚以亂其臭按人膏即人魚似鯢而四足其聲如小兒其膏燃燈永不消耗始皇驪山塚中用之今荊州臨清有此魚

寧魚 鱒魚

寧魚清明而骨腐鱒魚八月而脂流

寧魚色黃頭大將寸者尾尖無鱗立冬方出至清明身骨俱腐俗呼爛草鱒魚似鯖魚蛇首白目有脫而肥其脂在自至八月而流出即不見入同八月蘆花蒞水漲時歸海取之甚多

鯀魚 鱧魚

三中鯀魚之刺者死一遭鱧魚之擊者亡

鯀魚其色赤其身扁闊而四方其口尖生於腹下大者尾長三尺尾稍有一骨長二三寸入若被其一刺者急煮魚尾竹及海獺皮鮮之可救三刺者困甚中

百魚 卷二十八

三刺者死其脂熬油可燃燈其鯀魚鼠尾魚地青魚鱒魚邵陽魚並生南海有肉翅尾長二尺刺在尾中人中其毒與鯀魚同異物志云潮州惡溪有鱧魚

烏賊

烏賊 蛤蜊 烏又作鰩賊又作魷魚

烏賊遇風波能以其鬚纏蛤蜊候風雨能以其壳飛烏賊魚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輕虛而白有兩鬚如帶見風波急則以鬚粘石自縊其性嗜烏伴浮水上烏死之謂其已死便啄其腹乃卷取而食之為烏之害

故名烏賊一名烏魷此魚八足絕短白肉黑皮無鱗其鬚甚長集足在口縮足在腹形如革囊遇大魚則吐墨迴波以衛身遇小魚及蝦過則吐墨涎惹之按蛤蚶一名文蛤會稽賦云合氏大者圓三寸小者圓五六分其魁蛤正圓而頭空表有文者是蝙蝠所化屠書云堆入大水變為蜃乃大蛤也

蠟蚌 水母

蠟蚌腹瓣不歸而蠟蚌敗水母目蝦蝦若驚而水母沉

蠟蚌形似蚌腹有小瓣出入其腹若出而不入則蠟

百魚卷十八

六

蚌死故一名蚌奴嶺表錄異紀云水母形大如覆帽有足無口無眼腹下有物如絮常有數十蝦食其腹下之涎人捕之即沉乃蝦有見耳

墨魚 彭越 彭越又作彭越

始皇遺筆袋於海上化為墨魚黥布覆彭越於江中化為彭越

墨魚即烏賊魚始皇遊海上遺筆袋于海中化為此魚一名河伯曰事小吏高帝誅彭越盛其醢賜諸候九江王英布覆醢於江化為此物故名彭越

鱸魚 鰕魚 鱖魚 鯢魚

鱸魚美而鰕魚肥鱖魚淡而鯢魚毒

松江四顧之鱸味珍隋煬帝謂之東南佳味巨口細

鱗張翰詩云鱸魚正美不歸去鰕魚大口細鱗有斑

衫張志和詩云桃花流水鰕魚肥鱖魚頭大尾小色

黑骨健無鱗口下有白囊甚肥囊內能作蝦蟇聲俗

名鱖大頭一名鱖諺曰買魚得鱖不如啖若鯢魚一

名鰕夷有物觸之即噴腹如氣毬白色背有赤道如

印江海中俱有毒海中毒者大毒若食其肝及子入

腹爛腸入口爛舌其肉小毒食之不妨

鰕魚 鰕魚 鰕音極

百魚卷十八

七

鰕魚無葑制而肉則成水鰕魚用火焚而脂可燃燈

鰕魚色白如銀軀圓口闊味鮮長尺餘骨肉俱美若

無葑制之久則成水留骨而已鰕魚色赤頭尖口小

口在腹下大者二三百斤其尾尖長不滿尺而圓其

脂可熬油而燃燈力能敵潮故又名鰕水端午水熱

而祭立秋水冷藏於大海 鰕字不載當從敵潮之義

鮠 鮠 鮠音敵

諸魚膽苦而鮠膽獨甘諸魚頭長而鮠頭獨縮

陸機云鮠即今之黑鱧也與蛇通氣頭戴星而夜北

向京東呼為鍾魚爾雅謂之鯉鮠郭璞曰鯉鮠又名

蠶魚又名文魚已上五者皆黑鱧之別名也魴即魴魚也細鱗潤腹縮頸赤尾隋煬帝曰江南之縮頸鱗魚長腰粳米乃金齋王膾諺曰浴鯉伊魴貴於牛豢

梅魚鱉魚黃齋魚鱗魚鯪魚寧魚文鯪魚

海鯪魚石首魚鯪魚鯪魚摩竭魚

魚之無膽者曰梅魚鱉魚黃齋魚之無鱗者曰鱗魚

鯪魚寧魚魚之有翅者曰文鯪海鯪魚之有聲者曰

鱗魚石首魚之長大者曰鯪魚鯪魚摩竭魚魚之

細小者曰吹沙望潮婢魚石鯪白小

梅魚見前鱉魚色蒼而鱗細有膠無膽黃齋魚蒼黃

百魚卷二十八

八

而腹白骨細而多腦無膽而味美鱗魚見前鯪魚即

鮎魚也江東呼鮎曰鯪若赤目赤髯者食之殺人鯪

鯪二魚無膽者不可食其大首方口背青黑色無鱗

多涎其類有三背黃腹白者鮎魚也背青口小者鮎

魚也口腹俱大者鯪魚也形相似而大小不同寧魚

文鯪俱見前其海鯪似鯪有肉翅能飛上石一名石

蠶齒如石板其石首魚首中有石初出水時夜視有

光腹中之膘可以作膠呂向曰魚當無聲言有聲者

文之悞也正陸夫不解此義耳海中捕石首魚者以

竹筒聽之其聲如雷魚來候也上林賦云魚鱉懼聲

可証鯪魚見前鯪魚背如龍長一二丈鼻上之肉可以作脯及鮓今鎮江最多摩竭魚生海中其口可以容舟列子曰吞舟之魚其名摩竭其鱗魚大者亦重二三百斤其腹何乾藏之如孕婦難產以燈火燃過研末酒吞即產男子咳嗽者服之即愈如神吹沙魚色淡黃長寸餘無腸胃頭大口濶尾尖望潮魚見前婢魚小魚也倍名飯糶魚一名妾魚其石鯪魚生南海中長寸許背裏腹下俱赤南人取以為鮓白俗呼為麵條魚杜詩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長

牡蠣 樗蒲

百魚卷二十八

九

蠣房潮來則開虫入則合樗蒲人去則浮蝦驚則沉牡蠣生東海池澤附石而生硯礫相連如房故名蠣

房潮來則諸房皆開小虫入則合之按樗蒲魚一名

蜡蠟一名水母生東海大者如床小者如斗無腹胃

眼目以蝦為目蝦見人而驚蜡則沉矣

鱣魚 鹿角

鱣魚似龍而非鱗鹿角擬鹿而擬龍

顏氏家訓云鱣深灰色而無文諸書多有以鱣作鱣

誤矣爾雅云鱣長二三丈似龍而口在頰下賈誼賦

云橫江湖之鱣鯨東坡詩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詩云鱣鮪發發註云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頰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而後漢書香鵲雀御三鱣若如此長大啣一不得况於三乎則鱣非鱣益明按南海有魚頭有二角如龍梅聖俞詩云海中魚角盡不擬龍乃擬鹿

意怠 海鯨 蚌 候

意怠進退適中可為奔競者戒海鯨壯壯相倚實為反目者羞

莊子曰東海有魚名曰意怠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而人卒不得害之言意大抵生於奔競也按鯨其

百魚卷二十八

十一

狀如車青黑色有二足長五六尺眼如鱗眼生于背上口在腹下雌常負雄而行因北無目牡牝相隨牡去牝死雖風濤不解腹中有子如麻南人取以為醬在海群行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遊藏伏於沙上不能飛躍其壳堅性畏蚊略犯即死日曝復活

海和尚 蚌將軍

海和尚或笑而或泣魚之多少見焉蚌將軍時開而時合鷸之生死由之 海和尚

海和尚蒼色狀如和尚之首有耳目口鼻耳旁有翅如人手潮來則浮於潮面以手拍頭或笑或泣其浮

海捕魚者見笑則魚多見泣則魚少而多凶鷸即鷸鳥也見蚌開則啄之蚌合而啄不得出鷸曰今日不放明日不放必為死鷸而鷸蚌相持漁人見而得之故曰鷸蚌相持漁翁得利

海鯨 江鯨

海鯨能溢海為潮若使之舉首戴山則不若巨鯨鯨能吐沫成雨若使之用爪穿麓則不如鯨鯨海鯨大者數十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溢而為潮如閃電髯似朱旗日中忽雨此其噴氣也巨鯨釋前

百魚卷二十八

十一

鯨海中大魚也能吐沫成雨鼓浪成雷如日月大者長數千里惟曰鯨雌曰鯢本作鯨今作鯨鯨鯢即穿山甲也詳見羽類

黃雉彈塗花浪馬鮫水蛭大貝毒瑁珠母 鈿螺魁陸

黃雉之困濠梁亦魚類也而彈塗花浪馬鮫水蛭皆得而群之及其乘桃浪過龍門諸魚方知其神焉大貝未離滄海亦蚌屬也而毒瑁珠母鈿螺魁陸皆得而伍之及其賂獨大出美里天下始知其奇焉 崔豹古今注云兗州人呼黃鯉為黃雉其彈塗似望

潮而大其色黑間有蒼黃點子無鱗長三四寸口闊而味肥甜稻花開後內有脂膏一片其花浪魚背青而腹白骨捷而性剛游則成群遇物則躍其味甚美其馬鮫色白如錫俗名擺錫鮫連頭尖骨爽味甜無鱗小滿至及夏至隱於海中其小者名曰青箭按水蛭有石草泥三種草蛭大者成尺名曰馬蛭一名馬蟻一名馬蝗並能噬牛馬及人血若入肉中產育最為大害此物難制之死便加火炙如魚子又使煙薰之踰三年得水猶活有四翼者名曰悲蛄按貝之大者如輪小者盈天內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皆用故名貝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能愈諸疾素質黃黑謂之珠貝能明人目青地黑文謂之紋貝能消氣瘴黑文黃畫謂之霞貝人服之雖不能長生亦可禦害黑白各半名曰浮貝無以近婦人能使人寡黃唇點齒煎有駁雜名曰濯貝能使人驚無以近童子黑鼻無皮名曰蚩貝能使人瘡赤帶通脊名曰螭貝能消胎無以近孕婦其色赤熾壳內有赤絡者名曰蕙貝能使人忘事青唇赤鼻名曰營貝能使童子愚女子淫其白唇而脊上有縷名曰碧貝能使童子盜按獨夫紂也六韜曰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惟得

大貝百朋以進獨夫紂免文王美里之難詩云錫我百朋注云二貝為朋俗名貳亦名貳周用此貝又按書傳云大貝如車之渠今雲南用小貝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交易租賦皆用之按瑋瑋乃龜類也身如龜首嘴如鸚鵡其甲有斑點斑紋大者如盤其甲有三片有一種名曰龜鱗其形如笠四足綬胡無趾其甲有黑珠文彩但薄而色淡有一種蟪龜甲有文彩亦似瑋瑋而薄皆瑋瑋之屬也按珠母即真珠牡生蘆州海中乃蚌類也嶺表錄異云蘆州海島上有大池每歲珠戶剖蚌取珠充貢其池雖在海上人疑其底與海通然池水又淡不可測也按螺有湖海石蓼溪田數種其大者如斗出日南其殼螺味辛如蓼紫色而斑文其鈿螺光彩可用飾鏡之背一種形如鳥嘴可以為杯名曰鸚鵡螺其僧家用海螺以供法器亦日南海中所產也按蚌陸即蚌子也一名商韜盧尚書云瓦隴子今人多用調羹

江純 瓦隴 蚌 瓦隴本作豚

照博奕及紡績而昏明不同者江純之脂也陷入獄寵人祿而禍福不同者瓦雀之語也

江純即江豚俗名江猪風潮至則出鼻中有声腦上

有孔噴水直上百數為群取其母着水中其子自來
萬數為群隨母而行海徒亦然出沒水上舟人候之
吹浪則當有風詩云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
還風其脂熬油照博奕嬉戲則明照諸書紡績則昏
名曰懶婦油雜俎云一名奔鱗一名濁尾雀見羽類

射工 颯母

射工巧伺遊人颯母偏驚旅客船

博物志江南射工至長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氣射人
影能殺人一名蟻一名短狐左傳云蟻含沙以射人
影魯莊公十八年有蟻柳文云射工沙蟲含怒竊發

百魚卷十八

十四

中人形影動成瘡瘡其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射工
居山林水旁之間含沙射人者名沙蟲按嶺表志南
海秋風起雲物有暈如虹名颯母若見必有大風

海蝦 鹿角 鰕 鹿角

海蝦一隻約三丈而有餘鹿角千百計一禽而不足
爾雅云海蝦長二三丈鬚長數尺閩中有五色蝦梅

蝦蘆蝦之類鹿角小魚也歐詩云鹿角 禽數千百

河豚 紆魚 豚又作鮪

河豚乃吳儂所珍紆魚為閩人所寶

河豚多怒若觸之則怒翻浮水上其味雖珍治不如

法食之殺人惟橄欖根蘆根之汁可解其毒東坡云
食之用葵蒿荻笋亦無害焉一名鮭其眼能閉無騰
腮鱗其目味極美號西施乳按紆魚其子滿腹乃閩
中之珍味莆田縣有通應祠倍誤呼為通印祠王荆
公云通印紆魚猶帶骨豈有所稽耶

鯪魚 壳菜 鯪字字典不載

鯪魚多骨休成恨壳菜生毛未足慚
鯪魚骨細如芒長尺餘濶二三寸味清香而色白古
云鯪魚多骨是也倍呼為尖鯪壳菜生海中內有毛
形狀不典然大補入調羹味鮮美一名東海夫人

百魚卷十八

十五

鯽 龜 鯽又作鱖

六和金鯽今何在洛水神龜昔所傳

宋時錢塘江邊六和寺有二池金鯽杜詩庖霜膾鮮
鯽浙王炊香粳又云鮮鯽銀絲膾又云網聚粘圓鯽
絲繁煮細葺伏義時神龜負書出於洛水

馬刀 黃蛤

馬刀不識休呼蚌黃蛤未知莫道煙

馬刀一名馬蛤生江海中長六七寸肉似蚌今人多
不識之似今之蚌蚶而蚌蚶亦謂之蚌京師謂之蚌
岸河中呼為城蚶大抵蛤蜊蜆皆相類也又一種名

游波極類海蛤其黃蛤壳色俱黃細小而長狀如小蚌人欲覓之鋤于泥塗之中得之其味極美不能多得鄞慈二縣無此不款上賓

鮫脂 鮫皮

鮫脂可以燃鉄鮫皮堪以飾刀

鮫似鱉而大濶一二丈者有之其肉貝十三生肖其脂得火可以燃鉄如鷄子一產三百鮫魚生南海無脚有尾其形似鱉一名沙魚山海經云沙魚之皮可以飾劍今人用此以裝刀鞘

百魚卷廿八

十六

事物原始卷二十八終

古今事物原始卷之二十八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八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二十九

臨安徐炬明夫著

仁和張橫仲明校

靈蚕 蜘蛛 蠶

靈蚕之蠶可縲碧金之絲織神機之錦蜘蛛之智能廊垂天之網佈絡地之絲

黃帝之元妃西陵氏養蚕之始蚕乃龍精而馬迹蚕自成曰獨蠶二三以上曰同功其種有八曰玃珍曰愛珍曰寒珍曰柘曰愛曰出曰蠹即今之俗呼曰二蚕周禮禁蠹蚕惡其殘桑也淮南子曰蠹蚕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謂其殘桑也杜陽編云永泰中彌羅國貢金碧之絲其國有桑枝幹盤屈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蚕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名曰金蚕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表裏通瑩王嘉拾遺記曰東海員嶠山有水蚕長七寸有角如麟角而黑色以霜雪覆之作蠶長一尺織為文錦入水不濕入火不焚格物論蜘蛛大腹八足而深灰色多於空中作員網莊子曰蜘蛛能廊垂天之網佈絡地之絲長跄者名蠪蛸詩云蠪蛸在戶其小而長脚名曰蠪子有赤斑者名曰絡新婦一名曰蠪又一種名

百魚卷之廿九

一

為

蜘蛛在孔穴中及草木稠處作網如蚕絲為鼻就中間一門出入形段小於蜘蛛而斑

涉維 促織

涉維一名絡緯其声如紡績也促織一名投棧其声如急織焉

崔豹古今注莎維促織絡緯蟋蟀異名而一種也莎

維似蝗色斑而翅赤一云莎維形似蚕蛾頭足俱黑

其翅兩重外灰色而内紅六月振羽索索作声詩云

六月莎維振羽五月斯螽動股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注云莎維斯螽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

者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其標維

促織酸雞絡緯紡績投棧蜻蛉虹絲幽州人謂之蒲

錯天雞皆蟋蟀之别名也一名葦莎維

醯雞 井蛙

醯雞發覆方知天之天也埴蛙坐井豈識天之天馬

醯雞一名蚋如蚊而小亂飛性嗜酸聚於醋甕一名

脊蚋荀子曰醯酸而蚋聚莊子曰脊蚋生乎腐罐夫

醯雞之在甕覆之未發則以甕裏為天及乎覆之已

發方知天之天矣按蛙之坐井而視天則曰天小之

也莊子曰井蛙不可以語大拘於隘也今之學者不

思天下之道無終窮聖人之學無止法則曰我多聞矣多見矣自足自畫者又何異於醯雞井蛙乎

霄燭 蟻

霄燭冷燄微光聚囊可以照書蟻與光身黑腹研未善能出燄

霄燭螢也季夏之月腐草化為螢格物論螢是腐草

及爛竹根所化初時形未如虫而腹下已有光越數

日變而能飛然生於陰濕地在大暑前後得大火之

氣而化此明照也曰蟻曰夜光曰燭燭曰燭夜曰丹

鳥曰丹良曰放光曰挾火曰即照皆螢之别名也車

胤家貧無油以綃囊盛螢火以照書杜詩云幸因腐

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表時能點客衣隨風隔

幔小帶兩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駱賓王

螢火賦畧云既發輝以外融亦含光而自朗均火齊

之霄映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

留入槐榆而燄發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泛疑

秉燭以嬉遊點綴懸星之網隱映落星之樓賓王此

賦曲盡螢火之幽微詞婉而意暢其自富之意深矣

蟻與即蟻也蟻與巴豆同研塗傷處可出箭鏃

蟻 蟻

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者蟹也蝸首而螺壳驚則縮行則出者蛤蚧也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鼠與兔也食得其草必嚙以遺二獸蟹非性之愛二獸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三獸亦非性之愛蟹也為其得其草而遺之故也北方比肩獸曰蟹前足寸餘後足尺許按蛤蚧謂之蚺蟻即蝸牛也然蛤蚧二角蝸牛四角兼背有負壳肉而行則蛤蚧蝸牛是二物矣又按韻府云蝸牛小螺也一名蚺蟻則蚺蟻即蝸牛而蛤蚧非矣郭璞以為一物誤也

赤頭 飛蛾 飛蠶

赤頭投羹而喪魄為多貪得之心飛蛾赴燄以焚身似有趨炎之態
赤頭乃赤頭大蠅也一名景迹歐陽脩蒼蠅賦云猶忌赤頭号為景迹一有沾汗人皆不食或投熱羹遂喪其魄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乎貪得飛蛾撲燈蛾也形如蜂而大其色黑赤至夜非鳴溺油而死即蠅也所化孟郊詩燈前一死蛾厭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飛明不非滅天若百尺高飛去掩明月陳去非詩陽光不照腐積陰生此類非無惜死心素有賊明意

粉穿紅燄焦翅撲蘭湯沸為兩一傷嗟自乘非天棄

蝨 雀

夫蝨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自謂榮矣及逃乎深縫匿乎敗絮一旦沸湯流注無所逃而待烹焉夫雀棲身土穴長子草門自謂樂矣其處乎華堂棲乎畫棟一夕烟煤飛炎無所避而遭焚焉

蝨氣化而外生性畏水銀墨客揮犀云王荆公入朝蝨綠鬚上帝顧而笑朝退王禹戲曰此蝨屢遊相鬚曾經御覽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蝨相吊豕蝨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園不知屠者至與豕俱焦也阮籍

蝨 雀

云蝨之處禪逃乎深縫匿於敗亦自以為吉宅也然炎光水流焦城熾都群蝨動手禪中不能出也王建云空城雀何不飛入人家住空城無人插禾黍土門生子草門長滿地蓬蒿幸無主近村雖有高樹枝兩中無食常言餓八月小兒挾弓箭家家畏我田頭飛但能不出空城裏秋時百草皆有子黃口莫欺長爾得成無橫死呂氏春秋曰突決棟焚燕雀不知

歌女 蝨 雀

歌女行吟於土窟蝨蟻轉丸於泥窩
歌女蚯蚓也一本作蝨方家謂之地龍其白頸者老

蛛蟻穴居布網而有蓋壁壘壁居結幕而如錢
蛛蟻形如蜘蛛穴土為窠有蓋覆於穴口郭璞謂之
蛭蟻倍呼顛當虫見處有之壁壘蟻子也一名壁蟻
能捕蠅作窠于門壁之上其結窠似幕圓大如錢

蜂蟻 伏翼

蜂蟻朝生而暮死伏翼晝伏而夜飛

蜂蟻一名渠畧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甲下
有翅能飛又有文彩夏月陰雨出地中形如蛙蟻身
狹而長其色黃黑朝生暮死赤壁賦云寄蜂蟻於天
地伏翼蝙蝠也一名仙鼠一名服翼晝伏夜出飛走

掠食其棲也以足居上而首向下屎曰夜明砂

謝豹 蠅 蝮 本作蝮

謝豹見人羞舉足以覆首蠅蝮溺人影發熱以成瘡
酉陽雜俎云有虫名謝豹常在深土裴沈子掘坑得
之其形畧似蝦蟇圓如毬見人以前脚交覆其首如
羞狀能穴如鼯鼠頃刻深入數出時或出地聽聞謝
豹之聲則腦裂而死故名謝豹或曰謝豹人也抱恥
而死其愧為虫潛行地中羞見人之故也或掘出見
之猶以足覆面如忍耻之狀注云見人羞之謝豹乃
虫也聞謝豹之聲此謝豹乃杜鵑蠅蝮一名蝮蝮能

溺人影即便發瘡猶如沸熱瘡若繞腰匝不可瘳

蝮蟻 鵲 蝮 蝮

蝮蟻繫之以絲可以穿九曲之珠鵲熬之以膏可
以塗銀鏤之劍

按小說據遺云孔子適陳子貢子路從路逢採桑婦
孔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婦曰夫子行陳必絕糧孔
子不答而徐行婦復曰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
採桑娘及至陳陳王以九曲珠求夫子穿之未能也
思悟婦言使子貢子路反而詢之至採桑所婦無覓
矣但見桑間聚泥一踰尺許又聚泥三子貢曰桑者

木也泥者土也木旁有土其杜姓乎旁復有三意者

前村有杜三娘乎適樵者過子貢曰前村可有杜三
娘乎樵者曰蘆塘荻渚遠華屋瑤草疎花傍粉牆行
過小橋流水北其問即是杜家庄二子如其言獲見
三娘馬二子述前事三娘莞爾而笑曰此無難塗絲
以脂繫蟻以腰使徐徐度之如不肯過以煙薰之二
子得其術以告夫子如所言以穿九曲之珠焉孔子
絕糧處按大明一統志在今河南陳州界地名桑葉
宋劉敞詩云四海栖栖一旅人絕糧桑落死生隣自
是天心勞木鐸不妨陳國有愚臣鵲詳羽類

景迹

金齏王膾景迹汗則不食也桃花琥珀醯雞聚亦何
害焉釋名

隋煬帝云江南之長腰粳米縮頸鮪魚乃金齏王膾
景迹即屎蒼挹桃花琥珀醋名醯雞醋中虫也釋前

守官 蠮螋

守官之血塗臂偶則落蠮螋之絲繫疣久則遺
按守官其類有四一種形大而黃者謂之蛇醫一種
似蛇醫而小見人不動醫家謂之石龍子一種小形
而五色其尾青碧名曰蜥蜴並不噬人一種喜綠籬

壁名曰蝮蛇形小而黑吳人呼為壁虎爾雅云蝮蛇
蜥蜴蝮蛇守官四者形狀相似一物而四名字林云

蝮蛇蛇醫也能啣草而傳蛇傷說文云在草曰蝮蛇
在壁曰蝮蛇在澤曰蝮蛇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

官南陽呼為蝮蛇楚人謂之蛇醫今但為蜥蜴其色
五色十二時每時一變蜥蜴長而細蝮蛇短而大置

守官於甕中餌以殊砂殺其血以點臂男女偶則一
夕蒸矣不偶則沒世存焉故名守官蠮螋乃蝮蛇之

屬但大而長脚用其絲以繫疣久則其疣自落

蚕 蜂 逢 蟻

蚕吐絲以作蠶蜂釀蜜以成房

蜂有數種一種長脚一種細腰一種獨脚一種土蜂

赤翅黑頭穿土為窠大於螻蛄而食蜘蛛若遇知

蜂來皆狼狽藏隱而蜂已預知其處相食無遺一種

色黃而小名曰密蜂春時採花作窠內有蜂王王居

一臺大如粟生子其中或二或三分其族衆蜂旋統

早晚兩朝杜陽編云唐德宗時吳明國進鸞蜂其聲

如鸞重飭餘密色碧食之壽尅離國貢紅密宣州有

黃連密東坡詩云蜂鬧黃連採蜜花籬落間有梨花

蜜亳州太清宮有楡花窠其色小赤南京早城縣有

何首烏窠其色更赤一種竹蜂名曰留師如小指大

而黑色嘴竹為窠蜜如稠糖

蠮螋 鬼螺

蠮螋生於雨朝布陽則死鬼螺產於濕地升高即枯

蠮螋至微者似蚊而小亦能噬人一名焦螟一

名蜚鴻俗名烏蚊虫莊子曰焦螟集於蚊睫棲宿去

來而弗查列子曰海上有虫巢於蚊睫名曰焦螟周

紀云蜚鴻滿野注云蠮螋也鬼螺全似蝸牛而黃小

而後好綴桑上東坡云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火鼠 水蚕 蟻

火鼠之毛三寸為布而火浣不焚冰蚕之絲五彩為衣而水濡不濕

格物論有火鼠入火不焚其毛三寸為布名曰火浣布用火浣之去垢而已冰蚕釋前

蛇魚

蛇見雄黃而避魚貪香餌而亡

抱朴子曰昔負山多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帝佩雄黃而蛇皆避去

螺蠃 寄居

螺蠃持螟蛉而祝寄居負螺壳而行

百蟲卷之十九 十一

按爾雅云螺蠃一名蒲盧一名蠶蛹即細腰蜂也小雅云螟蛉有子螺蠃負之注云螟蛉桑虫也螺蠃即蒲盧也言蒲盧負桑虫而祝曰類我類我祝三日而成其子今人稱假子曰螟蛉之子即此義也異物志云寄居虫形如蝸牛而大用火炙其壳頭便出此虫常寄居螺壳之中實非螺也候螺蚌開彼自出入螺蚌已合彼已還壳中海族多被其寄又南海一種似蜘蛛入螺壳中負壳而走

芫蜻 斑毛 亭長 赤頭

芫蜻斑毛亭長赤頭形相似而所食不同蝶蠓蜚蜋

蝮蟻

蝮蟻

蝮蟻

蝮蟻

蝮蟻

蝮蟻

蝮蟻

蝮蟻守宮狀相類而所居亦異

按雷公泡製云芫蜻形類斑毛但芫蜻嘴尖而背上

有黃痕一畫而斑毛背上黃黑各一嘴尖之上有一點

小赤好食豈葉而亭長其色黃黑食蔓汁而赤頭額

上有大紅一點其身亦黑爾雅云斑毛一名蠻蠻有

大毒蝶蠓四物釋前

蜻蜒 蝴蝶 本作蝶

蜻蜒垂尾而點水蝴蝶鼓翅以穿花

埤雅云蜻蜒頭如琉璃六足四翼身尾俱青一名蜻蛉淮南子曰蝶蚱其赤者名曰赤卒又名絳騶又名

百蟲卷之十九 十二

赤弁丈人其小而黃者名曰胡黎一種形大而尾末

有結塊者京師人呼為大馬頭格物論云蝴蝶乃江

南橘虫所化一名蝶又名野娥有花有白有綠有黃

有黃黑相間有大如蝙蝠或黑或赤及青斑者名曰

鳳車雜俎云衛公在峽中得一蝴蝶翅闊四寸有餘

其色褐翅上有二金眼江東人呼為捷末唐穆宗禁

中千葉牡丹開時有黃白蝶萬數飛集花間張網

得百數乃金玉蝶也

蜈蚣 蝸牛 蜈蚣一名盧公

蜈蚣以氣禁蛇蝸牛以涎規蠓

螂蛆即蜈蚣也南人上山皆以竹筒盛活吳公知有蛇吳公便動管中見蛇能以氣禁蛇按蠍之小者名曰螂蛆雜俎謂之鼠負虫常為蝸牛所食先以涎規之則蠍不復去夫蠍毒虫也其尾七節江南舊無此物開元初一主簿以竹筒盛之過江始有之故又名主簿虫谷象求影響錄云黃靖國死見冥中治武后獄以大甕置萬蠍螫之

蟒 馬蝟

蟒皆行便於足馬蝟脇鳴響於口

爾雅云蟒生於諸朽木之根下反積糞腐草之中

大者如足之大指以背反馱於脚身短足長背有毛筋若一入水秋蛇為蟬按馬蝟乃諸蟬之大者

馬蛇 鼯鼠

百足馬蛇憐驚跛五技鼯鼠笑鳩拙

按馬蛇百節虫也乃蜈蚣之類一名馬陸其身如槎節節有細感文起其色紫黑而光潤可有百足死則側卧長二三寸夏則登樹而鳴冬則蟄於子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按鼯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走不能先人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投筆記鼯鼠黔馱技未精即此義也詩小正篇云

三月殺則鳴月令云四月螻蝻鳴廣雅謂之碩鼠爾雅謂之蝮天螻一名夷由孔穎達正義云有五能不成一技之虫也蔡邕勸學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首子云梧鼠五技而窮關東謂之螻蛄鳩性拙不能為巢常居鵲巢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是也

鼯鼠 江純

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斛之舟豈畏江純吹浪左傳云鼯鼠食却牛之角食人及牛馬之皮膚成瘡至死不斃此虫極細不可卒見爾雅云有虫至毒食人至盡而不知及考群玉云鼯鼠狀如短狐而短狐又謂之射工二說大相矛盾俟博雅正之江純即江豚又名江猪居江海中形似猪鼻孔向上若吹浪則風作唐詩石燕拂雲晴亦雨江純吹浪夜還風

豹脚

風定軒窓飛豹脚兩餘欄檻上蝸牛按豹脚乃花蚊也塞北有蚊母名曰蠶鼻茂時而蚊變宿南盧橘五月熟而蚊出此草木所化也江浙清渠之中濁水內所生小虫形如蘿菔之子李夏漸生翼脚變蚊而飛蝸牛釋前

蝮蛇

蝮蛇入鶴口而肉爛鷲鳥中鴉糞而毛脫

按蝮蛇黃黑色其毒最烈虺蛇形短而扁其毒亦甚
最大者曰蟒其蚺蛇能吞鹿統樹而出骨巴蛇吞象

三年而出其骨白花蛇出蜀中蘄鄧二州其文作白
花方勝善噬人足土人被螫立斷之補養既愈作木

脚續之亦不妨行乾寧記云此蛇不食生命亦不殺
人只吸蘆花之氣并南風其身烏光頭圓而尾尖眼

目赤光如電諸蛇之鼻向下惟此蛇之鼻獨向上焉
有一種名烏燒背有三稜其性善不噬物尾細長有

穿錢至百者善治瘋澄州有金蛇大如中指長尺許
常登木飲露金色照日有光有一種兩頭蛇一頭無

目無口俱能行以桑薪燒之則足出有一種菜花綠
色江西人捕之以作蛇卦隨所蟠之形則曰某卦以

斷禍福俚信之按鷲鳥即鷹鷂鷂之類易林云
鴉一名鴟謂鴉能食鴉也詩云肅肅鴉羽注云鴉

似鴈而大無後趾風月機關集注云江南深山水中
有鳥名曰鴉形類雞而足稍長其最淫諸鳥皆與之

交合字畫七十鳥故時人取為妓者之母

蜥蜴 蚺蛇
生看月窻盤蜥蜴靜聞風幔落蚺蛇

蚺蛇蟠鼠負也此虫多生下濕處及甕罌之底土坎
之中常卷着鼠背而行故名鼠負又名鼠婦倍呼濕

生臣詩云蚺蛇在室鄭箋云此虫家無人則生
蝮斯 蝮斯 蝮斯

蝮斯斯蝮不同蝮蝮蝮亦異
爾雅云蝮斯羽虫也角股長以股鳴詩云蝮斯羽

詵号宜爾子孫振振号注云蝮斯蝗屬身長而青長
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一名阜蝮

一名春黍格物論云斯蝮即今之蚺蝮幽州人呼為
春箕其身青色而細長股如玳瑁並月間兩股相切

作聲蝮蝮釋前按蝮蝮亦木虫也色向而長一名蝮
蝮詩云領如蝮蝮

馬頭娘 劉寄奴
化蚕遺馬頭娘之事傷蛇傳劉寄奴之名

按蜀圖經云馬頭娘蚕神也高辛氏時蜀女之父被
掠惟所乘馬在母誓曰得父還者以女嫁之馬驚躍

而去數日父乘馬而歸馬嘶鳴不已母訴其故父曰
人豈可偶畜類乎怒殺馬曝其皮於庭忽烈風起馬

皮卷女飛去旬日皮覆桑上女化為蚕食葉吐繭成
絲蜀人因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今時畫馬鳴

菩薩以祈蚕即此故事宋武帝姓劉名裕微時伐狄
新州射傷大蛇明日復往開杆臼聲見數青衣童子
搗藥武帝問曰搗藥何為答曰我王為劉寄奴射傷
今合藥傳之帝曰主何神不殺之叱之皆散遂收此

蜂蠆 蚊蚋

蜂蠆之毒尾不惟螫人之肌膚嗟乎獨夫忍心而置
獄蚊蚋之利嘴不獨嚙人之膏血傷哉娘子重節而
露筋

按蠆飛鳴作声之大蜂也若被其螫痛甚歐陽脩
蠅賦云蜂蠆之毒尾紂王寵妖姬妲己欲其笑既置

百毒卷之十九

十八

炮烙之刑又置蠆盆之獄螫罪人而號呼紂與妲己
以為樂露筋娘子廟按一統志在今高郵州南三十
里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蚊盛有耕夫曰舍在焉
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此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
筋露焉宋朱希碑記云澤國之女嗜夫露筋不就
有婦之子氏不顯於一時名可揭於萬世歐陽脩詩云
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劫讐不復

事物原始卷二十九終

二十九卷終 事物原始卷之二十九終

新鐫古今事物原始全書卷之三十

明臨安徐炬明夫采輯

仁和張煥仲明校正

外夷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
都鄙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尤
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王制曰中國戎狄五方
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
火食者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
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羽毛而穴居有

外夷卷之十七

七

不粒食者通典曰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
居處巢穴焉有莽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尸
焉不生聖哲莫華舊風訓誥之所加禮義之所不及
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夷狄之見
于經者始于三苗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
貴數千里溪洞山菁之中曰犵曰狠曰獠曰獯曰獞
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獯即三苗
之後依山以居其性習雖偏頗知禮義 國初于湖
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
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

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地而設官因地而治善者授其職惡者分其勢蓋得有虞氏分北之義禹貢丕叙之意也

交趾

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為劉隱所併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之官爵勳階未常稱國也其後封南平王素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

外夷卷三十

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事我

太宗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添平以還國朝廷不逆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命張輔總兵討之生擒季犛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被殺殺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犛利者乃夷中夷也中官庇之遂至猖肆

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祖訓不許後遂所之即棄其地俾復其國昔秦并百郡交趾之地秦時為象郡已與南海贛桂林礦同入中國漢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任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輔已仕中朝為李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頡頏矣

北狄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

外夷卷三十

後稍弱而烏桓與漢末鮮卑滅烏桓尽有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尽有西北之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種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併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傳脫古思帖木兒為也速迭兒所殺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至撒撒兒山大敗之未幾間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為

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懼脫懼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刺地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屬契丹元為太平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長為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按自周以來北狄之患止及邊境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後計六

州賂契丹始據中國之地立以城郭大為中國害前此為春秋之具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之地若晉之五胡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羗也而居扶風符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于華惟其

桀暴貪悍樂聞喜亂之志則無時而可變也如晉時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皆是夷狄居夷狄之地時或為

邊患耳至契丹始效中國稱大號與宋為敵國女直又秦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嗚呼作俑者乃

契丹之阿保機也所以肇其端者則石敬瑭也

西域

漢武帝遣張騫因蜀犍為發間使自是西域始通于漢凡三十六國光武時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皆愁思亡帛按漢張騫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

本朝則為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于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即燉煌酒泉伊吾之故地也洪武永

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吾近邊薄于北虜不可驟以外虜視之又按一統志云西蕃即吐蕃其先本羗屬散處河湟江岷間唐貞觀中始通中

國既而滅吐谷渾尺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為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喃廝羅始居鄯州後從請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于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于四川徼外置各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其地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俾因倍為治比歲或間歲赴京朝貢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二烏惠賊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隴谷衛也七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化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

本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民羗是皆吐

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听官府約束

西南夷

漢武帝始通滇國置益州郡明帝時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方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冊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象舍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疆大乃求合為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宋熙寧間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首為大理國王元憲宗平大理立為三十七郡世祖自西番入大理平雲南遂分三十六路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按雲南地在漢時已入中國謂之西南夷唐末為南詔所據後為蒙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為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循漢時自成都而視瀘池也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州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境平安南西北及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重也

女真

按大明一統志云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即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間以其地為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疆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

地即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與宗諱改曰女直臣屬于遼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于渤海東京金亡滯元本朝悉境歸附自間北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國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以時

朝鮮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外徵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浪女薨四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晉永嘉末始為高麗其高麗本

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

護府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

百濟而為一其後朝貢于宋亦胡

未始易姓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

二年王顯奏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

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國號曰朝鮮後高麗臣

頗知禮義安分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以

小事大之禮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

日本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

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按

祖訓曰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

按

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

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

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

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

故與兵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



劉氏鴻書序

古之為類書者大要有二一類事一類文事或博于名物如類苑華林文或博于詞章如玉彩瑤林而兼載事文如類聚學記之類皆以備遺忘

鴻書

序

一

李

便討論詞林所不廢也其重在典故經濟如通典元龜通志通考之類則可見行事非託空言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以帖括取功名即所受一經至老不能淹浹遑顧其他主

司開科往往議重策論以收博雅之士而所綴緝特坊肆間程式之文于古書無當也記問學已固陋然且不足何貴士哉宣城劉九逵雖治博士業不為功令所限游思竹

鴻書

序

二

李

素無者訪購有者丹鉛凡二十餘年以所銓次集為鴻書離其目曰天文地理歲時世系三教五倫人事人品官職文史身體宮室飲食衣帛珍寶器用音樂方術花木鳥獸

鱗介昆虫錄異紀厖類凡二十有四類之中復有類焉凡二百六十有奇蓋名物詞章典故經濟大畧具矣昔者仲尼以多能為鄙事以多學而識不如一貫然而聖道之大

鴻書

序

三

李

峻極于天發育萬物其細微曲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缺一不可妨賢者既口實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而後人又第舉防風之骨肅慎之矢商羊萍實諸小物

僻事以相誇詡彼所謂學所謂禮功在位育參贊此何與焉譬之片甲一毛謂非龍鳳所有故妄而執以盡其全體可哉仲尼識大識小學無常師忘憤忘食信而好古何若

鴻書

序

四

李

斯之勤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如有用我其為東周乎九達書意當在此余為叙其大歸諗于通今博古者無以為仲尼所禁索隱語恠之屬同類而並觀也其校讐與有力

則李成白謝少連諸子直諒
多聞益友矣
萬曆庚戌歲仲冬月之望大
泌山人李維楨撰



鴻書

序

五

李

劉氏鴻書序

夫學古貴乎博憲其不精記
事貴乎要憲其不備古昔所
傳必資簡策貫綜羣典約而
成書此類家所繇起也自魏
有皇覽為其濫觴嗣後徐勉

鴻書

序

一 焦 晴

劉孝標劉杳陶隱居徐堅虞
世南纍々而作迨崇文摠目
所列至五十一部可謂富矣
顧阮於兵燹流行者不能什
一北堂書鈔宋三館亡奉仁
宗取於趙安仁家嘉其好古

下詔褒美其難得如此近世作者不乏非略而失之遺則廣而失之沉徒以語不雅馴事多猥雜求其抽墳素之紺珠備文章之精騎豈不難哉宛陵劉君仲達少為諸生以

鴻書

序

二 焦

詞學著聲其所綜蓄以閱博自喜念司馬子長南游江淮上會稽闕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以歸業乃大就而張華之兼乘惠子之五車未易以揆也乃法韓子提要

鈞玄之言而日采擇之語不先古而晚出畢收曰吾以拓吾見而已事不必奇而有資必錄曰吾以適吾用而已自天文說紀厯為目二十有四摠若干卷持以見示余觀近

鴻書

序

三 焦

之類家以謂寧譎而古毋覈而今寧稗而奇毋正而典通相承傳牢不可破此窾磬寡聞之見非通方之巨觀也譬之醫師赤箭丹砂青芝玉札珠為上藥而馬渤牛溲亦備

不虞譬之貨殖魚鹽鐵冶棗栗竹木珠璣象犀日相灌輸而賣漿販脂薄技淺方無不輻湊故瓦礫糠粃道鮮不在查梨橘柚皆可于口而必欲尊古卑今辭隆從宐斷截小

鴻書

序

四焦

文掩其弘美令學者得前而不覩其後循常而不達於變豈君意哉是書出高可澄學卑可博聞雖饒且病者亦藉以望果然之腹裨益大矣余少有類林行世以方是書殆

嵩岳之纖塵滄瀛之涓滴耳自孝標著類苑諸學士為華林要略以高之君非有意于此余業拱手遜君矣

省

萬曆庚戌歲除前二日澹園

鴻書

序

五焦

居士焦竑書



叙

儒者之於天地無一而可自
倭也古今無兩天地也其間
人物事變通注通來皆非可
堅留之物其能留天地之所
有挾之以長者用則文字人

鴻書

叙

一

易

則儒也六合之內論而不詳
毋亦曰吾舉其大凡而天地
在是矣非特不能詳亦不必
詳也古今同此天同此地安
所得六合之外別開一境為
而可諉曰存而不論耶且不

論則亡又何存之與有今之
命儒者跼身撻掖日課尺幅
而不暇廣覽見橐駝謂是馬
腫背固其所也抑亦有贗古
者乎寶幽奇之斷緒忽目前
之成績謂郊天鼓必當麒麟

鴻書

叙

二

易

之皮寫孝經本必曾子家策
耶尤迂僻不可曉解者勸人
勿讀唐以後書唐以外書勿
讀將從古以來之天地絕於
唐矣陳同甫所謂千五百年
之間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

架漏者也類書之為學無天
地古今而欲存之其法耳聽
目覽口誦手記借成於衆取
裁於獨非復幽室之思可以
默造故倍難於佗學御覽元
龜之類群朝臣開局為之杜

鴻書

叙

三

易

氏之通典馬氏之通考代居
秘閣家有賜書然猶歲馳月
驟畢平生之精力以從事也
劉氏鴻書我九達以獨力丹
鉛又成在壯諸生刺經課業
之歲宣又僻處江左藏書家

甚儉輜軒之使朝士方言無
所從編跡不知九達從何處
搜索得之此予所以尤服膺
也九達工舉業大有聲行為
世用遊覽漸廣所述作宜不
止此而予方杜門息機講名

鴻書

叙

四

湯

山之業儒者生斯世亦必有
以自處矣

萬曆辛亥孟夏日

友弟湯賓尹書



鴻書序

自太史公之傳大宛也曰惡
睹本紀所謂昆侖至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蓋核
事闕疑良史之體然耳迨其
後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

鴻書

六序

一類

政識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
之客海民獲長辭之衣絕代
懸符精驗潛効乃知一為簡
牘之所書必為天壤之所有
昂因誕迂夸或為守文牽故
者所疑要以恟恍荒忽之中

自開天地日月耳目見聞之
表別啓形埒區封儒之玄覽
者固當了然於斯有可知而
不可言者矣余始而讀十洲
之書洞冥之誌杜陽之編諾
臯之記私謂詞人之弄筆墨

鴻書

六序

二類

者作此狡獪以瞽天下後世
耳蓋久而有悟於宇宙之無
鞅也禹蹟之內從古以來事
物變嬗孰知紀極而况嶠夷
昧谷交趾幽都之外恠々奇
奇乖反視聽者又焉可為量

歎吾安能保所習聞懸訣其
誕信哉後世無通人瑰儒山
海經一書必以太史公之言
而廢矣九達劉君之為鴻書
也總百代之秘文搜二酉之
佚典採玉於山非懸黎無以

鴻書

八序

三顧

結佩流珠於海非明月無以
入懷蓋一時類集未有或之
先焉至鄉所稱閎誕迂夸者
或往、闌入其中令人目駭
而心戰君家子玄得吾款操
繩墨以通其後哉人之情多

喜聞其所不知而恒怵其所
不見終日談語龍鳳一旦驟
見之必且以狂蛇怪鳥噪之
矣而馴擾者直見謂如蠅蚋
如伏雌今世不必常見龍鳳
人固已心知其有矣世所不

鴻書

八序

四顧

常有而必有者不啻如龍鳳
可遂臆決其必無哉九達之
為此也馮贄所謂若見于常
常之書者必不錄吾於此獨
賞其識矣昔淮南鴻烈之解
語多瑰奇而理絕區蓋君之

名書義或取此夫鴻者大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七略四
 庫所存幾何必使山筍河籍
 一一入吾劉覽中即恐賢聖
 亦有所不能察矧其眇莽難
 激遠姚靡紀蠹簡之所未披
 龍藏之所不載昂又安所得
 耳而目之君亦終身出入於
 吾窮之門而已矣何暇計夫
 千載而下更有子長者訾其
 所未信哉

時

萬曆歲在辛亥中秋日江寧
 顧起元撰



茂苑丘義民書



鴻書

六序

六顏

書鴻書後

余閱鴻書而知九達氏之業以識勝也宇宙雖廣必司契于心靈名理誠繁豈競途于象外要以芥子可納須彌萬卷總歸一掬書契以來卓然此理自九鼎鑄而幽

鴻書

後序

一

奇在鑿三百刪而多識可資博而自要約乃彌弘斯其尚矣迨爾雅載魚虫之名陸氏疏草木之辨及唐宋之浸淫波流以汗漫山豈繫溺質實昧揆玄即有鄴中故老互集微言稷下名流共標勝義然

皆開卷而了不異人聽古樂而惟思卧耳吾友九達沈酣六籍棲志百家以道德之廣崇詮古今之經濟義取筆削意在闡微要而言之其勝有四夫渺泛橫流難分涇渭雜陳絲管莫辨宮商今事備巔末而語

鴻書

後序

二

有指歸類譜誌之及雲孫如渡海之循斗杓此其勝在體裁幕中顰笑閱之色飛輦下滑稽見而絕倒今筮元兩塵譚皆毅然孤史則蠅聲不至于亂雅而紫色無能以奪朱此其勝在鑿別陟亥圃而羣玉搖

神游赤水而玄珠匿意惟棄瑕取瑜而披沙見寶則若華不閤以蒼髒照乘無溷于小璣此其勝在精擇入金谷者時艷春葩飽郇厨者尚思異味惟推陳見新而援今識古則不以商周之輅冕棄漢官

鴻書

後序

三

之威儀此其勝在兼收業以勝成勝由識詣若摩尼在握而五色自呈慧日當空而百昌並耀斯則博聞異論一皆經世之資而畫墁履絺亦為心悟之藉真足以鼓吹五典經緯萬途矣是書也

以餘力若家更生以八十老郎署校書天祿石渠而僅成新序說苑方之於君事半功倍然則九達之業寧獨勒成不朽者可歲名山而日新富有者且以澤量矣不佞請從而後也

鴻書

後序

四

辛亥秋仲山陰祁承燾書于白雲吏隱



劉氏鴻書

凡例

一余二十年内展蠹燒燈困於舉子業攻
 苦之暇間取一二散帙用驅睡魔或者
 又風雨閉門貧病感愴因借方外荒譚
 一抹牢騷孤嬾逗入眼根并落腕下奚
 囊閣滿積有日時可觀不遺乎小道標
 目聊附於鴻書名之揭矣忌冒觸焉

鴻書

凡例

一

一是書蒐撫雖繁篇章扼要總之部不數
 條條不數事或途合聖賢風興頑懦或
 離藩破俗翻案証疑不惟騷人墨士藉
 以揮洒靈心即是獨座四筵兼可陪奉
 玄塵
 一書目類溷淆次第顛倒總然南金卞玉
 要難得手應心是種首重分門次嚴序
 代俾觀者拈帖朗於吹藜操觚捷於倚

馬

一書既連冗最易疲神毋論躁士厭擲能
 往博宿讀不終篇區區此役第求事核
 事明茂謬蔑漏長或全收短或句拾間
 且斷章取義割鶴續鳧庶典不遺於伐
 山而累不襲乎觀海矣

一稱彙書率不免魯魚帝虎盖前之訛以
 傳訛後且目難遍目自維碎心此業不

鴻書

凡例

二

知換幾十星霜髯枯髮白癡索垢吹既
 窮五眼又盍十朋敢云不朽乎千秋第
 求共償以一快
 一名家前後構術多係館閣宗工或是郊
 林巨手匪傾天籟之琳瑯即揆腹笥之
 江海區區叢爾夜郎眇然河伯自揆賤
 少賜書貧無洛價第食葉吐絲何妨腐
 身作繭罔取毳寧辭緝腋為裘若乃

薄量管窺厚誅斗膽抑且千古賢聖關其精靈而敢一介么麼逃其斧鉞耶

一從前彙書紀事紀文諸家種類不一要皆彼此抄襲套括雷同如三五以降詳擷者具成濫觴元宋以來粗備者不無漏網區區力去曹收偏借獨賞存千伯之什一効涓滴於江河所賴營緒詮遺糾愆剖秘是在同調更端大方協勝吾

鴻書

凡例

三

道衣鉢詎有津涯乎哉

萬曆歲辛亥春王正月赤劒齋識

凡例畢

淺

蠹魚之癖僕謬亦同之故於惇史艷牘固不畢收竊自以不窺宛委不登瑯嬛為恨迨一束帶作吏而舍己之田故步盡去矣昨見鴻書則僕十年未了之願於門下親炙之可勝愉快但類書所難不在新鐫之不廣而在往采之未精帝

鴻書

淺

一

統六經所難在黜偽正訛律曆禮樂歷代互有得失本朝宏規特議要當揚乾暨及祿偽傑僚采其所決當采不棄其所不必棄大冶鑪錘是在門下又卓老論人端用黜陟每每不循統體信意撮合或者非正格非定筆也固知巨震手自有正大提衡然見獵喜心不覺饒舌

惟門下亮之

秀水陶朗先

鴻書 牋

三

劉氏鴻書 牋 引

引

宣城名繇來遠矣要能讀漢書及六朝
前後書者罔不了了也家給諫嘗領邑
茲地輒向余稱說不寘昨署南中從諸
名公座上舌間遂稔知有九逵劉君然
方夢寐宣城愈復忻為倒屣已而讀鴻
書遂不禁心折焉又三讀之而始嘆余

鴻書

引

一

之謂識九逵者姓字耳鬚眉耳余何人
而得以窺其際也大畧其立意叙事則
直已遊聖賢廊廡如諸太史公所題賞
云云者何能贊一詞也九逵能不負宣
城而宣城能不負繇來然則鴻書迺遂
有定價乎哉

莆田黃景星

一六一

本寧先生之言曰莫難於著書著書尤難於類書蓋類書之人一而讀吾類者無萬數以一人之心手耳目欲使無萬數人之心手耳目皆以為的的而絕無毛髮齟戾者則必無之事也是書除蒐勦歷年外珍授梓人凡兩閱歲而甫卒業中間剝證讐翻敢遺餘力第眼熟轉生網密轉漏其一切紕謬顛倒如落葉難掃者仍乞大方

鴻書

一

一

惠教不使丞渡西河錯成縣鐵而區區不長作聖賢逐客也其亦有大厚幸也夫

鴻書主人劉仲達載識



男 禹敬書

目錄

總類

天文

地理

歲時

世系

三教

五倫

人事

人品

鴻書

一

官職

文史

身體

宮室

飲食

衣帛

珍寶

器用

音樂

方術

花木

鳥獸

鱗介 昆蟲

錄異 紀厖

以上共二十四類

鴻書

二

目錄

各類

天文部 計三卷 共十六類

天 日 月 一卷 星 一卷

風 雲 雷 雨

雪 霜 水 雹

露 霧 虹霓 煙火 三卷

鴻書

地理部 計八卷 共三十五類

地 皇輿 四卷 山水總 水

嗜水 池 井 洞

劫灰 土 海 潮 附

河 江 湖 城

塞 關 市 巔

溝澤 陵墓 五卷 戶口 河道

海運 海防六卷 鹽政 鹽鐵

權茶 屯政 馬政 徒戎

建都七卷 夷國 夷俗八卷

歲時部計一卷 共二十一類

時令 干支附 元旦 元宵

耗磨日附 送窮日附

寒食 上巳 清明 梅天附

鴻書

二

端午 伏 七夕 中秋

重九 禳過日附 冬至

寒 臘 除夕九卷

世系部計十九卷 共四十二類

三才 五行 五方 支干

賢聖原跡 帝王世紀十卷

帝王發跡 姓名襟十一卷

皇統十二卷 皇統十三卷 皇統十四卷 春秋

戰國 偏霸十五卷 僭偽十六卷 諸王

女主 婕妤等附 夷狄十七卷

臣紀文武名臣 十八卷 臣紀文武名臣 十九卷 臣紀文武名臣 二十卷

臣紀忠臣 布衣附忠臣 夷狄附忠臣

詞臣二十一卷 理學 高逸

方外 豪俠 遊說二十二卷

鴻書

三

方伎 滑稽 外戚 佞宦

宦官 執拗二十卷 奸篡二十四卷 尚論二十五卷

尚論二十卷 尚論二十卷 尚論二十卷

三教部計五卷 共十五類

儒 釋 佛 僧二十九卷

道 僊三十卷 神 為神

水神三十卷 陰神 鬼 正報三十二卷

愆報 轉寃 載身三十卷

五倫部計五卷 共二十七類

君四十卷 后 太子附 宮人

婕妤 公主 父子三十卷 母五卷

夫婦 逐婦附 婦 貴女附

美女 醜女三十卷 兄弟 姊妹附

嫂叔 祖孫 叔姪 婿

鴻書 四

甥舅附 朋友 師弟 妾三十卷

僕 奴婢 娼妓三十卷

人事部計七卷 共四十類

郊祭 加號 國號 冠

婚 喪 葬 祀人

祀神 死 病三十卷 貧九卷

富 老 少 刑四卷

獄 賞 用 薦

德報 讐報四十卷 奢 僭

貪 妬 遊覽四十卷 賭博二卷

嗜好 姪慾內外 企羨 迂謬四十卷

誤忘 客謁 拜附 夢

寐 哭四十卷 譏刺 詼戲四十卷

人品部計十五卷 共三十類

鴻書 五

忠諫四十卷 忠諫四十卷 忠烈四十卷

孝 廉 謹 儉

讓五十卷 德量 才譽 方正五十卷

智術五十卷 奸邪 簡傲五十卷 將畧五十卷

兵戰 女將附 勇力 俠義附

俠刺五十卷 曠逸 賢正 妬

俠 義門五十卷 畔盜五十卷 畔盜五十卷

賊盜 附六 盜賊 十卷

官職部 計五卷 共四十五類

總論 宰相 諸曹 冢宰

侍郎 都御史 大理卿 京兆

吏部郎 黃門 附六 學士 御史

郎官 中書 博士 祭酒

太學生 附 鄉學 秀才 附六十

鴻書 六

布政 叅政 轉運 刺史

郡守 別駕 縣令 將軍

土官 錦衣 士師 巡檢

吏 出使 附六十 休致 恩封

世宦 閣人 佞倖 附六十 科第

鄉會 狀元 座主 門生

同年 科第 鬼神 附六十

文史部 計八卷 共十七類

五經始末 易 書 詩 禮記

春秋 附六十 著述 學問 附六十 雜著 短六十

雜著 長六十 辨疑 七十 詩話 七十 士詩 七十

女詩 書法 文訣 書厄 附七十

身體部 計一卷 共二十類

五官 鬚 面 耳

鴻書 七

目 口 舌 牙

鼻 心 肝 腎

指 髀肉 足 短人

瘦人 長人 男相 女相 七十

宮室部 計一卷 共六類

帝規 儒 釋 道

民居 雜制 七十

飲食部

計一卷 共十五類

總論 茶 酒 粥

飯 羹 餅 鯖

鱠 醢 羹 鹽

齋供 糖 蜜 七十卷 六卷

衣帛部 計一卷 共十四類

服制 冠 巾 帽

鴻書

八

網巾 帶 袞 錦 葛

半臂 裙 鞋 屣

襪 履 七十卷 七卷

珍寶部 計二卷 共二十九類

金 銀 錢 銅

鐵 珠 七卷 八卷 玉 璧

玻璃 鞞 鞋 猫睛 水晶

珊瑚 寶璫 玳瑁 蠟子

琥珀 瑪瑙 寶母 鶴頂

犀角 番香 金剛鑽 貝

回回石 佛鉢 骨董 古物

古鑄 七十卷 九卷

器用部 計二卷 共四十四類

筆 墨 硯 印

鴻書

九

鑪 鼎 刀 劍

吳鈎 矛盾 弓 箭

節度 旄頭 舟 車

簾 八十卷 髻 鏡 榻

席 枕 塵 杖

鍋 瓢 酒壚 茶具

窰漆器 炭 燭 香

扇 屐 傘 棺

圍棋 投壺 牙牌 樗蒲

骰子 雙陸 打馬 鐵馬八十卷

音樂部 計一卷 共十二類

樂 樂律 謳 歌 鐘

鼓 磬 琴 瑟 笛

箏 篪 琵琶 梨園八十卷

鴻書 十

方術部 計四卷 共二十三類

占筮 堪輿 星家 風鑑八十卷

醫 丹青八十卷 射御 獵

釣 幻術 遁法 丹法八十卷

定數 相字 解語 嗅氣

聽聲 巫 匠 鞦韆

傀儡 繩戲 銀櫛工八十卷

花木部 計二卷 共六十九類

總論 牡丹 白山茶 玉蕊花

瑞香 蘭 海棠 李

桃 酴醾 瓊花 夏品

芍藥 藕 蓮 秋品

秋海棠 桂 菊 芙蓉

冬品 梅 松 栢

鴻書 十一

竹 梧桐 黃楊 柳

桑 槐 楓 檜

椿 奇木八十卷 五穀 稻

麥 豆 木棉 菜品

蒿菜 園姜 茄 葫蘆

蘑菰 果品 桃李 櫻桃

杏 楊梅 梨 棗

葡萄 柿 栗 金橘

柑 蔗 瓜 草

苹 蕨 藥品 黃精

砒 龍涎 檳榔 又檳榔

地脂 枸杞 三稜草 雷丸

木衣 人參 八十卷

鳥獸 計三卷 共六十類

鴻書 十二

總論 一字鳥 鳳 鸞 鶴

燕 雉 雀鵲 鶯 雁

鴉 鴿 鷓 鳩

梟 鳶 二字鳥 孔雀

杜鵑 謝豹 鸚谷 鸚鵡

吉了 白鷗 鷓鴣 鸕鷀

鳥異 鷄 鷺 鴨 八十卷

虎 狼狽 犀 象

熊 麝 鹿 牛

羊 馬 騾 驢 九十卷

犬 豕 猫 鼠

獺 鼯鼠 附 狐 猿

猴 獾 猩猩 兔

懶婦 野婆 渾沌 黃腰獸

鴻書 十三

俞兒 無支祁 九十卷

鱗介部 計一卷 共十類

龍 龜 蛇 鼉

鼉 海鮪 附 諸品魚 鱉

蟹 螺 海鏡 九十卷

昆虫部 計一卷 共十八類

蠶 蝶 虱 蠅

蚊 蜂 蟻 蠹魚

蠶 蠱虫 蜥蜴 螳螂

螻蛄 蝗 金蠶 鞠通

怪哉 銷麥虫 九十卷

錄異部 計四卷 共四類

祥徵 九十卷 變兆 九十卷 人異 九十卷 物異 九十卷

紀尻部 計十卷 共十三類

鴻書 十四

兵畧 荒畧 九十卷 訓身 訓家 九十卷

養德 養生 一百卷 稽踪 一百卷 衡品 一百卷

衡品 一百卷 補遺 一百卷 補遺 一百卷 補遺 一百卷

補遺 一百卷 補遺 一百卷

目終

第一卷

天文部

天

函三爲一 蟻行磨上 太極五運

談天六家 下規上規 地厚天高

人物奇偶 蒼天昊天 天裂地坼

陰陽氣薄 山雲水雲 河漢之源

夜熟羊脾 天大雷電

代爲晝夜 朔望 日月食

鴻書 卷一目錄

日蝕 御日 夢日捧日

曝日 指日攜日 加日

日光日珥 日掩日影 日出

不見日食

月 月中珥璘 九月並出

生明生魄 月中珥璘 見月異謀

月中人 修月戶

天文圖驗

第一卷目錄終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天文部

天

伯陽父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未有天地之時其氣混沌如雞子溟滓始芽鴻濛滋萌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之氣為人芒雜之氣為物孕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為一是太初太

鴻書

卷一

天文

乙也道德經曰道生一一生二即此是太極元氣原始秘書元氣既分陰陽始判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又天圓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地常動而不止譬人之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不知此則元氣之剛健浮游而不息也又云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氏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深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極高地極深盤古極長然則生物始

於盤古天地萬物之祖也其死也頭為五嶽日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吳楚聞說盤古夫妻陰陽之始也後乃有三皇此天地人之始也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徐整三五歷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為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孝經鈎命訣

鴻書

卷一

天文

葛稚川諸人所駁獨渾天氏謂天形如雞子旋如車轂差為近之至如陰陽不得枯離升降互有將息此唯合體太極者曉焉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太平御覽天體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每一方八萬九千二百五十里自地至天八萬里以日照陽城之半為中乃體正圓也南極七十二度隱而不見為下規北極七十二度見而不隱為上規每度二千九百三十里七十七步二尺七十四分總而論之每度三十里自下度之每度如正午日輪之大三百六十五度下至泉壤第一壘上至星天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幽洞淵上至星

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黃帝考之數也原始秘書

天體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廣徑二億三萬三

千五百里七十有五步東西短四步自地至天一億一

萬六千七百八十六里半下地之厚與天之高等日月

廣徑千里周三之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

里北斗七衡六間相距九千里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常

明之星百二十有四可名之星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

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有二十遠古記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

鴻書

卷一

三

天文

本馬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

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主辰辰為

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

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

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

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

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

主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

屬陽故皆卵生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齧嚼者九竅而胎

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

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

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

為死丘陵為牡川谷為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

土之人剛弱土之人弱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

之人美耗土之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

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

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裸蟲三百有六十

而人為之長食水者善遊而柰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

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

鴻書

卷一

四

天文

天不食者不死而神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

老聃亦如子之言也玄覽

爾雅曰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詩傳

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

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

蒼天韻會小補

天有時而裂地有時而圻山有時而移水有時而卓川

有時而竭石有時而泐日有時而食星有時而隕月有

時而不虧海有時而冰洲有時而不至天地有大陽九

大百六焉有小陽九小百六焉天尼謂之陽九地虧謂

之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期三千三十年陽九者天旱海消而陸燠百六者海水竭而陵自填文覽

陰陽之氣上薄而雨下薄為霧噫而為風相激而為雷

電嚴寒之雨因風相襲而為雪上燠下寒其雨為霰陰

氣暴上其雨為雹地之暄氣為露寒氣為霜陽氣陰而

為虹霓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著上而吼

穴風之高者其道遠風之下者其道近不鳴葉者十里

風也鳴條搖枝者百里風也搖大枝者五百里仆大木

者千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一日一夕者萬里二日夕者

天下半風三日三夕行萬里天下盡風事物紀原

鴻書

卷一

五

天文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水波海旁蜃氣象

樓臺廣野之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羣畜穹閭南

夷之氣如閣臺或類舟船幡旗東夷之氣如樹西夷之

氣如室屋自華以南其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

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正黑江湖之間

氣白東海氣如團登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

杼濟水氣如黑純滑水氣如狼而白尾淮南氣如帚少

室氣如白兔而青尾恒山出氣如黑牛而青尾凡喜氣上

黃下白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上功氣黃白徒氣白

百人以上皆能有氣也凡軍上之氣高勝下厚勝薄實

勝虛長勝短澤勝枯凡候氣之法仰瞻中天則百里內也舉目而望則五百里平視則千里在桑榆上而五六尺者千五百里外也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文覽

天河又曰天漢天津潢津雲津雲漢銀漢星漢清漢華

漢傾河淺河銀河明河絳河銀灣銀浦銀漢河漢金水

之精凝毓而成起東方箕尾間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傳

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

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龜瓜人星杵

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大陵卷舌而南行絡五

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

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没天所以為東西南北襟帶

鴻書

卷一

六

天文

之限天下河漢之原蓋出於此事物紀原

唐貞觀中有人至鐵勒部骨利幹北方瀚海之地者其

地晝長而夜短日沒之後天色正曛夜纔熟一羊脾而

東方已曙此是地之角尖又最高處日入地下此處無

所遮蔽故常光明及東曉而遮處不多耳學仙實

周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有大功於王室時流言不

利于孺子乃辟位居東三年罪人斯得秋大熟未穫天

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成王與大夫

啓金滕以上乃得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於是感悟出郊迎公以歸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倍常

日

日廣徑千里周三千里月小於日數里凡日月運行四極之道極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萬里滂沱四隕而下天下中央亦高四旁六萬里日光所照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日行四極代爲晝夜北方日中南方則夜之半也東方日中西方則夜之半也

月體近日則光虧遠日則光漸滿故與日同度謂之朔而月無光衝分天中謂之望而月光盈滿月行於白道

鴻書

卷一

七

天文

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日食者月體揜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光也

革象志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者其後至一歲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猶異也

弁州別集

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蝕之者乃陰侵陽臣侵君夷狄侵中國之象前代日蝕無考今紀春秋所載周平王二十一年二月朔日蝕三月王崩

原始秘書

義和東方國名日所由過處每日出其國人爲御推而升太虛唐堯取以名官山海經又曰有女子名曰羲和

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

帝王世紀曰周文王服殷時嘗夢日月著其身

武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尺有日未及捧日而至納諸口既覺腹內猶熱心甚喜焉

宋國有田父常衣溫廣至春自曝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廈隩室絲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

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葵甘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之

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又魯陽公

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反三舍

三國程昱少時常夢上大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操操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操乃加日其上更名昱也

唐開元二十五年青州奏日光五色長慶元年五月抱珥五色

日相掩黑光摩盪者久之○景德元年十二月日有影如三日狀

有客登岱岳絕頂行四十里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

鴻書

卷一

八

天文

淮南子

宋史

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
峯如臥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自
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
丈至明處全無光其下亦尚暗聞見錄
宋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
故事當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
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
為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為例瀧水燕談

月

尚書哉生明又曰哉生魄注哉始也生明三日也生魄

鴻書

卷一

九

天文

十五日也王眉

嫦娥奔月之後昇晝夜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
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
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
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為夫婦
如初今言月中有嫦娥大謬蓋月中自有主者乃瑁璘
非嫦娥也三餘帖

周昭王時九月並出其色五采貫紫微王南巡狩濟江
溺死此其始異苑

晉尹思元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月中

一人披髮帶鉏今年當大水思自視日月中人乃帶鉏
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後小清耳後果然珍寶錄

晚唐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
見一人方眠熟呼之其人枕襪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
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燦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三
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襪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
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
二人別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宮道矣言已不見酉陽

雜俎

宋吳曦為名將玠之孫未叛時嘗歲夜獵塞上一日夜

鴻書

卷一

十

天文

歸笳鼓競奏麟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盛秋天宇澄霽
仰見月中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
皆符殊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
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亦決程史

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象日月星辰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天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
星地則有五行天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
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昔者包犧氏觀象察法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降

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及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於商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於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昔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皇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謹圖驗其巫咸甘石之徒後代所宗漢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劉向廣洪範災異作皇極論以參往行之事及班固叙漢史司馬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漢之傳天文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以來則有蘇伯

鴻書 卷一 十一 天文

况郎雅光並參伍天文發揚善道後張渾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在三國時吳之陳卓始列甘石巫咸三家著於篇錄並著占贊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屠一行尤稱精博如淳風之法象志一行之覆矩圖後世未能過也故唐史采其要說而以為天文志王朴之在五代通於曆數嘗以步日步月步星步法斂四篇合為曆經故史臣載其遺說而為司天考今以其論日月者攷之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此前漢天文志之說也中道者黃道也一日光道九行者黑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北赤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南白道二則出於黃道之

西青道二則出於黃道之東此之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也日有九道並與月同此又鄭康成所用以為注月令者也月令於春其日甲乙而注則以為春從東道月令於夏其日丙丁而注則以為夏從赤道月令於秋其日庚辛而注則以為秋從白道月令於冬其日壬癸而注則以為冬從黑道季夏之末其日戊巳而注以為四時之間從黃道此之謂日有九行也至於五代史司天考所載王朴之說則又曰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

鴻書 卷一 十二 天文

無所隱其斜正之勢此王朴所以有九道之法也晉書天文志所載王蕃渾天之法則有日赤道帶天之統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黃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無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此王蕃所以詳言黃道赤道之辨也若日月之行則正歲凡十二會焉子為玄枵丑為星紀寅為析木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巳為鶉尾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戌為降婁亥為娵訾此一歲十二會之次也日月周天則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焉星則循天而左行日月則遡天而右行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十二度有奇一月一周天此

日月周天之度數也日行太陰則無光月行太陽則能照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此又王充論衡太陽太陰之說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主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以至於隅中虞淵者此又淮南子曰日出日入之說也今自其論星辰者言之則有五星有四宮星有極星有中星又有經星瑞星焉夫所謂五星者何也歲星之屬於東熒惑之屬於南太白之屬於西辰星之屬於北鎮星之屬於中央五星同色百姓寧然五星有羸有縮

鴻書 卷一 十三 天文

早出爲羸晚出爲縮至甘氏太初曆又各不同蓋以星羸縮在前名錄後所見也古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則以熒惑方曰爲有逆行蓋以周衰之變遂因以爲皆非正行也夫所謂四宮星者何也東宮之星則蒼龍之屬角亢氐房心尾箕之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南宮之星則朱鳥之屬井柳鬼星張翼軫之七星其形如翼鳥故曰朱鳥西宮之星則咸池之屬奎婁胃昂畢觜參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北宮之星則銀海之屬謂斗牛女虛危室壁有龜蛇體故曰玄武其所謂北極卽北辰北辰天之中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而極星

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北極也而又有所謂南極者焉北極則高於地者三十六度南極則下於地者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此南極北極之別也古者舉中星以正四時春則日中星鳥夏則日永星火秋則宵中星虛冬則日短星昴此堯典之中星也而又有月令之中星焉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例而推之四時皆然此月令堯典中星之異也若夫經星者如曰四輔曰華蓋如斗魁所載之六星

鴻書 卷一 十四 天文

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者則名之曰文昌斗魁之下兩相比之六星曰泰階曰中階曰下階者則名之曰三台太微爲五帝之坐東壁爲圖書之府執法郎官之象其官明堂靈臺之象其物皆經星也故馬續云天文之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宮官物象之類張衡靈憲論曰中外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二百五十庶物蠢動咸有繫命此之謂也若夫瑞星者如隋志所載一曰景星出於有道之國二曰周伯星所見之

國必昌三曰合譽四曰格澤此瑞星之類也然總諸星而觀之北斗者乃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也太史公曰杓樞龍角東方宿衡中南中魁枕參首斗為

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故天官之書首言極星又有北斗為諸星之首此又觀象之所當先也或曰第一言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瑤光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瑤光為星石氏乃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

鴻書

卷一

十五

天文

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亦不可不知也嘗觀馮象氏之職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星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保章氏之職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辨其吉凶此又觀象之法也雖然魏崔浩嘗攷校漢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而允謂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乃漢史之謬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

不復推之於理也及浩考之果如允言乃以前三月旅於東井而非十月也吁安得斯人而與之言天文哉

書攷索

劉氏鴻書卷一終

鴻書

卷一

十六

天文

第二卷

天文部二

星

長庚六穀

北斗

龍星

天狗

五星合

布度定紀

流星

掃星

客星

王蓬絮星

星官之書

十二分野

五星聚

四星聚

太白星

客星掩帝

太白之精

星使

馬星

飲星

處士星

鴻書

卷二目錄

織女

星隕

文星

星紀昴

牛女夕

熒惑守歲

太歲無禍

鞭太歲

掘太歲

龍星動

夢北斗

奎宿

九九乾坤

彗星

星變

卷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二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天文部二

太史湯賈尹刪正

星

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出故謂啓明以其後日

入故謂長庚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詩天文有六穀星

主稼穡生耗之運如六星齊耀則六穀登一星亡則一

穀不登玉屑

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

漢相國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

鴻書

卷二

天文

光明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寶海經

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

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煙又未必爲子推設也

丹陽集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

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是

也周書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木與水合爲變謀更事木

與火合爲饑爲旱木與金合爲白衣會火與水合爲燂

用兵燂事大敗火與金合爲燂爲喪不可舉事用火

與土合為憂生孽卿火與木合饑戰敗也凡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漢志云五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鬪二星相近七寸以內必有禍也星經

布度定紀分州繫相華岐以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嶮鳥鼠梁荆屬開

鴻書

卷二

二

天文

星外方熊耳以至四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兖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文春秋曜鈞

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曰天鴈軍甲之精華也天文志

掃星也其星出主革故鼎新之象其掃長則應遲其掃短則應速有掃長者竟天短者數丈關乎盛衰之大變其國大凶夏桀時見而亡國又夏桀時五星皆隕商湯伐而滅之又商紂時星累晝現武王伐而滅之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之分知齊將有霸

主遂共戮力來投齊地觀象賦

觀象賦

客星有三一曰老子古之有德不仕老壽之人二曰國星不知何國人三曰温星古温姓者操行不仕玄象志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温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眾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為饑為凶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災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絮星

鴻書

卷二

二

天文

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眾庶多疾温星色白而大狀如風搖動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於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饑又曰温星出東南為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文獻通考

滌岳蒙泉正曰星官之書有曰三垣有曰七政有曰二十八宿有曰眾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太微者

朝廷之位也紫微者宮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是也天子之出以巡狩而有二十八宿者四方諸國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曰帝座而曰帝者天市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者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稟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業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統其民人以承天子者也紫微帝可謂尊矣其勾陳中一點又曰天皇大帝夫一宮豈容二帝蓋紫微用事之帝天皇帝主宰之帝作星野者其知道乎予謂天皇大帝即所謂太上皇者是然紫微垣北極謂之天樞所謂紫微帝矣而垣際又有天樞丹元子步天歌曰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爲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星第四名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名何也嘗思古者天子有內朝外朝意者紫微垣際爲內朝太微垣爲外朝歟故曰璇曰璣曰權曰衡曰開陽曰搖光命名厥有深意而側有相有三公在焉此理之可推而知者也然紫微帝朝夕在矣故曰

鴻書

卷二

四

天文

帝而又有五帝內座者何徐而察之五帝座在天皇大帝之側豈亦以時朝見上皇而侍坐歟此又理之可推而知者也星野精矣新知錄堪輿書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疏云十二分野蓋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而國屬焉吳越同年度受封故同星紀之次天文攷周文王時五星聚房漢高祖入關五星聚于東井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口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宋顯德中竇儼曰丁卯歲五星聚奎天下自此太平矣乾德五年丁卯五星如連珠聚于奎當魯分占曰有德受慶大人奄有四方景德中五星聚東井慶雲見○漢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各五日而光武復興於洛晉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而元皇復興於揚土玉海秦併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衙城水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嶽搜捕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玉清有子名子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眷其子配與河伯行雨子休每至水仙洞耻其母淫奔

鴻書

卷二

五

天文

之戶無回駁不經故此地常少雨 太平御覽

漢武帝微行造主人家留宿夜與主婢卧婢墻操刃數
入戶又有書生寄宿善天文見客星掩帝座驚呼咄咄
其人因不得肆凶帝異而問乃悟令主人召羽林擒奴
問款伏誅之厚賜書生 幽明錄

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年二百歲
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
而養之年三歲天下祕識一覽聞誦于口常指攜天下
空中獨語鄰母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答之後復去經年
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

鴻書

卷二

六

天文

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朝發中返何
云經年乎母問之汝悉是何處行朔曰兒湔衣竟暫息
都崇堂王公飴之以丹霞漿兒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
玄天黃露半合即醒既而還路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
騎虎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悲嗟乃裂青布裳裹
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挂於樹布化為龍因
名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見王母
采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為吾
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
千餘歲目中瞳子色皆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

反骨洗髓二千歲一刻骨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
毛矣 洞真記

後漢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
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李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
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
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
使星臨益州分野故知耳 太平御覽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
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豫章列士傳

鴻書

卷二

七

天文

晉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
桓宣武既至經時三人半夜共出庭前月下觀望有銅
甕水在其側忽見一流星夜從天直墮甕中驚喜共視
忽如二寸火珠沉於水底炯然明淨乃相謂曰此吉祥
也當誰應之於是薛郭二人更以瓢杓接取並不得阿
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飲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懷
桓玄玄雖篡位不終而數年之中榮貴極矣 秘冊彙函
會稽謝敷隱若耶山名聞不及戴逵時月犯少微人云
處士星也皆為逵憂俄而敷死人嘲逵曰吳中高士求
死不得 晉陽秋

郭華少有清標乘月臥庭中見空中有人冉冉而下
乃一少女明艷絕代曰吾織女也上帝賜命游人間願
乞神契乃升堂共枕欲曉辭去後夜復來翰戲之曰牽
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至七夕
忽不來數日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曰天上乃比人
間問曰卿來何遲曰人中五印彼一夕爾忽一夜悽惻
流涕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以七寶枕留贈而去黑莊
元錄

五胡偽漢主劉聰時有星隕於平陽化爲肉長三十步
廣二十七步劉聰惡之問陳元達元達以爲七國之徵

鴻書

卷二

八

天文

其後聰子二十一人天火同日燒死聰卒斬準作亂劉
氏男女無分少長皆斬東市發聰父子塚斬聰焚其廟
跡劉聰父子爲五胡亂華之首天之報施可畏夫十六
國春秋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
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鷲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
天使汝下謫爲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隴下
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
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夜因佩入葱市歸而飛
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穢吾令汝文而不貴文覽

唐韋見素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昴
者胡也天道謫見所應在人祿山出將死矣帝曰日月
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
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乎帝
曰賊何等死荅曰五行之說子者視妻所生昴犯以丙
申金木之妃也火木之母也丙火爲金子申亦金也二
金本同末異還以相尅賊殆爲子與首亂者更相屠戮
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逸史

唐玄宗與楊貴妃避暑驪山宮七日牛女相見之夕夜
半妃獨侍上上凭肩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故長恨
詞曰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
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長恨傳

鴻書

卷二

九

天文

唐建中初朱泚反陷京師德宗走奉天神策節度使李
晟討之軍渭橋焚惑守歲占爲軍憂已而徙舍賓佐皆
入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
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晟謝之曰曩非相拒晟聞
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守歲吾
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嘉謀錄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肉
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

人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暨明失所在廣異記董表儀家在河沙塘東嘗欲撤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北方不可興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訖亦無禍博載

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有七十二口死亡畧盡惟小葡公尚存李氏兄弟忽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劫小葡便藏之惟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葡公廣異記寧州有

鴻書 卷二 十一 天文

人亦掘得太歲大如方狀類赤困有數千眼其家不識移至大路遍問識者有胡僧驚曰此太歲也宜速埋之其人遠送舊處經一年人死畧盡○萊州即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酉陽雜俎

五代時蜀杜光庭黃巢之亂從幸興元涂次西縣遇陳休復有道術與光庭憇於路左軍中以拄杖掘地得酒一壺酌之不竭光庭因問車駕何日當還荅曰三年後

龍星動即歸矣果如其言九國志

表郭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外史博視

宋徽宗寶籙宮醮筵嘗親臨之一日啓醮道士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故也上嘆訝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蘇長公外紀

我太祖兵克通州時元順帝宴羣臣於萬壽山太史謂

鴻書 卷二 十一 天文

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即日北遁至應昌以痢疾崩于西江寺欲葬無棺因折梁得棺上書庚申皇帝之棺遂葬焉初錢塘有道士作九九乾坤已定之詞末句曰死在西江月下果應其兆名山藏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旣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震澤長話

萬曆丁丑十月朔異星見西南歷箕尾而進光芒長亘天狀若練氣成白虹輦轂洶洶先四日江陵張師相居

正閔文計翰林當有治喪者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皆其所校士往治喪二公者文章行誼雅重於時內閣馮保挾冲主權重柄於宮闈江陵固交卑事之共計新鄭元相高拱去壹意擅威福專賄賂以諸子爲馮之義兒因占制科鼎甲而自居太師稱政府刑名刻覈其間羽翼耳目么麼牛馬藉氣力而齷齪人者率多卿省兩衙門人其幸昵之奴游守禮者橫僂甚睢盱縉紳間具以楚濱呼之先是御史劉臺按遼時上疏發江陵之奸語切直首犯其鋒逮赴詔獄編伍去而疏中實先言其奪情戀位遺親云其聞訃之夜漏已下二鼓而昧爽時

鴻書

卷二

十二

天文

特旨卽從中出留之內豎將司禮之命絡繹至附耳躡踵而江陵時作擊曲狀受意指于二輔臣引奪情例以聞天語慰勉損貶殊至蓋曠古異典祇在聞訃之一二頃謂非密畫夙構者耶迺初辭疏中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又一二日卽平章幾務于苦塊中辭疏僅至再忽自請留京守制以次馳驛回籍營喪事時編修吳中行遂稱疾杜門而檢討趙用賢則與沈修撰懋學時時過學士王公錫爵所慷慨歎噓曰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願承旨聯名乞留疏既上而位九列者復四出瀾

其長爲倡以效之士大夫咸垂口結舌噤不敢出一語翰林二公觸目激衷各有伏闕上書之思而各不相問也草數具謂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足以明大倫伸正義足矣至十六日檢討過編修所抵掌談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微洩王學士痛憤語次述沈修撰貽書李司徒幼滋云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寢李蓋爲江陵周親所雅善者李荅書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競也今師相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惟新建可與言羅生正不達此耳又次日沈修撰私相語曰臺省有疏則臺省

鴻書

卷二

十三

天文

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毅而起者誰與編修遂出袖中草示檢討讀之扼腕拊膺芒芒然策馬歸亟草疏矣是日編修叩關王廟曰欲有敷陳諸無顧惜第吾有母老矣猶得餘生返故園乎若奪官貶秩甘如飴也沈修撰從檢討所聞之亟過編修爲覓寫本者沈復謀之王學士學士又亟過編修學士曰三綱淪九法數舉國若狂矣士氣摧阻世道陵夷至此哉索疏草讀曰此所謂笑嘻之怒甚于嫚罵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爲也編修頷之曰齋心舉念時業已辦此矣學士淚潛潛承睫而別十八日編修書首上卽過江陵所投揭帖

揭帖入久之傳語曰這本不要上編修曰業已上傳語曰既上復何言回家候旨耳編修曰這本替老爺陳乞恐朝廷怒耳豈意老爺怒左右但作挪揄狀編修復過王學士馬宗伯各投以揭帖學士院長宗伯館師也學士業已聞第曰我爲籌之恐不止於無官當有罪矣宗伯歸薄暮亟索燈讀之拊掌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愧我與典禮之宗不忍躡躡特以地位相逼爲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陳左都瓚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宜乞留宗伯亟倡之疏上慎勿遺我名時左都春秋高病甚請休沐已久宗伯書刺尾云嗟乎此老之病必不起

鴻書

卷二

十四

天文

矣以其心之先死也素以硜硜著聲今若此古稱蓋棺論定信哉因顧編修曰我之情見乎辭矣十九日趙檢討之疏上二十日編修偕檢討同赴闕俟罪二疏俱留中不發消息幾微掖庭掃除輩有縮頭吐舌者時以星變火災建醮停刑又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也師相之怒甚盛招劉榜眼城入幕語之曰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其爲伊周何乃做一個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峯有甚好處要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昔又有劉臺者是誰瞎眼取這等門生語多悖謔而劉榜眼者因承命過編修條詰之謂若好名

不宜以座主爲餌編修應曰不獨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威殺戮足以鉗懾人人固有視死生如旦晝者榜眼復之江陵所返命而怒愈甚王學士會翰林自宗伯而下數十人求解於江陵江陵拒不接而王學士獨徑造于喪次曰本衙門兩生狂妄望老先生務宥江陵云疏留中我不得預聞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忽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學士大駭異遂趨出乃知事不可回矣學士遇劉榜眼于

鴻書

卷二

十五

天文

門厲色峻語曰若與吳趙二君素有隙當此危急非若落石加膏時也今日之事在足下二十一日二公席藁俟於東長安朝房而秦中書柱者編修以身後事爲托者也不侵爲然諾改服挾醫周旋於二公甚力而不匿聲跡竟見坐爲黨至削籍云二公者相對竟日舉酒酌忻忻也兵番漸已圍宿而江陵家僕隸變衣裝伺察者旁午道路以目迨晡矣復聞有兩刑曹者爲員外郎艾君穆主事沈君思孝二君則共上一疏也沈主事與檢討交因過之出其疏語多訕訕編修則曰事激矣吾輩當無復生理蓋語愈傷怒愈盛而罪不重恐言不止也

江陵亦彷徨遣飛騎走卒伺探諸曹中稍涉形影亟囑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徐爵游守禮往來密勿者數十番而謀始決旨屢易屢重兩夜微傳四人者皆杖戍編修與檢討席地臥各以一兒子侍第曰事屬綱常言傳簡冊吾得死所矣是日都人集長安道者千萬雖販夫庸子願望見忠臣丰采朝房陋不能容至壞楹毀檻入矣晴煦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慘黯失光者移時而杖尉數十出如捕虎捕梟就逮時以繩榜腕以鐵鎗繫兩中指指須臾黑漲不可忍前押後擁先兩翰林而兩刑曹隨之兩翰林舉酒盡一卮顧戚友輩曰吾事畢矣復

鴻書

卷二

十六

天

顧兒子曰吾死不懼亦不悔無它言空囊懸罄只以十金買一棺殮我蓋稱家之無財亦明我之有罪也辭色從容笑而入每入一門門卽合正如世所云陰府地獄者兩刑部微有許詈語謂吾輩爲天倫民彝耳原不得罪名教亦不得罪朝廷苟有中貴人私相詫曰朝廷且不知也四公言廷杖時周廬環列羽林軍戈戟森嚴廷中杖如麻執杖者如林竹司禮乃出縮銅符者服虎章者趨蹌于其間大喝帶上犯人來自此緣每一喝則千百輩一喊聲以應其震撼若天地崩裂者二翰林同受杖而二刑部繼之先喝跪下宣駕帖宣訖喝拿下倏忽

遂縛定喝打棍的喝着實打六十棍喝五棍一換喝着實打一校尉乃執棍出班立喝閣上棍乃閣棍于股上喝打乃始打至三棍則止又喝着實打至五棍則又止一校尉復執棍出班立其喝其喊應俱如前五棍時蓋六十棍凡十二人喝閣上棍喝打凡十二聲而着實打之喝則二十至此則世所稱陰府地獄恐無此光景初如泰山壓卵糜潰而不勝也又如熱油灌肌焚灼而難禁也既而體膚若非我所有者至周三四其痛苦更追心刺骨愈多則愈不堪思以不速斃爲憾惟氣定志寧神不亂故魄不搖司禮睜目解頤杖畢報棍完喝採下

鴻書

卷二

十七

天

去四校尉以布袱曳之出至長安則以板闥昇之行赴戶部又赴京兆赴縣馳頓自己至酉三十里而道路嗟吁追隨擁塞不得行檢討差強忍進粥一二箸編修贖眩去亟投藥一丸昏黑出都門始甦而息猶奄奄微也謂其時神魂遊蕩飄飄若無所棲泊耳中數數聞神人語云此天地間正氣天地間正氣豈冥冥中果有默佑陰騭者耶二刑部則加鐐鎖且禁獄中三日始僉解發戍更辛苦也講讀趙志皐張位于慎行張一桂李長春田一儁修撰習孔教暨沈懋學俱有援揀之奏格不入而鄒進士元標則懷其疏俟於廷見四公受杖旁觀發

憤切齒頓足俟杖畢上疏編修儻寓都門外有公卿走慰勞者邏卒飛騎一一籍記之而厥衛之命至僅二日裹創徙去鄒公復杖于廷如二刑部矣中書策馬隨編修三十里而暝投宣靈廟宿焉又明日抵灣檢討儻寓稍遠亦以是日驅之去妻子流離行李零落病次旅棲寒燈破壁形影相吊至洛河偶遇故人徽賈張文憲邂逅風塵頗為周旋居三日而厥衛之迫逐猶不已也都中且有謗帖揭之通衢云科道羣狐搥尾翰林雙鳳鳴陽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行道始全蓄艾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千載定須

鴻書

卷二

十一

晴

傳而師相已襲冠裳于衰經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矣又未幾衣緋懸玉與古典矣南京六卿暨六科復群奏乞留潘尚書晟呂太常藿傳給事作舟王給事蔚張御史一鯤林御史應訓為之倡獨僉都御史張公岳疏請師相奔喪而全大節御史諸公鴻謨疏乞宥狂愚諸臣而沈修撰懋學貽書方司馬司馬時攝冢宰事計吏將有所中傷也又三貽書江陵冢子伸經權忠孝之辨長牘媿媿殊激切中所甚諱者內侍中涓稍稍傳官闈語思中外結約必欲爾甚不得已云而江陵計畫亦勞鬚髯頓改焉二刑部暨鄒公諸就道而二翰林猶得在床

褥刺去肉數十瓣大盈尺深入者餘寸竟空一股云王學士沈修撰秦中書掛冠而往至是異星滅

星變志

劉氏鴻書卷二終

鴻書

卷二

十一

晴

第三卷

天文部三

風

八節風

少男風

風母風婆

若耶風

石尤風

大風怒風

雲

九雲

巧雲

雲氣

雲鳥

黃雲

黑雲

天子氣

雲鬪

雷

鴻書

卷三目錄

一

闕霹靂

宜州雷

雷州雷

雷氏

雷車

震娼

擊賊

謝仙

雨

雨金雨稻

洗濯甲兵

雨血雨米

雨肉雨灰

雨草雨血

羊肋寶珠

雨木雨沙

雨水龜

雨小兒

紅雨

石雨

雪

雪花六出

臥雪

嚙雪

六月雪

早雪

袒雪

紅雪

詠雪

霜水

蒙馬

沾鬚

封樹

琢圍

淚水

貢水

水花

水畫

電露霧

雞子電

小兒電

天酒

百里霧

黃霧

行霧

虹霓烟火

鴻書

卷三目錄

二

美人虹

天使

思烟

紅尼

熊兆火

卷三目錄

劉氏鴻書卷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天文部三

風

風者萌也養物成功也四時有八節風東北條風立春至條者王也又曰融風東方明庶風春分至明庶者迎衆也又曰滔風東南清明風立夏至清明者清芒也又曰巨風南方景風夏至至景大也又曰薰風西南涼風立秋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又曰淒風西方閭闔風秋分

鴻書

卷三

天文

至閭闔成收藏也又曰颶風西北不周風立冬至不周者不交也又曰厲風颶風北方廣莫風冬至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又曰寒風故曰修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閭闔風至生齋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王者順承陰陽是以條風至則出幣帛使諸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化四鄉閭闔風至則申象刑飭圉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墉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是謂憲天

白虎通

管輅傳云少女微風起又有少男風起按周易說卦云兌為少女艮為少男西方為兌東北為艮謂西風及東北風也管氏常自言善易者不言易忽於此處言之

風母出九德縣似獲見人若慙出頸打殺得風還活

州志 江湖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艚野人相傳以為孟

婆發怒按北齊李詢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

何神也士秀曰山江經帝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

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為泰媪也

鄭弘嘗採薪得箭頃有人覓還之問弘何欲弘嘗患若

鴻書

卷三

天文

耶溪載薪難願日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至今風猶然

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尤為商遠行妻阻之不

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

以至於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

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

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

江湖紀聞

商紂時大風飄牛馬發屋折木飛揚數十里後惡盈周

武王伐而滅之

秘書 我明嘉靖庚午二月大風塵沙蔽

天屋瓦皆飛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驢墮水中皆溺

死人莫能救夫風以鼓萬物其鼓動於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者怒之甚也連人物飄揚之怒亦大矣昔時有一胡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爲迴風所飄又并一車升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焉乃隋仁壽二年事也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後二載有逆謀騷動雖不遂亦竟有亂徵馬氏日抄

雲

佛家九雲有寶蓮華雲堅固香雲無邊色樓閣雲種種色妙衣雲無邊清淨旃檀香雲妙莊嚴寶蓋雲燒香雲妙髮雲清淨莊嚴貝雲五燈會元

鴻書

卷三

二十

天職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絨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媪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竟吸食之味甚香美明日梳頭窺鏡面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而能媪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於世下黃記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

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蜚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

鴻書

卷三

四

天職

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
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坎水澹澤竭地
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橐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
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庫四通之
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處鬼哭若呼其
人逢倍訛言誠然 經濟類編

魯哀公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將戰王有疾卒是歲也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於
是王卒 左傳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

鴻書

卷三

五

天文

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
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
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誠齋雜記

元至正乙未正月二十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
方軍聲漸近驚視之但見黑雲一簇中彷彿皆類人馬
前後火光若燈燭由西方而沒 輟耕錄

我明劉基以元至正初舉春秋進士常遊西湖有五色
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元宇文公諒諸同遊者
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是時

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
爲諸葛孔明之流 九新野記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一
叢若相鬪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
應之又明年宸豪謀反南贛之兵自外攻入是其象也
備遺錄

雷

北齊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電震地前有
浮屠一所神武令薛孤延視之孤延乃馳馬按稍直前
未至三十步震燒浮屠孤延唱殺統浮屠走火遂滅孤
鴻書 卷三 木 天文

延還眉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嘆其勇決曰薛孤延乃
能與霹靂鬪 北齊書

唐貞元四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豬首手足各兩
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酉陽雜俎

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
取而食之 國史嘗有雷民因大雷電空中有物豕首鱗

身狀甚異民揮刀以斬其物踏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
厲其夕凌空而去自後揮刀民居屋頻爲天火所灾雷
民盡圖雷以祀 投荒雜錄

唐柳公權元和未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闐因

潛於窓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
嚏氣忽斗暗失其人兩目遂昏焉酉陽雜俎

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

云李林甫以毒雷弄正權帝命震死龍城錄又章惇於

徽宗時貶雷州司戶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雷擊民間

一男子背上朱書賊臣章惇商榷錄

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

書而刻之後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輒曰謝仙者雷部

中鬼夫婦也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者也

事文類聚

鴻書

卷三

七

天文

雨

夏禹時雨金又三日雨稻經曰聖人在位有德者昌此

其治徵

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殷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

兆數著著不交而如折將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軫行之

日幟折為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

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軾是洗濯

甲兵也藝文類聚

夏桀時天雨血雨水雨水後商湯起而被放南巢竟移

夏祚原始秘書又夏紂時天雨肉雨土雨灰石未幾而

黃鉞白旗遂有授首之慘路史

漢永光二年天雨草而葉相膠結大如彈丸○鴻嘉四

年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又建平四年山陽湖陵

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如錢小者如麻子前漢

建和三年七月北地連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

也後漢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初學

唐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五寸許每木有孔

通其中下地立如植徧十餘里酉陽雜俎熙寧八年五

月雨黃土兼細毛元祐七年正月雨塵土紹興十一年

三月涇州雨黃沙宋史紹興八年汴京雨下水龜數十

鴻書

卷三

八

天文

里大小皆冰龜形具首足卦文韻府續編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墜於庭前約

長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至於君庭與之

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述異記

唐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

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色艷惟襟上色不入

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鬼之變血汚

衣裾與紅無二致虛閣雜俎

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鸞鴨卵

小者如鷄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奏疏云爾

雪

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未文公謂地六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或言花中巖柱四出史繩祖云土之生物其成數在五故草木皆五出而桂乃月中之木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聞簷葡萄花嘗六出矣天上瑞葉開花六出春雪亦嘗五出以物類求之亦不可盡曉蘇子瞻云今桃杏花有六出者必雙仁皆能殺人失常故也雪花六出至春五出殆亦陰陽之時或有感而然代醉編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民家皆除雪

鴻書

卷三

九

天文

出至袁安門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曰大雪人皆饑不宜干人今以為賢舉

孝廉錄異記

蘇武嚙雪人所知也段穎破羗晝夜食雪四十日緯異各

文帝四年夏六月大雨雪前漢後唐明宗時歲嘗旱已

而雪明宗詔無得掃雪曰此天賜也五代史

晉皇甫謐高士傳曰焦光野火燒其廬光因露寢遭大

雪至光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太平御覽

慶曆三年十二月天雄軍天降紅雪盡血雨宋史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一雪詞乃百字令其詞云没巴没

鼻裏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勝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鶯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識者謂譏賈相云格記室

霜 水

南北朝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日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北史

鴻書

卷三

十

天文

晉羊祜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涕淚霑鬚成冰獨異志

永徽二年十一月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劉向以

爲木少陽也人將有害霧陰氣脇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本紀

唐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琢成山週圍宴席間雖

暑烈酒酣各有寒色甚且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天寶遺事

唐楊太真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

結紅冰開元遺事

唐順宗時拘彌國貢堅冰云山冰經千年不解故號千

結紅冰

年冰 杜陽雜編

宋元豐末秀州人家瓦上冰成花每瓦一枝如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以紙塌之無異石刻 夢溪筆談 又天聖中濃霜着屋狀成百花以紙摹之如畫 青州志

電 露 霧

元封二年十二月雷雨電大如馬頭地節四年五月濟陰雨電如雞子殺二十人蜚鳥皆死 前漢書

後至元中雨電大如拳其狀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屬 元史

鴻書

卷三

十一

天文

瑞應圖云仁瑞之澤其凝如脂一名膏露一名天酒盧思道表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 玉海

蚩尤兄弟八十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嚼沙吞石作五雷之刑以害黎庶黃帝將兵擊之大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軍人皆迷惑九戰不勝黃帝歸於泰山三日三夜既而感天霧冥冥有一婦人下降人首鳥身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九天玄女也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一戰必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秘畧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又傳陰符經

三百言帝佩服之遂滅蚩尤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壓邪魅名蚩尤旗 古今注

終綱目書黃霧四塞二皆為漢末王氏也五侯之封也黃霧四塞莽之將敗也亦黃霧四塞霧惡氛也王氏蓋以是始終焉 綱目

王肅張衡馬均三人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我飲酒病者飽死者空腹 博物志

虹霓 烟火

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絳故俗呼美人虹 異苑

鴻書

卷三

十二

天文

韋臯鎮蜀嘗與客宴郡西亭暴風雨俄傾而霽忽虹霓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吸其飲食且盡五色似霞首似驢四視左右久而方去客懼罷宴曰吾聞虹霓者妖沴之氣今止吾宴怪之甚矣客曰夫虹霓天使也降于邪則為戾降于正則為祥公正人也敢以祥賀後旬餘有詔就拜中書令 成都記

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鷗繞烟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為立臺號曰思烟 太平御覽 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

已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冶容
艷佚如倡人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卒計曰尼髡
未之有也因以撻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冤返走疾
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
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色只
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
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嘆曰此不
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千百家抹之得止
芝田錄

明弘治十一年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馬

鴻書

卷三

十三

天文

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奏叅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
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避盜亦
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焚既而
禁中亦火乾清宮焚或問孟春孟春曰子不曉占書宋
人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
謂其倖趙允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
民舍是年之語益憶此事而云耳不意竟驗續文獻通考

劉氏鴻書卷三終

第四卷

地理部

地類

定名相地

佛經四洲

八玄八極

輿藏勁方

名山比生

共一日月

象氣

有葱有薤

貢土貢水

不撞鐘

皇輿

四離九道

左肩右臂

燕薊形勢

九鎮

郡鄙

太章豎亥

四界四派

中國生明

山林川澤

地產地無

旦夜四照

聖人出

天下九福

天地氣候

不撞鐘

皇輿

中國三支

秦守漢統

金人都燕

東西南北地

嘉靖貢地

禹蹟所被

闡浮提

四方五行

青徐荆揚

山河兩戒

三千大千

南舟北帳

江陵衣冠

不打春

皇輿

大有一統

秦壤四塞

歷代疆理

嘉靖貢地

鴻書 卷四目錄

卷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

宣城 劉仲達 纂輯

太史 湯賓尹 刪正

地理部

地類

大一金鏡經曰昔燧人氏仰觀斗極而定方名東西南北是也則四方之名蓋自燧皇始定之○後世相地者曰堪輿堪天道輿地道坤輿地以象載物故名○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淮南子

鴻書

卷四

地理

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禹蹟之所被也玄覽

佛經有四州之說謂中國為南瞻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其中東弗于建州西瞿耶尼州北鬱單越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鉛槧末

須彌山乃崑崙山之別名也是天地骨中鎮天心為巨物如人脊背與頂梁生出四枝龍突兀四枝分作四世界南北東西為四派西北崆峒數萬程東入三韓隔脊

冥惟有南龍人中國胎宗孕子來奇特黃河九曲為大

腸川江屈曲為膀胱分枝劈脉散亂去血脉勾連逢水

住大為都邑帝王州小為郡縣居王侯其次偏方為鎮

市亦有富貴居其地按南龍入自中國派為三大幹龍

北條出河北入雲中九疑鴈門岱郡復回南而太原華

山太行恒山派九河東北度遼海以入於海為兗冀之

分中條出河南自秦壟三嶽入豐沛汾潯伊洛東而淮

泗以入于海為雍豫青徐之分南條出河南自陝右分

西都回巴蜀踰荆衡入黔中東入匡阜南極嶺海東北

渡閩粵跨三吳自浙右以入於海為梁荆揚之分黑囊

鴻書

卷四

地理

須彌山東天下名東弗于人壽三百西名西瞿耶尼人壽三百南名南閻浮提人壽百歲北名北鬱單人壽千歲長倍三天下人閻浮提今中國四夷皆是也中國稱震旦又稱人國則自天竺名為閻浮提之一也宛委餘編

崑崙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萬里地下有四柱焉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之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玄覽

中國月之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有尋斯於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於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纔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又何也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宇宙有四方東銅南海西林北沙點類又五行東方木

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

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口

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凡土地有龜龍之體有

鴻書麟鳳之貌有弓弩之勢有斗升之象有張舒之形有塞

閉之容有隱真之安有累露之危有膏英之利有培塿

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計九州之

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滌沮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

十一萬八千二十有四頃磽塉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

頃文選

東南天地之奧藏其地寬柔而卑其土薄其水淺其生

物滋其財富其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其土懦弱而

少剛笨之則服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其土高其

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確其人毅而近愚食淡而輕生士

沉厚而慧捷之不屈

事物紀原

山林民毛而方其物毛阜川澤民黑而津其物鱗彘丘

陵民專而長其物羽竅墳民哲而瘠其物介陝原隰民

豐肉而痺其物羸叢

王氏菜苑

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鹹以酸荆揚角徵會

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

騫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

以苦雍冀合商羽端駛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

玄覽

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千五十六

里出銅之山四百七十六出 鍊之山三千六百九十

鴻書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者也

鹽鐵論

東方有比目魚

焉南方有比翼鳥焉西方有比肩獸焉北方有比肩民

焉指南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

多樹川蜀多藥○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蜀無

鴿國憲家訓

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

絡之陰至歲貊朝鮮謂之北紀天所以限戎狄爾載自

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至東甌閩中謂之南紀天所以

限蠻夷河源曰北河由北紀首達華陰與地絡會又分

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江源曰南河自南紀首達

華陽與地絡會又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裏觀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而分野可知矣唐法象志

華嚴經云四天下共一日月為一世界有千世界有一

小鐵圍山遶之名曰小千世界有一小千世界有中鐵

圍山遶之名曰中千世界有中千世界有大鐵圍山遶

之名曰大千世界此三千大千世界○又云四天下者

須彌山南曰閻浮提山北曰鬱丹越山東曰弗波提山

西曰瞿那尼山其日月一旦夜照四天下數術記

一世界者一日一月一四天一三十三天一夜摩天一

梵率陁天一樂變化天一他化自在天一梵天此名一

鴻書卷四五地理

世界如此一千箇世界名小千世界又如此一千箇小

千世界名中千又如此一千箇中千世界方名大千故

文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等說阿含經

凡地皆象其氣皆應其類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

暗嵐氣多聾林氣多癩木氣多偃岸下氣多瘡石氣多

力險阻氣多瘦暑氣多天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

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

濁水音大湍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應其類也太平御

海水三歲而一周周則流波相薄而地動名山五百歲

而一開開則金玉之精涌焉丹丘千年而一燒燒則真

人聚焉黃河千年而一清清則聖人出焉文選

豫章一逵僧嘗曰南人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

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不

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

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羶帳

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碩船正與逵僧談合名山藏

山中有蔥下必有銀有薤下必有金有薑下必有銅錫

山中有玉者木旁枝下垂謂之寶苗雲仙友議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帷福吳越口福洛陽花

福蜀川藥福秦龍鞍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江陵

鴻書卷四六地理

號衣冠藪人言琵琶多於飯甌措大多於鯽魚珍珠船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南都新書

若耶溪旦必南風暮必北風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點蒼溪上大雨野中烈日金筑聖泉潮汐百刻閩中溫

泉左寒右熱莆陽霞墩井左重右輕江乘之泉半溫半

冷共出一壑句容之湖熱魚寒魚交人輒死天地氣候

有不可窮詰者文海披沙

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子咬殺

人七條類藁東昌亦有諺曰夏津不撞鐘高唐無北門

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相沿至今不敢易也文海披沙

皇輿

地者萬物之祖元氣所生也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
 濮鉛北至祝栗謂之四極東有九夷北有八狄西有七
 戎南有六蠻謂之四海有五嶽以應天之五形五嶽者
 卽中嶽嵩山南嶽衡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
 也有四瀆以應天之四離四瀆者江淮河漢也有九州
 以應天之九道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
 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
 南杜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
 東揚州曰信土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東
 北之紘曰和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棘林曰桑野東南
 之紘曰大窮曰衆女南方之紘曰都廣曰反戶西南之
 紘曰僬僥曰炎土西方之紘曰金丘曰沃野西北之紘
 曰一目曰沙所北方之紘曰積水曰委羽此言地之大
 勢然也又有爲北戒南戒之說者北戒自積石負終南
 地絡之陰東及大華踰河並雷首砥柱王屋太行北抵
 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
 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
 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擣武當荆山至於
 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

鴻書

卷四

七

地

也故星傳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有云渤溟漲洋所
 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渡之設
 乎西瀚海沙漠之設乎北所以遮西而制北激瘴霧於
 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流沙於西湮決弱水於北滅所
 以界四維也此以中國之地勢言之也帝王御極能使
 中國順治而四夷來王斯可以語全盛矣慎勿恃久安
 而忘戰備致帝王所自有之地一旦淪於夷狄而不悔
 也彼志在滅胡而窮兵贖武以致海內虛耗昔人謂得
 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役而使縱使慕南無王
 庭於中國又何益乎唐地志曰自古爲天下者務廣德
 不務廣地斯言其御世之良策哉 三餘筆錄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
 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爲燕京其餘氣爲東
 夷冀都向雲中上黨剝換來三面繞河外案多疊大河
 東北徂入海重重包裹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便
 河且徙而南氣乃洩燕京雖非隴結旺氣時乘其藩籬
 單薄漕水慮滯可以完緻只河引而南略具耗孔中絡
 發崑崙東南至岷山由屬隴轉北而東爲終南長安之
 地也金陵四塞以爲固古豪傑有取焉貢輸艱入後世
 費繁今非所處由關中出至太華中嵩伊闕已鑿是謂

鴻書

卷四

八

地

洛陽洛陽天地之中陰陽和南北平百物會同公營之地氣自北以南人事化機互以爲用古今固不齊也行乃盡於東泰翻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萃產賢貴疑聚有因後世河徙截其來脉者三四其力遂微南絡發崑崙迤東南而行至大峨山其背爲西戎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其餘氣爲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給爲吳閩越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南面力雄勢坎吳閩越支疑謗力海水陽勝明有餘而氣不足以當之金陵一大都會長江天塹財用易輸持護不少世謂江左不得於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

鴻書

卷四

九

地理

朝幅頓廣矣洪荒之世無論已禹分天下爲九州北直隸山西屬冀陝西屬雍四川梁山東爲青爲徐爲兗河南豫冀兗南直隸江西浙江福建廣東雲南皆揚湖廣荆而廣西貴州正朔猶未加也周之時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而其餘聲教猶未及也三代之疆域可考已漢時蘇武使匈奴其牧羝處則陝西鎮番衛也山因以蘇武名王昭君嫁匈奴其墓處則山西大同府也西地多白草此冢獨青賈捐之請棄珠崖則廣東瓊州府也入海地方千里漢之疆域可考已唐南詔雄鎮於蒙氏則雲南諸夷也維州浸陷於吐蕃則四川諸夷也逮中葉盡河北而失之宋燕雲淪沒於遼金則北直山西也西夏竊據於興州則陝西寧夏也及南渡胥中原而棄之唐宋之疆域可考已今日之盛豈非亘古獨隆者乎雖然觀形勝而思經濟貴通其要焉蓋嘗論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腋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欲實左右手腋欲強足無跌盪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於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

鴻書

卷四

十

地理

用百體而榮衛注焉然後形氣充悅而外邪不奸也意當國家之任者可以深思而曲處矣封疆之臣可不謀乎

新知錄

愚按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之大也猶然無全用况帝王之統馭乎顧長官宣慰本非孝順子孫而朔方河湟猶係職方版籍在廟堂之石畫固計萬全而芻蕘之管窺思陳一得竊謂泰寧內徙則露華夏之左肩河套陸沉則續匈奴之右臂况都圻密邇遐荒薊鎮總堂皇之地黃河與我共險靈鹽多肘腋之虞長慮却顧者似不容度外置之也至於諸夷喜則人怒則獸故變

鴻書

卷四

十一

地理

亂易起紛爭而敗之易養之難故撲滅每延歲月况田州久勞撫勦而蘇盧竟爾通誅湖苗方肆齧蹄而貴苗同時煽動招攜懷遠者似不可以疥癬視之也自脅貢者得比泰寧遂肆意甘為向導復套者一蒙顯戮致絕口不議驅除然把漢一被拘留而三衛寢謀關外台吉偶驚伏發而數載不犯雲中中材尚可捍虜未有得人而西北不可禦者若撫東南者微患之不當身每因循于歲月值變之竊發于已率避法以文移然謫致公丁而峽寇甘心服罪計誅龍保而田勉俛首乞哀少算猶可就功未有得策而東南不可撫者即策得矣人得矣

而當事者猶有六難焉思議者嗤此說之為非必多方以撓其事護前者恥已言之不售必中沮以敗其成功不能一舉而收將以玩寇致罪師欲因用間而動又以通虜招尤謀始而疑其發大難之端則兵未興而讒已啓事定而責其保百年之患則功甫就而禍亦基得策得人而難且如此况并策與人而不得乎天下之事所以日復一日而終莫之舉也

分合志 幅輿總論

愚按秦之置守也漢統以州牧而專制發難於袁曹唐易以藩方而旅拒肇端于河朔及支郡牒領兵而橫海稱順命文臣知州事而節度釋兵權至是而征伐之柄

鴻書

卷四

十二

地理

一指臂之勢成僉謂令長之設可百世以俟聖人然弱天下者固令長而撫天下者亦令長必令長能行其志而後天下始遂其生其在於今統之以郡守約之以監司糾之以臺憲而別其殿最以達之銓司制亦詳且備矣但雌黃因品格豈曰稱情毀譽視趨承孰云核實緣催科以殿最何以妨撫字之勞任命運以為遷除豈得稱量才之授遴選果精乎改節于宦成者每借資于夙譽先容於權要者或見庇于當途喜事而用壯者竊名于果敢矯情而飾節者係迹于潔廉鑒別果審乎待哺者計期于旦晚以申請而緩其賑施負屈者久淹于歲

年據成案而難于平反，冤欲伸于富室，寧坐視以引嫌，刑或犯于權臣，顧屈法以避禍，守果得自專乎？名譽不事上官，則以蔽其賢者；尤其抗練習，迥超同列，則以媒其短者；忌其長，報政責其速成，則得民難于子產；長才局于短馭，則百里失之士元才果能自見乎？網裁花石，傷必中于逮捕；戶損晉陽，謗必速於鯨曠；破張讓之柱，則議束于濕薪；緩兒寃之形，則比錫於著帽；淑果盡旌，乎謂清流之可恃者；或肆志於恣睢，阻進取之無階者，每灰心于策勵，一長偶售於知遇，信耳者必主以成心，微青少掛于指陳，則求全者難益，以晚節慝果，易別乎。

湯書

十二

精

大抵人不易知，而當用其知于迹之外，法不可廢，而當通其變於法之中。若醴泉徵諸父老，則荐舉外尤貴旁求，卽墨毀以要津，則糾刺中亦當甄別。薛宣移兩縣而皆治，豈容以爲人而擇官？何武以去後而見思，不必以銜長而課最。如是而又時嚴濫舉之罪，間加不次之遷，大破常格以待循良，重示誅譴以鋤貪墨，則兩岐五袴，在在多樂利之民，而三異四知，人人重清白之守矣。猶有說焉：縣令固通之天下矣，若畿甸之外，宜如漢制，設三輔以衛京師，邊塞之間，宜倣宋初分節度以守要害，則外之進攻退守，屹乎百仞之金湯，內之居重馭輕，巍

然萬世之磐石，有經國之志者，幸毋忽意于斯。分合志

郡國總論

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於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而秀於南者，則終南太乙焉；隆隆乎陰於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咸陽則灃水之所導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灃其鬱焉，豈惟涇水之望陵哉？西北臨乎豳國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細繻而蒼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于鄠之東南者，有紫閣

湯書

十四

精

峰焉。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亘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嶢關之所鎮也，截于西域而嫫姚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于漢陽而微茫者，其鳥鼠乎？限於北漠之陁，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而瀑布之漉漾者，則太白焉；荆山峙於河，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游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新豐之粉社，隴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鍾秀於雍州，其

遠而環帶者皆隱耀於關中也 名山記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為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太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愷其人沉鷲才勇杜牧所謂王不得環

鴻書

一八

十五

地

霸不得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震澤長語

京師古幽薊地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古稱天府之國遼金元常於此建都予嘗考之金人克遼滅宋都燕山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島即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為山粧臺則章宗所營以脩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為蕭太后梳粧樓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妃即一月日邊明為對今以地方計之臺島即今萬歲山太液池等在金時當介都城東北隅入元改

鴻書

卷四

十六

地

築城隍國朝因之前山池臺島則在禁禦之西南矣我太祖時為北平布政司成祖龍潛於此及續大統遂建北京其時尤稱行在正統中始稱京師云南京古金陵地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即此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嘗於此建都我太祖乃定鼎於此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於青州兗州各置刺史唐宋因之東西分治元始合為東西道宣慰廉訪司山西古冀州地漢分冀西境置并州部刺史唐置河東道宋置河東路元置河東山西道宣慰廉訪司陝西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涼部刺史唐初置關內道已而置京畿關內隴西南平等道宋初置陝西路後置六路元置陝西行中書省及陝西漢中道廉訪司甘肅等行中書省及河西隴北道廉訪司我朝始合為一置陝西布政司而設行都司分治甘肅云河南古豫州漢置豫州刺史唐置河南道開元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宋都汴置京東東西二路元置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廉訪司我朝置河南布政司浙江古揚州地漢會稽郡兼統兩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南道後增置江東道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浙東西為兩路元置江浙行中書省及浙東

浙西二廉訪司我朝合兩浙置浙江布政司江西古揚州地漢領以揚州部刺史唐隸江南道後分爲江南江西道宋置江南西路元置江西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廉訪司湖廣古荊州地漢置荊部刺史唐貞觀中領以江南道後增置十五道宋置荆湖南北二路及京西南路元置湖廣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荆湖北道山南江北道湖廣道嶺北湖南道宣慰廉訪司我朝合置湖廣布政司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劍南道後置劍南并山南東山道宋爲四川路後分東西兩路又分益慶利夔四路元置四川行中書省

鴻書

卷四

十七

地理

及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揚州刺史領之唐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東道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宋置福建路元置福建行中書省及福建宣慰廉訪司廣東古北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嶺南道後分爲嶺南東道宋置廣南東路元置廣東道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廉訪司隸江西行中書省我朝改置廣東布政司廣西古百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部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宋屬廣南西路元置廣西兩江道及嶺南廣西道宣慰廉訪司俱隸湖廣行中書省至正末置廣西行中書省我朝因

劉氏鴻書 卷四

之雲南古梁州南境爲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行中書省及廉訪司又置曲靖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司本朝洪武初以其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布政司

國憲家猷

鴻書

卷四

十八

地理

下爲四京三十三路此其大略也草木子遼東鎮北拒諸胡南扼朝鮮東控福餘爲神京左臂領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二百七十薊鎮自山海抵居庸延邊千里與虜爲鄰賴重巒天險領城十二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二宣府鎮自東徂西邊長千餘里藩屏陵京領衛十五所十六城三東抵黃花鎮西抵大同平遠堡大同鎮自宣鎮西陽堡至山西邊丫角山六百四十餘里東北連諸胡西接套虜九邊中之絕塞領八衛七所五百六十三堡山西鎮東自丫角山起西至老牛灣邊界一百餘里外借大同以

二〇五

為藩籬內恃三關為捍蔽領關三堡三十九口十九延綏鎮東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界長一千五百里為套虜充斥之地領營六堡二十八寧夏鎮自延鎮而西至固原邊界一千八百餘里東起鹽池西盡中衛東南距河為險北倚賀蘭為固領衛六所七營四堡十八固原鎮自寧鎮起西至甘肅邊界二百餘里向稱腹裡領衛所七關一營堡四十八寨七十甘肅鎮自固鎮起西至嘉峪關治邊一千五百餘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蔽胡虜孤懸絕塞八衛三所一關五十三壁皇輿攷

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道路紆縈各萬

鴻書

卷四

十九

地理

餘里記四夷入貢者共四十九處廣輿記嘉靖以前四夷入貢各國東北朝鮮等二東日本一南安南占城等

六西南淳沱等四十九西哈喇喇等四十六西北哈密等七百朵顏韃靼等二職方攷

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詩云彼都人士史記云五段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齊士女閒雅皆可美者故其處曰都民士亦曰都人以邊陲郊野風俗踈略人物醜陋皆可鄙厭故其處曰鄙民士亦曰鄙民左傳子產治鄭都鄙有章鉛槧

劉氏鴻書卷之四終

第五卷

地理部二 山水總

古今河源 人鳥山 名山大水

泰華我眉 三峯 五臺

岱宗 海山 三峨

兩眉 九子 驢山

水類

北條南條 金明珠 七木

二十年 錢塘 水品

水赤 水德 秦淮

鴻書 卷五目錄

退水 孕水 水脉

八功水 水閩 水搏

嗜水

建業水 中冷水 水逝

水鑿 空瓶 湯泉

鹿泉 三泉 醴泉

油泉 石室 石言

石女 石人 斬石

化石 石鳥 石鼓

石棋 石根 石丈

石臼	池井洞	劫灰土海	潮附
火池	井鬼	石龜	
井丹	洞墨	昆明灰	
女媧搏土	舉塊	猶土	
化土	益土	嗅土	
乳田	龍宮	無障礙土	
香水海	四海	五里十里	
石塘	然海	海神	
夢神	海水	海潮	
浙潮	潮溺		
河江湖城			
巨靈手	首陽泰華	黃河清	
清河公	親家翁	詰河	
息濤	三百千錢	謝公怡然	
楊林出火	灌口	蛟湖	
不夜城	築城	高城	
秦城	江陵城	遷城	
夫人城	奔牛城	修城	
塞關市巔	溝澤	陵墓	

鴻書

卷五目錄

二

紫塞	虎牢	新豐
玄柱	鹽澤醋溝	藍田
下馬陵	上陵磨刀	七女塚
白楸棺	九原	四危
三公	狼子	夢齧
勿封土	發陵	古墓
聖人墓	相墓	孫權墓
燕山墓		

鴻書

卷五目錄

三

劉氏鴻書卷之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刪正

地理部二

河山水嗜水泉石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於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達山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變易或番漢

鴻書

卷五

地理

異稱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之目覩非傳聞者也太祖嘗征西夏過沙陀至黃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市自河洲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置以聞上悅以為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闊闊出馳奏大臣阻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竇歷歷如列星然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腦兒者海也星宿海合

流而東匯為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河析為九即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濟附以毛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莫測矣崑崙崙崙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為四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獸有旄牛野馬狼狽獐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岸至狹或狐可躍渡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

鴻書

卷五

地理

注者眾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葱嶺河至蒲昌海水狀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於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狀流信然其後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閭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析而抵山之東北其遶山之三面如玦焉實非源於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脉也山高而廣則其水必眾而鉅崑崙崙崙至高廣者也而謂

一第... 九... 卷五

無一水源於其間邪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略之爾延祐中闕闕出為翰林承旨潘侍讀與同寮稔得其深言云名山記

人鳥山經云佛經稱須彌山即人鳥山又名玄圃山或名大地金根山本無妙玄山元氣寶洞山神玄七轉觀天山綦布三百六十億萬里自然七寶宮殿為元始天尊治按佛經稱須彌山頂為帝釋天所居山頂四面峰挺出各高七百由旬金銀琉璃玻璃真珠車渠瑪瑙之所莊校然其上復有諸天道經所稱人鳥山在諸天尊處差覺不同弁州別集

鴻書

卷五

三

地理

天下有名山八五在中國泰山華山少室太室首陽三在外夷天下有大水三黃河長江并鴨綠然鴨綠江亦在外夷皇輿攷

天下名山太華險絕峩眉神奇武當偉麗天臺幽邃廬岩武夷工巧桂林空洞衡岳挺秀終南曠蕩太行逶迤三峽峭削金山孤絕武林西山借土木之助太岱匡廬在伯仲之間北岳不及崧高五臺勝於王屋鴈宕無水武夷可舟望遠則峨眉登高則太華水則長江洶湧黃河迅急兩洞庭浩淼巴江險峭錢塘怒激西湖嫵媚嚴陵清俊灘江巧幻至於朝日如輪晚霞若錦長風巨浪

劉氏鴻書 卷五

海舟萬斛觀斯至矣勝斯盡矣思之躍然五岳遊草我眉山在蜀為最高峻蓋眾山盤礴而成山有三峰曰大峩峰中峩峩曰小峩峰登大峩夜半可望日出齊之泰岱楚之武當皆不及也李太白所稱我眉高出西極天羅浮直與青溟齊者非妄九月前可上十月則雪已封徑不可上矣山之深邃處六月雪尚未消山僧最富而眾多至五六百每辦半歲衣糧以待冬春之用國憲家猷

鴻書

卷五

四

地理

人不知有霜雪山東濟寧分水之關北距東昌臨青地降九十尺南距徐州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桂林之壤視長沙番禺高千丈玄覽岱宗之高四十里衡山四千一十丈華山五千仞恒山三千九百丈嵩山少室八百六十六丈天台一萬八千丈羅浮三千丈青城三千六百丈黟山一千一百七十丈天目七千五百丈武夷五百仞崑崙一萬一千里方輿勝覽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頰而堆阜月日志

一一〇九

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書記洞誌

蛾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然故名字當從虫不當

從山名山記

九華山錄云峯巒異狀其數有九故號九子李白以九

峰如蓮花更號九華劉禹錫云九華山自是天地一尤

物夫銳而出者為虎牙尖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巘者為

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王涯仙掌辨

秦始皇驅山岳擬塞東溟嘗役鬼移之山勢欲動忽有

仙人叱鬼以身扼厓石使不得去今厓上有肩帔簪冠

隱然遺跡溫潤光澤苔蘚不生以手摩拭良久作古桂

鴻書

卷五

五

地理

香云祖龍求仙徒用力駕海欲驅山下石神人倚住不

與行留得岩前隱仙跡名山記

水類

長淮界南北而別江河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

河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肥淮也渦潁也濉

汴也洙泗也濟洛也漳汾也滹沱也灤路也洮渭也皆

以河命者也吳淞也錢塘也曹娥也劍浦也章貢也漢

也湘也賀也左蠡也富良也皆以江命者也川莫大於

江河天下中川百三十有五小川千二百五十有二水

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一十九遐荒絕域者不與焉玄

覽

有黃金處水必清有明珠處水必媚有子鮒處水必腥
腐有蛟龍處水必洞黑不可不辨也尊生八牋

第一揚子江南冷第二無錫慧山寺泉第三蘇州虎丘

寺泉第四丹陽縣觀音寺井第五揚州大明寺井第六

吳松江第七淮水最下劉伯芻論第一廬山康王谷水

濂水第二無錫慧山水第三蘄州蘭溪石下水第四峽

州扇子峽下蝦蟆口水第五蘇州虎丘泉第六廬山招

賢寺下方橋潭第七揚子江南冷第八洪州西山瀑布

第九桐柏淮源第十廬山龍池山頭水第十一丹陽觀

鴻書

卷五

六

地理

音寺井第十二大明寺井第十三漢江金州中零水第

十四歸州玉虛洞香溪水第十五商州武關西洛水第

十六吳松江第十七天台西南千丈瀑布第十八柳州

圓泉第十九嚴陵灘水第二十雪水陸羽與李季卿論

武林之錢塘在縣東一里許郡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

防海水始開幕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

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

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臨安志

凡水晶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

上瀑湧湍瀨食久令人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

多者茶經

周景王時晉龍門河水赤三日貞定王時晉河水赤三日考王時晉龍門河水赤三日時皆王室卑弱大夫專政國亂之兆

顧夷子與子華游於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知也顧子

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於方山掘流西入江亦曰淮今在潤州江寧縣土俗因號秦淮晉陽秋

鴻書

卷五

七

地理

昔洛水泛汎漂落被害者衆津陽城門校將築以遏水諫議大夫陳宜止之曰王遵臣也水絕其足朝廷中興必不入矣水乃造門而退水經

漢末零陽郡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乃密使侍婢取書佐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姪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僕地化爲水窮問之具省前事遂以女妻書佐搜神記

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勛漕句容中道鑿破掘得一黑物無首尾形如數百斛船長數百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獲泉源或謂是水

脈每至大旱餘瀆皆竭唯此巨流焉異苑

梁天監有僧曇隱寓蔣山乏水有龐眉叟曰余山龍也知師渴措之無難俄而一沼沸出後有西僧至曰本城八沼已失其一卽竭彼以注此也其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蠲疴也謂之八功德水魏林

伐山

宋紹興十四年樂平水關有司奏曰河衝里田水中類爲吸聚勢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陳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毀壁二水闕於杉墩且前且卻約十餘刻乃解正德中文安縣

鴻書

卷五

八

地理

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水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後數日流賊過文安鄉民入冰穴中避之賴以全者頗多土人謂之河僵亦前史罕見也水經註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鬧蛙池相近前後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關戶視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伺旦其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關竟不知其何怪水經註

嗜水

孫皓以建業宮不利謀移都從步闡表徙武昌揚土百

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是明天意知民所苦矣皓還都建業吳志

李贇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贇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唐語林

唐李德裕任中書愛飲無錫惠山泉自錫至京置遊鋪號水通有一僧謁見曰所謁相公者爲相公通無錫水

鴻書

卷五

九

地理

脉耳京師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脉相通德裕大笑其荒唐僧曰相公欲飲惠山泉當在昊天觀常住庫後取德裕乃以惠山一甕昊天一甕雜以他水入甕暗記之遣僧辨析僧因啜嘗止取惠山昊天二甕德裕大奇之卽停水通得免通者之勞浮議遂息芝田錄

張又新水錄唐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楊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天下所聞楊子南冷水又奇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搯舟深詣南泠陸繫器以待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泠者似臨岸水使者稱不敢既而傾諸盆至半遽止又

以杓揚之曰此南泠者矣使者蹶然駭曰某自南泠齋水至岸舟盪去其半懼其少取岸水增之處士之鑿也李大驚山堂肆考

王荆公當國蘇東坡出知杭州餞別荆公囑東坡大計入京過楊子乞攜江心水一瓶見惠東坡諾之至期經金山令人汲水一瓶携送荆公荆公云此必空瓶也啟視之果然蓋楊子江心水非銀瓶不注古有是言也筆談

韶州府東南五十里有湯泉能熟生物泉中時見赤魚游泳人不能獲金陵有半湯湖在府東北四十里水同

鴻書

卷五

十

地理

一壑而冷熱相半熟者可以淪雞中皆有魚魚交入他水輒死施顯卿曰湯泉熟物湯湖淪雞熱之極矣然中皆有魚游泳自得又入冷水輒死其與外夷火鼠常居火中若出火而人以水沃之卽死一類奇聞類記

韓信將下趙聞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引兵方出井陘口師患無井筮之得蒙知山下有泉焉信遣胡將周而索之見二白鹿跑地有泉湧出後人於泉左立胡王祠祀之金剛義記

夷道縣句將山下有三泉傳云本無此泉居者皆苦遠汲人人多賣水與之有一女子孤貧縵縷無以貿易有

一乞人衣麤貌醜瘡痍竟體村人見之無不穢惡唯女子獨加哀矜割飯飴之乞人食畢曰我感姬行善欲思相報爲何所須女答曰何恩可報且今所須之物非君能得因問所須女子曰正願此山下有水可汲乞人乃取腰中書刀刺山下三處卽飛泉湧出因便辭忽然不見天中記

范仲淹知青州有惠政溪側忽湧醴泉遂以范公名之

今醫家汲此丸藥號青州白丸子廣輿

火井在蜀之臨邛今嘉定地有之其泉皆油熱之則然人取爲燈燭正德中方出古人雖博物亦未及此也楊

鴻書

卷五

十一

地理

升菴集

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磬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向對曰此是黃帝時窶窶國二負之臣犯罪大逆黃帝不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時出外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繫獄其子歆自出應募以救其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之卽復變帝復令女子乳於是復爲人便能言語應答如劉向之言帝大悅拜向太中大夫歆爲宗正卿詔曰何以知之歆曰出山海經獨異志時有石言於魏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

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太平御覽

真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真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啓生石中擊吹空桑抑亦相類水經註

類

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無水子光在山南見一石

人問之曰何處有水石人不答乃拔劍斬石人須臾窮

山水出獨異志後漢光武夜至趙州南迷路聞人語問

之弗應見二人立傍怒拔劍斬之其一急走熟視之乃

鴻書

卷五

十二

地理

石也趙州志南中有人採石石陷壓閉石罅中幸不死

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此人

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爲石又武昌山有煩望

夫不歸身化爲石東坡集

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

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煩孫氏覩二黃鳥闕

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旣得

撞破石內空段有二鳥處異苑

晉武時吳郡臨平嶂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

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

聲聞數十里

峻靈山側有石如棋子每取之即以紙錢拋神仙之下

所取不得揀選取畢視之黑白相均

萬花谷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舉子求哀

且曰若不垂佑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

僚屬具莫解既而視牒見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

造之用公遂悟勅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

廳舍掘之極深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

楊公筆錄

宋米芾好奇石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

此足以償吾懷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為言者所

鴻書

卷五

十三

地理

彈石林燕語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輜軸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

相聞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闢不可解至晚方

息鄉人怪之以曰沈汚池中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

步其夜軸與曰復闢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

瑞聞之亟往觀焉闢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磴然

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

塊相闢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

兩兩相擊

筆叢

池井洞劫灰土海 附湖

蜀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噫噫也地中少

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水上水為之沸而寒如

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如燒人聚而觀之至焚其衣

裾 一統志

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一云

井鬼名瓊 白澤圖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

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磐石下有

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比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

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

鴻書

卷五

十四

地理

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玄怪錄

臨汜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

故宅復累壽乃知是宅所為不知何故疑井水赤乃掘

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

得壽 搜神記

廣州大奚山有洞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土人備墨紙入

以手摸石壁覺有鐫刻罅隙者以墨刷印出視或呪語

或藥方應用無不效驗洞亦隨閉 文昌錄

漢武鑿昆明池見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

曰可問西域胡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入洛陽有憶

方朔言者以問之胡曰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之餘也曹氏志怪

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風俗通

晉文公出亡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怒將鞭之勇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歲在壽星必獲諸侯其以戊申乎申上也再稽首而載之晉史乘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

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先施

蜀王獵於褒谷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地也今秦當得蜀矣本紀

建中初魏縣西四十里忽然土長四五尺數畝里人駭異之明年魏博田悅反德宗命河南馬燧潞州李抱真討之營於陘山幽州朱滔恒州王武俊帥兵救田悅王師退保魏縣西朱滔武俊田悅引軍與王師對壘三年

十一月朱滔僭稱冀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悅時壘正當土長之所及僭署告天乃因其長土為壇以祭魏州功曹韋稔為土長頌曰益土之兆以媚悅馬燧聞之笑曰田悅異常賊也舊唐志傳

宋宣和中蜀人王俊明日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水盆置氏房下望無一星照汴分野更於平宣門外密掘土二尺取塊嗅枯燥無生氣天星不照土脉又絕遂上書乞遷都洛陽夷堅志

浙間以牛乳為素食佛以為冷嘉定間黃子中大諫言向在廣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訴於漕司與民爭乳田

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曰鄉中有地種乳先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於窖內以草蓋之用糞壤壅之候雨過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化成蛹如蟻蟪狀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蒸成乳食之韶陽乃六祖禪師顯化道場而彼中却為此不知其故恐鄉原不以牛乳為食耳朝野遺記

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濶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太潮水漫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

龍王宮在其下 錄異記

海者乃毘盧遮那如來所都實報無障礙土也溟滓誕
宕罔測邊涯玄冥淵深罕窮頂底諸佛身雲遍現其中
大根薩埵優游其處惟佛與佛乃能盡知色相莫求名
言難議為喻初心令生信樂熏種植因耳 華嚴

海有須彌山微塵數風輪所持其最上風輪名殊勝威
光藏能持普光摩尼莊嚴香水海此海中出大蓮花名
種種光明藥香幢此華幢上有大寶地平坦清淨具衆
嚴飾此寶地外存大金剛輪圍山周匝圍遶此輪山內
大地之上有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一一海中

鴻書

卷五

十七

地理

有一蓮花持一世界種一一種中皆二十重世界遍布
其中經中不能盡示故只言一百一十一箇香水海其
最中央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出一蓮花名一切香摩
尼王莊嚴有世界種名遍照十方熾然寶光明有二十
重世界遍布其中其最下第一重中有勝光世界佛刹
微塵數世界圍遶如是次第倍倍增上至第十三重中
娑婆世界有十三佛刹微塵數世界圍遶至第二十重
妙寶談世界二十佛刹微塵數世界圍遶此妙華光海
外有十箇香水海右旋圍繞謂離垢談藏香水海乃至
天城寶堞香水海等其離垢海外次有變化微妙身香

水海等十海至金剛山下有香水海名頗梨地上有四
重世界其次右旋九十海亦如是共有一百一十一箇
香水海都盧大金剛山內所有境界總名華藏莊嚴世
界也 示相經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清海
北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也 魏林伐山晏
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齊記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比海水
特下八九尺海船必遠避而行一墮即不能出矣萬里
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迴溜中未有能脫者又有

鴻書

卷五

十八

地理

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為
羣爭來趕舟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即止未聞有害人者
海槎餘錄

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民汲之以代油光明過於油數
倍秦始皇使人汎千艘往山中取仙草舟人不知水性
夜以燭跋投水中火大發遍海延燒火光接天千里一
色無一人還者自此無人敢操舟入惟於海畔汲用而
已 漂粟手牘

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求為相見
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入海四十里見

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
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者
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趨三齊畧記

秦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
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乃令人海者賞捕巨魚具而自以
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琊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
見巨魚射殺一魚史記

唐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
玉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青安西諸番番言比年
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

鴻書

卷五

十九

地理

李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勅四
萬人兼統諸番兵伐之及逼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
義不祥天將大風矣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
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
人一時凍死惟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即
勅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水見
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水忽消釋衆屍
亦不復見名山藏
端宗乙亥元伯顏軍皇亭山宋奉璽以降及聞廣王益
王如婺州即命分兵屯守諸門范文虎安營浙江沙澣

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
之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獲占地利宋都
以覆及祥興已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衆
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迴却於是元人盡
日力戰帝及樞密使陸秀夫楊亮節皆溺死而宋祚以
滅嗟夫天若助宋必無此事可爲長嘆癸辛雜志

四海之潮皆暗漲惟浙有明潮八月十八日杭人謂之
潮生日偕候江干斜陽風色陡寒海門潮起遠若白練
橫江而下瞬息千里近觀則勢若山嶽奮若雷霆吼風
噴雪移岸捲雲一段奇景即工畫者莫能描其盛四季

鴻書

卷五

二十

地理

須知
宋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二夕江干民間空
中語曰當死於橋下者數百皆兇淫不孝之人其有名
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
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云
來日勿登橋隣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
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
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數百人既訪其死者平昔固
皆不逞輩西湖志

河江湖城

太華仙掌辨云昔河自積石出於西流既越龍門遂瀾南馳者數千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觀手跡於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下亦在焉述征記 華山首陽本一山巨靈擘開面北者為首陽面南者為太華志語

秦莊襄王三年甲寅黃河清經曰黃河五百年一清聖人五百年一出此聖人受命王者革命之象速則二十年後緩則三十年後遠則四十年後應之是年甲寅漢高祖生於豐沛原始秘書

鴻書 卷五 地理 三十一

隋楊素伐陳率水軍東下舳艫蔽江旌甲耀日素錦袍玉帶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隋書

唐郭汾陽鎮蒲欲造浮橋而水急毀埤公酌酒許以小女妻之其夕水退木立埤上遂成橋而小女尋卒因塑像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瀆親家翁乾德子

唐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冰觸舟覆詔失彥佐驚懼不寢食者六日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具請公一祝禱於河冀憑盼嚮而有以復也彥佐乃令具

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水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鈞一鈞隨鈞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唐關史

唐陸元方為觀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涉海風濤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濤頓息稟苑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為水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遂登第士有久不第者亦效之陽醉落河河神亦扶出土大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吾不知也但三百甕黃蓋無處消破耳蘓黃滑稽帖

鴻書 卷五 地理 三十二

桓宣武在南州與會稽王會於溧州漾舟江側謝公亦在坐狂風忽起波浪鼓湧非人力所致桓有懼色會稽亦微異惟謝怡然自若頃間風止桓問謝曰向那得不懼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金陵志

吳十二年冬十月濬東塘之楊林江水出火可以燃物九江志

趙昱嘗隱青城山隋煬帝起為嘉縣太守時犍祖潭口有老蛟為害昱率甲士十人夾江鼓噪昱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大亂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水漲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

馬從數獵者於面過宋太宗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方輿勝覽

徽歛黃墩湖一名蛟湖其湖有蜃常與呂湖蜃關程靈

銃好勇而善射夢蜃化人告之曰吾為呂湖蜃厄君若

助吾必厚報束帛練者我也明日靈銃彎弓射之正中

後蜃後有一道教靈銃求善墓地靈銃隨陳武帝有功

為佐命功臣玄怪錄

不夜城在陽遷東南蓋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異

之也一日日夜出於東萊故名齊地記

堯聽四岳之言用鮫脩水鮫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

鴻書

卷五

二十三

地理

築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吳越春秋

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

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羊也而易百仞之

高哉峭塹之勢異也又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而建瓴水史記

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次

有馬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

崩水經註

江陵舊城關羽所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

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三國志

吳興郡城秦時為下菰城又為項王故城晉郭璞欲移

郡於東遷璞女亦善於地理啓璞無徙因舊址損益之

可以永無殘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移城於東遷每立

標輒為飛鳥啣去會其女又啓遂定於今處女號遷城

小娘子從璞廟祀尚書璞記

晉朱序鎮襄陽符堅遣兵攻之序母自登城履行謂西

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

城二十余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守新城賊遂引去襄

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晉書

鴻書

卷五

二十四

地理

自丹陽郭東南登舟行四十五里為呂城又十里為奔

牛相傳梁武帝時有人於石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

遂奏於帝帝問誌公誌公曰此入定耳可令人於其旁

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帝與誌共臨問之無

語誌話其前事云云其僧一視誌即起身向南而奔去

帝令人隨追之僧奔至此地而止追使迫之遂化為牛

地因是為名白醉頊言

金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茲病矣城

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於民

募人能致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

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帛之賞建碑書功於會朝門

塞 附關 市 巔 溝澤 陵墓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者壅塞夷狄也徼遠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擒虎而獻之

鴻書

卷五

五五

地理

天子命之為押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移置豐縣於驪山下

徙豐諸故人實之號曰新豐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

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

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欽州馬援征交阯立銅柱其下以表漢界嶺產茅草南北異向至今猶然

括地

岑參詩云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二名甚工闊澤十三州志云山氏城北為高踰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

在中牟又郭緣生述征記云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〇

鹽澤見漢書匈奴傳

秦始皇大興厚葬營建家壙於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

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

下涸三泉以銅為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

宿之象下以水銀為四瀆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勢

鴻書

卷五

五六

地理

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輒射之以人魚膏為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

者皆使殉葬甚眾墳高五丈週迴五百餘里作者七十

萬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章邯

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

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桷取銅牧人尋羊漏火

延燒九十日不能滅

傳

膠西相董仲舒墳在長安人為致敬過者必下馬名陵

後人語訛為蝦蟆陵非是

漢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乎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故阮公咏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漢武故事

壻水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漢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柳世人疑是項伯冢

貝翻

鴻書

卷五

二七

地理

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刻云白揪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噐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饑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噐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太虛設白揪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固於南山寧同壽乎湍水

太

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經濟類編

管輅別傳曰輅嘗隨軍西征過母丘興之墓而歎謂士友曰玄武藏頭青龍無足白虎衝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滅族至母丘儉後其言如左券

晉羊祜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鑿之則無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墜馬折臂

鴻書

卷五

二八

地理

位至公無子

史編

陰縣佷子家貨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命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晉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石皆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佷子是前漢人

水經註

五胡時慕容雋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知之後宮嬖妾言虎喪東明觀下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僅不腐雋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楊約數其罪而鞭之

玄怪錄

後周李建勳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為他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貴人冢無不發惟建勳冢莫知其處

綱目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温韜發其陵見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殺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耶宋吳越檢校禮部尚書錢文炳元璋姪也顯德中入京為供奉開寶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烏之兆得一穴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據山之崗當是古賢之墓尚書不可重營炳不從督役開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柩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長逾丈所脛

鴻書

卷五

二十九

地理

骨三尺明若金色東畔一銅鐺皆青花西畔一古劍已碎餘大玉環在靶亦玉刻為合抱芙蓉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不令後入自酌而下忽一黑蜂大如球子從劍下飛出於炳右眉螫之炳便悶倒頭大如斗輿還而卒常泰揜之翌日其子知玄號踊之極冥然困睡忽夢一古丈夫長丈餘被魚鱗甲握大劍跣足足色如金前語玄曰我帝堯時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同禹理水以功封吳卒葬於此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甚吉居之極安汝父開吾石板固已非義而輒欲奪吾玉劍過孰大焉今雖擊死然隸吾籍中吾在冥府大有所

主汝父且無苦勿念之遂驚覺由是推之墓之吉凶始自盤古由堯至於開寶幾數千年矣各有定分則不可妄干審墓地者鑒之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金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而嚴其禁

綱目

昔波斯人來闕相古墓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不肯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臙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

鴻書

卷五

三十

地理

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

潛溪文集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太祖曰孫權也是亦漢子且留他來把門遂得不毀

孤樹叢談

我明成祖定鼎金臺遂葬燕山其穴乃國師姚廣孝所點即竇五桂之故居也前對一小玉几案姚公令挑去之云至尊無對迄今聖子神孫永奠靈長

筆潭

劉氏鴻書卷五

終

第六卷

地理部三

戶口 河道 海運 海防

京有戶口 府州縣冊 後湖冊

防海義民 不滿東南 石人謠

漕運

歲額 秦始飛輓 元海運

我明海運 隆慶漕議 丘濬漕議

倭夷視風

卷六目錄終

鴻書

卷六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修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地理部三

戶口 河道 海運 海防

北直隸戶四十一萬八千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南直

隸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湖廣

戶五十三萬一千口四百三十三萬三千浙江戶一百

二十四萬一千口四百五十二萬五千江西戶一百五

十八萬三千口七百九十二萬五千福建戶五十萬九

鴻書

卷六

地理

千口二百八萬二千河南戶五十八萬九千口五百一

十萬六千陝西戶三十六萬二千口三百九十三萬四

千山東戶七十七萬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山西戶五

十八萬九千口五百八萬四千四川戶一百十六萬四

千口二百一十萬四千廣東戶四十八萬三千口一百

九十七萬八千廣西戶十八萬六千口一百五萬四千

雲南戶十三萬二千口一百四十三萬三千貴州戶四

萬五千口二十三萬一千除夷戶外實計里六萬九千

五百五十六戶一千一百一十三萬零四千口五千五

百七十八萬零三千

事物紀原

天下府州縣黃冊十年一造以一百一十戶為里丁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為一冊冊首總為一圖其不任役者帶管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曰畸零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州縣之老人與焉某年太祖忽問曰朕將命工部築室後湖以藏天下黃冊然當作何向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日晒而黃冊無滲瀾之虞也太祖喜明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當今復浼汝守此冊遂引至後湖埋之弘治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坐後湖廳事中見一老

鴻書

卷六

一

也

人入揖曰吾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羣鼠所嚙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具牲醪祀之後至嗣以為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

元世祖時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亾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

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璋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得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素問曰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南下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東極氣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金北海路最遙至極盡處疑與天浮接也東夷女直為黑水靺鞨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為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為女直

鴻書

卷六

三

混同江經今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西夷黑水出漢張掖郡雞山今甘州南至燉煌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為即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雋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知之但今水渟滴不入南海也中原之水惟黃河來最遠攷禹貢註及諸儒說黃河一自于闐國葱嶺一自西吐蕃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北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羌中而至龍門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衛西直四川馬湖蠻部正西二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

里高瞰之若星列俗傳爲星宿海尋匯爲二大澤復渚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河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爲九渡河水清騎可涉貫山中行西戎都會爲細黃河水流已濁繞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山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冀州凡九千餘里乃元學士蒲察篤實所窮歷而得之大學衍義補亦據此當以志爲定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疎其流激

鴻書

卷六

四

地理

震禹從呂梁山北鑿龍門以殺水勢因其西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自南而東至底柱又東經孟津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於大陸北分其勢播之爲九河復同聚一處爲逆河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碇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武帝時溢平原徙頓丘又決濮陽匏子口注鉅野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又決清河靈鳴犢口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

清河信都唐玄宗時決博州溢魏州冀州五代時鄆州博之揚劉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

鴻書

卷六

五

地理

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敝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於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爲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蹟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我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口入於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爲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荆隆黃陵臨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爲二流一

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類諸州邑合
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舊河由曹州出徐
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於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
間河歲為堯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濫溢於金鄉魚臺
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
寨口盛流合滑河入淮故道今始復矣雍州之水自西
近塞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華陰皆黃河繞帶又有
弱渭涇汭漆沮灃諸水弱水出吐谷海界窮石山自張
掖郡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餘波入於流沙
涇出平涼府峽頭山經西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

鴻書

卷六

六

地理

縣入渭渭出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
陰入河汭出隴州弦蒲藪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經
同官至耀州南合沮沮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富
平縣合漆灃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渭
同入於河冀州之水黃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吉蒲汾平
之間又有汾衡漳恒衛沁諸水蔡傳以汾出山西太原
靜樂縣太岳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一出上
黨之沾縣大池谷名為清漳一出上黨之長子縣發鳩
山名為濁漳即衛水恒水出真定之曲陽縣東入滏水
至保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晁氏以西南流至真定行唐

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衡水衛出真定靈壽縣東至滹
沱河恒水在陝西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
于黃河在真定者出衛輝府輝縣滏水出渾源州恒山
南流入真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合易水易出代州經
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諸河合至雄
縣南為瓦濟河過直沽入海滋則出大同府之靈丘縣
迴山經真保之行唐無極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
雁門代州東流從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
河俱入海幽并州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 大內出
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河出大同府

鴻書

卷六

七

地理

桑乾山經太行山入今順天宛平縣界出盧溝橋東南
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通州入白河一經周安武清縣
至直沽與衛河合分南北入海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
與盧溝河潞河合潞河自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
丘諸水為東西二河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太行山東北
經輝縣合衛河入運河又東南流下徐呂二洪合黃河
入淮豫州之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入境經河南之
閿鄉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津孟津孟津孟津孟津
陰原武滎澤陽武中牟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
寧歸德諸州縣至南直隸鳳陽亳縣合馬腸河城西北

合渦河其支流有四大槩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
項城通許大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鎮之間或溢兗州
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瀍澗滎波孟豬濟衛淮
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入於洛洛出陝西冢領山亦經
洛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澠池白石山經新安縣
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沘水出懷慶府濟源
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虢公臺至溫縣入河復出
其南溢而為滎東出於陶丘之比又東至於河東北會
於汶又北東入於海波為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西北
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輝縣從大名之內黃濬縣
出與滹沱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北流至直沽淮
出唐縣東南經桐栢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
流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為黃河
下流又有濟漯濶雷夏澠沮汶泗淄濰濟出河南濟源
漯出濟南之長山縣長北山西北流經章丘新城諸界
濶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濰沮二水之
別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濰東入於泗泗出兗之
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
通河又出鉅野受沛水下流於睢即沮水汶有三源至
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為一經寧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

鴻書

卷六

八

地理三

平州注於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淄水出今青州萊
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濰水出瑯邪郡經高密昌
邑濰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其澤數曰雲夢跨江南
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之
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為沱經敘
瀘重夔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于東陵
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江西九江府合彭蠡
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通州入海漢出陝西真
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為氏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為
漢過武東中州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山入江
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孔氏以為潯
陽非是沅辰漸元敘西澧資湘九水是為九江皆合於
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
衝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於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
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
衡永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
所聚饒撫信浙之諸水於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
入口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蓋諸方水道所湊東
南合蘇松常三郡水匯而為震澤又吐納常之宜興江
陰鎮之金壇百瀆西來衆水而下溢為三江吳江界於

鴻書

卷六

九

地理三

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為吳
江東南流者為東江皆自常之靖江蘇之太倉東北入
海北為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
也禹時江淮未通賦於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
始開蘇之邗溝今為運河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
于江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今貢
賦皆自江淮以達於京師也二廣古百粵漢交州部
廣西之水一曰灘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
水北分為二故曰灘又名桂江合癸水至桂林城下合
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至梧

鴻書

卷六

十

地理

州為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
思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
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
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經象州合
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
藤峽出為潯江貴州古羅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四
川烏撒府普暢寨東經古夜郎地又為黔中隸牂牁郡
今普安州東北下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
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即為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為二入
梧州大江即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也

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江至
番禺流入於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水一出惠
州博羅縣西流者為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即梅嶺者
為潯水漢武時楊僕為樓船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潯
水即此至韶之英德為潯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
南入南雄之樂昌為武水又南為潯水合而為曲江過
三水縣與西江合即上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
縣入於海雲南古西南夷爨鳩地其水曰滇池周五百
餘里出澂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未狹若倒
流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池象滇以習

鴻書

卷六

十一

地理

水戰故亦以為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即西洱海及
瀾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
右江入於海其四海之水比海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
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流球南至
交廣瓊厓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真臘等夷國而西南至
於交趾云按水曰潤下水之性也五方之水各因其地
勢而流通不竭乃為不失其常至潰決橫流壞鄉邑而
溺人民豈獨地道失常亦由人事致然如黃河泛溢而
淮徐之民幾為魚鱉以黃河入海故道壅塞而不通河
南水利姜尚書嘗欲開大陽三渠宣利新興萬箱等渠

分洛水以溉田開伊陽永寧鳴臯潁陽濟民等渠分伊水以溉田伊洛瀍澗流經河南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欲隄障之以溉田皆有利於斯土淮鳳水利張尚書瀚欲度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濟河以受溝渠之水開溝渠以受潢潦之水官道之街設大隄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流通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潴蓄之夏潦之際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其有利益於淮鳳者可謂不淺而兩公碩畫竟格不行其何以興萬世之利耶

鴻書

卷六

十三

地理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听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遡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

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克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工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塔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

漕運

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內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

鴻書

卷六

十三

地理

餘兩塩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馬驢驟疋二十萬一千一百事物紺珠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伊始然總而計之過江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或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州搬壩之費若江洋畏警暫分掣鎮江儀真通州軍截守漕艘無慮也海運三道初元伯顏建議自上海劉家港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盐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二百

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莆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馬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正十三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旬日比二道尤便

事物紀原

元海運自朱暄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伯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

鴻書

卷六

十四

地理三

精

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將國慮其為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為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已不國矣

草木子

我明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獨便於轉漕實令軍士習於海道以防倭寇不虞自會通河成而海運頓廢馴至近日倭寇海賊縱橫海邊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直隸之蘇松一帶咸被荼毒至於燔城郭劫倉庫緣海衛所官軍脆怯莫之敢櫻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當不至此故本朝丘文莊公惓惓海運見也

皇明通紀

隆慶時漕舟敝者幾二千而漂沒者又八百艘蓋幾無漕云於是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山東左右政王宗沐素好奇計力主海運之策乃遷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上疏言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恃其強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梁南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敝我朝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為城南通大海以為池潛粟於海猶憑左臂從左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梁秦之所不得

鴻書

卷六

十五

地理三

望也乃棄之而專藉一線之河非計也從之遂以十二萬石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

紀述遺

丘濬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岍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千萬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隍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岍可考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

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后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 朝廷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湯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牌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

鴻書

卷六

十六

地理

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初爲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爲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 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爲大禹疏鑿隋煬開剛終爲宋人之用以爲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 我朝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按海

運之法自秦已有知而唐人亦轉東吳稞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 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始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

鴻書

卷六

十七

地理

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二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克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慮預防之先計也海防倭夷入寇每隨風之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成

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而視風之變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巖壁下陳錢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犯太倉或由南沙而入大江犯瓜儀常鎮或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防倭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向之入寇者薩摩後長門三州之賊居多其次肥則

鴻書

卷六

十八

地

大隅筑前筑後博多博人善造舟而豐前豐後和泉之間亦亦有之乃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夫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高雷廉近占城漢刺諸番烟烽希曠中路東莞東路惠潮皆倭寇不時出沒之地而東路尤為要衝若柘林者則又東路控制之咽喉門戶也無柘林是無水寨矣無水寨是無東路矣瓊州四面環海東南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三黎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為黎據羣岡之中定安尤險稍或微備門庭皆劫敵矣頃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事雖大定險終在夷議者欲於羅活崗據以重兵斷其往來竄伏噫

必如是而後為久安之計乎福洋烽火門寨設於福寧州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為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為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哩水寨設于連江所轄閩安鎮北芟蕉山等七巡司為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哩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莆田所轄冲心蒲僖崇武等所司為三哨而文潯港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於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

鴻書

卷六

十九

地

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哩小哩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北而哨南來烽火會之小哩小哩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豈能踰此總計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扈獺窟與化冲心平海龍溪海門漳浦島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州東北六十里三沙海面後焦宏倡議棄徙松山今必復舊而後可乎浙洋沿海舊設

四總今增爲四叅六總矣四叅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州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觀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戶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也爲里者四爲嶼者八十有三五谷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於外非若普陀諸山也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略海上以其民孤懸徒之內地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也蘇松爲畿輔望郡濱於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坦皆賊徑道往往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匯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者必設陸路把總以屯守之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尤爲直浙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一員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而西援乍浦也至於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堵截之至於崇

鴻書

卷六

二十

地理三

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叅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又於其中添設遊兵把總二員分駐行治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海洋而遮掩港口也外內夾持水陸兼備上之可以禦賊於外洋下之可以巡塘而拒守乃若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瀕大海四面隄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蓼角嘴抵姚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未爲要害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灣裏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開港也廟灣劉家庄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二曰新場爲其出入至近逼揚州也

鴻書

卷六

二十一

地理三

鷄鳴嶼夫人嶼金勞石倉廟淺灘亂磯乃賊之所必避而我之所當遠者當事諸臣無恃其不來恃吾所以備之造舟選卒練習故常將來廟堂或修海運以備不虞亦有賴焉獨禦寇乎哉若遼東古營并地也其背為沙漠花當吉列迷諸部落在焉其面為滄溟其餘氣為朝鮮國朝設瀋陽遼陽三萬鐵嶺四衛統於開元以遏北狄之衝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以防島夷之入東北藩籬可謂固矣洪武初倭奴以玩南方之心而玩遼東遼人以禦北狄之法而禦倭寇斬滅無遺海氛蕩息劉江金線島之捷是已二百年來邊備如故倭敢遽

鴻書

卷六

二二

地理三

犯哉但地方千有餘里馬步官軍九萬員名止藉山海關一路饋餉我朝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又自京師達於遼陽飛輓不繼何以食之此其患非渺小矣邇者登萊運米達遼甚便惜未多耳愚謂國初軍屯商中之制至為精當而大壞極敝司國計者當深念而亟圖之不當專責之幕帥而已夫倭奴狡詐巨測我太祖絕其通易誠見之遠矣邇來思併朝鮮而有之朝鮮輸誠乞援朝廷憫焉命將出師捐不貲之費於積稔之後則司閫外之寄者宜殫智竭忠俛狡焉者畏服遠遁而幾危之國得安堵如故則皇上之命為不負而中國之威不遠

播乎聞赴援之初正值沍寒倭奴畏寒如蟄一舉而殲之固大快也乃逗留觀望坐失事機聞為將者以忌功喪師為主帥者乃主和議而名曰封貢則其皇不小和議罷而忽聞斬獲千餘之捷則功又胡大耶功罪分而國勢輕重係焉則系上至計不可不亟為之所

漫錄

劉氏鴻書卷之六

鴻書

卷六

二二

地理三

第七卷

地理部四

鹽政 鹽鐵 榷茶 屯政 馬政 徙戎建都

國朝鹽制 元法歲辦 大小鹽例

茶制 屯制 牧馬法

隋唐馬事 國朝馬制 唐擒頡利

歷代所都

卷七目錄終

鴻書

卷七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地理部四

鹽政 鹽鐵 榷茶 屯政 馬政 徙戎

鹽政考國家之制鹽政也蓋邊政也鹽政修而邊政與之修也鹽政弊而邊政與之弊也國初召商塞下輸粟餉邊給之塩引一引而粟二斗伍升耳無重糶之費也所司無留行食祿之家母侵利一切奏請毋私予無傷奪之孔也龜戶給以攤場草蕩每引給工本鈔二貫五

鴻書

卷七

地理部四

百文有私鬻違禁者死無潰漏之奸也故鹽政修也塞下之地盡墾而為田坻京露積士飽馬騰無枵腹之憂也邊郡既實內地益充民得甘其食美其衣老死不聞徵發無轉輸之苦也屯堡星聯兵農雲集耕夫得安於力作而胡馬不窺於長城無蹂躪之擾也故邊政修也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常股之害與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放支是法以罔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與商輸之運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內帑苦於供億沃壤化為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百世之長利是法以見小弊也則又有

奏討占窩之害興勲戚權倖貨緣請乞名曰餘塩恣行夾帶但憑城社無敢譙訶是法以私實弊也則又有增價之害興成化間折銀三錢伍分耳正德間則四錢五分嘉靖間則七錢官有羨征商無溢入是法以重課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之害興商登籍於戶曹趨而給引於南戶曹又趨而受塩於運司又趨而至於塩之地往來馳逐動經旬歲奸徒憑其翕張墨胥視爲囊橐然且有罰之金贖之緩閑節之苞苴操踰束濕利盡吹毛是法以侵削弊也則又有守支之害興程期累次魚貫積薪沒身無及妻子代支資斧竭於餽糧錢神疲於公府

鴻書

卷七

地理類

是法以留難弊也更此數弊商困極矣乃竈之病也則又有總催之害興攤場草蕩半爲并兼賑濟官銀全被乾沒分產凋零傭奴服役是法以豪強弊也則又有賠累之害興塩一入官雨水消鎔督償日急鞭朴無聊流亡轉徙乞貸爲生是法以操切弊也嗟夫管仲佐霸吳淠竊雄弘羊心計劉晏轉輸塩之爲利從來久矣國初經制遠邁前籌乃在今日潰决萬端商竈兩病項邊事又告急矣膏脂既竭輪輓日艱督餉文移填委於司農之府當事咄咄計無復之茲非所謂塩政弊而邊政俱弊之明驗歟窒鑄導流以濟緩急則其說可稽已減額

課也省搭配也早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蕩也給工本也寬私禁也乃其要在處置餘塩也餘塩溢而私販多矣私販多而正課阻矣正課阻而國用虧矣縱之則病商操之則病竈操縱兩失其宜則亡命之輩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以爲市今淮陽之間高牙大樞橫行出沒關吏不敢譏而有司不得詰者皆私販之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爲亂階是寧可不杜其源而防其漸哉故先臣丘濬欲行給牢盆法而霍韜欲復國初鈔法凡皆以收餘塩之利而塞扞網之端操是說而推廣之要以存場澤之虞寧稍通融於商竈嚴吞舟之禁

鴻書

卷七

地理類

母輕假借於奸徒使利行若流商至如歸無倍征有溢賦不亦今日資鹽策便國家之長計哉若夫構求立法之本意修明已試之舊章復飛輓廣屯田塞下餘紅腐之饒度支省轉餉之苦鹽政邊政兩利而俱存則有二祖之功今在又何論于區區補偏救弊之勞也西夷考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差塩亭戶丁煮塩至十月結場住煮及額而止塩商於各省府運司買引就各處塩場支塩後塩積而不售均派戶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貧富不等皆令入錢吏等並緣爲奸民甚苦之嗷然皆言其不便事尋罷復令富商

收市嘗攷歷世鹽法在夏禹時惟止入貢至齊管仲始
煮鹽以富國及漢武始立權法為牢盆之制自是歷代
皆踵行之計其利於軍國之費畧於其半唐宋及元因
之有加無瘳大抵率由養兵多而資費廣故不能革也
經濟類編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引又鹽
價并引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八兩事物紀原大小引目二
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各鎮銀三十萬餘淮
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 祖宗立法最善歷朝累更盡
失初意如常股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割沒培增其數甚
至設工本以防正額通河鹽以亂二單二敝滋甚近年

鴻書

卷七

四

地理四

議革鹽法始通若額數漸加規條漸密則因時變通洪
武元年定兩淮歲辦鹽數每引重四百斤官給工本米
一石後改行小引每引重二百斤○嘉靖四十年題准
淮南鹽十八單淮北六單委官盡行改細秤掣每引五
百五十斤若多五斤以下照常割沒五斤之上照夾帶
問擬洪武元年定浙鹽引斤小引俱與淮鹽同○兩浙
鹽場三十五處長蘆鹽場二十四處山東十九處福建
七處○河東解鹽東西中三鹽分司○陝西鹽井三處
廣東鹽場十四處海北鹽場十五處四川鹽井六十四
處計上中下三等雲南鹽井提舉四司鹽井十五處兩

淮鹽課二百萬可當漕運米值全數次浙次長蘆次福
次河東總其數與淮相當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河
東場無場官以出有所專也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各
場鹽皆費人力煎煮惟河東鹽以風而成即周官不假
煉治之鹽國初鈔法通行每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
五百文竈丁獲利甚厚故販私鹽者處絞夫鹽政固邊
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
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
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
運提舉為釐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

鴻書

卷七

五

地理四

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
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
當其時歲召商開市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
邊利也今商自為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扞
圍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
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且輸粟夕
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
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
丁給滿地給草場額鹽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其
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

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醜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賈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醜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類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勳戚恩賜或權倖請托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復有各年未

鴻書

卷七

六

地理四

盡名曰零鹽有剩堆積名曰所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自守支始也次同買魚繁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令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揚蕩歸其兼并鹽課為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備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為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貸不貲是以鹽價湧貴而人爭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積收餘鹽餘鹽積

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梗即竈丁捋腹以斃不然即為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為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為聚行則飛鳥止則狼居殺傷官兵近今見告以今四方綱紀廢弛微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行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烟若觀火祖宗之法較若畫一藉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于區區鹽政哉欲講弭之之術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

鴻書

卷七

七

地理四

之利或如御史李祐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於緣邊報中或令商人於鹽場買補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矣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三引是國家額外獲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收二三倍之息也此外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追是盡變私鹽為官鹽亦可盡變鹽徒為良民矣古今鹽利最無如劉晏其言曰任其所之詳味四字誰與禁哉說者又謂開會開納本色各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人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

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使果有實心為國者開餘鹽而弛鹽禁減斗頭以納本色其有益於鹽政也豈淺鮮哉

滴露漫錄

齊管子曰海上之國謹正鹽莢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例也鹽百升而釜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升加一強釜百也升

鴻書

卷七

八

地理四

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禹莢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莢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鉞若其事立行服連軹輦者必有一斤一踞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金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

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

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背勝重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售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此人用之數也又曰齊其渠展之鹽請君伐蒞薪煮水為鹽正而積之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此則作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無鹽則腫守圍之國用

鴻書

卷七

九

地理四

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文獻通考茶之為物西戎土蕃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裸之熱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家大經夫蜀茶自唐王播始榷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等博馬又買茶場於成都買茶貿易取息以為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成都茶場設買馬二務一則在成都買川馬一則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馬頗獲其利至成化中議者以馬之用急於二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

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州是以川馬雖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近年以來法地令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漏於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河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通者直指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以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受於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為今之計莫要於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於

鴻書

卷七

十

地理四

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據復而使之輸青裸以復役不亦可乎且夷輸於我義也我賞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夷亦以為職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

滴露漫錄

屯政者自高皇帝元年令諸軍屯種龍江始也其行於九邊自宋訥獻守邊策立法屯布始也當其始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并城操之軍其區畫何甚詳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至欲廣屯於遼陽

而遣人徵牛於朝鮮且令各荒屯曠土能自開墾悉蠲其賦而寧夏總兵何福以積谷獨多下璽書褒諭其激揚何甚至也列聖相承遵而不廢宣德中屯法大行頻歲豐登邊土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糴糶多至二三十萬石亦不下十萬而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屯堡七百餘所其收利何甚博也蓋國家所以強本實邊禦虜安民酌成周寓農之規鑒近代養兵之弊管仲讓其籌晷錯屈其筭而趙克國諸葛亮羊祜郭元振韓重華諸人遜其功效法

鴻書

卷七

十一

地理四

至善也其後奉行不善屯種軍餘苦於賠補相繼逃亡田畝日荒而邊輸遂困惟時心計之士碩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修復為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累清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嘗考求其廢敝之由可為振舉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卒圖者

一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優恤甚至且不許多
 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田補伍於是屯種
 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蕪此可為振舉者一也祖宗
 時沿邊曠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其歲收
 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區
 而移瘠瘠於軍士低昂竄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
 而農事益弛矣此可為振舉者二也祖宗時武備修飭
 各邊多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為備故人皆自完而不
 虞虜其後邊險稍失城堡多湮胡騎縱橫出沒擾我禾
 稼即欲方耕厚積徒為虜外府耳此可為振舉者三也

鴻書 卷七 十一 地理四

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踰窳管屯之官覈窳所積之多
 寡而定其殿最故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
 以管屯為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
 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踵弊襲偷恬不知怪
 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為振舉者四也若其利病得
 失之原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益政修明輸粟給引
 賈人子以積粟為利各自設保伍募眾督耕畚鍤盛於
 戈矛墩埤密於亭障軍民錯居守望相助屯田之興於
 斯為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既散歸屯亦大廢
 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益政不修則屯

政難復本本原原其說當矣顧愚以為守法易復法難
 法在而復之易法亾而復之難今益引納銀從來已久
 一旦督粟於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興
 也兼之經國軍費半倚商縉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衿
 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克而司農之計先窘所謂可以
 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邊重鎮國家根
 本強胡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
 膏猶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歎是不亦可為寒心哉
 今益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
 臣督以修舉令沿邊之人隨宜占墾毋問所從來但使
 荒蕪日闢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俟人心
 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需之歲月遠
 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
 裕邊儲積豐於垣士饜於伍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
 之備以撻虜制戎伸威固國非屯政曷繇哉

鴻書 卷七 十二 地理四

馬一疋之類皆是藏之於民不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
 獵征伐臨時徵召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
 家未嘗不自畜馬此是養之於官者漢家所謂三十六
 苑之馬亦官司所養之馬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

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則其制尚存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廐監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而不過給之以錢使府兵自買馬眾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人遺法後來兵法漸壞府兵貧不能以買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墮如此

周禮

馬政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馬三千匹於赤岍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明皇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

鴻書

卷七

十四

地理四

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明皇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

經濟類編

馬政國朝領養種馬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兩太僕寺總其事而御史稽察印烙之北數七萬南數三萬每歲五馬共俵解馬一匹赴京上納給各軍喂養後又寄順天所屬州縣謂之寄養馬匹山西陝西又設苑監養於官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陝西又有茶馬洮河西寧等衛番族給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給與茶一百萬斤取之四川保寧等

府三年一次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修整茶馬奏金牌之制久廢無從稽考止給茶易馬似互市云成化二年南直隸地方奏稱地不產馬暫收折色或三十兩或二十四兩自是比照日漸加增解銀儲北太僕寺發各邊買馬給各邊借支別用隆慶中李興化當國憫桑梓領養種馬之艱因他奏通行革去一半滁州尚書胡莊肅公云廟灣之戰全賴種馬即多矮小羸瘦倉卒中十猶可以擇二三應用其他亦可為負載糗糧之具祖制軍機未可輕議革也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事資在馬馬政講畫自成周盛時已然矣聖祖平定之後歸馬華山

鴻書

卷七

十五

地理四

以示不服而尤以馬政為重首設牧臣擇牧地頒牧政其孳養民間者名之曰種馬而解依之馬緣是而征蓋無事則為種馬而養之於民有事則為戎馬而驅之以戰豈非欲阡陌成羣江淮中原盡丘乘耶此其斷自宸衷歲賦于民之意遠矣自後怠緩相仍災傷沓至奉行者漸失初規領馬者深為民患成化二十三年鎮江知府熊佑奏革種馬矣尚書余子俊執奏止之正德八年都御史趙璜奏革種馬矣尚書何鑑執奏止之嘉靖三十八年都御史翁大立奏革種馬矣御史羅復執奏止之彼豈不知馬之病民民之當恤哉良以祖制軍機未

敢擅便故二百年來雖節經言者論列要不過止於隨時損益救敝補偏而已未敢遽議革也近日紛紛奏撥始於通州鄉官御史爲本州奏免壞祖宗軍武之制起士民僥倖之心以至緣通州而得請者有數處焉而今之比例陳乞淵淵而尚未休也考其奏中情節大約雷同不過曰地不宜馬也不過曰江南寄養也不過曰種馬雖革備用猶存也又不過曰原無免征田畝卽不係額設種馬也細思之均屬欺誑紹興中張俊都督江淮諸軍於淮開市市馬後順昌藕塘城鄔朱仙之捷多以奇兵取勝使是地而果不產馬與則張俊不宜於此開

鴻書

卷七

十六

地理四

市矣使是地產馬而果不適用與則張韓劉岳諸將不宜以此取勝矣巫臣教乘車以屈楚謝玄用步騎以摧秦豈借諸他國而用之耶宋臣余靖有言曰養馬在人不在地臣亦云然也而可委於地之不宜乎此其欺誑者一也朦朧而曰宣德年間歲月之久近莫稽一槩而稱虎患寄養始末之文移無據或云來自高淳六安也而二處之種馬猶故也或云來自溧陽溧水也而二縣之種馬尚存也據錢嶧諸臣之奏動稱江北之馬來自江南再考都御史翁大立之奏又稱江南之馬來自江北可見皆無所據特欲藉此以倖脫種馬之計耳而可

委之寄養乎此其欺誑者二也備用之出原於種馬猶之有田而後有租有身而後有庸也今革種馬而獨科備用是猶無田而取其租無身而取其庸也上爲無藝之征下出無名之賦矧今日以無免征而乞免種馬又安知他日不以無種馬而乞免備用乎故免種馬者卽免備用之張本也作法於貪敝將安救此其欺誑者三也至於所稱原無免征田畝卽不係額設種馬尤爲欺誑之甚查得洪武二十八年定民牧則例江南一十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內丁多之家克馬頭永樂十五年又定養馬則例江北五丁養馬一匹江

鴻書

卷七

十七

地理四

南十丁養馬一匹則國初養馬純以丁論也弘治二年壽州民徐晷呈稱鄉都隱下田糧未報請清出養馬隨該本州同知董豫具奏因而旁及他府州縣有隙地者一併清出其無隙地者原未嘗清也三年兵部主事湯冕之奏又因董豫之意而推廣之彼時始有免征田畝名色出焉而民之領種馬者已百有餘年矣夫種馬之額在洪武初已定而免征之制係弘治以後隨時建白則種馬之有無通未可以免征之有無而爲據也况論丁論田其名不同而實則一蓋論田者免其糧而獨當馬差論丁者復其役而獨當馬差此國家見行事例也

均之以一州一縣之土地人民供一州縣之差徭賦役而所謂免征者初未嘗借地於他郡別邑而有所助益於其間即今之無免征而領種馬者豈獨數處為然哉應天寧太廣德鎮江查無免征設緣前例而乞奏則江南江北皆赤子也革於江北而不革於江南則小民得以為辭將舉江南數郡而盡革之乎山東河南一無免征設緣前例而乞奏則畿府外郡皆赤子也革於畿府而不革於外郡則小民得以為辭將舉河南山東而盡革之乎若然則為國家養馬者北不過順真永保南不過廬鳳而已設昌平鳳陽臨淮諸處又比泗洲陵寢之

鴻書

卷七

十八

地理四

制乞免則祖宗馬政必至盡廢而後已此豈可行乎此其欺誑者四也况太平日久中原土地民皆墾為世業縱有山巖川坂不可耕種之土亦百一耳安得間田可以置監牧耶果爾則其害又甚矣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馬之病民也非馬也乃緣馬以為奸者病之也有官吏科擾之害有里甲侵漁之害有編審之害有二役之害有輪養之害有點視之害有交充之害有印烙之害信有如王道氏云矣然皆非法之所本有也賢監司良守牧悉心而稽察之此弊不可除乎乃若寄養畿府誠為額外顧霸州文安永清安和等處勳戚庄田無慮

數十萬頃此皆占種馬畝子粒也得執法重臣悉心查復法關陝監苑之制而官牧之乃不能耶滴露漫錄昔唐太宗擒頡利走薛延陀西域來降者十餘萬詔議處置之道羣臣請悉藉降口納兗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為齊人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為扞蔽魏徵曰突厥鳥獸野心非我族類今其來降不忍誅滅當遣還河北夫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為郡縣者不欲使近中國也柰何以河南居之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立酋長俾統部落

鴻書

卷七

九

地理四

視地多寡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抗衡中國長駕遠馭之道也帝卒從彥博說分處於豐勝靈夏朔代之間夫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奉枝葉木豈得滋榮哉三復唐臣諸議納之兗豫者忌而不弘委之河南者從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師古國小權分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國朝降達處之閩廣者即唐諸臣之謀處之保安恒冀者即唐彥博之謀迄今養育二百年餘其居處飲食尚未變其故習每有南冠楚囚之意焉往聞庚戌虜變飄飄然有凌風之想矣顧劉淵石勒非向洛陽待子乎定保恒冀去京都幾何亦大逼矣經世者能

無江統慮哉滴露漫錄

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今陳州又營曲阜今魯州黃帝都

涿鹿今幽州或云有熊今鄭州少昊都窮桑在魯北顓頊都

高陽在周為衛地帝營都亳一曰都高辛今偃師堯始封

於唐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唐今定州晉陽今太原舜

都蒲阪今蒲州禹本封於夏為夏伯及舜禪都平陽或在

安邑在蒲州案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

堯舜至禹及太康皆在冀州界少康中興而復還舊都

湯都亳殷都有三亳殷都為南亳即湯都蒙為北亳即

東亳即至仲丁遷囂或曰敖今河南宣甲徙相今相祖乙

鴻書

卷七

三

地理四

居耿在河及盤庚五遷復南都亳之般地則西亳也周

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今京兆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處

西方土貢不均乃營洛邑今東成王即洛邑建明堂朝

諸侯復還豐鎬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洛

邑及敬王時又遷成周今洛陽秦非子始封於秦在今

西今孝公徙咸陽漢都長安東觀漢記曰光武中興都洛

陽又於南陽置南都三國時魏畧云魏以長安譙許昌

鄴洛陽為五都吳志云吳都鄂後遷建鄴蜀志云蜀都

成都晉書晉都洛陽至永嘉南居建康宋齊梁陳並居

建康梁元帝及後梁蕭詧又別居江陵晉亂有十六國

各建都邑隋都長安煬帝遷洛陽唐都長安昭徙洛陽

遼金都北平今順天府宋都汴梁後徙杭開廣今開州

州廣元大都即順大明都應天順天

劉氏鴻書卷之七

鴻書

卷七

三

地理四

第八卷

地理部五

諸夷國

高麗

三蠻

娑羅

真臘

日本

馬人

暹羅

巴蠻

頓遜

焦僥

女人

回回

穿胸

蒙國

闍婆

夫餘

交趾

盤瓠

勿斯里

河套

鴻書

卷八目錄

夷俗

貢書

驕子

劉石

無馬無羊

波羅羊皮

金始

回鶻

交趾進女

封冊臣溺

卷八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地理部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夷國

高麗 馬人

三蠻 暹羅

娑羅 巴蠻

真臘 頓遜

日本 焦僥

女人 夫餘

回回 交趾

防風 盤瓠

蒙國 忽魯

闍婆 河套

高麗之學始於箕子日本之學始於徐福安南之學始於漢立郡縣而置刺史其中國之文學被焉後至五代末節度使吳昌文方盛自中國流行外夷數千年間其文皆不免於夷狄之風窘竭鄙陋不足以續聖教者蓋其聲音不同其奇妙幽玄之理非筆舌之可傳故不相

鴻書

卷八

地理部

合 原始秘書

三蠻國其人不種田只食土死者埋之心肺肝皆不朽

百年復化為人一說與無故國民相類與野人俗同夷門廣雅

娑羅國人狼戾可畏男女皆佩刃而行但與人不睦即

刺殺之奔走他所一月之內得獲則償命一月之外出

者不論若他國人至捫其婦人乳者自喜曰你愛我若

有私意即出刃刺殺之文獻通考

真臘國其國極熱即南回回凡嫁娶女子九歲乃會親

友令僧作佛事以指頭挑破女子童體以血點於母額

以爲利事嫁人夫婦和十歲卽嫁人與其妻通其夫卽喜國人爲盜卽斬手斷足或以火印烙記黥額死罪者以木椿穿其屍勝覽

日本國在大海島中島方千里卽倭國也其國乃秦始皇時徐福所領童男女始創之國時福所帶之人百工技藝醫巫卜筮皆全福因避秦之暴虐已思遁去不意遂爲國焉而中國詩書遂留於此故其人多尚作詩寫字自唐方入中國爲商始有奉胡教者王乃髡髮爲桑門穿唐僧衣其國人皆髡髮孝服則留頭異域志馬人乃馬援南征士卒羈留散處南海人多深目假喙

產與黎同韓退之詩云衙時龍戶至上日馬人來卽此馬人之謂方輿勝畧

暹羅國在海中民多作商尚利其名姓皆以中國儒名稱呼其風俗男子皆割陰嵌八寶人方以女妻之海中有一島島中之樹其花鬚一匙二筋狀如黑漆人用之飲食其油膩不能汚若攪茶則化昔巴蠻國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人又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惟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水經

頓遜國在海島上人將死親戚歌舞送於郊外有鳥如鴉飛來萬數家人避之其鳥食肉盡乃去卽燒骨沉水謂之鳥焚梁武帝時曾入貢夷事畧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賴等二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文獻通考

女人國乃純陰之地在東南海上水流數年一泛蓮開長丈許核桃長二尺昔有舶州飄落其國群女携以歸無不死者有一智者夜盜船得去遂傳其事女人遇南

風裸形感風而生又云有奚部小女者部抵男其國無男照井而生曾有人獲至中國海槎錄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城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回忽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卽時執送法司鞫問云見寺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是以仇而殺之無別故也奏聞上命斬於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其愚然其義氣所發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至有擠其類以自全者較之夷人能不愧死救國錄

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楚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房風房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胸民

博物志

蒙國段思平生有異兆國主楊於真忌捕之思平逃匿饑摘野桃啗之核有文曰青昔思平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爨三十七部皆助之遂逐楊氏而有雄國

鴻書

卷八

四

地理

五

大關婆國產青鹽鸚鵡瑜珣大貝其國人又生一種人頭能飛漢武帝時重譯來貢南方有解形之國吳大帝孫權代關婆獻一美姬每梳洗則不令人見大帝伺其臨妝密遣人窺見姬置頭於膝上用手梳髮因驚詢之即以前屬頭如故自言飛頭國人也

後魏時有高句麗者出於夫餘其先東明東明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宮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犬豕犬豕不食棄之於野象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一暖處有一男子破殼而出

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名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其奪已國也欲殺之東明走遇大水欲濟無梁東明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於是魚鱉並浮為之成橋得度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

集異志

地曰雄田後蜀王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以其子為安陽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富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安陽王有神人曰臯通輔佐之造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殺三萬人佗知其故便却壘息卒還戍武寧遣其次子始為質通好後安陽王遇臯通不厚通去之王之女曰媚珠見始丰姿閑美遂私焉始後誘媚珠求觀神弩之妙媚珠示之因毀其機即馳使報佗復興師襲之軍至安陽王又如初放弩弩敗師皆崩散遂破之安陽王啣生文犀入水走水為之開越遂兼其地

南越志

鴻書

卷八

五

地理

五

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盤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強盛帝患其侵暴而征討不尅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

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盤瓠盤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鑿之結着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盤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蘭語言侏儻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

鴻書 卷八 六 地理五

長皆賜印綬冠用獬皮取其遊食於水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羣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每祭盤瓠其俗至今故世稱赤牝橫額盤瓠子孫風俗通勿斯里國屬白達國節制其國終歲不雨國人有七八十歲不識雨者止有一大江水極清甘美不知其源所出遇其時水溢四十日浸滿田疇候水退而耕其田管下有二州名甜野亦近此江兩三年間有一老人自江水中出髮鬚皓白坐於水中石上國人拜問吉凶其人

如他國有兵船來其鏡先照見埤雅廣要河套在戰國時為上郡由秦蒙恬逐匈奴而有其地所謂河南地者此也漢武用主父偃策乃立朔方郡因河為固若夏赫連勃勃李繼遷皆雄據北方至宋元昊遂稱夏帝據河南之九州即今套中也宋史云地饒五谷尤宜稻麥周迴六七千里三百阻河惟南近陝西之榆林堡橫亘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距寧夏鎮幾二千里從榆林邊城抵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唐韓國公張仁愿為朔方大總管渡河於套北築三受降城以守元立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我太祖驅虜出絕塞

鴻書 卷八 七 地理五

成祖即位親征虜窺伏荒域黃河之外一帶蕭然延綏稱無事矣宣德時防禦猶整至正統間尚書王驥追斬都指揮安敬又以方畧擊敗虜酋已脫字羅守將都督王楨後又請於榆林城堡築瞭望臺登臺虜窺境即舉烟示警又榆林一帶營堡累增二十四所歲列營積糧以遏寇路而景泰時以寧獨天順時諸虜相繼入寇始知我東偏頭西寧夏皆守惟延慶可馳突遂入屯其中即今吉囊子住牧也自是虜得伺機出沒為邊患成化乙酉巡撫項忠盧祥寧遠伯江琦合兵禦之虜雖敗去時已潛伏河套為西邊患有建言增兵守禦者有言大

舉搜虜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已命侍郎葉盛往議方畧盛回奏河套少深水淺難以住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投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為便利曰可弘治改元鄧繼史馬文升上言虜情叵測盛則捨掠衰則北遁近年以來東則在於大同宣府西則在於延綏寧夏再西則在於甘涼起逐水草時或出沒要必別有奇謀務要逐彼出套不容久住貽患庚申春虜寇大同用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督軍務赴榆林築破之遂擣其巢穴毀其廬帳斬其老弱百餘級而還頃之火箭復侵劇甚特擢大理寺

鴻書

卷八

地理五

丞陳壽巡撫延綏壽至先恤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壽乃開邊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是年秋火箭復寇大同仍命朱暉等逐之乙丑虜數里直抵固原關中震恐巡撫楊一清時在平涼亟率帳下五千餘人至瓦亭驛適虜圍花馬池見我軍容甚盛移侵隆德亦尋引去已而諸大臣議復河套明年正德改元丙寅春遂以一清總制邊務復河套也先是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緣邊巡視上經畧三疏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

一議攻攻虜所必救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方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報可會權璫劉瑾憾之而罷自是無敢言及河套者當時楊一清興工自寧夏橫城起築過墻塹約四十里不意奸權劉瑾竊柄矯詔中止厥後套賊頻年入寇皆於未修邊墻折入至嘉靖元年直犯西安之邠州鳳翔之龍州殺掠之慘比前倍之請使劉瑾不出使一清得終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萬而人民有耕牧之利官民省征伐之苦矣未幾一清召入內閣自是北虜吉囊唵嗒無歲不擾榆林寧夏宣府諸境嘉靖丙午

鴻書

卷八

九

地理五

侍郎曾銑奏議復河套總兵戚寧侯仇鸞為奸銑發之詔逮鸞為誣銑行賂掩敗冒功妄議復套關中人情大搖遂亦逮銑詔獄時內閣夏言獨是銑議又內閣嚴嵩素忌言遂織坐銑交結近侍律殺銑遂逮言繫錦衣衛獄論死自是虜益安套至丙寅冬大舉犯延綏官軍出擊敗績陷拆人馬甚多事聞上俄而總制御史陳其學奏稱達賊已被軍官奮擊驅逐出境時齋本人張四為給事歐陽一敬請之查言言中途聞套虜又復入不知捨何地方一敬因奏言言持文舉之議原非撫霍之才官軍淪沒束手無措言言境之報纔聞而入境之報隨

至詔奪其學爵回籍以刑部侍郎霍冀代學紛紛
策備虜尋引去然而策河套者率至是無遺慮亦無他
良謀矣 續文獻通考

夷俗

隋煬帝時倭王達人入貢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
處天子無恙帝不悅 隋紀

當五胡亂華之日漢人之避兵者凡事皆倉卒為之不
能完備則相率曰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晉有之
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
煩今欲與漢鬪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藥酒萬石

鴻書

卷八

十一

地理五

糴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書記

洞詮

晉惠帝昏愚不納江統徙戎之論不遷胡人於塞外以
致匈奴劉淵羯人石勒鮮卑慕容皝氏人符健羗人姚
萇及巴氏李特等乘釁伺便相繼作亂中原雲擾四海
分崩克陷兩都執辱二帝腥羶帝宅汗染神鄉宗廟丘
墟生民塗炭晉室之禍未有烈於此時者故夷夏之防
千古當嚴其始 三十三朝斷
烏托之國有驢無馬新羅無羊勿吉無牛羊琉球無牛
羊驢馬鞫國有鹿而無羊馬驅度寐有豕而無它畜朝

鮮有麋鹿麋鹿而無鹿扶桑有銅而無鐵日本無大指
夜郎無桑蚕烏桓無麴南詔尋傳之蠻無絲織吐蕃無
鹽鐵西域無茶茗瓜哇有麻稻粟菽而無茶麥波斯無
稻黍三佛齊有米無麥鞫國有木無草日本有諸藥而
無甘草芎藭朝鮮無岡桐銀朱晏陀蠻無鐵印都擔波
真臘皆無雪霜勿斯里無雨蘇都識匿之國無五穀
大琉球之衣以關鏤南詔之衣以波羅撥拔力之衣以
羊皮阿里驕之民鹿皮貫木葉而衣之滑國以羊皮為
紙嘉良之夷以皮為舟三佛齊以椰葉為瓦扶南以大
箬葉為瓦拔悉彌以樺皮為瓦暹羅以芟草為瓦朝鮮
以布粟為市日本以漢唐之錢為市暹羅以海貝為市
文身之民以珍寶為市晏陀蠻以蚌甲為兵回紇以駱
駝耕駿馬之國以馬耕 夷事略
宋初遼有亟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餘別其兄阿古迺
而與弟保活里適女直居於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久之
完顏部人有殺其族人者兩族交鬪眾莫能解完顏部
人謂亟普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不相殺部有賢女
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亟普乃往諭解之
部眾信服謝以青牛一并歸六十之女亟普以青牛為
聘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思板

鴻書

卷八

十一

地理五

正普卒其後為金之始 金志

回鶻即回紇其國之人所奉者止知有一天其他神佛皆不奉雖曰神曰佛謂皆是天生他也拜天求天求道方得為神為佛天不教他做他如何得做是知生我養我皆是天萬物皆是天生故所奉者天也若別再奉神佛是有二心如人不忠不孝一般其教門只知奉天故每歲自正旦日起晨昏叫福以面背其壁曰目不視邪色以指掩其耳曰耳不聽淫聲方舉首叫天謂之求福兩手捧之曰接福以手如得物狀揣入懷內曰天賜福矣然後拜謝是為叫福世俗以叫佛傳之謬矣故有叫

鴻書

卷八

十一

地理

福樓是也其先種類風俗始之 原始秘書

我明太祖初得天下交趾進兩女子其艷麗之容縫綉之工婉順之性六宮之內無雙焉太祖受之既數年復以兩女來進太祖怒曰彼夷王將謂朕為天子唯事聲色之樂而不理萬幾耶并以前所進者還之且命其使者曰四人猶女體也歸宜嫁之蓋弘治十一年有出使交趾封王者其所聞如此 國朝典故

成化二十一年憲廟遣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備封冊之禮以如占城官治大船一艘凡大船之行用小船一選熟於洋道者數十萬駕而前謂之頭領大船之

後繫二小船以便樵汲且以防不虞謂之快馬亦謂御艇是役也軍民之在行者千人物貨大重而火長又昧於經路次交趾之占壁囉誤觸鐵板沙船壞二使溺焉軍民死者十九余里中有麥福者同七十餘人奪一脚艇棹至崖側巨浪簸蕩眾懼捨舟而登山回望大船覆處近如席前洪濤瀾汗惟敗篋破甑出沒於其間數百人者漚滅無跡眾皆長慟於是晝行夜伏捕蛇鼠拾草木之實而啖風雨晦冥石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來狎悉難名狀且已忘甲子惟視月弦望以驗時日曾未浹旬死者強半存者二十四人復已缺食二日蹣跚冥行

鴻書

卷八

十三

地理

俵入空谷谷中石窟寬坦如堂有草葉如廣之水蕉掘之根類蹲鴟而大競取以食喉間微覺苦澁余味如葛識者曰此非惡草也第未經風日水土氣作苦澁味耳乃曝之日中眾亦偃息石窟已皆酣寢比寤曉星煌煌矣遲明馱火燃草取所曝日者煨而食之味轉香滑晨進一枚饑渴俱弭相率肆力而採頃之根裔都盡窟居二日體力完健乃人員數枚復緣水際而行俄聞谷中人語至見島夷數輩環二小船循谿搜撈段帛諸物有諳夷語者詢之乃交趾占城二國之交徼巡船也二船酋長聞是覆溺之餘為之隱恤各取十二人共載以歸

二國夷王謂天朝人民館穀如禮於是占城遣人以二使來訃廣中始知大船汨沒守臣以聞二使均荷廢恤又踰年二國始具海舟資送諸人以還蓋同日達廣也逆計佔危之日至是已二年矣麥福自言向在占城旅次月夕夢還其家見三道士設水陸醮聞其妻哭聲而寤福於枕上亦哭同寢詰之語之無不酸鼻者次年抵家見其家鬢而麻衣筵几儼然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云凶問至時為丙午六月晦初猶未信既而審然七月望始信道流招魂而葬月夕之夢無乃是乎山居雜志

鴻書

卷八

十四

地理

土司性好殺即翁婿稍不合彼此各起兵殺人無算屢申文撫按道府委官勘驗故紙耳如思陵州土官原係思明府婿及故其弟韋紹曾襲兄職思明即欲以女妻紹曾曾嫌其貌陋不從思明起兵仇殺數年思陵不能敵萬曆二十二年間竟與嫂配逐其嫡妻方罷兵揮塵談

劉氏鴻書卷終

劉氏鴻書 卷九

第九卷

歲時部

時令 支干附

元會

子丑會

陽九百六

奇數偶數

羅預須臾

三代歲名

甲子

二十四氣

往亡日

更點

黎明

朔望

重五重九

元旦 元宵 附耗磨日 送窮日

朔日占風

元夕燈火 三元說

鴻書

卷九目錄

金吾弛禁

上陽夜曲

陣烈書燈

張燈宴將

十三子

十六日

高陽氏

寒食

中和節

芳春節

迎富節

寒食

禁火

上巳 清明 附梅花

玄象有詞

曲江宴

春秋禊

夢清明

袞河戲

青精

黠黠

端午

女兒節

并州俗

皆稱端午

五月霜雪

伏 七夕

中秋 重九

附 禳過日

交扇

避暑

天貺節

中會

渴死

乞巧

曝禪

不揮扇

游金山

九日

謝過

冬至 寒

遇歲露

烟青黃

脂死

鴻書

卷九目錄

二

罪典冠

忍寒

鶴語

雞寒鴨寒

臘 除夕

臘日

五臘宜齋戒

不臘

四代臘

驅儼

除夜樂

卷九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

明 宣城 劉仲達 纂輯

歲時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時令 附 干支屬

天地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分為十二會會分為三十運運分為十二世世分為三十年年分為十二月月分為二氣氣分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日者月之候也則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

之生息終始又孰有外焉者乎 氣候圖

一元猶一日也一日十二時故一元十二會盤古子亥之交也子丑會方有天地寅會開物生人寅卯辰巳四會渾

天地有陽九百六之厄值此數者大則弑逆篡奪天下受兵小則女主亂臣上下不靖陽九為大旱百六為水滂陽九之災四百五十六年為一小限四千五百六十年為一大限百六之災二百八十八年為一小限四千三百二十年為一大限萬朝正德元年丙寅入百六第五小限嘉靖九年庚寅入陽九第二小限道藏運度經

云三千三百年為小陽九小百六九千九百年為大陽
九大百六又八十一萬年為劫終陽九百六則一元中
大劫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正法經云天運三
千六百周為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蝕陰蝕陽勃
天地氣反謂之小劫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轉九
千三百度為陰勃陰勃陽蝕則天地改易謂之大劫九宮術

洪景盧續筆云初入元百六曰陽九又曰大率經歲四
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值八十歲則
值其一陽九即當承百六而言又攷王湜太乙肘後檢

鴻書

卷九

二

歲時

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
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
陰陽之說較景盧似明然合兩說審之八十者迺九九
之數將終數值此極矣禪家亦有九九數完之說蓋此
自是災期曰陽九因九九而得名也倍八十得數一百
六十則再逢陽九是為百六了然可知也因又思史官
元二之厄註者皆云即元元之誤今依前解則元二者
入元逢陽九之二即百六耳非異說也總之初曰陽九
再曰百六易百六曰元二後人雜用為災厄之常稱后
拜寒促得陽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

甲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
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
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
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
離得百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
數七周成康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已得陽九之數
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得陽九之數六不降得百
六之數八盤庚小辛得百六之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
數十五唐貞觀得百六之數二此所謂不應者也死委
摩睺羅名須臾毗曇云一日夜共三十須臾僧祇云二

鴻書

卷九

三

歲時

十羅預名一須臾頌云百二十刹那為恒刹那量臘縛
此六十此三十須臾此三十晝夜至十晝夜月十二月
為年於中減半夜翻譯名義
三代年歲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也
夏曰歲一歲稔也商曰祀周曰年獨斷夏曰歲取歲星
行一次商曰祀取祭祀一訖周曰年取禾穀一熟唐虞
曰載取萬物終復始竹書紀年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六十
七甲子古今甲子
一年二十四節氣一節主半月水之氣味隨之變遷此

乃天地之氣候相感又非疆域之限也月令通纂云正月朔一日至十二日止一日主一月每旦以瓦瓶秤水視其輕重重則雨多輕則雨少觀此雖一日之內尚且不同况一月乎綱日本草

立春後七日驚蟄後十四日清明後二十一日立夏後八日芒種後十六日小暑後二十四日立秋後九日白露後十八日寒露後二十七日立冬後十日大雪後二十日小寒後三十日其日謂徃亡日綱目

夜有五更更有五點前後多寡相補其數相齊更點二十五聲今府州縣去五更後二點又去初更前二點首

鴻書

卷九

四

歲時類

尾止二十一點故禁人曰一更三點放人曰五更三點五更鳴鐘前十八緩後十八急緩急每三轉共一百零八擊者蓋應十二月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亦按陰陽也四季須知

史記呂后紀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用黎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遲明未及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古考編

朔之言蘇也月死後蘇生也月之初一日為朔日月相會謂之合朔望十五日也日月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

之望蓋日與月對望也晦月盡也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蓋陰近陽則晦也弦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蓋日與月相近一分相遠三分則月形半成其形一旁曲一旁直如弓弦之張也上弦初七八月之未圓下弦二十二三月之又缺王氏彙苑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有重九日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魏元忠詩三月重三日可據也月令通攷

元旦 元宵 附耗磨日 送窮日

鴻書

卷九

五

歲時類

多歿日中北風夏民多歿夕時北風秋民多歿終日北風大病歿者十六正月朔風從南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人多歿亡風從東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天和温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靈樞經

元夕燈火盛於唐而昉於漢按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晝燃燈梁簡文帝有列燈詩陳后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春明退朝錄云宋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容齋隨筆云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淳化元年六月始

罷中元下元張燈○三元之說出於道藏謂正月十五日為上元十天靈官神仙兵馬與上聖高妙真人下降人間考定罪福中元下元皆大慶之月也長齋誦度人經則福及上世身得神仙 鉛槧

唐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為之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為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

鴻書

卷九

六

歲時

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晚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鳩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南紀
唐明皇幸上陽宮夜新番一曲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所番曲大駭之密捕笛者詰之自云其夕於天津橋上翫月聞宮中奏曲愛其聲者遂以瓜畫譜記之即長安少年李暮也元稹連昌宮李暮搊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聲曲 連昌詞注

唐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書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剗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即罷 唐史

宋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大張燈燭首夜享將佐次夜晏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夜次夜飲二鼓青稱疾輒起令孫元規暫主席數使人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三更青已奪崑崙矣 輟耕錄

鴻書

卷九

七

歲時

出將帷觀馬幼子案行第十三方能言珠帽錄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鄉雲綵鰲管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闕咽轉盼已失所在騶御皆懼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為失南陔曰宅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子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入下宣言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轅呼焉中

大人悅其始秀抱置之膝翌早擁至上閣以為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子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其道所以上以瞻對不凡且歎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飲聖鞠視密詔開封捕賊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其獄示襄敏欽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於幼年已如此 程史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官私不開倉庫張說詩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中人 野詩

高陽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於巷口除貧鬼韓文公送窮文亦云正月乙丑

鴻書

卷九

八

歲時

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糧三揖窮鬼而告之至今池陽風俗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之水中謂之送窮 四時寶鑑

寒食

二月初一日為中和節以其揆三陽之中配仁義之和唐德宗時李泌置○又二月為芳春節王晨大道君登

玉霄琳房四盼天下 事物紀原

秦人婢生一子惡之乞與隣家隣家因大富貴本家貧竟以二月二日取歸家復富隣家乃貧所以宥渠之地并萬州俗每歲於是日携酒進鼓樂郊外朝飲暮回謂

之迎寒節

清明十日之前禁火謂之寒食蒼龍大火司令在此時自此以後則火乘旺故禁火以抑之介子死值其時遂有此說八日青精制火于食也五日競渡制火以水也佛日食玄精固謬而弔屈之說似亦未然楚人弔屈則可至吳越淮泗俱為之何說也固知三者之皆訛

晉文公哀子推之歿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一說子推三月三日焚歿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腓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歿文公哀

鴻書

卷九

九

歲時

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及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翹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按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之事然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亦是周制 琴操

上巳 清明 附梅天

開元春司天密奏玄象有謫見當有各士三十餘人同日歿數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內李蒙者貴主家婿也玄

宗以事戒主曰無令愛婿遊宴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聯舟進士畢集蒙聞之踰垣走赴忽風暴起畫舸半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八人無一生者獨異志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偏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天中記

禊有春禊秋禊論語浴乎沂王右軍蘭亭修禊此春禊也馬融西第頌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蟆吐瀉庚辛鴻書

之域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禊禊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指秋禊也西京雜記載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濯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然則漢宮中正月亦有修禊事春盞兩禊也升菴集

有士人鬱鬱不得志丐夢靈山神以石城懷果對清明之句示之莫知所謂越十餘年士人成進士謁選得石城令單車造之及縣界宿僧寺中是夜四山燈火燐燐然顧問僧曰是燐燐者為何曰清明祭墓者耳問寺曰懷果令始嘿理前夢無不合者因借其句成詩云眼前

兒女莫關情春若來時草自青夢即是真真即夢石城懷果對清明楮記室

四年清明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為被河之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為輸時七宰相二附馬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為笑樂景龍文館記

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青精一名南天燭又曰墨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故仙經云服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青燭之精命不復隕謂此也鴻書

朱餘慶詩云梅天馬上愁黃鳥按今江淮四五月中久雨初生黥黥謂之黥天說文云衣中久雨青黑曰黥而本草五卷云梅雨水沾衣便腐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尤甚過此節皆須暴書知當從梅字月令廣義

端午

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為女兒節宛署記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灰世人為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吐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餉神及作五色縷

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為介子推也 鄴中記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

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表有

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

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續世說齊映為江西

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

端午之說 甲子考

唐貞觀九年五月李靖伐吐谷渾引兵由南道無人之

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雪人馬俱歿 方輿覽勝

伏 七夕 中秋 重九 附禮通日

鵝書 下卷九 主一 歲時類

郝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薰赫雖復當風交扇猶

沾汗流離謝著故絹衣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郝謂謝公

曰非君幾不堪此 晉書

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乃使人問郭

崇韜曰吾昔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

以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

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人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

熱自然也願陛下毋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

暑坐變清涼矣 五代記

六月初六日宋真宗時天書再降兗州遂以是日為天

祝節 會要

道書七月七日為慶生中會此日地官三宮九府四十

二曹同會天水二官六宮十八府七十二曹同考罪福

道書

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渴死者六十人 齊東野語

七夕乞巧其來已久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

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

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

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然不如七夕瓜果陳列穿

針弄線為有風致 代醉編

鵝書 下卷九 十三 歲時類

竹林七賢論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諸阮頗善居室內

足於財唯阮籍一巷好酒而貧當時有南阮北阮之分

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籍

兄子咸時方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曝於庭中

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山堂肆考

呂公著居家夏不排窓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

懷寶字器之將赴鎮戎軍倅來辭器之乃呂氏甥公著

於西窓下烈日中公裳對飲三盃器之汗流浹背公凝

然不動 稌志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為

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長公外紀

歲徃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魏文帝書

宋祥興二年巳卯胡主忽必烈滅宋大興胡教任胡僧拊迂等滅中國道教十月二十日盡焚中國道藏經書其時嚴冬非雷之時雷火驟作是日火焚胡廟悞忠等

鴻書

卷九

十四

歲時勝

寺一十三處其徒火燒死者八十三人雷震死一十九人及妖人張伯淳王磐等五人因懼非時冬雷其日北方奉其教者每年至是日皆拜天謝過

三教編

冬至 寒

冬至之日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賊殺人者也其民皆病其以半夜至者萬民皆臥而弗犯故其歲少病客邪入骨至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

遠古記

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

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

淮南子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夫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

死弟子遂活

呂氏春秋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寒故加衣於君上覺而說問

鴻書

卷九

十五

歲時勝

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事其罪典冠以爲越職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韓子

元帝時漢中道士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載以駟馬於昆明池上環水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而仲都獨無變色

桓譚新論

大興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于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異苑

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截其喙於

翼間禽經

臘 除夕

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臘故漢火德以午日為祖戌日為臘魏土德以辰日為臘晉金德以丑日為臘○祖長生也終墓庫也魏紀

道家有五臘正月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道德臘十月一日民歲臘十二月正臘日為王侯臘○常校定生人處所分野降注三萬六千神殺其日宜齋戒祈謝延年壽月令廣義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

鴻書

卷九

十六

歲時類

不臘矣御覽云臘祭名也日月會於龍尾百物備合因是以祭群神左傳

十二月祭先祖百神之日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臘祭月雖同而祭日則異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陲表畷五備虎六防七水庸八昆蟲臘獵也獵取獸以祭也事物紀原

顯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中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蠹鬼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為小

兒於是以歲十二月命祀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焉東海度索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禦凶鬼為民除害因制驅儺之神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選侏子百二十人皆赤幡皂製執大鼗鼓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木裳執戈持盾率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逐惡鬼于禁中黃門唱侏子和曰甲作食弮腸胃食虎雄伯食魁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灰寄生委隨食好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誅為糧禮樂志

鴻書

卷九

十七

歲時類

唐貞觀初時值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金翠煥爛光明如晝乃延蕭后與觀樂闕帝謂后曰朕設施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王何如后曰隋主享國十餘年妾常侍從每當除夜殿前諸院設人山數十每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其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百餘石又殿內房中不燃膏火懸火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十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

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內所燭皆是膏油但覺烟氣薰人實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日刺其奢而心服其盛

唐書

鴻書卷九終

鴻書

卷九

六

成時

第十卷

世系部

三才 五行 五方 支干

三才雜名 甲子姓名

賢聖原踪

十六族 封呂

姓姚

禱尼丘 紱麟

太公仲舒

老子 杜家兒

名兵

二宋 丑雲

帝王世紀

鴻書

卷十目錄

首生盤古 兄弟十二

九十一代

帝皇歷年 元紀

本朝始歷

我明統系 世德碑

卷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世系部一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三才 五方 五行 支干

皇天名旬始太乙君諱臘天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玉皇東王公木公名倪字君明道炁無為先以東華至真之炁化生以主陽和之炁又稱東華帝君居雲房紫雲為蓋青雲為城真係仙官皆稟其命王母金母姓楊名回狀如人蓬頭豹尾虎齒又姓何名婉矜字太虛道炁無為先以西華至妙之炁化生治崑崙母養羣生日姓

鴻書

卷十

世系

張名表字長史日中青帝名圓常元字照龍韜日中赤帝名丹靈峙字綠紅映日中白帝名皓鬱將字迴金霞日中黑帝名澄澮淳字玄綠炎日中黃帝名壽逸阜字颯暉像日中僊鬱華鬱儀月姓文名申字子光月中青帝夫人名娥隱珠字芬艷嬰月中赤帝夫人名翳逸寥字婉延虛月中白帝夫人名弄素蘭字鬱蓮花月中黑帝夫人名結蓮翹字淳屬金月中黃帝夫人名青營襟字旻定容月御望舒織阿月中僊嫦娥結隣風神封名方道彰雨神玄冥雨師姓名陳華夫雨師萍翳雷公姓名江赫冲雷師靈靈豐隆雷御阿香雷邊捷鬼律令電

列缺天笑激氣閃綃紅綃銀線火鞭礮磬紫金蛇電母姓名秀文英霜神青女玉女雪神滕六青女歲星姓名碧海澄瀾歲星字青凝熒惑姓名渙空維淳熒惑字散融太白姓名寥靈振尋辰星姓名肇咍精源鎮星姓名藏睦耽延火神回祿祝融鬱攸元冥火精姓名宋無忌吐火烏畢方春帝太皞青帝名靈威仰春神句芒木正夏帝炎帝赤帝名赤嫫怒夏神祝融火正五月仲夏長至秋帝少皞白帝名白招拒秋神蓐收金正冬帝顓頊黑帝名叶光記冬神玄冥水正十一月仲冬短至水星姓湍名炎字神靈火姓炎名九鼎字先天木姓艾名姓

鴻書

卷十

世系

字道輝金姓魯名遂字道璋土姓司名辨字道后日姓孫名開字子真月姓唐名末字天賢計姓翁名若字天真氣姓高名華字俊夫羅姓馬名玄字伯惟字姓忠名炎字忠應此星家七曜之名也泰山姓名圓常龍一云圓日陸華山姓名浩鬱獨一云浩元倉衡山姓名丹靈峙一云爛洋光恒山姓名澄澮淳一云伏萌一云登僧嵩山姓名壽逸羣一云角普生水神馮夷水夷無夷馮遲馮修玄冥天吳川后淮渦禺强無支祁河伯字公子波神陽侯濤神靈胥水神女江姝洛神伏妃海滄瀛渤海溟渤瀲窮溟四溟東海神姓名馮脩一云馮脩青南

海神姓名阿明一云視赤西海神姓名勾大丘伯一云
句名丘北海神姓名是禹帳里海神海若海洩處泥濘
尾閭水精恠罔象三尸神姓彭上尸清姑名質伐人脈
中尸白姑名矯伐人五臟下尸血姑名居伐人胃命凡
庚甲日言人過於上帝學道者先絕三尸影神一右皇
二魍魎三洩尸樞四尺鳧五索關六魄奴七竈國八亥
靈胎九五倉神腹中神有則不饑不死郭禿倪偏神紫
珍鏡神馬步害馬神馬師皇黃帝時馬醫族人吹古爨
神女夷花神虞余青洪君二糞神草野二郎獄神許給
粟神併佞黍神靈趙豆神長七尺語忘敬遺二鬼長三
寸三分上下烏衣婦臨產時呼之無恙疫鬼顛頊三子
亡去一居山中為疫鬼一居水中為魍魎一居宮室中
如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善驚小兒曰瘡鬼啾啾
音居蔗今廟中守門二鬼左啾右啾毗舍闍顛鬼廁鬼
名頊天竺井鬼名賜名瓊蛇鬼名側石圭馬鬼名賜衣
服鬼名甚遼殤無后鬼國殤陣凶灰
甲子元光乙丑邴彰丙寅劍昌丁卯子方戊辰生進巳
巳付弁庚午紫方辛未音父壬申石嵩癸酉倚迢甲戌
申炎乙亥玩進丙子流霞丁丑王眸戊寅却心巳卯那
尼庚辰耳子辛巳元聲壬午郡立癸未歷厨甲申琅玕

鴻書

卷十

王

世系

乙酉立之丙戌鼓龍生丁亥野查戊子證方巳丑青都
庚寅岑頑辛卯棘心壬辰契刻癸巳背方甲午麻角乙
未扶嚮丙申石公丁酉進鄉戊戌九口巳亥統高庚子
朱夫人辛丑李方壬寅迺秣癸卯羅御甲辰却催乙巳
索良丙午壘穴丁未挺濃戊申寅午巳酉健木庚戌載
劫辛亥總失壬子安去癸丑道子甲寅唱适乙卯別狀
丙辰夫陰丁巳天雄戊午天賣乙未退迺庚申惹來辛
酉義呼壬戌高迪癸亥奉子

賢聖原踪

臨爐機要

鴻書

卷十

四

世系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欽檣鉞大臨龐降庭堅
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
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
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帝堯先居唐後居陶丘故曰陶唐氏
元和郡縣志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其先祖嘗爲四獄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
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木姓姜

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勅如反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史記齊世家

瞽瞍姓媯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媯墟故又姓姚氏其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也非真無目

鴻書

卷十

五

世系

孔子魯人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紇梁紇娶於曾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生孟皮病足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適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氏有三女少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取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米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禱于尼丘之山生孔子孔子生而首長圩頂故名曰丘字仲尼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問於聊愛父之母然

后從得合葬于防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曾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四書攷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于俗世也又有五老列于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係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異神乃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

鴻書

卷十

太

世系

繫殷湯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曾定公二十四年曾人鋤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及抱麟解紱涕泗滂沱自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名山藏

辛郁舊名太公太宗問曰辛太公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命直史館御史臺記直閣將軍董璽相有氣力上曰人名變復何容得蘊籍乃改名為舒謂曰今日仲舒蒼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管日遠矣上稱善南史

張重華譙羣僚于閒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綬曰老聃父字爲何綬曰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十年乃生老子前原錄益壽氏女嬰數南唐書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記得姓下是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子鵬舉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賓客嘉話

鴻書

卷十

七

世系

宋陳紹初名詔淳祐中游上庠欲改名或言增損邊傍可也昔先聖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遂易名登第先聖名兵不見他書可謂異聞矣癸辛雜志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快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庠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歸田錄新建伯陽明王先生初諱雲以太夫人夢五色雲入懷

而生也生兩歲嘿不語一日有老僧叩門見之云諱露天機故不語令易諱守仁遂語即不凡矣八歲海日翁携入京遊金山賦詩有碧簫吹徹洞龍眠之句十餘歲時偕同窓諸生遊天壇遇鐵冠道士善鑒諸生年長者以次遍閱如靈寶許公閩中林公江右岐雍周公浚儀王公輩僉一時人品道士悉以顯爵期許至先生則嘿視良久無可否先生叩之道士令衆散去引先生至松林中授四句曰鬚至上丹田此時結聖緣鬚至下丹田此時聖果圓厥後先生講學獨揭良知啟千聖之心訣道士預知其仙流歟筆談

鴻書

卷十

八

世系

帝王世紀

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啟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灰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如日右眼如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脉爲地理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爲黎甿以天生生稱曰蒼生以其首黑謂之黔首亦曰黔黎其下品者名爲蒼頭今人自名稱黑頭虫也或爲裸虫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裸形焉帝王五運歷年記道經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
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奉天
地初立神人首出行化故其年世長久也司馬補

自天皇至燧皇九十一代凡一百八萬二千七百六十
年春秋玄命苞云自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
千年分爲十紀自開闢至洪武元年戊申通該三百二
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年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
戊申凡三千七百一十一年自伏羲至元共二百二十七主
原始秘書

三皇一千八百八十年五帝三百七十四年內甲辰始

鴻書

卷十

九

世系

於唐堯計一百三十二年夏四百五十八年商六百四
十四年周八百七十三年秦四十二年始皇二十六年

統始西漢二百一十一年附新至十八年東漢一百九十六

年蜀漢四十三年西晉五十二年正統起太東晉一百

三年宋六十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陳三十二年

隋三十八年正統止三十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後梁十

六年後唐十三年後晉十一年後漢四年後周一十年

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元八十九年

帝王事畧

元太祖姓奇渥温名鐵木真其先蒙古部人未有國號

至世祖始稱曰元後遂以元稱太祖平西夏定百歲正

位二十二年起宋寧開禧二年至大明洪武元年歷十

四世合百六十三年 太宗名窩濶台在位十三年定

宗名貴由先母太后乃馬真氏臨朝四年始居位三年

憲宗名蒙哥太祖第四子拖雷長子先海迷失后臨朝

三年始居位九年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中統四

年至元三十一成宗名鐵木耳世宗次子孫元貞二年

大德十一武宗名梅山世宗兄子至大五年仁宗名愛

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母弟皇慶二年延祐七英宗名

碩德八刺仁宗嫡子至治三年泰定帝名也孫帖木兒

鴻書

卷十

十

世系

泰定四年至和一明宗名和世疎武帝長子天曆二年

文宗名圖帖睦稱武宗次子至順四年寧宗名懿璘質

班明宗次子仍稱至順二順宗名妥謹帖睦爾明宗長

子元統三年至元六至正二十八元史

洪武高帝在位三十五年 子 附建文

四年永樂二十二年 洪熙未一年 宣

德十年 正統十四年 景泰七年

天順八年即正統也爲事棄位出外其後景泰臨崩羣

臣定策復迎正統即位故曰天順成化二十三年

弘治十八年

正德十六

嘉靖四十五

年 隆慶六年 萬曆 史記自洪武戊

申年起至隆慶六年止共二百零五年 今事譜

我明太祖姓朱氏出自五代梁太祖朱溫之後宋欽宗

時因金亂徙居鳳陽府 太祖初從指揮使馬氏行兵

救亂屢有大功後領馬氏印綬為總兵都指揮加封都

元帥引兵討劉福通徐壽輝等癸卯八月十五日殺漢

帝陳友諒於鄱陽湖進封為明王後一年遂與元為敵

國後元帝知天時不利退歸北方避之高帝班師回南

京即位大赦天下國號 大明改元曰洪武高帝自元

順帝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起兵至戊申年滅元為一

鴻書

卷十

十一

世系

統凡一十六始登大位其後洪武上位崩元太子復與

舊臣阿的帖失八刺木兒等興兵入境攻上都應昌大

元等郡欲取燕京傳檄至中國約戰永樂發兵征之大

勝元引殘兵走歸胡地乃築關截之使兵把守永樂班

師遂駐燕京居之 今事譜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

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桑五

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

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

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

初十公凡四入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

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

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

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

祖營家泗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日銷由是五一公遷濠

洲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

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

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

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

五河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

鴻書

卷十

十二

世系

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大

都督重六重七俱缺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

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八兄守業又次兄出贅

劉氏其托跡緇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

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眾因取滌和

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常言世為

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

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

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

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攷今

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
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
太平駐節開府為基本之地寔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
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
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為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會祖妣吳氏吳國夫人
先祖考稱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
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府君開府儀
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先妣陳氏吳
國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祇謁先壠焚黃告祭遵舊典也

鴻書

卷十

十三

世系

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已能實荷先世
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為上公以遂為
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
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亾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
之所望也於是備書於後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野聞

前勝

劉氏鴻書卷十終

第十一卷

世系部

帝王發蹟

天子始稱

受瑞而生

五十九姓

十一龍君

分長九州

播種嘗毒

禹仙化熊

驚我兒

點檢天子

朱三

趙丞

索玉牒

孝廉狀元主

待宗三善

姓名祿

苗裔

二女

袁康

鳥書

卷十一目錄

馬楊

京房符洪

起宗

賜姓

浮石

唱名

解甲

羊角

蜀多奇姓

卷十一 目錄終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世系部二 太史湯賓尹 世系

帝王發跡

說文曰古之神聖之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春秋元命苞曰女登生子人面龍顏始為天子帝王世紀曰神農母任姒有嬌氏名女登則天子之稱自炎帝始御覽 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堯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堯握登見大綱而生舜虞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曰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

鴻書 卷之十一 一 世系

長人而生文王頰微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感而生也

天皇十有三君地皇十有一君人皇九君是謂三皇其次五龍之紀一姓五君攝提之紀凡五十九姓合雜之紀凡三姓連通之紀凡六姓叙命之紀凡四姓是謂五帝玄覽

地皇氏岳姓鏗名出于熊耳龍圖之山馬變數百十一龍君迭辟繼道各萬八千歲主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

協德與地侔資太始之元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却萬物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鸞集龍興草榮木替亦號萬齡路史

人皇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五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人皇胡沍其身九章龍軀驥首而達腋裁山川為九圍九男別居一方號居方氏為人立命守一得妙人氣自正爰後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充際無臬為世之日與兩皇並隆謂之泰皇者以其阜民物備君臣政治之足貴也遠古記

鴻書 卷之十一 一 世系

毒傷之害神農乃教民種五穀相土地之宜燥濕肥磽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

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于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鯨理洪水堯舜知其功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通甲開 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環嶽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蹠石誤中鼓塗

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淮南子

隋高祖母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與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生皇妣大駭墜高祖于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

周主世宗自伐遼還道閱四方文書得韋囊中有木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永德周懿

鴻書

卷十一

二

世系

親有功周主疑之遂以匡胤代永德匡胤以趙普為掌書記綱鑑

梁祖宋州碭山縣于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為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為業誠卒蚤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携養寄于同縣人劉崇家昆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譴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為崇追回崇母遮護以免朴責善遂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伯兄昱與王母氏尚依劉家溫既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鎮于汴盛飾輿馬遣人迎母并

崇家王氏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焉能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日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位至列卿為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大夫人仲兄存于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溫致酒于母歡甚語及家事謂母曰朱氏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為節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憚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朱二與汝同入賊軍身必蠻獍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無

鴻書

卷十一

四

世系

取也溫垂涕謝罪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軍功位至方鎮北夢瑣言

宋秀州外醫張浩云少為清德閹官一日過嘉興忽觀丞廳赤光照天疑為回祿亟入視之乃趙縣丞室中適免娠是誕育孝宗也神慶錄

靖康之變金人盡欲得京城宗室或謂宗正寺玉牒可據虜酋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部邵澤民溥時為交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掣一板投火中嘆曰力不能遍存也俄虜使至遂按籍以取之凡宗室獲免者澤民力也而人多不知開禧帝談

有舉孝廉而爲人王者魏武吳大帝也狀元及第而爲人王者夏主李遵項也分州別集

我國家之待宗室稱有三善焉謂自親王至中尉歷八世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謂親王郡王即公侯大臣不敢抗以明有貴也謂王國不得臣吏民有司以明有節也制誠善矣顧宗支日繁不無賢不肖異稟而民田不加廣歲徵不足以給祿加賦則重斂民削之則斂宗怨倘坐視其不給而不爲之所有羣聚要求甘犯法而不顧者有併室而雉經者有易名姓而爲所不可爲者親親之誼安在耶於是乎有議設宗學以興其禮義之

鴻書

卷十一

五

世系

心者有議聽應舉以開其登庸之路者有議有司嚴徵科以足王國之賦者有議有司引繩墨以治庶人之罪者有議弛出城之禁俾得就農末之業者有議寬擅婚之禁俾得免怨曠之嗟者有議報孕以防花生之弊者有議另城以防羣聚之橫者有議勸親王置義田以贍本支之貧者有議籍郡王廢絕田以周同姓之困者有議請名封隸之右轄免爲奸吏所局騙者有議歲表文附之藩司免其資捧之費者有議請以河東鹽課銀濟山西靈丘懷仁二府之不足者有議請以陝西撫按贖罰銀以濟秦韓二府之不足者有議請以河南各項存

留雜派以濟周府之不足者要皆濟急之方善後之計乎第盈庭之言孰爲之王道旁之築安觀其成失今不決竊恐生齒之繁日不同而月異其勢愈重議亦且愈難矣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能無望於當事者財擇而奮然行之以紓天下燃眉之急以固本支百世之傳也哉滴露漫錄

姓名禱

苗裔苗草木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裾之末衣之餘也○二女娥皇女英也妃以盲姪以瑩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路史

鴻書

卷十一

六

世系

陳厥記畧其有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唐禹來東征歿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亂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視厥意嗟嘆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云云明楊慎據此得秦康吳平名姓可謂異代賞音蓋秦康者先述此書于東漢初而吳平者復爲之屬文定辭于東漢之季故云百歲一賢猶爲比肩也其二云禹來東征歿葬其疆未又云覆之以庚

兵絕之也豈袁非越人更始間為亂兵戍于越地因而葬與吳平則自是越人成此書者故云文屬辭定自干邦賢也此書閱世數千年至用脩始發作者姓名書絕馬援其先趙奢為趙將能馭馬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為氏○楊氏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宅楊於蜀楊雄傳

京房字君明好鐘律知音聲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漢書大雨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因名曰洪後以

識文有章付應王又以孫堅背有章付字遂改姓符氏魏孝文雅重門族詔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

鴻書

卷十一

七

世家

所升降眾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耶今不豫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薛氏

童俊卿曰丙本李陵之後自匈奴歸魏見于丙殿賜姓丙武氏出自周平王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宇文出自神農之後以其有嘗草之功自號為候汾氏其後訛為宇文氏竇氏本奴姓也有仍逃出自竇

故少康氏為竇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時人號曰王家故曰王氏太原瑯琊其后也又有出自畢公高之后者魏信陵公之子孫時人以其故王族號曰王家亦為王氏裴出風姓非子之曾孫封非邑鄉故為非邑氏后世去邑從衣此一裴也晉平公封顓帝之孫于裴中號裴君又一裴也代辭編

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屢有戰功自陳耻與安祿同姓賜姓李氏綱目

宋詹士龍字雲卿固始人都統鈞之子元兵破鄂鈞歿士龍甫三歲董忠獻公獲之以見世祖嘆曰此忠臣子

鴻書

卷十一

八

世家

也汝善養之既長知非董晝夜痛哭他日從獵滹沱懇求復姓忠獻戲曰原欲復爾姓乎試為投石水中浮則爾從士龍祝天曰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因以石投中沉而復浮者數四忠獻愕曰天也遂許之文獻通考

元豐五年黃冕仲樸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蕪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為入音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艷陶恐其后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暨字闕下一畫蕪復言字下當從旦此唐避代宗諱流俗遂誤弗改耳代辭編

童禮稽山人始為諸生後棄之走燕仍得入試者甫閱其卷有巨蟒鼓甲而前主試者異之遂實第一衆論以童冒藉首薦政之事急聞世廟問璫者曰何謂冒藉璫者對曰各省士子以順天籍獲舉者之為冒世廟曰普天下都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是年試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世廟因問童卷詰曰此卷何以宜冠多士對曰各卷但言五人之賢惟此卷先發大聖如舜原足治天下而又得五臣所以天下益歸于治深得尊君之意允宜首薦世廟大喜冒禁遂寢耳談

鴻書

卷十一

九

世家

如秦之忌胡后周之忌漆忌黑唐之忌武晉以馬姓而忌牛其姓有逆蹇不利之字或有佳美之姓三五人奏成凶惡之意者不可茲用如宋之用蕭道成而為所篡者道成者與盜成同也唐中宗為韋后所鳩而歿韋者危也遭其危險也憲宗為宦官陳弘志所弑陳者臣也弘志者言其志大也使臣下之志大人主其何為乎餘皆倣此始于秦然晉牛與而馬凶故馬忌牛猪忌羊無角而忌有角音義相似者忌之其說始于南唐原始秘書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為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

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凡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為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雁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為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于今者鮮矣蜀都雜抄

劉氏鴻書卷十一

世家

第十二卷

世系部三

皇統

盤古氏

伏羲

神農

黃帝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東西周

秦始

漢高西

卷十二目錄終

鴻書

卷十二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皇統

盤古氏

盤古氏亦曰渾敦氏渾敦者猶言未昭晰之義即混沌之謂也盤古生於大荒莫知自始能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其後乃有天皇十二君地皇十一君人皇九君是謂五龍紀一姓五君攝提紀凡五十九姓合雜紀三姓連通紀六姓敘命紀四姓是謂循蜚紀

鴻書

卷之十二

世系

二十二氏曰鉅靈氏句疆氏譙明氏涿光氏鈎陳氏黃神氏狃神氏犁靈氏大駝氏鬼驪音計氏奔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雲陽氏巫常氏泰豆氏空桑氏神民氏猗帝氏次民氏因提紀十三氏曰辰放氏治二百五十蜀山氏六魍音傀氏六渾沌氏七東戶氏十七皇單載氏七啓統氏三吉夷氏四几遠氏一豨韋氏四有巢氏治三百二遂人氏十載四世庸成氏八禪通紀十九氏曰栢皇氏二中皇氏四大庭氏五栗陸氏五昆連氏十世軒轅氏三赫胥氏一葛天氏五尊盧氏五祝融氏三世昊英氏九有巢氏七朱襄氏三陰康氏二無懷氏六

伏羲

伏羲帝母華胥生帝於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號大昊帝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由是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別男女之禮制六書作甲曆斷桐為琴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微以通神明之既以合天人之和桓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治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始興結網罟以教佃漁都于陳今河南是以能馴伏鳥獸而為犧牲故稱伏羲又始為庖廚制飲食又稱庖羲氏後有女媧氏栢皇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氏皆襲庖羲之號合六萬一千六百四十年外紀云伏羲在位一百一十年

神農

神農帝母曰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尚羊生帝於姜水故姜姓代共工氏而有天下斲木為耜揉木為耒日中為市嘗百草之酸鹹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都于曲阜今山東兗州是也以其始興農事故稱神農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又曰炎帝後有帝承帝臨魁帝明帝宜帝來帝裏至帝榆罔時神農氏

衰諸侯咸歸軒轅七代共五百二十年帝農在位一百四十年

黃帝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附寶娠二十四月而生帝於壽丘長於姬水有聖德時炎帝衰諸侯欲侵軒轅修德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來賓及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軒轅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擒殺之諸侯咸尊軒

鴻書

卷十二

三

世系

轅為天子帝由是代帝榆罔而有天下立六相見日月星辰之象制星官之書命蒼頡制字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為觀天之器命隸首作算數命伶倫造律呂命大容作咸池之樂作冕旒制上玄下黃十二章之衣裳作器用造舟車作合宮以祀上帝作貨幣制兵器作杵臼為宮室作內經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畫野分九州建都于涿鹿今北京順天府涿洲也以土德王故稱黃帝在位一百二十四年其臣左徹感恩取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帥諸侯羣臣歲時朝祭焉

唐堯

唐堯陶唐氏帝嚳之子伊祈姓也母出陳鄴氏名慶都居伊祈之墟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彩豐下銳上或從母姓伊祈氏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故國號曰唐帝茅茨不剪土階三級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作曆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以火德王天下都于冀今平陽府是也帝即位時有九年之水使絲治之弗績又有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

鴻書

卷十二

四

世系

于郊鳳凰止於庭冀莢生於階作樂曰大章居位七十二年得舜攝政又二十八年甲辰盡癸未共一百年

虞舜

帝舜有虞氏姚姓黃帝之後黃帝有子二十五人帝其支庶也其先出自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有子曰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有子曰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妻曰握登見大虹之祥感而生舜於姚虛故姓姚氏字都君目有兩瞳具大聖之德家本冀州其生母早卒瞽瞍再娶生象乃惑於後妻并少子嘗欲殺舜奪嫡立象舜竭力事親不得於親而號泣於天孝友之至通於神明

嘗耕於歷山耕者讓畔陶於河濱器不苦窳漁於雷澤漁者讓淵作什器於壽丘販鬻於頓丘遷於負夏以事其親而瞽瞍底豫年三十始以孝聞於堯七十載堯因四岳之薦乃以娥皇女英二女妻之而邑於虞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七十二載堯乃命舜代已攝政受終于文祖作塔璣玉衡以齊七政七十四載巡狩四嶽七十六載象典刑誅四凶命禹治水八十一載禹治水告成功肇十有二州封禹于夏

鴻書

卷十二

五

世系

四嶽於呂伯益於秦穆于邠契于商及堯崩舜受堯禪位都于蒲坂今山西蒲州是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有虞氏色尚黃咨四嶽十二牧命九官作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彈五絃琴歌南風詩天下自治形威德於兩階之舞而民自化與臯陶曰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在位三十三年薦禹于天使代已位又一十八年起甲申盡癸酉共五十年

夏禹

大禹夏后氏顓頊之後伯鯀之子姁姓也其先堯封鯀為崇伯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己見流星貫昴又吞

神功意感而生禹於石紐名文命字高密長於西羌西
夷人也初堯使鯀治水無功舜殛死之遂命禹繼鯀治
水禹乃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決九州之川以距
海濬畝澮之水以距川然後九疇攸同四嶽既宅九山
刊旅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初娶塗山氏之女生啓纔四
日即往治水凡八年于外三過家門而不入十三年而
洪水平堯美其績乃賜姓姒氏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
及舜老始使禹代攝行天子事五年命以位曰涿水儼
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
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鴻書

卷十二

六

世系

汝爭能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
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崩禹
除舜喪受禪而有天下以金德王天下都安邑今山西
平陽府安邑縣是也國號夏以建寅爲正朔色尚黑別
五服敘九疇復并九州作大夏之樂自甲戌至甲申在
位十年

商湯

湯先時有娥氏女配高辛世傳謂玄鳥墮卵娥氏吞之
而生契及爲堯司徒教民有功封於商賜子姓契十二
世出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

生湯故名履字天之帝豐下銳生哲而有髯聲揚身長
九尺臂四肘有聖德諸侯不義者湯從而征之將伐桀
先滅韋顧昆吾遂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之山湯
乃即天子之位以水德王天下因契封商故國號商其
正建丑色尚白法三聖式九圍出野祝網以身禱旱因
伐夏惟有懋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作誥曰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天乃錫王身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誥曰

鴻書

卷十二

七

世系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微子
之命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
民以寬除其邪害功加于時德垂後裔詩曰帝命不違
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祇帝
命式于九圍作大濩之樂都于亳今河南歸德是在位
十有三年

周文王

西周文王帝嚳之妃姜源生子稷舜舉爲農官播五穀
有功於民賜姓姬氏封於邠稷生不窟不窟生鞠鞠生
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

踰毀踰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祖類生古公亶父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文王於岐周故後國號曰周今陝西岐山縣是文王生有聖德施仁以治岐布惠以造周嘗被崇虎矣之譜紂忌之囚美里七年作易彖辭閔天之徒以美女白狐大貝請釋之紂因錫之鐵鉞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一日出獵而卜之曰非熊非羆非虎非豹所獲者霸王之輔遂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載後車歸號曰尚父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率叛國以事紂武王曰維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作酒誥教小子有正有

鴻書

卷十二

八

世系

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周公曰文王卑服即康工田功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於遊田以萬邦惟正之供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又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子曰有禦侮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離離在官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

子有造又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享國五十年傳子發

武王

武王文王之子名發因紂無道觀兵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不許猶且遵養時晦及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紂兄微子乃抱其樂器奔周於是乃徧告諸侯陳師牧野紂乃登鹿臺衣寶玉自焚死武王遂代商而為天子以木德王自豐徙都于鎬其正建子色尚青方伐殷時誓于師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

鴻書

卷十二

九

世系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又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一戎衣天下大定乃作洪範反商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問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偃武脩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訪於箕子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

為陳洪範一五行曰水火木金土二五事曰貌言視聽
思三八政一食二貨三祭祀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寇七
賓八師四五紀一歲二月三日四星辰五曆數中五為
皇極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六三德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七
稽疑十五曰雨霖蒙繹克占二曰貞曰晦八庶徵曰雨
暘寒燠風九五福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極曰
凶短折疾憂貧惡弱問大公以黃帝顓頊之道對曰在
丹書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凡事不勤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又
鳴書

鳴書

卷十一

十一

世系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慎
靚王立慎靚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年子朝
奔楚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
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為周桓公自

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及桓公
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是為
東周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
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
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為
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
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儂
嗣慎靚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
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
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遷西周君于愚狐後七歲而
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秦周遂不祀

鴻書

卷十一

十一

世系

秦始皇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為政當是時秦地已并巴
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非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
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帶劍
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
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
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
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

服飲食與終同終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鵠鵠鷹背聲
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用人下得志亦輕舍人我布衣
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
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
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并天下丞相
御史等上尊號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母諡中古有號死
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朕為
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周
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
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

鴻書

卷十一

十二

世系

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寸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
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無以
鎮之請立諸子始皇曰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
哉從廷尉李斯議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
十二重各千石置官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
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
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
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
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
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
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
登之朶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琊留三月作瑯琊
臺立石刻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
瀛州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于是發童男童女數
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
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
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
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于此於是始

鴻書

卷十二

十三

世系

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二十九年
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為盜所驚乃登之朶刻石旋
遂之瑯琊道上黨入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始皇為
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
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
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
人不死之藥盧生使人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
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
略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臣
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

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問今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

鴻書

卷十二

十四

世系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咸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於是立石東

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于

鴻書

卷十二

十五

世系

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於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

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臭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杳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車府令

漢書

十一

世系

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為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弑二世立子嬰降號為王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而秦亡

漢高祖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費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貫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訕呂公因曰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即呂后也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

漢書

卷十二

十七

世系

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

子斬之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有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即隱于芒碭山澤間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起斬至陳自立為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今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庭而纛鼓旗幟皆赤從赤帝子讖故也秦二世二年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正薛沛公往見之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孫心為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先將皆曰項羽為人僥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

鴻書

卷十二

十八

世系

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齧戰犍東大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又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齧降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于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乃解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

鴻書

卷十二

十九

世系

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
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
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
于柳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王漢王深善之於是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
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亡榮弟橫收得數萬
人復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
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
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
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
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璧東睢水
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
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
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
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
軍中以爲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
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
月漢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
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
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

鴻書

卷十二

二十

世系

鴻書

卷十二

二十一

世系

上黨郡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
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
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
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皐項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
漢王乃從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羽
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將軍紀信曰事急矣
臣請誑楚于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
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
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
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曰
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
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
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
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
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
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
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
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皐八月臨河南饗軍小
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

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皐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皐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旣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于是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疾瘳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畱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楚糧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淇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

鴻書

卷十二

二十二

世系

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並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二月漢王卽皇帝位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于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于銅鞮連戰乘勝遂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

鴻書

卷十二

二十三

世系

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囚人
上妙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囚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
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實未徧行今封此何
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稀有吾以羽檄徵
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與珥豈何愛四千
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是月也將軍柴武斬韓王信于參
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
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
過沛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
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

鴻書

卷十一

二十四

世系

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今守四方令兒皆
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
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
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
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
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等諸大臣啖血盟曰
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
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
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

然少慙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
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即
位七年起兵五年共十二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
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
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審
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
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臣
內叛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

鴻書

卷十一

三五

世系

大赦天下葬長陵

第十三卷

世系部

皇統

漢武

晉武

光武

晉元

昭烈

卷十三目錄終

鴻書

卷十三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校正

皇統

漢武帝

孝武皇帝景帝第十子也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遣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王恢韓安國擊之越人殺郢降元光二年幸雍祠五時詔問公卿曰朕

鴻書

卷十三

世系

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帛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憫之乃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等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至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教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所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廣舉孝庶幾

成風紹休聖緒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誦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

鴻書

卷十三

十一

世系

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秋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月也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至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闕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死春起柏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雒上還至洛陽封周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

鴻書

卷十三

十一

世系

趙周下獄死樂通侯繼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
反與匈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
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
之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
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雋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餘善
反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允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
僕出豫章擊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
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
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

鴻書 卷十三 四 世系

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
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
臣服何但亾匿漠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贖焉還祠黃帝
於橋山迺歸甘泉是月也東越殺王餘善降乃詔曰東
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
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翊日親登嵩高御史乘
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令加增太室祠行遂
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封泰山登明堂詔以十月爲
元封元年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

於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
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
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
九莖連葉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
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
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
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
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
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
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

鴻書 卷十三 五 皇統

虞舜於九疑登瀟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
琊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
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
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秋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六年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
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
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
將相及使絕國者大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栢梁臺
災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月起

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
官名協音律遺因將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
幸安定遺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二
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
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
禮石閭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
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
泉郊泰時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
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
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

鴻書

卷十三

六

皇統

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
山瑯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
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
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
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
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遺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
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
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壺弩都尉
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
上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

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瑯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
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四
年春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於交門宮若有
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還行幸建章宮二
年春丞相賀下獄死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
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
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釐下獄要斬妻
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後元元年春正月行
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為
皇太子丁卯帝崩葬茂陵在位五十四年

鴻書

卷十三

七

世孫

漢世祖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世
孫也王莽地皇三年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
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
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二十八矣兄伯升
已會眾起春陵春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
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
自安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
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泚水立劉聖公為天子別與
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

令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諸將皆惶怖欲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疆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時伯升已拔宛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

鴻書

卷十三

八

五

來迎弔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平常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陽復遣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會王子林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馳晨夜兼行至滹沱河無船王霸詭言冰堅可渡至

則水果合遂得渡有白衣老父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因發旁縣得四千人

先擊堂陽貫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况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時更始已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東圍鉅鹿逆戰南蠻斬首數千級進圍邯鄲連戰破之

鴻書

卷十三

九

五

拔其城誅王郎收得吏人與郎交關文書數千章盡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是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隄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先擊銅馬於鄴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大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光武

乃遣鄧禹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捨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幾為虜咄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追戰於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屢拒不行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眾一散難可復合言甚誠切至鄙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

鴻書

卷十三

十

皇統

因復奏請光武於是設壇場鄗南即皇帝位建元建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蕤陽降之三年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眾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己亥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五年耿弇

等降張步於臨淄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年帝自征隗囂九年隗囂病死眾復立囂子純為王十年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吳漢臧宮率舟師大破公孫述於廣都成都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還京十四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反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甲申幸春陵置酒作

鴻書

卷十三

十一

皇統

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少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趾十九年援破交趾斬徵側因擊破九真賊盡降之六月詔以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二十一年遣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匈奴莫鞮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二十五年烏桓來朝南單于貢獻

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作壽陵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貢獻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二祭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六月十二初皇考南頓君為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

鴻書

卷十三

十一

世系

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又為白水真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赫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蜀漢昭烈

先主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販屨為業常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焉平元相常山趙雲來詣瓚備見而奇之雲遂從備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

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乃引兵水陸東下張飛敗走布遂虜備妻子備請降布布亦忿袁術乃召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備因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乃復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布三年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及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而還備復走操操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

鴻書

卷十三

十一

世系

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值雷震失匙箸會操遣備邀袁術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將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遂自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乃奔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鄆二百里迎之五年秋劉備略汝穎之間還至紹軍陰欲離紹紹乃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六年秋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後在荊州數年一日至廁所慨然流涕表怪問故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鞞骨皆消今不復騎髀

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三年操軍至新野劉琮以荊州降琮表子也諸葛亮勸備攻琮以取荊州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遂去過襄陽保江陵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走矣備以手戟指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沔備遂因魯肅以歸孫權與權共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備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

鴻書

卷十三

十四

世孫

以諸葛亮為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為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復以妹妻備十五年冬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容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勸留之權不聽備還公安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及周瑜卒魯肅代瑜肅乃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曹操十六年冬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

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乃遣法正迎備法正至荊州遂勸備取益州龐統亦言於備備曰今日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率步

鴻書

卷十三

十五

世孫

卒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璋與備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十七年冬備在葭萌十八年夏備進據涪城十九年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怨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太和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

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於是遂遣周瑜率水軍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二十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備聞之乃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二十三年夏備屯陽平關魏大將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與備相距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郃屯廣右備又攻之不能克乃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二十四年春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令擂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驚愕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備明日

鴻書

卷十三

十六

世孫

來視雲營視其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月餘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為太子是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荆州魏文帝黃初二年春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夏四月漢中王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初先主忿孫權襲關羽至是遂帥諸軍伐吳竟為陸遜所敗三年夏先主薨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矣遺詔勅後主曰勉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而勿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可也

鴻書

卷十三

十七

世孫

西晉武帝

武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祖懿初從魏武辟為文學掾父昭居相國進爵為王昭卒炎嗣晉上位尋受魏禪即皇帝位都洛陽以金德王今西京河南府是也追尊祖懿為宣帝伯父師為景帝父昭為文帝帝字量弘厚明達好謀能納直言承魏氏刻薄之風欲矯以仁儉有司言御座青絃斷詔以青麻代之初置諫官以傅元皇甫陶為之元上疏乞舉清遠之臣以厚風節退虛鄙之子以懲不恪武帝嘉納其言號泰始十年改咸寧五年太康十年共二十五年

東晉元帝

元帝諱叡字景文司馬懿曾孫琅琊恭王子也初鎮建鄴以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卽帝位既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人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識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乃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劉氏鴻書卷終

鴻書

卷十三

十八

世系

第十四卷

世系部 五

皇統

宋武 劉

齊高 南

梁武

陳武

隋文

隋煬

唐高祖太宗

梁太祖 五代

唐莊宗 五代

晉高祖 五代

漢高祖 五代

周太祖 五代

宋太祖 趙

宋高宗 南

元太祖世祖

卷十四目錄終

鴻書

卷十四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皇統五

劉宋武帝

武帝裕小字寄奴素貧時人莫知唯琅琊王謚知之裕常負刁達社錢三萬被達執不得脫謚代之償故裕德謚後裕伐荻新州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藥傅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

鴻書

卷十四

皇統

奴王者不死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傅金創無不立驗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乃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玄聞義兵起懼謂所親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命尚書王

叔率百官奉迎乘輿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

道規等追之大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益州督護馮遷斬玄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軍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之進至琅琊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晉師至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

鴻書

卷十四

皇統

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叅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遂進攻獲超送建康斬之南燕滅盧循反廣州時裕將鎮下邳

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時鎮南將軍旬無忌與循眾徐道覆戰死孟昶懼欲擁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一旦遷動便自土崩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乃移鎮石城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果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為孫處

所破循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

下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與裕俱興復晉室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為異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往伐之譙縱求救於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朱齡石有武幹以為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循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

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破城縱自縊成都守衛十三年眾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擒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為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殂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

南齊高帝

高帝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為天子故明帝疑之及蒼梧王即位以道成為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乃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戰大破之斬休範賊帥丁文豪軍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

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士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已戮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眾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後蒼梧兇暴且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殺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伐宋建元元年道

鴻書

卷十四

五

五

成卽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弒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皇覽之流也在位三年

梁武帝

武帝蕭衍蘭陵人生有異光狀貌殊特爲兒時能蹈空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等並游號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王與衍密謀及齊明卽位性

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爲帝國號梁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食惟菜羹糲飯又詔宗廟牲牢皆以麩爲之普通五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改元大通梁主再舍身同泰寺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親爲四眾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謚曰昭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萬幾又

鴻書

卷十四

六

六

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橫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崩年八十三謚武梁主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諸經殘奏諸文及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在位四十八年

陳武帝

武帝陳霸先少做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常夢天開

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以重
功除太守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
征東將軍王僧辯督眾軍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
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
進霸先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
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
適送貞陽侯明還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
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襲僧辯僧辯就擒
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
即帝位國號陳在位三年

鴻書

卷十四

七

皇統三

隋文帝

文帝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隋
國公堅沉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常遣
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
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即位堅襲爵隋國
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即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
司馬時天元病喑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受遺輔政堅夜
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
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
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堅默

然久之曰誠如君言堅建隋國大定元年遂篡位降封
周靜帝為介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
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
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既
獲大位殺諸王弒靜帝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十三
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
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
因而築為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
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
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太子仁壽四年寢
疾暴崩廣為之也在位二十四年

鴻書

卷十四

八

皇統三

隋煬帝

煬帝廣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彝
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
材異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
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導濟渠自西
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
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
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凡廣四十五步渠旁皆築
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

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爲荷菱芡十六院競以有臺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青

鴻書

卷十四

九

皇紀三

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艤艫八擢數千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輿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筆牦之用者三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關御道長三千里廣

百步突厥啓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令爲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數日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顛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器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勇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頰賀若

鴻書

卷十四

十

皇紀三

弼皆坐誹謗被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主無日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久而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瞻無可意者乃備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月西巡河右至西川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

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
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陸
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險隘
魚貫而出風雨晦暝饑餒沾濕士卒多凍死後宮妃主
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
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
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
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飽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
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
樹為何市人不能答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

鴻書

卷十四

十一

宮監冬勅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
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
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
役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
聚為羣盜所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
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
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為驍勇
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主復議伐高麗
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多者十
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既久不拔主乃遣造布囊百

主欲積為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
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乃
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蓋知人
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
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阮之感所善文
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
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世充死主誦其佳句曰庭
草無人隨意綠是誰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
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十年復
伐高麗時天下已亂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

鴻書

卷十四

十一

月還西京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
道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
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
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日盡虜納言蘇威侍郎蕭
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
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即赦高麗專
討突厥則眾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又遣間
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解圍去主乃
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
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宇文述曰從

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治迥向洛陽自潼關而入主從之
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曩日平
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
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毘
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
里內爲十六離宮大都從東都西死之制而奇麗過之
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
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爲太原畱守五月
唐公李淵起兵趣長安迎代王卽位遙尊煬帝爲太上
皇唐高祖淵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
下已亂亦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
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
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
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爲之
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
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歸虎
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
閣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死自有法不可加以
鋒刃取鳩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投行達縊殺
之在位十二年

鴻書

卷十四

十三

唐高祖太宗

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北涼王暝之後初隋主以淵爲
太原畱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死世民
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
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地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宮監裴
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寂
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後文靜坐與李
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
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
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
際有真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
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收集可得十萬人尊
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
入關號令天下帝業成矣世民恐淵不從乃說淵曰今
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
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卽可轉禍
而爲福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乎世民徐曰天時
人事如此耳淵曰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
言李氏應當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願大人勿
疑淵歎曰吾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

鴻書

卷十四

十四

化家爲國亦由汝矣裴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至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爲救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即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迎立代王遙尊煬爲太上皇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弑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即皇帝位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

鴻書

卷十四

十五

皇統

仁果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喉所將皆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撼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宋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

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劉弘基諫其深入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於鼠雀谷大破之秦王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欲去以此金相資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

鴻書

卷十四

十六

皇統

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秦王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實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乃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東趣武牢覘建德之營使李世勣等將從騎伏於道傍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執弓矢尉遲敬德執槊相趨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

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卽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論以禍福建德畱屯累月已未建德悉衆至秦王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今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

鴻書

卷十四

十七

十一

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爲太子太子卽位改年貞觀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卿等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於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廢太子承乾立晉王治爲皇太子高祖今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卽位以來不

鴻書

卷十四

十八

十二

善雖多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夫豈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貞觀二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五代梁太祖

朱溫宋州碭山人少孤貧依蕭縣劉崇僖宗乾符二年黃巢反朱溫從之及巢僭號使屯東渭橋次年陷鄧州又二年以巢勢威據華州來降王鐸表為同華節度使賜名全忠又一年以汴宋軍驕難制移鎮宣武黃巢兵攻汴州進至大梁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追擊大破之

鴻書

卷十四

十九

皇統三

全忠請入其城置酒甚恭克用醉語侵之全忠不平連車塞路四圍掩擊克用踰垣突走絕城得免上表乞討全忠前後八上朝廷方務姑息惟事和解全忠遂無所憚光啓三年取曹濮洛孟昭宗元年破蔡州取宿州賜爵東平郡王二年兼宣義節度使四年取徐州九年取兗鄆十年取邢洛十二年取河中晉洛沁遼澤潞等州十三年迎車駕圍鳳翔十四年追梁王十五年弑昭宗十六年取襄陽封魏王加九錫弑太后十七年更名晃奉唐帝為濟陰王即皇帝位二年之後屢為晉師所敗怏怏成疾愛假子友文欲授以國黜次子友珪為萊州

刺史友珪雜控鶴軍斬關夜入刺其腹刃出其背矯紹自立均王友貞起兵討之伏誅立於太梁三年襲晉陽不克四年襲晉陽亦不克九年襲晉德勝亦不克十一年攻晉德勝南城拔之十二年敗績於鄆州梁主不知所為命皇甫麟斬其首梁亡

五代唐莊宗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

鴻書

卷十四

二十

皇統三

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於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莊宗性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戰於胡柳也壁於周匝為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儂

內園裁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羣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醫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

鴻書

卷十四

十一

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獨與彥瓊共弑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於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五代晉高祖

石敬瑭太原汾陽里人其先沙陀種明宗婿也明宗襲位以爲親軍兵馬侍衛使後授河東節度與潞王從珂

素不相能潞王入大梁見其骨立遂令還鎮許以永不除代赴任三年欲移之天平遂舉兵反求拔契丹割盧龍十六州以賂唐盡殺其諸子發兵討之敬瑭以契丹與戰唐師敗績遂入洛陽稱帝每年奉表契丹稱子稱臣元年范延克張從賓反六年安重榮安從進反晉王悒悒成疾殂以少子重睿屬馮道使立之景延廣謂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告哀契丹稱孫而不稱臣元年契丹渡河李守貞分道擊之始退又攻澶州不克遣使分道括率民財二年契丹南下符彥卿破走之三年契丹大舉入寇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

鴻書

卷十四

十一

兵降契丹遂入大梁重貴欲自刎聞待以不死復草降表面縛待罪并其母妻俱執送黃龍府後又遣之給以田使耕而食周顯德中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尚無恙壽三十四而卒晉亡二傳十一年

五代漢高祖

劉知遠太原人其先出沙陀後更名高始仕唐爲兵馬使從石敬瑭與梁人戰敬瑭馬甲爲梁人所斷知遠以已馬易之敬瑭得免由是親愛甚篤及鎮河東委以心腹起兵時以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卽位後進同平章事仍鎮河東及殂詔受顧命重貴寢之由是怨望開運

初年詔擊契丹屯樂平不進聞晉主北去自將東迎至
壽陽不及而還稱帝于晉陽契丹退發太原由晉陽六
月入洛陽改國號漢以弟崇為河東節度使杜重威反
自至澶魏降之以丁未之二月即位至戊申之正月殂
長子承訓為開封尹先一年卒次子周王承祐時年十
八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同受顧命發喪李守貞
趙思綰反以郭威為四面招慰安撫使踰年思綰降守
貞自殺三年契丹入寇留郭威鎮鄴時事皆決於弘肇
董漢主厭為所制與聶文進等謀誅之太后以為不可
不聽俟弘肇等三人入朝伏甲士執而殺之遺之行管指揮

鴻書

卷十四

三

使郭崇詔曹威殺郭威威舉兵反詔慕容彥超禦之屯
七里店承祐自出勞軍既陣彥超兵潰乃獨與三相及
從官數十人宿於寨旦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登門射
其左右遂回馬至趙村追兵至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
漢亡二傳四年

五代周太祖

郭威邢州堯山人少坐事繫獄知遠出之每與謀議及
守河東以為親將招吐谷渾殺白承福皆其謀也至由
晉絳入洛陽與有功焉漢主大漸詔受顧命無備晉樞
密使後趙思綰等反威漸次討平加侍中赴鄴為留守

漢主殺史弘肇等遣使殺之劉銖因盡誅其子弟之在
都者威留養子榮守鄴自將大兵向京師漢主殂請于
李后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贊未至自立於澶州改國號
周弒贊於宋州以郭榮為鎮寧節度使二年慕容彥超
反於兗州討平之三月以榮為開封封晉王四年殂榮
嗣位元年敗北漢兵于高平遂攻晉陽不克而還二年
遣兵伐蜀取秦階成州三年取唐鄂滁揚泰舒蘄等州
四年取壽泗及濠州五年取楚州唐主請去帝號奉正
朔六年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置霸雄州遂攻幽州有
疾乃還立子宗訓為梁王生七年矣是年殂宗訓襲以

鴻書

卷十四

三

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踰年以邊警出師至陳橋自立
而還遷之房州封鄭王至宋太祖十四年卒周亡三傳
九年

宋太祖皇帝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異香經宿
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
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
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屢
立奇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
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

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都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諸將匡義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其扶出廳事黃袍以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太祖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當從我命太后

鴻書

卷十四

十五

皇朝

主上不得驚犯公卿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侯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之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

太后杜氏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上自卽位以來先平荆南獲高繼冲得州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上以湖南旣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上聞卽擢爲刺史使自辟吏再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壘捷如猿猴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於是荆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

鴻書

卷十四

十六

皇朝

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瑁言於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不以爲然至是始懼然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命王全斌劉光義崔彥進王仁贍曹彬等將步騎六千分道伐蜀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

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贈遺中
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
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鹵掠蜀人苦之曹彬屢
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
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於是叩蜀眉雅
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
者全斌慮其應賊誘而殺之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
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
城走是夕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
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

鴻書

卷十四

二十七

皇統三

師雄走死蜀復平全斌等至具伏贖貨殺降之罪以潘
美尹從珂伐南漢南漢主銀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
四十一日從上幸講武池上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泣曰
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
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
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銀開寶七年命曹彬潘美曹翰
等將兵十萬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
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城陷之日李煜一
門不可加害仍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

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
絲繩維南岸疾掉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
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瑛往荆湖造黃黑龍船
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濶
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
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
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
於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柰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
帝帝按劔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

鴻書

卷十四

二十八

皇統三

臥榻之前豈容他人齟齬耶鉉惶恐辭歸煜率臣僚詣
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
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畱兩
月遣還三月至洛陽上欲畱都羣臣咸諫上曰遷河南
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
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每對近臣
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
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南宋高宗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元 金人圍城遣之

出質金人疑非宗室更以蕭王代召之還八月復遣使
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爲民所留詔以爲天下兵馬大
元帥率師入衛至濟州而帝已北去遂卽位於建康元
年金盡陷河北州郡二年盡陷京西州郡三年粘沒喝
陷天長遂奔杭州苗傅劉正彥逼使傳位於子專賴張
浚等討賊乃復位兀朮舉入寇如臨安及陷南京自滁
和入江東復如越州十二月陷臨海遂走明州兀朮遣
精騎追之乃乘樓船入海四年金人襲之於海又走溫
州四月韓世忠邀之江中大敗之金人自是不敢復渡
江矣六年復秦州及熙寧七年復潁昌及金州八年復

鴻書

卷十四

二十九

襄陽六郡九年湖湘平十三年定都臨安遣使來詔
諭江南許歸河陝之地十五年復取之岳飛收復河南
州郡追兀朮至朱仙鎮詔班師十六年吳璘收復陝西
諸州詔班師割唐鄧商秦之地畀金而樞密副使岳飛
十七年金人以袞冕來冊三十六年金主亮大舉南侵
至瓜洲爲下所殺三十七年內禪自稱太上皇又二十
五年殂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
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
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

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元太祖世祖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
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世奉
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勢愈盛生子鐵木
真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嗣立遂攻西夏大掠
而還至是建九斝日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
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磧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
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
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鐵木真死在位二十

鴻書

卷十四

三十

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濶台太宗立太宗與
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
緒知事急自經死遂以金之妃后宗室北去又攻洛陽
取之金以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
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
蒙哥立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
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死於合州忽必烈
北還召寶默許衡至開平卽位還定都於燕命劉秉忠
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謁
元使乃復起兵伐宋敗張世傑於德山兵至崖山宋主

趙昺死之宋遂亡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者此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內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二統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

鴻書

卷十四

三

皇統三

號至元元姓奇渥溫世祖以上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主縱勛弘開國而宋皇御世實屬梗夷未集君統未建國號及世祖始稱大元即帝位其賀表詔云太祖嫡孫先皇母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於是俯順輿情勉登大寶在位三十五年

第十五卷

世系部 六

春秋

齊桓

晉文

戰國

齊

楚

燕

韓

趙

魏

秦

偏霸

西楚霸王項羽

魏曹丕

吳孫權

鴻書

卷十五目錄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後梁蕭詧

卷十五目錄終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世系部 六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春秋

齊桓公

齊桓公名小白姜太公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早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出無知次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

鴻書

卷十五

一

世

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弑襄公而自立為齊君大夫高後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迎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後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襲掩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遂殺子糾於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發

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若將治齊即高後與叔牙是也且君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桓公厚禮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後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車魚鼈之利以贍貧窮禮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鄭鄭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鄭郊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

鴻書

卷十五

二

世

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快一小忿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與魯諸侯聞之皆附齊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敬仲來奔齊桓公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拔山戎至於狐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

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公怒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楚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命昭王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不復王其問諸水濱齊師進次於陘楚使屈完來盟齊師次於召陵公矜屈完以衆屈完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但以衆則楚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君亦安能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二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輅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公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於卓子秦繆公以夫人入公子

夷吾爲晉君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惟齊楚秦晉爲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狄

鴻書

卷十五

四

世

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而桓公不用仲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書忌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戎周是歲晉文公重耳來桓公妻之

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辛巳夜始殮殯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

晉文公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唐叔虞之後獻公子也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以驪姬嬖欲謀立奚齊故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趨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之至狄狄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居狄五年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重耳疑畏不敢入乃迎其

鴻書

卷十五

五

世

弟夷吾是爲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趙衰曰狄非

可倚願徙大國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笑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重耳去過衛衛出於五鹿乞食野人與之塊重耳怒子犯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爲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易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沐而觀其駢脅僂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必得志於諸侯乃饋盤飧置璧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始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鴻書

卷十五

六

世

弭右屬棄鞶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乃送諸秦秦繆公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初惠公負秦約爲秦所獲以太子圉爲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爲懷嬴及子圉亡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納重耳懷嬴奉匱沃盥重耳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晉獻公之喪秦繆公使人吊重耳且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重耳對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

鴻書

卷十五

七

又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乃送重耳反晉及河子犯請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壑於河濟河圍遂如晉殺懷公於高粱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既而公宮果火呂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士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文公以女妻趙衰主原同屏括樓嬰趙姬使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

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嬖子而使其二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與其母隱而歿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周襄王以母弟大叔帶之難出居於鄭狐偃曰莫如勤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宣信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

鴻書

卷十五

八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退一舍而原降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徑餒而弗食遂使趙衰爲原大夫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於是叛楚卽晉楚伐宋圍緡宋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令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由是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谷三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

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所以報也退三舍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惟中軍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獻楚於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城濮之戰祁旃奸命司馬殺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殺之以殉於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會於温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公說復曹伯晉侯使

鴻書

卷十五

九

世

晉侯既而命貨筮使薄其醜不亦魯僖公爲之請紂王於王爲晉侯乃釋衛侯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是與秦圍鄭之武夜繼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馬用亡鄭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

鴻書

卷十五

十

世

戰國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彘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是之居卽墨也毀言曰

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

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

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

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

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

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魏于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

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于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

務盡其情齊國大治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

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

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

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

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

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

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二

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于齊齊因起兵擊魏大

敗之桂陵于是齊強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

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于秦

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于齊齊因起兵使田

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

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工皆因田嬰朝齊王于

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

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

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

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

極于前大廢于後大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

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眾臣

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

九年宣王卒子湣王也立湣王三十六年為東帝秦昭

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東門於是齊去

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

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併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

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

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

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

太史敫女竒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既去莒

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

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以

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

鴻書 卷十五 十一 世

鴻書 卷十五 十一 世

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娶
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
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
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
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
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
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
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勝相齊
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

鴻書

卷十五

主

世

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咄咄遂入秦秦兵卒
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其處之松栢之間
餓而死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
賓客以亡其國歌曰松耶栢耶往建其者客耶疾建用
客之不詳也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于楚後因周衰遂僭
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
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
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
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患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
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
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
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眡
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
王行曰柰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
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
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
盟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項襄王而告于秦曰國

鴻書

卷十五

主

世

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于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蕘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郡

燕

鴻書

卷十五

十五

世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二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平心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戰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

鴻書

卷十五

十六

世

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鄒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韓

韓先與周同姓其苗裔事晉封于韓原曰韓武子世爲
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
至宣王謂繆畱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
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
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
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
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
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
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

鴻書

卷十五

七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
購于秦楚王聞之大怒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
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
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
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弊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
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
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心大怒以厚怨韓韓之
南夷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
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深善之如其策韓王聞之大悅乃

止公仲之行公仲口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

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
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
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
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
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
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策說
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歲
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
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王
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鴻書

卷十五

六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
夫傳至趙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
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
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
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
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
子之子長曰伯魯勿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
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

不能舉其辭求其間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其間出諸神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口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

鴻書

卷十五

五

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皇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寗產龜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

鴻書

卷十五

五

澤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傅子籍是為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六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既寵立為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蕃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通

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
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
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
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
括坑降卒四十萬圍邯鄲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
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毅諒曰趙豹平
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
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嫌於口未
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
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敵邑之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
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
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
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
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
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
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
所以攻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
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
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

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于畢其苗裔
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
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
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
請於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墮者段干子也
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墮欲墮者制地魏氏地
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
火不滅王曰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
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
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
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
郡縣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
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
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
地大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

天步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齊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維也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獻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流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

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歿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偏霸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籍少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擊殺會稽守殷通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嬰乃以兵屬梁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

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豈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于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自號武信君救齊東阿大破秦軍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蓋輕秦有驕色秦乃悉起兵益章邯夜啣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歿章邯乃渡河北擊趙楚懷王召宋義計事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

鴻書

卷十五

五

世

義曰不然擊輕撓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使桓楚報命于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命羽乃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

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于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兵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至栗谷關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于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項王因留沛公飲項莊拔劍起舞項伯常以身翼蔽沛公得不擊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乃令張良留謝謹奉白璧一雙再拜獻

鴻書

卷十五

五

世

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夫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為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于是韓生說羽都關中羽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烹韓生乃陽尊懷王為義帝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已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徇韓乃

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于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侯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乃與漢十騎遁去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

鴻書

卷十五

三

與陳平金以間楚君臣范增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于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成皐項王已破走彭城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上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

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漢果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

鴻書

卷十五

六

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之和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經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

鴻書

卷十五

三九

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無愧

于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剄亡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揚喜呂馬童即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皆封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于穀城為發哀泣之而去

魏曹丕

鴻書

卷十五

三九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在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丕同母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修等與植善又為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怨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諸兄弟並遣就國卞太后親告丕曰女既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阿東阿植也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貶爵安鄉侯又改鄆城侯其餘侯王皆寄空名老兵百餘人為之守備皆願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衮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

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袁聞大驚曰修
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
負累也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
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侷
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王陋同匹夫雖懲七
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俗勢同庖
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
六代興亡曹回論之詳矣余謂曹公屠鄴不即入熙室
而奪其妻使曹公有今年破賊為阿奴之嫌卞太后往
問不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歾固應
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
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司馬懿之奸亦難久
有魏也而况司馬父子兄弟終日睨其側哉

吳孫權

權父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荊州初平三年劉
表遣黃祖射殺之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
堅歾策嗣遂霸江東策歾權代之建安七年秋曹操下
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
十三年權西擊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

操遣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旆南指劉琮束手今治
水軍八十萬眾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
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合力破操於赤壁
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
陵改秣陵為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
孫權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
孫權江西營權率眾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
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
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
足下不歾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乃引兵還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
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
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
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
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不黃初元年孫權遣
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
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
為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
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君與貞盟不亦辱
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

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王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魏王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畧也魏王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王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明帝泰和三年吳王卽皇帝位太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禾三年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年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魏主獻卒太子芳立十三年吳主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榮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乃以歡爲晉

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時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歐允曰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誣罔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白封歡爲勃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僞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歿後軍期又當歿配國人又當歿奈何衆曰唯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願奉歡歡曰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歿軍令生歿任吾則可衆皆頓顙曰歿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兆永熙元年進拔鄴城爾朱兆

責歡背已歡曰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仇耳
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
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乃合戰兆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
廢節閔而立修修即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帥師
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爾朱兆既至秀容分
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
當宴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攻破
之兆自縊歿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
入洛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
為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太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平五年歡卒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
修禮軍後隨爾朱榮遷晉陽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
海王顥既而從岳入關高歡既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
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求復命乃還謂岳
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
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
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涼表泰為夏
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

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為憂莫陳悅貪而無信宜
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果為悅所害眾
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眾而令赫連達馳至
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志在討悅而未
有朝旨大衆未集因與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帝
詔泰為大都督統賀拔岳軍討悅泰遂引兵上隴追悅
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逼京
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
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會元斌之斛斯椿
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都長安魏帝閨門無

鴻書

卷十五

三

世

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泰使人殺
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乃立南
陽王寶炬是為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
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
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
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降梁十六年而高洋篡
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為橋濟
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
高歡不歿矣乃還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
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為泰所

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世子
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
凡所施設皆倣古爲之

後梁蕭譽

蕭譽昭明太子長子昭明卒當爲太孫武帝不立以爲
州刺史封岳陽王因湘東攻之急求棟于魏請爲附庸
魏封爲梁王梁武殂命之襲位譽固辭越三年引魏兵
伐江陵克之乃徙譽江陵使之稱帝地僅三百里以兵
守之八年傳子歸益以基平都三州三十二年傳子琮
踰年朝隋隋廢之爲莒公

卷十五

三

四

第十六卷

世系部 七

僭偽

漢劉淵

後趙石勒

前燕慕容廆

後燕慕容垂

秦苻堅

後秦姚弋仲

成李持

魏李密

後蜀孟知祥孟昶

吳越王錢鏐

卷十六目錄終

鴻書

卷十六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七

僭偽

漢劉淵

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中平中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厨臬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父也魏武

鴻書

卷十六

世系部

分其眾為五部居汾晉間咸寧五年以淵為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五經傳文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於眾猿臂善射為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武帝詔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才當今無比若假之威權平吳後恐不復北渡矣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

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會豹卒淵代之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

鴻書

卷十六

十一

世系部

今二鑣跋扈眾餘十萬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拒之而拯仇敵乎淵曰善帝王豈有常哉今見眾十餘萬推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雖然漢有天下恩結人心是以昭烈崎嶇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絕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為壇於南郊即漢王位追尊後主禪為

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版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即皇帝位遷都平陽國號漢四年淵死子和立

後趙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者胡雛將來必為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饑亂刺史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賣在平人為奴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桃豹逯明等為羣盜卒歸劉淵淵死聰授勒征東大將

鴻書

卷十六

三

世系

軍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為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攻襄陽陷江西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充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踰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琨蓋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還節本朝吾自移難為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即於葛陂繕室宇造舟欲攻建

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疫死者大半張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錙重運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聳計是也擢為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有眾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問計張賓曰聞水船盡

鴻書

卷十六

四

世系

在潰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千人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水可擒也勒從之遂長驅至鄴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善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碑等部眾五萬餘人討勒張賓孔萇又曰就六眷大眾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眾之悍末杯尤最可勿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侯賊列守未定出其不

意直衝未極必震惶計不及設未極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未極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未極衆遂奔散就六眷遣質求和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募兵戒期將襲王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幽州饑餓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宜應機電發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戕與琨送質請和

鴻書

卷十六

五

西系

琨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然於是輕騎襲幽州封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設伏自輕騎與澹戰僞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脩好充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

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疑害之阮其衆三萬人又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之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就上邽執太子熙以下皆殺之進尅集木且羗於河西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卽皇帝位晉荊州陶侃使使來聘勒以咸和七年死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前燕慕容廆

鬼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寇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戴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

鴻書

卷十六

六

東系

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琊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琊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擊廆廆遣就攻尅之乘勝拔其國城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

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虜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於汲城遣使獻捷於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儁遂稱帝於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於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眾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斃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於是高墻深塹以守之龕樵採路絕乃降恪至是徙都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即引還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暉立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暉為符堅所滅

後燕慕容垂

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慕容儁即位以垂為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於符堅堅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

鴻書

卷十六

七

世系

侯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乃以兵屬堅堅至澗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眾三千送垂時堅子不在鄴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騎三千為垂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令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誅氏兵眾至三萬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於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即位改元立寶為太子以慕容德為侍中鄴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死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

鴻書

卷十六

八

世系

書蘭汗誘而弑之

秦符堅

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符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為其羽翼洛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嗣位殘虐無度遂弑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以符融為征南將軍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

鴻書

卷十六

九

世宗

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吾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堅作色曰汝復如此乎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恐有風塵之變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沙門道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及太子宏俱苦諫之堅弗聽於時獨慕容垂以為可伐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涼州之兵達於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眾至於彭城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等率眾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刺史謝玄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軍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夜襲梁成壘斬成等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望其部陣整齊將士精銳又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勅敵也憊然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臂而觀之不

鴻書

卷十六

十

世宗

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畧陣馬倒被殺遂大敗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軍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魯并求拜墓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眾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為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

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雌
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
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責冲曰爾輩
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耳卽率
衆登城入據長安堅走爲姚萇所執縊於新平佛寺時
年四十八

後秦姚弋仲

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禹封舜
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當七
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

鴻書

卷十六

十一

世系

出塞北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
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赤亭那玄孫柯廻
爲魏征西將軍助魏將紇姜維於沓水以功假綏戎校
尉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而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
唯以收恤爲務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
襁負隨之者數十萬人自稱雍州刺史護羌校尉扶風
公劉曜平陳安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侯邑於隴
上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擁兵十萬功高一
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
德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

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豫州刺史祖
約奔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
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
善之後竟誅約勒死虎遂執權思弋仲之言乃徙秦雍
豪傑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清河之灑頭拜奮武
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虎旣廢弘自立弋仲稱
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
反奪之乎虎永興元年遷使持節十部六夷大都督冠
軍大將軍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虎甚重之朝之
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以下皆憚而推下之武臣左尉虎

鴻書

卷十六

十二

世系

寵姬之弟也曾入弋仲管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
爾爲禁衛逼脅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
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請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
也虎末年謫戍梁犢反敗李農於榮陽遂東掠陳留諸
郡虎大懼馳使召之弋仲率其衆輕騎至鄴乃求見虎
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以已所食食之弋仲怒不食
曰召我擊賊當面授方畧豈來覓食耶且吾不知主上
存亡若一見我雖死無恨左右言之虎引見弋仲讓之
曰兒死愁耶乃至於疾小兒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
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相聚反耳且汝病久

所立兒小若不瘥天下必亂當先憂此不煩憂賊也獲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也恙為汝效死前鋒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以征西功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據濡頭擁眾數萬不附于閔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灑頭弋仲率眾攻閔次於混橋陰有據關右之志遣其子襄帥眾五萬擊蒲洪洪逆擊破之及石祗稱尊號於襄國以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祗危急乃遣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弋仲弋仲遣子襄帥騎二萬八

鴻書

卷十六

十三

世宗

千救祗戒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為復仇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須復見我也自是弋仲遣使與燕連和告於慕容儁儁遣禦難將軍悅綰將兵三萬會襄襄擊閔於長蘆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弋仲咸勸殺之弋仲曰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之以為參軍其寬恕如此石祗為劉顯所殺弋仲復與燕連和常謂諸子曰我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我厚故欲討其賊臣以

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後汝便歸晉家當竭力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晉永和七年拜弋仲為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春卒年七十三弋仲薨後柩為符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及長僭位追謚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寘園邑五百家

成李特

特字玄休略陽臨渭人也祖世本邑西宕渠賈氏即廩君之苗裔昔邑郡南部蠻本行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

鴻書

卷十七

十四

世宗

山迭相爭焉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相與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廩君而巴氏子務相劍獨懸焉眾皆歎服又以上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以為廩君唯務相船獨浮因共立之遂稱廩君廩君死魂魄化而為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為祠其後種類繁盛秦併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賈因謂之賈民焉漢高祖為漢王募賈民平定三秦既而不願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漆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好鬼巫又善歌舞高祖愛其

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鬼道教百姓實民敬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李氏自巴西之宕渠遷入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其後繁昌分爲數十姓魏武尅漢中特祖父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魏魏武嘉之拜虎等爲將軍遷於略陽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有五子輔特庠流驥皆驍銳有武幹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晉惠帝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年大饑百姓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民將入巴蜀道路有疾病困厄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既至劍閣箕踞大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同移者閩或趙肅何巨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民既至漢中上書以郡土連年軍荒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受流民貨賂反爲表白流民十餘萬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開關放入漢中布散梁州及三蜀界不可禁永康元年冬十一月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廞據成都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賑施流民以收衆心見

鴻書

卷十六

十五

世錄

特兄弟材武與巴同郡黨類皆巴西人卒多勇壯厚卹遇之以爲爪牙特等憑持廞勢聚衆專爲劫盜蜀民患之益州刺史耿騰數密表流民剛剽客主不能相制倉廩空虛無以應敵萬一告急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特遂劫而殺之并殺傳詔者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署置僚屬改易守令永寧元年春正月庠與兄弟流驥帥妹婿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符成隗伯董勝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以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且饒勇得衆心素曉軍法不用

鴻書

卷十六

十六

世錄

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部下朱竺所殺特人成都縱兵掠殺遺詣洛陽陳厥罪過願往征之惠帝詔拜羅尚辛冉等率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王敦辛冉說尚曰特等流民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不然後必爲患尚不從初勅下雍州凡流民入漢川者皆令所在召還特兄弟累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許之流民皆感特兄弟特之多相率歸特乃大結營於綿州以處流民旬月之間衆至數萬於是六郡流民推特爲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合上邽令任斌始昌令閻或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

鴻書

卷十六

十七

世系

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爲將軍以相統鎮特乃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時羅尚貪殘日甚爲百姓患而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爲之謠曰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尚頗爲特所敗而南夷校尉李毅所遣使兵亦數挫敗特勢轉盛於是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杜俊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兵應特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戍降毅而辭意不遜毅誘而

殺之建初元年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人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稱帝改元國號曰成尚據太城自守流進屯江西之檢上尚懼遣使求和蜀民危懼並結村塢送款於特特遣使安撫之乃以軍中穀少遣六郡流民分口入城且於諸塢就食壯勇督領村塢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塢就食驕怠無備殆天亡特之秋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使叡夜縋出城宣告諸村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時討特手書隱語曰在彼揚水叡先僞請特降

鴻書

卷十六

十八

世系

究觀虛實特問城中人情何如叡曰糧儲已欲盡但餘貨帛耳因求出省家特與啓信叡還報尚尚如期出軍討特諸塢亦許一時赴會二月朝廷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率水軍三萬救尚岱以阜爲前鋒進次德陽特遣蕩督蜀郡太守李璜助德陽太守騫碩拒阜阜等軍勢甚盛諸塢皆有二心尚遣大衆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衆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至於官桑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其屍傳首洛陽特在位一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景王

及稱尊號追謚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魏李密

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也密隨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鞮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

鴻書

卷十六

十九

世系

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從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至我何以共完乎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賊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

遠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泣下太守趙佗捕之道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

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榮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於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緣是人爲用密復說讓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與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纒屬至數十萬又逆隋越王侗軍劉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

鴻書

卷十六

二十

世系

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淮揚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歸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於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禮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臯拒東

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
温大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
黎塗炭布衣戎率鋤稜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
京洛强弩圍城膺膺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
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
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
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
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

鴻書

卷十六

三十一

主

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
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
原鞠為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
未而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
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
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
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密引渡洛抗世
充大小六十餘戰皆捷獨世充得脫又執東都留守韋
津而還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
帝於洛陽先是密既殺翟讓心亦頗驕兼之府庫財竭

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
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蹂狼
扈賈潤甫諫曰人為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國
國本而廩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
與成功乎不聽武德元年密既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
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皆
請決戰密惑於眾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
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
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
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

鴻書

卷十六

三十一

主

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
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耻之
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為光祿不意身
自為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
報效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籍國
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
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掠其眾直趣南
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
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
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即前眾踰

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為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偽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

鴻書

卷十六

二十一

世宗

唐

後蜀孟知祥孟昶

知祥邢州人唐明宗堦初仕莊宗為教練使郭崇韜之代蜀以知祥薦故蜀平用以為節度時董璋鎮東川各有據蜀之志知祥增置營兵至七萬人以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約璋上表拒命遣石敬瑭討之不克遂以兵陷黔州又陷遂州及忠萬夔州明宗不得已赦其罪遣使諭兩川將吏還鎮知祥約璋上表謝罪璋不從引兵襲西川知祥擊敗之殺璋併其地請自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踰年唐封為蜀王明宗殂遂僭號時已得

疾踰年增劇立子仁贊為太子死以位授之尋更名昶至漢隱帝時以僧童王昭遠知樞密院專周世宗二年謀取秦鳳遣王景伐蜀敗其將趙季札併階成州取之昶因遣使如唐及北漢欲合從以制周不果復致書通好周主不答宋興以臘書約北漢侵宋時宋主久欲伐蜀得書曰師興有名矣遣王全斌等往討蜀以王昭遠趙崇韜韓保正禦之戰於三泉保正被獲昭遠崇韜遁還進至成都昶面縛詣軍前執以歸賜爵秦國公

吳越王錢鏐

鴻書

卷十六

二十二

世宗

鏐臨安人曹師雄寇兩浙都將董昌討之以鏐兵馬使說昌叛高駉據杭州時劉漢宏據越州鏐破之昌表鏐為杭州刺史昭宗五年拜武勝防禦六年進鎮海節度使八年董昌僭號委鏐討之九年克越州誅董昌領兩浙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十一年取蘇州十六年進越王二十年更吳王吳興以為吳越王後加諸道兵馬元帥唐興上表求玉冊金印許之明宗四年以兵討之勒致仕五年復其爵七年卒次子元瓘代唐命仍其父爵元瓘慎選舉薄稅歛以兄元瑑不立事之甚恭元瑑曰先王擇賢而立君吾知恭順而已友愛彌篤晉興五年加尚書令六年卒傳子弘佐六年取福州是年卒以位授

弟弘侖立二年為統軍使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弘俶
俶遷侖於衣錦軍保護獨至周世宗加天下兵馬都元
帥助討南唐頗著勞績宋興先諸鎮賀即位及征江南
加東面行營招討使拔唐常州宋以其有功召之入朝
尋遣還太宗興國二年復入朝聞陳洪進納土上表乞
解兵柄求還不許乃籍其地以獻封淮海國王又進鄧
王是年卒

卷十六
三五
世系部

第十七卷

世系部

諸王

梁孝王武

中山王勝

女主

漢呂太后

唐武太后

附

班婕妤

班姬

韋庶人

楊貴妃

夷狄

鴻書

卷十七目錄

金

遼

西夏州

卷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十七

明 宣城劉仙遊 纂

太史湯賓尹 撰

諸王部

梁孝王武

孝文二年立武為代王後用賈誼策徙王梁景帝初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二年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

鴻書

卷十七

諸王

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掠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得賜天子旌旗出稱警人言蹕擬於天子招致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

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藉出入天子

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

梁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

王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

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

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

於道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

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

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使鄒陽入長

安見后兄王信說天子無竟梁事帝怒稍解特太后以

鴻書

卷十七

諸王

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又患之會田叔等治梁事來還至霸昌乃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在幸臣羊勝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矣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闕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

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宮入關然帝益疎玉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執薨太后聞孝王歿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一餐孝王未歿時財以鉅萬計及歿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中山王勝

鴻書

卷十七

王

諸王

勝景帝子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多冤鼂錯之策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數奏暴其過惡而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磐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寃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壘欬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口幻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

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曠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宵見蟲蟲然雲蒸列布杳冥盡昏塵埃覆昧泰山不見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讒言之徒蓬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間臣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北干所以橫分也乃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息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

鴻書

卷十七

四

諸王

女主

漢呂太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是為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方高祖為漢王立惠帝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隱王如

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嘗欲廢之而立如意曰如意類我賴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策故太子得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今春戚夫人春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

鴻書

卷十七

五

諸王

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

劉氏鴻書 卷一七

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元年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爲王初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立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永巷托言病甚遂以幽歿而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王劉

鴻書

卷十七

不

諸王

澤爲瑯琊王澤妻呂嬃女也八年皇太后崩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祿產顯兵秉政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詐瑯琊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

三四九

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祿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嬃嬃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他人守也八月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聞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即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鴻書

卷十七

七

諸五

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鄴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皆左祖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率十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

從官莫敢鬪遂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其軍復告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呂卬呂須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唐武太后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護女美召入以為才人時年方十四毋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立也及見賜號武嬪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太宗

鴻書

卷十七

八

諸五

崩高宗即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為尼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宗憐之王后廉知之即引內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於帝故得立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不欲為后下矣王后性簡充又不能曲事上下武氏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為必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及發衾視兒歿矣即佯驚問左右皆曰后來武氏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

兒行。蕭妃諛媚。今又爾邪。武氏遂誣后與母厭蠱事。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歿。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為后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囚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淚。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乞署此為回心。

鴻書

卷十七

九

九

院帝曰。朕即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醜甕中。曰。令二嫗更醉數日。死。誅其尸。王后初奉詔。再拜泣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姊獨罵武氏狐媚。翻覆我後。為猫當使武氏為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為厲。惡之。乃徙蓬萊宮。行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寓深阻。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披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無忌。憚帝亦懦。莫能鉗勒。稍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帝怒。召上官儀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在。

帝羞縮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佛旨不閱。歲相繼屠覆。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來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為北門學士。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為太子。已又酖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為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為中宗。高宗崩。中宗即位。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而授乳媪子五

鴻書

卷十七

十

十

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為神都。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是諸武擅權。誅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贓貶客。揚州失職。快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為詞。傳檄州縣。其略曰。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克大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

帝之私陰圖後庭之變踐元后於葦翟陷吾君於飛瀝
殺姊屠兄弑君鳩毋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也
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
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或對曰駱賓王
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木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
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破之斬敬業而夷其黨
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以呂氏事諫諍不可后
曰呂氏之玉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
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
復固爭后愈怒炎乃謀乘太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
使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及敬業兵興炎曰
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當
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及納
言劉齊賢諫曰炎社稷臣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
其不反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
遂斬炎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爲炎申理
太后又遣裴紹業卽軍中斬之他日后召群臣廷敷之
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
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群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

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遽乎
且受遺老臣仇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
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朕能
戮之公等才能過彼則早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自悔
也垂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已又自以
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
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請行在雖農夫樵
人皆得名見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
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
更皆不得呵詰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
有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耀爲遊擊將軍令案制獄
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
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
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
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
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歾豬愁求破家反是實
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驪翅或以物
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甕其
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
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繫

其首而加枷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往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祝髮爲浮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歿于家或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異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又殺彭州長史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民憐之遠近奔赴兢解衣投○曰願爲長史求冥福有

鴻書

卷十七

幸

望

司平準其值直十餘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墨改詔書爲制書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矣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謀反徵請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頊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

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

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酷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長壽元年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謂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試御史益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

鴻書

卷十七

南

望

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檢劾其誹謗朝政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生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陰捕族誅故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又以

爲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執繼繼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說二人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言之太后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所治療王至神都皇嗣且固請遜位于王乃復立廬陵王哲爲太子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爲

鴻書

卷十七

五

諸王

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可名仁傑薨太后哭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曰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

罪太后以崔玄暉爲天官侍郎玄暉性介直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暉同平章事每宴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謔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後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后復詔昌宗即禁中論者引李嶠張說宋之問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

鴻書

卷十七

末

諸王

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貼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是年張柬之同平章事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密謀誅二張矣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天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

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
言乎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
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
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
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遣
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
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
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
復社稷願殿下整至玄武門以副蒼蒼太子曰凶豎當夷
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

鴻書

卷十七

七

諸王

狗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
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
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
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
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
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
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
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暉曰
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暉對曰此乃所以
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中宗即

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是時后崩年八十一
吉頊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
死狀聞既三日猶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間言俊臣
狀入不出人以為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頊
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斬
俊臣突厥陷趙定授頊檢校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頊力
辭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温彬茂
死封一笥書諉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
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
之頊善張易之性又彊敏故后以為腹心頊因勸易之

鴻書

卷十七

太

諸王

請迎立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
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聽眾
莫能制朕時侍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
鐵槌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槌槌其首又不服則
以匕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耶

班婕妤

婕妤成帝初即位選入後宮時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
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
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
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

古者樊姬今有班婕妤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 興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潛告許皇后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喜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鴻書

卷十七

十九

班姬

班姬

附

姬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男能自謀矣吾不

鴻書

卷十七

二十

班姬

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間有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墼明其習勞王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日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夫婦第二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敬慎第三鄙諺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

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夫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故女
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
之夫不可不求其心也曲從第六夫物有以恩自離者
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
自破者也然則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
猶宜順命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
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
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知
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馬融善
之令妻子習焉昭婿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

鴻書

卷十七

幸

諸王

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
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
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韋庶人

附

中宗嗣聖立韋氏為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甚
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福無
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及再即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
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
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朝邑尉劉幽求亦曰
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二人

俱不聽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
容為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
得幸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
戲中宗從旁為之典籌其無耻如此遂因韋氏潛入宮
內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遂已召還起毬場苑
中令文武三品分朋為都中宗韋氏臨朝而戲武崇訓
以帝婚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湯以利其澤所為
如此時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諸武束之等既不知中
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狡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
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

鴻書

卷十七

幸

諸王

威耳今如此復柰何於是反畏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
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
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矣是又不知湜之為何如人也
先是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參軍坐賊亡
入東都謁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之
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歿而滅族也後乃大
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
相之權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為泰山
之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
自安之策即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矣

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書策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爲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

鴻書

卷十七

三

諸王

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而廣州都督周仁軌卽斬月將以媚三思矣三思旣殺五王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善何者謂惡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此海內所共知柰何

以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參軍燕欽融上書皇后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中宗召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然宗楚客卽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以此快快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珣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恐事泄并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少子温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

鴻書

卷十七

三

諸王

宜革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啓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隆基遂勒兵玄武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首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卽皇帝位

楊貴妃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為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內禁中賜號太真更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王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浸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焰無比每十日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銛秦國早歿韓虢與國忠貴最

鴻書

卷十七

五

諸臣

久而虢國素與國忠亂明為人知不耻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歿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句我歿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

夷狄

金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

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為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蘓館者女真是也其後烏古廼卒子劼里鉢嗣及劼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辨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劼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刺淑歿弟盈哥嗣盈哥歿兄子烏雅束嗣烏雅束歿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吊而乃以為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發諸軍自為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遂

鴻書

卷十七

五

諸臣

率諸部兵會于來流水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為言阿骨打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金收元收國九月金主收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渡

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乃曰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今天祚親至非人人歾戰其能當也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

鴻書

卷十七

七

諸王

東六十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殞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幹離不脇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輿等由鄭州去金主歿兄孫亶立亶即位委政於粘沒喝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為人慄急猜忌殘忍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主亮殺亶自立徙都燕既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為其下所殺金主乃下令散南征之眾以高忠建為報諭宋國使告即位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

辨識誤以為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為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歿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為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璟卒衛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蒙古主問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

鴻書

卷十七

七

諸王

此等庸懦亦為之邪即乘馬去六年秋胡沙虎弒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為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積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

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王怒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畧述律后言於契丹王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之契丹王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府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懇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王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王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

鴻書

卷十七

无

諸王

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瑭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丹王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敬瑭卽皇帝位割幽冀瀛涿朔蔚等十六州以爲契丹仍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王又滅晉永康王元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軌殺元欲而自立述律后又討殺述軌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服南侵至郭威篡漢繼馬嗣王榮自滄州治水

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城降周王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以周王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冀反爲契丹將耶律休哥等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收績楊業歿之太宗以業旣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爲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王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

鴻書

卷十七

三

諸王

宋瀛州部署劉廷讓戰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出敵乃伏步卒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爲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王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賴寇準請真宗幸澶州親征乃許講和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吊之使置國信司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欲乘釁取瓦橋關

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
興師伐夏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報聘乃復
通好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
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
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諷曰以數里地而輕絕
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
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
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
詔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
端云

鴻書

卷十七

三

諸

西夏州

夏本勃勃建都地遂以名州唐隸之朔方德宗時割銀
綏二州更置節度至僖宗有拓跋思恭者党項羌也為
宥州刺史因進據之時黃巢陷長安車駕幸蜀鄭畋傳
檄諸道合兵討賊思恭糾夷夏討賊進屯武功僖宗還
都賜姓李氏歿傳弟思諫唐末為楊崇本所攻告急于
梁全忠遣劉知俊據之遂附於梁歿傳弟彛昌於朱温
之四年為亂軍所殺其叔仁福傳於彛殷彛與宋太祖
乾德四年封夏王歿傳至繼捧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
其弟繼遷亡去繼遷托言出塞乳母糾合戎人據夏州

之地斤澤遣田仁朗討之部署已定被詔徵還繼遷遂
得去後又遣繼捧往招之不從降契丹踰年詭言請
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至真宗欲撫之
以德并以夏綏宥靜與之保吉得地益驕四年陷清遠
軍五年陷靈州六年陷西涼為潘羅支所敗中流矢歿
子德明來告哀鎮戎軍曹瑋請乘其國危子弱討而擒
之不報越三年奉誓表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封西
平王仁宗六年遣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然終其
身不復擾邊及元昊嗣位其臣宋輒戒之曰宋恩不可
忘也元昊曰英雄自當霸王耳及德明歿元昊代二年

鴻書

卷十七

三

諸

反攻環慶四年攻唃廝囉破其青唐宗哥諸城五年侵
回鶻瓜沙肅州悉有武威張掖酒泉燉煌諸郡靈鹽會
勝甘涼諸州洪定威龍諸堡地方萬里分境內爲三十
三州河南州九曰靈洪宥銀夏石塩南威會河西州九
曰興定懷永涼甘肅沙熙秦瓜河外州四曰西寧樂廓
積石依賀蘭山爲固置十二監軍六年稱帝于夏州八
年改廷州殺總管劉平執石元孫以歸九年攻渭州任
福王珪等歿之八月取豐州九年攻鎮戎軍殺總管葛
懷敏十年上書請和更名曩霄稱子而不稱臣詔許之
歲賜絹十萬疋茶三萬斤後銀綺絹茶益至二十五萬

五千踰年契丹項諸部附之契丹因伐夏爲元昊所敗遂與之平與宋并冊之爲夏國王十四年納其子寧令哥之婦爲令哥所刺中傷而死其將訛麗殺令哥立諒祚諒祚方期歲三大將分治國事時議欲以節鉞加其三大將使分其國程琳不可而止言者謂其失機會云後二年三年皆爲契丹所伐獲諒之母于賀蘭以歸十六年攻環慶爲宋將所敗十七年宋人取綏州因誘殺其知軍楊定是年死子秉常來告哀仍以夏國王冊之二年攻秦州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爲綏州不得四年復攻環慶五年宋人城其囉兀乃攻撫寧以報之十

鴻書

卷十七

事

諸王

二年宋命李憲會五路之師取吳州先復蘭州及米脂城清遠軍至靈州不克而還十三年宋城永樂尋攻陷之十四年攻宋蘭州求平不得十五年復攻蘭州十六年宋冊其子乾順爲王四年歸永樂之俘宋以米脂四砦畀之八年攻鄜延九年宋城平夏築城于要害處凡五十餘所十年攻平夏大敗於宋至是始不振矣十五年攻涇原又攻鄜延十六年與宋平二十四年宋敗之古骨龍又攻其臧底河夏遂大掠蕭關二十五年宋屠其多泉城夏亦屠其靖夏城二十七年敗宋兵於統安城殺其將劉法三十二年與金通三十三年稱藩于

金金割下寨以吐陰山以南地與之三十五年取宋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又取宋西安州及懷德軍高宗時乘宋衰用敵國禮至四十四年乾順死子仁孝立軍政益衰國內多亂有任得敬者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篡立誣殺近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不得已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麗嶺地與之使自爲國且上表于金主爲之求封金主以問宰相皆以爲事繫本國我何與焉金主曰彼逼賊臣非本意也遂不許尋爲仁孝所殺立學校於國設小學於禁中據國五十五年自是益衰死子純佑代十二年其族弟

鴻書

卷十七

事

諸王

李安全廢之而自立初年卽爲蒙古所攻三年蒙古入靈州安全請降獻女爲好怨金不救侵其葭州兵敗乃還又二年死族子遵頊立三年取金涇州九年約宋攻金十年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十一年取定西西寧十年八年蒙古復攻夏遵頊傳其子德旺自號上皇三年蒙古取甘肅西涼十一月取靈州四年復來攻城邑多降德旺憂悸而死弟子覲嗣又一年蒙古執覲以歸夏亡十一傳二百七十三年

劉氏鴻書卷終

第十八卷

世系部 九

臣紀 文武名臣一

周公

太公

管仲

孫武子

范蠡

張良

霍光

馬援

李膺

諸葛亮

關羽

卷十八目錄終

鴻書

卷十八目錄

一

劉氏鴻書卷之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部 九

文武名臣

魯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第四子武王之弟元聖多才佐武王定天下及武王有疾公告於太王王季文王請願以身代武王死既得吉卜武王疾瘳及武王崩成王幼公攝政代成王當國負扆以朝諸侯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

鴻書

卷十八

十一

臣紀

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誅管蔡避居東都三年不歸乃作鴟梟之詩以貽王王不悟是歲秋天大雷雨疾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大雨反風禾盡起公既歸乃制禮作樂作幽風之詩以教成王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鴈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於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又作無逸之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乃成王長周公北面居臣位承武王之志營成周於洛邑將告歸成王留之治洛遷殷頑民於洛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殷民作立政周官之書以告成王治洛凡七年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國今山東兗州是侯爵及伯禽就國公戒之曰慎毋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公又相天下嘗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下天下之士吾聞德行恭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汝惟守此六者之謙德而已公將沒遺命曰必葬我於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及卒成王乃讓公葬於畢以明已不敢臣周公焉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字子牙夏商之時中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於周

鴻書

卷十八

十一

臣記

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驪非虎非熊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望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於是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爲師西伯脫羗里歸望左右之德孚政平虞芮質成於是伐崇密須大夷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文王崩

鴻書

卷十八

十一

臣記

武王卽位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惟太公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

天下更始大都師尚父之謀居多於是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道宿行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問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

國都營丘

鴻書

卷十八

四

臣紀一

管仲

仲字夷吾穎上人也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

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鴻書

卷十八

五

臣紀一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玷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稱第一流人焉

孫武子

武子者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

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台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

鴻書

卷十八

六

臣紀一

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范蠡

蠡字少伯楚之三戶人事越王勾踐旣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

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不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鴻書

卷十八

七

臣紀一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要約父子耕畜發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之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

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至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然以廉直聞於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害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獸以

鴻書

卷十八

八

巨紀

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出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自入室取金持去莊生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

不聽耳奈何出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各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鴻書

卷十八

九

巨紀

張良

良字子房韓人其大父開地父平五世相韓方秦滅韓良年少未宦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秦皇帝東見倉海君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

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日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項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異日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居下邳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曰沛公殆天授及項梁立楚懷王良說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沛公從雒陽南山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雄軍乃令韓王成留守楊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擊秦燒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苦爭之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

鴻書

卷十八

十

臣紀一

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固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闕者備他盜也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項王遂得漢中地良送至褒中遣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還定三秦東擊楚至彭城敗而還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隋何說九江王布而使入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時時畫策從漢王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其未行張良從外

鴻書

卷十八

十

臣紀一

來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請諸將者為大王籌之漢王聞良籌畫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使授齊王信印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語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留侯即道引不食穀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

鴻書

卷十八

十二

五紀

君嘗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皆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能令太子固請宜來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卑辭厚禮迎到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叔孫太傅以死爭上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曰東園公丹

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從吾見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謔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會高帝崩呂后

鴻書

卷十八

十二

五紀

德留侯乃彊食之後八年卒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霍光

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

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盡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皆拜卧内床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鬚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皆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鴻書

卷十八

十四

臣紀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

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

鴻書

卷十八

十五

臣紀

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

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憊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迎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為孝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馬援

援字文淵茂陵人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以為氏援三兄况余員並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欲乃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而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囚留牧畜役屬數百家嘗謂賓客曰丈

鴻書

卷十八

十六

臣紀一

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既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與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未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隗囂甚敬重援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旌旄騎警蹕就車落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

鴻書

卷十八

十七

臣紀一

圖成敗反修飭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向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笑迎謂援曰卿遊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可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傾誠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是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上自有真也帝以為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

隴右援說囂曰前到朝廷每接讌語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會隗囂用王元計意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距漢援乃為帝極陳滅囂之術帝因使援將突騎注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羗豪為陳禍福隗囂黨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援因說隗囂將帥有上朋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

鴻書

卷十八

十八

臣

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為大中大夫副來歙監諸軍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羗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囂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羗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羗皆詣援降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羗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言破羗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羗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援因奏為置長史繕

城郭起塢埃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十三年武都參狼羗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史援復將兵擊之至氏道縣羗在上山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寇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也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羗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常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羗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

鴻書

卷十八

十九

臣

下伏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援為人美鬚髮眉目如畫閒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論兵帝嘗曰伏波論兵與我意合後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以援為伏波將軍討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與賊戰破之遂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援擊牛醢酒勞饗軍士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出迎援謂平陵孟冀曰昔伏波將軍路博德置七郡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長久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

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因請行烏桓候者見漢軍至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帝貴壻也二十四年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時援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臣孫永等征五谿軍行有兩道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

鴻書

卷十八

十一

臣紀一

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為之流涕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病卒松懷宿恨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先是援在交趾常茹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坐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吊獨有同郡朱勃詣闕上

書白援會嚴敦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請闕請罪帝出松書示之方知所坐由松也即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援得歸葬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援裁知書兄之自失况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援及援遇讒亦唯勃能終白焉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建初三年肅宗追策謚援曰忠成侯援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嘗有死罪

鴻書

卷十八

十一

臣紀一

亡命者來過客卿客卿匿之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愛故以客卿目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李膺

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初舉孝廉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嘗就謁膺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羗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夷域拜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

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舍性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於帝有詔詰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於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稽留爲愆不意反獲速疾之罪誠自知學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帝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

鴻書

卷十八

三

臣紀

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芝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捕泛旣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寃帝大怒徵瓚瑨皆下獄竟死獄中瓚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牛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大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不肖平署帝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旣免朝臣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諤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稱號而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等爲八顧

鴻書

卷十八

三

臣紀

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晷劉表等為八及
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向張邈等為八厨厨者
言能以財救人者也獨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
以全亂世為書貽膺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
見險投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
升降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
謀誅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
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
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

鴻書

卷十八

子部

臣紀一

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
諸鈎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
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
以為鈎黨對曰鈎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
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
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時鄉人謂膺曰可
以去矣對曰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
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
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
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藉苟

免遂自表免歸自黨禍起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
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本篤家外黃令
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名士亡非其罪縱
在此公其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遠伯王恥獨為君
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
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
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
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
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自剪

鴻書

卷十八

子部

臣紀一

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
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緣帛追求餉之馥不
受曰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顛與陳
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奔
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者求
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眾

諸葛亮

亮字孔明琅琊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
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為
梁父吟身長八尺與穎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

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
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二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
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答先主在荊州訪
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
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司馬徽
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
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為卧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鏡
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
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凡三往請亮乃得見既
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
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
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
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
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
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
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

鴻書

卷十八

三十一

臣紀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成漢室可
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
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備性好結髦適有以髦牛尾子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
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耶備乃投髦而
起會曹操南征表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
不知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
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
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
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
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
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
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
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猶守義不辱
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為之
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
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

鴻書

卷十八

三十一

臣紀

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迫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暴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平亮爲軍師署左

鴻書

卷十八

五

臣

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成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問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墻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卽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鴻書

卷十八

五

臣

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犍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隙獲曰向首不知虛實故敗若祗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放七縱七擒而亮猶道獲

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皆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並兵東下亮爲萬人守城司馬懿

鴻書

卷十八

三十一

臣紀一

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六年亮將攻魏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坦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

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壓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蜀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乃上疏請自貶三

鴻書

卷十八

三十一

臣紀一

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無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觀也曹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所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平之是歲孫

鴻書

卷十八

三

臣紀一

權稱尊號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圍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自秦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

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一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尅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

鴻書

卷十八

三

臣紀一

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於軍年五十四後主聞病遣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福曰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便於儀延性矜高唯儀不肯假借延以爲忿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

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亮卒儀秘不發喪令費禕往揣
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
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大事邪
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大怒率所
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
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
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
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
之平初爲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延疑其伏兵不敢

鴻書

卷十八

主四

臣紀一

往偏於是徐收合營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
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還魏延
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自表後主曰臣成都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
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
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關羽

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爲平原相以羽張飛爲別
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

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
史車胄也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
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爲操所執紹遣大將軍
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
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
白馬之圍操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
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嘆
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
不可以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
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

鴻書

卷十八

主五

臣紀一

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襲荊州
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
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超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
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
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
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猶疼痛
醫曰矢鏃有毒毒既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
乃除羽便伸臂令醫斲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
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
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亮曰忠之

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通問之心必不
悅生主曰吾嘗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為前將軍羽聞
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
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
以此為怨也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
重當與君侯齊乎且上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
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
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
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即受拜是歲羽

鴻書

卷十八

三末

臣說二

率眾攻曹仁於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
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郝陸渾
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
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
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
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
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
安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
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
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

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矣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
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子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
器異之弱冠為侍中數歲卒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
蜀破盡滅關氏家

劉氏鴻書卷十八終

鴻書

卷十八

三末

臣說二

第十九卷

世系部 十

臣紀 文武名臣 二

謝安

王導

王猛

楊素

李靖

魏徵

狄仁傑

郭子儀

李光弼

李晟

裴度

卷十九目錄終

鴻書

卷十九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十九

宣城劉仲達

大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部 十

文武名臣

謝安

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即告歸安弟萬為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為征西大將軍桓溫司

鴻書

卷十九

臣紀部

馬會萬卒安復投牋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國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内外人情嗜啗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

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安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藻子亦賴弼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績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及桓冲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冲郟超亦深止冲冲不聽朝廷乃詔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

鴻書

卷十九

十一

臣

軍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八年符堅率衆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間將畧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

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安時方與客圍棋安看書竟置書圍棋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屐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楊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於時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

鴻書

卷十九

三

臣

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兢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餽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藻子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雒陽前鋒都督

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
舉遂還都聞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
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常懼惟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
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
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薨時年六十六初至新城築埭
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泰山人安薨
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
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
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王導

鴻書

卷十九

四

臣紀

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爲瑯琊王與
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
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厚而名
論猶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袂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
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
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又况天下喪
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
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
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君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
中州士女避亂者衆道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

人謂之百六掾時荆陽晏安戶口殷實導爲政務在清
靜每勸帝克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
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
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
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
愚豪賤皆加重號有不得者或爲耻之天官混雜朝望
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帝之始鎮
江東也導與從兄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
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謂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
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

鴻書

卷十九

五

臣紀

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
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
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
僕射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
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
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
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
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
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
邪及敦據石頭問導曰周顛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

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
正當誅耳又不荅敦遂遣部將收殺之導後料檢中書
故事乃見顛表報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
及四方並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
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
敦不能奮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王
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
死咸有奮志敦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
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

鴻書

卷十九

六

臣紀

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不必奉詔不若且包
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為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
蘇峻濟自橫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
殿君可啟令速出裒即入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
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峻稱詔
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為驃騎
將軍錄尚書事逼遷帝于石頭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
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導等峻雅敬導不許永等便有二
心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導因携二子與
永皆奔白石四年峻平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五月以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時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
都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古之帝王不以
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
麻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今特宜鎮之
以靜羣情自安温嶠卒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
會有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
衛以情愬于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由是怨胤
時百官無祿惟資江州而胤商販繼路為有司所奏書
下胤不即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密有異

鴻書

卷十九

七

臣紀

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
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
詐也即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
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荅侃書曰默據上流
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候足下豈非遵養
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庾亮以
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
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
論宜絕知者之口則知吾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
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

是讒間遂息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中興名臣莫得比焉

王猛

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舂爲業常貨舂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舂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床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令十倍償舂直仍送出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卽不與交隱於華山桓温伐秦入關猛被褐謁温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

鴻書

卷十九

八

臣紀三

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温默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爲軍謀祭酒温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乎遠行時秦王符生酬虐不道而東海王符堅有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豈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婆樓招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與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

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剪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秦民大悅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

鴻書

卷十九

九

臣紀三

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傾中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婿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

堅出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敢言者晉興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坂武據安定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賴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擒庾誅之秦國乃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

鴻書

卷十九

十一

臣三

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暉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王猛曰慕容恪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

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卽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

鴻書

卷十九

十一

臣三

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旣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况國家歟秋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晉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

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剗刦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

鴻書

卷十九

十一

臣紀三

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鴻書

卷十九

十一

臣紀三

楊素

素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學精研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周武帝親總萬機時素以其父死節未蒙朝命屢上表申理帝怒其煩瀆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乃贈敷爲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漸見禮遇嘗令爲詔下

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無心圖富貴也及平齊加上開府楊堅為丞相甚器之及堅篡位加上柱國取陳封越國公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輦鹿角為方陣騎兵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來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而素言

鴻書

卷十九

十四

臣紀三

笑曰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自謂必死由是戰無不勝素時貴倖所言輒聽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酷士亦以此願從仁壽初代高頴為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後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第一上手

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賜之煬帝即位素雖有建立策然終為所猜忌外示殊禮而內情甚薄痲疾之日雖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每問醫人素病何日當死素亦自知不肯服藥曰我豈須臾活耶子玄感嗣以謀反誅

李靖

靖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秀靖舅韓擒虎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斯人仕隋為殿內直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

鴻書

卷十九

十五

臣紀三

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為神今士始得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此必擒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進至夷陵初蕭銑罷兵營農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途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駐南岸

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標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銳眾委州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

鴻書

卷十九

十一

臣紀三

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乃下令開門出降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南方悉定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以靖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集諸將議曰惠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

穴丹陽既潰惠亮等自降矣靖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石頭豈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惠亮等斷吾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攻壘者果不勝走賊出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出走擒之江南平太宗踐阼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

鴻書

卷十九

十七

臣紀三

突厥部將離叛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大恐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走保鉄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詔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取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行遇

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至平之三日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遂禽其子壘羅施而獲義成公主頡利亦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所禽于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封靖衛國公靖薨年七十九

魏徵

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閱吾兄弟奈何荅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徵諫議大夫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

鴻書

卷十九

十八

臣紀三

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勸諭安河北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貞觀三年參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年斗三錢先是帝嘗歎大亂欲治實難封德懿亦曰三代之後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德懿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備矣三代之而王顧所行可如黃帝

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頡頏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誡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

鴻書

卷十九

十九

臣紀三

見其嫵媚耳七年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耗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後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代之奈何令人悔不為奢乎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是邪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為營構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許以衡山公主既其子叔王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為鑑

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
嘗保此三鑑今魏徵逝世一鑑矣帝嘗得佳鵝自臂之
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鵝竟死懷中其敬
憚之如此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
可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眾遂指為阿黨
又有言徵嘗錄前後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悅乃停
叔玉昏而仆所為碑頤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韃
韃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徵若在朕有此行邪即召賜
勞其妻子以少牢祠徵墓復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
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

鴻書

卷十九

二十

臣紀三

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今在朝諸臣清貞自
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
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
今弘節為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沒自不為貧
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傍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
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
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言玄
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多
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恐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
也若即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免虧損國家窮鞫若

虛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吉
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
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
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
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况陛
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兵封德彝
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軒壯大者亦可并點勅出徵固
執以為不可上怒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
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
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

鴻書

卷十九

二十一

臣紀三

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
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
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言盎反眾皆勸朕征
之惟魏徵以為千斤之弩不為鼉鼓機大國之師豈為
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但懷之以德彼必不召
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徵不可以不賞賜絹百匹

狄仁傑

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
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
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

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收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耶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諍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

鴻書

卷十九

三十一

臣紀三

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諍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於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大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

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

鴻書

卷十九

三十一

臣紀三

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為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春禮卓異是時李楷等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等數挫王師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

郭子儀

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歩將以狗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徃徃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評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卽位靈武乃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所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徃擊敗之斬獲數萬河

鴻書

卷十九

十四

臣紀三

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二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關之間無復寇作是月安祿山遂死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番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於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踊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以助通儒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徃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迎至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卽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

鴻書

卷十九

十五

臣紀三

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

鴻書

卷十九

二十六

臣

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

亦不免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讒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爲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張知節迎子儀於洛南子儀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破

鴻書

卷十九

二十七

臣

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之動乃復還長安既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因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因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永泰

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
奴刺自西道趨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
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
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
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
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
欲與之共擊吐蕃乃免宵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
相顧曰是也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
藥葛羅率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
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

鴻書

卷十九

三

臣

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
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

李光弼

光弼營州柳城人也父楷洛本契丹酋長則天時入朝
官之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畧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
忠嗣遇之甚厚祿山之亂玄宗眷求良將以問子儀子
儀薦光弼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
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
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常山自顏杲卿
死後郡為賊區露齒蔽野光弼酌而哭之為賊幽閉者

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心大悅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
希德共攻饒陽光弼問計於思義思義荅曰今軍行疲
勞宜且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非能持重者也
光弼曰善明日思明兵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
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
軍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
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眾出
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遂大敗挺身走趙郡
而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
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又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
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會潼關失守乃拔
軍入井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
兵五千人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
至河東交兵於光弼衆侮易承業往玩謔之至交兵衆
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
又不卽交兵乃令收繫衆項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
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出勅以示光弼光弼曰今
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
中使懼不敢宣勅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
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珍之兵十餘萬

鴻書

卷十九

三

臣

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與訓練烏合之衆不滿二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矣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備賊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率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能下光弼募善工穿地道賊宴城下令倡優居臺上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乃撤民屋爲掘石車車二百人挽之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而使潛穿地道爲溝周賊營中樁之以木至期光弼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賊皆屬目而賊營忽陷死者甚衆賊將驚亂因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太原圍乃解後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復從兵河南乃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

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暉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光弼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來謁卽斬于轅門諸將懾伏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因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乃敦陣徐行趨東京謂其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須誦之以計然軍無見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後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判官韋損曰東都帝宅公當守光弼曰汜水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開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使驍將劉龍僊以騎五千挑戰乃使白孝德斬之光弼因與戰中渾西大破之又殺退賊帥周摯尋擒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安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乃懼史思明召李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

日越至壘知太尉已去獲希顛歸必死矣遂降希顛與俱至光弼厚禮日越高暉聞知亦降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延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遂取懷州擒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思明乃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皆謳唵思歸時魚朝恩爲監軍信之屢上賊可滅狀僕固懷恩媚光弼功亦陰佐朝恩帝乃使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不聽於是賊據高原發伏兵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

鴻書

卷十九

三

臣紀三

州史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復與疾就道疾驅入徐州特朝義圍李岑于宋州光弼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畱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南瑒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如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初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深忌光弼而程元振猶疾之二人用事光弼不免懷懼及來瑒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懼會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二年光弼因此遂病至篤將吏問後事光弼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

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調整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今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鴻書

卷十九

三

臣紀三

李晟

晟洮州人年十八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大曆初吐蕃寇靈州李抱玉授晟兵五千使擊之晟日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執其帥慕容谷鍾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晟乘水度洛水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亦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乎燧大悟卽遣抱真

晟乃建言宜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自據於是晟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走奉天有詔召晟晟即日治嚴踰飛狐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入謁晟晟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晟已并兵軍振於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請與晟合有詔徙屯晟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壘未成而賊兵至晟出陣懷光不出晟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離其窟穴敢來索戰此乃天以賊賜公也懷光不聽晟乃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

漢書

卷十九

三十四

臣紀三

曰將務持重宜自表襮為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既有異志反奏言神策兵結腸北方鎮獨厚厚薄不等難以進戰欲以激怒軍士且使晟自削其軍則士必怨之會帝遣陸贄臨詔懷光心與晟計所宜者懷光不荅而數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晟將一軍惟聽命耳懷光計塞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催戰但以伺賊隙為言卒不出晟懼為所并適有使者到咸軍晟乃下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是日帝復走梁州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否瑊曰晟秉義挺忠率然不可

奪臣策之必破賊時晟提孤軍常恐二盜合而軋已卑詞厚禮每偽致誠於懷光又使張或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晟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臣子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人豪也因歔欷流涕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時朱泚盜京城懷光圖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納虎視河南希烈鴟張汴鄭晟內無貯積外無轉輸以孤軍抗劇賊而銳氣不衰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眾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遂移書顯讓之使破

漢書

卷十九

三十五

臣紀三

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携落懷光恐為晟所襲乃奔河中泚懼亦使晟吏壻款壁門告諸吏曰公等家皆無恙晟叱斬之曰尔乃為賊間乎時屬盛夏輸練不贖士尚衣裘而感激忠義終無怨色遷得姚令言崔宣誥者晟命釋縛遣還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泚也隨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明日會諸將圖所向眾請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皆聚苑中今直擊之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矣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賊將張廷芝李希倩來索戰晟顧

謂諸將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夾天誘之矣勸
吳詵等縱兵鏖擊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置
尸相籍餘衆走白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酒餉不許
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必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
北晨先夜隕苑垣爲道二百步北兵至賊已伐木塞路
拒戰矣晨叱諸將曰不許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
援柵以入必督騎繼之賊奔潰大兵分道而進雷譟震
地令言廷芝希倩等殊死鬪晨令唐良臣等以步騎奔
突其陣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晨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
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馘畧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

鴻書

卷十九

三六

臣紀三

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晨乃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
吾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
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民秋毫無所擾別將高
明耀取賊妓一司馬伯取賊馬二皆斬以殉坊人之遠
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
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晨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
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
乘輿條脇汗於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
上壽且言晨蕩夷兇愆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
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無以復加帝曰天生李晨以

爲社稷豈直朕哉始晨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
皆賀晨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至是
乃曰前士大夫勸晨出兵晨非敢拒也以人可用而不
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晨懼復守歲則我軍
不戰自屈矣涇州倚邊數戕主帥晨復請治不獲命者
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晨鳳翔隴右
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晨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
餘人以次伏誅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
田希鑒至是晨奏可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執而
誅之并誅害河清者三十餘人晨嘗曰河隴之陷非吐

鴻書

卷十九

三七

臣紀三

蕃能取之皆將臣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
之爾然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
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召
曩與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焉吐蕃
尚結贊者善計謂其主曰唐名將特李晨馬燧潭城爾
不去終爲吾患卽謀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以乞盟又謀
因盟執城以賣燧於是大興兵踰隴岐不抄掠陽怒曰
召吾來而不犒賞吾軍何也徐引去以是欲間晨晨選
兵二千使王必伏汧陽旁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
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

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晟節度遇結貧卽出奮擊賊皆披靡似軍不識結貧故結貧僅而獲免於是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上問晟言戎狄無信不可許時天子厭兵疑將臣生事張延賞當國又疾晟因密言晟不可久持兵貞元三年上坐宣政殿冊禮進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九年晟薨年六十七謚忠武晟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脚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晟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想聽云

鴻書

卷十九

三十八

臣紀三

裴度

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選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雷虵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常至下邳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攝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卽決五坊小

使如小使無罪卽決裴寰度對曰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稍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奏攻取策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瀕得不死賊已死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

鴻書

卷十九

三十九

臣紀三

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今但論師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置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雷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寔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卽拜准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度屯鄆城勞諸軍未幾李愬夜入懸弧城縛吳元濟

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修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鏞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市道負販者亦嗤之度與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鏞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

鴻書

卷十九

四十一

臣紀三

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如鏞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鑄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生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卒爲異鏞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

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朔州行營招討使時元鎮結臣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宿留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暴積過惡以爲逆監稱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

鴻書

卷十九

四十二

臣紀三

弘簡鎮近職俄擢樞宰相愆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湊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佞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矣度居位甫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

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湊屠牛元翼之家
羞惋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
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
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
若位廊廟委叅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
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安且示召
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
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
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必
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

鴻書

卷十九

四三

臣紀三

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瑞
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
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尼并助丁匠五千脩東都上
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度對曰克融兇族
無故欲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豺虎於山林自吼自躍
此賊祗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但更緩旬日與
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
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
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宮闕可速遣來已勅
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語必章惶失計若

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宮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
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遣丁匠
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國不惜
二三十萬端足祗是事禮不可獨與范陽祗如此處分
即得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
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太
和四年度數引疾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
短損度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
闡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

鴻書

卷十九

四三

臣紀三

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
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友詩酒相謹開成二年復以
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護北
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凶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自
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
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
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汾陽而用不用常為
天子重輕

劉氏鴻書卷十九終

第二十卷

世系部 十一

臣紀 文武名臣三

趙普

曹彬

寇準

范仲淹

韓琦

司馬光

岳飛

韓世忠

劉秉忠

卷二十目錄終

鴻書

卷二十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部 十一

文武名臣

趙普

普字則平太祖卽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
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
事以副之叅政班在宰相後不宣制不知印不預奏事
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

鴻書

卷二十

臣紀

幸普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普爲政久頗專屯田員
外郎雷得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
刑名得驤憤惋求見上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宇多
聚賄上怒叱之曰鼎鑪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
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旣
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叅軍後又削籍徙靈武
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
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普又以
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慮多遜爲翰林學
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

官胡贊李可度受賂觝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
府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為秘書省正字普恩始
詔叅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
普為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虛多
遜為相專譖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
數年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
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
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即召見慰諭拜司徒
兼侍中并以子承煦為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
諡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二女皆并咸

鴻書

卷二十

一

臣紀

願為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
志英號智圓大師普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
天下事為己任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
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聞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
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曹彬為彌
德超所讒屬普再相為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歎
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寤逐德超遇彬如舊初
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及德
昭故太宗即位之初命廷美以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
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方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

安他日太宗以傳國意訪之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
豈容再誤當太祖時普鎮河陽時普曾有表自怨云外
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
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
昭鑒太祖即手封其書藏之宮中至是普復密奏太宗
乃於宮中訪得之因感悟復進用普普遂廉得盧多遜
交通秦王事太宗怒下多遜御史獄命翰林丞旨李昉
等親治之獄上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
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
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

鴻書

卷二十

三

臣紀

事以傳察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
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
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何也普曰其故
非他節鎮大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
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
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於是石守信王審琦等皆稱
疾請解軍權而節度使之權始輕又乞命諸州度支經
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金穀之籍於是財利
盡歸於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棟其驍勇者
升為上軍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

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兵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憇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

鴻書

卷二十

四

臣紀

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息眾不為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營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為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

州失援而淮南盡為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趙學究即韓王普

曹彬

彬字國華真定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眾皆囁曰獨彬中立不倚太祖器重之及即位伐蜀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為都監兩川既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

鴻書

卷二十

五

臣紀

等構亂擁眾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彬之力也還日橐中惟圖書衣衾上謂彬清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自三月至八月連破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

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贊之上也
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所疾非
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娶
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與
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
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
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凱旋
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
總師也太師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使潘美
以賀彬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

鴻書

卷二十一

六

五

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
爾及還獻俘上謂之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
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所以遂以實對上亦大笑
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卽位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
侍中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
譖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
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
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五月戰於岐溝關諸
軍敗績先是上遣彬遣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
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

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
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
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
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
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
以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
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
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畧山後地
乃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
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

鴻書

卷二十一

七

七

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
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大敗
彬等至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餘
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眞宗卽位召拜樞密使咸平
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
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內舉皆堪
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
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國秋毫無所
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途必引車避之
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

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笞杖詈之吾故緩之耳所居堂壺散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開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泊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上乃許

寇準

鴻書

卷二十

八

臣紀

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卿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剗眼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卽言之有詔二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財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旣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卽決定於是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會馮拯奏準擅權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

鴻書

卷二十

九

臣紀

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三司使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欽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請幸澶州及至南城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太尉高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契丹相視驚

鴻書

卷二十

十一

臣紀二

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迎擊斬獲大半敵乃引去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為威虎軍張頭瓌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幸兵自重者準乃不敢言真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真宗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守準即時進促出敕召欽若論以上意授敕俾行

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進遽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別準荅拜曰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之時時從帝前譖之自孤注之說進而帝顧準寢衰出準知天雄軍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問言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

鴻書

卷二十

十一

臣紀二

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為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雖擢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共謀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敗丁謂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為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內郡復徙準道州司馬自準罷相繼以三紉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謂出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北使至問譯者曰誰

是無宅起樓臺相公丁謂令譯者曰朝廷初卽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久卽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召賓府學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召爲右司諫歲大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一

臣聖

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烏昧草呈進出知睦州徙蘇州召還判國子監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行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甲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以河中國華中下戶稅租就

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况鄜廷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旗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之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以與元昊通書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環慶路經畧使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詔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閣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一

臣聖

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舖若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築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乃上言曰明珠滅藏二族道險不可攻且與賊表裏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時已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有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

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從之後元昊遂請和
乃召拜仲淹爲樞密副使復除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
平數問當世事仲淹退而上十事天子悉采用之時議
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爲茶鹽之人但分減商
賈之利耳今國用未減歲人不可闕旣不收之於山澤
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
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
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
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
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

鴻書

卷二十

十四

臣

是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以天下
爲已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興致太平然更張無
漸規摹濶大論者以爲不可行自按察使出多所舉劾
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便於是謗
毀漸行而朋黨之議浸聞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
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
曰何爲亟去仲淹荅言經制西事事畢卽還也夷簡曰
經制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
自仲淹出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會病甚請賴州未
至卒年六十四謚文正仲淹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

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
三日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之彈士遜復相仁宗
語之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
未見章疏望乞付外上曰比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
大無文案安可行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請至
十數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士遜曰人臣欲廢君
無輕典旣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乃解士遜
卽曰仲淹在外初似可疑今旣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
心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仲淹與琦協謀必欲收復靈
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

鴻書

卷二十

十五

臣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
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
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况今邊事未
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
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
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
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
猶是也西賊攻塞門若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
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出不
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

之必怨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醪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阻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為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

鴻書 卷二十一 十六

比夜榜程遠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晏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青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得南園之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

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即地建學又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郡族之貧者先是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得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余王蔡同爲諫官時目爲四諫四人力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止

韓琦

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七

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師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

內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事帝春秋高既遠矣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英宗即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一

臣起

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貓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寒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其人

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嘗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兔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叅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九

臣起

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為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密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聞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不多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

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卽辦不素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

鴻書

卷二十一

三

甲

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已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於治所櫪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甫二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謀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實惟理宜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巖人細乃是經綸好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

鴻書

卷二十一

三

甲

經綸許之又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如何琦曰才偏規模小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於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司馬光

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也寶元初進士神宗即位擢翰

林學士上疏論修心治國之要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

王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

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間在官彼設法

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

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且治天下譬如

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帝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菴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

安石善之乃欲用為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州

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台歸洛自是絕口不

言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

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

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畱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畱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

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拯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儉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佑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值降救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

鴻書

卷二十一

十四

五

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計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光自

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使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齋書與文彥博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光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初富弼問法於顛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往蘇州瑞光寺弼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初謂不然既久亦入其說而光尤信之深後以書戲鎮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五

五

岳飛

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入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宗澤大奇之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大寶而勒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

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燾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又敗之擒金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鈇鎗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復歸宗澤爲留守司統制三年宗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射殲金將大破其衆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充守

鴻書

卷二十

五

五

建康金兵至充迎降建康失守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金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也爭來降之四年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金兵自相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時孔彥丹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連兵數萬圍江州久未解招討使張浚請與飛楊沂中分道進討賊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筠江之間後急趨之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進大敗追奔

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長十五里沂中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俊以精騎數千授沂中使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從山後夾擊以午爲期及戰飛設伏遣紅羅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俊亦以步兵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後馳下賊駭大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人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寇江西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飛初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

鴻書

卷二十

五

五

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師行將絕謁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飛悉討平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飛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鼻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進復鄧州又復唐州
信陽軍襄漢平飛移屯鄂命招捕楊么或謂飛所部皆
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飛即先
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
萬無生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
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
之可勸者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黃佐果襲周倫若殺
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會召浚還飛袖小圖以
示浚曰已有定議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也浚曰
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

鴻書

卷二十

主本

臣記

攻水寇則易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
心之託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壯之飛遂如曲州黃佐
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心腹潰矣遂表
授欽爲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余
端劉詵等亦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
復令人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
以輪激水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
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木
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
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

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么投水中臯擒斬餘酋
俱降飛親行諸若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
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浚至江上會諸大帥
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乃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
飛置司襄陽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
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指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
一帶山岩必有應者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
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召飛張浚謂岳
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帝慮俊光世不足任而飛自破
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疾甚

鴻書

卷三十

主本

臣記

聞詔即日兼行未至而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
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也七年入見赴行在飛數
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
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
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
五路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攻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
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
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
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即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
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

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職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後鄴瓊果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于破滅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揚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謀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金

鴻書

卷二十

三

臣

遣使將歸河南地九年以復河南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飛諸將相繼奏捷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又戰敗之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又殺兀朮塔夏金吾副統軍粘罕字謹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兀朮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歛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各舉眾來歸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

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杭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飛軍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台臣請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以書生叩馬阻得不棄汴去十一年金分道渡淮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時和議既決飛異已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侯高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

鴻書

卷二十

三

臣

捕飛父子証張憲事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侯高高入台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眾証坐死時年三十九憲雲棄市藉家貲徙家嶺南天下冤之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飛平生好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侯高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淳熙六

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

韓世忠

世忠延安人風骨偉岸口瞬如電早年鷲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平之淵歎曰真萬人敵也欽宗卽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

鴻書

卷二十

三

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捲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及苗傅劉正彥謀反世忠以所部發平江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皆爲傅所質丞相朱勝非給傅曰今若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悉安矣於是白太后召梁氏封安國夫人俾前逐世忠梁氏疾驅而出會世忠於秀州於是世忠下令軍中曰今日以死報國而不被數矢者皆斬以故士皆用命賊遂敗傅正彥擁精兵開湧金門遁去世忠馳

入高宗步至宮門握其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畱朕肘腋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復自衢信追賊至漁梁驛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至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以賜世忠兀术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大治舟艦欲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乃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矣兀术遣使通問約曰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金請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太一

鴻書

卷二十

三

字謹軍江北兀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縷貫大鈎授驍勇者明日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縲縷則曳一舟沉之兀术窮感求與世忠一會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會兀术語塞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槩風息則出海有風則止蓋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术一夕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祭天次日風止乃以小舟縱火矢如雨下孫世詢嚴允皆戰死因得絕江遁去初世

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先遣兵百人伏廟中
百人伏岸濬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
五駟馬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三中有絳袍玉
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
萬世忠僅八千餘人相拒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
不敢復渡江矣時江湖賊多而廣西賊曹成又擁眾在
郴邵世忠既平閩寇范汝為復旋師永嘉招成降之得
其戰士八萬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
世忠始至欲急擊之宣撫使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
之審矣請期半月而報捷遂大破賊斬忠首湖南悉平

鴻書

卷二十

三

臣

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
豫合兵分道入侵世忠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
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
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
忠即上馬令軍中曰眠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
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良臣至金聶兒孛謹
聞世忠師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
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
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搃
人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渚世忠麾勁騎蹂躪人馬

俱斃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旻亦擊金人於天
長縣之鴟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設水軍夾
河陣日與金人十三戰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
之復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仍親追至淮金人驚潰
自相蹈藉溺死捷聞羣臣入賀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
功第一世忠披草萊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世忠撫集
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已而金人廢劉豫中原
振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為恢復
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在楚州十餘
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因秦檜欲收三大將權拜

鴻書

卷二十

三

臣

世忠為樞密使世忠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
萬石酒庫十五歸於朝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檜所
抑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
童縱放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二十一年
八月卒孝宗朝追封蘄王世忠性鯁直勇敢忠義事關
廟社必流涕極言嗜義輕財器仗規畫精絕過人今克
敵弓連鎖甲後視鰲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
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
能動刀痕箭瘢如刻肅然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嘗議
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銜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旌

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呂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甚喜故特賜之

劉秉忠

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為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遂留藩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秉忠雖居左

鴻書

卷二十一

三十六

臣紀

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叅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太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為未便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叅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因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劉氏鴻書卷二十一終

第二十一卷

世系部 十二

臣紀 忠臣

屈原

張巡許遠

文天祥

附 布衣忠臣

王蠋

魏子

陳東

附 夷狄忠臣

金日磾

詞臣

司馬相如

司馬遷

班固

鴻書

卷二十一目錄

李白

杜甫

歐陽修

蘇軾

卷二十一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二

忠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一

臣紀

精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憂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本反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一

臣紀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間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踈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及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項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疾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翼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鴻書

卷二十一

三

臣紀補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媮媮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張巡許遠

鴻書

卷二十一

四

臣紀補

張巡字巡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不應而率吏哭玄宗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仍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眾反接在廷將殺之遣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巡入城以拒潮巡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眾四萬薄城巡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

忝潮素與巡有舊復率眾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塩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朝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塩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

鴻書

卷二十一

五

臣記

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漸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伐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走軍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柰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

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眾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眾保寧陵馬纒二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月中二十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

鴻書

卷二十一

六

臣記

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奇左目子奇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賦米一勺齧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瘵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眾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弩以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度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與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

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
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
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
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
浮圖矢著輒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
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
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亾且師饑衆行必
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
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死賊城
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

鴻書

卷二十一

七

臣統

命也衆不能仰視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
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奇怒以
刀抉其口子奇又以刃脇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
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
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閻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
巡年四十九初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
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
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弟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
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眉母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
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寫了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更湖及子奇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
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
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
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
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
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
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
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
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
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二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

鴻書

卷二十一

八

臣統

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
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
山四節度犄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
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
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獨張澹張
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
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褒贈
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
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
燮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

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配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耻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玖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

鴻書

卷二十一

九

臣紀

城陷而遠猶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若日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人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非大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

下勤王天祥以江南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與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畱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以朝廷姑息牽制上策却敵不報明年正月

鴻書

卷二十一

十

臣紀

元兵至阜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伯顏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人罵賈餘慶賣國伯顏乃趨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台杜許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丘足以興復特二閭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為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結大祥出相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行人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兵入索

之執杜濬去澗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簞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温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叅謀張栻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然時勢至此已無可爲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一

臣

濬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死惟趙孟深得遁去天祥至潮陽弘範以客禮見之使爲書招世傑不從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南冠而囚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旣已至此但早施刑卽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今日天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時世祖多求一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天祥固請死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輒辭

王蠲

附布衣忠臣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二

臣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德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魏子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三

臣紀

精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子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陳東

東丹陽人蚤有雋聲傲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

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朔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

鴻書

卷二十一

十四

臣紀

精

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黃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卻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眾莫肯去昇登聞鼓搥而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眾共齧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

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揚時爲祭酒吳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乃受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五

臣紀

卽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金日磾

附夷狄忠臣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

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晏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浴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

鴻書

卷二十一

十六

臣紀

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克相善及克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克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

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哀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粹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

鴻書

卷三十一

十七

鴻書

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柁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賞土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

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宮為柁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成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詞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好讀書擊劍名大夫及長文翁遣受七經學於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

鴻書

卷三十一

十八

鴻書

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今有重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強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

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
 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
 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
 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釀相如
 身自著犢鼻禪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恥之為
 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
 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
 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
 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為之上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賦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為郎會邛笮之君長願內
 附天子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於壺
 克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已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
 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九

長卿

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懽卓王孫
 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
 請為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
 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相如上疏諫上善
 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孝文園令又遂
 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久
 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
 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
 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
 蕭然相如口喫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鴻書

卷二十一

二十

長卿

司馬遷

遷龍門人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
 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
 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
 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
 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晉滯
 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
 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

嘗顯功名於世且與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子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母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學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

鴻書

卷二十一

主

臣

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百四十二年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有國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適變事而不知其權此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鴻書

卷二十一

主

臣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二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予之臯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決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義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予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興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

鴻書

卷二十一

三

下至於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出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蕪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

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班固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著書固

鴻書

卷二十一

三

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

得幸數人請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
詠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
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
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固
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
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至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
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
官初洛陽令種兢嘗行固奴于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
醉罵兢大怒以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

鴻書

卷二十一

二十五

臣記

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李白

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既長隱岷山
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
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劍爲任俠輕
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
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
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
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
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
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
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耻之擿其詩以激揚
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
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
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
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
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
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
儀奇之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

鴻書

卷二十一

二十六

臣記

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
三千起河南道尋陽釋白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
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
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欲
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
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
碑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
嫁傳正嘉歎爲復其夫徭役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
嘗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

請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
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
疆鎖因肆性情大放於宇宙意欲耗壯心而遺余年此
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矣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
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
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
退於太白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
不傳矣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艸書爲三
絕

杜甫

鴻書

卷二十一

三七

臣紀

甫字子美京兆人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
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
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
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
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祖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
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
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今執先臣故
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迹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
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會祿山亂天子
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報奔行在爲賊所

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宰相房琯爲
布衣交琯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甫上疏言罪
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
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
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廷蘭託琯門下貧疾
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汗臣歎其功名未
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
激違忤聖心耳後從帝還京師乃出爲華州司功參軍
時關輔饑甫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
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

鴻書

卷二十一

天

臣紀

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甫爲參謀檢校工
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
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
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沂沅湘以
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
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卒甫少與李白
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
慨懷古人莫測也昌黎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
長元積作子美墓誌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
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

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濶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少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節舒徐相尚文章以風

鴻書

卷二十一

三九

臣

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為律詩猶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間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

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奧乎

歐陽修

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嘗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簾讀而心慕焉景祐初召遷館閣校勘時范仲

鴻書

卷二十一

三十

情

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謂仲淹故為書責之因時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為已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為黨人自是朋黨論起修又為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上使

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偽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請修欲遂出修於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榜出紛然向之鬻薄者聚謀修馬前街邏不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府

鴻書

卷二十一

三十一

臣紀

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修與韓琦同心輔政嘉祐之政時多以爲得也英宗之初朝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啗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其降三年爲期而不浸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與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呂誨等共詆修以故皆被逐修昔守穎上藥其土風故遂下居穎其在滁也作亭琅邪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

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穎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連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効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卽効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卽爲良吏矣被召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傳局中官高一人名姓云某等奉敕撰公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捨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鴻書

卷二十一

三十一

臣紀

蘇軾

軾字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願不能爲滂母邪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安石用事上欲用

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獎之人乃竄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乞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宥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強入人家爭鬪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

鴻書

卷二十一

三

臣

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何決曹村滙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之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插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謗逮赴御史獄初軾既補外見事有不便者頗托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

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宰臣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故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帽巾芒屨與田父野老時時相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及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報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公獨無一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外又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之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耶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元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

鴻書

卷二十一

三

臣

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官置局軾與其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五

臣紀

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

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闐闐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買糧數萬石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五

臣紀

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蒞此州有德於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通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軾懼乃復請外出守穎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一郡自効八年知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章呂惠卿降官制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鷄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言者誣以謗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子過自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軾至僦官屋以居

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以助
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
中靖國元年六月病遂不起卒葬於汝州郟城縣軾初
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
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常自謂作文如行雲
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
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
未完而疾革命軾述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
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
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

鴻書

卷二十一

三十七

精

禮部尚書日以其文寘左右初畢仲游試學士院軾異
其文擢爲第一仲游因與軾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
者爲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
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
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
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
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真可不謬爲畢士安
之孫矣子瞻嘗自謂嬉笑怒罵皆可書而誦夫嘻笑怒
罵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篳舞劍
皆我畫筍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

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歎然無
坡公之心而效其嘖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曰
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
宋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
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
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威鳳天下後世但有
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鴻書

卷二十一

三十八

精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一

第二十二卷

世系部 十三臣紀

理學

董仲舒

韓愈

朱熹

高逸

季札

嚴光

陶潛

方外

老聃

莊周

豪俠

信陵君

魯朱家

鴻書

卷二十二目錄

遊說

蘇秦

張儀

卷二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二

明宣城劉仲達

太史湯賓尹

臣紀 十三

理學

董仲舒

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江都相

鴻書

卷二十二

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玉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兩反是行

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
 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
 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示諸儒仲舒弟
 于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
 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
 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
 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
 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
 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
 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
 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
 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
 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鴻書

卷二十二

三

臣說

韓愈

愈字退之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
 卒嫂鄭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
 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愛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乃
 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

鴻書

卷二十二

三

臣說

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
 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乃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奏
 言淮西可滅然惟斷在陛下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
 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
 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
 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王公士人奔走膜
 唄愈惡之上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
 言至忠願少寬假以來諫爭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
 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忌愈只移袁州已乃
 召拜國子祭酒日與生徒會講生徒言曰韓公為祭酒
 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
 王廷奏詔愈宣撫愈至廷奏嚴兵逐之既坐廷奏曰所
 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
 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
 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愈曰以為爾不記
 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
 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
 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
 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眾謹曰善廷奏慮眾變疾

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奏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死圍之何也廷奏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奏不追愈歸奏帝大說轉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愈卒年五十七愈嘗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爲言自成一家婚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

鴻書

卷二十一

四

臣

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澹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鱗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極頽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嘗與李翱書曰愈所爲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

矣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維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楊子海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恠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朱熹

鴻書

卷二十二

五

臣

熹字仲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熹以建炎四年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祀家居幾二十年至郡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適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郡姦賊事劾之爲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熹與

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上悟復召熹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

鴻書

卷二十一

六

臣說

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熹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白幼明年除荆湖南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三年冬陸九淵卒於荆門四年未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消錄羣怨訓詰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

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畫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各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卽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箴决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

鴻書

卷二十一

七

臣說

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詆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痞隔之症六年三月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卒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諡曰文熹歷事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高逸

季札

季子季札吳王壽夢幼子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

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
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十三
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
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
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
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及列國之風大武大夏之舞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
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
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
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

鴻書

卷二十二

八

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
遽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
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
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
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
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
札劔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劔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
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
死倍吾心哉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四年王餘
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
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
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王僚二年公子
光伐楚敗而亾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五年楚
之亾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
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
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

鴻書

卷二十二

九

僚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
兵圍楚之六濤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四月丙子
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刺殺王僚竟自代立爲王是爲
吳王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
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
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

嚴光

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乃變名
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
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

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願絕霸得書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逼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

鴻書

卷二十二

十一

臣

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陶潛

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備親

舊或置酒招之短褐穿結單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種秬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久之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八十日秬既不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元熙中刺史王弘臨江州嘗詣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

鴻書

卷二十二

十一

臣

性不狎世因疾守閒而已初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耶弘後知潛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遇便引酌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頽左右為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伸脚令度履弘復要潛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乃令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言笑賞造不覺有異也顏延之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

欲肥鄉可且去郡將常候之值潛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故時謂爲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譏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窓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二

臣記

世號靖節先生亦未爲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輦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晚叅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

方外

老聃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蓽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滂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三

臣記

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官官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

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細信其信學亦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鴻書

卷二十一

十四

莊周

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狐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豪俠

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

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嘗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國政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絮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五

信陵君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戴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坐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

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臣所過屠者未亥此子賢者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

鴻書

卷二十一

十六

臣

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言無一言豈有所失哉復引車

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尚安事然知公子之必復返也公子再拜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七

臣

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曰乃臣效命之秋也與公子過謝侯生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轡矢爲公子先侯生果

北鄉自劉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

鴻書

卷二十一

十八

臣紀

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聞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歸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

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

鴻書

卷二十一

十九

臣紀

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逐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

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
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秦聞
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
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
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
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
子

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負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
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
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
緝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
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
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輅車之洛陽見汝
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
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
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
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
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

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
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
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
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
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
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遊說

蘇秦

秦字季子東周雒陽人也師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
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
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其書徧觀之於是
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
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弗信西至秦惠王方誅商鞅疾
辯士乃東之趙趙肅侯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
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謂燕所謂天府
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敵
其南也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
於百里之內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

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因說趙肅侯曰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疆於趙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攻韓魏也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鴻書

卷二十一

二十二

臣

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實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上客有

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人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北有鞏洛成臯西有宜陽商阪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天下之疆弓勁弩超足劍戟無不畢具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而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今茲効地明年又復求割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不戰而地已削矣臣

鴻書

卷二十一

二十三

臣

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矣又說魏襄王曰大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鞴鞞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

說齊宣王謂齊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關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計莫如從親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鴻書

卷二十七

二十四

臣說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蒙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衛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衛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碓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

鴻書

卷二十七

二十五

臣說

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
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
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闖函谷關十五
年

張儀

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
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
相亡璧門下曰儀貧無行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
苔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

鴻書

卷二十一

子木

臣紀

平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
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得約從親然恐敗約念莫可使
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儀於是求見蘇秦蘇秦乃
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
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
儀見辱怒乃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
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
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
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使人微隨張儀奉以車

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
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
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
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
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
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
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

鴻書

卷二十一

二十七

臣紀

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
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
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
惠王善其說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
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
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
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
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
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
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

與齊楚之相會藺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令魏先
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
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
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
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
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
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梁南
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
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
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

鴻書

卷二十一

二十八

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
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
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
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
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
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
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
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
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
得矣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

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
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
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
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
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
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
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
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
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

鴻書

卷二十一

二十九

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
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
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
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
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
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
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
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
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
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

邑六里願以獻八王左右楚使者曰臣願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路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

鴻書

卷三十一

三十

臣記

其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為秦所魚肉

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其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

鴻書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臣記

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又北之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儀儀欲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衛復合從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母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張儀相魏
一歲而卒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二終

鴻音

卷二十二

三十一

紀

第二十三卷

世系部十四

方伎

朱建平

郭璞

李淳風

袁天綱

邢律楚材

滑稽

淳于髡

東方朔

外戚

梁冀

佞宦

鴻書

卷二十三目錄

董賢

李延年

宦官

魚朝恩

執拗

商鞅

王安石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三

明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四

方伎

朱建平

建平善相術曹丕為五官將會客三十餘人不問已及諸人年壽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少厄願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當有厄先此

鴻書

卷之二十三

十一

臣紀

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謂曹彪曰君據藩國年五十七當厄于兵初穎川荀攸與鍾繇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家而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喟之曰惟當嫁卿阿騫耳何意戲言遂驗乎黃初七年不年四十病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遂崩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月上旬得疾至下旬轉瘥垂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

之眾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台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過之語曰此馬今日死帝乘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殺馬

郭璞

璞字景純聞喜人好經術博學高材而訥於言論有郭公者精卜筮璞從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呼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為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至廬江時江淮清晏太守胡孟康安

鴻書

卷之二十三

十一

臣紀

之無心南渡璞為占當敗康不信璞促裝欲去而愛主人婢術致之乃攜婢去後數旬廬江果陷元帝為晉王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勅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莫識璞著江賦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著

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跡
龕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
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
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蕩其後璞以母憂去王
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
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
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遊
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
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
觀之見璞裸身被髮啣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
每囑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為之將以誰咎
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彝亦歿蘇峻之難敦將舉兵使
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在雙
栢樹下既至果然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
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
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嘗令璞
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彫
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志郭生
之言耶丘山上各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及常崩何
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耶長順者

鴻書

卷五

三

臣紀

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
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
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
新生白狗莫知所來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
入見狗眉眼分明異於常狗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慨
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
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更撰新林十篇十韻一篇注
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
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
誄頌亦數萬言

鴻書

卷五

四

臣紀

李淳風

淳風幼俊爽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
初以駁傳仁均曆議多所折衷授將仕郎直太史局尋
又上言曰今靈臺候儀是魏代遺範觀其制度疎漏實
多臣按虞書稱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是古以渾
天儀考七曜之盈縮也太宗異其說因令造之至貞觀
七年造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
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
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外備二十八宿十
千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經八

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短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于六合之內第三各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結五橫遊簡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于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尋轉太史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曆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初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卜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

鴻書

卷二十三

五

臣紀

命必無禳避之理王者不處多恐枉及無辜且據上象今已成伏在宮內更三十年必當衰老老則仁慈難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矣龍朔三年改授秘閣郎中時戊寅曆法漸差淳風又增損劉焯皇極曆改撰麟德曆奏之術者稱其精密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閣錄并演齊人要術等凡十餘部多傳於代

袁天綱

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

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嵩州見竇軌謂曰君伏犀貫玉枕輔用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然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為益州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都督武后之幼也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

鴻書

卷二十三

六

臣紀

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天綱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矣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

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憬減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
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
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裴見爲河西雷後梁鳳執言
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
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見妖其言絕之俄
而祿山反見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答曰雜日卽滅
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而見薦於帝拜都
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譴責驛
史榜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
揆盧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

鴻書

卷二十三

七

臣紀

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

耶律楚材

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
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身長八尺美髯宏
聲世祖偉之世祖西討回回國禡旗之日雨雪三尺楚
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
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歿於野其後果驗夏人常八斤
以善造弓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而耶律儒者將何用之
楚材曰治弓須用弓匠亦猶治天下當用治天下匠耳
西域曆人奏五月望月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

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口否至期果蝕壬午八月
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歲一
日從帝至東都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
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
曰此瑞獸其各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乃天降符以
告陛下也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
師丙戌冬從下靈武楚材獨收大黃藥材旣而士卒病
疫得大黃以愈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
聚歛自私而官無儲備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
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
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
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
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
可趙昉等皆寬長者叅佐皆省部舊人爲之辛卯秋帝
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
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卽日拜中書令舊制凡
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卽爲拒命旣克皆屠之汴梁
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於外數十年所欲者土
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
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

鴻書

卷二十三

八

臣紀

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各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稅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

鴻書

卷三十三

七

臣

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辛丑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煥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首肯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癘冬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言不可左右皆曰不騎射無以為樂獵五日遂崩於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薨年五十五

滑稽

淳于髡

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為人也客有見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髡者齊之贅婿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

鴻書

卷三十三

十

臣

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方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王使髡之趙請救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田儂有穰者操一肩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

辭行至趙趙王與精兵一萬車千乘楚圍之夜引兵去
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
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
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春
鞞鞠脛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
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
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
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

鴻書

卷之三

十一

臣紀

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
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懽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
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
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東方朔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賢良
方正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
得失自銜嚮者以千數其不足採者輒報聞罷朔初來
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

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
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
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嘗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
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
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
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
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
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治
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
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若有
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
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
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
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
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鴻書

卷之三

十一

臣紀

外戚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陽加元年
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以商為大將軍商固稱疾不起

商卒子董嗣真為人爲肩豺目洞精矚矚吟舌語性嗜酒能挽滿彈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又好習鷹走狗騁馬鬪雞父商所親客呂放頗與商言真之短商以讓真真即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等分行州郡索貪污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饕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崩冲帝時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

鴻書

卷二十三

十三

臣紀

聞而惡之遂鳩殺帝而立桓帝并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並前所襲合三萬戶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十萬壽色美而喜爲妖態作愁眉唬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爲媚惑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爲潁陽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

行內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親預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

佞宦

董賢

賢雲陽人哀帝立賢以太子舍人爲郎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爲駙馬

鴻書

卷二十三

十四

臣紀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嘗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衷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恭爲少府賜爵關內侯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

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營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栢題湊外爲徽道周垣數里門闕不愚甚盛上欲疾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幸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夫躬宜陵侯寵方陽侯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及上舅丁明皆相繼爲大司馬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册曰朕惟稽古建國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聞賢當來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

鴻書

卷二十三

十五

臣紀

以賓客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大夫常侍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得幸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爲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册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悅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闕兄弟皆在上在酒所後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矣賢弟新成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乃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謁者卽闕下册免賢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

鴻書

卷二十三

十六

臣紀

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恭復風大司徒光奏賢罪惡暴著自殺伏辜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恭聞之大怒以他罪擊殺詡

李延年

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

鴻書

卷二十三

十七

悅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絃之延年善承意絃次初詩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

宦官

魚朝恩

至德初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宜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

走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宜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之功朝恩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雖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故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子儀王室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寮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邪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怙貴誕辭每折愧坐人欲出其上時元載為相雖強辯亦拱

鴻書

卷二十三

十八

默聽之唯禮部郎中相里造往返不屈朝恩謀將易執政會百官於都堂言宰相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餽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宜須退避賢路坐皆失色獨造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焉且軍容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自足而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繼也百司無稍食皆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耶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萊朝恩執易升坐百官咸坐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而未發會朝恩有

養子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絲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矣帝笑曰小兒童服大稱帝以故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爲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與語悉爲帝知帝倚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鳳翔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郡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寶雞

鴻書

卷二十三

十九

臣紀

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封殖不知爲虞也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會寒食宴禁中朝恩素服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以見之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尚悖傲強辯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

執拗

商鞅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座病魏惠王親往問

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

鴻書

卷二十三

二十

臣紀

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商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

鴻書

卷二十三

十一

臣

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貪者舉以為收斂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殺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

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為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稱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公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

鴻書

卷二十三

十一

臣

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孫座之言也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曾鞏携其文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舉進士上第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嘉祐三年安石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極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以合先王之政矣俄直集賢

鴻書

卷二十三

十一

臣

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未幾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神宗在穎邸韓維爲記室每進講則曰此非維之說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神宗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太宗爲二年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上曰今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

之同領之安石今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言皆均

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金

鴻書

卷二十三

十一

臣

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項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琦而安石遂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爲異謝

令呂惠卿論旨安石乃不去於是御史劉述錢顛程顛
陳襄陳薦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等
皆以不得其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
職致仕初安石在侍從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
閣最後世所當行及為參政而孫覺李常為諫官遂列
奏請舉行之安石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三年拜同
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帝大恐批付中
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并責監司郡
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被保甲有截指斷
腕者知府韓維言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

清書

卷二十三

五

臣紀

亦不足恠也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
麗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
壞朝廷留之安用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
以阻奸至此之共蘇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
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
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
公著韓維安石籍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
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
者也悉排斥不遺力安石子雱為人慁悍陰刻舉進士
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召見除太子

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一日與程顛語顛首跣尼携
婦人冠以出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
安石遽曰兒誤矣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
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
不免此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監安上門鄭
俠上疏繪流民圖以獻曰早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
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
亂天下帝亦疑之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復
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為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
夕汲引之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

清書

卷三十三

五

臣紀

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
惠卿實欲其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惠卿意密白帝
請召安石八年安石復相十月彗出東方帝曰聞民間
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
帝慰勉起之及雱憤恚歿安石屢謝病求去上亦厭之
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復用馮京知
樞密以其不黨安也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換特進改
封荆元祐中卒年六十八黃庭堅嘗言人心動則目動
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以是知其

李氏藏書
卷三十三終

第二十四卷

世系部十五

奸篡

趙高

王莽

董卓

曹操

王敦

黃巢

安祿山

朱泚

秦檜

卷二十四目錄終

卷二十四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五

奸篡

趙高

高閹人也始皇巡狩至沙丘道病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而始皇崩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死行遂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為皇帝趙高為郎中令二世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恐諸公子欲與我爭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大臣皆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可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

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一時戮死於社公子將問兄弟三人囚於內宮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用法益刻於是戍卒陳勝等皆起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使高決諸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罪去疾劫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八月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鴻書

卷二十四

二十一

臣紀七

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章邯等軍數却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盡畔秦吏聽諸侯諸侯咸眾率其東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怒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曰涇水為崇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

何不止衛令曰周盧設卒甚謹安得賊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勿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勿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議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狗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降沛公至項籍殺之

鴻書

卷二十四

三

臣紀七

王莽

莽字巨君孝元后弟父曼蚤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

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遊相高莽折節爲恭
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
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獨謹鳳且死以託
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叔父成都侯商上
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
當時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
遷騎都尉侍中爵位益尊節操愈厲散輿馬衣裘振施
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卿佐故在位更推薦之是時大司
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遂擢爲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
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賞賜邑錢悉以享士

鴻書

卷二十四

四

臣紀

愈爲儉約成帝崩哀帝卽位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
奴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對賢良
策深訟莽於是徵莽歲餘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卽日
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
期門兵皆屬莽拜莽爲大司馬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
是爲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
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
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
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須機
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

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
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卽稽首涕泣固
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羣臣因奏言大司
馬莽定策安宗廟當如霍光故事益封三萬戶疇其爵
邑比蕭相國太后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
以骨肉故欲異之也遂賜號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
爲安漢公莽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
后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時帝方卜后王氏女
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
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

鴻書

卷二十四

五

臣紀

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今當立
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
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
立爲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奉太宗爲成帝後宜
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綬卽拜帝母衛姬
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畱中
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己爭權也五年冬平帝疾莽作
策請命於泰時戴聖等皆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於前
殿勅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
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

不得相為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者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誅莽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莽

鴻書

卷二十四

六

五

眾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改號曰新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猶狗不食其餘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舜良久曰莽必欲得

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臨之乃出漢傳國璽授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既得傳國璽又欲改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奉上皇太后璽綬煬殺王諫而封張永初莽為安漢公時又詔太后奉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篋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太后至長壽宮見孝元廟廢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今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有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太后没年八十四没後十年而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凡二年而光武即皇帝位

鴻書

卷二十四

七

五

董卓

卓臨洮人饒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

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表紹謀誅宦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伴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臣請收讓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引兵急進遂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卓兵士大盛乃廢帝而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遷何太后於永安宮旋弑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室殷積卓縱兵大掠淫虜婦女謂之搜牢卓又姦亂公主妻畧宮人恣意殺虐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虜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時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入京師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任吏部尚書周芝侍中伍瓊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孔

鴻書

卷二十四

八

巨野

伯為豫州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韓馥袁紹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芝陰為內主黃巾餘黨又眾十餘萬轉寇太原破河東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爭之不能得而伍瓊周芝又固諫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吾用善士而諸君到官即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芝而遷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於是盡徙洛陽數百萬人於長安悉燒洛陽宮廟官府人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而入長安百官奉迎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蓋兄弟諸子皆典兵事結壘于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三年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陳

鴻書

卷二十四

九

巨野

兵交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伏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欲還呂布勒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布應聲持矛戟刺卓趨兵斬之內外士卒皆稱萬歲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脂肪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大曜如是積日又聚董氏之尸焚之塢中珍藏有金三萬斤銀九萬斤錦綺奇玩如山積

魏曹操

鴻書

卷二十四

十一

臣紀七

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為中常侍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信於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顛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邵與從兄靖俱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

月旦評操詣邵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初平元年正月冀州牧華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

鴻書

卷二十四

十一

臣紀七

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是時袁紹代韓馥為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

州黃巾衆百萬入兖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擊之爲賊所殺信乃迎操領兖州牧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操遣黃巾至濟北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好俠操與之善操之攻謙志在必死以父嵩見害於謙也勅其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已而張邈與陳宮叛操以迎呂布賴荀彧保鄆城程昱說范東阿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陶呂布夜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表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兖州平建安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爲王允誅滅

鴻書

卷二十四

十一

臣紀七

呂布屠彭城悉平之四年表紹既并公孫瓚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操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志烈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爲吾奉也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共誅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表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表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將顏良文醜七年操軍譙復以太牢祀喬玄復進兵官渡紹自軍破嘔血死八年表譚表尚夜遁九年操攻鄴十年冀州平表尚與熙奔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康斬尚熙傳其首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三年南征劉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是軍大疫多死乃引還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於鄴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

鴻書

卷二十四

十三

臣紀七

河東與繇會是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
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為
流矢所中韓遂與操有舊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相語
移時共道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乎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
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為操所破十七年征孫權十八
年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自
立為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十九年立皇子熙
等四人為王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不聽操自合肥
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皇后殺之伏完

鴻書

卷二十四

十四

臣記

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置旄頭
宮殿設鍾虡二十一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
為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為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
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
軍還二十三年金禕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
敗操聞之怒召漢百官詣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二十四
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是年孫權將呂
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為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
操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
陳羣等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

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死年六十六

晉王敦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自尚武
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帝初鎮江東以敦為元
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目選置兼
統州郡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敦上疏訟導功德表
至導封還敦敦復遣人奏敦初有重名又立大功既專
閫外之寄手控強兵羣從貴顯故帝畏而惡之而引劉
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不能平將作亂謂謝鯤曰劉隗
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

鴻書

卷二十四

十五

臣記

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即率眾內向以
誅隗為名帝遣王廙往諭敦敦不從復留之廙更為敦
用及敦至據石頭嘆曰吾不復為盛德事矣放縱兵士
大肆劫掠內外百官皆奔散刁協至江乘為人所殺送
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百官公卿
詣石頭見敦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敦時患帝年長
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
吾言幾至覆族至是敦以太子有勇畧欲誣以不孝罪
廢之得溫嶠辨說敦謀乃沮敦遂收周顛并戴淵殺之
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

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
公拉旋犯順殺我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
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敦曰脚痛孰如頸痛敦改易首
官及諸軍鎮轉徙出免者以百數朝行暮改惟意所欲
將還武昌謝鯤言曰公至都來稱疾不朝今若胡天子
使君臣釋然別物情自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公
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
何損竟不朝而去還屯武昌以兄舍為荊州刺史以義
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

鴻書

卷二十四

十六

臣紀七

憤成疾而崩太寧元年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
賚牛酒犒勞敦稱疾使主簿受詔敦以王導為司徒而
自為揚州牧又以王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
為荊州彬為江州以沈充錢鳳為謀主鄧嶽周撫謝雍
為牙爪敦無子養含子應為子及敦病拜應為武衛將
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
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我死之後若解眾放兵歸身
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
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
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作謀須敦

死後作難帝欲討敦知其為物情所畏乃偽言敦死下
詔討鳳等餘皆不問敦聞詔病轉篤乃以含為元帥上
書罪狀温嶠遂遺含書曰今日之舉謂可得如大將軍
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今大將軍來屯
於湖漸失人心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思與賢
哲弘濟時艱劉遐蘇峻不謀同辭導雖不武情在寧國
謹明目張膽以為六軍之首矣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
一人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及含軍敗敦聞而怒曰我兄
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
復臥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俄而

鴻書

卷二十四

十七

臣紀七

敦死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
王敦滔天作逆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
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

黃巢

巢曹州人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劍騎射喜養亡命咸通
末歲饑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眾三千殘曹濮二州先
時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
盜起時議畏之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眾數千以應
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眾遂數萬關以東州縣大抵皆
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畧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追擊

賊逼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棧
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
及仙芝為宋威所獲傳首京師其眾復推巢為主巢自
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轉
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
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
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
檄四方章奏論列指日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也
會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郊
城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為

鴻書

卷二十四

十八

臣

節度使裴璩斬獲死者甚眾巢大沮畏乃詣天平軍乞
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隨即叛
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
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圍福州觀察使棄
城走巢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以駢
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寇廣州執
節度使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詆官豎亂
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財產縣令犯
賊等皆當時極敝唐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大梓沿湘下
衡永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為授衛敵

江進逼江陵眾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
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佗以五百騎釘轡藻蘄望
賊陣縱而遁賊以為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
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於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
度江東走或勸巨容追賊荅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
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眾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
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還越宣歙等十五州復以計破
殺駢將而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濟采石侵揚州當此
時也高駢按兵不出巢又悉眾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
整眾不復剽掠矣所過惟取丁壯益兵而已進攻汝州

鴻書

卷二十四

十九

臣

遂陷東都東都留守劉九章率百官出迎賊巢入勞問
里間晏然允章之力也明日夾攻關王師潰田令孜奉
帝趨咸陽賊自東都抵京師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
灞上巢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
拜稱黃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初入京見窮民皆抵金帛
與之甫數日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
亂人妻女火廬舍不可賞宗室侯王屠戮無類矣巢遂
舍含元殿即帝位號大齊是時乘輿走至成都巢使朱
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為鄭畋
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

原節度使程宗楚為諸軍行營副都統唐弘夫為行營司馬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竄出至石井邠涇軍爭入競掠貨財子女巢伏野次與之見其簡弛即遣賊率眾數百掩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至相與出謹迎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賊至皆負重不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怒民迎王師縱擊殺人萬餘人血流遍溢謂之洗城明年正月鴈門節度使李克用遣將夜襲京師火廢聚時諸鎮兵亦至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等最先進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商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軍去

鴻書 卷二十四 二十

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壁汝州破尚讓於太康取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巢大恐解而去克用追巢巢引殘眾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夜走胙城入冤句奔兗州克用追至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眾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計感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眾七千為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畧甚眾

湘陰疆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安祿山

祿山營州柳城胡也祿山伎忍多智善測人情通六蕃語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莊其語因釋不殺祿山遂乞與守珪為養子擢幽州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媚事之多出金帛結其左右利貞入朝盛言祿山乃授營州都督自是使者往來一口同稱玄宗始以為才天寶元年以平盧為節度祿山為使兼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又代裴寬為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三年祿

鴻書 卷二十四 二十一

山人朝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二省長官御史中丞俱餞鴻臚亭祿山陽為不敏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堪委托願以身為陛下死天子以為誠憐之令見太子不拜祿山曰臣不識太子何官也帝曰太子者吾百歲後將付以此位者也祿山即佯驚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當萬死乃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為貴妃兒每拜必先妃而後帝帝怪之祿山對曰蕃人先母而後父帝大悅六載進御史大夫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祿山恃恩入謁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趨拜卑約祿山

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知其意便迎折之祿山大駭故每見林甫雖盛寒必流汗林甫亦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大德林甫呼爲十郎祿山還鎮留麾下駱谷居京師駱谷每奏事還祿山必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然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荅曰唯赤心耳帝爲起第京師服御等雖乘輿不能過焉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酣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又自以無功而

鴻書

卷二十四

三十一

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結契丹諸酋大置酒既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審卽賜祿山鐵券封柳城郡公進爵東平郡王九歲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又求兼河東遂拜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祿山中流矢走平盧祿山不得志乃上言欲悉兵討契丹以報帝詔朔方節度使何布思會討之布思多權畧祿山素忌才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轉入漠北爲回紇所畧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之衆兵益雄愈偃肆太子及宰相屢言祿

山反帝皆不信至是國忠建言乞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得其謀卽馳入謁帝意遂安十三載來朝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因是必欲殺臣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旣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十四年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元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他日二人見上言曰臣有一策可以坐消祿山反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范陽平盧河

鴻書

卷二十四

三十一

臣

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又不發更遣中使以珍果賜祿山欲以潛察其變中使受賂還言祿山無反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保無異志卿等勿憂也冬十一月祿山反范陽祿山詐爲勅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討楊國忠遂濟河下陳留滎陽遂入關上走蜀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猶未食民獻糲飯雜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逆致陛下播越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寧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關門之外陛下

皆不得知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百姓皆走驛官無煙相與枕藉而寢貴賤無復辨識矣次馬嵬乃賜國忠及貴妃死祿山遂僭號東京是年太子卽位靈武時賊將既陷長安日縱聲色財利故車駕入蜀無追躡之患肅宗北行亦無西顧憂祿山既老愈肥日復盲又得疽疾性下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祿山子慶緒乃與李諸兒共

鴻書

卷二十四

三

臣紀七

祿山父子僭位僅三年

朱泚

泚幽州人與弟滔並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為節度使頗委信泚大曆七年希彩為其下所殺泚衆方外屯而滔主牙兵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胎因共詰泚推知留後有詔卽拜盧龍節度留後三年泚求入朝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身入衛既至見內殿賜賚甚厚泚之來滔攝後務稍稍落泚牙角泚自知為所賣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滔節度留後而進泚太尉及滔合田悅

以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

泚惶懼請死帝勉之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焉及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關下京兆尹供軍衆怒供給粗糲不肯食羣噪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邪今瓊林大盈庫寶貨如山乃盡甲反旗而鼓劫令言西行殺使者薄丹鳳門帝倉惶出走夜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復疾趨奉天都虞侯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裒兵欲擊賊聞乘輿出乃帥家人子弟俱奔奉天赴難令言遂突入含元殿掠宜春苑入諸宮嚴兵

鴻書

卷二十四

三五

臣紀七

自固而未有所屬恐不能久以泚昔在涇原有恩且失權日久乃相聚而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則事可濟令言遂率百餘騎見泚泚僞讓不肯許弟留使者飲以觀衆心是夜令言復率數百騎往見泚泚卽擁徒衆向關下舍前殿總六軍僭卽帝位國號大秦而自將兵偏奉天時四鎮合兵萬人入授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入關播渾瑊曰漠谷道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以分賊勢盧杞曰漠谷道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之倘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賊陷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

多矣今城中危急救兵至者惟四鎮耳若得管據要地則泚易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四鎮其過是自驚陵寢不可上乃聽杞兵自漠谷進與為賊所邀是夕四鎮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初上至奉天詔鎮近道兵入援有言朱泚為亂兵所立欲求攻城者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羣臣莫及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信之至泚潛位報聞盧杞白志貞又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莫敢行金吾將軍吳澈獨請行上悅之澈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

鴻書

卷二十四

五

臣

秦檜

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二帝北遷金以檜及孫傅張叔夜何桌司馬朴從至燕山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砮航海歸行在入見拜禮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謂檜與桌傅朴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三千八百里踰

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撻懶從之亦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偕行蓋檜在金庭首倡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其通虜明甚紹興元年除叅知政事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發檜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高宗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可也二年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檜罷前一日上謂直學士綦崇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檜又言為相數月可以聳動天下今未有也崇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然後知上亦疑檜之姦矣五年上駐蹕平江復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即日授檜樞密使會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間帝曰然則用趙鼎故鼎復相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甚相得浚先達力引鼎浚又嘗盛稱檜於鼎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其政至是檜聞浚言深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因以激怒鼎使擠浚也鼎素惡檜至是反信檜卒為

鴻書

卷二十四

五

臣

檜所傾云八年拜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
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檜與宰執共入見
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
講和乞顛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
下更思三日既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決矣檜
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帝
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不移乃出文
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預之出遂力求去出知紹興府
鼎旣去檜獨專國決意和議中朝士以議和論不合者
咸相繼去位矣檜方挾金人自重至是欲上行屈已之

鴻書

卷二十四

五

禮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時諸將所向奏捷而檜
力主班師九月詔岳飛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
還池州劉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旌靡輒亂飛口吐不能
合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人有檜盡收諸將兵詔給事
中范同令諸將入對岳飛至入對曰如今文臣不愛錢
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領之於是世忠俊並爲樞
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荅詔視常期
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檜別下詔命三
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銜曰統制
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

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受元樞之制以出其所
部皆已散去導從盡是密院之人三帥始知兵柄見
洪皓歸自金致金酋室然寄問之語檜聞之深以爲憾
令李文會論之皓遂貶英州後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
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
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故我便要殺你
自是檜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自檜擅政屏塞人言故
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陰私以取寵求媚中
有一二恐觸忌諱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
以寒責至有請檜乘金根車置益國官屬并議九錫者

鴻書

卷二十四

二十九

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檜爲華旗檜兩據相位凡十
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
鋤畧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
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卽捕治之
又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郡國大事只申臺省上
不聞也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不敢他語惟盛稱秦
檜勲業明日檜入忽問曰昨日奏事甚久執政皇恐曰
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卽退實無他言檜嘻笑曰甚前
蓋已嗾言事官上章矣執政甫歸閣彈章副本已到其
伎刻如此自其獨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一十八人皆柔

倭易制之徒言官聽檜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二人然甫入即出或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膝襪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初見檜能擔當和議遂以國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止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檜皆擯去之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

鴻書

卷二十四

辛

臣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四終

第二十五卷

世系部 十六

尚論 一

許由

舜廟 碑

龍逢比干 碑

首陽 碑

伯夷

武王伐紂

周公

管蔡

懿公鶴乘軒

孫叔敖

鮑叔牙

延陵十字 碑

子產

孔子

澹臺滅明 記

伍胥 銘

伍大夫 贊

范蠡

豫讓

商鞅

屈原 吊文

鴻書

卷三十五目錄

辨騷

荆卿

過秦

項羽 贊

桃花源

漢高祖 紀

張良

武帝

蕭何

四皓 碑

周苛 碑

屈原 記

亞夫

司馬相如

張騫

卷二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刪

世系部 尚論十六

許由

唐柳 識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全性出於胚
渾入於鴻濛雲遊鳥還翁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
欲採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全心堯
齋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
道終播於無窮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

鴻書

卷二十五

十一

尚論

堯發之頽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主所
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
感俗道自為功在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登雲
嶺多憶箕穎倚與先生山水齊名

舜 廟碑

唐張 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於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
節而固讓之羲仲和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
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於四門納於百
揆星辰合慶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內堯之九男
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

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惇俗

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乎咸若無為而治其聖

也與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

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

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

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

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

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脫於桎梏

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

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為漢賊當鼎易之時

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誇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

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夫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

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為世教游夏之

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

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嶷北麓三湘南瀕帝之遺

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

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宇文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

岡巒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壇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

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閭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

鴻書

卷二十五

十一

尚論

趨則歌南風觀東后朝眾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歌升堂自愧於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慚於閭闔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

關龍逢比干

明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于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請祠謁覽焉而嘆曰是尚不足以恢恢耀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

鴻書

卷二十五

三

尚論

其臬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啓遐詔來必有闡名撫實於是藏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瞻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歛以悲膏者問之知黠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穎泚而赤者車將過而轅為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於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者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

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者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亾周之亾也稽首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蘇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鷓雀與孔鸞長短邪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捭闔以誘之邪誠使揣摩捭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禹湯邪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於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仁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橫從橫始於橫議橫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

鴻書

卷二十五

四

尚論

首陽山碑

唐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亾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澹然冰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

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述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以臣於周則周召之烈矣奚有首陽之厄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應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伯夷

唐柳 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其中

鴻書

卷二十五

五

尚論一

偕隱胡爲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
去何止掇澗溪之毛薦精神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
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文武
謂墨縗兮胡顏一叱兮忘饑若有謂兮於巖之關豈不
以冠敝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
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之所恤者
偏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
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
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
鳥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美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電掃

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孺於武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
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
先生逝將奚臻萬姓歸仰兮獨鬱乎方寸六合莽蕩兮
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憮心而惻殷所以不食
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
應物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
雖非與道而保生乃最爲臣之不二

武王伐紂論

明方孝孺

余讀春秋元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十

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

鴻書

卷二十五

六

尚論一

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爲簡畧若是
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
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
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
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
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
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
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
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文闕疑又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

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王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

鴻書

卷二十五

七

尚論

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二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决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殖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實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周公

明翁金堂

聖人之自處一天而已矣天無私聖人亦無私有私非聖也行胸臆快恩怨私誠甚矣而善存形迹巧避疑謗庸得為公耶管叔者周公之兄也管叔之謗若為公讐矣公親總六師竟致之辟犯僂兄之迹而不嫌涉報讐之疑而不恤且時耆俊滿朝若奭若望咸可禦侮稍知自愛者必委而避之惟公不避斯公之所以為聖矣公之身非已身也周室之身也管叔之謗非特禍公固禍周也然則叔也在公為親而在周為讐矣公不讐之耶鴟鴞未作風雷未變公則居東非不能剪叔也亦非避

鴻書

卷二十五

八

朱

謗而不剪也冀其悔禍而全之固此公心為之耳既而惡盈罪彰禍且及宗社矣懷嫌坐視稍能忘私者不為而公忍為乎時適王心悟矣惜猶未悟吾知公且起而任之矣懿親流言元輔遜避民志其幾搖也公終弗起民其將謂公何公亦將如宗社何東征之行固斷非公不可者公之言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噫弗辟既無以告矣弗起又胡以告耶公之出處公不自疑而時亦信之狼跋之詩破斧之詠果何期而得此耶矧其得否果足為公輕重而公亦果視此為出處者耶公無論矣後之藉公者吾則惑焉叔牙之醜猶為可爾常山迫

遜於乾明秦王彎弧於隱刺而動自解曰周公是耶非耶嗚呼公不避謗而亦無當時之謗顧有口實於後世焉吾於是而不能不為公悲也

管蔡

明郭子章

管蔡之事據詩書所載一則曰鴟鴞鴟鴞一則曰破斧破斧一則曰違王命噫嘻何太甚也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夷齊之流匹而文王之孝子也獨恨其所以處殷周之際未善耳其以殷畔非畔也以復殷也武庚故主也紂雖無良武庚未聞失德其父可誅其子可不立武庚而自為之此管蔡之所疑於武王也文王內

鴻書

卷二十五

九

尚論

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管蔡所習見也其父之所為如此其兄之所為如彼管蔡籌之熟矣復故主忠也守父之節孝也反兄之為義也故不顧弟姪而委心武庚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成王之慧周召之智俱未可以一舉而遽得志故為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跡泰伯箕子之為夫泰伯之之荆蠻也非以天下讓也示終其身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非欲存殷也示終其身不臣周也故為管蔡者舍周而遠遯則天下後世庶幾有諒其心者矣傳稱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

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則姒之所以教管蔡者當無異於武周也而必以武周之伐商者為聖以管蔡之輔武庚者為不類可乎管蔡不幸誅耳使其輔武庚滅周後之作史者又惡知不以武庚為少康以管蔡為忠而以武周為逆乎故凡管管蔡者類以成敗論也嗚呼新莽欲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為可朱溫欲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為可故夫天理之在人心即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可得而滅者彼管蔡者即不類吾以為宇與昱之儔而已

鴻書

卷二十五

十

尚論

懿公

鶴乘軒

明梅鶚

亡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偏蔽矣夫衛國狃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人嗾於一胥之微而對以忘君使民對上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有臣不令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耦俱無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為天下咲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郁二君論之詳矣請得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則是國人之懷對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為不免也然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

矣戴天履地無所逃矣天威在邇美墻如見其志義明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故夫國於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匡救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保其幼孫有庇遽以虐而棄之則夫熒澤之後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樽之崇嚴而遺周行之詬耻然嘗即其遺編而攷不過以鶴賈罪而非有及爾借亡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之暴也縱使湯武復生而舉法於上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

鴻書

卷二十五

十一

尚論

對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為國也康叔開拓之武公培植之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死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墀在衛生者享衛之土利死者歆衛之裡祀其感戴於上者為何如而圖報於後者為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而况其苗裔乎情然喪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獒之訓在所當諫也猝然震惕於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當率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而褒職有補者誰與端委於周禮盡職於諫垣者誰與三風十愆之訓警欵於吾君之

旁者有幾不物不軌之誨規瑱於吾君之耳者有幾無孟子之言退無牛邯之論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於惡外則敗君於災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其大夫而與之以矢即越勾踐嘗膽之訣也呼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即齊百年留玦之哀也其神魂之悲怖意氣之悴傷誠可憐也為國人者奮柱厲之不知勵狼矐之見黜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於先君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羣而為國安不

鴻書

卷二十五

十一

尚論

可與居而危不可與死德不可與釋而怨不可與磯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鶴之怒遽以怒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而懷慝志將不死緩士不揚徽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為政也號其大夫則曰臣之車則不辱君避也或執水而裾或喪馬而求或鼓衰而不起或棄甲而先奔秉公旗者不肯避其下道在公右者不能為之取水大小同謀必使其君往遺之敵以過其不令之心其復惡之甚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虐以威上帝不赦罰之於熒澤而師徒撓敗罰之於距

河而遺雉七百自古滅亡之慘未有若衛人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黃懿公之社稷雖墟而衛人之宗祀亦敗其是非得失之迹見於前而禍福成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土之毛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忘國之慙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誦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懟也哉亦何懿公之懟而蔽罪之深也哉雖然天有威命人有秉彝豫州之民何世濟其兇頑耶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已之喪君其罪爲尤大耻母之召玃而不知已之弑母其耻爲尤深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睫視之其猶覩然人面哉吾獨以弘演爲人矣不然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又有納肝之忠哉茫茫土宇不云隘矣總總黎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政善耶其政惡耶龍亢於天虎闢於野而所謂一人者曾不比玄裳縞衣之寵也其君安耶其君危耶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於懿公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茲一慨

鴻書

卷二十五

十三

尚論

孫叔敖

明焦竑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士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隰境垵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禍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

鴻書

卷二十五

十四

尚論

鮑叔牙

明王世貞

鮑叔牙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霸公故晉公之讐而不疑知已之不如管仲

故其爲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海
霸首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爲之叔爲之也天下
歸功於桓公桓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
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爲之君者亦庶幾

延陵十字碑

明繆昌期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叔之
傳春秋輒從史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
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詈之不置嗟呼春秋之
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踉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
子不唯賊是仇而先紕讓王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

鴻書

卷五十五

十五

十一

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
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
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
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吊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
低回留之不能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暖不白之指繩
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之片石壠頭之十字哉且
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季子始也夫夫
子何以碑季子無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與三讓有泰
伯之風與掛劍不忘徐君之誼與葬于合先王之禮與
聞樂知六國之興衰與歷聘翩翩著閱覽博物之稱與

之數者顯節也姦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
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
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
其兄之子於墓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
而不可以告人人弗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
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望
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稱孤矣
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夷昧以及季札立嫡乎立
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夷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
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委

鴻書

卷五十五

十六

十二

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
退耕於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寔與之而我固捐之
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
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慄也光之狡而忍
也其人兢兢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
使季子一日有國而寤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札必
矣光之借札以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
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
兄之子固子之而我寔遜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
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

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墓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取也似愚其不可取而不取也似智其三更暴主而不見忤也以爲得老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淄也以爲据先王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嗚呼以吊其人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季子有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之臣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之賢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所處其有幸有不幸與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差之亡吳而稗其咎於季子夫季子辨六國之興衰者而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子產

宋蘇轍

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凜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玩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爲政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

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孔子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澹臺滅明

寓公堂記

明胡績宗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魯齊之境中國之士峻拔自殊者大抵皆其羣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游而寓吳今吳有澹臺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即孔氏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始親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會盟或者陋焉而

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游而樹其風聲其遺跡故趾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往之際人知子游之淵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不可誣也哉吳故有學道書院專祀子游而澹臺氏無聞焉某忝守吳既復道學書院爰因佛廬之費口復創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為寓公堂肖子羽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焯魏鶴山了翁遂用祔之旁列書舍以郡之良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庶仕者知所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

伍負胥山銘

唐盧元輔

鴻書

下卷二十五

十九

尚論

善父為孝記曰父仇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爭臣不失國當抗於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未官臣在秦為既壯子坎墮伏節乞師於吳軍伍戰至郢先哲王建邦啓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超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祚又顛泰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焉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矣鏑鏃之場竟及其身

伍大夫贊

明王守貞

嗟哉平乎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臣孝憤依烈官郢乃伸明哲沉幾沼吳益神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濤而不能回其主智之先若質箸龜而不能保其軀要其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吳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嗚呼丈夫

范蠡

明葉向高

世以范蠡勝於伍負殆未必然蠡報君讐負報父讐事稍相近然而為負難為蠡易負無尺土借力於他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其君共患難者也會稽之役負以其勁

鴻書

下卷二十五

二十

尚論

感越若承蜩然蠡不能抗也當是時句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亡而無一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殺人之父而乞憐於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也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負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勾踐入吳不過甬東之繫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母伐齊母連兵潢池舉國而聽負蠡雖智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亡皆吳自亡非蠡亡之且以勾踐之憤用休息生息之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為

之謀皆可以得志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著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六壬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疾尤出無聊以越之強盛蠡不能悉力佐句踐抗吳使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信也人臣之義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為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平之安劉亦大類此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蠡之賜蓋以死報吳而或以此為自病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乎此皆與於不忠之甚者也

豫讓論

漢賈誼

鴻書

卷二十五

三十一

向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為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為報之深也對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胡此一豫讓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商鞅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

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

屈原吊文

漢賈誼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今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翔翔關葺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距躄廉莫邪為鈍兮鉞刀為鈇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駘蹇驢兮騁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懼此咎兮諄曰已矣國其

鴻書

卷二十五

三十一

向

莫我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倘螻蟻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辨騷

南朝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材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矚然涅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懟沈江拜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

鴻書

卷五

三

鴻書

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妁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一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

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與詩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離騷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環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詞來切今驚采絕綵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

鴻書

卷五

三

鴻書

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馮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荊卿論

明郭子章

嗟呼荊軻之事無足道矣而所以使軻之不能竟售其志如聶政曹沫之所為則丹自誤之也軻之言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當是時

太子業已遣秦武陽副之矣而軻必欲待客來俱河也彼固知武陽猾勇者不足與共事也夫其陳音咸陽之日正咫尺縞素之候而武陽色變震恐終以敗事使荆軻逐王王環柱走武陽少驚健與之夾逐豈不足以當夏無且之藥囊而竟不能張一空拳相搏也則太子促荆軻而輕用武陽之誤也軻在榆次論劍於蓋聶在邯鄲講刺於句踐在燕市酣飲於高漸離軻所與遊者非節俠之士則刺擊之夫未至之客庸非斯人之徒歟使丹當日少須臾無遣待其客至而與之俱則展畫秦陛軻必有以得志於秦王矣嗟夫天將畢六王一四海秦王亦天幸哉丹之急軻軻之客不至武陽能殺人於髻齡而不能畢使於壯歲皆天也燕丹傳載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搯其胸數之曰從我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轆轤之劍可負而拔軻不解音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曰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夫秦王之欲聽琴聲軻之聽秦王聽琴聲鼓琴美人能以琴聲送計軻衛人不解秦聲皆天也不然殿上之七首不中筑中之鉛又不中博浪之椎又不中故曰天之所興誰能禦之秦王

鴻書

卷二十五

二十五

鴻書

之不死天也而魯之句踐乃謂軻不講於刺劍之術彼惡知王者不死乎

過秦論

明楊慎

有問於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橫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架龜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俄而祖龍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閭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乎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呖左螭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

鴻書

卷二十五

二十五

鴻書

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哉善夫蘇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於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隙納妾於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項羽贊

明王世貞

力拔山氣蓋世喑鳴發萬馬廢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
僂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蕪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羣雄
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誅未足酌六
鴻書 卷二十五 三十七 尚論
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
於大江之滋此固天巧之嘿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
傲羣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桃花源

唐李 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刑威煎熬生人若墮大火三墳五典
盡散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雋自謂功高義
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
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垂度禮刑將弛則綺皓
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
者可謂超昇先覺矣 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

述漢高祖紀

漢班 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
漏於楚爰茲發跡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與路
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
畧項氏畔渙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
席捲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
牙信越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張良

明楊 慎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
鴻書 卷二十五 三十八 尚論
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
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楊子曰程子之
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為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為
韓報仇報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
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
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
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
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
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
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武帝

明顧 充

建元之初首策賢良方正於大廷得一代大儒如仲舒爲之首而秦儒出谷濟濟盈朝於是罷黜申韓並焚之說憲章六學潤色鴻業遺文餘米莫與比盛帝於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其味仲舒勉強之言用申公力行之語納汲黯多欲之戒以奮其雄才大略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惜其狹小漢家制度而窮征極討神仙土木之事相繼逞欲李少君以却老用藥大文成以神仙致鬼用衛霍以征伐用卜式以輸財用桑弘羊以言利用張湯以舞文用張騫以遠使用而紛紛制作卒

鴻書

卷二十五

二十九

尚論一

成於數人之手由是封天禪土以期不死起柏梁臺作承露盤以冀長生疑神於蓬萊脫形於海上作飛廉觀通天臺高宇雲覆千楹林錯以招來神仙之屬覩犀甲則建朱厓聞葡萄則通大宛欲善馬則遣貳師伐昆明則習水戰兵連不解肆意遠尋使百姓去室家之樂坐劍枕戟矯箭控弦以從役而匈奴亦劍艾遂逃竄伏空幕南之王庭過之未嘗不哭信以爲威振百蠻武暢四海凌跨六合籠駕八表得志滿意無以加矣卒之瘡民而蝗國川血而山骸犀皮玳瑁不足珍筠簪竹杖不足賈夷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雖法繁於秋荼

利析於秋毫百姓皆殫其地之出竭其虛之入不足以填無限之欲壑如處頽屋面面皆風天變盜與不可救藥乃作沈命法遣直指使奮鉞鉞而並出以搏擊天下好大而大不遂喜功而功不成而文景之澤稿無餘潤矣且以鉤弋宮爲堯母門不監青蠅之罔極而俾趙虜亂父子巫蠱之禍京師流血僵尸數萬悲愴於思子宮之作向非本心呈露輪臺悔過明於知子付託得人其與秦皇相去亦何能尺寸哉

蕭何

漢司馬遷

鴻書

卷二十五

三十

尚論一

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四皓

明蘇 濬

余入商州過金雞原謁四皓先生廟崇以丘隴蔭以叢木爲低回久之已而四顧垣宇傾頽不治將圯則爲咨嗟久之因檄州大夫鳩工而新焉旣成州大夫偕博士員屬余記其事余顧謂諸君若繫纍者屬耶真耶咸曰屬也其真者乃在商山余曰安知商山之非屬也余過商山之麓比其纍纍然者卽在隴畝中離村離烟火不

十武而近也安知其非屬也夫真與屬曷論哉余觀秦之驪山漢唐之諸陵珠璣秘器錯落其間然卒剝落於巨魁椎俚之手靡有完其墟者先生以不朽之骨悶於深山而至今列墳以祀若馬鬣封然夫與其真而斬也孰與屬而存也諸君曰然則先生之出屬耶真耶余曰真也易曰鴻漸於逵又曰龍德而隱彼飛鴻出沒增繳不知豈不翩翩高致然人猶得而窺也神龍深蟄俄而九淵之下俄而九天之上世烏知真龍哉余觀留侯傳自始至終皆托之鬼神博浪沙中匿形於大壑老人圯上援錄於素書安知東園綺里非黃石公之儔耶今世鴻書 卷二十五 三十一 未

所稱子房與四皓書風交綢繆猶可想見則其出也非為漢也為子房也夫以衽席之私情社稷之巨計諫臣爭之不得謀臣爭之不得而龐眉數言轉移若反覆手此其精神感動必在色聲之外而未易語人者如曰屬也即取土木形骸之徒而華其髮而裁其冠而盱盱然睢睢然以號於人曰吾黃吾綺猶以秦龍為真龍且不可欺恒人而可欺高帝哉吾意其不烹則醢今夫物之可得而秦者必其可得而醢者先生朝而商山暮而漢廷朝而漢廷暮而商山徹侯不加鐵券不及絳灌不得而友漢主不得而賓回視赤松子之遊真若合券謂之

龍德而隱殆庶幾矣諸君曰然則延頸一語謂脅君父非與余曰此漢人語未易為宋人道也夫延頸而死非真死也剖心而明非真剖也以詞害意甚矣末世之固於文也彼惡知真龍哉諸君適然於是相與酌黍酒薦紫芝因次第其語為四先生解嘲云

周苛 碑 唐李 觀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於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圍而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憂難持久用紀將軍計而漢祖免乃命周苛寄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搖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以利兵束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毅然鷹隼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為上將軍軍之政自不殺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駭之曰吾聞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怒睢類不留今若之業不作秦而罪侈於秦不知天以陰隲興亡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厚其

惡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悲公之不屈而耻其責已
聲如吼虎指左右梓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
嗚呼糜軀奠於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顯主主顯節
立獨苛有之與夫由余授戈弘演納肝殊也初苛殺魏
豹可謂無人薄我乃拒項氏豈非臨難不苟免耶觀公
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

屈賈 詞記

明王世貞

長沙有水曰湘水故楚屈平所自湛地至漢時賈誼出
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為賦弔屈平因以自悼云今蹟猶
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然未
有祠記予嘆曰是曷以揚推明德表勵風軌而廉起頑
鄙哉其守土者曰唯唯謀出官之美庀材而計之為楹
若干左祠屈平右以賈生配采籬芷酌椒水奠焉而屬
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矣夫士蓄
志担業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道與時左
奉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可爾豈所
以語於國也屈平繇公族事懷王王故嘆喟斷斷子蘭
上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孽參五而愛怒謬整夫抱皦
皦之節兼卓越不儷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此於勢固
難也流涕逐放瀕死而益懣懣不忘者其意乃可悲而

鴻書

卷二五

三

明

法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特樵朴少
識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斥指之術
哉賈生何媿此逐也賦所云鳳凰騏驎者似謂平不能
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主上保又
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大息至微或比物假訓者
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量其衷而較其淺曰自
天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重璧而聘莊生去弗顧曰
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
焉予故特祀二子祠之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諸士
者過而游以弔者惕然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
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
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攄幽憂憤疾之思蓋二子之言
既矣非所望於來者也

亞夫論

明茅坤

古之所謂大臣必其身卑於匹夫而後可以擁四海之
功名察於幾微而後可免禍亡之及斯二者非學術不
足以持之學術定於中然後其心措而不亂足以勝其
重而制其變否則未有不災及其身者也條侯亞夫自
父勃從高皇帝起豐沛定天下以來諸呂相王而劉氏
不絕者如帶勃與丞相平計誅諸呂親握天子璽而授

鴻書

卷二五

三

明

之文帝當是時蕭曹已沒漢之侯王將相以功佐劉氏者唯勃為最勃死而亞夫復繼父為大尉出將三十六將軍以定吳楚之難吳楚不滅則膠東濟南淄川以下五七輩幾不可為非所謂挾不賞之功而擁震主之威於上者乎而梁孝王帝之同母弟也方吳楚之始圍梁王急亞夫特守便宜以梁委之堅壁昌邑而不救梁王幾沒亞夫固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制吳楚之輕剽而撓其後帝亦方念漢之不利不能不聽其以梁為餌於吳楚也吳楚平而梁王出太后母子兄弟携手帷席且歡且泣道其所以故亞夫之功日少而短日多而實太

鴻書

卷二十五

三五

鴻書

后請帝之封后弟王信蓋所以悅帝亦所以自廣外家也漢興以來母后家往往如是亞夫不能徜徉浮湛其間而適欲以法爭之爭之誠是也然梁孝王倚太后讒之於上信倚后讒之於下而亞夫欲以區區吳楚之功處於骨肉左右怨議之間正所謂以脂葦而投燎毛之原決千里之河而注之海日見其橫且深也亞夫之在當時其所自處吳楚之功不可按考予觀其於帝之賜食獨設大馘不為署箸而不勝其快快之狀顧上席借箸他日又買尚方甲楯以待葬則其素無學術以自持而一二驕僭之為所不能免明矣彼景帝者晁錯之所

教習以申韓刑名之學而以術數任臣下者也其為梁王后弟信之讒者必曰亞夫父子相繼定國難功多不能盡封非以法誅之不可又不然則曰亞夫自多功驕縱無人臣體讒一至而不疑再至則攘臂而起三至則令人陰伺其過而法削之矣故以君臣之間賜食而不為置箸者以梁王與后弟信之讒既深特怒而察之耳廷尉按買尚方甲楯而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非有所受於左右之指安忍附會其獄至是哉善乎漢世之功臣而能爛然完名聲施後世者蕭曹子房陳平三四人而已彼皆能為黃老言而短少其術以自便

鴻書

卷二十五

三六

鴻書

者雖非為學術之至彼其中所持者亦深矣嗚呼以亞夫累世之功處乎梁王及后弟王信二三貴戚讒沮之間且不免於難况后世疎遠之臣而不幸有所獲焉欲其無危也得乎悲夫

司馬相如

宋蘇軾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嘗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

喜之有

張騫 詰博望侯

明張邦奇

博望侯張騫既失侯為上言西域諸國所有欲以款動
上心得復使焉以為功而復厥侯也太史公見而詰之
其辭曰嗟來博望乎君胡為富貴是覩而捐其軀越棄
人倫而遠夷是圖匈奴險很同兇貍龐竿昆明心性殊
西夷越在西北隅君欲出之亦已愚西方昧谷日頭匿
陰霾昏黑視莫覩崎嶇三池與盤石熱身頭痛行不得
迫塞懸度天設阨下臨溪谷峻若壁沉而一跌骨細磔
君胡以身蹈不測西域之人誕幻醜鄙狂笑啖舞喜而

鴻書

卷二十五

三十七

尚論一

兄與弟怒而豺與虎西域之獸犬狗封牛唁唁牟牟狻
猊挑板視人若仇是其地非中國之所通也不幸而至
焉不可以為恒也昔也君嘗一試顛路艱危更十三載
而奔竄以回百人去一人來胡君不自恤而復求使為
卜式輸粟居九卿相如獻賦身寵榮彼以輕易重且不
可而君獨以重易輕惡在其為明耶今夫中國之民破
產飢居鬻妻棄子餓草相望寇賊蜂起沃壤不賦大獄
不理棄市敝之以事遠夷不亦悲乎彼其駿馬翠翎象
齒犀革大卵眩人銅錫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必
求之誠捐何益剖身藏珠人謚為愚彼之所殘僅乃一

軀而况斃身與家與國之需以覓侯封厥愚何如遂求
博望乎君既苦其身又失其所以為臣亦獨何樂哉而
為是紛紛於是博望侯泚頰頰顏若眩若迷舉手相道
俛而忸怩然惑溺之深終不能改其所為也自是之後
天子益向西域好利之臣爭事之蓋始於騫之鑿空而
其迷不可塞矣悲哉

鴻書

卷二十五

三十八

尚論一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五

第二十六卷

世系部 十七

尚論 二

劉向說苑序

楊雄

楊雄始末

馬援征五溪

伏波碑

周黨嚴光

釣臺賦

廉范

黃叔度記

郭泰碑

梁鴻

何進

漢黨人

東漢節義

先主

關壯繆侯贊

八陣圖

諸葛亮

漢後主

鴻書

卷二十六目錄

一

卷二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刪

世系部 尚論十七

劉向說苑序

明黃 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為蒐校序而傳之至於今有完說苑者輦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為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於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微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嘖嘖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予詞為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為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為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齟齬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厚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為天阿旁落宮鄰金虎雪煜翕訛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徒縻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為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

鴻書

卷二十六

朱

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於文質之故大指亦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於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遼務肯不蘄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繫驂也詳向所摭引驕駁誕詭誠不一軌於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讒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爲奏蓋典校中書雜事除去重復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譏之至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一

世系三

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戚卽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耶而踴躍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懣塞而無所出以爲一目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異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於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爲漢枉乎卽子政甘之矣予故重爲序如此

楊雄

漢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驃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八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胥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棻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素貧而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一

世系三

事者載酒餽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余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鴻書

卷二十六

四

世系七

遭時君更閱賢智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子雲始末辯

明焦 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悖

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編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不遑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得天下不可為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

鴻書

卷二十六

五

世系七

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未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

不徒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
關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
寔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
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
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閻
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
宰我一以為游說一以為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
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
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馬援征五溪論

明李廷機

鴻書

卷二十六

六

世系二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為漢家勲矣五溪之役復
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為援之不
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
跋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
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
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
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跋焉
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
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
指畫隴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算也西鋤先零北出塞

漢南平交吐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曾
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效膠東
之養重猶然衽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
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趨趨翊
翊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僂乎且是時帝久苦
兵間厭銜枚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
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
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
之士往往急於自暴其技以求銜鬻彼其志固欲登壇
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村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殳荷戈

鴻書

卷二十六

七

世系三

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剪以
老而為秦強起伐荆李廣自束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
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克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
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
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蓋自昔然矣寧
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
止足之戒樂躡蹠之名而闕斂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
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有所便於邊檄而將以自封者
故梁松之口得行而慧苴之謗不免王眷不終城西棠
葬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

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能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為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為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暮年出至閩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銜枚會朝清明則載橐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鴻書

卷二十六

八

九

伏波將軍碑

宋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

廢食於嶺南者均也

周黨嚴光

明湯賓尹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噓炎劉之燼甫曆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紬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裘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閭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搃旗之勞未豎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陛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為提綱挈領首躡大計而籍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

鴻書

卷二十六

九

世系

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薌羶豪傑故士皆驚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偽符命誦功德羽翼獮獍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愬焉謂國家隆替其窾繫屬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鍵又屬上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董董爭陳功見能以倣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

繇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嚴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賔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巖廊且倚衡門而棲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懼然艷心蹶然企踵瞿然不式而顧化獎恬退之操而鳧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修姱之行而蒲伏瓦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轍以象上意旨矣罕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不希光影驚襲其香儀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

鴻書

卷二十六

十

世系二

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鬯巨奸縮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核中扁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耻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風扞文網以醞釀黨錮之禍于載於邑則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商俗披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談而下子之忠自樹詎可卑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輾然思奮哉至

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竄焉者彼無軌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釣臺賦

明宗 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今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殞百草今何芳杜猶非非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今釣臺鬱而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礚礚宿莽搖落而變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又懷椒醕而激臆兮蹇吾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肩何佳人之夸妓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衮冕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一

黼黻之玄以章今蓀獨愛夫羊裘覘鴻鵠之翱翔兮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傳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協帝夢兮涓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扝蓀兮羗獨偃蹇而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于陵之不肯爲理兮帝何獨惜夫沉寘蓀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夕稅駕於江汜有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蓀豈忘覩夫厥旨痛韓彭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羗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

下今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
卑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
追憮故迹而連蜷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
復今與來者之猶可為委余佩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
斗之墟擘長虹以為衣兮拾青露以為琚托微忱於浮
雲兮蓀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羗獨立以
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
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

廉范

明丘濬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一

世系三

而與五袴之謠此特當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
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
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
融之功曹融彼獄范變姓名為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
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諸末
敢視者范獨往殮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
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
哉

黃叔度祠記

明孫繼皋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薦蘋

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
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
猶若新也夫仲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
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
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
季士爭鶩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
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益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祠
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
矣叔度何不足為蕃為武為膺為滂顧以為捐吾生亡
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三

世系三

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
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為也所謂隕然其處順淵乎
其莫窺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為叔度名跡
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
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
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
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監必在當時諸
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蠖屈倏而龍躍自千
載之下喻度之其辨此也必矣為其實能辨之而其言
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

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岩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錄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

郭太碑

漢蔡邕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鴻書

卷二十六

十四

世系三

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綉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聞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辟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繼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維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且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功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

梁鴻

唐梁肅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遠物君以爲道不可以殉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卽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邈遐邈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急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之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荷蓑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亦將舍爾采頤以觀我靈龜乎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五

世系三

何進

明康海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乃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助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辭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宜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

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拙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與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况而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

鴻書

卷二十六

十六

世宗

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弑之路又不能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願乃區區以狗彘紹之謀又稱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後燔熾宮室篡廢天子蕩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為崇禍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

崇禍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況乎卓之無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初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七

世宗

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奧先視其突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突而視乎

漢黨人論

明鄭 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翁名歛跡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三叔閔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憚罪罟驟張羅

織臣僕留則翁訛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折斧破缺若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聞望不能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違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寶積於三孽箕子被髮於狡童仲尼脫冕於婦口柳下躊躇於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碣乞老於綠衣季友假詞於執紼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於烏喙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

鴻書

卷二十六

十八

世系

招朋游譽以干螫螻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衆難自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割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殉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拙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斂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齟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治諫陳正

先許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識干竊吏權事起都邑聲流學問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墮瀾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道以愷悌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垂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與脫徽纏交結宦閣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

鴻書

卷二十六

十九

世系

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甘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旬校姻婭坐收隣伍鈐楮徧於章縫鬻序鞫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竇校尉表請再三帝怒消解闔氣益張善淑旣消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白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剝膚當是時雖痛心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啓悟益肆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諱謾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並曹

節慘於侯覽刑章密捕踪跡亦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十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盡羅置網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迨夫曹鸞申救殞命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內外總冤之親苟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積刑惡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不能戢板蕩烈於衰周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撓鍾虡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夫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舉堅於金石剝削之困棘於焚巢

鴻書

卷二十六

二十

世系二

進退迫於瓶藩行止迷於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充海起萬仞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唇况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鼎之隙賦役繁重梓柚其空刑獄苛急握粟出入讒人交亂發笱逝梁貪人敗類遡風執熱迨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於車隣之寺人欲避苓苦之災則懲於楊園之巷伯君子於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

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為人已甚舍田芸田所為得市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實吝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條然絕迹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東漢節義

明李載贊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宮徐芳季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

鴻書

卷二十六

二十一

世系二

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異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眈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繼之不已於野之血玄然黃然赫赫可畏而遂縮之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禦而

起乎蓋至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俾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曠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於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正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

鴻書

卷二十六

三十一

世宗

先主

宋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為曹丕篡遂即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

馬之間如神龍之在波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於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阻勅敵因敗為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當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為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

鴻書

卷二十六

三十一

世宗

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既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關壯繆侯贊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鴻書

卷三十六

主甲

七

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諸葛亮

八陣圖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

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昔城而饒僻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躍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牛巴犢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决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胙篋助燎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

鴻書

卷三十六

主甲

七

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竇憲常勒八陣以繫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漢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為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

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六之所與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罟篆缺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與祠宇自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好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鴻書

卷二十六

李木

世孫

使刻焉

諸葛亮

唐孫 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漢盡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而力哉是以國稱用武侯岐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微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乎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拒者是亦善爲兵矣史書以爲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

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黯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許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輿彼屠齊城令諸侯下矣

漢後主

明徐益孫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劍閣一墟成都獻璽夷蜀化晉貶王爲公世且比於亡國之隸餘季葉之闇主豈不冤哉

鴻書

卷二十六

李木

世孫

大抵天下之舉事有幸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往往因事之成敗而竊議於英雄之後舞管弄舌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使英雄飲恨抑首於九京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於區區之後主而獨令寬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無論他事卽其彌留兩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又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帝問關百戰日與武夫老革半銷髀肉於金戈鐵馬之間乃其馮榻訓子卽宋儒矻矻談論揮塵登壇辱爲燥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

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武侯澹泊明志少欲
下奉鹿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其所以訓道太
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即髯將軍而下非駸
駸之雲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
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
主者縱不肖猶蓬之在麻矣豈若曹丕吐雕蟲之藝文
孫亮辨鼠矢之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笄笄
冲子而當國家新喪狙吳彪魏蹇衣而窺岷山漢水之
傍兩家譎而用謀方思得其間飛流言之君臣相疑
讒釁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人不能免於夫

鴻書

卷二十六

主

世

差而丞相雖忠能免於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餘僅處
海中之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
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
新進之士而積薪老成之上乎乃帝踐祚以來內外官
府一切機務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孰當長史孰
當參軍孰當太尉孰當廢徒孰當髡誅帝不敢自裁而
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好東吳雖敗績街亭師
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蓋數十年主少
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跋胡退不寃尾楫讓談笑於
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於羽檄交馳之下嗟呼異哉不

難於丞相之用後主而難於後主之用丞相不難於先
帝之君臣交權而難於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
師也丞相而在猶曰得以維驚其手足丞相歿而若
若允若禕若維猶得終身布帷幄之謀竭軍旅之事此
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
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三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
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璫黃皓
此不過掃除弄臣聊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
者丞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於么麼
力鋸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

鴻書

卷二十六

主

世

言蜀由皓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颺之昭烈吹之
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迄西
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一又委其尾於若續
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半百矣月有死
生瓦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卯金刀
手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入曰魏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
衡之佐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興也雖以
始皇之鷲鷲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
以岳武穆之勇畧文丞相陸秀夫之忠誠留六下而不

足劉蒼丁弟李廣不侯季女斯飢備優被錦梧桐焦於
 爨下瓦缶掩乎黃鐘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
 亡之後主乎哉經載主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
 不妄隆壽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
 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謀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
 喜咲自若諸臣睥睨詫為闇夫嗟乎此非帝之闇也彼
 見王國之君竄身人手如檻猿籠鳥不能奮飛而無益
 於事况陰如昭賊如充庸詎知姜伯約復立之謀不先
 入其耳哉故佯驚佯喜以示其闇卻正不察教以西悲
 鴻書 卷二十六 二十

失其旨矣孫皓欺黃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種戲謔
 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
 主亦倣其故智以待脫於司馬几上之肉噫梟雄猾虜
 故有種哉

第二十七卷

世系部 十八

尚論 三

阮稽劉畢阮

夏侯湛潘岳潘尼

王導

二陸 制

王導

王羲之 制

謝安

卞壺 碑

前趙淵聰曜 附 五胡

前燕慕容氏

五柳先生 傳

謝靈運

梁朝總論

前秦符氏

狄仁傑

周子諒

唐高宗

賀知章 碑

顏魯公 記

李白 碑

鴻書

卷二十七目錄

南霽雲 碑

陽武 碑

何蕃

柳宗元 誌

裴度

韓愈

裴樞

卷二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 十八

阮籍稽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不靡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踰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棄彼榮

鴻書

卷二十七

尚論三

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鼠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稽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壙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舉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稽叔夜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罇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效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

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於篇云

夏侯湛潘岳潘尼

孝若挾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原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辭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無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枝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袂彈盈果拜塵趨貴茂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遑之門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鴻書

卷二十七

尚論三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授晉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茲以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思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世矣茂弘策名

拔萃叶情交好負其材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
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色而狼顧蘇峻連兵
指宸居而隼擊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中謀竟
剪吞沙之寇赤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
旒而不口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
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
弼漢六合爲家夷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
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
論情抑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
宜矣恬珣踵死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

鴻書

卷二十七

三

鴻書

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王導

導在江左爲一時倫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頹勸
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
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
止也石勒寇襄陽人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
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
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
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
已復誅當加戮尸汚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

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恒
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
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臺亦羞之矣

陸機陸雲

唐太宗

古人云唯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賈陸雲實荆衡之
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鑑澄爽神情俊
邁文藻弘麗獨步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
明月之懸光豐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
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
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

鴻書

卷二十七

四

鴻書

祖考重光口口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
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義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
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
遷矯翻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
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志將
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
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
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
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
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也途害而剝而生滅有殊者

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汝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戒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開昏眚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抱忠實而不諒謫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戒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鐘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卞壺

廟碑

明劉三吾

鴻書

卷二十七

五

尚論三

公諱壺字望之濟陰死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盱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為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為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為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癱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眾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大冲二子盱盱悉以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

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郊鑿兩其廷奏元為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劔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掇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

鴻書

卷二十七

木

尚論三

王羲之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迫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

東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冤伸其餓隸也則餓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鴻書

卷二十七

七

尚論三

謝安

唐張拭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旣近洛澗牢之揆其鋒直搏而勝之不巳奪其心乎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

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

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郤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旣定一郤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

鴻書

卷二十七

八

尚論三

人物傑出者哉

五柳先生傳

并贊

陶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念輒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悵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筆瓢屢空曩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前趙劉淵聰曜

五胡附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窺我中饋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口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筭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鸞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呈技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為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

鴻書

卷二十七

九

九

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既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衷自乖弘遠貌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閣豎類於回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大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淚沾衣行人洒血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版之列辟載旆乘時興

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章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成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剪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蹇偃和苞獻直鄧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強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何不支之甚也

鴻書

卷二十七

十

十

前燕慕容氏 史臣

觀夫牝陰衍氣醜虜彘生隔閭諸華聲敘莫○漸雄據殊壤貪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珉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龐英姿偉量是日邊豪舉迹姦苗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平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

賊既而二帝遣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作
 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佳主之節侯國秦
 而將御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歟哉然其制敵多
 權陛下以惠勸農桑敦池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
 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
 自處頗懷奇略於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
 冲年度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
 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鶩則烏丸捲甲建旆齊征
 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
 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鴻書 卷二十七

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贖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
 人襲交亂之風輕隣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
 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乍交白溝淪境衝軻暫擬紫陌
 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于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
 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秦苻氏

史臣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鼉
 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
 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欵江東而
 志面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
 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大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
 敢窺太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
 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
 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
 木之休徵尅剪姦回篡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
 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
 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
 略備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
 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

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生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復諫遠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末叶耻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臺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渠侯間狡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符不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鴻書

卷二十七

十三

尚論三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眾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謝靈運

梁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斯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詞潤金石高誼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于篇而燕

音累氣因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玉成昔盛藻則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填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封暨

鴻書

卷二十七

十四

尚論三

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遶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于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直舉胸情非傍詩更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帝

梁朝總論

唐魏徵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四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

鴻書

卷二十七

十五

尚論

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末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斷彫爲樸慕名好是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勿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殫竭風德已衰感

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復諫違衆開門揖寇棄好卽仇贊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束思之音逐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似姜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繫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殂醞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

鴻書

卷二十七

十六

尚論

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唐高宗

劉 昫 石晉人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燁燎原之焰郡盜發逐鹿之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已求可汗之援卑詞答

鴻書

卷二十七

十七

尚論

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泊謳謔允屬折讓受終刑名大剗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邁輔由是櫻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皇之慢罵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議法不從酬裴寂則尚恩大過姦佞由之貝錦嬖幸得以掇蜂獻公遂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矢集中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王業殆哉

狄仁傑

宋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傾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於孝為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於日月者敢歌於廊中公嘗赴并州緣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岵君子於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耽睡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

鴻書

卷二十七

十八

尚論

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

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從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戚非本心惟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逝而勞之曰我狄使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而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羽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

鴻書

卷二十七

十九

尚論三

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曾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潛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揚執柔公曰天平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或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人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餽輸誠者避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

鴻書

卷二十七

二十

尚論三

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日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而問曰我意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密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

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曷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於是天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

鴻書

卷二十七

主

尚論

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公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沂師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王以正天

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水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載垂光嗚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周子諒

唐柳子厚

鴻書

卷二十七

主

尚論

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數逐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嗚呼古之得其死者眾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之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歿不遭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李白

唐范傳正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

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
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
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
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氣度宏大聲聞於
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論當
世務草簽番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
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得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
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
他日從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
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

鴻書

卷二十七

五三

尚論

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
能不言溫室樹恐後患惜而遂之脫屣軒冕釋羈韉
鎖因肆情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
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
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賀知章號公為謫仙
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時又以公及賀監
等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
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
千里或乘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
不自得也晚遊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

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

賀知章

明沈 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
虹襟帶碧流如染至舍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
意必有異人宮焉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
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斷碑遺跡
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烟雲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天寶
初夢遊帝居數日寤請為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為
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剡川西歸且
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

鴻書

卷二十七

五四

尚論

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之莊王召與語數日請歸歸
又夢為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甚適覺而嘆
曰叔敖其敗予哉未幾王召為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
惡于生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敖真敗余矣遂
舍其官去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失賀監夢遊
帝胡草子夢漁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為楚官則
不寤至執珪然後去悔亦晚矣若賀監一夢帝居即寤
即托焉以歸即不復返其賢於胡華子亦既多矣

顏魯公

祠記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

備闕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舉事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既順且誠天下從之矣公又與常山太守臬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入潼關以公與臬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譖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晚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

鴻書

卷二十七

李

尚論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之學闡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南霽雲 碑序

唐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尤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

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百公天與傑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龐肩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夫寶未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慕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計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壞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躡兕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

鴻書

卷二十七

李

尚論

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避凶氣連阻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肝胎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沮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敵已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與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情無衣之賊身離楚野徒傷

帶劍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燹之嘆息
周昔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
同日正臣致憤借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賜揚州都
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雖陽歲時致祭
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墓刻鮑信之形度圖靈
德之狀納宮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
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忠寵錫斯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
耻敵立僅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
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陷之辰爲
鴻書 卷二十七 二十七 尚論

中卽圖之詞可繼
陽城 遺愛稿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
夫後七年廷爭輟至累日不解帝尤嘉意遷爲國子司
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已巳出拜道州刺
史太學生魯郡李賢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筆奔走
稽首闕下叫閣願天願乞伏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巳
詔翌日會徒北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遮
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
扇揚暴傲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
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
去飾情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醜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鴻書 卷二十七 二十七 尚論

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
彰孝弟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
儒業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議公征甚
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擬
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

何蕃 太學生 唐韓愈

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
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
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
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

二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啓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與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克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

鴻書

卷二十七

五九

尚論

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亦有待於彼者與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與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柳宗元

唐韓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嘗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

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泚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淡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間常例召至京師又階出為刺史而子厚得邠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鴻書

卷二十七

三十

尚論

禹錫亦在遣中當請播州子厚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曰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
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
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
已能知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
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
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
能辨之者

裴度

劉 昫

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

鴻書

卷二十七

三

論

皇帝志攄夙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
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
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
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腕覓醜誓以身殉不亦壯
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諉謏排禍難小則以
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
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
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凌遲齊桓輔翼而有微管之論
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
開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刺刀已堪爲若并死

義之臣孰肯橫身冒難以輔天子之苟裴今不用元和
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雅之嘆宣聖獎厲
之深

韓愈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宗太宗大難始夷
沿江左餘風飾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爲之伯玄宗
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喘嚙道真涵泳聖
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
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
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
制冊則常袞揚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
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諷怪則李賀杜牧李商
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代冠其可尚也

裴樞

朱全忠殺裴樞等三
十餘人於白馬驛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
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
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爲不然昭
宗返白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入無愚智皆知之
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

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
 旨以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
 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
 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
 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惜流品
 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
 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
 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
 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
 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
 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
 不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
 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劫於國門天下
 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為此而惜一
 卿不死於如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
 為國慮乎迹其附會之忠以為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
 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譽其可得乎白馬之
 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勿死者多矣貪躁之士邪
 可少戒哉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第二十八卷

世系部 十九

尚論 四

寇準

趙鐵面

韓范評

六一居士

傳

新法始末

司馬溫公

蜀山蘇公

宗澤

贊

兀术走

岳武穆

碑

郾城大捷

書生叩馬

端宗帝昺

徐應獫

二江

史天澤

卷二十八 終

鴻書

卷二十八目錄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 十九

寇準

呂中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在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趙抃 鐵面御史

明屠 隆

古人處臺諫之職而以直聲震於當時可謂不負其職者矣夫臺諫之職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成敗下而生民之休戚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舉於此乎關焉故必勵忠貞之節秉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

鴻書

卷二十八

上

尚論部

鴻書

卷二十八

七

尚論部

靖獻於天朝而後無愧於言責夫苟依阿澆恣以偷祿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則天子將安賴之幾何而不尸厥職也自非忠義素植於天性者疇能獨持風裁以伸憲謬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宋趙抃以剛介正直之士遭遇仁宗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直聲凜然號爲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闕道斯其無負諫官之職者哉粵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王喜正議而樂讜言爲之設置謗之鼓敢諫之木肺石之口和顏色以來人之言虛懷以采人之說當其時則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賈謗於市史在前書過督誦詩諫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諫諫無常職固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震於天下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還風濟世降上無受言之主而下多諱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屬之矣臺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臺諫者有曰言及乘輿則天子省躬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權之重也又曰坐乎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而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如此乎其責之隆也乃御史則主封駁之司處搏擊之任錦衣豸服鐵簡銀魚以待天顏而糾百僚執

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
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為
職亦甚重且艱矣顧天下之士剛直者少而柔佞者多
忘身徇國者希而全軀保家者衆而况天子威重於雷
霆勢重於千鈞尤足以奪人臣之氣而撓其所守於是
始有呶訾慄嘶啞嚅以取容突梯滑稽如脂如韋
以絜楹奴顏婢膝守口如瓶自同立仗之馬轅下之駒
抱葉之寒蟬以竊祿甚而如杜欽各永者流黨於王氏
陰收富貴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蹇諤之名斯蓋奸人
之尤者也馴至君德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踞而不動

鴻書

卷二十八

三

論四

衆正屏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收聲霜威掃地盡矣以
是人而列之諫垣污蔑銀臺孰甚焉而又何鐵面之足
云也閔道夙抱忠貞直諒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操而遭
際昇平對揚明主言論慷慨而不嫌於過激風采凝毅
而不病於大剛法鷹鷂之搏擊象獬豸之觸邪類屈軼
之指佞直辭勁氣磅礴朝著而威望表於天下是故口
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鼎盛而望
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馮寵靈為城狐社鼠之勢
營蟠結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覩鐵面則落蓬蓬武夫
悍將擁兵擅權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克不為鐵

面之威嬖人佞倖出入宮掖如鬼如蜮而亦不免屈於
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箝口結舌以持祿取容而思鐵面
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以謝過者有矣
臣子駢首於請室者有矣壯哉清獻公之節乎昔者汲
黯寢淮南之謀二鮑斂貴戚之手李膺伸破柱之威張
綱著埋輪之直之數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
佼佼不畏強禦而以鐵面有聲於時者也閔道之氣節
豈非數君子之遺一哉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又曰色
厲而內在譬諸穿窬之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為剛而動
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為色厲內在是所謂玉表而石

鴻書

卷二十八

四

論四

中者也羊盾而虎皮者也故文之無畏能扶宋公之僕
而不免喪氣於過宋之時元楨能劾內侍之奸而不免
改節於貶竄之後劉栖楚能碎玉階之首而不免朋附
於八閔十六子之鄙韓璜能按將帥之贓而不免毀志
於歌伎之手豈不為勢屈不為利誘者哉而又安在其
為鐵面也清獻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為矣必有龍逢
之忠肝者能為之有比干之剛腸者能為之有宋璟之
貞姿勁骨者能為之閔道畫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治
心之功密矣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隨持身之節嚴矣
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其不為

無畏諸人者幾希矣故剛直也矯激於一時者意氣易盈而易銷而天下得以窺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彌勵而天下有以懼其威孰謂清獻公之剛而可易為者哉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君猶表也臣猶影也表端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而震撼折挫之自非烈火之真金百煉之精鋼鮮有不靡然而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鼎潤鑊遠投荒而正氣銷磨以盡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安一恭和易容受直言當其時若唐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拯之笑比河清及趙抃之

鴻書

卷二十八

五

尚論四

韓范評

明沈 淮

當宋慶曆元昊跳梁全師屢覆邊城陷沒蓋自繼遷背叛迄今幾六十年繼遷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鄜延涇原環慶之間無歲不被兵仁宗乃遣侍臣就問方畧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韓則以屯二十萬重兵謹守界壕經費日感士氣日墮且勢分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圖永逸范則以戰者危事平

定難期挑禍啓釁徒阻內向之意欲以恩信招來擗利修築廢砦以徐俟其釁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為易就卒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竦有豐州之敗葛懷敏有定州砦之敗即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二十五萬之茶幣和終宋之世常為與國後世按成敗者又率右范而左韓右范者以為善察彼已休兵息眾常握廟筭而無遺鏃亡矢之勞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為時詘舉盈驅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魏公徒激一時之弱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為謀國者當先其大體而後小利幹蠱者貴族其神器而緩近局事後成敗可亡論也

鴻書

卷二十八

六

尚論四

元昊父子以叛逆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綏割陷清遠破西涼狼藉將吏蚕食藩漢僭號改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獎以王爵贈以金帛覆城不取而又加賜焉何以舒華夏之氣鼓戍卒之心哉此愚嘗以為和之一字不獨貽慶曆之耻而實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為盡善且當時所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兵深入師老糧匱為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損削太過以屢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輒掣肘簡魏公信之而令魏公久任之奚有違制之任福耶吾徵

白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
不過五萬吾併力西向環慶鎮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牽
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橫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
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數月糧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
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計不出此而一意於和卒之慢書
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屯糧閱歲無休抑中國
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為么麼小
寇之父以全盛之時而不能制蕞爾之畔賊遂使其後
靡所能抗靡所不和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為
之機當幹蠱之會叢挫不振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反

鴻書

卷二十八

尚論四

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
密而制事太疎視敵太重而視已太輕議論太密故謀
國者靡定見制事太疎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則畏而
不敢為太輕則怯而不能為即西夏一事方繼遷之歿
曹瑋嘗請討之真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反非
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
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
不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在持重冀得萬全以
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
右臂宣靖建紹之際其幾壞遂并關隴不能守也觀其

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則亦
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噫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
言為權而以魏公之策為正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得退休
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
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
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
五一耳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
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

鴻書

卷二十八

八

尚論四

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涸歿
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天
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
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
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闕
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
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眾也其大者有二焉軒
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
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棄於五物哉雖然吾日乞其身
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

此五物俱適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焉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鴻書

卷二十八

九

尚論四

敘宋新法始末

初仁宗時臨川王安石上書大要以天下財力日屈風俗日壞欲法先王之意有所改易期不至傾駭天下而功以就先是安石擢進士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英宗時數召不赴神宗即位於是自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呂公著等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帝意甚嚮之召為翰林學士既至詔越次入對時上臨政圖治意銳甚而安石盛稱堯舜之道至易而不難因乘間勸其擇術推誠上甚嘉納之居無何拜參知政事因問設施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

正方今之所急也於是安石以上排群議用之數揣得其堅與已欲盡行其所不可當世者因為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安石初與呂惠卿定交至是薦之與蘇轍並為檢詳文字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議之朝臣有不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後蘇轍以不合出為河南府推官獨惠布用事熙寧二年四月賣塩場於永興軍始罷通商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須農田水利約束三年改諸路更戍立保甲法及行

鴻書

卷二十八

十

尚論四

募役法四年更定科舉專以經義論策試士五年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馬法八月行方田均稅法六年收免行錢初呂誨以安石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疏極論之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安石為人果於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至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帝或意不能無疑安石度帝終欲與之共治必稱疾固辭求去帝不得已為罷諸言者比起視事則持新法益堅帝亦益信之邪人得窺其意每曲為附和與得借資由是文彥博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歐陽修范鎮趙抃程顥蘇軾皆以論新法相繼罷去而呂

惠卿曾布章惇薛同等率致位通顯凡安石所為共獨
變制科罷詩賦得之方田差為便民免役差役各有利
害其他大都巧為之名以罔利於下或至朝廷與商賈
等安石亦不疑也青苗法行上因韓琦疏論頗欲罷之
會遣二中使察之二人適安石所陰結為助者還皆言
民便於是帝遂無罷青苗意其計術多類此熙寧七年
夏大旱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會鄭俠繪
所見東北流民扶携轉徙之狀為圖上之帝為罷新法
十有八事是日果大雨而安石復力求去呂惠卿鄧綰
環泣帝前論新法不宜罷於是切如故安石免相以

鴻書

卷二十八

上

尚論四

韓絳呂惠卿代之二人守其法不少失而惠卿又立手
實法民尤苦之惠卿性陰狡故由安石進既得志忌安
石復用極擠抑之而韓絳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
請帝復用安石既至數月惠卿以罪免罷手實法安石
悔之終身以不能識惠卿也上初有圖燕之志而安石
亦慨然欲以為功故謀變法以足財用後稍稍用王韶
熊本等開熙河擊瀘夷欲以漸行之西北遼人疑之使
使來議疆事往反至再帝以問安石安石度卒不可如
何乃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所割地幾七百里蓋
上與安石所以膠固親信多在此然其効可稽矣是年

十月安石復免相帝卒用李憲等大舉征西夏潰於靈
州於是民屈於征斂兵弱於疆場圖事始謀亦稍稍艾
矣哲宗初皇太后臨朝司馬光呂公著並用為相元老
耆舊多在位者於是保甲方田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
法相繼而罷然熙豐之黨猶分布中外光既卒鴻臚丞
常安民貽公著書引陳寶及唐五王事以戒元祐八年
哲宗始親政群小果力排太后時事章惇呂惠卿皆復
官日以紹述為事於是盡復熙豐所行法而元祐諸臣
貶斥殆盡繼以蔡京童貫之徒鼓其焰而乘之弊內事
外天下騷動遂成靖康之禍紹聖以後大都祖述安石

鴻書

卷二十八

上

尚論四

餘論要之安石志在富疆中國以制四夷奸人乘之卒
亂天下凡歷四朝五十餘年而為南渡之宋云

司馬溫公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議所以追崇
之於是進爵為公而國於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
王孚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
奏議郎王仲孺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
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
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
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

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郡使來使記之爲
 之言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
 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
 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
 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
 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
 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
 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
 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以爲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
 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
 產之所難而况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
 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
 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
 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
 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
 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
 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
 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
 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玄德則後漢

鴻書

卷二十八

十一

尚論

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
 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蜀山蘇公祠

明李東陽

常州宜興之荆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
 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於茲山之麓於是易
 獨爲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爲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
 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
 居常及歸自嶺南卒於州即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
 於穎上其家亦不復至常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
 原於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爲得江山之助
 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
 朽於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
 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
 觸物感事懷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
 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
 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
 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
 之人俗言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
 離貶竄不能居其鄉卜居茲山托名以寓意穎之山名
 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穎而魂氣之無不

鴻書

卷二十八

十四

尚論

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茲山也耶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於天地間而况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於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社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為蜀也其社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一嘗榜鄭邸為蜀舍而朱俊民劉跋為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因贈太師徐文靖之約買田茲鄉而遽罹家難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為記

鴻書

卷二十八

十五

明徐階

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

宗澤像贊

明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俱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兀术走

明李東陽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

華人頓足胡兜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禿胡天為中原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岳武穆 碑記

明徐階

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行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合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卑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為功最多郢城之捷廬州之援雖鴛鴦如兀术猶悲號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

鴻書

卷二十八

十六

明徐階

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為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傲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於時高宗方惑於秦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毫畧汝鄭經營穎蔡為之益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寬之而王怡然就死畧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傲之誤者固

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
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懾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惇人
不詳之說特其徇國之心真切懇至竟以爲幸不火於
戰卽歸死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
至也奚能爲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
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蓋三代以
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與諸葛亮兩人而已
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觀王之深者與

鄆城大捷賜獎諭詔

高宗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

鴻書

卷二十八

七

以孤軍蓄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
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
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
鏖鬪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瘕之苦俾
爾至此時與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
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
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

書生叩馬

明陳敬

嗟嗟天不祚宋胡馬南嘶紫雲鏃影北風沸塵岳將軍
從悲憂血肉中間關萬死撐乾坤於百戰唯是朱仙報

捷金酋顛頓不敢望將軍之麾蓋斯不已壯南朝而虢
虜曉哉祖宗有靈趙氏未斬必且抵黃龍一掃嵩丘河
洛之腥而秦丞相且擯之且復盡之皇天弗駿猛狗爲
妖蓋余讀書生叩馬之諫私心悼之書生叩而宋事去
可悼也其言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於外令人驚
拊心冤武穆而口嚮丞相之好竟書生言固當書生故
步武中原非緬首爲金下者也半壁江南奄奄氣息江
河破碎誰與撐持言念腥羶載道先皇帝羈柙絕域牧
馬悲鳴胡笳撩慄渺茫天涯能不摧心將軍誓心天地
南朝未無人也江東豪傑捲土重來願誠不知何如徒

鴻書

卷二十八

木

沁沁泯泯奔金人而前告之右袒天朝而前茅虜騎嗟
嗟天乎書生固非人哉將軍枕矢石崎嶇鞍馬間顧收
兩河而挈燕雲於唾手斯已烈矣書生叩而曩厥垂成
之緒墮之單辭則天之厭亂已極而洩機於書生也番
番新城三老一言刺啞啞之夫悟王上以君臣之大義
而壺關一說忼慷諫議若斯之凜也金人掠我土毛血
我天地蹂躪我上國蓋至匹馬南渡舉族北轅而江南
無淨土矣胡兒歡宋兒悲北人樂南人愁哀纏率土怨
薄層霄書生故應極身母二圖睢陽之像洒新亭之淚
告爾金人無犯我關告爾丞相勿剪忠良告爾將軍擒

梟滅醜告爾天子薪臥膽嘗不謂身宋人而棄宋且佐敵也嗟乎哉天也書生固非人哉吾聞紅衣抱日而老嫗泣呂雉登霞向而蒼狗噬理亦有之書生固奇士也安知非出沒變幻天所假之以為女直前驅者也夫靖康見告中原血肉踈露泣衣驚弦慘骨彼夫揮甲丁而按斗闕者不能勝勝輒不再也將軍持弱卒抗金兵數十萬克汜水克襄陽已復克鄆城朱仙之駐電掃星馳天地為飛震恐戰士為飛飲血敵人股栗心怖惴惴懼隻輪之莫返而書生叩矣書生叩而胡馬策吳山矣中原可復而使之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嗟哉乎天也廷

鴻書

卷二十八

九

九

炎而來百餘戰矣其獲勝者直此時耳完顏亶弱粘罕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术耳非將軍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琦吳璘敵也海上之女直其覆燕傾汴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末德也將軍開關萬死而得數捷捷屢報而和議梗將軍之身愈危矣天生將軍又復生秦丞相固天所假以覆趙宗者也書生即不叩叩金人而寤宋亡不煖座矣疇謂非天哉將軍壯心填海苦膽憂天即使犁漠庭歐榻邊之新睡九死不惜而賚志以沒嗟哉夫天也天亡宋而將軍不亡宋宋未亡而將軍先殞也悲哉塵河漠漠靈輿擁蔽

西風淒動朔雪衰丈二帝魂消雪窖兩宮環珮空還追念馬角龍首之白令人潛淚成血傷心哉一介草茅猶思掛旌封泥一洗乾坤之耻將軍刀未畢拔而金牌下人鏤紅染壯志冰消冤矣近世儒者謂可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則非也維時天子贅旒丞相操國將軍不受命丞相以尺一削其官而奪之則何辭書生蓋有以逆其功之必不成天也將軍沉深好左氏不能斷以義隱忍就死固已諒天之定矣及至海濤不信而知天果厭宋彼書生者亡亦其所出沒變幻以顯其奇者也噫嘻乾坤水上萍黃屋今何在人以為宋亡於元

鴻書

卷二十八

十

十

而余以為宋亡於書生叩馬之時書生洩天之機而余人適觀天之機高宗闇於機而不寤若將軍則隱其機而強為之必不得為而後已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宋運盡矣將軍可以死矣彼塵土奸雄淒涼萬古而武穆忠魂與日月爭光可也

端宗帝昺

世史正綱

按元揭傒斯曰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為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為萬世防則中國之人

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日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與

徐應獮

大學生與其子鄉貢士琦松女元娘俱赴井歿

明舒 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於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

禮書

卷二十八

主

尚書

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耶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若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后世臣子一動於利得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於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耻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泅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耶方伯顏入臨安盡浮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於岳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

而必嗚呼擬公之歿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希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尤烈則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

江萬里江萬頃

蘇 佑

先生少有雋才聯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甚受知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復罷去咸淳元年復以舊秩起先生器望隆重風裁蔚然顧

禮書

卷二十八

主

尚書

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論多齟齬初爲賈似道宣撫司參謀似道每惡其違已先生不爲意無何似道以去要帝帝涕泣漣如旣拜且留先生以手掖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笏謝先生心實忌之數謀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潭州絳侯見猜而賈謫公孫不合而董遷異代同符士林雅重五年復拜先生與馬廷鸞爲左右丞相時襄樊圍急似道竊持國柄日惟聲色苑囿是耽先生屢請益師往援似道弗答遂力求去寓居鄱陽鑿地芝山扁亭止水迹涉逸豫心有隱憂人莫喻其旨及襄樊破先生

執門人陳偉年曰即今大勢已不可為自臣勵節在在所不計當與國為存亡既而元兵至饒州民皆知其州事唐震死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為民望已而兵入其第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死道範家人情篤父子侍人暨嗣鎬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旦日先生屍獨浮水上人以為異從者殮葬之偉烈激於素衷英靈貫於白日朝廷嗟嘆行道痛哀詔贈太師益國公謚忠文忠表蹇蹇文昭郁郁按謚稽復嗚呼稱矣弟萬頃聯居筮仕歷縮郡符戟旆攸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而盡情郭伋待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劍州威擴適宜教養備舉興學置田廩餼以助彬彬奕奕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不廢乎絃歌蜀郡僻遠文翁武先乎禮樂解組家居元兵逼境委棄私第遠走饒州冒險請兄克念天顯竟為賊所執大罵不屈元人支解嗟嗟屈平放逐竄身汨羅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之兩江先生出非對君斃非守土徒以憤王維之已墜悲國祚之綴旒乃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連翩絕軌萃集一門機雲麗藻殊無紀於旂常真泉芳塵益增燁乎琬琰江氏為其難者非耶

史天澤元

明李善長

史天澤承父兄之業蘊抱不凡平居循默及臨大節議

大事則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喜與名士交遊而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以恬寵為耻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以郭子儀曹彬比之殆非虛矣其八子貴顯纓笏聯榮世胄為極盛云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終

鴻書

卷二十八

書

第二十九卷

三教部一

儒

西方聖人

儒八墨三

科斗文

師表萬世

懸甕

斯文在茲

中原之厄

釋

佛釋總

夢佛

僧尼始

始入中國

利那迦羅

欲界六天

菩薩十地

舍利子

木犀香

鴻書

卷二十九目錄

風動幡動

泥牛

十種仙

息意守一

十三如

佛號數

佛

虛無焦

佛父母

佛生於周

佛生日

家天中

化胡

十三佛

馬祖

翔白馬事

入山修道

舍利不損

水陸齋

吾家顏子

水陸儀文

改名懷義

魚呼佛

佛堂獨全

金綱經可託

金剛經斷

芥子納須彌

佛骨表

不拜佛

宿根自善

僧

六和

白馬

佛圖澄

懶殘

忠恕之報

禁度僧尼

乞此息肉

魔滅佛印

學佛作家

出世法

道場不潔

酒肉和尚

劉秉忠

金碧峰

來見心

姚廣孝

又姚廣孝

羊角禪師

卷二十九目錄終

鴻書

卷二十九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三教部乙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儒

幾遠氏葛天氏之世其國之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居于西方號曰西方聖人無懷氏之撫民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形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亦曰西方聖人商太宰問孔子孰為聖孔子亦稱葛天氏無懷氏為西方聖人也其

鴻書

卷之二十九

三教部乙

商之世封文王為西伯居于西方亦曰西方聖人原始

秘書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大氏之墨有相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

離為三 韓非子

唐韓滉廉問浙西常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受之出門因問贊

者曰此為何處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韓公即仲由也性強夫子恐其綴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投書韓公發視之九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為妖妄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賀曰此孔宣父科斗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自憶克保終始 感遇集

鴻書

卷之二十九

三教部乙

亦精雅 草木子

後漢鍾離意為孔子修車入廟拭几席劔履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璧七懷其一埋其六牀下有懸甕問戶曹曰夫子丹書莫敢發意啓之得素書云后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懷其一 述異志

紹興十四年上幸學謁先聖先師因御製文宣王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惟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從又製七十二子贊並刊石置太學 文獻

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代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今遂為烟塵指其象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有厄於此者國憲家猷

佛釋總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或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代

醉編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一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

顛始也顛嘗製像自隱帳中聽人滅否隨而改之如是

鴻書

卷二十九

三

二

者積十年厥功方就尚書故實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傳毅曰西

域之神其名曰佛今陛下所夢將是乎乃使郎中蔡愔

等往天竺尋訪佛名由是化流中國後漢後聽陽城侯

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

也則先仕宦而後為僧者蓋始於俊也侯歸錄○世傳

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

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

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

去病過焉者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

漢知有佛久矣百家名書

西域記云時極短也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為一四剎

那六十四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

十年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夜三晝三居

俗日夜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

至晦謂之黑分○楞嚴云時不住名為剎那俱舍云壯

士一彈指頃六十五剎那仁王云一念中有九十剎那

一剎那經九百生滅毗曇翻為一念日藏云一千六百

剎那名一迦羅翻譯名義

欲界六天四天王忉利須跋摩兜率陀化樂他化自在

鴻書

卷二十九

四

三

色界十八天梵眾梵輔大梵此三勝流名為初禪少光

無量光無音此三勝流名為二禪少淨無量淨無邊淨

此三勝流名為三禪福生福愛廣果無想此四勝流名

為四禪無煩無熱善見善現色究竟無色界四天回心

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嚴飾臘師慈氏昆

紐吉祥○菩薩有十地一歡喜地達物境界二離垢地

同異性滅三發光地淨極明生四焰慧地明極覺滿五

現前地同異不至六難勝地性淨明露七遠行地盡真

如際八不動地一真如心九善慧地發真如用十法雲

地慈陰妙雲覆涅槃海象教反編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
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
卽碎法苑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國憲家猷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
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
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
山谷乃服焦氏易林

六祖惠能大師三十九歲初到廣州法性寺須印宗法
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幡動一僧云風動

鴻書

卷二十九

五

三教

六祖云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二人大悟傳燈錄
洞山問龍山和尚見什麼道理便住此山師云我見兩
箇泥牛鬪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傳燈錄

阿難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
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
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休息潤
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圓成名通
行仙堅固呪禁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
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
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覺悟圓成名

絕行仙阿難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
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迴妄
想流轉不脩三昧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楞嚴經

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

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英賢才藝是為愚弊一技

一能日下孤燈一能一枝空中蚊蚋續高僧傳

佛視有十三如者視王侯之位如過隙塵視金玉之寶

如瓦礫視執素之物如敝帚視大千界如一訶子視阿

耨池如塗足油視方便門如化寶聚視無上乘如夢金

帛視師道如眼前花視禪定如須彌柱視涅槃如晝夕

鴻書

卷二十九

六

三教

寤視倒正如六龍舞視平等如一真地視與化如四時
木也象教皮編

余聞釋家誦三十五佛五十三佛之號矣稱佛而三五

數之也何故哉又讀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

經諸佛始釋家牟尼終攝取光明寶臺凡七千六百八

十三世尊始妙樂上德終須彌山王凡十有二如來始

寶蓮華步終寶生德凡六千七十有六菩薩知初會無

量終大意聲王凡三千三百五十五尊者始吉祥蜜終

嚕咽尼聖堅貴凡七百四十五神僧始摩騰終膽已凡

二百有七合計萬有八千六百一十有七而諸佛如來

菩薩尊者名多重復蓋釋家模擬杜撰之作不待辨駁矣又佛經有三千人成佛者前千佛始光華佛終毘舍中千佛始拘樓孫佛終樓至如來後千佛始日光如來終須彌相與名經又迥異云

釋氏稽古錄

佛

南方屬火虛無之地故佛有南無稱號生天猶云度世○佛者覺也將以覺悟衆生也言人有智慧覺照爲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其體惟一心外無佛佛外無心

佛地論

佛父臨猗國王名肩頭耶母名莫耶後人改佛父曰淨

鴻書

卷二十九

七

三教

梵主母曰摩耶非也摩耶是其祖名佛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輸佉生子曰摩睺羅出家十二年歸妻子復聚居今僧徒無妻非佛本教也

象教皮編

佛生於周莊王七年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下葬回鹿山至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本中天竺國人出母摩耶夫人右脇名悉達生於剎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雙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年十九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傳衣與摩訶迦葉自一祖傳至三十二祖弘忍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遣使求其道得其書圖其形及

沙門攝摩騰至京師此佛教入中國之始

晉宋問隋書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記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卽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曰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

栢記室

浮飯王嚴駕抱太子謁自在天神廟神像起禮拜太子足王驚嘆曰我子於天神中更爲尊勝宜字天中天卽佛第二小字也

本行經

于闐國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俗云老氏化胡成佛之所初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云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化爲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

鴻書

卷二十九

八

三教

寺焉

海錄碎事

異國十三佛一頭樓斯和二羅隣那阿竭三朱蹄彼會蔡四密蔡羅薩五樓波黎波蔡六那惟于蔡七維黎波羅清蔡八和阿蔡九尸利羣蔡十那他蔡十一和那羅惟于蔡十二

蔡事物雜味

江西禪師法名道一姓馬氏故稱馬祖出家本邑羅漢寺依資州唐和尚落髮滄州圓律師授具足戒玄宗開元間習定南嶽山中遇讓和尚度之卽得心印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代宗大曆四年轉

名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從座下洪州廉使問師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傳燈錄顯宗孝明皇帝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星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殘遣使西域求佛書及沙門圖其形像置于鴻臚寺開萬世釋氏之禍初白馬寺以胡人爲六卿之爵改廟曰寺名山藏

魏孝文太和初年北伐京闈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脩道勅出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

鴻書

卷二十九

九

三教

悔匪懈首夏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見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代北之國華嚴轉盛法苑

昔吳孫權令康僧會祈三七日獲舍利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餅之上權自執餅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

□□□□卽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國憲家猷

梁帝夢僧告之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爲作水陸

大齋而救拔之帝扣諸沙門寶誌曰尋徑必有因緣帝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燈燭皆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今鎮江金山寺依儀脩設帝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和洽幽明至今遵行焉葦力集

開皇中李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嘆曰此子吾家顏子也謙施藥散穀積三十年雅好佛約以戒定有謂其脩陰德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唯已自知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

鴻書

卷二十九

十

三教

之有謙最善玄言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不聞易經乎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有省焉北史

咸亨二年三月長安法海寺英禪師有異人來謁曰弟子知有水陸齋可以利幽冥自梁武歿後因循不行今大覺寺有吳僧義濟藏此儀文願師往求以來月十五於山北寺如法脩設苟釋往牢敢不知報英尋詣義濟果得儀文卽以所期曰山北寺如法脩設次日曠暮向者異人與數斗輩來謝曰弟子秦莊襄王也指其徒曰

此范睢此穰侯此白起此王翦此張儀此陳軫皆秦臣也各坐本罪幽囚陰府大夜冥冥無能救護昔梁武帝於金山寺設此齋時前代紂王之臣皆免所苦弟子爾時亦暫息苦然以獄情未決不得出離今蒙吾師設齋弟子與此徒輩并列國諸侯衆等皆乘善力將生人間慮世異國殊故此來謝言訖遂滅自是儀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禪師章江集

唐武后幸馮小保使爲僧改名懷義封梁國公故衣帽皆用朝扮衣用大袖如朝服制曰直掇曰偏衫曰寬衣加以錦繡恥其肉袒以袈裟代之恥其跣足以鞋履之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一

三教

冠有五福曰毗盧或施以八寶或嵌以金玉餘僧皆如之凡畫佛像則有唐像梵像之說始于武后原始秘書宣城民劉成李暉嘗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會天暮泊舟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下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人聲而呼佛號成且怖且悚毛髮盡豎卽匿身蘆中伺之俄而舫中萬魚俱躍呼佛成大恐盡投萬魚江中有頃暉至成以告暉怒其妖妄唾罵良久成無以自卽以衣資酬其直餘百錢易菘草十餘束致

于岸明日遷舫中忽重不可舉視之得緡十五千緡云歸汝魚成奇之是日於瓜洲飯僧併以施焉感應錄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折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止界內折毀者死于是界俱全虛爲人好殺復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恨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死時正暑月隔夕卽歛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剥棺聲初疑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開棺而虛生矣身頗瘡爛于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爲兩卒拘至王前王不見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爲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折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上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啓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乃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一

三教

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拆罪
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
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
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
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
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
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
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一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
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於是吏檢善惡簿唯一紙
因讀曰去歲敕拆佛堂新息一處獨全合折一生中罪

馮書

卷二十九

十三

三教

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
曰仍放李明府歸兩吏送出城南門荒田小徑中遙見
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
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
已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至此非為
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為善既持僧律常行佛
言而不離生死未之有也

紀聞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
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
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他事吏曰昔來年

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視吏曰有因大駭曰
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
託即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未泚果反署
為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
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
為甲冑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報應記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令嚴峻嘗有一軍將衙
參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色不
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物軍將

馮書

卷二十九

十四

三教

曰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身倒街中
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曰爾有何幻
術能致軍將曰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經日三遍昨日
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初領到戟門外便
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金剛經何在云在家
鑊函子內及取到鑊如故毀鑊見已為兩斷崔大驚自
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兗
州延壽寺門外蓋軍將衙門就法并斬斷經之像至今
尚存

報應記

唐李渤問歸宗曰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答曰人言學

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心如柳大萬卷書從何處著王荆公曰巫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獨以方寸攝卽歸宗之意

唐韓昌黎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五

三教

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后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后爲侯景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

骨表

韓愈佛

宋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焚香問當拜與不

拜僧錄贊寧曰不當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適會上意遂微笑頷之因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議者以爲得體

青瑣高議

丁晉公既謫崖州專事釋典自後流落貶竄共十五年髭鬚無斑白者未終前半月卽不食但以沉香煎湯時呷少許臨化神識不亂奄然而去此老如此結局頗自奇特想其宿根自善抑亦如來願力弘深而作念皈依旋蒙度脫耶

白拂齋

僧附妖僧

和尚六和爲尚也戒和同脩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

鴻書

卷二十九

十六

三教

同均心和無爭意和同俗

事物異名

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卽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多取此名焉

高僧傳

佛圖澄和尚天竺國人也西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自言百歲餘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咒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則拔綿出光以自照每臨溪從孔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會洛陽寇亂潛伏草野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澄仗錫謁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咒之俄青蓮華生鉢中勒神敬之延於軍中東晉成帝

咸和三年劉曜圍守洛陽勒自救之扣澄澄曰佛塔無風一鈴獨鳴曰秀支晉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軍出獲劉曜勒戰果獲曜載之襄國咸和五年勒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奉澄彌加篤敬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病死將殯勒嘆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之執斌手曰可起矣斌乃甦遂起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晉咸和八年七月勒殂弟虎字季龍襲位徙都鄴尤傾心事澄至晉永和四年澄將去世詣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澄曰出死入生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七

三教

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急苟道德無玷雖死如生何必千歲哉然可恨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福祉而布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典致國祚不延也季龍號慟嗚咽十二月八日澄安坐而逝壽一百七十歲入道一百九歲度弟子道安法師等七千餘人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神僧傳

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李公

頗知音能辨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滴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門通名而拜懶殘大詬仰空而嘆曰是將賊我李公愈加敬謹惟拜而已懶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捧承盡食而謝謂李公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公又拜而退居一月刺史祭嶽脩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峰墮下其綠山磴道為大石所攔乃以十牛縻挽又以數百人鼓噪推之力竭而愈固更無他途可以脩事懶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

鴻書

卷二十九

十八

三教

寺僧笑而許之遂覆石而動忽轉盤而下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由禁止懶殘曰授我筆為驅除纔出門見一虎銜荆筆而去懶殘既去之後虎豹亦絕踪跡後李公果十年作相甘澤謠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關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決懷古窮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驚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轉李德昭進曰懷古疎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為一

奈何誅無辜之人以爲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何乃釋懷古後副閩知微和親於突厥突厥立知微爲南面可汗而入寇趙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爲忠恕之報

唐世說

周世宗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父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挂

鴻書

卷二十九

十九

三教

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隨時墮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五代史

永真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鐵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歲豔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如阜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

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吟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年少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足小緩竟後此僧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酉陽雜俎

安祿山冥籍中曾爲回向寺胡僧名魔滅王

神僧傳

東坡所交佛印禪師姓賈實進士而韓退之所交賈島亦進士爲僧號無本一號佛印

羣談採餘

鴻書

卷二十九

二十

三教

坡公嘗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無慾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妙達佛理雖毀罵佛祖可也

揮汗新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獨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

源頓命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為殊勝印口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稱具體盡生平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諸弟子都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儒然後知儒此言實為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

湯書

卷二十九

十一

十一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帝大悅宋書

歐陽永叔慶曆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去舟尾有答者曰參政舟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攜至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之後游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攜室室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眾懼恐其時即永叔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後求退甚速豈其前知定耶宋史筆談謙光和尚頗有才思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常曰吾願

鵝生四足驚着六裙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初平江南問劉秉忠曰自古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及後定都燕京築城掘地得一石匣開視乃一石匣紅頭虫復詔問秉忠秉忠對曰異日得陛下天下者即此物也由此觀之世祖方得天下而即問失天下平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為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真英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秉忠自幼為僧世祖後至大都見之乃以釋服相從軍旅間末年始就冠服為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李氏焚書

湯書

卷二十九

十一

十一

碧峰宣州一異僧也姓石氏六歲依雲寂溫法師為弟子遊峨眉山絕粒啖柏嘗跌坐大樹下忽溪水橫溢人疑已死越七日水退跌坐如故比歸即州治西草室靜息焉時太祖渡江偶一元臣迎謂曰今欲霸我將財貨納贖太祖叱曰我本順天應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元臣曰若篤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太祖抵宣州遂訪之乃一老僧端坐太祖伏劔就問姓名不對因按劔視之僧亦引頸就焉上笑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因相語遂洽僧乃曰而欲行王道我有所指太祖推誠溫詢僧曰建康有地

可王此真帝王之居遂定鼎焉王氏彙苑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先以人才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髮為僧改今名云為人髯甚長後為僧而髯如故尤工於詩所與遊皆名士初為給事中嘗賦聽雨掛冠贏得賦閑居聽雨浮羅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盡后曉臨荷芰酒醒初打窗聲稱江濤急入坐寒兼地籟虛忽憶侯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無驢又一日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鴈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

鴻書

卷二十九

壬午

三教

高侯氣膽狂校詩多在白雲窻秋來柳子甘如蜜寄我須緘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畱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胸次清灑出塵溢為詩章類如此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為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召儒臣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建寶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為正心觀書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亦代草以得達太祖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為僧然鬚髮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鬚髮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

一日召見賜膳畢復上詩稱謝詩云淇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坐中金帚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盞醍醐出上方稠疊盪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誦我為友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欲殺之復遂玉筋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蓋亦有得者或曰見心之從釋者亦從赤松子之意歟有蒲菴集行於世孤鴻集明姚廣孝家世業醫父名震卿廣孝初名天禧幼白父曰某不樂為醫但願積學以仕王朝顯父母不則從佛

鴻書

卷二十九

壬午

三教

為方外之樂耳年十四遂出家妙智菴名道行遊學湖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后以成祖靖難宿於幕下有功於國官至太子少師賜玉震澤新聞僧道衍者蘇州長洲人姚廣孝也初祝髮為相城妙智菴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曰樵攜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顧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之

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燕王召見問曰爾能卜乎廣孝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即開襟出太平錢五啓王自祝連擲之祝王曰殿下得無作皇帝乎王叱曰和尚勿謬說道衍竦然而退他日實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耶道衍大笑因此自負王亦聞珙名託以勾連軍丁召珙至燕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王前

鴻書

卷二十九

三五

三教

王其爲他日太平天子王大喜館珙於道衍僧舍世傳云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謂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甚畏重之道衍時或誤爾汝於王前王弗之責也靖難之圖實起於道行云革除靖難紀
有伏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咒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羊羊死其人歿矣以是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有張知縣者至任期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方赴人飲死席上公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公乃

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即貸其死僧以知之曰張公造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既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隸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咒杖者死復咒其生吾即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大風搖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介方拍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召同僚至取二物焚之將以各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

鴻書

卷二十九

三六

三教

恐其詐使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腐矣說聽增紀
成都左綿龍角之建刹也工匠告完而刹名未舉聞梨建會禱于佛請之是日忽聞鴈陣鳴空縉檀引領仰觀鴈行乃成無爲二字遂巨書以榜其寺云埋雅廣要

第三十卷

二教部二

道

道家諸天

仙道姓名

道士之始

老子

度關

僊

西王母

鬼谷

王次仲

張仙

淮南王

八公

張道陵

上元夫人

東方朔

劉根

武陵人

最雄三人

鴻書

卷三十目錄

陳蒲鞋

鐵拐先生

何仙姑

化鶴

求婚

寰瀛圖

張果

馬周

陸生

呂祖

羅公遠

黃繡襖子

無俗神仙

麻婆

玉真娘子

章末朱書

趙吉

教主道君

不受宋表

設醮天台

滅黥紋

張金箔

雷澤

陳生

紫姑詩

乞虞公保文

檣詩筆詩

卷三十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

三教部二

道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欲界六天黃曾王完何童平育文舉摩夷色界十三天

越衝濛翳和陽泰華宗飄皇笏堂曜端靜恭慶極瑤元

載孔昇皇岸無色界十四天極風孝芒翁重江由阮樂

曇逝霄度元洞妙成禁上常融玉隆梵度賈奕 道書

仙道鬼神姓名有可考者元始天尊姓樂名靜信見度

人經玉門子姓王名綱九靈子姓皇名化北極子姓陰

鴻書

卷三十

名恒絕洞子姓李名脩太陽子姓離名明太陽女姓朱

名翼太陰女姓盧名全太玄女姓顓名和南極子姓柳

名融黃盧子姓葛名起馬名生姓和名君賢張道陵名

輔劉根字君安尹軌字公度介象字元則見葛翁神仙

傳河泊姓馮名夷見龍魚河圖太真夫人姓王名婉羅

見真仙通鑑介子推姓王名光范蠡字少伯鬼谷子姓

王名謝見神仙傳毛女字玉姜見神仙傳醫王子姓古

名老師見本草傳序浮丘公姓李見列仙傳壺公姓施

名存孔子弟見真誥又姓謝名玄見丹臺錄武當戴將

軍姓燕名濟洪崖先生姓張後洪崖先生亦姓張名胤

俱見真仙通鑑東王公名倪字君明西王母姓楊名回天翁姓張字刺渴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卓字子郭井鬼名瓊廁鬼名頊又姓郭名登見酉陽雜俎

黃帝內傳有道士行禮之文此疑謂有道之士也樓觀

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幽逸人居之謂

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七年置三七人

晉惠度四十九人審此卽是自周而有也司馬遷班固

序秦漢甚詳洎春秋以來殊無一人以一言彷彿道茲

事者亦可爲疑矣然范曄後漢書於光武紀論始有言

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云劉秀爲天子蓋前漢末事則

鴻書

卷三十

二

三教

道士之初當此矣注列仙傳又有道士浮丘公接周靈王太子晉上嵩高山者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楚國

苦縣人也仕周爲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

嘗問禮於聃歸有游龍之嘆周室旣衰老子西遊將出

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

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道鏡

老子西度關關令尹喜知其非常人從之問道老子大

驚舌聃然故號老聃老子耳有三漏手握十文其僕徐

甲約日直百錢自隨二百年計支七百二十萬錢甲關

詣令索所欠令問老子對曰甲久應死吾以太玄清定符救之得至今日使甲張日向地符出丹書文字如新甲立成一聚枯骨令知老子神異叩頭請命復以符投骨上甲乃復生 雲仙稗記

僊

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宛姁 賓退錄

鬼谷先生者古之真仙也云姓王氏自軒轅之代歷於

商周隨老君西化流沙洎周末復還中國居漢濱鬼谷

山受道弟子百餘人惟張儀蘇秦不慕神仙好縱橫之

鴻書

卷三十

三

三教

術時王綱頹弛諸侯相征凌弱暴寡干戈雲擾二子得志肆唇吻於戰國之中或遇或否或屯或泰以辯譎相

高爭名貪祿無復雲林之志先生遺儀秦書曰二君足

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旣將盡時旣將老

君不見河邊之樹乎僕馭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

與天下人爲仇怨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

上葉凌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

潛千秋萬歲不逢斤斧之患非與天下人有骨血居使

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

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君儀蘇答

言曰先生秉德含弘饑必噉芝英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賜書戒以貪味儀以不敏名聞不昭入秦匡霸欲以翼時君刺以河邊喻以深山雖素空閣試銜斯旨儀等曰偉哉先生玄覽遐鑒興亡皎然二子不能抑志退身甘蓼蟲之樂棲竹葦之巢自撥泯滅悲夫痛哉 錄異記

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術數

鴻書

卷三十一

四

三

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翻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 水經註

張仙名遠宵五代時遊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贊譚纂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張仙也 國憲家猷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廚宰以候賓客正月上旬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為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方今知我好道公來下今公將與予生羽

毛兮升騰青霄蹈梁甫今觀見三光遇北斗今驅乘風雲使玉女今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按神記 八公竝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 水經

永和六年四川西道成都路崇慶州鶴鳴山有士曰張道陵自號天師造符水醮錄之術著道書二十四卷百姪求其道咸歸焉道陵死傳之子衡衡死傳之子魯盛行於世道家醮禱宗此而始傳嗣及今天下宗仰是曰正一教焉 儒踪

鴻書

卷三十一

五

三

漢武帝內傳帝叩王母求度世之術母曰子但愛精固元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則成道又漢武帝遇上元夫人乃謂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祀神亦為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醜胎性賊五者常會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若從今檢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為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真耳 使淮續書

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一黃眉翁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削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武帝故事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祈以為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前祈熟視之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

鴻書

卷三十

六

三

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搜神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聞桃花林夾岸數步無雜樹芳花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入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人間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

出焉遂與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退還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不足為外人道耶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謁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詩遊錄

鴻書

卷三十

七

三

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真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絀釋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刻平僭暴也玉環太真妃子字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強終以丹竈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清異錄

陳蒲鞋諱道明睦州人遊方契旨貨履養母時人號陳蒲鞋住開元寺常作履潛施於路黃巢兵至標大草履一隻於城外軍竭力不能舉巢曰有大聖人在此乃捨城而去民免兵難壽九十八而逝釋氏通

鐵拐先生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脩真巖穴時李老君與宛丘先生嘗降山齋誨以道教一日先生將赴老

君之約於華山囑其徒曰吾魄在此儻游魂七日而不返若甫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疾迅歸六日化之先生至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葦之尸而起故形跛惡非其質矣仙踪

何姑仙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所居地產雲母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餓能逆知人禍福唐景隆中仙去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何曰世多言呂先生今何在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仙談

唐天寶中玄宗獵沙苑有孤鶴射之中箭西南逝益州

鴻書

卷三十

八

三

有道士徐佐卿謂弟子曰吾遊中山爲飛矢所中掛箭于壁曰後箭主到此付之玄宗幸蜀遊觀中識其箭乃知佐卿化鶴神異錄

韋恕女及笄未嫁六合縣園叟張老求婚恕難曰今日納五百緡則可許諾頃之錢至既娶負饘穢地自若妻濯王屋山下見恕曰可令大兄來訪恕令男義方訪之至一甲第見青衣引一衣冠人卽張老相見曰賢姝梳頭引入見之數日別奉金三十鎰一舊席帽曰欲錢於揚州王老家取錢一十萬持此爲信取之果得再往失路矣續仙傳

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成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宅逆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嘆曰得自渭泛河達於家亦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階前一竹葉作舟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巨席帆便張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泛江遵舊途而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非夢乎山翁曰六十一日當自知爾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奔來謂季卿厭世矣妻曰某日歸是夕題詩於西齋及畱別二詩始知非夢異聞實錄

鴻書

卷三十

九

三

張果隱於恒州中條山往來汾晉間得長生秘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息時折疊之其厚如紙置于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乘驢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出山佯死于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到東京于集賢院安置備加禮敬帝問神仙不答善息氣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曰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皇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五六美姿容步趨閑雅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

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小斗果辭不可更賜過度明皇因逼賜之醉酒從頂上湧出冠衝落地忽化爲金盃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盃在地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榼僅貯一斗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傅之良久齒復出粲然如玉上狩咸陽獲一大鹿將令大官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帝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常存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

鴻書

卷三十

十

三

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也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能免冠跣足救臣臣方敢言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未絕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罰之恐泄天地之機耳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噴其面法善卽是復生帝益重之詔圖形集賢院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天寶初明皇遣使徵果果聞輒卒弟子葬之發棺後但空棺而已帝立棲霞觀祀之

仙踪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佐國而沈湎於酒汨沒風塵間二十年棲旅困餒所向拘礙幾爲嗑仆聞表天綱自蜀入秦善相術因詣之以決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耶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迫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于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爲昏沉於酒自擬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凋淪旦夕將死而不

鴻書

卷三十

十一

三

脩省耶周亦懵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卽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爐火鼎器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蕩濁辱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局

鐫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耶病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貞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曰佐國成功可以退矣太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

仙傳拾遺

唐開元中有吳人陸生貢明經舉在京貧無僕從常早欲試自駕其驢驢忽驚躍斷韉而走生追之出啓夏門直至終南山下見一徑登山甚熟此驢直上生隨之上

鴻書

卷三十

十一

三

五六里至一處甚平曠有人家門庭整肅生窺之見茅齋有蒲萄架其驢繫在樹下生遂叩門良久見一老人開門延生入顏色甚累頗敬生焉遂命生坐生求驢而歸主人曰郎君止爲驢乎得至此幸會也某故取驢以召君君且少留當自悟矣又延客入宅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境也畱一宿饋以珍味飲酒歡樂聲技皆仙音生自驚駭未測明日將辭主人曰此實洞府以君有道吾是以相召指左右童吏數人曰此人本皆城市屠沽皆吾所教道成也能興雲致雨坐在立亡浮游世間人不能識君當處此而壽與天地長久人間浮雲反

願之乎生拜謝曰敬受教老人曰授學師資之理合獻一女子始度君無因而得今授君一術求之遂令取一青竹度如人長授之曰君持此入城城中朝官五品以上三品以下家人見之投竹於彼而取其女來但心存吾約無慮也然慎勿入權貴家力或能相制伏生遂持杖入城生不知公卿第宅已入數家皆無女而人亦無見其形者悞入戶部王侍郎宅復入閣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於牀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僵卧在牀一家驚呼云小娘子卒亡生將女去會侍郎下朝時權要謁請盈街宅門重邃不得出隱於中門

鴻書

卷三十

十一

三

側王聞女亡入宅省視左右奔走不絕須臾公卿以下皆至門矣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生隱於戶下半日矣少頃葉天師至診視之曰此非鬼魅道術者爲之耳遂取水噴咒死女立變爲竹又持刀禁咒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既被擒遂被枷鎖拷訊其妖狀生遂述其本情就南同取老人從人至山下往時小徑都已無矣所司益以爲妖妄將領生歸生向山慟哭曰老人豈殺我耶舉頭望見一徑見老人杖策而下至山足府吏卽欲前逼老人以杖畫地遂成一水濶丈餘生叩頭哀求老人曰吾去日語汝勿入權貴家故違我命患自

也然亦不可不救爾從人驚視之次老人取水一口嚙之黑霧數里白晝如暎人不相見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而枷鎖委地山上小徑與水皆不見矣廣韻異編

昔呂純陽受學於雲房鍾子鍾子故為諸幻景歷試之呂不動雲房子猶未即授也一日呂子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紀於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秘不授將某非其人耶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功行未累也呂曰何脩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于世始得呂曰弟子寡人何從辦此鍾子曰母余有丹藥在此可化銅鐵為金即百萬可致子弟懷此博施於人慎勿

鴻書

卷三十

十四

三教

泄也呂子喜受丹藥戒行間復請曰是金卒當變不鍾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曰如此則誤三千後人矣功行之謂何吾寧不仙也請辭鍾子悅曰善哉善哉即此一念萬年矣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然憚已感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與能者奈何難傳之吾將廣師指普度世迷可乎雲房子曰可汝試為之於是呂子歷荆岳浮湘踰濟悉以所得指授人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終身依焉呂子亟歸告成於師師曰誠如是汝功偉矣更試之若何呂子乃化身為極貧苦狀操瓢披衲而行乞於諸所

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為橫遭仇誣械繫俘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為重罹疾疢縶縶骨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比時老且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身可乎呂喜晚得叟即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悟識其為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列僊傳

羅公遠本鄂州人也刺史春設觀者傾郡有一白衣人

鴻書

卷三十

十五

三教

長丈餘貌甚異隨羣眾而至門衛者皆怪之俄有小童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處驚怖官司耶吏具白于刺史刺史問其姓名云姓羅名公遠自幼好道術適見守江龍上岸看某趣令回刺史不信曰須令我見本形曰請俟後日至期于水濱作一小坑深纔一尺去岸丈餘引水入刺史與郡人並看遂巡有魚白色長五六寸隨流而至騰躍漸大青煙如線起自坎中少頃黑氣滿空咫尺不辨公遠曰可以上津亭矣未至電光注雨如瀉須臾即定見一大白龍于江心處與雲合食頃方滅時玄宗酷好仙術刺史具表其事未進時玄宗與張果葉法

善甚二人見之大笑曰村童事亦何解乃各握碁子十數枚問曰此有何物曰空手及開果無並在公遠處方大駭異令與張葉等齒坐劔南有果初進名爲日熟子張與葉以術取每過午必至其日暨夜都不到相顧而語曰莫是羅君否時天寒圍鑪公遠笑于火中樹一筋及此除之遂至葉詰使者云欲到京燄火亘天無路可過適火歇方得度從此衆皆敬伏玄宗幸東洛武妃同行在上陽宮麟趾殿方將脩殿其庭有大方梁數丈經六七尺時公遠葉尊師金剛三藏皆侍從焉玄宗謂葉尊師曰吾方閑悶可試小法以爲樂也師試爲朕舉此

鴻書

卷三十

十六

三藏

方木葉受詔作法方木一頭揭數尺一頭不起玄宗曰師之神力何其失耶葉曰三藏使金剛善神衆壓一頭故不起時玄宗奉道武妃宗釋武妃頗有悅色三藏亦陰心自懼惟公遠低頭微哂玄宗謂三藏曰師神咒有功葉不能及可爲朕咒法善入澡瓶乎三藏受詔置瓶使法善敷座而坐遂咒法大佛頂真言未終遍葉身歛歛就瓶不三二遍葉舉至瓶嘴邊訖拂然而入瓶玄宗不悅良久謂三藏曰師之功力當得自在既使其入能爲出乎三藏曰是僧之本法也卽咒之誦佛頂真言數遍葉都不出玄宗曰朕之法師今爲三藏所咒而沒不

得見矣武妃失色三藏大懼玄宗謂公遠曰將若之何得法善旋矣公遠笑曰法善不遠良久高力士奏曰葉尊師入玄宗大驚曰銅瓶在此自在何所引入問之對曰寧王邀臣喫飯不因一咒何以去也玄宗大笑武妃三藏皆賀已而使葉設法錄于是取三藏金襴袈裟摺之以盆覆之葉禹步叩齒繞三匝曰太上老君攝去盆下袈裟之鏤隨色皆攝各爲一聚三藏曰惜哉金襴至毀如此玄宗曰可正乎葉曰可又覆之咒曰太上老君正之啓之袈裟如故葉又取三藏鉢燒之烘赤手捧以合三藏頭失聲而走玄宗大笑公遠曰陛下以爲樂乃

鴻書

卷三十

十七

三藏

道之末法也葉師何用堪之玄宗曰師不能爲朕作以懼朕耶公遠曰請更問三藏法術何如三藏曰貧僧請收固袈裟試令羅公取取不得則羅公輸取得則僧輸於是令就道場願爲之三藏結壇焚香自於壇上跏趺作法取袈裟貯之銀盒又安數重木函皆有封鎖置于壇上玄宗與武妃葉公皆見中有一重菩薩外有一重金甲神人又外一重金剛圍之賢聖比肩環繞甚嚴三藏觀守目不暫捨公遠坐繩牀言笑自若玄宗與葉公皆視之數食頃玄宗曰何太遲遲得無勞乎公遠曰臣關力安敢自銜其能但在陛下使三藏啓觀耳令開函

取袈裟雖封鎖依然中已空矣玄宗大笑公遠奏曰請
令人于臣院內敕弟開櫃取來即令中使取之須臾覆
案至玄宗問之公遠曰菩薩力士聖之中者甲兵諸神
道之小者皆可力參上界至於太上至真之妙非術士
所知適使玉清神女取之則菩薩金剛不見其形取若
坦途何礙之有玄宗大悅賞齋無數而葉公三藏然後
伏焉時玄宗欲學隱遯之術對曰陛下玉書金檢已簡
於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為繼
文景之約儉却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
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狗小術為

鴻書

卷三十

十八

三教

戲翫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於魚服矣玄
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
破之復入王碣中又易碣破之為數十片悉有公遠之
形玄宗謝之乃如故玄宗後又堅學隱形之術強之不
已因而教焉然託身隱常有不盡或露褙帶或見影跡
玄宗怒斬之其後數歲中使輔仙玉奉使入蜀見公遠
于黑水道中因袖中出書一緘謂仙玉曰可以此上聞
仍以蜀當歸為寄至天寶末玄宗幸蜀又於劍門奉迎
鑾輅衛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還京方悟蜀當
歸之意 仙傳拾遺

唐御史大夫魏方進有弟年十五歲餘不能言涕沫滿
身兄弟親戚皆目為癡人無為卹養者唯一姊憫憐之
給與衣食令僕者與洗沐略無倦色一日於門外曝日
搔癢其隣里見朱衣使者領數十騎至問曰師仙何在
遂走到見搔癢者鞠躬趨前俯伏稱謝良久忽高聲叱
曰來何遲勾當事了未曰有次第又曰何不速了却且
去神彩洞徹聲韻朗暢都無癡疾之狀朱衣輩既去依
前涕下至口搔癢不已其夜遂卒魏公等雖驚其事而
不異其人遂隨事瘞埋唯姊悲慟有加潛具葬禮至小
殮之日乃以一黃繡披襖子平日所惜者密置棺中后

鴻書

卷三十

十九

三教

魏公從駕至馬嵬其姊亦隨去禁兵亂誅楊國忠魏公
親也與其族悉與禍焉時其姊偶出在店外聞難走遺
其男女三人皆五六歲已分為菹醢矣及明早軍發試
往店內尋之僵屍相接東北稍深一牀上若有衣冠就
視之兒女三人悉在其中所覆乃葬癡弟黃繡襖子也
悲感慟哭母子相與入山俱免於難 廣靈異編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
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搏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
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
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黃

山谷嘗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個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長者言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內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卧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輶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杞相見曰某

鴻書

卷三十

二十

三教

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姑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杞歸齋七日斲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剝其中麻婆與杞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如在水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長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為垣牆被甲伏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

鴻書

卷三十

二十一

三教

于諸衛下女子謂杞曰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當留此官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待至此下為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為至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曰日昇天然須定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齋青紙為表當庭拜奏曰須啓上帝少頃聞東北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宮住作地

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快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未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

太平御覽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嚴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嚶嚶可辨自言玉真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若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壁為小龕居之晨夕焚香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

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暮年飛去不知所在湖志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惋憤乃齋宿于茅山道士葉虛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虛中年九十餘強為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歿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貴耳編
趙吉高安人狂而落魄兩目皆翳自言生一百二十七年矣宋元豐中蘇子瞻謫居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

鴻書

卷三十

三十一

三

教蘇挽水以溉百體經旬諸疾皆愈後尸解於興國軍三水牘

宋政和七年夏四月徽宗詔道錄院略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西胡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今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策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其號自此始霏雪錄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吹擊遂排神歇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為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天神又行麾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

有詞即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至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所奏始得騰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敕命不許受宋國表章但其詞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議下界公事稠衆中見其君引致一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數十人各荷青册一擔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分付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册者皆隨去傍有天丁謂某言宋國曆數盡矣奏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續夷堅志

鴻書

卷三十

三十二

三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栢觀季善奏章有名行至天姥嶺下憇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為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頭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敢復與語即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老學庵筆記

金陵近年有黥卒已脫軍籍置卜肆於通衢間驗若神一道士高冠侈袂風儀甚整來問卜黥按式消祥起挽其衣曰我於卦中算得君是神仙願垂救度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亭旗買酒黥挽衣如初並坐片時

行杯道人含澤嘆其面黥驚而放手遽失所在將拭目

覺光澤異常酒家明視之黥文滅矣 花月新聞

張金箔山西平陽人多幻術聞濟源湫水之蹟往視之

對水沉思久之曰不過術耳歸以後圃鑿池積水設機

亦能溉物有一老者道流至問曰聞君多術故來探耳

張引觀池老者笑而不言曰他日過寒寓亦可為樂耳

數日後遣二童子各騎龍邀張龍戾童鞭之始伏至一

長山枯松落落中有團標老者危坐其中見張不起曰

老夫不欲涉塵世以二足置地所俟取至為禮張見兩

腿兀然倚壁老者以手招之腿自轉及其體施禮畢謂

鴻書

卷三十

二十四

三教

張曰君後日必為術累不若移家至此同享仙境之樂

張謝不能老者囑童往移倏忽之間張之房業男女皆

在目前張大驚俄頃忽不見止留張在荒山中尋路久

之出就大道還家問前故答曰未嘗移家也高皇帝聞

之召至關問汝術何以曰臣術能採蓮為戲瓶中又能

出五色雲命為之袖中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投其瓶

用火四灸出之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迷布殿廷帝異

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

船張之闔門老少俱在採蓮船唱吳歌東風汎汎為樂

帝喜大笑忽失所在人船俱不見唯金水如故朝廷亦

不追焉 筆叢

雷澤山西岸生也家於城外雷居巖宮習業一日雷父

誕辰雷持彩練為父慶令一童負練隨後忽失之雷蹤

迹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徘徊間見一美婦遙曳而

出語曰子為二縑乎亟還之復款雷佳茗雷以言挑之

婦訂期至巖宮如約而至雷與狎久一夕婦以紅裙曝

于樓西窗鄰家咸以雷房失火亟救則一女裳眾疑其

為鬼所祟又夕與雷酌間雷以前程事懇之婦即挽雷

行數里如霧中至一所若王宮然與雷入門由廊廡而

進殿宇嵯峨金碧交輝再進一巨閣采蔥朗然中燃巨

鴻書

卷三十

二十五

三教

燭與婦登閣北墉列黃榜一紙上有雷澤在焉雷復曰

狀元何人婦即以手掩雷目而雷已覩一教字後雷之

廷試則彭敷作元也雷官至南京少卿侈言其事 說圖

明州陳生嘗赴舉京師家貧後時乃於定海附舟欲航

海至通州而西焉時同行十餘舟一日正在大洋忽遇

暴風巨浪如山前後舟覆瀾相繼也獨相繼之舟人力

健捷張蓬隨風而去欲葬魚腹中屢矣凡東行數日風

方止恍然迷津不知涯涘蓋非常日所經行也俄聞鍾

聲春客指顧之際見山川甚邈乃急趨焉果得浦瀨遂

維石近岸陳生驚悸稍定乃登岸前有徑路因跬步而

前左右皆佳木蒼蔚珎禽鳴弄行十里許見一精舍
碧明煇榜曰天宮之院遂瞻禮而入長廊幽閑寂無
譁堂上一老人據牀而坐龐眉鶴髮神觀清臙方若講
說環侍左右皆白袍烏巾約三百餘人見客皆驚問其
行止告以飄風之事惻然憫之授館于一室懸錦帳乃
饌客焉器皿皆金玉食飲精潔蔬茹皆樂苗極甘美而
不識名老人自言我輩皆中原人自唐末巢寇之亂避
地至此不知經幾甲子也中原天子今誰氏尚都長安
否陳生為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泰
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于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如

鴻書

卷三十

二十六

三教

唐虞之世也老人嗟嗟首肯者久之又命二弟子相與
遊處因問二人此何所也老人為誰曰我輩號處士非
神仙皆人也老人唐丞相裴休也弟子凡三等每等一
百人皆授學于先生者復引登山觀覽崎嶇而上至于
峻極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始皇遣徐福求三山神
藥為可笑也二人遙指一峰突兀于霄峰頂積雪皓白
曰此蓬萊島也山脚有蛟龍蟠繞故異物畏之莫可干
犯也陳生留彼久之一日西望浩然有歸意口未言也
老人者微笑曰爾懷家耶爾以夙契得此地而乃俗
緣未盡此別無復再來矣吾當助爾舟楫一至蓬萊登

覽勝境而後去遂使其舟倏已至山下時夜已暝曉見
日輪晃耀傍山而出波聲先騰沸洶湧澎湃聲若雷霆
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複閣翬飛雲外
迨非人力之所為但不見有人居之處唯瑞霧籠葱而
已同來處士云近世常有人迹至此羣仙厭之故超然
遠隱鴻濛之外矣唯洞賓一歲兩來卧聽風松耳乃復
至老人所陳生求歸甚力老人曰當送爾歸山中生人
參甚大多如人形陳生欲乞數本老人曰此物為鬼神
所護惜持歸經涉海洋恐貽禍也山中良金玉皆至
寶也任爾取之老人再三教告皆脩心養性為善遠惡

鴻書

卷三十

二十七

三教

之事仍云世人慎勿卧而語言為害甚大又云楞嚴經
乃諸佛心地之本當循習之陳生再拜而辭登舟轉盼
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間也比至里門則妻子已死
皇皇無所之方悔其歸復欲求往竟不可得墨莊漫錄
紫姑仙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
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繡幕偷迴雙
舞袖綠窻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為相思放
却鍼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
野女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
青粉墻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窻和雨夢梨花

二六 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
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 三六 屈曲欄杆月半規藕花香
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並有風
味可觀 夷堅志

虞伯生樂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塘一日借楊仲弘范
德機訪微煉師于湖西求召仙鬼煉師置箕懸筆書符
作法有頃箕動筆運書曰某當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
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求陞耳
衆勸伯生許之翌日文成焚之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禱
召神復降曰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

鴻書

卷三十

二十八

三教

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
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 才鬼記

有紫姑仙詠櫓詩曰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剥盡青虬
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
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遙落江天
月○又箕仙筆詩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頰纏尖圓
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牕下玉蟾涵夜月
几間雪繭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
楊升庵集

劉氏鴻書卷三十終

第三十一卷

三教部

神

諸神

五岳神

儒神

土竈神

觀音

高王經

白衣夫人

夢觀音

鴨欄木

真武

西江詞

真武降身

關聖

周新

竈神

陵陽土神

平江城隍

太學土神

神女

文昌從者

鹿神

鴻書

卷三十一目錄

廟神

五通神

鹽炭神

項羽

李東

天蓬神

邵婦

水神

子胥

江神

神女

六郎

河神

中元神

龍宮

洞庭君

海神

四將軍

河伯

村留神

戚瀾

卷三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三教部 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神 諸神

五岳

儒神

土地

觀音

真武

文昌

鹿神

廁神

五通神

鹽神

炭神

天地精靈之氣無形與聲者正則為神邪則為怪若見於典祀著於人文而歲時歆祀之餘即物物有神槩不可究略揭羣祀或遺言之如女夷為花神乃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為花神牛有牛王之祀而越俗有謬圖冉伯牛之像以祭者天下城隍名號不一世傳今燕都城

鴻書

卷三十一

三教

隍為文丞相蘇州城隍姓白杭州城隍即胡總制近更周御史潮神即伍子胥江神即楚大夫屈原河神即漢相國陳平淮神為唐之裴說濟神乃楚作大夫日神張表月神文伸竈神張單幽怪錄載唐裴僕為刷掠神刷人泉帛分定之餘者山川雷雨神名既繁如鼈神鼓神靴神俱見于祀世紀載虞君射於鹽神又魏文帝薛美人為針神晉有高士為筆神唐帝墨有小道士廁神為紫姑而欄圈墮籬俗祀竹姑葦姑塘姑箕箒諸姑不可勝數而文士往往迎鸞扶乩神擒文作書大有神力者新安江生善乩術呂純陽降筆詩文大非烟火語程文

學鍊乩則壽亭侯屢降響應非常中都王文學感三四時石仙公陰神托于乩筆為人治疾輒道揆文作字精妙冠絕凡此皆精神相貫生歿一途無時不有無物不然而靈氣聚則神明耗則離散此又造化間必然之理月令廣義

五岳之神分掌世間人物各有攸屬如泰山乃天帝之孫羣靈之府為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歿貴賤修短衡岳主掌星象分野水族魚龍嵩岳主掌土地山川牛羊食啗華岳主掌金銀銅鐵飛走蠢動恒岳主掌江河淮濟四足負荷等事 藏經

鴻書

卷三十一

三教

又覽真誥諸書按孔子為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一云廣柔山真君顏回為明晨侍郎後為三天司直一云與卜商俱修文郎召公為南明公張良為門下侍中張衡楊子雲為北方鬼帝治羅鄴山周公為北帝師莊周為太玄博士嵇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屈原為海伯統八海王弼為丘監嚴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子為太玄師治青城山墨翟為太極仙卿郭景純為都錄司命治雲臺山周顛為鬼官司命季札為北明公賈誼為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都鑿為南明亭長臧洪為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為北天門亭長郎與虞

譚更直守天門顧和爲執蓋郎温太真爲監海伯杜頊
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帝
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
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按孝經緯曰社土地之神土地旁濶未可書祭故封土
爲社以報功也左傳以共工氏子曰句龍平水土曰社
神或曰后土亦共工氏子又厲山氏子柱能植五穀故
祀以爲稷○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
穀夏之衰也則棄繼之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是爲社稷神蔡邕獨斷

鴻書

卷三十一

三

三教

馬郎婦觀世音也元和十二年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陝
右示現爲美女子乃之其所人見其姿貌風韻欲求爲
配女曰我亦欲有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
徹誦者二十輩女曰女子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
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然其請更授以法華經七
卷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子能通經女令具禮成婚馬
氏迎之女曰適體中不佳俟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女歿
乃卽壞爛葬之數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
氏引之葬所僧以杖撥之屍已化雄黃金鎖子之骨存
焉僧錫挑骨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

汝耳宜善思因免墮苦海語訖飛空而去自此陝右奉
佛者衆泉州黎和尚贊曰丰姿窈窕鬢歌斜賺煞郎君
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感應傳
東魏定州民孫敬德者事觀世音菩薩甚虔後爲橫賊
引妄杖承罪夜夢僧教誦救苦觀音敬德誦之有司行
刑刀三斫而三折監司具狀聞丞相高歡歡審扣其故
爲表請免其死孫還家所奉觀音像項三刀痕因之稱
高王經也感應傳

鴻書

卷三十一

四

三教

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奈何明日詰其由
果匠者欲聖容明潤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
隨禱卽應繫年錄
嘉靖間荆王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
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
所謂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
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
毀壞塑像爲風雨剝落矣亟命修飾立碑記之說聽增
萬曆十六年間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炭爲業
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

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吃虎虎即懾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曰身是君家鴨木欄耳法振大悟遂如法雕刻終身奉祀不敢茹葷虎蒼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附于元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西江月者刻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灰在西江月下輟耕錄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江月一詞所謂灰

鴻書

卷三十一

五

三教

在西江月下也

朱清民錄

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阜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勝於人

問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于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乃宣取展看與見木並無差殊帝愈悅代醉編

俞保解川人萬曆間補戍騰越其妻王氏將粒米作信香日夕懇禱關聖祠積歲罄米若干保在伍夢關聖呼曰爾婦為汝虔禱故來視爾爾欲歸乎保伏地願歸已不覺隨其馬蹄馳行獵獵猛風吹送有聲已落平沙柳林中識是解州城外因抵家扣王氏始疑保道所以方啓戶相抱痛哭隨詣廟謝明日復詣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稱保離伍僅一日而點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

鴻書

卷三十一

六

三教

保軍遂得免王氏有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耳談增

杭州城隍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間為御史後為湘江憲使在內名為寒鐵在外稱為神明後因紀綱之謗被害彭參政作公傳曰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間為誰云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云越志

黃帝作竈為竈神

淮南子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萬

事術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已丑日日

出卯時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
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大帝長兄劓上童子突上紫
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日竈神名壤子也舊唐書
張杲建炎二十二年知宣州夜夢神人告曰我陵陽山
土神也明日午有大水漂沒城郭公可祗橫澗遇老人
宜丐免之果如期抱民籍至澗一老人橫笛乘牛來水
亦暴至懇告弗答至再乃問何以知之公具以實白老
人曰我奉上帝命不敢違公以不得請遂抱籍入水歿
城不沒未幾冊載一靴浮至城北鐵冶里而止郡人因
求公屍具衣衾葬焉寧國志

鴻書

卷三十一

七

三教

慶元間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止乃以昏時潛入城隍
廟中伏臥神座下祝史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
衛拱侍城隍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庭下衣
冠拱侍王問曰吾被上帝勅命此邦行疫汝輩各爲一
方土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願聽其中一神向前白曰
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方居民家家無過惡恐難用病
苦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曹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
白曰旣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若
此亦得免遂各諾而退周翁明旦返舍具人告焉皆嘔
爲狂譫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一方

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迨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歛
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夷堅志

興化陳文龍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
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
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歿于學恒悒悒不樂
旣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
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
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
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
未亾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病且歿而適囚太學

鴻書

卷三十一

八

三教

得無爲太學土神乎果卒臨安抄

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
神女爲出溫泉洗除後人因以爲驗初學記

梓童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
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石勒嘗傭於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道軍人競
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群鹿者

我也君應爲列國主故相救耳十六國春秋

天台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云
某廁神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取小盒子

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
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且見柱礎下羣蟻紛紛聽之果
聞相語云移穴去爰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
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

蘇九錄

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
時有扣門者出視之即向所決囚也驚問曰你何為得
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挽泰和樓五通神
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
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為據
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

鴻書

卷三十一

九

三教

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為書牒一
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
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
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
息酒客亦不敢登樓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
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于內是日即
安妥如故

武林聞見錄

李嗣昭守上黨為汴人所圍城中鹽炭盡嗣昭禱天地
俄而地生鹹取以煎鹽甚美又復掘得石炭晉王自將
解圍躬奠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

為神 項羽 李果 劉太尉 傅婦

項羽為汴山王據吳興太守正衙為祠太守避不敢居
每蒞任則殺牛祭之不然立歿唯臨汝侯蕭猷至每享
神輒對飲盡歡比散神像亦色赭又嘗為猷破大盜

堂肆考

李果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
夜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
破膽我輩可為他縣血食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壁事類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東屯以遏其衝主

鴻書

卷三十一

十

三教

將每遣小校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眾至六合西望
見一軍自西北來其行甚速號令下寨兼資與所部
隱處荻中須臾傳令曰荻林中有人否一人曰彼中乃
生人與吾無關兼資知其鬼兵也乃詣寨門請見曰某
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須臾召入中一人廟坐服色如
天神又四神分坐左右兼資拜問神兵何事西向者曰
此天蓬神司主事也我四人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
也兼資曰唐書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否巡曰
有之而實不然所食皆已歿者非生人也兼資曰史言
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否巡曰非殺也

妾見孤城危逼効死自刎許奴亦以憂悸暴死因烹以
享士蓋堅士卒心耳兼資顧雷面上一瘢何也雷曰當
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堯整虜傳吾面着六箭吾亦當之
庶揚名以威虜耳須臾命酒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巡謂
兼資曰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此虜悖並當取其
首以報上帝語訖命引兼資出及至舊所無復人矣不
半月有阜角林之捷未幾逆亮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
撫青雜說

建寧府建陽縣寶山乃南嶽忠靖王行宮香火甚盛士
大夫祈靈乞夢殆無虛日後宮裝塑宮娥從者未得其

鴻書

卷三十一

十一

三教

貌偶邵郡一富婦來廟獻香匠即以塑之婦不之知後
偶患頭瘡服藥不効偶一醫者曰寶山有一宮娥狀貌
宛如判鬮今為雨漏濕像之首不會修整富家異其言
亟遣人往視之果然即命匠者修整其瘡即愈

水神

子胥 水兒 龍神 神女 洞庭 三娘子 李彥佐 河伯

昔子胥歿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
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
文種城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
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

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
記焉 水經

秦昭王使季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
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
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
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
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
歿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風俗通
征途記曰蕭聰曾遇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
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 五色線

鴻書

卷三十一

十一

三教

韋浦遇鬼客歸元景云早給事馮六郎于河中浦曰六
郎何人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泊軒轅天子之愛子也
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 河東記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時
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冰觸舟舟覆詔失彥
在驚懼令津吏不得詔盡歿吏懼具請公一祝禱于河
冀憑盼蠻而有以復也彥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
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水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鈞一鈞
隨勾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 唐闕史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蚤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

勃自汾省觀舟次馬當阻風濤不得進因泊朔下登岸
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遙謂勃
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若往會之作
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爲程六七百里
豈一夕所能屆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
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
風送帆候抵南昌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
婿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燕先授簡
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
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卽報勃初

鴻書

卷三十一

十三

三教

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
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
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卽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卽
領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
矍然曰真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
公私燕勃旣行贈以五百縑迨回船至馬當見前叟依
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
已啣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少年子無以
進取爲也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目精不全腦骨虧陷
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

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蘆神戲欠彼博債今子過其
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爲吾償之言已冉冉沒於水際勃
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羣鴉飛集檣上舟不得前勃
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夭折一如老叟之言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忽遇羣鹿乃逐之
會暮欲捨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之悵悵而
行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旣至乃朱門大第
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
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
邀入廳中有頃夫人來年可五十歲青裙素襦神氣清

鴻書

卷三十一

十四

三教

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
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
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誼勿以爲懼旣
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裯
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懼不敢寢端
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
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
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
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以晚矣童僕無專
任之理當如之何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

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那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
諾遂下塔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
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
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
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方可教即唯命耳
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者遂勅黃頭鞵青驄馬來
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于鞍前戒曰郎乘馬無漏
銜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即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鬃上
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隱疾
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於是隨所

鴻書

卷三十一

十五

三教

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
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
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
騎馬復歸夫人者泣于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
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
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
背血痕滿焉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
復曰郎君人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
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
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

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然一奴從西
廊出憤然勃然拘怒而立靖曰我獵徒以闖猛事今但
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
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
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
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獨露而
已不復有人其後以兵權靖寇雖功蓋天下而終不及
於相豈非東奴之不得乎向使二奴皆取即極將相矣
續玄怪錄

鴻書

卷三十一

十六

三教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道左有
婦人牧羊於道傍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
凝聽翔立若有所向毅詰之婦泣而對曰妾洞庭龍君
小女也配嫁涇川次子爲所厭薄迨訴頻切又得罪舅
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托可
乎毅曰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
可否之謂平女悲泣且謝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扣
樹三闕當有應者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悲
泣若不自勝毅乃置囊中因復問曰子之牧羊何用女
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雲霓之類也數顧視之
則皆嬌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

又曰吾為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棗去還家乃訪於洞庭果有杜橘遂向樹三擊俄有武夫出於波間揭水指路引毅以進始見樓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悉于此矣奇秀深杳不可殫言俄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出則洞庭君也乃交拜于靈虛之下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昨驅涇水右洩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託書於毅今以至此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哀吃良久君以書授宦人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

鴻書

卷三十一

十七

三教

哭君驚謂左右曰無使有聲恐為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為錢塘長其勇過人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霄萬霆激繞其身霞雪雨雹一時皆下乃臂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之曰無懼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

身納殼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衣執青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答焉謂毅曰女姪不幸為頑童所辱賴君信義致達遠寬毅為退唯唯錢塘曰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寬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

鴻書

卷三十一

十八

三教

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為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他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喟然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為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為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弱如是毅始聞姪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為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歎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

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錢嘗
乃逡巡致謝益與毅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
人別晏毅于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使前涇陽
女當席拜毅聊致慇懃毅始雖不納錢塘之請然當此
席外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珠寶須臾
埋沒前後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
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
發一財以盈兆遂爲淮右富族娶張氏又娶韓氏數月
韓氏亡徙家金陵有媒氏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
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
鴻書 卷三十一 九 三教

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異聞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提兵船往援李壇於山東舟
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
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
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閻羅王二子長名江
次名海庚乙編
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
脩築至用丁夫數十萬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
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
晝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
鴻書 卷三十一 十 三教

下有長蛟爲害故埽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
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
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許以相俟至於水變赤
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
落卽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
踵而歿守爲立祀於其處請於朝封爲四將軍以爲龍
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家無有知者
亦不著姓氏第識者疑爲神云夷堅志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
河溺歿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歿

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舊有村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村留
我貌寧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
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村留覺之便
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水經註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
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
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
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牕看之九人皆下
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

鴻書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教

喻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
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
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頃頃公
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
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
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
數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急止之
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
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 楊升菴文集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二卷

三教部 四

陰神

入冥和尚

浮提王

冥判

掠刷使

氤氳使

飛天夜叉

鬼

武陽墓中

岳神助戰

番禺女鬼

棘闈鬼

安品子

點屍

木鬼

蔡邕作仙

陰鬼

鬼戶

倦鬼

鴻書

卷三十二目錄

正報

大之報德

敬君之義

掩骸遺報

不殺無辜

陰德之報

代父受殺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三教部 四 太史湯賓尹 刑正

陰神 冥和尚 寇萊公 暢瑄 掠制使者

昭宗初年鳳翔釋甯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床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牕

鴻書 卷三十二 三教

牖甲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判官謂使者曰好送師回遂蘇事聞於官皆以為妄其後一皆符合初師為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著於簿甯自此每斷厚食惟荷葉湯而已岐下號入冥和尚 宋高僧傳 寇萊公有妾蒨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曰吾去非久也何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亦言無害公當為地下主者浮提三也公不久

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勤詢後騎曰公何往日聞浮提王交政也 代醉編

暢瑄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為河伯相衛間一宰居常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藉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為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為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即且守之若其終無即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為一言也伍

鴻書 卷三十二 三教

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即負深恩不隱即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生歿凡人將有厄皆先數定杖二十已上皆歿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即詰之曰當今主者是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即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縣宰果來與暢俱詣州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弟第令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貧賤幸因鄰

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
館於縣宅益為款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
再拜如問伍伯之言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
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為公言也如是久之暢
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俛首拘怒頃刻吏白曰伍
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
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
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可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榻
置案筆硯紙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扇鎖天明持鑰相
迓於此暢拂且秉簡啓戶見之喜色披面而出遙賀暢

鴻書

卷三十二

三

三教

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先覽但經一
事初改一官即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
入為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
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為某事貶也徵為左丞終工部尚
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戎幕閑談

掠刷使者姓裴名璞杜陵韋元方外兄也璞任邠州新
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
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憇見前武吏躍馬而
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
茶邸垂簾於小室中其徒御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入

其邸及褰簾入見真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
間復效武職何也陰吏之赴赴如此乎璞曰吾為陰官
職掌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西川掠刷使耳職
司人剽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剽財璞曰人之轉貨求
丐也命當得此忽遇物之稍稀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
數外數外之財即為之剽故掠之焉元方曰安知其剽
而掠之璞曰主人一飲一酌莫非前定况財寶乎陰所
籍其獲有限獲而踰數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
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
一一有成數數外之財為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

鴻書

卷三十二

四

三教

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關身爾始吾之生也嘗謂商勤
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不得也然則覆
舟之商旱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知勤者德
之基學者善之本德與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
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
遺子又當復掠故不敢厚子之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
薄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爾人生有命殊不參差以
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

搜神記

朱起家居陽習年踰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
寵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緣館院各別種碍

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都輦起送至郊外
獨行之次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
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曰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
急直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
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氳大使諸夙緣冥數
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咲
偷期仙凡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卽爲子祝之
臨去籃中取一扇投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
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
往來無阻後十五年癘疫病而殂青巾蓋仙也

鴻書

卷三十二

五

三教

進士薛宗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
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墨室中呻吟
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髮不剪如雪狀貌可恐宗乃
呼其侶曰異哉病僧怒曰何異也少年子要聞異乎
病僧略爲言之宗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
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層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
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大
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鏡之直上其明通天可
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溲
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

何也云後有人覓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
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
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
如一至僧前曰見某色人否僧曰未見又曰勿藏此非
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殺人已八十萬
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其尤者也昨夜三奉天帝命自
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
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耳僧乃具言須臾便至
枯木所僧返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
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見木上一排點走出人馬逐之

鴻書

卷三十二

木

三教

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久之雨下數十點
血意已爲中矢矣此可以爲異少年以病僧爲異無乃
陋乎

鬼

晉暉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
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
此不可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
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嘗與飲敘舊暉曰武陽
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

蜀檮杌志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兵擊龍門賊夜過韓

津口聞小橋下二人語明日母大郎歿我輩難亦不少
神堯問之二人拜泣曰我漢兵也奉岳神管押七十二
人赴龍門助將軍討賊我二人骸骨在此因少憇感傷
復問之謝言將軍大貴人也遂辭云大隊至矣頃疾風
蔽天而過明日破賊七十二矢皆中復得其矢 龍城錄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
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郭侍郎承殿嘗寶法書一軸每攜隨身及應舉納試却
誤納書帖歸館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
訝無所出來往棘關門外忽有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

鴻書

卷三十一

七

三

曰某即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三萬錢
見酬公悅許之遂巡賚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
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以錢送詣興道里款問久之有
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歿已三日力貧未辦
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關所見乃鬼也遂以錢
贈其家 佳話錄

郭鄰罷櫟陽尉窮居京輦盼蠻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猱
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碍枳棘病於寒餒者數年
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厄渾
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鄰究問其事云

先得安品子郭言於表弟張生未甚信王素吝嗇一日
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靚妝倚門悅之遂召同列
命酒為歡時張生與其末頗以為異密問之則安品子
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貨日輸其門
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怙未經數年遂至貧困 劇談錄
成都漆工艾延祚建隆甲子歲為賊所驅於郡置造漆
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宋兵至郡也
延祚因上樹匿於濃葉間見大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
遂下樹於積灰下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
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姓名僵

鴻書

卷三十一

八

三

厥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
閱未已乃知聖朝討伐逆屠戮之數奉行天誅故無誤
矣 茅亭客話

贛州興國上洛山有木客乃鬼類形頗似人自言秦時
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人間飲酒
廣輿記

廣陵王瓊之為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喈
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
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
或下作仙人飛來飛去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 齊諧記

永樂初嵒嵐一人年近六十妻妾子女不乏以構疾迎
醫醫診視曰君其鬼乎其人怒曰汝何出此不祥醫曰
鬼無命門脉公無此故云其人遂泣下曰元綱失紐諸
神皆曠職陰鬼無所攝故多得爲人既爲公說破我去
矣忽不見耳談

高太史季迪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死後二年
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
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
何來曰薄暮當至因竊伺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
去乃踪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棺見屍如故有

鴻書

卷三十一

九

二教

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
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號爲鬼戶婦林子

昔人云人精強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
耶柳罵三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惟汝之來默默冥冥
非虺非螫無狀無聲不寢而夢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
嘆而呻若浮雲而未墜若負重而莫勝入人之首脩焉
如兀欲仰更俯求昂反屈若南郭子俛几而坐北宮子
喪志而出入人之目若眩五色注睫欲眯回瞬成黑如
昌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擊如維將掉臂
而徒倚欲撫掌而離披儼荷郎之筆落司馬之林入人

之足如糾如纏欲舉武如超乘比寸步於登天李白安
能脫靴於內陞謝安何以曳屐於東山至若青緇浩牘
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惟汝一至令人茫然如
右軍之坦腹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與義信偃微言疑
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澶漫如尹文之坐幻
達摩之逃禪吾欲終南制汝而不能越巫索汝而不得
吾將抽戈淬刃懸桃薦棘出子於莽泆之野渡子於迢
迢之域胡不歸爾之樂土而顧留我之胸臆言訖假寐
有一人揚揚然勃勃然魁肩弛背垂頭曳趾而來曰爾
不聞大明升而羣陰伏乎天君主而百體從乎蟬蛸之

鳴書

卷三十一

十

三教

出必以陰冥魍魅之見必以無人呂雉衰而蒼犬撼腋
晉侯蠱而黃熊入門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而
見侵吾以安靜爲體柔廢爲形入乎優游之室憇乎偃
仆之林不與精強者爲伍而與懈怠者爲朋昔者童子
下帷吾不能窺其幕孫生閉戶吾不行其庭季子持錐
吾卽避其銳匡衡竊照吾不掩其明又如寒樓雪案影
伴螢燈啖黃齏而不飽撫圓枕而長驚若此者吾卽望
風而去褰裳而行惟有貴介之子落魄之夫食厭梁肉
服羞綺羅游娛旣暇歌舞方餘徒倚高堂燕坐華居思
憇息而少安甚與我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惡習詩書

便目前之逸樂忘腹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驥閑過白日之駒每欠伸而無橫遂與我而相依蓋吾嘗入汝絳室窺汝靈臺銀海茫洋玉樓虺頰心俱鴻鵠以俱往神偕蝴蝶而飛來吾乃解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顛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為謂我鬼耶則宣室之談不及欲我祛耶則鬱茶之令誰何爾何不勵精以為刃淬志以為戈銳志以為棘矢殫力以為桃派吾即遠離而永絕安能復受子之叨叨乎 祛倦鬼文

正報

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

鴻書

卷三十一

十一

三教

澤深後世故其子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 史記年表

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恣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復下女於水中將渡遙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 水經註

元唐珪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修滌以養母

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怙寵橫行率其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棄骨草莽間珪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并貸得白金具酒醪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意將何為珪愀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眾謝曰諾乃斲木為櫃復以黃絹為囊各置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各絕地以藏詰朝事訖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三日總浮屠下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一白塔壓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元珪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吏來告曰

鴻書

卷三十一

十一

三教

王召君因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數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珪乃陞陞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而出遂覺自是總浮屠敗以灰山陰人始有籍籍傳珪事者未幾越有袁治中為子求師得珪一見置賓館禮敬特加且告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愜珪後獲三子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 野史

宋曹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

賢令瑋琮瓌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
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後少子圮追封王爵實
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
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
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迫無以過此嗚
呼盛哉 繩水燕談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第嘗為郡居會稽府捕其家
良賤六十口寘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為逆人親族
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為之所乃囑推吏姚
時可吾自分必死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曰吾藏金百

鴻書

卷三十二

十一

三教

兩在某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為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誅
命下即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累君姚不允曰事未
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為公出探消息果不
可免除為此計未晚張再三瀝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
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脅正已可哀其弟相距三
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即命盡釋之一家安堵如故
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說百金為餉拒不肯受
至捐十之九亦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
皆好學馳譽廷家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淳熙
十一年繼之廷昂一夔及其他子悉為名士越人以為

陰德之報云 夷堅志

馮履祥七八歲即警悟好讀書嘉靖壬子補邑弟子員
丙辰四月十一日倭賊卒犯縣祥隨父出奔賊逼斷父
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
加害寧殺我賊竟亦之死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
彌月迨十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為父死不可
使無後吾當與汝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又
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回一
乃稍輯人謂靈山驃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
血履祥孝感所致云 萬姓統譜

鴻書

卷三十二

十四

三教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三 終

第三十三卷

三教部五

愆報

常住錢

三分天下

殺降人

賈克生勸

孫元弼

走馬報

嚴武

秦檜

東憲事

蔡居厚

灰骨

宋祚得失

番春木犁

夾允

瓜報

轉鬼 載身

陌上啼聲

真君

王明兒

鴻書

卷三十三目錄

林鎬

韓擒虎

王簫

武侯後身

五臺僧

還我山河

前身女子

奎宿蘇軾

秦王入寺

陽明前身

劉氏鴻書三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三教部五

太史湯客尹 刪正

愆報

莊椿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一夜長三分七厘利第二

日夜利上又長利來世作牛馬償之所以云作一生之

容易為萬劫之艱難若捨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

福亦爾○牛日還人文馬日還七文藏經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

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而曹操執

鴻書

卷三十三

三教

柄遂殺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即高祖也伏后即

呂后也曹操即韓信也劉備即彭越也孫權即英布也

故三分天下而絕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近乎報施之

理通鑑博論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

將軍所以不得侯也本傳三代為將道家所忌自廣至

陵遂亡其宗殊可哀警

賈克代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克所在克帳下都督

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克引入一經驚覺聞失

卷三十三目錄終

克乃出尋索忽親所夢之道遂徃求之果見克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克曰將亂吾家事者必汝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問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暗慙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克因叩首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克去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縊死於鍾下賈后服

鴻書

卷三十三

十一

三教

金酒而歿賈后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搜神記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貳人通姦範出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囊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桃英與元弼有私而範不察辨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竟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祈願皇天早見申理連時

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首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言之便見鬼從外來遙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歿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歿

廣覽異

唐張易之為控鶴監弟昌宗為秘書監昌儀為洛陽令競為豪侈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內中燕炭火銅盆

鴻書

卷三十三

十一

三教

廚主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即飲汁火炙即旋繞表裏皆熟毛盡落肉赤乃歿昌宗烹驢亦如前法昌儀取鐵櫬丁入地縛狗四足於櫬上放鷹鷂活按其肉狗號叫酸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腸良久乃歿后誅易之昌宗等百姓肉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宗搖雙脚折指取心肝而後歿斬首送都時人號為走馬報

問羊集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使隣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麗嚴公窺見之乃賂其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

覺乃暴於官司以狀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
捉捕賊乘通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踪矣嚴武自鞏縣
方顧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
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沉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捕
嚴公之船無迹乃已嚴公后為劍南節度使病甚本性
強尤不信巫祝忽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
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
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久之方正寒
温畢謂武曰公疾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
香火陳謝奈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

鴻書

卷三十三

四

三教

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
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備新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
為崇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為公所冤殺已為請得
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
纔十六七項上有物如一條樂器絃武大悟叩頭於道
士曰天師誠聖人也為之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見公
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
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小童一人側侍堂門外
東間有一閣子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合水噴
噴又以柳枝掃地却坐瞑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行

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瑟
琶絃結於喉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
見驚慚甚且掩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
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某於他所則可何忍見殺武
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縉求免道士亦懇為之請
女子曰不可某為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
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遂出至閣子門遂拂然而沒道
士乃謝去嚴公即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嚴公果卒焉

廣覽異

鴻書

卷三十三

五

三教

鍊之拷掠無全膚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窓下盡灰
密謀其妻王氏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於獄中
張憲岳雲戮於市流徙兩家妻帑貨產皆沒官金人聞
之酌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
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瞑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
殺害忠良我已訴于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
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熺亦歿方士伏章
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大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鄂都
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方侯高俱荷鐵枷備受諸
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窓事發矣高在鐵籠

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至理宗廟有考試官歸自荆湖
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復甦曰適為看陰間趙宋
斷秦檜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
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如此可畏哉 山堂肆考

秦檜置岳飛於獄欲殺之未果於東窓下榻榻皮沉吟
不決妻王氏問故檜以告王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虎
難檜計遂定片紙傳獄即報飛死矣飛既死檜向靈隱
寺祈識有一行者持火筒亂言譏檜問其居止即賦詩
曰棄了袈裟別了叅不來塵世住心庵二時齋粥無心
戀薄利虛名不意貪性似白雲離嶺岫心如孤月下寒

鴻書

卷三十三

六

三教

潭相公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僊僧去檜令隸皂
何立物色追之至一宮殿嚴邃僧坐決事即作詩僧也
問傍人曰地藏殿方決陽間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
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窓
事犯矣 江湖雜記

昔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泊劫賊五百來降悉戮之明
年以兵部侍郎奉伺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設醮以禳
謝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拱到陰司
王者責曰汝為儒者敢為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
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鎖

聯貫極為枯瘠又持血一桶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如是
數四遙告拱曰子歸語吾夫人令急救我只此理鄆州
一事誅降戮服可為乎 感應篇

徽宗重和年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
其屬李寔韓溶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窓牖皆用灰布
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克用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
然從之一日李寔暴死而蘇云冥官初追正以灰骨事
有數百人訴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也忽
有吏趨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
不免既曰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

鴻書

卷三十三

七

三教

字后三日溶有二子尚幼連及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
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下血
數石經日而斃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日有一人夜過鄆
州野中見室如官府揭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
居治西內事也范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葉夢
得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幽冥之事可畏乎哉 岩下放言
史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
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巳卯混一天下亦以巳卯亡國
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為報應
不特此也韓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

政與藝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七修類藁

寧番衛西北百里紫竹笈木黎因國初藍玉征夷至此凡得擒者用木碓舂其首五牛分其屍自是番春則頭痛亦不用牛犁田只木為犁嗟嗟慘乎天豈無報乎 夷夾允宋人性敏而貧求仕任陳州司獄有富商得死罪繫獄聽決其僕謀於允曰主有餘財若相活可盡酬允乃詐許之得財巨萬乃假成文卷為輕罪詰日發落乃夜較獄曰商得死罪使飲食足錄囚必責乃減加刑不

鴻書

卷三十一

人

三教

數日而歿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印判發落夜暴歿僕曰非不盡心無柰命也乞尸化歸允謂名利俱得乃免官歸惜無子繼後乃取妾一歲生才子八九歲歷覽諸書十六舉狀元授台州路學錄衣馬酒色恣其欲家財殆盡十七病歿於家父母哭之垂死親隣共惜之踰月而葬父母固欲開棺視之隣里以為尸腐抱持開棺遠視尸變為四五十有髯者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人為歎息司馬公聞之驗實紀其事于集末 永樂大典

孝宗弘治八年長圻塲者黃郡產瓜蒞地也有一老圃

蓄一瓜最巨欲以獻豪門丐者挾籬盜食之老圃持鋤擊丐者歿恐人知即瘞圃內明年其地產瓜延蔓最盛首結一大瓜如斗會邑衙官購佳瓜僉謂老圃一瓜特大令獻之果得十瓜鉞剖之瓢漿皆赤血異之以視令君大疑召老圃問汝圃皆若此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此乎曰否曰其種必異也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歿人口中丐者食瓜子尚滿口故明年產瓜而滋液皆胸中血汁故赤若此老圃遂陳丐者歿狀受杖斃獄

轉魂 載身

鴻書

卷三十一

九

三教

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毋掘養之 水經註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歿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歿當為訟之遂臥慶尸之傍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者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記 十二真君傳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明歿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備有情焉復勅兒同觀鄉間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為征東將軍沒而有靈

百姓祠以祈福柰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
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温
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
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
令可錄指爪甲灰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
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 幽明錄

林鎬莆田人洪武初爲工科給事中太祖降旨開陝岱
以通運載鎬卽疏奏罷行役以蘇蒼生事以上聞乃止
後以他事謫江西龍泉縣丞行次中途患病傷寒寒熱
繼作神思恍然鎬素許暴人多懼其難生至某日率氣

鴻書

卷三十三

十

三教

雖絕而身尚未寒家人以此未敢棺殮鎬冥日間見二
鬼使如力士狀卽梓之而去其昏晦漫漫號咷者纏屬
不絕至一朱門上書冥府二金字鬼使引入內繚緹枷
杻者不可勝紀俄至大殿欄楹炫彩燈燭輝煌一紫袍
危坐其上兩側衣冠鵠立如今序班然前有局吏百人
對較簿書鎬仆地見紫袍理事半間厲聲云若林鎬善
惡評報鬼使復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中一人袍
笏肅然從卒皆人身而首則或牛或馬或鱉或魚殊類
案前一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
俄一叟空中而下手一黃卷擲於善旁而去善倏墮地

侍吏跪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嘗罷行役蘇
萬民此諫章也侍吏及鬼使復押鎬至大殿仆地久之
忽聞呼云托生者某某變牲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使
亟引出鎬問曰紫袍者誰與鬼使附耳曰此宋叅知政
事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艱何以得去鬼使曰汝
聞擊磬聲乎遂一捶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
故因吐頭末 說海

隋時有人疾篤忽驚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
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
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代斷編

鴻書

卷三十三

十

三教

韋臯未仕時寓於姜使君門館姜子曰荆寶待臯甚厚
有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艷卽以贈臯歸覲與玉簫約七
年復來因以玉指環贈之臯踰期不至玉簫歎曰韋家
郎不來矣絕食而死後臯鎮屬荆寶往問玉簫知其已
死甚憐之臯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爲壽名玉簫遮
眎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 唐宋遺史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旣生一月其家
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
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
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若

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為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于世將為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宣室志

馮京患傷寒死已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為僧時室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

鴻書

卷三十三

十一

三教

日勿載誌中譚圖

洪邁對上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

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

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父皓在吐買一妾

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事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后初生

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

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錢塘事亦不偶湖海新聞

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於涉陵江石間春夏為江水所

侵故世少墓傳石刻其畧言山谷與東坡同見清老清

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

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陽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夔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生為男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學士某后身也何遠春清錄

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蘇文忠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

親臨寶錄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

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唯

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行錄

鴻書

卷三十三

十三

三教

王安石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

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

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

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貴耳集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

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

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

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

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后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

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代醉終

第三十四卷

五倫部

君

搖搖揚揚

黃帝之世

事天任地

湯網

文命

禹鼓

君門萬里

徒榮惑

噴室之噓

何可恃

劉項得失

堪冠堪室

安反側

任度離俗

老兵

創守

乙夜觀書

黜權萬紀

帝王有命

不忍燒羊

異物遠避

鴻書

卷三十四目錄

三條帶

危枕粉盤

御封一匣

號小堯舜

勝殘去殺

誓儉草

生事減事

還我中夏

白帽子

靖難諸臣

親親之義

土木之變

武宗微行

慧孛出井

卷三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乙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君

黃帝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胡惕惕恐朝不及夕
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堙黃帝中几
黃帝之世國亡衰教市亡淫貨地亡曠土官亡濫士邑
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肯
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而鯨
寡孤獨各有所養

鴻書

卷三十四

五倫

堯在位七十載丹朱不肖不足嗣天下乃求賢以奭於
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
於衆詢四岳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陽問以天下曰我
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忠信亡
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之奚任對曰任
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奈何對曰妻子具而
孝衰於親者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大不美
又奚問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
之言席壘堙而蔭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
館之於貳室路史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為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說苑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合

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周書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

才不足也

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步者百

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周年而君不聞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管子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

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道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呂覽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不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母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合

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咩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恒公曰善管子

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准動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禮記

漢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攻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鴻書

卷三十四

四

五倫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惟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史記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兒年蒙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

哉帝曰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闕而遺其烏帝曰兒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皆非嘗

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來耳文海披沙

光武進拔邯鄲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嘉謀隋文帝手勅靈藏法師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佛祖統紀

唐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

問曰大家嗔怨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禴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妾聞主聖臣忠徵

鴻書

卷三十四

五

五倫

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魏徵綱鑑

唐太宗曰一歲再赦好人啞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嘗

問侍臣曰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成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

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此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朕共安天

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起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通鑑

文宗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

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誇誇焉於是上每視朝復即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振腕歎歎讀堯舜禹湯傳則斂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卷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侍茶湯飲解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杜陽雜編

鴻書

卷三十四

六

五倫

唐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三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唐史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

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綱目
宋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東軒筆錄

鴻書

卷三十四

七

五倫

宋真宗東巡告功秦觀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者俱見熊虎豺豹莫知其數樂毅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耕者詢其人獸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異物遠避至於蛇虺亦皆潛伏嶽靈勅五伯里內蜂蝎蠱毒之微亦不得見夫聖人行幸肅清如此清獻高議
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俟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俟大愧服二君所見一校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眇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

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

育之中矣元史元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

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

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官

詞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闌干護

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草木子

元憲宗即位問耶律楚才治天下之道楚才曰生一事

不如減一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帝問何者為害楚才

曰一鄉有一個反人一鄉受他害除他一個反人一鄉

都安一城裏有一個反人一城受他害除他一個反人一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倫

城都安朝裏有箇反人天下受他害除他一箇反人天

下都安於是罷久任之官賤各郡豪富故元於五十年

之間天下都得燕安原始秘書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

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遇春欲邀其歸路殺

之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

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

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魏國寬

仁長者素得左右心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

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

至命衆公卿往迎於江上魏國堅臥舟不起太祖親

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

慟哭指天自明太祖亦泣下樹勞再四自是君臣相

遇如初郊外農談

國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傳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

白帽子大王戴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文皇帝遂

言於太祖乞廣孝得之廣孝至燕邸薦鄧人袁珙相術

文皇帝使召至今使者與飲於酒肆乃作衛士服偕衛

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文皇帝前曰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倫

殿下何自輕如此文皇陽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

珙不對乃召人詳於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

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

五岳附地重瞳龍鬚之肘若玉印狀龍形虎步聲若洪

鐘足底龜文有二黑子年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乃賜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

入邸是時諸王多以罪廢湘王自焚死成祖不勝悲憤

乃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兵

屯近地者日見迫脅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

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獄訊之庸具言成祖將舉兵

狀齊奉等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昂
圖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
都指揮張信爲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成祖還京
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
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
憂未決亡何有敕使趣之信艱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
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成祖見其
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牀下成祖佯爲風疾不
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疾非妄
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
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
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
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
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耶成祖問
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成祖
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爲布政司吏
柰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
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今至矣脫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
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
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

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
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昂督諸衛士皆中圍府第索
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
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
昂餘無能爲也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逮
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昂付所逮者貴昂
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成祖稱疾
愈御東殿官僚入賀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
遣人召貴昂不來復遣逮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
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昂入成祖曳杖坐賜
宴行酒出爪數器曰適有遺鱗爪者與卿等共嘗之成
祖自啖片爪擲爪皮於地怒呵責貴昂等曰吾奉藩守
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曰吾何病第爲
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謝貴張昂并執葛誠
盧振等皆斬之貴昂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昂移
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昂已被執亦潰
散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
入門惟西直門未下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
曰汝母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
者誅衆聞雲言皆散乃下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

皇明鴻猷

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成祖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加至是兵敗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近及駕驅金陵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出迎復歎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披剃具及緇衣并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爲僧後至天順中年八十餘乃自言於廣西守臣送之入京云成祖望見官

鴻書

卷三十四

十四

五倫

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內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尸死火中中使得后餘燼以爲建文君也還白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耶吾來欲翌爾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修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修詣學宮自縊死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黃鉞斷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逐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斬髮服哭學

宮執之來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死當何如孝孺曰殿下既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死成王有子在成祖詰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輯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屨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葬議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比成祖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邪先謁孝陵邪成祖大感悟遂謁孝陵畢欬歎感愴悲不能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羣臣備法駕符璽奉迎遂擁成祖登輦軍民父老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五

五倫

萬衆夾道歡呼稱萬歲成祖曰諸王羣臣既以爲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循衆志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卽皇帝位諸王文武羣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文年號猶稱洪武三十五年改明年爲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府爲順天府丙戌四年閏七月羣臣議營建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月車駕巡幸北京以皇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於北京昌平天壽山以將薨仁孝皇后也其後上嘗巡幸北京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上出塞親

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王太孫居守北京丁酉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云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爲京師皇明鴻猷明天順朝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表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

鴻書

卷三十四

十六

西

明通紀

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此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皇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時中官王振巧黠多智上寵任之振猶憚太后嚴明不敢肆太后崩振始橫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虜也先寇塞下也先虜黠酋也部落最強號太師虜主普化忌之異處普化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統初也先嘗遣人進馬朝廷賞賚金帛厚久漸桀驁不恭所司或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

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御之既行王振請上親征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命下舉朝震駭連疏懇留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楚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行迫無備衆心疑沮報敗踵至諸臣上疏請班師振不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待我深入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上雷雨大作不可進振始懼下令班師八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帥三萬騎還禦之敗沒無一人返是日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懷來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十四日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爭奔逸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屍蔽川野諸宦暨宿衛士被矢如蝟上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一虜索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先遣使使中國二人視之曰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七

五倫

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不可也先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十六日在上虜營遣人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城閉不可入繼之上守臣遣人報京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一知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請治王振罪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卽典刑滅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一

五倫

擁謙等隨入有旨令籍振黨馬順從傍沮給事王竑粹順頭衆爭毆擊之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人因粹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少須執振至錦衣衛指揮王山于謙啟王降旨獎諭百官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卽真之議矣陳鑑奉令旨藉振并其黨彭得清陳宦等家皆沒官鬻於市振暨弟林等已從駕死於虜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閉上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袞服上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爲

備虜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返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去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馬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二十九日皇太后命郕王卽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景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上皇駕還衆論洶洶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上皇至大同城下時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大

鴻書

卷三十四

十九

五倫

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專事討賊復仇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大破虜於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上皇仍出紫荆關北去時上皇留虜中朝廷以虜使不可信久絕不通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見上皇上皇所居毡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名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上皇曰卿爲

我圖倘得歸願爲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又泣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具無他狀蓋朝廷絕和議虜雖擁留上皇徒抱空質無所要其下亦多厭兵思還意實等遂辭歸朝廷再遣左都御史楊善往問道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入貢原非正使幣數多自尅欺隱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使所從人率爲姦他所淹留不關中國又問市金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不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復辨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上皇回更臨

鴻書

卷三十四

二十一

五倫

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大服伯顏問復來迎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謂汝以賄歸上皇不爲美今無所操迎去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

使臣又明日伯顏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也先皇駕行也先伯顏率諸酋送至野狐巔慟哭而別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駕入關朝廷遣使以冕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景皇帝迎至東華門內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居上皇於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譖頗聞隙景皇帝恩禮漸衰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防外通仍鎔鐵鑰其門鎖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景皇帝監國時憲

鴻書

卷三十四

二十一

五倫

宗在儲位景帝即位遂廢憲宗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景帝末年荒淫有疾久不視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爲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與羣臣屢疏請立東位蓋復憲宗云羣議紛起有白太后請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東宮有旨候十七日御朝然外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英宗初以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盍圖之徐有貞亨等遂以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出狩非以遊畋故爲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天子置不問乃

紛紛外求耶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軌等曰兩日前曾密達之至十六日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謀云虜且夜入寇近地須宜備不虞自是納兵大內有辭人無疑者遂往會曹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率眾薄南宮門錮不可啓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眾取巨木懸之舉撞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亨軌等入見太上皇帝燭下獨出呼亨軌等曰爾等何為眾俯伏合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鴻書

卷三十四

七十一

五倫

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眾挽昇導入大內門者呵止之英宗曰吾太上皇也眾翌升奉天門并登黼座遂鳴鐘鼓啓諸門殿上呼譟眾尚不知故徐有貞等曰太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英宗宣諭之眾始定英宗既復辟乃逮于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詔下獄命有貞入內閣參預幾務未幾封武功伯石亨封忠國公張軌封太平侯張輓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二月朔以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為郕王居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為宣廟賢妃廢

景帝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泰年號上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禮嬪御皆賜死以殉葬唯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東宮保護之令盡括宮中貲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不從且禮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為皇太子械徐正至京師鬻於市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家居每自矜景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訃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下以今年為天順元年

鴻書

卷三十四

七十一

五倫

正德九年二月帝始微行十二年八月上出幸宣府等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彬有寵於上賜姓朱氏與上在豹房同臥起狎近屢導上出游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為寇正統末年之時未遠可為明鑒不聽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虜以眾數萬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十三年春上復出關游二月一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朔上以太后將祔葬詣天壽山祭告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五月末旬上還京六月虜入寧夏塞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切諫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

行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不省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死不取奉命上大怒手劍擬之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良久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之既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謀遂寢八月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九月上在大同冬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十一月上在榆林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師三月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洵洵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臣舒芬等連疏乞留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釐於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於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

鴻書

卷三十四

二十四

五

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踞五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於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半年夏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釐發充軍鞏震等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劉校等共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八月下詔南京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師駐蹕良鄉都御史王守仁擒宸濠捷音至入奏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處大學士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回鑿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十月禁約人民不許養猪及易買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充軍以猪音同國姓也又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曰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游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

鴻書

卷三十四

二十五

五

梁儲蔣冕自執書奏懇請回鑿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
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之論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
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目下便要回鑿儲等乃起
八月上在南京九月上在南京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
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
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於
疏內上之上始議北旋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十二
月駐蹕通州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

世廟威福必無已出無令臣下干之大學士張孚敬赴
召未久正君臣相得之時偶以彗星見都給事中姚良

鴻書

卷三十四

二十六

五倫

弼引占書言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字出并姦臣在
側因言孚敬驕恣專橫上心已動矣及孚敬奏辯謂頃
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官臣請上奪其俸兩月以是良弼
挾私報復上滋不悅第以其疏報聞而已故給事中秦
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側媚愈甚且票擬聖旨豈容不密
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等語上
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因勒孚敬自陳致仕去人
臣之進諫有機則一言而山岳可排鰲疏是也不數日
良弼又奏劾吏部尚書汪紘上拂之矣蓋不欲進退火
臣之權盡屬之臺諫也

世廟識餘錄

鴻書卷之三十四

第三十五卷

五倫部二

后 太子附

稱制臨朝

李夫人

陰麗事

吳狗奉冊

三女相類

自有丈夫

一門二后

女主代天下

出寺為尼

固執不可

制需三物

楊貴妃

郭太后

挈水徵賞

官物勞軍

燃錢戲

法堯舜

弘吉刺民

馬太后諫殺

兩宮同尊

興獻議禮

鴻書

卷三十五目錄

十一

知其可托

養正圖解

官人

婕妤

公主

天子立后

官人麗娟

尹夫人

班婕妤

王昭君

寧胡閼氏

出宮女

官妃侍筆

萬壽公主

妻配掖庭

梅駙馬

父子

紂後生

克昌

抱首

家督

無影

胡婦子

王吉鄭憚

十三子

第五倫

重耳在外

顧名思義

不識六七

鳳毛

虎子跳

王謝家物

置奴複壁

諸子奴材

西京疑獄

昌化章氏

一母二儒

享者佩刀

繼父讐家

誤我輩

世臘未盡

跨竈

卷三十五目錄終

鴻書

卷三十五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三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后附 太子

漢呂后稱制高祖后 王太皇太后臨朝成帝母 馬后臨朝馬援

女明竇太后臨朝和帝母 鄧后臨朝鄧禹孫女 閻后臨朝和帝后

安帝后 梁后臨朝順帝后 何太后臨朝靈帝母 庾太后臨朝稱

萬機成帝母 褚太后臨朝稱制穆帝母 武氏改國稱帝高宗后

宗劉氏稱制真宗后 曹太后同聽政仁宗后 高氏臨朝神宗后 哲宗母號女中堯舜○事物紀原

鴻書

卷三十五

一

五倫

漢李夫人為李延年女弟當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囑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婧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

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禮葬焉 漢書

漢光武陰皇后南陽人名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即位立為后 本紀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姁即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謹諫食時商女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一

五倫

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妾侍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照屨牕光送着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頤頰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髮可鑿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為手緩捧着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虛刻玉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

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指欽約縑迫秣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摧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過諸臣妾姁女賤愚慈言不宜心書不符見謹秘緘味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闊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 漢事秘辛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一

五倫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為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為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弑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即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文海披沙

羊氏即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

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豫國事

綱目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

鳥書

卷三十五

四

五倫

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晉史

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曰臣據玄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召宮人閱之令百人為一隊問淳風云在某隊中又分為二隊淳風云在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長成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變為男子

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為血讎即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遂止

定命錄

則天順聖皇后將軍武士護之女年十四入宮侍太宗因圖讖出寺為尼王皇后間蕭淑妃之寵陰令人宮長髮寵為昭儀手斃已女傾陷主母遂為皇后遷帝房州遂借天位殺唐子孫立武氏七廟幸張昌宗張易之沈南璆僧懷義淫戲無度中官少年者三十人皆幸封為如意君

名山藏

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

鳥書

卷三十五

五

五倫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議乎

通鑑

唐天后時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悅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需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老首耶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唐書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綉之工

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遂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人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遂召還寵待益深綱目

鴻書

卷五

六

臣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

異志

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獨初帝將以閏月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皇后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聽宦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史編

劉智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五代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初為侍禁約婚曹彬女孫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曹卽時還父母家俄而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為皇后卽慈聖光獻也玉銜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為撚錢之戲而後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避暑漫抄

鴻書

卷五

七

臣

明宗母邪文宗母耶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為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為后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曾曰堯母帝嘗庶妃堯未嘗以配魯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眾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權魯曾為御史元史紀事

元皇后弘吉刺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城牧馬帝許之后

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等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故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經濟類編

明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馬太皇后常潛聽之如聞上或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上位已有五子正可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冤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久太祖從之決事多依律國朝典故

英宗后錢氏無子貴妃周氏實生憲宗憲宗即位宦者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不當上尊號獨尊上生母為皇太后輔臣李賢彭時爭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心惟綱常今獨隆所生損聖德不細閣傳仁壽宮旨曰子為帝母稱太后固當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此宣德中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中異宣德中胡皇后表稱疾讓位居別宮故正統中尊號不得加焉且宣皇晚年

每以為憾曰此朕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同可鑒也今名分固在安得引為比若臣子諛從如得罪天下萬世何即欲全聖孝獨兩官同尊為宜於是議始定錢太后加慈懿以別嫌疑錢太后崩議合葬裕陵內臣時等復洵洵為危言憲宗恐傷周太后心亦未允彭時面請厝錢太后於左虛右以待將來即兩全無傷於是閣學士商輅劉定之等帥百官伏文華門哭不起聲聞大內母后為感動得溫旨諭如議乃退嘉謀錄

嘉靖初元上勅禮官議與獻王尊號閣學士楊廷和禮尚書毛澄欲重大宗援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為據率百官上議言獻王孝宗弟也上考孝宗於王當稱皇叔父妃當稱皇叔母凡祭告上箋具稱姪皇帝名而以倫序命益王第二子暫襲封為獻王後俟異時皇嗣繁衍仍以皇次子奉祀上意不然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廷和錄魏明帝重太宗詔以進因入見力言之上曰朕奉大統非所願獨謂庶幾得尊崇父母為至榮今若此需朕意少釋乃下時南刑主事張璠獨疏言武宗嗣孝廟已十有六年遺詔尊祖訓兄終弟及之議迎皇上入繼大統比之漢哀宋英當成帝仁宗時豫立繼嗣者不伴禮官不當妄引為人後之說且獻王所生惟上一人今

稱以叔父質之鬼神不能無疑稱聖母以皇叔母不知將以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理竊謂宜別為獻考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而迎聖母致養庶於禮稱上覽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終可完下閣部議持前說益堅會聖母至通州聞不肯入上憂泣啓皇太后請避位於是詔皇帝本生父宜稱帝母宜稱后朝臣連疏爭事遂寢明年上召閣臣至平臺溫諭懇懇又命司禮監詣尚書第賜金令勉為上屈廷和毛澄遂相繼謝病去獨巡撫都御史席書吏部外郎方獻夫主事霍韜桂萼各具疏議與璉合上乃喜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一

五倫

召書等詣闕會議由是禮部書汪俊等擬於尊號上加本生二字璉萼等復交章爭不可廷臣嫉璉萼如仇至欲毆斃之二人疾走免事聞上夜召璉曰禍福當與卿共之今衆洶洶奈何璉曰羣臣獨特衆為勢耳誠以勢則尊如人主誰敢敵哉需錦衣數力士足矣上曰已諭明日百官疏爭聚哭於文華門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哭者姓名收繫為首楊慎張翀馬理等下獄編管四品以下各罰俸五品以下各廷杖追逮二百二十人議乃定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聖后曰聖母告郊廟纂明倫大典播中外議禮諸臣各

進秩至殿閣孤卿官夫世廟承統與漢哀宋英事體不同當時璉萼之見果出閣部諸臣右惟是議禮之家名為聚訟自古記之諸臣紛爭豈有他哉世廟初詔溫文冲抑得禮之本璉不能將順輒以督責之說進使廷臣舉得罪而喪氣焉厥後杖諫官戮大臣人謂大璉白璉開不其然哉

嘉謀錄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主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為變即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一

五倫

金事本末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為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即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已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命繪農業艱難與

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茂以復加已
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
後竊愧空疎靡所自效獨念四書五經理之淵海窮年
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絲
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以
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遵祖訓
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錄
上塵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
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
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一

五倫

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
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范型
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祖宗者
某之寡陋如燭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明顧塵露區區
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出者續聖志而成之
矣特著之序以俟

澹園集

宮人 婕妤 公主

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然未聞千百其數 太平御覽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

身軀惡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
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
瑯帳恐垢污體也以衣帶繫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
起又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
與爲神怪也 洞冥記

尹夫人與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願望
見邢帝許之即令它夫人飾爲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
邢身也其狀貌不足以當人主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
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遺事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一

五倫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載
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
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譖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
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
不爲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
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 漢史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被圖召
幸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

送毀為其狀按王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閹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竝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後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觸文帝諱改為明 初潭集

鴻書

卷三十五

十四

五

琴操王昭君者齊國人顏色皎潔聞於中國獻於孝元

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偽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疎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起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麤醜穢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云及讀漢書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

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號為寧胡闕氏生一男曰伊屠知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嬙妻大闕氏生子曰雕陶莫臯最長立為復抹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怪此一婦人而周旋匈奴單于父子間亡耻如此又讀後漢書昭君王嬙南郡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廷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闕氏于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五

五倫

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復為後單于闕氏焉與琴操漢書所記無異真天地間妖淫婦人也祇緣曠生怨積怨生忿遂甘心背君父忍以身祀犬羊行同狗彘固欲是厭它尚曷郵耶 金壘子古者後宮不滿五百人謂賢君唐太宗知宮女多者為淫荒之主乃出宮女三千人止留二百此出宮女之始也 原始秘書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具書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遺事

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舊例以銀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顥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栢記室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

鴻書

卷三十五

十六

五

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諠之具妾

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罷戲

唐年通錄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笄橋下某國長公主曳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玉一金文皇與公主言與二甥為世官以慰主心

九朝野記

父子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

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紂故為後帝王世紀

孔伋鯉之子字子思對孔子以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孔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對魯穆公以除非法之奉行周公伯禽之政不能用乃適衛嘗言當我先君周制雖衰君臣正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諸侯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我不自貴人將賤我時移世異各有宜也於是在衛緇袍無表三旬九食著書四十七篇曰中庸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七

五

十二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埤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情孝衰於妻子

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罽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行不聽長男曰家有

長子曰：「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肯欲自殺，其母為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少與我俱見，吾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駟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越世家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須，何因？」

鴻書

卷三十五

十八

五倫

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會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彼獨無影，人咸服。風俗通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為郎。

王吉為沛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土棘合理之。去又鄭暉文公為下蔡長，民生子相，治率不舉，暉重設。

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為字。綱目

漢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長子震，次襲，次珍，俱封侯。自後累世貴寵，為公侯者三十一人。大將軍以下及州牧郡守九十八人，其餘侍中等官不可勝數。故人嘆其修整門戶，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漢書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是可謂無私乎？」史纂

鴻書

卷三十五

十九

五倫

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為江夏太守，避家難。』」季漢書

兗州刺史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

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也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綱目

陶淵明有子五人嘗戲以詩責之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番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有一人言有之問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坐客皆發一笑

堯山堂外紀

鴻書

卷三十五

二十

五論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帝大嗟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世說新語

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目

楊玄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北齊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看者必敗麀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世說新語

楊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園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妹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

唐書

子儀禁軍中走馬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保母子非奴才而何

鴻書

卷三十五

三十

五論

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勤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捷之眾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續維

綽絳纈皆宰相維門下侍郎

蘇氏家訓

宋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其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比成立長曰栩字景韓李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族

鴻書

卷三十五

三十一

五倫

公甚以為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馬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國憲家猷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為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祝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為後者云

代醉編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讎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讎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睿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說海

明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英宗嘗稱為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為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說未幾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遠云誤我輩即陰隲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有方州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為陰德耶

文獻通考

鴻書

卷三十五

三十一

五倫

京師有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告之曰聞胤息之事亦往往以祈乞而得今有一廟神極靈盍往虔禱指揮聽焉涓日沐浴齋戒具香燭牲帛以往其隣家婦見之問何為指揮告之曰將叩神求男鄰婦曰我也要求請少待備辦同往可也指揮妻從之乃同往再三懇於神已而隣婦遂有娠無幾得男甚喜指揮妻因自恨命薄且語其夫曰求嗣本是我發念頭他家娘子只是趁我去却得子了我今反無所應明日誠心再祝於神可也指揮諾之其夜妻忽夢詣廟祝神光景如晝神告之曰汝之不得子非吾之吝與誤也自有故耳婦曰何故神曰

彼庸人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
 况無隱慝今來子嗣須得一智慧福德者可吾擬以
 一僧與汝渠今在五臺山修行戒行精嚴而世臘未盡
 斷絕更待他積修滿日便來汝家作貴人耳他日汝可
 驗吾言也婦夢中悚領而覺遂話於指揮明日亦備禮
 往祝越數載乃得孕生男丰骨不凡稍長多善行人皆
 愛之因往五臺訪之則神所云云一一無爽焉僧死之
 日卽此兒之生辰也後襲職安榮終其身說圖
 子過其父爲跨竈解者紛紛聞邊檄中相馬者言馬前
 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
 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跨過竈
 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
 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子父於義爲協海客日談

鴻書

卷三十五

二百

五倫

第三十六卷

五倫部三

母

敬姜 陳母

殺繼母

共娶 勿爲奸

絡秀

董母 李母

夫婦附逐婦

女媧 不言嘆 左足黑子

雙梓 斂錢爲婚 梁山伯

開棺女活 王宙

鴻書 卷三十六目錄

爭葬 金氏子 馬母塚

踐之妻妾 棄夫

婦附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 馬郎婦 蔡文姬

刀婦 苗夫人 詩姬

京師用蘇人 三女俱后 西施

沉西施 有奇相 韓俊娥

前後美女 二逐五逐 薛靈芸

卷二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三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 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母

季敬姜者莒女也魯大夫穆伯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
穆伯先死敬姜守節教子義方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
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劍而正
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
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
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

鴻書

卷三十六

一

五倫

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
握髮所執贄而見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
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
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
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為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
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
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襟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彤管遺編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
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史編

漢景帝時有防年父為繼母陳所殺防年因殺陳廷尉
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帝問之
對曰夫繼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無狀手殺其父下
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凡人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
漢武故事

漢靈帝時燕代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范延壽斷其
從母異談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疑妻也疑既没大皇帝敬其文

鴻書

卷三十六

一

五倫

才詔入官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
嫁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
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初潭集

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為妾生伯仁
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
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
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
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晉書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郟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
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

是燕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
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為
之宅後古墻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
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夫必以先君餘
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
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
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
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
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
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

鴻書

卷三十六

十一

五倫

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
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
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
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
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
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
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經濟類編

夫婦附逐婦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
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婦又自羞耻兄即與其妹上崑

崑崙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
烟散於是烟頭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為扇以障
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獨異志

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
妻始笑始言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

文選注

後漢黃昌為州佐時妻歸寧中途遇賊所掠不知去向
後遷蜀郡守婦因其子犯罪詣郡白訟昌疑不類蜀人
問之曰妾某州佐黃昌妻賊掠賣此昌曰汝夫何以識
之婦曰夫左足心有黑子昌出左足示之相扶悲泣遂

鴻書

卷三十六

四

五倫

為夫婦西京雜記

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
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
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
每有雙鴈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
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比肩

吳記

阮脩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敏錢為婚皆
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獨異志

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

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失後三年梁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橋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寧波志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婿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

鴻書

卷五十六

五

五

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博物志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悲慟决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

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感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

鴻書

卷五十六

六

六

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體夫妻四十年二男並以孝廉擢第至丞尉

離魂記

明華亭縣有民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冰化編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三年十七八窶甚將行乞楊見憐之因招入舟收養之既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一女踰晬盤病死三哭之哀成疾日漸疴羸跼危楊夫婦始悔恨罵不絕口一日江行

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爲
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颿行矣三得枯枝至泊失舟知
楊賣已也慟痛哭欲赴江死既又念島中或逢人與可
拯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列衛在焉爲之駭
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闇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
好竟不知爲何蓋盜所劫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戈戟溝
中更臨江濱適有它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
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携大篋入舟行抵儀
真問居停主人家密起篋視皆金珠也卽其地售得如
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旣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過河

鴻書

卷三十六

七

五倫

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云湖
裏賈輜重累累舳舻充牣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
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婿女不從至三登舟舟人莫敢
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見
金夫不有躬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
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氈笠戴之蓋三寢時初
登楊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如平
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
三家焉未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
上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

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 耳談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鬪販
麪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於渭濱文王
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
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
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
馬母塚 類林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
妻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
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

鴻書

卷三十六

八

五倫

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
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
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
遂去衛而入荆也 太平御覽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
人未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
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髮有絲落托自知求事
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髮鸞鏡從他畫別
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
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

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乎寸祿愚妻觀其未遇
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
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過浮囂妻可答
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
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 雲溪友議

婦 附 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三為皇后七為夫人九
為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
士及粧臺記云春秋之初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
三少 列子 昔有賢女馬郎婦於金沙灘上施一切淫人

鴻書

卷三十六

九

五倫

凡與交者永絕其淫死葬後一梵僧來云求我侶掘開
乃鎖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空而去 釋氏稽古錄

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
子興平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
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

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
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眾為改容
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
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 魏志

唐咸通中京兆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賈
文牒往州郡有材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因
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驚駭暮投旅店覩其母
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陵辱吾母子
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即相為除之母
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驢鞭置坐
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婿使喚果有此否
婦再拜曰新婦敢耳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
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

鴻書

卷三十六

十

五倫

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指一畫每指輒入寸餘季弘汗落
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 筆叢

唐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弘
靖其婿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唐史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
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 冷齋夜話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
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方大明
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
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去翌日語朝臣曰張

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

孤樹東談

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從古女貴未有盛於獨孤氏者蓋不止爲人間之瑞

獨異志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孟子註疏

嘉興縣南

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

鴻書

卷三十六

十一

五倫

因泛五湖而去

吳地記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之審也蓋吳既滅卽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諱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

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

丹陽總錄

南北竇毅字大武在周爲上柱國有女方數歲讀列女傳一過不忘聞隋祖受周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難毅掩口曰母妄言赤吾族毅嘗謂夫人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謂婚者射一矢陰約中目李淵最後射各中一目遂以歸之後淵爲唐高祖竇氏爲后

學圃薈蕪

煬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方就一夢

鴻書

卷三十六

十二

五倫

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暇日登迷樓憶之題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蒼半爲多情

天中記

先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瓊樹桀之妹喜紂之妲己有莘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之延娟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媯晉獻公之驪姬秦穆公之女弄玉惠文之華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姬吳王之西施鄭旦楚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閭姬趙武靈王之吳姚燕昭王之旋娟提謨中山侯之陰

后江姬皆在宮掖者也有仍氏青琴毛嬙孔父妻徐吳

犯妹夏徵舒母邾婁顏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宮掖則戚

夫人慎夫人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尹夫人李夫

人王夫人鈞弋夫人麗娟武帝王昭君元帝趙后飛燕趙婕

妤合德成帝陰后麗華光武甄后郭后薛靈芸莫瓊樹陳尚

衣陳巧笑皆魏文帝趙夫人潘夫人吳主鄧夫人吳主朝姝

麗居洛珍潔華吳主二喬孫策兩楊后胡嬪芳晉武殷淑

儀宋孝武潘妃玉兒東昏侯馮小憐北齊后主張麗華孔貴嬪陳后

主陳宣華蔡容華隋文帝朱貴兒侯夫人袁寶兒吳絳仙

俱隋武惠妃楊太真唐玄宗王才人武宗兩周后李后兩劉

妃宋徽宗閨閣則秦羅敷顧夫人張玄江無畏臨川王曹洪

女荀奉倩李勢女桓溫妾樂昌公主徐德言婦無雙王客仙失行則

卓文君鶯鶯非烟號國夫人狄夫人達奚盈盈姬侍則

馮方女宋魏絳樹魏翔風綠珠宋禕石崇張靜琬孫荆玉羊佩

徐月華修容豔姿元雍雪兒李密阿劉羊鑒紅拂李靖紅綃崔生薛

瑤琪元寵姐寧王憲紫雲李聽女寶李愿解愁潘名伎則霍小

玉李娃楚娘夜來杜韋娘史鳳楚蓮香劉採春香灼灼

有名者若退之之桃柳樂天之蠻素唯元詞章俊之所

獲寧堪上駟哉舟州別集

齊孤逐女者即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

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于輟

食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

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

此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為齊相

妻天中記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鄴鄉

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

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鄉中少年

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寧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

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

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

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

則紅色既發常日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

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為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為

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

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

香此石重叠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

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

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

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

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謂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

鴻書

卷三十六

為鍼神 古文品外錄

第三十七卷

五倫部四

兄弟 姊林 嫂叔

薦弟

代殺

崑玉卯君

宰相夫人

朱五經

女嬃

妹上書

舉麵杖

和尚不了

丘嫂

解圍

攜朗去

梯建事姑

祖孫

李遷哲

郭子儀

距汾陽四世

鴻書

卷三十七目錄

不附梁公

純孝純孫

叔姪

孔明末後

焚囊

封姪

宰相材

報叔

宗子

婿 附甥舅

祖學士

甚好甚好

國夫人

特選章臯

阿上連名

朋友

管鮑

死久

可謂友

蘇張

交道難言

知己之言

身為雅士

與子偕死

殺驢投

代使

吳保安

師弟

四友

三盈三虛

不及孔子

君子哉

道東道南

半千

門人三千

妾

飯牛歌

換馬

綠珠

我見亦憐

李百藥

挺之兒

一代尤物

黃巢姬

鴻書

卷三十七目錄

鮑生韋生

呼小宋

忍凍

是尚書

松壽

雙節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七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兄弟

附姊妹 嫂叔

龔勝徵為

諫大夫引見即薦其弟龔舍古人內舉不避

親如此

代辭編

漢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眾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世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歿一子為嗣如全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怨家扶起荆曰

鴻書

卷三十七

五倫

許椽郡中稱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彙苑

世稱兄弟曰崑玉按蘇志云陸機兄弟生於崑山俱有才名雅望為世所推時人比之崑山出玉○又蘇子由

已卯生坡常號為卯君

知槩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晉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

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侍而前晉伯遽曰

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

於赤日中盡禮而退晉伯略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

之嚴

何氏語林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

母王氏猶備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

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

先人矣母側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

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於朱五經之學必嘗

有聞矣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

瓊擊盆中送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

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

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鶴林玉露

女嬃屈原姊也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鄉人莫

其見從因名曰姊歸故離騷之女嬃之嬋娟兮申申其

鴻書

晉子彙苑

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升扶風人為都護在絕域

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

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後漢書

趙宋藝祖將北征京師誼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

其家曰外間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厨下舉麪杖

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宋書

明少師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為僧其姊嘗

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頂

靖難姊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

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

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

堂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

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皇明補遺

漢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

與客來陽為羹盡轉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尚有

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為

言高祖曰非敢忘之為其母不長者封信為羹頡侯高

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亦不置轉釜之怨漢史

鴻書

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

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

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晉書

晉謝朗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甚勞於叔父

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

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

在此兒因流涕携朗去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

使朝士見之天中記

唐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

亡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奴光進命返之曰姊建事姑

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褚記室

祖孫

後周李遷哲嘗除真州刺史即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羣頷之而已談寶

五代唐郭崇韜為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

鴻書

卷三十七

四

五倫

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祖也氏族博

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

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

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綱鑑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意欲棄之穀年

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與

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恐後父老不能更作

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

成純孝穀為純孫太平御覽

叔姪

蜀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冲慎孔明未有子求喬為後瑾啓吳王而遣之孔明以為嫡故改其字喬為舉孔明後有子舉還復為瑾後蜀志

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乃焚之時苻堅入寇安舉玄為前鋒而有淝水之捷晉書

唐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姪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勸俗即許之唐史

呂文穆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

鴻書

卷三十七

五

五倫

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通鑑

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

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為美談不知

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為叅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

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

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貽謀錄

元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閏兄

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

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

自謂不如 堯山堂外紀

婿 附甥舅

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乃論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語其非竟以反目離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為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

鴻書

卷三十七

六

五倫

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宸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收淚蓋莫知聖意何如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 東軒筆錄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為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

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為妾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此狀元即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眾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貽謀錄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鑿甚別英銳特選韋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既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潔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奴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張氏垂泣言曰韋

鴻書

卷三十七

七

五倫

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為尊卑見謂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賸以七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翔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翔也苗夫人曰若臯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

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

爾初有巫醫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相公當面之神

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

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

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

山畢入見苗禮奉過布 日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

者悉遭韋公棒殺投於蜀江 唐末遺史

樂劉孝綽少有盛名舅主融舞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

歸阿士阿士孝綽少字也○唐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

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語林

朋友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買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

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

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

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

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名忽死之吾嘗幽

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著小節而耻功名

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

公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

行表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於管仲不惟知之又

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

孰有過於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

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為

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

雖然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

以為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

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

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漢曹參徵時與蕭何

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死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

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

束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

類金瓶梅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遙山阻

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角哀

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入可得生宦俱死之後

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

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

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之禮葬之角

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家

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

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爲世規列士傳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梁馬却不肯進青莽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呂氏序意

鴻書

卷三十七

十

五倫

說人主須術以動上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比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論衡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陳張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交道難也

類林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臬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西京記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擯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初潭集

鴻書

卷三十七

十一

五倫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曰僕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方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來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按伯南武周字也山堂肆考

吳範字文則三國孫權時拜騎都尉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令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子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坐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使鈴下以聞鈴下曰死不敢白範

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乃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乃釋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唐皇潘邸時每過韋杜間逐兔忘反一書生延進其家貧止一村妻一驢而已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酒饌露霈上奇之與語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瑀也自是每遊必過瑀家及韋專制上憂之瑀曰亂則殺之何疑也上納其言後拜為中書侍郎預配享

鴻書

卷三十七

十一

五倫

狄仁傑太原人為府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資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資

談寶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會南蠻作亂李蒙為姚州都督臨辭元振謂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行破賊立功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為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

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迺蠻陬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豈有望焉側聞君子急人之急憂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即保安銘鏤之日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召為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為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絹三十匹保

鴻書

卷三十七

十三

五倫

安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為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生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曰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以中華世族為絕域窮囚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臆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為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迎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敢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

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騶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傾其家得緡二百疋往因住雋州經營十年不歸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巧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之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請保安曰吾常讀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俠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願假官緡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

鴻書

卷三十七

十四

五倫

保安喜取其緡令蠻中通信者待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冀得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非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曰雖違公雅意今爲公受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安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緣衣環經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盛於斂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之貯於竹

鴻書

卷三十七

十五

五倫

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既而為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為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為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便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

鴻書

卷三十七

十六

五倫

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鏤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劇談錄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積文山授命日即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便火其屍然後拾骨置於井

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弁積生死交情千載一鶚李氏詩

師弟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尚書大傳

鴻書

卷三十七

十七

五倫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論衡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說者多若身不死安料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說苑鄭玄好學日夜討論不倦門徒數百千人孔融深敬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質諸疑問及辭歸融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漢書楊龜

山師事明道先生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性埋

員半千名餘慶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王義方義

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爲

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成服喪畢而去
神異錄

張後胤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卽位賜

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

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

過於先聖矣帝爲之笑焉
彙苑詳註

妾

鴻書

卷三十七

十八

五論

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

無從乃爲人僕將軍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

牛角而商歌甚悲歌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

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

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

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

五日而有憂色爲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

所知也倩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

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七十屠牛於朝歌市

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

氏之勝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賤可賤耶

畢子生五歲而贊禹少可少耶馱馱生七日而超其母

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

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

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

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條條之魚君來召我我將

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

家而召我安居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

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

國以治
堯山堂外紀

鴻書

卷三十七

十九

五論

後魏曹彰性備備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

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

曰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
誠齋雜記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

却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

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綠珠也未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

命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

許
晉書

晉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其有寵常着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籍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閒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世說新語

李德林為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俊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俊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為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

鴻書

卷二十七

二十

五

數十萬 隋唐佳話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蓆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言小郎君賊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辱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 天中記

嚴續相公歌姬唐錦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

於一擲舉坐屏風六散數巡唐彩文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然遺之 開元遺事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太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助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日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桃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眾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清波志

鴻書

卷二十七

三十

五

酒徒鮑生家富貴效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嗣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脰鳧鷹眼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閱馬數疋於軒檻前向所誇誕實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切密遣囚絃更衣盛

粧頃之而至乃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
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
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
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
酌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恹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
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
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
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指妾
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
盃望月沉吟久之曰今珠露旣清桂月如畫吟味時祭
盃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
曰何以爲題長鬚曰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舍彼傾城
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啟書囊抽毫
以操之各占一韵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瑛此
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
深閨未厭天苑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
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好諒何求
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
生于玉勒長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堦望新恩懼非吾
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鬚髮汗

鴻書

卷三十七

二十三

五

流紅領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収
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
之恩旣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詠
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
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
鄙夫相遇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失忽不知其所在
宋祁字子京仁宗朝知成都帶唐書刻脩垂簾然二椽
燭勝婢夾侍和墨伸紙人望之如神仙皆知其脩唐書
也嘗過御街逢內家車子有褰帷者曰小宋也祁因做
鵲鳴天一曲落句云劇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
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訪知呼小宋者後因與翰林語
及小詞祁惶恐上曰蓬山不遠遂以贈之○于京多內
寵後房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
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京視之茫然恐有厚
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
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恩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正色答曰是尚書安遂巡而退
宋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僧

鴻書

卷三十七

二十三

五

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
 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為松所市
 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
 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君顏故為王匿之舍中耳
 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即
 日躡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
 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
 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
 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宋史

鴻書 卷三十七 二十四 五倫
 明天順時張寧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晚翠姓李氏

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
 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
 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鑰
 之第留一寶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
 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
 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闕戶者
 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畫
 錦歸也二氏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
 於地下又况有佳後耶令啓鑰出則嗒然雙媪矣親戚
 莫不憐敬之遂為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 堯山堂外紀 終

第三十八卷

五倫 五

僕

馮子都

王安

張承業

杜亮

王義

更為僕

特欲老實

水精

嚴安

侯來保

阿寄

嚴辛

稱義投刺

此亦人子

奴婢

翔風

人種

二僕通金

鴻書

朱三十八目錄

却要

真珠

贈婢

前令女

誦秋水篇

春娘

朝華

捧劍

郭斌婢

楊先生不能認

娼妓

洪涯

十奴

墨池雪岸

義娼

武昌新柳

女投書

京口娼

罰家妓

國容

李琪

毛惜惜

國容

挾四妓

高三

妓詞

妓六館

王翹兒

卷三十八目錄終

鴻書

卷三十八目錄

二

劉氏鴻書

卷三八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八

明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 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僕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嘗與計事本傳祖述有胡奴

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

乎乃往觀述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

為沙門初潭集

張承業字繼元內常侍張泰養子初以特進監河東軍

朱溫篡唐承業佐晉王存勳有復讎之志已晉王欲稱

鴻書

卷三十八

五倫部

帝承業亟詣魏州諫曰晉王世世忠於唐室老奴三十

餘年為王收拾財賦召精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

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

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

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

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

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矣但以受

先主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

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

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五

六五五

代史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朝野僉載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為人所刺義杆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史補近世傳奇稱度為御史言事請伐淮蔡與宰相

鴻書

卷三十八

一

五倫

岑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乃效陳嬰代公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 金罍子

韓叅政億李叅政若各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有糴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一二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伯以其半遺韓伯持之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叅政 邵氏聞見錄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儉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閒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儉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

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易馴人下等良善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公驚問僕以實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輟耕錄

貞元中有處士周邛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邛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邛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訖瀘遂令水精沈而視其遠速水精入移時而出多

鴻書

卷三十八

三

五倫

探金銀器物邛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泐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焚犀照水怪之瀆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邛亦至富賒後數年邛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邛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濶可三丈餘旦暮烟雲鬱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鑿物若畫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邛笑曰甚易遂命水精

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耶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耶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觀但耶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述異記

鴻書

卷三十八

四

年恭謹有信未嘗輒受傭直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欲用乃取愛惜主物不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嚴亦呼煌爲兄而謂其妻爲嫂紹興庚辰虜正隆某年也歲之中春嚴把煌袂入浴室云兄將死又不以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市弟有一術可救能相信乎煌素重其人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日叩嚴曰若果如弟言大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即授以秘呪曰才脫兄厄吾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壤澄霽四野無雲嚴塚壘卓稅數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烟霧全興迅雷激電引煌入伏卓下使急誦呪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尋

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鬼物曰胡煌無處求今已失時此人既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奈何霍然而散日猶未晡嚴不知所在煌至壬辰歲始亡天聖志侯來保者尚書陳迪家人也迪靖難中抗節當極刑六子同日就死時禁嚴姻族四竄莫敢旁睨來保憤痛切至潛拾其遺骨還葬宣城計家橋人士多之蓋有林唐二義士風矣宣州志

鴻書

卷三十八

五

力不牛馬若耶應書業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利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卓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耳談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宜春令劉入觀時隨衆

往祝祝後囚嚴相倦令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青為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母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賊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為減去賊若干得出獄從戎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為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校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

鴻書

卷三十八

六

五論

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為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校刺十至四五矣微侯提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絃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不舛錄世有奴婢妾為之目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勳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而臧者斯或蕃焉何可滅之劉文饒常怪人罵奴為畜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并曰自任嘗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

昔太史亦嘗論御奴婢廼云退省不肖之狀在於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肆其責者也廼於其怒遽自斂戢瞿然省已非忠恕之道乎孟子云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為奴婢彼獨貧耳金罍子

奴婢

晉石崇字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得之胡中年甫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歲容貌文詞莫有類者且能辨四方玉產常云西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崇甚愛之拾遺記

鴻書

卷三十八

七

五論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初潭集

李丞相有二僕適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為結襦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女範堅白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刻骨丞相病夫歸剖股作羹及薨服齊三年代醇編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性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階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缸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眺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

鴻書

卷三十八

八

五倫

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然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

三水小牘

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勲蔭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真珠意取季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真珠名

轉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壁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不曾在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眈然自失度終不可得乃話於牛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决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為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舌能易人五賊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

鴻書

卷三十八

九

五倫

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為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以真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真珠承寵上回聖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从自寵憐歷年不進之憊昨退思之乃為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真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為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从矣一日罷之必謂司空或溺而不能舍也為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从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空

得鎮不亦可乎愿甚悅乃以真珠歸牛僧孺漢公遂為
 狎客以真珠為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
 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為宰相牙郎蓋由此
 也牛羊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為謗詩曰夜
 入真珠室朝遊玳瑁宮真珠即公侍妾名也據言真珠
 鎮襄陽時所納也有殊色歌舞之態時號絕倫真珠奇
 章公納妓曰真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延于中
 寢會真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挿釵于兩鬢間丞相曰
 何妨一誅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雙手整金釵吟
 敘錄

鴻書

卷三十八

十

五

唐末士子崔郊始有婢端麗郊竊愛之他日鬻婢於襄
 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
 陰下郊因作詩贈之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重淚滴
 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詩
 以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
 不早言因以婢贈之國憲家猷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為婚女將出
 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窳處
 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
 為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故

婢曰我父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為婢
 鍾離君呼牙僧問之復答於老吏其得其實遽以書抵
 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簾篋先求
 婿嫁之更一年別為吾女營辦許荅書曰遠伯玉耻獨
 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
 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綠衣翠鬟小
 女童也誦秋水篇聞者駭異雜志

春娘蘇子瞻婢也子瞻居黃州臨行蔣運使餞之公命
 春娘行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父母家蔣曰公行

鴻書

卷三十八

十

五

必須馬願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歛衽前曰
 景公斬廐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不問馬皆貴人
 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下階觸槐而
 死本紀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
 嘗為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
 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
 少游欲脩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貧以金帛嫁
 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王
 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

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過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携更不廻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魏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墨莊元錄

咸陽郭氏富室也僕媵甚衆內有蒼頭名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翫雲不遵驅策雖每遭捶撻終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啣葡萄飛上金井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二

論

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放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愚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亦大慧辯哉

雲溪友議

郭斌爲金將金亡斌出保金蘭定會四州元兵圍會州城斌力戰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而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

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中死元將聞之惻然爲保其孤

萬姓統譜

明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官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聞即大常少卿導母

菽園雜記

娼妓

洪涯三皇時伎人乃娼家托始也

文選

○妓字十奴也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三

五倫

其貌雖美不過可及十奴之價

故事會攷

崔涯者吳楚狂生與張祐齊名每留題娼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嘗嘲李端端一黑詩端端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傍再拜戰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因而重贈一絕句又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鷄鼓翼紗窓外已覺恩情逐曉風

雲溪友議

義信者長沙人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灑可人意以為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詰曰秦學士何人若何自得其多詞倡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不惟愛之而又習

鴻書

卷三十八

十四

五倫

之歌之彼秦學士者亦嘗遇若乎曰妾處僻陋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藉令至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出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闕以侑之卒飲其懼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

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盥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情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為累惟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倡雖處風塵中為人婉婉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媪處誓不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媪曰吾昔以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五

五倫

行數百里過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教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既為作義倡傳又系之贊云

青泥蓮花記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請續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千緡納之翌日共載而發

雜言

蜀人皆呼營妓爲女校書故胡曾有詩贈薛濤云萬里
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君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
春風總不如濤再爲連帥所喜因事獲罪怒而遠之作
十離詩以獻之一曰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
鴛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講竹離亭鏡離臺遂復喜
焉鹽戒錄

韓勣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
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
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
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

鴻書

卷三十八

十六

五倫

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
婦勣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勣王嘗
邀兀木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
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
偉如此鶴林玉露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
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績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
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爾曹以娛賓而
乃令賓客失歡命取大盃罰家妓既而容色不動談笑
如故人亦伏其量也東軒筆錄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
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
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資短書云
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情未洽喚馬足以無情使
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調
誦焉程史

鴻書

卷三十八

十七

五倫

坡公在黃日每有讌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
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
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
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
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
筆袖手與客談笑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
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繼書云恰似西川
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坡集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其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
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鶴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
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
中四字盼之書也
徽宗義妓毛惜惜高郵妓也端平初別將榮全據高郵
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晏飲惜

帶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車
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
事叛臣全怒遂殺之 一統志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
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
於家嘗語人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
於市籍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
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因與
之金而遣之 玉照新志

鴻書

卷三十八

十八

五倫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死大

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爾死妓予之

半胥曰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

常兒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皜潔以脂粉香澤

冶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媚艷之極首飾衣服悉以

金寶錦繡雖相服褻裾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

能奪目蕩心則可第如此無用它術問其詞曰一味哀

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

曰撈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及華爛繒絲珍

具堆積滿地照曜左右至裸體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

曰箇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厮何知即比放之 孤

楊東坡

京師始有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
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倡閉門謝客天順中昌
平與范都督廣為后亨所構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
土木昌平坐視不救赴市二人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
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
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來
何為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
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
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紐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九

五倫

接着於頸顧楊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於旁 清泥

蓮花記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宋時有翁客自蜀挾一妓

歸畜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

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

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

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聞又那得工夫

呪你 堯山堂外紀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永樂末都御史顧
公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建官妓館六座於聚寶門

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
研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憲法嚴肅諸
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羣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
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解帶盤礴喧歎竟日樓窓懸
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霑醉曹多廢務朝廷
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革去之顧公太康人剛嚴爲朝紳
冠時謂明之包公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
連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或過門見有雙藤外立
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國朝典故

鴻書

卷三十八

二十

五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娼家冒姓馬名
之曰翹兒携來江南教之吳歛卽善吳歛教之彈胡琵琶
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
宛轉徃徃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
習新聲竟不能過之然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齋
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昏昏不開賈齋而收金去以
是數受假母撻罵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
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
多文儒貴遊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翹兒一啟齒以爲
絕世無雙爭艷惜之以是其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
算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橐中一錢不留也久之

倭人寇江南掠海上焚其邑翹兒竄走桐鄉已而轉掠
桐鄉城陷翹兒被擄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者徐海故
越人號明山和尚者是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
訊之知爲翹兒試之吳歛及彈胡琵琶以侍酒絕愛幸
之尊爲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爲王夫人翹兒
旣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唯翹兒意乃翹兒亦陽暱之
陰實幸其敗事冀得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
召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曰
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
厚與之金勞苦也華老人者海上人故識之而華老人
者亦私覩所謂王夫人知爲翹兒不敢泄也歸告督府
曰賊未可圖第所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
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
珠寶玉以陰購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
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
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迫
海寨海信翹兒言不爲隄備督府急麾兵鼓譟而進斬
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張張門
以饗諸叅佐令翹兒歌而通行酒諸叅佐皆起爲督府
壽督府酒酣心動亦握槊降堦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

鴻書

卷三十八

二十一

五

劉氏鴻書卷三十八終
之乃以賜所調永順酋長翹兒既從之去錢塘舟中輒
悒悒不自得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
首而更屬一首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廣雅

劉氏鴻書卷三十八終

鴻書

卷三十八

二五二

第三十九卷

人事部

郊祭 加號 國號

木主 郊天 立廟制

議濮王禮 王珪議是 國號大元

冠婚

四加 三加 三天兩地

寒修 三星 餽女

為親求寶 離齊李氏 定婚店

玉環載世 華陽洞主 不易妻

鴻書 卷三十九

郭雀兒 七十二娶 兩袒

歸娶詩 天婚

喪

同僚服 城死 徐穉吊

無襪賓 景文遺戒 終身喪

安七喪

葬

不葬 沉金 葬玉魚

墓中婢 十八陵 李宸妃

莫道夷簡不爭 厚葬薄葬 止殉葬

祀人 祀神

葬桐鄉

非私榮

邳人奠酌

墓戶

為孟軻死

宦者褫魄

不散非類

祀歷代帝王

封禪燔柴

死

五死三死

莊周

喪子祝子

未亡何病

忽一誤

帝庖

河滿子

遮須無主

往五臺山

死甚佳

病

鴻書

卷三十九目錄

三

中醫

誤吞髮

穿壁

眉間刺血

腹中蛟

冤累

輞川圖

三清明下

君實勉之

王荆公病

丙火

不服藥

命婦無虞

卷三十九目錄終

上海書卷之三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事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郊祭 加號 國號

周武王伐紂文王之喪服未釋乃奉木主於軍中而祀之是知自三代以前遂有木位制原始秘書

魯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

鴻書 卷三十九 人事

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太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天子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

命戶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天子
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
疇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
之被袞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旂龍章而
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
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家語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
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
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

鴻書

卷三十九

二

人事

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曰七太
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
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
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止去墀為鬼神
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
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
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
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
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為壇祭之去

壇為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
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
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
廟死曰鬼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經濟類編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
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
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
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
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稱宜情

鴻書

卷三十九

三

人事

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
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
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
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
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
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官車宴駕之後接
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
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
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
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扈端冕子孫萬世相

序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漢王宜準先朝封贈其親
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
攷之古今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按議
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
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
三年為替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
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
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
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鴻書

卷二十九

四

人事

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
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
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漢王使陛下厚所生而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
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
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
耳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
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
宜尊漢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

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漢國公奉祠事
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
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
御史勅告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
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
以為理難並立君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
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
縣時趙鼎趙瞻傳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漢王
事即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
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

鴻書

卷二十九

五

人事

嘉熙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
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紹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
且唐之為立蕩也堯以之而者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
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隆燧
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

春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卽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益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加與敷天共隆大號 宋事本末

冠 婚

鴻書

卷三十九

六

人部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晉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今日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周書 邾隱公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

鴻書

卷三十九

七

人部

必於祖廟以裸饗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夏之未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舄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綉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貌也 太平御覽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太傅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 逸禮本命篇 蹇脩古女之能爲媒者離騷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今蹇脩以爲理 注 理爲媒以通詞理也 選註

詩注三星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星誌

女嫁三日後父母家來餉食俗謂餽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俗謂歸寧雅釋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徵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帝啓卜卦方知

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

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釋海

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遂有愆期失婚而迄難自媒出閣不得已父母以囊盛昏夜潛送於少

年無妻者是其自高門第乃其所以自辱丹鉛新錄

唐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

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規之

不識其字固問曰老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

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

冥之書主人生之事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贖耳固喜曰固少孤願娶今者有議潘司馬女可成乎曰

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天

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道君之足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

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氏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

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不堪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

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汝賜汝萬錢奴明日袖刀

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之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耳後求婚終

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

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嘗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

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
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
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為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
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為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
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
後生男鯤為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陽之定不可變也
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幽玄記

西州韋相公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荆寶已習
二經雖兄呼於韋公而恭事之禮如父叔

鴻書

卷三十九

十

人事

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侍於韋兄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行韋乃易居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父書云姪臯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請不相見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暝拭淚乃裁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既悲且喜寶命青衣從往韋以曠觀日久不敢偕行乃固辭之遂為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既不至玉簫乃默禱於鸚鵡洲又

逾二三年治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乎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指環着於中指而回殯焉後公鎮蜀到府三日詢鞠獄情滌其冤濫輕重之繫僅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器所拘偷視廳事私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家荆寶否公曰深憶之姜曰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羈縲答曰自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焚廨舍牌庫印等韋公曰家人之犯固非已尤便與雪冤仍歸璽綬乃奏授眉州牧勅下未令赴任遣人堅守朱紱其榮留連賓幙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一

人事

繁經莫英數凋方問玉簫何在姜牧曰僕射維舟之夕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玉環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嘆廣修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供佛之力旬日便當托生却後十三年再為侍妾以謝鴻恩臨訣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累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響附瀘焚歸心因作

生巨管鑿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
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為號觀之真姜氏之玉簫也其
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畱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
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雲溪友議
蕭防南昌人為句容縣簿遊玉晨觀華陽洞至藥珠殿
一人紫袍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公之遠祖蕭史
真人命董雙成與汝成婚令梁玉清引上殿見一女子
交拜玉清致辭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
求凰今日相偶和鳴鏘鏘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寔終恍
如夢覺即棄官入山學道後昇為大仙揮塵錄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一

人事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
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
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史通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
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
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
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
鋪卒吏郭雀兒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
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
乞人后曰我久在官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一

人事

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
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
使事漢祖卒為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既老夜寐輒不覺
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
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
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
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為
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眾中呼曰此吾父也
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
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
貴人也乃俱挈之置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
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
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為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
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為德不成死未晚
也河陽守以為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
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
見為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
極富貴十六國春秋
宋陳敏修號市隱居士福州人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
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修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

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問云卿便是陳敏修耶復誦此聯凄然出淚又問卿年幾何有幾子對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時人戲為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宋志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兩袒者也風俗通

解縉有贈翰林劉編修歸娶詩云少年歸娶奏金鑾喜

鴻書

卷三十九

十四

人

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堯山堂外紀

雲南大理府城南蒙氏有女欲為擇配女曰父王擇配非天婚也我欲倒坐牛背任牛何之不問貧富貴賤牛入之家即嫁之王從其請至一委巷牛側其角而入見其樵者女曰此吾婿也王聞之大怒絕女一日婿問首飾是何物曰金也婿曰吾樵處此物甚多頃之載歸皆金磚也王使人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訪果作以迎王王嘆曰信天婚也後名其地曰鰲角莊廣輿記

喪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然同僚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比以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孔叢子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男女哺同舖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脉此固當死也楊泉物理論

徐穉前後為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吊常預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五

人

炙雞一隻用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塚隊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籍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事文類聚

晉王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知故吏而已門無襍弔之賓時論賢之山堂肆考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脂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

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見錄

文公母夫人忌日着懸黑布衫其中亦然見者駭之輒問曰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楊三安妻李氏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寡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典具備舉情責雙諧世婦中之未有者遠近嗟涕劇實錄

葬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曰

鴻書

卷三十九

十六

人事

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博物志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珠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於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賈子說林

唐高宗營大明堂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門奴問其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門奴詰問曰楚王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有遺嗣曰王起兵雷吾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

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頗見拘限乞改葬我高敞處無奪我玉魚及發其處果然仍勅以禮葬玉魚隨之廣異記

唐于寶父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仍生子于寶傳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殮以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七

人事

瓦棺速營葬勿久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官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五代史

宋真宗妃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旣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官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遠引帝起有頃

復獨立簾下召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出此言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目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鑿內城垣以出柩是時呂文靖公夷簡當國遠求對而明肅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內都知羅崇勳問有何事文靖具奏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神柩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九

人事

道豈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廷爭太后不允臣終不退崇勳三反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異時治今之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述諷導當為罪魁矣崇勳大懼馳告明肅于是始允所請

東軒筆錄

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莫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佑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不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破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

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召憲宗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遵為定制而上下遂無枉鬼好生之德斯其為至

國朝典故

祀人 祀神

朱邑字仲卿少時為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之後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當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果葬之桐鄉西郭外果共為邑立祠

鴻書

卷三十九

十九

人事

歲時祀祭不絕

前漢書

漢章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綱目

漢韓稜字師伯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且邳人或奠醑爾遣使徵訪果然唐宋以來俎豆不絕封

淵德公 廟興記

唐宦官多閩人杜宣猷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塋宦官德之遂自閩中除宣猷時人謂之勅使墓戶

綱目

二年巳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錢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乞今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巳而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讐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享配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與觀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宋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為之動容遂復孟子

鴻書

卷三十九

二十

人事

祭仍令太醫院療其箭瘡一日詔講虞書陛下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嘗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於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徹圖

新報錄

宋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許不可拔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褫魄因慙悔累日

宋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周光與兒

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縷屨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彿東廂不進向也翁仲乃持劔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往迎其女女已嫁賣餅人取歸更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不歆非類如此

風俗通

我明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或至元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修飾然越宿如故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癡韃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

鴻書

卷三十九

二十一

人事

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皇明補遺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巳之功績以自効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趾以報地

樂志

太宗伯以實柴祀日月

注

實柴謂實牲體于柴上

燔燎而升煙使氣上達也

六帖

死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去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惟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疾病死者不可去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往往是明知故犯未必盡造物之舛楮記室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桓譚新論

鴻書

卷三十九

五

人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公羊傳子貢告夫子曰太宰死子曰不死也問其故曰天生宰詬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越絕書

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有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果薨何氏語林

晉開運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歸國殂于趙之藥城國人破其腹盡出五臟納鹽石許載之歸時謂之帝妃玉堂閒話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自

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唐張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觀觀至乃舉祐為孟才人嘆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嬾傳唱宮人二十春却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堯山堂外紀

鴻書

卷三十九

五

人

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承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倚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持歸皮囊置於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倚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

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太平御覽

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人環泣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曰作文記之囑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本傳

宋葉衡罷相歸金華里居常召布衣交日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程史

鴻書

卷三十九

二十四

人事

病

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至言也凡人有疾苟無明醫不如靜以待之但人情過於愛生急求僥倖不擇醫之良否日夜取百藥襍投不旋踵而長號矣是雖曰愛之其寔害之亦何異催使赴冥說

有人誤吞髮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見喉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鈎為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猪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惟髮在焉秘舟

三國時呂蒙病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獲萬方欲

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咄咄也此可為痛癢相關之極吳志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繪帛以贈醫工獨異志

唐時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太醫周顧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門有病否曰臣馳馬大庾嶺熱困且渴遂飲澗水竟腹中堅痞如石周遂以硝石雄黃煮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視之鱗甲皆具此皆殺蠱毒之驗明皇雜錄

鴻書

卷三十九

三五

人事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為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樂善錄

宋秦觀汝南學官時疾卧直中高符仲攜輞川昌示之

曰問此可以愈疾觀得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憇輞口庄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紫豔茱萸泝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藥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即愈 詩箋

宋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雋病亟介甫命道士行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當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雋雖疾丘之禱久

鴻書

卷三十九

王木

人事

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曲洎舊聞

宋呂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跌屣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海內聞者痛惜之 綱目

王荆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

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百驚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子澡豆其如于何 東軒筆記

參元朱子曰病字從丙丙火也百病皆生於火夫病字內丙固火外二點從水內火盛而外水微且相間隔則病水火既濟自然無病 四季錄

我明太后病劇而不肯服藥 太祖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以愛妾之

鴻書

卷三十九

王木

人事

故而殺此諸大夫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 太祖曰汝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為汝貸之太后終不服藥而崩大夫者世稱醫人為大夫亦謂郎中 國朝典故

我明尚寶袁珙號柳莊風鑑之驗不可悉舉永樂中長洲祝公顥尚在垂髫附學其父欲引袁視之袁對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為豎日製一圖書遺其子最後一十年祝公官至大叅閱圖書乃云大叅之章又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楊氏見之對曰疾雖危甚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楊氏一

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柳莊亦神矣哉古今說海

劉氏鴻書卷三十九終

鴻書

卷三十九

天

第四十卷

人事部二

貧

十盜

家貧家富

三樂

逃債

五十無妻

程幹

逐貧賦

車子

送窮文

未足了事

神仙之樂

患不饑寒

天付兒曹

富

猗頓

錢眼內

沈萬三

鴻書

卷四十四目錄

老

百歲而極

春秋高

人主壽

享國久

彭祖異被

大臣壽

尤為異聞

四皓

三叟

屈願老鄙

膳息在耳

孟姬

並食九月

儼然畫圖

九代祖

楊鐵崖

老成

少

顛頂少昊

八歲師孔

小兒辯日

不乏季子

七歲觀虎

駒齒未落

霸王之相 五歲屬文 童殺二豪

綠衣少年 分內事 清河客

十三中式

刑

畫象艾鞞 玄女兵 蘇怒

剖腹觀胎 沈鸞徽 坑儒

伏機 收蔡邕 六州四十三縣

不能庇一人 付丁胥 下江南圖

衛公珠崖 崖州大 子瞻逮獄

大元通制 金人廢劉豫 劉誠意仕元

鴻書

卷四十一目錄

十一

胡宗憲 石亨 曹吉祥

李廣 罷唐寅 江彬

南人不典南試 十惡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

明 宣城劉仲達

人事部二

太史湯賓尹 冊

貧

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為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為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娶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 六韜

鴻書

卷四十一

人事

農之所務者五 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得茂家之貧也 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障水不安其藏家之貧也 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家之貧也 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匏菹菜百穀不備具家之貧也 五曰工不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家之貧也 故山救於火草木植茂家之富也 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家之富也 桑麻植於野五穀宜其地家之富也 六畜育於家瓜匏菹菜百菓備具家之富也 工不鏤刻女事無文章家之富也

榮啟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已時披

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着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
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
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以男爲貴而吾得爲男或皆
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
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
爲之三曰悲焉貧士錄

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爲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多
負責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逃避故周人因名其臺曰
逃債臺今洛陽南宮移臺是也帝王世紀

古有牧犢子五十而無妻李白詩云隴麥青青二月時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一

八

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襍牧犢採薪感心悲
又云枯楊枯楊爾生萸我獨五十而無妻貧士錄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某
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於市前後貧富顛
倒徑庭世所罕有異苑

逐貧賦舍爾遠窺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
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栢
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
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揚子
思玄賦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注云昔有周

鮮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命曰此可富
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之期
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
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
間可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以貧困鬼神志

退之送窮文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夫五滿七除二
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
面目可憎言語無味者皆子之致也其名曰智窮矯矯
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
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一

八

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
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
窮磨肌戛骨吐心吐足以待真我警寃凡此五鬼
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
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韓昌黎集

有士人贖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
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
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子
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
我書又能動君謨之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為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即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曰緩急人之所特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人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柱腹可也 筆談

鴻書

卷四十一

四

八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富貴則可矣子因歷數古人極貴念侈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者譚何容易 行營雜錄

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寒耳是故乞食野人晉重耳之所以羈縻衣破竈漢光武之所以與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 誠齋雜記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

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僅為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並居餘全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於靖康之變帝王子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今自春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餽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虜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襯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醉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蓋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厚矣 讀書錄

鴻書

卷四十一

五

八

富

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

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猗頓也孔叢子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遂挾多貲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眾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惟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臨安志

鴻書

卷四十一

六

人事三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乃元末江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 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兩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為廣積庫提舉姪孫玠為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緒未訖但黥額為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糧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蓬軒吳記

老

人壽至百歲而極彭祖七百餘歲自服仙丹後人流沙

亦不言死帝王世紀神農在位百二十年黃帝少昊俱

在位百年帝嚳年百五歲堯年百一十八舜年百有十禹湯年俱滿百六韜云文王祖古公壽百二十王季百歲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周穆王五十即位位五十五年蓋世壽也鮫壽百八十歲伊尹百三十六公年百三十六召公百八十畢公年亦百餘漢文帝時有樂人竇公者亦年百八十漢張倉拜相封侯年百餘歲魏范明友奴二百四十歲晉范長生兩仕蜀前後百年齊東宮得疾壽三百歲趙逸二百歲魏羅結百七歲為外都大官百二十乃卒梁穰城人年百四十歲唯飲乳鍾

鴻書

卷四十一

七

人事三

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凡九娶有子十二人死亡畧盡召為散騎侍郎亦至百二十而卒上津人張元始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九十七始生子遂無影唐有李元爽者百三十六歲開元東封太元於伯龍一百二十八歲宋黨翁百七十餘歲譙定百三十歲南昌錢郎百七十歲瓊州楊叔連百二十二父宋卿百九十五九世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會州別集

鸞熊年九十周文王曰老矣熊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春秋高矣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天

嫌疑吾始壯也周家尊事黃耆不過乞言非勞其筋骨強之以事也故七十致仕雖禮之常然非所以待有德為國計也 見聞校王

文武以後人主眉壽之高者周穆王百五歲梁武八十
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唐玄宗七十八唐高祖
漢武帝及我 太祖俱七十一

人主享國之久者周赧王五十九年周穆王漢武帝俱
五十五年周平王五十一年梁武帝四十九年周顯王
四十八年周宣王唐玄宗及我 世宗俱四十六年秦
莊襄王齊景公俱五十九年即帝王位之晚者武王八

鴻書

卷四十

八

人事

十七宋高祖六十四唐明宗六十一混一之晚者元世
祖六十三

彭祖八百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未嘗與妻共被常曰
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故得長壽 王

大臣老居位者伊尹太公畢公外若張倉范長生夾谷
吾里補俱近百歲為丞相國公百餘歲卒羅結百十二

歲始以外都大官致仕衛武公九十五而為周卿士鬻
熊九十而為文王師高允九十為中書令九十八以左

光祿大夫來敏九十七以執慎將軍呂岱九十六以大
司馬李先九十五以內都大官司馬孚九十三以太宰

都督中外諸軍士燮九十三以交州牧王盤九十二以
翰林學士劉寔九十一以太尉張儉以太師夏侯勝九
十以太子太傅楊統九十以光祿大夫卒張萬福八十
餘以工部尚書致仕九十卒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病
王裕之八十八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起八
十八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山南西道節度使卒郭丹八
十五以司徒罷郭伋八十五為華州牧明年以大中大
夫卒王祥八十四以太保睢陵公致仕明年卒郭子儀
八十五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趙熹八十四以太
傅張儉八十四以衛尉卒史浩八十四以太保魏國公

鴻書

卷四十

九

人事

致仕八十九以太師卒喬行簡八十五以少傅平章軍
國重事乞祠八十六卒趙充國八十餘以後將軍營平
侯罷就第八十六卒張皓八十三以廷尉罷貢禹八十
二以御史大夫胡廣八十二以太傅錄尚書事卒蔡義
拜丞相已八十餘董昭八十一為司徒張昭八十一為
輔吳將軍公孫弘韋賢俱八十以丞相陶侃長孫嵩俱
八十以太尉卒韋安石八十以左僕射始為亂兵所害
太傅鄭袤食祿六十餘祿壽雙全可侈為古人瑞 宛

委餘編

春秋時鄭滿長狄僑如之弟焚如簡如以宣二年攻齊

衛被殺計其時僑如當四十餘矣又一百二年而僑如死於魯東門壽亦將百五十矣魏拓拔主稱神元帝者百四歲高麗王康年百餘吐谷澤王夸呂即位後日稱可汗者百年皆夷狄主也宋史日本國有大臣名紀武內者年三百零七歲尤為異聞宛委餘編

漢世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隱商洛山號稱四皓身不掛漢網而竟成夾日之功

書卷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莠往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一

人事三

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一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旨哉三叟言所以壽長久玄關雜記

吳郡張純少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竈渴甚矣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驪裏以迅驟為工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皆隨自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簞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儻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文

士德

唐袁天綱相李嶠睡息在耳當貴壽而不富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臥青純帳嘆曰為國相如是垂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達曉不安怪而生疾遂奏曰臣少相人云不富幸故寢甚安席欲且任用舊者定命錄唐貞元末有孟嫗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彭城劉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嫗店見有一嫗年可六十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胃曹名士廣其嫗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嫗曰此四衛耳好大官廣即問嫗何以言之嫗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察為妻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一

人事三

察為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靈夏汾涇岐蒲是焉吾夫張察為汾陽寵任常在汾陽左右察之貌酷相類吾察卒汾陽傷之吾遂偽衣丈夫衣冠投名為察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筑獨遂嫁此店潘老為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二是劣嫗二兒正續筆叢

洛中士人張起宗以教小童為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

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
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
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
餘凡鬻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
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
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
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
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生
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為會節
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為主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二

人事

人則榜於左公為客則榜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
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
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
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為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
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
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續真子
博白城下有客曳杖過見兩老人坐飲長者年九十四
謂客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侍者皆兩
老人之曾孫儼然圖畫也廣輿記
李守忠為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

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居見其父曰叔連年
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
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
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珍珠船

元楊維禎字鉄崕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於門
日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
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
誕情傲世如此山堂肆考

古謂老者為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蠶不老不成絲穀不
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三

人事

父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志功名者
老而後可以登籍今甫在中年而動嗟淹滯畢竟是英
氣不除經鉅堂

少

顓頊十歲而為少昊相帝嚳十五而為顓頊相唐堯十
五而為帝摯相甘羅十二而為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
為楚相韋康成十五而為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
六開府輔政崔爽十七而為符秦諫議大夫子奇十八
而為齊東阿守張緬十八為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為博
士終軍二十為謁者俱有聲宛委餘編

世知項彙八歲而師孔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創業少矣而放勳十六配天尤少也何王融之豔鄧禹為史書估俾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關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 歲華紀麗

卷四十一

十四

人

東漢吳祐隨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方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囊衣邀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恢撫祐首嘆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漢書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阱使力士袒褻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承門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 竹林七賢論
楊愔字遵彥六歲受史書十一歲受詩易從兄昱器重

之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吾家龍文更十年當求之千里之外梁保太初拜太子少保封開國公 萬姓統譜

南北時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 初潭集
唐蘇頲字廷碩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即吟詩未嘗少輟至八九歲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者京兆尹嘗令咏尹字即應聲曰尹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十七歲遊太學對策甲科 唐書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五

人

唐區寄越人年十一歲二豪劫持虛所賣之童伺一豪購取其刃殺之一豪將殺童童曰為兩郎童孰若為一郎童童又殺一豪刺史奇之 北齊史
宋太宗幸佛寺塔廟騰雨至天慶三館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曰其所守臣犯賊法當配宰相以親故不配其所守臣犯賊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為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準也其露英如此 蘇諫
宋陸九淵字子靜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陸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

舉止異嘗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
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也已
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
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
無不同也 性理

天寶中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魯公顏
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
公之西隣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
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

鴻書

卷四十一

十本

人事二

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
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
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
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
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
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
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
眾以為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
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
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

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
詰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
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
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
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
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
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
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
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
命叅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兵五千人軍於堂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七

人事二

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
聲大振 綱目

明戴大賓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
戴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為業童子菟也出一對曰月圓
即對曰風扁問風何嘗扁曰側縫皆人不扁何能又出
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
不在其中即貴公大加嘆賞詢之即大賓也已成鄉舉
矣對語皆含刺云 堯山堂外紀

刑

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

雜履中罪緒不雜履下罪雜履而已孝經緯有虞之誅以帔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履當刑以艾鞞當宮以布衣無領當大辟慎子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滅龍魚河圖

鴻書

卷四十一

十八

人臣

堯以天下讓舜舜為諸侯怒曰得天道者帝得地道者為三公我得地道不能為三公耶乃使猛獸為亂比獸之角以為城舉其尾以為旌召之不來猖狂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醜之以吳刀禹不敢怨反事之呂覽商紂辛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禽獸宮中九市長夜之飲以繩羈人牽詣酒池醉而溺死施炮烙之刑剖朝涉之脛比干諫而剖心剖其妻腹觀胎遂致天雨肉雨血雨灰雨土雨石六月雨雪惡來父子以材力讒毀得幸路史

晉趙簡子沈鸞傲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傲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傲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傲來之吾嘗好士六年矣而鸞傲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細善也呂覽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威德齊淳于越刺青臣為面諛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亡去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史記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九

人臣

秦始皇改古文為大篆國人多誹謗秦始皇患之召諸生七百人俱拜為郎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硯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皆使往睨瓜所先為伏機坑上諸儒至論難遂發機填之皆終命山堂肆考

董卓之死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嘗玩

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
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
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
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
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
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
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漢紀

鴻書

卷四十一

二十

八事二

翁巫有宋遷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
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
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為帥弘信狀貌
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眾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
臨淮王弘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
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
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
不平有意剪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內藏器
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
弦共甲襍夜會汴人買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

闖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
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為
梁祖凌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其
牙軍為崇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
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失
去其國矣 北夢瑣言

鴻書

卷四十一

三十

八事三

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濶而踣及出濶易馬
至商州已礙於市矣聞者快之 宋史
宋高宗力除異已者必令壯士丁旡拉殺之時人曰莫
跋扈付丁旡齊王蕭道成亦除異黨所任者桓康也時
亦曰莫斬張付桓康 宋書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
朝辭曰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
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
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
以口眾食寡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賞十千

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乃封裹一復以授內侍收內侍以十千答之既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殊多死力有大功

東軒筆錄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

鴻書

卷四十

三十一

人傳二

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物紺珠

宋寇準謫雷州與蘇黃輩皆播遷之臣此忠直不容於朝者若丁謂之妨賢病國亦貶崖州語客曰天下州郡孰大客曰京師也謂曰朝廷宰相爲此地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哂之

北堂書抄

蘇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忽糧盡出謀於陳雷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

語其約親戚偶以鮮送之子瞻乃大駭自知不免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從寬釋凡衆請用深文者皆拒之

長公紀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徒杖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而

鴻書

卷四十

三十一

人傳二

卒不果行

元事本末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齋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

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術偽稱南侵以襲之
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
術麾麟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術從三
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偕至宣德門強
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
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
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問巷間宣言
自今不僉爾為軍不取爾免行錢為汝敵殺貌事人請
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
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作汴京留守李儔副

鴻書

卷四十一

十四

八

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
少帝出京百姓燃頂鍊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
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宋事本末

劉誠意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兵
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賞其罪應僭稱名號
儀物就今有之且謫劉於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劉
遠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 皇祖野記

先是浙直總制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為言官所劾宗憲
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為內援中書自擬旨
以屬世蕃會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既伏誅巡

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
同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龍文為內
援相與諂事世蕃故事久不廢今蒙 恩放歸之後不
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
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以僥免恐後無以
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
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所嚮使六一得亡南走倭臣
恐江南之事有大可慮者疏下都察院叅覆得 旨令
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衛千戶松奇
職為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歷敘平賊功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五

九

弁節年獻瑞蒙 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訐汝正私受賄
屬賊 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
憲反訐事情行巡按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死於
獄 詔免勘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
功於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啣之因併
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疏欲加之
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籍令 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
不保矣江南人心怨忿何極乃卒降 旨以宗憲所訐
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為之調停姑行巡按操江
勘報實當事者授意為汝正解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

而徽州知府何東序卽封錮其宅以候籍沒及宗憲死竟蒙免勘之恩 天子神聖果羣臣莫及也世廟諫餘錄

明石亨初爲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萬全土木之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先寇京師貴亨罪令總京兵與干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示弱也謙自監亨軍營於德興關外屢與賊戰時虜奉 英宗駕來薄城知京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洪孫鏜等分擊畿輔殘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鋒亨至定州清風店與戰大敗之虜衆慟哭自紫荊關遁出虜退亨進封武清侯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肆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一

十一

丑正月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羣臣屢請立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 英宗及乃與太監曹吉祥等表裏擅權授其黨與皆置要地握兵柄亨姪彪爲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人也迎復功貳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不善卽排詆出之又奏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由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上亦

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拜官謝病歸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參與機務亨與張軌謂事不自己竟沮

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爲上言迎立外藩之誣上乃漸悟謙冤繼謙爲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上曰于謙爲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某來期歲何賂之多如此上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上嘗屏人論大學士李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可以革之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願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內府之明豈當奪耶且此事當時亦有邀臣者臣辭不與上驚問曰何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邪假使事先世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等皆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一毫爲社稷之心哉上乃大悟寢疎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勅左順門閣者非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復諸路巡撫及提督都御史亨見上稍疎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一

十一

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請其黨盧旺
彥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為之衆不知
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
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竊能助
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替人童先手出妖
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
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為遊
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
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
戰而困也遂請以盧旺守裏河三月虜寇延綏上命亨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一

十一

往禦之童先又力勸舉亨曰為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
代未周待周為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
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
成大事者去之會石彪事敗彪性克暴陰狡亦善戰以
亨故進封定遠侯亨欲謀逆乃令大同人秦保彪鎮守
其地朝廷覺其詐兼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
獄論死詞連亨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
怨謗逆謀漸露時彗星見日數重暈累月不散亨家人
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獄未上亨死獄中藉其家沒入
之其黨皆論死

皇明通紀

內官曹吉祥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吉祥
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
下為爪牙腹心 英宗復辟時迎駕奪門多藉此曹力
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革惟
吉祥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侄皆據要地
侄欽封昭武伯與石亨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贖貨
無厭上初念其功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
後漸不能堪稍稍厭薄之嘗因大學士李賢語上大悟
會石亨敗上益疎抑諸稱迎復者吉祥遂怨望懷異志
令欽糾其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昂懷

鴻書

卷四十一

十一

十一

寧伯孫鏜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陞辭出師
欽等遂謀以是日為亂欲乘機殺馬昂孫鏜等擁兵入
大內廢上居南宮立皇太子為帝事頗泄恭順侯吳瑾
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變傳奏入
是夜命執曹吉祥於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欽及弟鉉
鑄鐸率蕃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啓欽等
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逮果第適果出斬之碎
其屍果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得任錦衣衛稍禁戢
欽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
署中聞甲馬馳驟聲謂征陝師出也既乃大亂百官多

三匿欽遂執大學士於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
迎駕復位今被逐某譖毀返欲相害因擲某頭示賢曰
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
既除之可即請命欽曰爲我草疏進即令人拘賢亡何
又執尚書王翺賢就翺所索紙爲草疏同翺自門隙入
之少頃欽等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
馬昂不得又欲殺李賢王翺不果賢被刃傷味爽孫鏗
領兵至圍之賢翺得脫走是日大雨鏗督兵轉戰王師
漸集吳瑾馬昂等皆會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
諸將奮激斬鉉及鏞於陣又斬鐸欽敗入其家赴井死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三

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蕃將伯顏也先絕城下亡
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
請下令宣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捷報入上以
是晚出御午門執吉祥鬻於市藉其家以賞將士贈吳
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論功封孫鏗懷
寧侯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太保餘將士賞賚有差

皇明鴻書紀

弘治時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
求之時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
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

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
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

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火煨廣懼飲鴆死上意其所藏
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圍外宅搜得
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曰某送黃米幾百石某
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
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始悟廣賊
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
惶恐危甚星夜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月下簪影重
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三

一一傳於朝野

皇明鴻書紀

弘治己未會試上命閣臣李東陽禮部侍郎程敏政主
之給事中華景劾敏政素因不謹久放歸田今營求李
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二題策三
問四問題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等臣思景泰年間
江陰徐泰買中順天解元已經發覺今徐經與泰同家
敏政又從招致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
入下景獄且拘禁敏政待場事畢凡經其所取卷命東
陽與同考試官重閱及揭曉都給事中林廷玉劾敏政
閱卷可疑六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多官廷鞫問點唐

寅徐經等十餘人與廷玉俱謫官敏政致仕尋以憂憤卒有不悅王文恪公者揚言守溪忌篁墩華景乃其主會試門生喉景為此公聞而甚恚後景及門公不與進使人謂之曰汝既有風力何不敢劾張皇親乃劾程篁墩邪吾為汝受謗吾與汝絕矣謗公者尋以他事去官人言遂息吳白樓時為同考嘗為程公辨其事云乃公僮奴莊兒竊題賣舉子公弗知也然是獄寔起於唐之密友某公某時從計偕因謁文恪篁墩適來某趨避堂後篁墩首言唐解元名震都下文恪云果是逸才又問人物何如云修長人物某聞之厲聲曰既稱逸才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八

又問人物唐癡遂中三元邪徑詰景所言唐寅徐經輩買篁墩三場題目從吏其進本經家巨富平日敬事伯虎及伯虎發解遂請同往會試到京經私通關節以場題視伯虎倩其屬草伯虎遂將題并錄退齋記中語授某因策問有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於老氏乃劉靜修論許魯齋者著其說於退齋記故也某居貧素受伯虎解衣推食之惠至是又欲挈與同舉進士此何等情也反下之石使其終身廢棄彼何心哉後文恪亦知之一口與先君言及其事曰當時篁墩問伯虎吾故對之云云不曾稱贊得某乃懷嫉妒陷害伯虎至此諺所謂忍

將讐報也與伯虎曠善者若祝京兆文內翰王履吉輩皆為憤惋不平每相謂曰人而如斯大豕不食其餘矣說聽增紀

江彬初為大同遊擊將軍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盜起官兵不能制主者奏檄邊兵討之時賞軍功格重斬賊三級陞一官故彬與泰等多殺平民為功次過冀州殺一家二十三人報功民訴之督府不為理 武宗好兵事左右言邊卒精悍可用京營兵多脆弱欲令邊卒以時入衛而以京營卒出戍邊每歲為踐更例上令內閣草制臺諫交章沮之李東陽疏陳十可狀詰旦內降行

鴻書

卷四十一

三

八

之於是彬與許泰劉暉等諸邊將皆率兵入衛彬尤近狎用事上乃於西內練兵校騎射或時為角觝之戲銃砲之聲不絕彬等狎昵上多留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或親搏虎為樂時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賜姓朱與中貴張永張忠盧明泰用蕭敬等優人臧賢表裏擅權為奸利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上出宮禁遊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十二年導上出居庸關至宣府臨塞下上時獨馳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從大學士楊廷和等極諫且引 英宗土木事言不聽九月至大同陽和等處駐蹕二十七日方獵謀報虜入寇圍

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虜尋引去南京給事中
孫懋劾彬奸狀不報閏十二月上還京以應州功封彬
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十三年正月郊祀畢彬等復
導上出關二月 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上以
太后將祔葬告陵故幸黃花鎮密雲等處五月還京六
月上復欲北巡議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
以彬爲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極言其不可
尋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趣令草制
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劍起儲
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
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廷臣議建儲居守錢寧
意在寧藩彬意別有所屬以梁儲議止七月彬等復道
上出居庸關歷宣府大同十月渡河至榆林十四年二
月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
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偏觀中原時寧藩久蓄異謀候
釁而動制下人情恟恟大臣臺諫諸司交章入修撰舒
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聯疏入考功
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
醫士徐整以醫諫郎中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倅等合疏
入又郎中林大輅寺正周叙行人余廷贊等亦合疏先

鴻書

卷四十一

三十四

人

後入上大怒召彬示之以彬言下諸疏者狃於是京師
連月陰靈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
齊折如斬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赴闕刺刃於胸以死諫車駕得
不出亡何宸濠反事聞諸權幸在豹房爭獻擒宸濠策
錢寧藏賢以通宸濠賄事露下獄誅太監張忠與彬等
欲邀功贊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師至良鄉捷奏至詔
以俘還江西候進止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
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帥兵至江西捕宸濠餘黨永等
至江西妄肆誅戮不勝其擾時守仁以艦車械送宸濠
欲親獻俘闕下屢詔止守仁勿獻俘還撫江西守仁行
至浙江乞致仕留居杭州俘將至南京上與彬等戎服
出城外前列俘凱歌入城百官迎賀十五年正月上欲
就南京郊祀大學士梁儲止之彬恃恩跋扈無人臣禮
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鵬舉設家宴招彬不啓
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故對 高皇帝嘗幸
其第遂爲故事彬不得已就宴時喬宇爲南京兵部尚
書專任留務宇持法守正亦多才畧每事稍裁抑人倚
以爲重彬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
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

鴻書

卷四十一

三十五

人



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亦以字
 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為守承制必請面覆
 之始行彬計稍沮上駐蹕南京久大學士梁儲將冕跪
 伏行宮門外請從百官奏迴鑾上遣使取疏入諭之起
 儲等曰臣等未奉允命不敢起乃令中官傳示云不日
 即還儲等乃起十二月班師至通州誅宸濠十六年正
 月入京彬還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三月十
 以疾崩於豹房 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
 議遵祖訓遣使迎立 世廟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
 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為亂秘不發喪以武宗命

鴻書

卷四十一

三十一

人傳

召彬入彬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勝之 皇太后制
 下暴彬罪惡執其黨數人下彬錦衣獄論罪桀於市籍
 沒其家 昭代實錄

嘉靖四十年中允吳情典應天鄉試同邑中者十三人
 時論大譁科臣并論副考胡杰不能匡救俱謫外南畿
 人不得典試自此始

十惡罪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宗廟
 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僞四曰惡逆謂毆
 及謀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之
 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

人造畜蠱毒厭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鑿
 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悞不如本方及封題
 悞若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常御之殿悞不牢固指
 斥鑿輿情理切害厭呪求愛媚而淑鑿輿及對捍制使
 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
 祖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關居父母喪身自嫁娶
 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
 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及賣總麻已上親毆告夫
 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主
 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

鴻書

卷四十一

三十一

人傳

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 已內亂謂奸小
 功以上親父母妾及與和者 綱目註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一終